四庫提要著錄叢書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四庫提要著錄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錄叢書

四庫提要著錄叢書

《四庫提要著錄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二八五冊目次

樂善堂全集定本三十卷　（清）高宗弘曆撰　清乾隆二十四年武英殿刻本　一〇〇一

湯子遺書十卷　（清）湯斌撰　附錄一卷　清康熙四十二年王廷燦刻本　三一六

樂善堂全集定本三十卷

（清）高宗弘曆撰

清乾隆二十四年武英殿刻本

御製樂善堂文集定本三十卷、

乾隆二十三年、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臣溥等奉

敕重編、欽惟我

皇上聖聰夙擅、道岸先登、學海詞源、包涵富有、昔當

睿養、卽擅

生知。雍正庚戌之秋、嘗訂

樂善堂文鈔十四卷。乾隆丁巳、取

文鈔所載存十之三、益以雍正乙卯以前續著十之七、

彙爲

樂善堂文集、頒示海內。詞林藝圃、弦誦相聞。至是、以初

刻卷帙稍繁、復

指授溥等、校閱刪定、併省去制義一卷、定爲此本。伏考

今之制義、卽宋之經義也、劉安節等皆載入別集。

呂祖謙遴宋文鑑、亦載入總集。初刻兼錄制義、蓋

沿古例、而我

皇上區分體裁、昭垂矩矱、俾其知古文今文之分。

睿鑒精深、逾安節祖謙等之所見不啻萬倍。又考周必

大所校歐陽修集、多至一百五十三卷、而修自定

居士集原本乃至五十卷。文獻通考引葉適之言、

稱其每篇閱至數十過、有累日去取未決者。所撰

集古錄跋尾、集本視眞跡亦多所追改。我

皇上奎章藻翰、籠括古今、遞修亦何啻萬倍。而

聖意之謹嚴乃與修相近。

天懷沖挹、尤亙古之所無矣。易曰日新之謂盛德。又曰

日進無疆。臣等伏讀斯編、仰見

謙抑之淵衷、信

聖壽彌高、而

聖學彌進、良有由也。

乾隆二十三年六月十五日奉
上諭近日偶閱樂善堂集緣初刻所存卷帙頗繁其中多有不甚愜心之句昔人云文章千古得失寸心朕非悔其少作博不恔情去留之名政以隨時刪訂則今昔詣力所到端可藉以自驗其令內廷諸臣悉心校閱分擬應存應刪簽貼進呈候朕裁酌重訂定本以付剞劂欽此

上諭

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臣蔣溥等謹奏乾隆二十三年六月十五日奉
上諭近日偶閱樂善堂集緣初刻所存卷帙頗繁其中多有不甚愜心之句昔人云文章千古得失寸心朕非悔其少作博不恔情去留之名政以隨時刪訂則今昔詣力所到端可藉以自驗其令內廷諸臣悉心校閱分擬應存應刪簽貼進呈候朕裁酌重訂定本以付剞劂欽此臣等恭奉
皇上德協天行學勤時敏散體之文囊括六經自先聖以至先儒之理無不陶鎔貫串體大思精駢體之文軼唐駕漢籠罩羣言風格高古詩章則融洽三百篇溫柔敦厚之旨博採歷代之英華而機杼自出是內聖外王之全學無不統備無貶實足以訓行萬禩茲恭承

聖訓
命臣等校擬簽呈恭候
欽定臣等謹遵
諭旨詳細恭繹竊就管蠡之見分別貼簽恭
呈
御覽伏候
訓示裁定俟
發下之日交
武英殿刊刻再臣等伏覩初刻內恭遇

御名未經敬避深屬未安謹一併擬簽進
呈仰祈
睿鑒再集內所刻制義理醇詞茂雅正清真
洵為文章渠雙今臣等恭查制義卷內
計文共得二十七首似應於目錄末標
附錄制義四字而附刻於詩賦雜文之
後標簽書樂善堂制義下刻一小附字
則於刻集體製更為妥協至原本久經
頒行今後訂成定本在我
皇上制作如日月經天原可聽其並行但現
在定本既經詳訂而出海內藝林寶購
必當奉為指歸所有原本自應陸續恭
繳臣等請
旨凡內外臣工曾蒙
頒發初刻及書坊翻板并外省官刻本並令
隨時收繳不必立定限期及行文追查
在內交軍機處彙繳在外由各該地方
官轉送布政司敬謹收貯定本刻成時
仍乘便發交各布政司照依摹刻印行

嘉惠天下臣等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
聖訓謹
奏
候
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臣蔣 溥
吏部尚書臣劉統勳
工部尚書臣嵇 璜
吏部左侍郎臣董邦達

戶部左侍郎臣劉綸
戶部右侍郎臣裘曰修
禮部左侍郎臣介福
兵部左侍郎臣觀保
刑部右侍郎臣王際華
工部右侍郎臣錢維城
內閣學士臣錢汝誠

乾隆二十三年八月十五日奉

旨制義不必刊刻餘依議欽此

樂善堂全集序

朕少讀尚書見
及繼世之哲后敬
是身心性命之本原其敷政
命官亦惟根柢道德而不靳
親於事為之末及考詩易四
子之言凡論政者皆典書所
稱同其指歸至為表稟其淺
博涉諸史則雖明盛之世所
殫心竭慮者大概詳於事功
而略於本原教化之升降治
象之崇卑其分岐實判于此

用是日有孜孜求所以取道入
皇考示以明理立誠之大訓而略
德之門蒙得其統貫又念修辭必本乎
誠故凡見乎古文詩辭者咸以是為宗而不敢有貳焉往
者歲庚戌曾錄數年中所作
序論書記雜文詩賦次為十
有四卷置諸几案時就所言
以自撿其行嗣是所作蓋四
倍前總序以來躬理萬幾兢
兢業業惟恐一事失宜負

皇考付屬之重思如曩時陋容文
墨之娛不可復得然少有餘
閒未嘗不考鏡經史以自觀
省爰取庚戌文詩辭之三續作未訂入者存十之七
總為一編共若干卷非敢以
文辭自表著蓋是集乃朕夙夙
昔稽古典學所得心得實不忍
弃置自今以後雖有所著作
或出詞臣之手真贋各半且
朕亦不欲與文人學士爭巧以
轉貽後世之譏則是集之輯

有不得已者記曰本諸身徵諸庶民驗予自檢所行以勉
副所言者乃日用爾酢之常
令茲所行事無欠小莫非政
教之平陂生
不可以中立
警惕而克艱天位顧畏民
庶幾明理立
衡永貞勿替也夫
乾隆二年丁巳仲夏望日御筆

庚戌年原序

余生九年始讀書十有四歲學屬文今年二
十矣其間朝夕從事者四書五經性理綱目
大學衍義古文淵鑑等書講論至再至三顧
質魯識昧日取先聖賢所言者以內治其身
心又以身心所得者措之於文均之有未逮
也日課論一篇間以詩歌雜文雖不敢為奇
辭詭論以自外於經傳儒先之要旨然古人
所云文以載道者內返竊深慚恧每自思念

受
皇父深恩時聆訓誨至諄且詳又為之擇賢
師傅以受業解惑切磋琢磨從容於藏修息
游之中得以厭飫詩書之味而窮理之未至
克已之未力性情涵養之未醇中夜以思惕
然而懼用是擇取庚戌秋九月以前七年所
作者十之三四畧次其先後序論書記雜文
詩賦分為十有四卷置在案頭便於改正且
孔子不云乎言顧行行顧言書曰非知之艱

行之惟艱常取余所言者以自檢所行倘有不能自省克以至於言行不相顧能知而不能行余愧不滋甚乎哉

六經之教皆以明仁義中正之道而感發人之善心也降及子史必依於經義足以備勸懲輔教化然後為後世所誦法故唐宋諸文家自言所學必原於六經仁義之旨然則樂善不倦固敦行之要而亦發為文章之根柢與雍正十年冬

皇四子以所為樂善堂文鈔示余而屬為之序發而觀之經句涉月猶不能窮其奧矣也其義理一本於五經四子而折衷於宋儒之言其文之意度詩之風格按以古人成法無毫釐分寸之不合而每至忠孝友悌言之尤肫誠而懇切足以感發人之善心蓋

皇子之文乃樂善不倦之誠之積於中而發於外者也我

皇上聖德天縱以仁義中正之道陶冶一世而

皇子親承
諭教近仰
儀型朝夕觀成浹於耳目心志之間者尤深且切而又篤志好古深思力探於古聖賢人之言而近體諸身故發為文章充實光輝而不可揜如此乃皇子且自以為未足自序之文猶曰粗而成帙置之案左以便改正即文之不敢自是而望道之切可知矣又曰常取所

言以自檢所行懼言行之不相顧也則進德之誠可見矣此古聖賢人樂善不倦之實功也余淡見寡聞不足以發揚皇子之文而區區之誠所欲効於

皇子者惟是檢身之嚴密見於自序之文者永矢而勿渝焉斯已矣

雍正十年冬月穀旦和碩莊親王允祿序

聖祖仁皇帝特荷慈恩朝夕訓誨且見我

皇上視膳問安致敬無事不與往聖同

揆至性薰陶耳濡染由是軆諸身心發於言動者不待模擬自成方圓夫聖經賢傳所以勤懇諄諄萬世其道無他父子君臣之大倫而已

皇子性資樂善於道德仁義之根源既得之

聖祖之漸涵復申以

皇上之諭教而又切磋於師友研極於詩書左右

逢源與道大適衡以古作者之法中規
中矩不失扶寸而事關人紀言之尤懇
切而周詳使讀者忠孝友恭之心油然
而生夫自古文人學士有一言之幾於
道其文必逾遠而存況
皇子之實體於身而藹然溢於言外者乎
皇子夙以樂善名堂因以標文集即此見
平日心力之所注而所以為文之根源
具在於是矣壬子八月以序屬余反覆

聖祖仁皇帝燕翼詒謀盡善盡美
皇上純孝天亶當居藩邸時先意承志尤得
聖祖歡心康熙六十一年爰命
皇四子寶親王入侍內廷以示寵異是時
王年方弱冠而予齒亦埒相對甚歡及
皇上紹膺大寶余以冲年特承
恩命恭封貝子晉封貝勒自顧無寸長足錄
惟以恭謹慎自檢束逐蒙

恩眷每入覲
皇上時遇
王輒承獎許把握深談大有乳水之合癸
丑夏月出所著樂善堂文鈔見示余為
莊誦一過見其論記文序賦頌詩歌無
體不備約數萬言因為舌橋不下作而
言曰古謂立德立功立言為三不朽在
古人非欲岐之也太上不易得得其次
亦可以不朽矣而衡以聖賢之道則德

其所內蘊耳著之而為功宣之而為言莫不皆備於一身則三而一者也今王以樂善署其堂而復以名其集蓋善即德也德備而功與言隨之如水之有本木之有根其條達流行有不期然而然者然而混混湯湯觀瀾而知其本也刁刁調調攪漿而知其根也則欲測王之德與功者又何不可於其言觀之哉今為取其文而讀之於其諧以和者見仁之德焉嚴以毅者見義之德焉暢情而不繁洞物而非察堅確而不移者見禮智信之德焉夫渾而名之謂善得之於已之謂德

王之樂善

王之取善也蓋善無窮而取善之心孳孳矻矻日有積而月有累故其發而為言得心應手自有行乎其所當行止乎其所當止之致斯其蘊之也深而養之也素矣劉書慎獨有曰枕善而居之不以視之不見而移其心聽之不聞而移其情也老子曰上善若水水利萬物而不爭故幾於道斯二說者可舉為王贈也夫文所以載道也言者心之聲也而非蘊之養之則不足以資其本而培其根今

王之樂善如此擴而充之於以優於天下而馴至於大舜之域其可涯量哉將見為德為功為言皆以一身備之裕如矣苟浮慕詞章徒以著述相引重又烏足以讀樂善堂之文哉

雍正十一年癸丑五月上澣允禧序

夫文所以載道也自漢唐宋明以來有道諸儒皆發為文辭以明聖賢之與吉作為詩歌以暢一已之襟懷令後世讀之者玩其詞繹其吉稱揚做法之恐後文之有功於後世豈淺鮮哉若夫宗頴異之姿而精研典籍日與賢師友稱先則古討論藏修弟之視兄雖所處則同而會心有淺深氣力有厚薄屬爵有工拙未敢同年而語也吾

兄隨
皇父在藩邸時朝夕共處寢食相同及
皇祖見愛養育宮中恪慎溫恭而又念弟之在家不能
皇祖見之未嘗不喜
皇父聞之未嘗不樂而心則相通吾
常聚迹雖兩地
兄純孝至悌可謂肫然無間矣及
皇父尊居九五吾二人下帷讀書朝夕共處寢食相同者如鼎同氣之歡豈語言文字所能盡載乎吾

兄之文本平日所為講明踐履者積於中而發於外上不負
皇父慎選天下英賢而教育之心下不負十餘年窮經力學憫樂相尋之篤志處帝王之家居富貴之位書史所載未數數然也
兄之樂善樂窮而文思因以無盡凡古聖賢之微言大義修身體道之要經世宰物之方靡不發揮衍繹娓娓焉暢所欲

言即至一吟一咏亦皆揚風抗雅溫柔敦厚有合於三百篇之旨豈揚華摘藻徇外忘內者所能髣髴其萬一哉又豈第之淺識謏詞所能贊美哉弟弘畫謹

文以足言而載道也內而極於天人性命之微顯而通於經綸事業禮俗百為之精皆由根柢深厚詣極精微而後出之有原發之莫測所稱閎中肆外貫乎道而濟乎義臻於玉振金聲之美蓋微聖垂文而作述以降非偶然也彭弱齡

聖恩受讀

內廷得侍

皇四子朝夕講貫竊見

皇四子問安視膳之餘耳目心思一用之於學考古今徵論同異雖單詞隻義必條分縷析錙黍弗差每為文筆不停綴千言立就而元思泉湧采翰雲生蓋天資敦敏而又緝熙光明實為天人並臻其至者也積數年著作既富所裒樂善堂文鈔成彭徵濯讀之數過其研窮心性也則德成於天而明出自然微言

採賾彌綸彝憲合心源道法一以貫之而無餘也其闡發經學也則深明博察發前人所未及而開後學以津梁也至於史事有難評之迹千秋積未發之疑扶隱解蔽往往出人意表蓋舉治亂興衰之故是非得失之衡莫不包括隱顯變通會適標論立義足以超古而信今矣旁逮詩歌賦頌體製美備寫天地之輝光琢元黃之麗藻雖組織辭令排比聲律然皆衛華佩實的雅富言而非尋常之外飾雕艷所可擬於萬一者夫惟知之始能言之顧彭淺何能知高深之際而陳贊頌之言哉彭侍

几席誦習之下每苦於窒而難通也輒蒙指示引繩授矩訓誨無倦所以培而植之者甚至顧以鈍質不加修而識不逮謂出有原而發莫測實乎道而濟乎義者彭誠不足以知之數言以為鼓吹休明之一助焉爾

雍正十年歲次壬子十月朔平郡王福彭謹序

善者一心之主宰萬化之根原事理會
歸之極則也然非實有所樂乎此則見
之不真信之不篤而其發為文章著為
事業者終不能篤實輝光可傳於後世
皇四子資親王性資純粹自幼為
聖祖仁皇帝所篤愛特名育於宮中薰陶
德教
皇上切義方之訓廣延師保詁經稽史惟日

孜孜所以培養德性恢闊學識者既厚
且深矣兩奉
以封疆之臣入參政事恭
恩命獲侍
講筵竊見
皇子動容出辭溫肅之氣具備儐聆論
則窮本探原有經有緯未嘗不私慶
皇子秉元善之德而誠心體道不獨文學
迥出乎尋常也間出樂善堂文鈔若干
卷以示開準二篇則曰立身以至誠為
本請書以明理為先此我
皇上御書以訓勉
皇子者而即首以命題所為念茲在茲以
勉元德而會衆善者莫不基於此矣至
於推闡經義尚論古人窮極事理辨析
羣言實有特出之見超乎前賢思議之
外其或敷揚功德吟咏性情可歌可誦
使讀者忠孝悱惻之情油然而生蓋

皇子樂善之誠充積於中而英華外發有
不知其然而然者昌黎韓愈所謂原於
仁義而其言藹如者於是集見之矣竊
考六籍所載言善者甚詳而樂善一語
獨發之孟子與道性善稱堯舜之旨更
相表裏
皇子誠由斯集而充之明善以誠身本之
心而驗之事則精一危微之訓上接列
聖之心傳者莫不於此會其極而世際

昇平太和翔洽睪睪焉各相感於至善之中而可以被之賡歌垂之簡冊者其樂又何如也鄂爾泰謹序

雍正元年
皇上紹登大寶
命廷玉隨侍
皇四子
皇五子講讀經書叠夜趨承仰見我
聖祖仁皇帝垂光錫祚為奕綿洪我
皇上敬承
庭訓以裕後昆
聖學相傳緝熙光大
皇四子粹質天禀明敏博達而功力縝密朝有課夕有程寒暑靡間有非專攻文學之倫所能希其萬一者自經史百家以及性理之圖奧詩賦之源流靡不博覽精探講明而切究之每發一問立一義輒超出於思議之表而皆前人所未發單心實學者之所宜辨析也含咀釀郁蘊蓄富有時發抒其胸中所見著為論說詩賦諸體之作常不假思索一揮

數千言立就清詞遂音苔尾爛然數年
來俱不下千餘篇
皇子自加選擇得如干首釐為一集以示
廷玉廷玉受而循繹焉大抵意義淵深
文采博贍而筆力之雄俊健捷邁越等
倫所開明者聖賢之精蘊宇宙之名理
而所吐露者經籍之膏腴藝林之芳潤
皇子之於文可謂才超而學邃矣抑尤願
自昔以文章名家莫能建焉

皇子之不以此自多也聞之文所以載道
古聖賢修己治人明體達用之大要胥
皇子以天授之才博通古今之學循循乎
於是乎在匪直工其文詞以為觀美也
故曰非言之艱行之惟艱
聖訓敬勤無斁誠於載籍之指要平日口誦
心惟者既能言之又允蹈之自此進德
修業日新歲益廷玉所樂得而揚其美
祇適

城者詎有涯哉
雍正八年歲次庚戌仲冬月張廷玉謹
序

雍正元年我
皇上紹登大寶
特命朱軾侍
皇子讀書時
皇四子
皇五子年甫十三歲已熟讀詩書四子背
誦不遺一字已乃精研易春秋戴氏禮
宋儒性理諸書旁及通鑑綱目史漢八
家之文莫不窮其奇趣探其精蘊由是

發為文章實大聲宏彬彬乎登作者之
堂矣雍正八年
皇四子自訂其所作詩文為一集名曰樂
善堂文鈔命軾為之序固陋如軾何足
以知
皇子之文伏念
皇子以樂善顏其堂又以名其集讀者徒
以文視文雖揚扢諷詠咨嗟歎賞烏足
測斯編之涯涘乎凡人為一事而或作
或輟者所樂不存焉耳抽思探賾俛焉日
有孜孜誠有味乎其言之矣然
皇子之所樂者善也非文也如以文而已
矣雖如宜僚之弄九鹿丁之解牛得心
應手亦徒虛車之飾耳於善乎何與哉
樂善之說見於孟子所謂善者仁義忠
信而已專言仁則為心之全德而義在
其中兼體用而言則仁為體而義為用

對忠信而言則仁義又為用而以忠信
為之體苟存諸中者有一毫不忠不信
求幾於仁義可得乎易曰立天之道曰
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
曰仁與義陰陽剛柔之流行不息迭運
不窮者誠也聖人之於仁義亦如是而
已矣自聖人言之則為誠誠者天之道
也自學者言之則為忠信忠信者思誠
之功維何格致以啓
也人之道也思誠之

其端兒復以踐其實戒懼以立其本慎獨以證其幾循循於下學以漸窮於上達久之而私欲消理與心融而樂生矣則為可已也為可已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天下娛心快志之事孰有過於此者乎欽惟

皇上欽明繼照聖以繼聖本精一執中之心法堯舜而為湯平正直之功參化育我

皇猷萬方臣庶是訓是行矧

皇子天資純粹志氣清明晨夕侍奉之下具稟閫訓育於

聖德聖訓者固已日新月盛莫知其然而然矣從此敬承無斁優游厭飫戒於思庶之未萌慕於事物之既接進德修業之功孰得而窺其所至哉載瞢聞

皇子之自言其文也曰詩歌賦古三百篇之流吾將以為山水以為樂音以養吾心焉耳古哉斯言凡知者之樂水仁者之樂山以及先儒樂觀天地生物氣象無往非善即無往非樂無往非樂即無往非養也書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夫無所得於中而強而行之則不勝其勞苟從事於窮理盡性而渙然有得盥盥不倦夫何難之有

皇子勉之哉

雍正九年辛亥十一月長至日朱軾謹序

雍正八年夏六月廷錫蒙
恩命得陪侍
皇子講席竊見
皇四子攻攻典學日就月將自五經四子
儒先性命之精言以至史籍之紀載名
人大家之文集靡不探索研究廣覽博
辨務求理道之要蹄事物之衡鑒文章
篇什之製度根柢融洽條貫浩然有得
於中至討論服習之既久涵舉其所得
若而見之文抒為論著形為歌詠大抵
充實醇粹和平渾厚得天地中和之氣
盎盎乎蓄之深而出之裕也所作積多
乘次成帙題曰樂善堂文鈔命廷錫為
之序昔文中子有言文必貫乎道學必
濟乎義夫離道義而以為文猶舉帆而
廬車之飾固君子所弗尚即援道以張
其詞引義以暢其說蓄華經訓而祇以
供文章之用是猶未免岐文與道而二
之未得為文之至也二帝三王之道周
公孔孟之傳見之貌言視聽日用動靜
之間施之禮樂政刑天下國家之大蘊
之為德行措之為事業無適而非道義
之行溢故其著於典謨垂於經傳精微
廣博足以覺世牖民開道立教而至文
出焉朱子所謂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
文於外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
掩者非有所強而後能也仰惟

聖祖仁皇帝神靈天縱聖學高深我
皇上緝熙光明心傳相接羲軒堯舜之統緒
近在
庭闈
皇子朝夕侍奉祇聆
德誨提命之所啟迪耳目之所濡染固已薰
陶涵育於聖賢道義之中加以稽古居
今考德問業味經史之奧腴典籍之
芳潤宜其發而為文炳炳麟麟若是其

盛也若夫體之身心驗之行事道義充
粹於中而至文輝著於外則可以上媲
乎典謨經傳而與乎朱子之言默契又何文與道之岐而為二哉廷錫因
讀
皇子之文敬敬繹其義為
皇子誦焉蔣廷錫謹序

我
皇上至德廣運聖敬日躋不顯不承宏茲繼
聖祖仁皇帝之所緝熙而
聖祖仁皇帝之所淵蘊者發為文章為久大之規啟佑
後昆亦以我
皇子日承
皇子日承
聖祖仁皇帝之所緝熙而
聖祖仁皇帝之所淵蘊者發為文章為久大之規啟佑
後昆亦以我
皇上至德廣運聖敬日躋不顯不承宏茲繼
述經理萬物悉以我
皇子日承
皇子日承
聖祖仁皇帝之所緝熙而
聖祖仁皇帝之所淵蘊者發為文章為久大之規啟佑
後昆亦以我
皇上至德廣運聖敬日躋不顯不承宏茲繼
述經理萬物悉以我
皇子日承
皇子日承
聖祖仁皇帝之所緝熙而
聖祖仁皇帝之所淵蘊者發為文章為久大之規啟佑
後昆亦以我
皇上至德廣運聖敬日躋不顯不承宏茲繼
揚烈繼繼繩繩誠哉萬古之所獨隆者
也諸
皇子日承
皇子日承
聖祖仁皇帝之所緝熙而
聖祖仁皇帝之所淵蘊者發為文章為久大之規啟佑
後昆亦以我
皇上至德廣運聖敬日躋不顯不承宏茲繼
述經理萬物悉以我
皇子日承
皇子日承
聖祖仁皇帝之所緝熙而
聖祖仁皇帝之所淵蘊者發為文章為久大之規啟佑
後昆亦以我
皇上至德廣運聖敬日躋不顯不承宏茲繼
揚烈繼繼繩繩誠哉萬古之所獨隆者為繽光
聖訓觀感最真莫不器識深厚德性温良勤
敏問學不敢暇逸以故習復之餘遂多
著述今
皇四子自集其比年所得詩歌論賦選擇
若干首為一集以示予予讀而嘉之因
再至三論著則機杼自出羅列萬象昔
人所謂宏深博義理精到者何以加
焉至詩歌諸體之作亦莫不畢臻其妙
金相玉質和雅冲融求之近古實少倫

比向非我

皇上訓廸

皇子之方實有承先啟後垂裕於無窮

皇子之敬承

聖教者實能親炙其光觀感而益善則奮筆

皇子之著述固已諸美畢備矣竊念自古

聖賢之學非獨佔畢之為功蓋將舉身

倫類也哉夫言辭之中可以見道

心性命之理家國天下之故一一踐履

而昭徹之夫而後發之事業者皆為有

本之經綸著於文詞者亦皆親切而有

味

皇子其毋以文之瞻美者為足多而尤以

行之光輝者為可貴則修詞明道德藝

交隆庶可不負我

皇上之訓誨矣敏不勝區區期望之忱謹敏

謹序

雍正元年世遠蒙

恩特名入直

內廷隨侍

皇四子

皇五子讀書相晨夕者九載於茲矣仰惟

聖祖仁皇帝尊紅典學久道化成我

皇上聖以繼聖學貫天人萬邦作則凡所為

詔謀燕翼建極以錫天下臣民之福者

訓誡

皇子仁孝聰明通志時敏自四子書五經

性理綱目大學衍義諸書以及古文詞

鑑名臣奏議之有關於學術治道者莫

不講貫存復益之為德行發之為文章

不為雕飾藻繪之辭而皆有以合乎仁

義中正之旨八年秋九月

皇四子自訂其前後所作論序雜文詩賦

分為十四卷名曰樂善堂文鈔命世遠
序之夫所謂善者在天則為元在人則
為仁元者天地之心舉天下含生負氣
靈蠢動植喙息之倫莫不有以若其性
而資之以始仁者萬善之長愛恭宜別
俯仰酬酢莫不由惻隱之心以發故在
天曰元善由天而之人曰繼善賦之於
人曰性善吾性高明廣大與天同體樂
之者必至於決洽暢遂為可已而不自

知然其要有三曰窮理曰克已曰虛心
人倫物則之原未徹則好善之心不篤
書曰惟精惟一庸曰明善言善否之介當
精以決擇也然累於有我曷以克樂大
學曰慎獨潘溪曰果而確言念之初生
當謹持而充擴也已克則私去私去則
心虛易大象曰君子以虛受人虛則誠
誠則公公則人我之界胥忘感之感以
無心貴故曰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皇子以此內治其性情敦善行而不怠因
之著為心聲情深而文明醇茂而雅則
望子勉之哉古之人無歎示我顯德行樂
已性之善即樂天之善也樂人之善猶
已之善也以名其集以裕諸心以措諸
行若穀種之生生生而不息親之若芝
蘭之臭聞之沛然若江河之決善洽大
焉樂莫至焉徒文云乎哉

雍正九年辛亥夏五端陽日蔡世遠謹

濂溪周子曰文所以載道也道無所不
在而見之於文自天地之大至於品彙
之細皆有以宣其義蘊而發其精華垂
之為辭賦咏之為歌詩所以明乎其大也著
之為經紀之為史所以該乎其細
也而燕綜條貫於其中者則莫非道也
我
朝
列聖相承凝禧積慶毓秀之源既長且厚

皇上睿智天成文思光被而
庭闈之近所以
眷慈育德者必諄諄於立誠明理之功焉
皇四子以粹美之姿仰承
聖訓涵養深醇英華發越宜其施之簡牘者
炳乎有光也 基以淺學蠹荷
殊恩備員中秘游歷臺垣今復待侍書
皇子日近光儀而親講論
皇子以所著樂善堂文鈔示基基受而讀

之其氣象之崇宏則川渟嶽峙也其心
胸之開濬則風發泉湧也其詞采之高
華則雲蒸霞蔚也其音韻之調諧則金
和玉節也充實光輝包涵衆美也而
進乎道矣抑周子有言聖人之道入乎
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
皇子循是而不已焉則其流以溯源明體
以達用凡仁義中正之規孝治均平之
理體驗愈深發揮愈盛洋乎嘉特為
文章之大觀哉聖賢要道純會於斯德
行事業殆將一以貫之矣
雍正九年歲次辛亥長至月部基謹序

文何昉乎自羲皇肇起卦圖厥書首陳
謨典文明之運實由此開然尚書之文
簡而該周易之文奇而法知非後人摹
擬彷彿所可貌為形似者也至尼山輯
為六經天下文章莫大於是郁郁之歎
厥有由然此後踵事增華分門別派日
歲不同矣若大風雲月露草木禽魚觸
境書懷因時寄興此逸士之
文也鎔經鑄史含英咀華繡口錦心敲

金戛玉此學士之文也割裂經傳摘取
雅馴帖括自珍科名是競此舉子之文
也遠追洙泗近即濂洛進德修業修辭
立誠此理學之文也至於經國理民布
綱陳紀磐隆國泰德遍寰區此士君子
得志於時大有為之文也然文雖不同
主之識以運之氣以充之藻
采思抽秘搜索舒卷如是久久所作
不啻千餘篇叙次甲乙聚而成帙煦於

周詳賈注則血脈之流通也其格局之
一成不易則肢體之上下有定行止有
節也其經營組織光芒外煥則盛德之
符睟面而盎背也故思欲深不欲淺識
欲精不欲粗格調欲高不欲卑色澤欲
大不欲小至於事本淺也而文特深之
事本粗也而文特精之物本卑也而文
特高之物本小也而文特大之則其取
精繪神超然遠寄不屑於目前腐近

萬有之光華則與於樂
有深契焉蓋樂善堂
皇四子館課文也
皇四子無日不與古準令朝吟蔡誦無日
不構思抽秘搜索舒卷如是久久所作
不啻千餘篇叙次甲乙聚而成帙煦於

命在
雍正八年六月內奉

皇子書房行走因得日親
俊表細領嘉文總由積學廣博興寄宏敞
高步遠追擴然無垠用能漱六經之芳
潤根柢道要增益光芒揮灑於片楮尺
幅中俾讀之者志朗神豁應接不暇如
登大雅之堂而天球河圖之莘然燦陳
也如聆韶濩之音而金石絲竹之爾然
競奏也如觀多寶之藏而奇珍異品之
駭目驚心其出不窮也故可以振頹惰

可以維風俗可以紹前聖可以詔來茲
將於斯文乎是賴又奚心韓潮蘇海燕
許如椽始克愉心稱觀止哉胡煦謹序

雍正七年十一月成天蒙
恩召至京邸八年三月得入伴
皇子講讀草茅微賤不語天下事惟洛誦
聖言粗識義理辰入申出竊異崇高富
貴之地何功之容而心之虛加於寒畯
也日既久竊見自孝經四子易書詩春
秋戴禮以及左國史漢唐宋諸家之文
靡不淹貫性天之微妙綱目之是非政
要之從啸名儒名臣之論理論事達人

哦人之言憂言樂靡不列眉指掌而究
其精詳所著作若論若序記若銘贊若
賦若詩盈千累百靡不內剋外潤從容
愜適於規矩之中乃踴躍惟忭念我
皇上之所以為教
皇子之所以為學至於如此也氣質既已
清明義理既已昭著問學既已淵洽而
言動愈以恭謹以成天之固陋所扶者
惟此款款愚誠耳然土壤細流山海之

高深未嘗讓且擇焉蓋所見者大而所
志於聖人之道者篤矣秋日清暇
皇子自披其所著擇其中什之三為一集
而曰知之匪艱行之維艱予之言其無
謬於古先哲人之言乎采無謬矣其故
遂謂幾於成矣呂黎云愈之所好者道
也惟恐人之以文視文也老泉謂非天
之所與求一言之幾乎道而不可得不
亦夸大其枝葉乎吾非自珍其文將取

以自驗也輪輻飾而人弗庸則為虛車
此之謂矣至於不涉理不涉事可以助
人養心者有三曰樂音曰山水曰詩歌
賦亦古詩之流吾將當樂音山水而資
其養心也
皇子錄而存諸座隅者以此成天
教序簡端繹思經月無踰
皇子面詔之意矣惟恭述
知遇之隆紀課程之實且以見

昭代文明之盛薄乎四海者始自宮中云
爾雍正八年庚戌冬日顧成天謹序

卷之一
論
立身以至誠為本論
讀書以明理為先論
休休有容論
信而後諫論
寬則得衆論
修道之謂教論
敬以直內論
上下交而其志同論
君子以虛受人論
家人上九有孚威如終吉論
懼以終始其要无咎論
物不可以苟合論
卷之二
論
嘉言罔攸伏論
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論
夙夜基命宥密論
春王正月論
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泌晉師敗績論
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論
作三軍論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淶梁戊寅大夫盟論
諸侯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論
卷之三
論
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論
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論
為萬世開太平論

卷之四

論

動亦定靜亦定論
治天下在得人論
傳說論
周平王東遷論
宋襄公論
晉悼公論
宋伯姬論

漢武帝論
漢元帝論
韓淮陰背水陣破趙論
西漢總論
漢光武論
李固杜喬論
東漢總論
蜀漢興亡論
東吳總論

卷之五

論

東晉總論
北魏世祖拓拔燾論
唐太宗論
長孫皇后論
唐肅宗論
唐德宗論
唐憲宗論
唐穆宗論
褚遂良論
郭子儀論
陸贄論
李晟論
裴度論
李絳論
李德裕論
唐總論

卷之六
論
後唐總論
張承業論
宋太祖論
宋宣仁皇后論
呂端論
韓琦論
明道程子論
程明道告神宗當防未萌之欲論
北宋總論
宋理宗論
岳武穆論
文天祥論
南宋總論
元仁宗論
許衡論
說
復性說
卷之七
序
貞觀政要序
韓文公文集序
杜子美詩序
朱子資治通鑑綱目序
大學衍義補序
送五弟奉
命往祭
閻里文廟序
送平郡王奉
命往臧京脩理
福陵前河道序
送定邊大將軍平郡王西征序
稽古齋文鈔序
卷之八
記

跋
恭跋皇祖聖祖仁皇帝御書記
恭跋皇祖聖祖仁皇帝思勝御書記
瀛臺記
豐澤園記
田字房記
時應宮記
樂善堂記
四餘室記
二希堂記

恭跋世祖章皇帝御註孝經
恭跋皇祖聖祖仁皇帝御製避暑山莊三十六景詩
恭跋皇祖聖祖仁皇帝千叟宴詩
恭跋性理精義
跋朱子大學章句

書魏鄭公十思疏後
書新唐書兵志論後
書朱子戊申封事後

卷之九
雜著
讀二南
讀鹿鳴至天保六詩
讀邶鄘衛風
讀秦風
讀無逸
讀呂刑
讀秦誓
讀董江都賢良三策
讀楊漣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疏
擬程明道請修學校尊師儒取士劄子
擬胡安定置經義治事二齋記
擬尹和靖六有齋記

卷之十
表
擬
上頌
聖祖仁皇帝御纂易書詩春秋講說朱子全
書性理精義等書謝表
擬
閱里文廟告成賀表
頌
九符

贊
十臣贊
箴
虛受箴
銘
樂善堂銘
卷之十一
賦
耕耤賦
四時勤政賦
東郊迎春賦
喜雨賦
秋陽賦
燈花賦
鳳凰來儀賦
重修
閱里文廟告成賦

卷之十二
賦
萬壽日慶雲見苗雅賦
為善最樂賦
良玉比君子賦
指佞草賦
松竹四時濶濯賦
帝賚良弼賦
天爵賦

卷之十三

賦

相馬賦
九日登高賦
五日角黍賦
六藝賦
日方升賦
瑾瑜匿瑕賦
水輪賦
白鹿洞賦
文戰賦
望嶂山賦
迎長日之至賦
景陵瑞芝賦
五絲賦
稼穡惟寶賦
南風之薰賦
書同文賦

卷之十四

學問至勤莫賦
秋河賦
荔枝賦
多稼如雲賦
聖德合天地賦
鳥求友聲賦
麥秋賦
夏雲賦

古體詩
古風十五首
新竹
海子行圍同聞之蔡先生五弟讀杜子美秋興詩分韻得肉字
開山月
題李白泰山觀日圖限韻
喜雨四言詩
讀昌黎集

銅鼓歌
讀貞觀政要
傳修期
公莫舞歌
擬樂府
蠲租樂府
黃石授書
讀司馬溫公諫院題名記
芝蘭曲
高其佩指頭畫廬山瀑布
觀蔑
擁鑪讀書歌
煖硯歌
臘八日
自鳴鐘
題宋宣和清明上河圖用昌黎南山韻
題戴天瑞指畫山水圖
新蟬

卷之十五
古體詩
古硯
擬蘇子瞻遊赤壁詩
題王原祁秋山圖
郊園見西成有象即事志喜
南苑觀魚
馴象歌
白馬行
高其佩指頭畫馬
冬夜煎茶
讀西山先生大學衍義
德壽寺古鼎歌
江寒行
飼金魚
開圃
王瓜
新荷

題靜慧軒
鵲營巢
讀杜詩
翠雲硯歌
冬夜偶作
沈石田秋林獨步圖
五弟有葫蘆筆筒用十年矣屬余題
句
題白居易養竹記
望雪行
丈室
燒香曲
剪燭詞
祀竈畢啖糖餳
屏風謠
水仙
玻璃鏡
春夜偶成
和風
填窊曰
催耕鳥
素几誤
玻璃窓

卷之十六 古體詩

長春
二月十一日晚熹雪水偶成

春蔬
雨前茶
古意
樓松
王叔明山水圖
大理石牀歌
春暮西廠騎射
移碧桃
高其佩指頭畫虎

水竹村
有鳥二十章
采松花
新漲
讀蘇子瞻題司馬君實獨樂園詩即
用原韻
觀刈麥
雨後聽溪聲
熱
讀書樂
秋蘭
投壺
著簪吟
擬杜工部東鄰棗樹歌
關蟋蟀
卷之十七
古體詩
題唐岱重溪煙靄便面

讀白樂天集
擬柳子厚始得西山宴遊詩
相馬吟
猛虎行
擬桃花源中人送漁郎出源
擬漁人復至桃花源不復得路
聽鶴鳴
芸香
冬夜偶成
挽燭詞
弔宋末張陸雙忠
遣興
擬杜工部洗兵馬行
傳聞
氷林
帝京歲暮八咏擬樂府
讀陶詩
春水泛舟

尋春見山桃始開
曉起聞雀聲
馬上吟詩好
所見
曉陰
過通州浮橋
灌麥
讀范文正公神道碑用宋陳傅良原
咏韻
鳩喚雨
玉帶生歌
雨工
陶琴
蠅拂子
蘭相如
卷之十八
古體詩
綠綠曲

北風圖
冰椀
拱極城
松風
青玉簫
玉明君
雪浪石
騎秋雨
靜夜吟
唐寅山靜日長圖
關山月
櫂歌行
古意
神絃曲
秋夕讀高青邱大全集
蘆白花
壯士行
織錦詞

灌園
虞美人曲
弔孟嚴
李夫人歌
題高其佩指頭畫八駿圖
秋夜詞
讀申屠蟠傳
謝人送墨
美人磨鏡圖
鷗捕魚
倒掛
牧牛詞題馬貴畫
班婕妤
戲擬禽言

卷之十九

古體詩

古風十三首
蘇卿節
侍中衣
鄭公笏
段太尉笏
俠烈行
泰吉了
藏雪
烹雪用前韻
冬夜聞空鐘
射雉行
向火
寒月
過曲澗花香遊流杯亭日知閒諸勝
學仙謠
夜坐
憶遠
綠珠
九隱

題二十一叔父山靜日長小景
鶴媒歌
雉媒歌
馮媼妒
神仙曲
海市
覺生寺大鐘
題晉戴達剡山圖
恭瞻萬壑松風圖感而有作
行宮遺興
雨中舟歸
放鯉
舟行
折芳圖

卷之二十

古體詩

夜雨齋中焚香
雨中聞雁

種松
蕃春曲
西海捕魚
採芝詞自題照
縛雞行
春蠶食葉聲
秧馬
聞蛙
五日芒種
銷夏
花石綱
野田行
姑惡行
夜卧聽雨憶平郡王
伐棗歌
鄧河陽關山積雪圖
探花兒
校獵子

豐碑行
遣興
燕引雛
食蓮
擬古七首
馬貢牧牛圖
中樞歌
青青水中蒲三首
匈奴謠
丹青樹
度竹鐘聲
古別離
唐寅秋林高士圖
新月
七夕詞
弋鴈篇
見桃下栽松感而有作
饑鶴行

羽林執戟郎

卷之二十一

古體詩

題劉松年武夷九曲圖憶聞之蔡先生

少年行

雨

同五弟月夜舟過峴

遠將歸

城門歌

廢宅行

蓼花風

有所思

月夜廬洲

秋原草

除架

寒空歌

漁舟唱晚

秋浦泛舟
島其佩指頭畫魚
有初行
八月三日作
仲秋曲
夜聞覺生寺鐘
桑條韋
遊西海
南苑雨中即景
雙柳樹
海子外行圍
鷹搏兔
南紅門捕魚
寄衣曲
瀚海石子歌
滄洛
題唐岱秋山不老手卷
賦得霜花攢曉牖

題李思訓寒江待渡圖
風篁望春
雀噪
冬夜對月寄懷
遊法海寺即景
法海寺題壁
冬夜讀韋詩
蠟珠謠
村饗曲
霜晚炊煙
壽夫詞
鶴鷺表
草色
萍始生
漁莊晚霽
石逕松雲
野寺殘陽
野店風帘

過覺生禪房
卷之二十二
古體詩
熏香謠
漁鄉曝網
松陰午憩
温泉荷花
聞雞起舞曲
題林朝錫蒼松霜隼圖
六月十四日閒卧聞蛩
卧月
題趙文敏中峰懷淨土詩卷
陌上桑
封鮓行
疾風勁草
七夕篇
古風
細柳營行

折檻行
寄衣曲
詠塞上建蘭海松木筆格
觀刈
月夜泛舟
招鶴行
秋江曲送梁學士假歸省親
蒸客垂
放燈曲
待月
秋日泛舟西海
題朱貞女傳
鶴唳行
鳴雁行
爽
金籠鸚鵡曲
秋日過廣通寺
西山下故宮曲

集285 012

瀛洲亭
明窓秋影
驄馬御史歌
江樂曲
秋日同二十四叔父五弟遊玉泉諸
名勝即事誌興用爽氣澄蘭沿秋
香動桂林為韻十首
題趙孟頫洗馬圖

御賜書經傳說彙纂恭紀二十二韻
今體詩
暮春喜雨
恭和
御製三月三日得雨原韻
題十八學士圖
賦得春風傳我意
白鹿洞
花影

柳塘送春
夏雲
賦得秋水長天一色
水中樓影
新秋夜雨
九日
乾清宮侍宴恭紀
寒夜聞霜鐘
題仙子圖
望父萬壽
雍正己酉仲冬闕里
文廟上梁前二日慶雲見
上躬詣太學致祭恭紀二十四韻
留侯
郭汾陽
己酉冬十一月二十一日

皇父御書立身以至誠為本讀書以明理為
先一聯
恩賜懸掛書齋以寄訓誨至意恭紀
臨池柳
行圍
春日雨後海子外行圍
青雲店民家見梁上雙燕偶興
楊柳風
顧孝廉蒙
聖恩特賜進士詩以賀之
賦得鷺立蘆花秋水明
九日講武恭紀
九日登高
霜集下晴準
壽五弟
帝京雜咏
辛亥二月朔
皇父賜御書對聯恭紀
辛亥仲春
上幸豐澤園演耕耤禮
上躬四推
命臣等終畝恭擬應制十韻
西廠習射即事
佛手
晚眺
丁香花

卷之二十四
令體詩
燕山八景詩
閩里祭器新成
賜觀籃籃鋼登豆爵六色恭紀
恭祝
皇母聖壽
賦得一雨便如秋
雍正九年六月
上以近畿三省雨澤愆期豫籌
賑恤之策甘

霖叠沛恭紀十二韻志喜
賦得七月流火
秋露如珠
秋日描麥新生
將獵南苑檢點所携書籍
校獵阻雨
辛亥秋九月出南苑行圍以稽事未
竣不果獵而還
讀楊忠愍集

御賜詩經傳說彙纂恭紀十韻
恭瞻
皇祖恩賜御筆感賦
鏡中燈
雍正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皇祖實錄御訓告成
皇父陞殿恭受禮成羣臣慶賀恭紀
賜烏銅鑪恭紀
平郡王修理
福陵前水法告成還京賦贈三十二韻
孟春十日夜偶成十六韻
玻瓈盤
恭讀
皇祖御製避暑山莊三十六景詩并閱圖感
成長句五首
東作
賦得花隨春令發
題蔣南沙相國畫屏五景

春日寄朱可亭先生五十二韻
卷之二十五
今體詩
三月十三日隨
皇父駕幸圓明園得詩六首
賦得好雨知時節
柳溪垂釣
聽松
賦得泉和萬籟吟

濯纓泉
恭和
御製咏竹原韻
送郎通參奉
從軍行
命典試江西
顏魯公祠堂
讀項羽紀
讀武侯出師表
裁衣寄從軍者
送毅菴鄂相國奉
命經畧西陲
賦得鶴舞千年樹
活水
冒雨尋菊
輓蕺九舉
弔睢陽雙忠
恭讀

皇祖聖祖仁皇帝御題耕織圖四十六景詩
敬和原韻
輓蔡忠烈公
卷之二十六
今體詩
石鼓
聞軍營大捷誌喜
梁陵寶城山上產石芝一本莖彩芝四本恭紀
二律
勝哈密伊恭紀
恭和
御製冬至齋宮詩二章原韻
再擬冬至齋宮三首
楠
凍雲凝雲
冬早聞雀聲
恭讀
御製丁未至日齋宮作原韻

村墟夜春
冬日寄蔡聞之先生
詩思
春和二十一叔父用壎孫韻賦得松
風雪月天花竹鶴雲烟詩洒春池
雨山僧道柳泉原韻
立春前五日以詩代書問蔡先生病
臘月十九日立春
玉河冰泮
玉河春柳
探春花
牡丹芽
春和二十一叔父癸丑元日早朝原
韻
花信風
雍正癸丑二月七日
經筵恭紀
二月八日道

望父駕幸圓明園恭紀五首
千里鏡
清明奉
命恭祭
景陵感成八韻
慈慈雲寺
漁陽
盤山
草色
春社
賦得獨倚修篁看鶴籠
盆魚
賦得買夏欲論園
蘆塘放鴨
風車
魚米樹
賦得船泊淮半載書
彈琴峽

朱草
鶴跡
卷之二十七
今體詩
奉題二十四叔父裕德軒三十韻
螢
芭蕉
逐涼
立秋夜作
小園閒咏十五首
秋日寄高安朱先生
涼州詞
破秋
荷燈
梶市
清河送平郡王西征
秋社
賣菊翁
夜聽落葉聲
始裘
賦得野徑尋梅見小春
槩括蘇子瞻後赤壁賦即用賦字
送桐城張先生暫假歸里
西廠騎射
萬年松
御賜端硯恭紀
歸鴈
十宮詞
帝京雜咏
題宋徽宗竹枝雙雀
題吳梅村集
十一月十三日恭遇
望祖忌辰感成長句
橄欖茶
癸丑冬至
上躬祀
賣菊翁

南郊迎鑾恭紀
冬至後一日同二十四叔父五弟遊西苑試射
卷之二十八
今體詩
題唐伾畫頁
夜坐
水雲榭
讀王安石傳
幻景四咏
冬夜憶平郡王
冬夜飲哈密瓜
龍輸傳先生蒙恩簡署司寇詩以賀之
遊蕉園
賦得自鉏明月種梅花
與唐伾
百衲琴

題易祖栻墨竹卷
雪事八咏
題董元山徇圖
題鄒一桂花卉十二幅
甲寅元日立春
雪消
春曉
上林花氣
清明前三日
榆莢雨
春雲
題唐伾仿古十二幀
甲寅三月
上耕耤迴鑾迎駕恭紀
讀董仲舒傳
同五弟舟過萬壽寺小憩

御試命和唐人韻口占應制

御園從耕恭紀六韻
積書巖
蜂衙
賦得沙鷗翔遠島篆斜
轆轤聲
蟬始鳴
卷之二十九
今體詩
烹茶
石筍
過雪上人禪房
賦得雨過溪聲壯
雨後池塘閒步
頒冰
題元祐黨人碑
夏日園居即事
夏日寄龍翰傅先生
雨中舟行將山
避暑
夏日寄二十一叔父索詩畫
賦得人立藕花風
六月晦日作
詠史十首
竹裏流螢
雨夜聞梵聲
新秋
秋熱
秋英
前寄詩索二十一叔父近製承惠尺
幅無辱和章仍用原韻志謝
雨夜聞蛩
陰陽石
晴
郭河陽峨嵋霽雪圖
軍衣八咏
生病

洞庭始波
鬥蟋蟀
贈從軍者
秋畦
秋
中秋前一夕對月
澄江如練
聞鴈
暮過御河橋
吳殿懷古
瀛臺觀木變石
水始冰
板橋霜跡
刻漏
題焦秉貞人物畫冊十二幀

卷之三十

令體詩
冬月盆菊
冬日同五弟遊西苑即事
甲寅冬至
上躬祀
南郊恭紀四律
蜡日坐冰牀渡太液池志興
冬夜
燈花
探春
春曉
陽花宮漏
過淋河
清明日奉
命恭祭
景陵感成五律
遠煙
王原祁雨景畫
書開元遺事後
雨中訪僧不遇

題趙松雪竹院鳴泉圖
題趙伯駒仙山樓閣卷
夏興三十首
賦得岸痕新雨過
清簟看棋
鄭宅茶
夏日園居即事
有至自軍中者詩以慰之無憾如心
居士

荷珠
題高其佩指頭畫雞
平湖雨渡八首
晚晴
野塘月色
水底霞天
新涼
題唐寅畫箑
秋信

題丁雲鵬羅漢卷
曝書
雨
題石屏二絶
萬壽寺方丈小憩
秋晚
重乳燕
過玉蜍橋三首

論

立身以至誠為本論

夫誠者萬物之原萬事之本天所賦物所受之正理也故在天則為乾元坤元而萬物資始資生在人則為能盡其性參天地而贊化育然人咸具是理而鮮能全之故曰蔽於私溺於習而天理幾乎失矣聖人者出作君作師修道以立教教人由誠之道以馴致至誠之域故曰立身以至誠為本豈非實理本於生初在人之自勉乎蓋至誠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既能擇善又能固執則可進於誠矣而身立矣夫立身不外於言行而言行不可以外飾言必期於有物則言行必期於有恒則行可為天下則矣誠故也立身必先於忠孝而忠孝不可以偽為視無形而聽無聲則養志承歡可云無忝矣公忘私而國忘家則盡忠補過可

稱匪懈矣誠故也其要在克己已不克則私欲潛滋何以能誠其功又在慎獨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先儒有言曰學始於不欺暗室良以獨不慎則發念行事終為小人之歸耳然則克己慎獨者求誠之切務也歷觀古來聖有安勉而皆本於誠書曰欽明文思安安堯之至誠無間也又曰元德升聞舜之至誠上達也仲虺之誥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丹書曰敬勝怠者吉義勝欲者從此湯武之勉而誠也勉而誠與至誠無異堯舜湯武莫不稱之為大聖故曰及其成功一也然則欲誠其身當擇善固執克己慎獨以馴致於至聖之域以之參天地贊化育不難矣

讀書以明理為先論

天地之間萬事萬物莫不有理理者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是故日月星辰之朔望躔度陰陽寒暑四時之推遷往來皆天之氣也而有乾健於穆不已之理主宰乎其中山川

河嶽百穀草木之麗乎地以生者亦莫不賴
坤元載厚之理以為之根柢人性之仁義禮
智賦乎天之正理也因之而見為惻隱羞惡
辭讓是非之情及變化云為萬有不齊之事
由是觀之天下事物孰有外於理哉故聖人
之教人講學亦曰明理而已矣蓋理者道也
道之大原出於天其用在天下其傳在聖賢
而賴學者講習討論之功以明之六經之言
言理之至要也學者用力乎明理之功以觀
六經則思過半矣所謂明理者明其所當然
與其所以然所當然者父子當親君臣當義
夫婦當別長幼當序朋友當信之謂也所以
然者父之所以慈子之所以孝君之所以仁
臣之所以忠夫之所以和婦之所以從長之
所以愛幼之所以敬善輔仁
之謂也知其所當然然後信之篤而不誤於
岐趨知其所以然然後守之深而不能以自
已至於一事一物亦莫不明其表裏精粗與
夫善惡是非之宜夫如是然後理明而有所
持循此大學明明德之功必以格物致知為
先中庸擇善之目必在於博學審問慎思明
辨而先儒講論亦必以講明為踐履之本先
聖後聖豈有二道哉雖然明理要矣而既明
之後則又在於行之功苟或知有餘而行
之不足則雖精義入神亦無當實用蹴德至
善竟何有於我哉故致知而為用
而致知則在所當先何以言之知都會之壯

麗而欲往觀之必先悉其所由之路而後行
焉悉其所由之路是明理也身往由之是力
行也苟不知之悉而往行之則有失徑迷途
之談為學之功亦如是蓋知仁為萬善之本
必不逞私欲而為利己害人之事矣知義為
萬事之宜必不自昧其羞惡之良而為偷安
苟合之事矣此講學之必以明理為先也故
書之梅鼽口欽明稱舜曰文明亮天下之
大聖也而其所以成大聖者則以明為本焉

彼不矜明理而徒以記誦詞章自耀者是猶
舍璞玉而貴砆砆而彼不知而笑行者是猶
去燭而夜行均為惑之甚矣

雍正七年
皇父駕臨上書房
親灑宸翰

思賜御聯題曰立身以至誠為本讀書以明
理為先余兄弟盥手祇領謹懸座右爰以
寶訓著論二首庶幾朝夕觀省庶成之秋手錄文鈔即以此
弁冕全集非敢
聖教特以紀過
庭慈誨並誌書紳
云爾

休休有容論

蓋嘗讀秦誓至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未
嘗不喟然嘆興曰懿哉賢人之為國寶而容
賢者之利人國家至深且遠也可以為千古
相臣之法矣古大臣之相天子也其容人有
包荒之量其任道有馮河之勇果賢也不遺

於遐也果不賢也不昵於朋也是其休休之
心根於中休休之色見於外賢人爭為之用
爭為之用即爭為國用也豈樹黨立朋者所
可假託哉彼小人者胥嫉為心懷私脩怨所
致者奸人附麗者也所庇者直士抗言者也
其池池之象見於顏面是以賢人遠去君子
道消而岡亦隨以衰微三代以下稱賢相者
漢有蕭曹應有房杜蕭何薦韓信以成王業
曹參禮蓋公而民歌清靜新唐書贊房杜謂
帝定天下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爭而房
杜讓其直英衛善將兵而房杜濟以文夫蕭
曹房杜非前古大臣之比就其所以稱賢則
皆以有休休之量也李林甫盧杞脅賢
似道之徒妬賢嫉能固小人之尤矣即以李
德裕之忠直未免有朋黨之失王安石之才
學終有不容人之譏此容賢樂善之所以難

信而後諫論

詩曰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夫仲山甫之補衮職也柔嘉唯則天子是若蓋其誠信素達於人君而人君聽從無不聽雖宣王聽言之美亦山甫取信有素也故子夏曰君子信而後諫可謂知進言之道矣蓋君臣一德上下志通然後可繼都俞吁咈之盛而致治於熙皞故人君聽言之道欲盡君師之道也夫子不足以體天地之心而盡歷論堯舜禹湯武王授受之命而繼之曰寬則得衆論

昔周公繫恭之九二首言包荒解之者曰聖賢之心無棄物堯舜之道欲並生非包荒則不足以體天地之心而盡君師之道也夫子則得衆蓋自古帝王受命保邦遐通鬲風薰義責人則難為人惟寬然後能並育無容衆德沐義非仁無以得其心而非寬無以安其身二者名雖二而理則一也故聖察然後法語不傷於猛巽語誠達於未定之前不嬿於諛是故為人臣者必無恕而不諫之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職業修於莅官之後忠理但當素盡其誠使人君信之而已若素無忠誠之心則雖激於一時犯顏强諫而於國事終無濟也雖然信而後諫理也若事至於危急一日不言則民受一日之害一日不言則天下之害甚於一日斯亦可以待其信而

何則寬以容之故也誠能寬以待物包荒納垢宥人細故成已大德則人亦感其恩而心悅誠服矣苟為不然以褊急為念以刻薄為務則雖勤於為治如始皇之程石觀書隋文之躬親吏職亦何益哉孔子舉寬信敏公以明歷聖之道而以寬為首聖人教人之意其深切而著明矣奈何不以此為教而以彼為教乎

修道之謂教論

道之大原出於天稟乎天之命以為性而因乎性之良能以為道故率性之謂道實天地自然之理也然性無不善感於物而動則有欲欲日以引而道或有所不行上天莽命作之君師使有以節民之情而復性之善以行其道故曰修道之謂教非道之外別有所謂教也蓋人稟五行二氣之靈首萬物而具五性仁義禮智之德忠信孝弟之行皆備於我然聖者能之而賢不肖則有過不及之差焉古昔聖王之治民也漸之以仁摩之以義節之以禮和之以樂薰陶涵養使德日進而道自修自十五入學迪以性之所固有老而廢他焉故仁讓之風周於十室而人民惇厚後世莫及蓋教之以孝友睦婣任卹之行而仁道行矣分貴賤定上下明賞罰辨等威而義之為教行矣師友以解其惑學校以導其趨而智之為教明矣立此四教而使民日就月將無詭異之習詐偽之萌而信之

為教得矣故君師之責修而道乃不虛三代以下致治之盛如漢之文帝唐之太宗宋之仁宗皆朝乾夕惕勤勞匪懈然不圖其本而務其末徒有惠愛之政而無教養之實方之漢唐則令主比之三代則庸君此無他教不能行則道無由明於天下也夫天無不賦以性之人則天下無不能率道之人君果能明德以新民修道以立教則朝行而暮效矣何難之有哉而今君自謂不能而不行

英明之君自謂已能而不屑此三代之治不可以一日復而民之固有之道不可以一日明也夫正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百官以正萬民因民之善以立教即因我之教以復性而古先王所為牖世而覺民者在是矣其於復三代之治乎何有

敬以直內論

敬以直內論

上下交而其志同論

夫天下安寧治登上理必須明良一德洽謀凝而萬方順則啓沃然後上下一心應績允協也易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可以興治世之氣象矣蓋天高而地下君尊而臣卑理勢之當然也君之不可下於臣猶天之不可卑於地然天地之形不可交而以氣交上下之分不可交而以心交故陰陽和而萬物順上下交而萬民化此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上

下一心君臣相得則治及之則亂合若符節
信如應響故堯舜之於皐夔稷契成湯之於
伊尹咸康之於周召皆以聖明之君交聖明
之臣而其致治之盛也
之於管仲昭烈之於孔明符堅之於王猛太
宗之於房杜王魏雖未及上古君臣之以聖
交聖然亦各以賢明之臣為之
輔同舟於濟吉驄計從故其治亦得小康貞
觀之風後世稱盛蓋上
下志交則天下又安

民受其福理不爽也至於七國之君莫不由
君尊而臣卑志驕而意滿臣之忠言不達於
朝廷國之大害象之於草野小人日侍左右
而專事阿諛以取容雖有上下之分實無君
臣之誼豈得謂之交哉故二世之寵趙高桓
靈之任趙忠張讓隋煬之用虞世基豈非交
所不當交而遠所不當遠之禍乎故易之理
無定而惟在於貞與君子交則謂之泰而吉
與小人交則謂之否而凶書曰紂有臣億萬
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夫紂之所與
朝夕共處者豈無股肱心膂之寄哉然不交
正人而所交皆小人故股以亡之亡武王之臣
皆周召散諸人一德一心故膺天祿而保
祚無疆夫人君莫不欲得賢才以自輔然而
眞事未康至治不見者蓋所謂賢非才也然則果無賢才之可用歟曰彼所謂
賢者乃善已者也所謂才者乃能以巧術奉
上者也方是時草野之賢才深藏不出而已

矣在位之賢才遑遑行遯而已矣問有碩果
之存亦今日用之明日黜之而已矣又何能
久於其朝哉能舉天下之賢才登之於朝
而不疑誠以接之信以待之上下一心交修
罔懈則天下有何不治而隆有何不復哉
雖然此特為為君者言之耳書曰臣哉鄰哉
鄰哉臣哉古之大臣一日立乎其位一日盡
乎其道陳善閉邪補袞職之所闕其用與否
惟君之命耳不謂君弗用而有懈惰之心夫

如是然後上下相和得交泰之道而都俞吁
咈之風日見於朝廷矣

君子以虛受人論

夫君子之進德修業也立身行已不可不誠
應事接物不可不虛故易之中孚言立誠之
學而咸卦則言受人之學中不可不誠又不
可不虛程子曰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可
謂得行已受人之要道矣大象之云豈有異
乎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故萬
物之心即吾之心也情順萬事而無情心普萬物故萬
即吾之情也以萬物為心萬事為情尚有一
已之私心一已之私情乎故天地之大無不
覆幬聖人之德同其博厚高明皆以誠積於
中而順物無沮也君子希聖希天必當以虛
中為本如山之虛如澤之潤則物有感而必
通事無隱之不達虛受之心即可以成中孚
之化矣夫以山之峻絶似可無借夫物之助

矣而能受澤故益增其潤君子之謙牧善下
方且自視未及培塿之卑也而能虛以受人
之言則當日見其益矣彼小人者或予智自
矜而恥過作非或狎佞善人而不受其言或
外從而內拂之獨何心哉

家人上九有孚威如終吉論

治國必始於齊家而齊家又在於修身身修
則孚與威自然而合待之以誠而不使之怨
臨之以莊而不使之狎則家道永昌以之治

國平天下將無所不可矣易之言家人上九之文
曰有孚威如終吉可謂得治家久遠之道矣
蓋居卦終而有剛德得嚴威之道惟卦終故
以象家道之成惟有剛德故能孚威以待下
治家之道當慎於其始防之不可不密故初
曰閑有家謂及其志未變而閑之也又當善
乎其終待之不可不誠御之不可不嚴在上
曰孚威信與威相濟則永得吉治家之道矣不
但父子兄弟夫婦之間必如此而後得吉也

凡家之中長幼尊卑皆當率是道以行孔子曰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夫惟以威御之則近而不至於不孫以誠待之則遠而不至於怨雖然所謂威者豈鞭撻箠楚之加而所謂孚者豈煦煦焉徒事姑息為哉自勝其私語言可愛行止可法而不蹈非禮則人自畏其威矣自勉以仁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妻子好合兄弟既翕則人自感其誠矣此又反身之要而治家者所宜先也

懼以終始其要无咎論

易之為道大矣以在天者言之體天地之撰括陰陽之精而統攝乎五行萬物之理以在人者言之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日用酬酢吉凶悔吝憂虞得失之事莫不具載而原始要終之道有操之一心而有餘者故易大傳曰懼以終始其要无咎乃總易之道而提其要以示人也蓋人之立志行已欲自

踐於聖賢之域者其術固非一也然總而言之不外於戒懼一心何則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性固善然為私欲所蔽則心放佚而莫知自省以至有過行而入於惡也乃教以成始成終之道莫若以懼為本故繫泰之上六則曰城復于隍否之九五則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夫泰之為卦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否之為卦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也然吉凶頻興者泰之上六治極當亂之時而志滿心驕不能戒懼故凶否之九五亂極當治之時而戒謹恐懼故吉此非懼以終始之大驗乎推之謙之六文無凶以能戒懼而得亨也豫上九之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謂不知懼則自吉而向凶也夫之九二曰惕號莫夜有戒勿恤謂能自懼則雖危而无咎也蓋易之要以貞為本懼則能守貞矣以孚為貴懼則能有孚矣危者使平易者使傾而終歸於懼以終始人能以

此為法既懼之於其始以防微杜漸又戒之於其終以持盈守成則慶事之要為學之法皆備於是矣

物不可以苟合論

天下之事未有可苟且以行者自小以及大自近以至遠莫不皆然故禮者所以辨上下定民志天下之事不正之於始必不能成之於終若不由禮而以苟合則吾未見其可也蓋自上古結繩以降堯舜以文明治天下於

是煥焉稱治自茲以往聖帝明王為治莫不以禮為本然後漸之以仁摩之以義和之以樂而天下化成以之奉宗廟則有本源焚燎之以接賓客則有宴享進退揖讓升降之等以理民則有分田興學教齒教讓等威服用之文凡諸冠婚喪祭皆彬彬然有節有文而從無苟且以從事者春漢以降無聖明之君能復古禮惟以一已之便宜而行一時之權變故有宋大儒皆以為苟道蓋凡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莫要於禮而易之所謂物不可以苟合者其義誠廣大而精深也且道心人心之分君子小人之辨皆在於是焉何則人者皆由人心之動不能抑制遂爾因循苟且以至於不可救藥而天理滅矣乖於君子正身修行不入於小人之域然小人或偽為善以誘君子君子不察而與之交終身為恥此尤不可不慎昔也故予推其意以成後之人

當懲苟合之失而造次必由於禮庶幾永終而無弊也

論

嘉言罔攸伏論

人君表正萬邦宜有四海萬幾庶政日陳於前誠有所不至明有所不周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古先哲王之明目達聰洽岳咨牧者亦期嘉言之罔攸伏而已蓋天下之理無一定故特一人之智以為智而天下之理無一定故特一人之智有不同不若無千百人之智以為智人君雖明足以一時無大而背純之臣宋仁宗有韓范富欧諸臣而不能盡其用惟唐太宗以英武明智之資得房杜王魏諸之臣終日陳言繩愆糾謬太宗屈己從之貞觀之風遠邁於文帝仁宗者職此之由由是觀之納諫聽言顧不亟哉桀紂幽厲始皇之亡也其時之嘉言無聞焉豈果無嘉言之臣哉龍逢有嘉言而桀殺之比干有嘉言而紂殺之厲王設監謗之亟始皇有妖言之禁夫舜禹君臣兢兢焉惟恐嘉言之伏而此數君者方且之絕之又從而罪之欲其不亡豈可得乎尚論者所以造心於都俞吁咈之世也

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論

人君以一身撫馭天下臣民之衆雖有聰明睿智之才而耳目所不及思慮所未周則或壅蔽不明必賴忠正之臣讜言之士明辨事理之是非以啓其聰而開其蔽然後正心以正朝廷而天下皆化於正雖其言之逆心亦求諸道而已矣今夫草茅巖穴布衣韋帶之士白首窮經服膺聖學將以興治教於天下効忠悃於吾君凡天下之事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雖屢屢批鱗而不顧如是者固有獻有為有守之純臣也然不可常見也吾觀古來之臣欲言數事而進退之際十去其七八者多矣非天威咫尺難於盡言乎然猶不可多得也人君出一言而百諾承之行一事而爭先頌之諛訣之日進佞巧之日精其心惟在特富貴保寵榮於天下之治亂安危何不存於心也人君何賴焉故為人君者當納諫求言其言而逆於心者必察其衷情求諸正道而虛心以受之鉉志以從之如是則嘉言正議日聞於耳而於天下之事理臣工之賢佞民情之疾苦風俗之厚薄明若燭照易如指掌以之出治理民何難之有哉即以太甲一王維屏朕命周公伊尹作書以告矣而身論之不悛河衡之時伊尹之言是聽是從於心而不求諸道也是以有永圖之成既克終允德而後位則惟伊尹之言是聽是從於心而不求諸道也是以為守成之令主不求諸道則亂求諸道則治聰

言者當知所鑒矣

風夜基命宥密論

周自后稷公劉太王積德累仁至於文武而新天命撫有四海然猶繼續其光明以承前業者則又成王之宏深靜密之德有以夙夜基天之命也蓋王者受天命以臨天下其所以潛通帝載儼然若臨者什固無時而閒也然不宏則體有虧不深則用易竭不靜則不能定性以立極不密則不能使冲漠之中萬衆森

然畢具故宏深靜密則寬裕而有容粹精而不雜宏深者乾道變化各正性命陽之德也靜密者坤厚載物德合無疆陰之德也合是二德而夙夜無怠以承之非至德其孰能若是乎不顯亦臨無斁亦保者文王也我其夙夜畏天之威者武王也夙夜基命宥密者成王也其畏天保命則一也是以文武以之得天下成王以之守成命迨祚八百子孫永賴豈不宜哉

春王正月論

春秋為尊王之書始自隱公不曰王春正月而曰春王正月者其意深矣蓋春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欲王者奉若天時諸侯上遵王法示大始而欲正本也是故以春生之氣貫四時以王者之命正諸侯以正月之月統一歲王者所行必上本於天不承天以制號令則無法故以春居王之首諸侯不尊天王則無正故以王居正月之首政者正也政莫先於正始故以正月為一歲之首所以教後之王者上承天以制法度下建極以制諸侯則政行而教舉矣至於體元調元之說既失之穿鑿胡氏行夏時之說雖以伊訓證之而夫子乃從周者況春秋所書春正月無冰春二月無冰若用夏正則無冰不足為異矣冬十月隕霜殺菽若夏之冬則不應尚有菽矣周之改月改時何待論哉

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論

夫戰而言及主乎是戰者也春秋善救困晉師之為邲之役也為救鄭也救鄭而春秋不書又不言楚晉戰于邲者何也陳人弒君而晉不討春楚子圍鄭晉又不能速救以至鄭與楚平至夏六月而後使林父帥師救之斯緩矣故救鄭不書責緩也至於林父之罪則在不能制馭其屬畏失屬亡師之罪從韓厥分惡之言知難而冒進

是棄其師也而又鼓于中軍首為棄甲曳兵之舉故後詆先穀不去其官此稱敗績特以林父主之所以著其失權惶惑敗衆亡師之罪也

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論

稱及以戰者志乎戰者也君傷則不言師敗績者君重於師也是故鄢陵之戰書晉侯及楚子戰主乎晉也書楚子敗而不言師君重於師也鄭伯也鄭伯也序於楚子之下者凡戰先主兵者楚主兵而鄭從之也稱師以敗者君無傷則師為重也而抑楚子罪鄭伯幸晉勝之義一舉而備矣蓋自邲柯棫沒後楚勢方張橫行列國憑陵諸夏若非晉文拔濮之一勝則楚害有不可勝言者晉文沒而楚復威自鄢陵之役駕尤甚十三國盟蜀嚴然主列國之盟成景公屏息而不敢動至厲公乃能一敗之於鄢陵可謂幸矣

作二軍論

周自平王東遷政令不行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于是朝覲之禮廢尊王之典衰而會盟征伐一歸霸主順者安之逆者伐之王綱陵夷

而天下之事不可為矣魯自隱公至於襄公凡九世而襄公之世三家始專政所謂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者也三家之專政始於作三軍三軍者魯先公之受於天子者也魯頌曰公車千乘公徒三萬則三軍為魯之舊明矣而云作者蓋魯已廢三軍而為三軍聖人謹以私家之乘補公室之伍而為三軍聖人謹占其作毀而季氏陰庇無君之罪畢著矣蓋季氏專魯已數世至於宿而遂懷寵祿之心

故乘襄公幼弱託於增兵備敵而作三軍三分魯地而十二分其民季氏得四叔氏得二孟氏得一而歸其五於公以事大國徵師承貢則季氏沛然有餘而公室用多二家力少入公室者倍征則二家之民屬公室昔如陷坑阱急思自脫故一旦盡奪之公民咸順焉而公莫可如何也方作三軍時公年始十三故叔孫雖知其不可而不敢固爭至於毀之則四分魯國之地與民季氏得二子各一不獨君若贅疣而二子亦不得不屬服於季氏矣其毀中軍亦乘昭公初立叔孫身死家亂而急奪焉故余嘗謂宿之陰鷙狡譎乃萬世亂臣竊國之渠魁而三軍之作毀則田氏簒齊三卿分晉之前轍也故特發其義以補先儒所未備云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

寅大夫盟論

自平王東遷王室卑微諸侯放肆會盟征伐一歸伯主而政在諸侯矣及其末也大夫擅權政歸私室會盟約誓出自諸侯轉不能保其無寒出自大夫則可必其守信此溴梁之盟所以徵刺天下之大夫也孔子曰天下有道則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又曰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凡所以傷周之衰陵夷至於諸侯專政又陵夷至於政歸大夫風愈下而俗愈卑天下盡奪之公民咸順焉而公莫可如何也方作三軍時公年始十三故叔孫雖知其不可而不敢固爭至於毀之

寅大夫盟論

自平王東遷王室卑微諸侯放肆會盟征伐一歸伯主而政在諸侯矣及其末也大夫擅權政歸私室會盟約誓出自諸侯轉不能保其無寒出自大夫則可必其守信此溴梁之盟所以徵刺天下之大夫也孔子曰天下有道則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又曰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凡所以傷周之衰陵夷至於諸侯專政又陵夷至於政歸大夫大夫風愈下而俗愈卑天下盡奪之公民咸順焉而公莫可如何也方作三軍時公年始十三故叔孫雖知其不可而不敢固爭至於毀之則四分魯國之地與民季氏得二子各一不獨君若贅疣而二子亦不得不屬服於季氏矣其毀中軍亦乘昭公初立叔孫身死家亂而急奪焉故余嘗謂宿之陰鷙狡譎乃萬世亂臣竊國之渠魁而三軍之作毀則田氏簒齊三卿分晉之前轍也故特發其義以補先儒所未備云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

內屈外直則諱之外屈內直雖受辱不諱也
曷為不諱人以無禮加之適足以見彼之無
禮耳故黑壤之會公不與盟則諱之屈在公
也平邱之會公不與盟則不諱屈在晉也同
不諱焉聖人之意可見矣
蓋平邱之會德則不競矜兵甲之威以肆齊
持之術非若黑壤之正也受邾莒之譖而不
見公非若彼不相朝聘公實有罪也是則晉
恃兵力貪財賄而以無禮加兄弟之國於魯

何有焉且王臣無下盟之禮公不與盟正可
以免盟王臣之罪耳況平邱之會晉之甲車
四千乘徒欲示威於衆至自言雖以無道行
之必可畏也而終不能禁煩言之嘖嘖方之
桓文衣裳之會蓋亦末矣晉之君臣乃施施
然安於不競無憤恥自強之志而齊人不盟
鄭人爭承叔向皆以辭給幸而勝之晉伯之
不振自是而益甚悲夫

樂善堂全集定本 卷三 論

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論

書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
海古昔聖王之治天下也修孝悌忠信於一
家之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
之幼然後化周天下而風俗醇美故書之稱
堯曰九族既睦平章百姓詩之美文王曰刑

其身之康强而無他也則推而以及在下之民皆欲其豐衣足食以享太平之業內而敬其親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欲其親之歡心而禮而弗敢狎侮夫如是則可謂能推已以及無間也則推而以及在外之臣工皆敬之以不惡於人而人亦不惡於人而人亦不慢於人而人不慢矣嚮敬之道尚有大於斯者乎蓋愛敬者仁義之用也愛親敬親者推施之本也蓋愛敬之道而由近以及遠所謂以不容已之心行不容已之事得乎其本焉故也否則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禮貌為愛敬則所謂傷禮敗倫之大又可謂之不惡於人不慢於人乎夫子推言其本而大其施是在君人者推此誠心以及於萬類焉斯已矣

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論

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陽以生之陰以成之生仁也成義也陽以歲功陰入伏於下而時出布施於上以主

之以桑使之饋饌有倫祁寒有禦綢密細漁以取山澤之利衣服宮室以安其體舟楫服牛乘馬以通其身仁以育之者至矣又恐養而不教則近於禽獸於是制庠序學校以教之使知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有不孝教者為鄉遂寄棘之法以糾之為嘉石圜土罰以懲之終不移而後附於刑其以義正之者又如此於時之民況知識而順則者通於作息耕鑿之倫被

聲教而暨訖者届乎東西湖南之遠是以黎
民於變而教化大行不然者仁育而不義正
善政於民曰此仁育也然其實惠於民何有
焉甚者以刑殘民以罰民曰此義正也則
民反受其毒而生靈苦病矣故仁育義正君
人者治世之大本位天地育萬物皆由是以
達之耳

為萬世開太平論

夫天下和平萬世永賴者以聖教之昭大道
之行可以垂之於天下後世也去聖久遠道
喪文衰故民有相爭相怨之弊士有倫情苟
安之習無舊然而起以拯天下之溺開萬世
之業者惟賴聖王盡己之性以盡人之性明
明德以新民使天下禮明樂備雍雍然於光
開太平日睹有四其理則一而已耳何則天
地之心即所謂大哉乾元生物之心也人能
體天地生物之心去私以行健仁心以愛民

仁義禮智咸備於我首萬物而故靈惟溺於
私欲無明蓋復性之功故尊卑上下智愚賢
否強弱衆寡不能秩然而受範然其本心之
良未嘗盡泯聖賢興因其固有之良而施
教焉曰明明德新民至善而已是故堯舜湯
文武周公衍道統之傳敬德勤民之功孔
子孟子雖不得用於時亦修道明倫垂世立
教其為天下後世計至深遠也後儒商申韓
之學徒以刻薄詐偽之私啇溺天下後世之
人心而已太平之開何望哉張子謂為天
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
開太平日睹有四其理則一而已耳何則天
地之心即所謂大哉乾元生物之心也人能
體天地生物之心去私以行健仁心以愛民

斯亦開萬世之太平也為民立命即教養之謂也苟能養之有道教之有法禮樂刑政平中明允而可以為千載法斯亦開萬世之太平也繼往聖之絕學即道統之所由以傳也果能修身體道闡精一執中克已復禮之學以紹先聖之微言開後來之志士斯亦開萬世之太平也故曰其事雖殊其理則一也有志於聖賢者當用直內方外之功知行並進使體立而用行德崇而業廣則所謂開萬世

之太平者當不為虛語矣

動亦定靜亦定論

天地之大德曰生終萬物始萬物而萬物莫不生長收藏之各得其時然其所以大生而廣生者亦曰易簡而已矣聖人體天以治其心以修其道以合體用而貫顯微然其所以聰明而時人者亦曰定性而已矣定性者豈不思一事不慮一物兀若槁木而已哉動亦定靜亦定乃其所以為定性也善乎易之咸

九四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貞者定也定則吉而悔亡憧憧往來者不定也不定則朋從爾思亦曰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無心無情者非無心無情也無私心故無溺情也惟無私心故心普萬物無溺情故情順萬事非動亦定靜亦定之謂乎君子之學廓然而大公靜之定也物來而順應動之定也靜定故主一無適虛明洞徹而內邪無自而生動定故順理而行措施咸當而用志不紛於外內外兼修本末俱備入聖之功豈外是哉

治天下在得人論

夫人君受天明命表正萬邦必當使天下熙熙聰明有限堯舜之聖猶待皋夔稷契之輔以亮天工而熙庶績況末及乎堯舜而可不以用人為急乎古之聖王自公卿大夫以至百

執事皆稱其任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故天下治而華夏安百姓樂業風俗淳厚惟其用得其人而已歷觀三代以下願治之君必求賢良之臣故漢高祖之興漢有張良蕭何故也光武之復漢有鄧禹馬援故也唐太宗之興唐有房杜王魏故也宋太祖之興宋有曹彬趙普故也即繼世之君使天下富庶治幾三代者如漢之文帝則有周勃申屠嘉宋之仁宗則有韓范富歐陽故當時大治後世頌聖

而人君亦享其安康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書曰惟后非賢不乂尚人君知用賢為貴上焉者待以師傅之禮隆其體貌推以誠心聽其謀獻畀其職任俾有以行其道而盡其才雖中才之人亦待之以禮節之以誠使之竭勉以任百執事之職則天下有何不治而政事有何不舉若曰用賢非難而得賢為難則是自畫矣夫以人主之敬心之所嚮心苟貴賢則志鄙尚能用君子亦將飄然而遠去矣此又用人之緊要而人

絕域之所生心苟欲致之亦可以致也況賢人君子正已不屈若將救禍之不暇又何能盡其謀獻乎近色則賤賢嫉能親小人而遠君子者其亦惑之甚矣孔子曰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蓋賢人君子聽讒君子

君不可不知者也

傅說論

昔在高宗勤勞於外爰知小人之依蕃學廿盤乃扣求賢之意用能恭默思道帝賚良弼而嘉靖殷邦論者謂高宗素知傅說假以夢寐乃聖人之神道設教耳夫高宗苟知說可相矣以人君之力何難於擢用而為此詭詐之行哉誠以精誠通於神明純一不二與天

見堯於羹墻文王之卜得呂望孔子之夢周公此皆非機心巧術之所能為乃聖人至誠感通之妙道也說以版築之人一朝厥相位左右殷宗首以從繩從諫進說用能啓沃王心納誨輔德迹其交勉之言皆經世綜物之要克副盤梅舟楫之任君臣相得益彰盛不堪與帝迨之廢歌比隆哉或謂君奭之篇稱武丁甘盤而不及傅說者何也蓋成就君德則盤先於說經民治世則說多於盤且周公

推本烏宋求賢之美而歸其功於甘盤耳至若招俊人而列庶位暨海邦而仰星風紹乃時於先王對天子之休命則合說執克當其任哉

周平王東遷論

夫武王營洛邑使周公居之以鎮撫天下之中以撫民非貶民而已其後平王遷居洛邑而周室遂微雖本四七然終以不振矣故蘇子瞻曰周之

失計未有如東遷之夥信哉是言蓋王都者本也本搖而末安者未之有也今平王舍其本而求其末欲求其安其可得乎詩曰古公亶父來朝走馬說者謂古公遷岐而與周當是時太王一小侯耳迫於狄難不得已遷岐以立國也盤庚之遷復殷之舊也迫於河患非捐所有以與人也今夫有溢賊之患者必隆其墻焉防其戶焉斯盜無由而入矣未有一遇盜而棄其宅者也平王之東遷也一遇

益而遂棄其宅者也棄其宅而求安此平王之所以謬也幷涇之亂也少康能興之屬王之中衰也宣王能興之是皆不棄其舊物而有所恃以為安者也東遷之後諸侯不朝政不歸盟主雖有天子之名而無天子之權非平王之過其誰之過哉故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者也

宋襄公論

夫修內者王修外者霸湯武行仁義而王天下桓假仁義而霸天下修內者本於心物來則應事舉則止修外者以一人之智力應天下之萬事故一日少懈而智力窮焉此桓之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功盛業熾而終不免於意滿心怠身沒國危何則修外而不修內也若宋襄內不修德外不修政至愚而可愍至陋而可憐者也夫舍桓用管仲而信任之城邢救許存衛圖伯之日如是其難也而宋襄欲以頃刻霸天下甫納孝公而謂霸統在已矣邾曹來會而謂諸侯歸已矣至於用鄫子執曹邑其暴虐無道已甚矣而欲求諸侯之心孟之會執之自楚薄之會釋之自楚辱亦甚矣為宋襄者當修已睦鄰養威植德以圖後舉而不自量力伐鄭致楚泓之戰猶狃於迂論以為不鼓不成列不禽二毛身傷而死亦可憫矣夫襄公無所樹立而列於五霸之中諸儒多論其愚謬而不言其所以敗者余嘗考之左氏傳宋襄公之及其所以敗者余嘗考之左氏傳宋襄公之為世子也讓國於目夷不肯既即位以目夷為仁使為左師以聽政於是宋治則知目夷之用與不用也使目夷聽政而信任之則宋治用鄫子目夷常諫矣閽曾盟鹿上伐鄭目夷皆諫矣而皆不聽於是前有被執之

辱後有身死之恥由是觀之用一賢而一國治失一賢而一國亂不惟國亂身且死焉豈不可懲也哉桓公用管仲而霸文公用子犯而霸秦穆用百里奚而霸楚莊用孫叔敖而霸宋襄始用子魚而霸後不聽其言而死霸天下者猶當以用賢納諫為急則欲行王道而正身以正天下者豈可不以用賢納諫為急乎

晉惇公論

自晉文倡霸後之子孫世嗣其業然盛衰成敗屬四公之時楚勢漸張晉霸不振靈公政墮柄分無抗霸業之志成公力弱事淺無霸諸侯之權景公心勞謀外無馭天下之略厲公外彊中乾無服人之道至於悼公乃能以幼沖振霸略其入國也施舍已責建繇寡振廢滯匡之困救災患禁澤應薄賦斂宥罪庶節器用時用民欲無犯時以定國本其間霸所以興人為善之意深矣故紀宋二姬屢見於經豈非以守節不渝貞義昭著足以為天

宋伯姬論

春秋乃聖人經世立教節婦之事未嘗不大書特書屢書而不一書所以獎人為善之意深矣故紀宋二姬屢見於經豈非以守節不渝貞義昭著足以為天

下婦人之軌範矣然紀叔姬之守義善終又未若宋伯姬之遇災而守節不渝之難也其處變不改其常遇災不失其志實足以為天下後世之標準也今夫安居無事之日自許其身為賢聖不以死生患難動其心者豈鮮何也人莫難於知過莫難於悔過莫甚難於改過武帝即位以來內多欲而外施仁義繁刑重斂崇尚方術內修宮室外伐四夷中外虛耗遠近困乏實無以異於秦皇而秦皇身

死國危為天下笑武帝歿後稱為世宗上配泰山不足以為高慕虎馮河不足以為勇若伯姬可謂大勇矣是以聖人筆之於經以戒後世之處變者此義若行天下豈復有亂臣賊子哉伯姬非特天下婦人之軌範亦天下男子之軌範也

論

漢武帝論

世之論武帝者以為窮奢極欲好兵黷武與秦皇無異臣之矣然余則以為猶有可嘉焉何也人莫難於知過莫甚難於悔過莫甚難於改過武帝即位以來內多欲而外施仁義繁刑重斂崇尚方術內修宮室外伐四夷中外虛耗遠近困乏實無以異於秦皇而秦皇身

武帝而無前非加之以休養生息用賢進能雖古之賢君亦何以過哉

漢元帝論

自古亡國之君或失於柔懦或失於剛暴或失於柔懦剛暴者其亡速柔懦者其亡緩亡速者一知其將危而濟之以寬和猶或可救於末路亡緩者雖有賢者亦無以善其後矣故剛暴之亡國也或聚斂誅殘之已甚德澤未泯身雖亡而國祚有不絕者焉柔懦或權臣或國戚或宦寺或女謁大權一失威福下移身雖苟安於一時而至子孫未有不亡者是柔懦之亡國又甚於剛暴也元帝之失失於柔懦當即位之初蕭望之劉更生周堪張猛皆正人也使元帝早能英斷收攬乾綱誅殛恭顯為國深害豈不與宣帝比隆哉顧乃信宦寺之譖望之死而更生廢堪貶點而猛自殺望之死僅得恭顯輩免冠一謝而已小人亦何所

憚而不為哉雖質本仁柔性好儒學貢薛韋匡迭為丞相然所謂仁柔乃姑息之愛婦寺之仁也所謂好儒乃徒事文墨嫻典故之儒而非為學守道直節不阿憂國忘身之儒也

論剛暴與柔懦之失著於篇

韓淮陰背水陣破趙出奇無窮者乃由謀兵以正合以奇勝所謂出奇無窮者乃由謀實志決雖外見危形而實立於不敗之地若

韓信背水之陣是也蓋以數萬烏合之衆深入遠鬬以當二十萬守險待敵之兵若以正合必無幸矣信謂驅市人而戰之非置之死地則皆走其自審可謂明然使置之死地而無必勝之道是以其卒與敵也故以精騎二千伏趙營側然後誘趙以背水之陣趙方以千伏趙營拔趙幟而立漢赤幟已入趙壁矣既背水為陣以固士卒之志又伏其營以擒其隙趙人果空壁而出而營拔於漢動

其本矣還碩則本既動搖以戰則我有固志奮死之卒彼軍雖多亦無如之何矣所謂謀審志決外見危形而實立於不敗之地也白起自言其破楚敗魏遷韓乃計地利爭勢白然之理不足為神與信之破趙奈觀則知兵法之奇變皆握必勝之謀知已知彼而非嘗試以徼幸明矣

西漢總論

自秦失其鹿海內擾亂英雄奮起以爭天下項羽滅秦以暴易暴而高祖用賢任能諮達大度平定海內卒踐帝祚傳之子孫為三代之首雖天命有歸亦高祖之以下享國長久英明足以為開創之賢主也觀其以張良為謀主以蕭何為相以韓信為將而終以滅楚豈非知人善任之明驗乎獨即位之後刻薄少恩有功之臣鮮能全者雖帝之失亦諸臣之身無兢兢於當世之禁云惠帝天資仁厚乃遑呂后之虐耽於酒色以自戕其身若無

周陳之忠宗藩之強則漢室之祚幾何不為呂氏所竊哉文帝入繼正統寬仁恭儉愛民務本身衣弋綈帷帳無文繡約己師儉為天下先南越自立以德懷之匈奴入盜令邊備守吏務以德化民培養漢祚帝有力焉景帝遵父之政與民休息亦稱小康然聽鼂錯之言削七國又怵七國之強而殺鼂錯周亞夫以方正功臣被獄則梁帝不無少恩之譏云武帝內多欲而外施仁義窮兵黷武疲民

弊困宮室苑囿盤遊恣欲神仙方術開疆擴土凡害民之政興不行焉賴其幼冲之年霍光賢約謙為可稱耳孝昭以幼冲之年得儒學名臣為之忠可謂明矣使天假之年其以張良為之輔則周之成康不是過也宣帝起於閭巷知孫儒之艱難寬容吏信賞必罰官稱其好刑名而雜霸道誠民安其業可謂賢矣然任用惡弘恭石顯而不通韓楊之死為眾多矣至於元帝優游不許賢望之堪猛而不能用憂惡弘恭石顯而不

能遏漢業之衰始起自帝莽成荒於酒色委
政王氏哀平短祚王莽乘勢遂簒漢位夫自
古國家有盛必有衰理勢之必然也然所以
亡其國者亦在人君之自取耳使元帝不任
而孝元皇后以壽考為之宗主使新莽得肆
其姦慝以成篡盜之禍幸而文景之化在人
百姓未忘漢故光武起而天下響應遂成中
興以是知人主朝乾夕惕愛民培國不敢少
違者所以上承祖宗之重下植子孫之福豈
特一時稱賢君而已哉

漢光武論

自古中興賢主夏有少康周有宣王漢有光
武尚矣考其所以興皆由英明大度用賢任
能寬以愛民仁以撫下天下歸心用復舊業
豈非天順民歸受命而帝者乎當王莽之亂
也漢二祖卓識閎議信百世所莫易也

李固杜喬論

東漢自光武明章敦學術培養氣節故雖數傳稍衰矣而袁安楊震何敞朱穆張綱傅燮諸君子皆靖共正直臨患難死生而不易其操若李固杜喬者尤疾風勁草之卓然傑出者也蓋梁冀擅廢立之權利於幼弱二公既而廣咸順冀而二公之志終不可移爭而不得繼之以死其為漢室忠矣夫擅奸之欲不挽不與已合之大臣以震其餘梁冀之於

李杜是也彼以為此人一去則在上之孰孤在下之望絕其餘皆軟靡骫骳貪位苟祿之人耳後世奸臣多效其為而人君咸不悟焉卒之一身孤立於上而左右前後皆彼之人豈不可哀也哉漢末忠臣李杜並稱者三李雲杜衆李膺杜密是也要當以固喬為冠

東漢總論

自王莽篡漢虔作所據取禮亂度以文奸言毒流華夏民不聊生由是人心思漢光武起於南陽撥亂反正平定海內克承丕業較之少康周宣中興之盛用力尤難成功尤大又即帝位守之以文興學校選舉雖尚風化敦士行西域遣子入侍拒之不納方之漢武開邊致斁相去遠矣不任功臣以吏事使得終享福祿又遠過於高祖之少恩獨廢郭后殺韓歆為盛德之累明帝以英睿之資加以好學重道親臨辟雍尊桓榮李躬為更老所以勸賢勵能崇尚聖教者至矣而友愛東海王則又常棣匪他之意始終無閒也章帝寬厚長者愛民務本休養生息尊信東平王用第五倫為相而天下以治和帝幼冲嗣位行政無失能用鄭衆五人以誅竇憲竟然宦寺之禍基於此矣殤帝早世安帝之力以得反正外戚之禍息而常侍之亂起其後梁冀用事沖帝短祚質帝中毒桓帝有可為之幾而不能自強外有強臣內有常侍正士袁盱賄賂公行造及靈帝寵納之禍益

集285-080

烈獻帝猶寄生之君而漢祚移矣夫西漢以
文帝培養元氣入民之深故光武起而民心
歸之東漢光武明章皆令主也愛養元元培
鞏國本亦未嘗不善也乃自和帝以後外戚
常侍相繼而作羅天下之賢才置之網罟陷
阱之中如是而民心不離天下不亡者鮮矣
然董卓肆虐守臣位者二十餘年昭烈繼統
延漢祚者四十餘載豈非祖宗培養氣節之
餘烈乎開國承家詒厥孫謀者當知所尚矣

蜀漢興亡論

漢自桓靈以來王道中絕奸權乘釁曹操孫
權公孫瓚袁紹迭起窺伺名器而昭烈以王
室之胄懷忠義之志抱雄傑之才欲恢復天
下掃除大慈然歸於陶謙依於公孫瓚寄居
於袁紹為客於荊州其間遑危困被禍亂不
可枚舉而英雄不得用其武猥狽奔走幾二
十年既得孔明於是待以殷肱寄以心膂用
其計謀而得荊州諸郡之地有益城成都之
險以成鼎足之勢然終不能克一州者固緣曹孫盛強立國既固不能卒滅亦以不專於圖魏忽於伐吳之所致也使如趙雲所言居河渭上流以伐漢事未必無成卒至大敗於猇亭威振是亦昭烈之失矣延及後主信用孔明成都大治守父之餘烈保土安疆七擒之威六出之銳敵國畏之如虎迨孔明歿黃皓陳祇用事殄民誤國而漢祚告終嗟夫治亂之理豈非係於人君之用賢與不用賢哉當昭烈之狼狽奔走以未得孔明故也後主之克守前烈為敵國所畏者以孔明在相位故也而喪國敗家者以孔明既歿故也賢人為國家之寶豈不信哉

東吳總論

自劉氏中衰孫堅據江左之地虎視中原子策繼之與周瑜和友收合士大夫江淮之間人咸向之善於用人潤達有度弟權因之用

賢納諫周瑜魯肅張昭顧雍陸遜皆被擢用於是成鼎足之勢開有吳之基兵強將勇敵國畏之曹操智計殊絕於人而大敗於赤壁曹丕紹興大業臨江而阻蓋以英雄布列內外共展衆力故也迨及庶休物藏而衰禍亂內作孫綝小人無大閹降及孫皓苛刻用刑非虐日甚任既非其人刑復非其罪人人辜使黔首有倒懸之苦而吳隨以亡雖有忠臣死節之士亦復奚救是故王濬之才非如曹操之雄也王濬所統未如八十萬之衆也而赤壁之戰孫權以之興石頭之戰孫皓以之亡者豈戰守之道險阻之利有異於往時哉劉禪以昏而亡皓以虐而亡天厭之矣於魏晉乎何尤

東晉總論

晉自賈后亂朝八王迭起劉石交亂中原人民塗炭元帝掇江左之地繼而中興是時有風俗既薄天下洶然故王敦蘇峻桓溫王恭殷仲堪皇甚迭起為亂向非王導溫嶠陶侃謝

安桓溫所發晉氏之政於此遂衰簡文孝武短祚至帝奕遂為桓溫所廢晉氏之天下改而為劉氏之天下矣嗟夫創業難而守成亦不易惟在人君用賢納諫則天下自安而國家永固晉氏若臣崇尚浮虛無用之詞風俗既薄天下洶然故王敦蘇峻桓溫王恭殷仲堪皇甚迭起為亂向非王導溫嶠陶侃謝

安數君子則晉幾乎不國矣況能轉危為安光復舊業哉國勢之振莫過於劉裕之時裕不忠誠謀國而思篡盜君子所為三歎也

北魏世祖拓跋燾論

北魏自拓跋珪以來國富兵強政和民安逮及世祖藉二世之資奮英雄之志南侵北討東征西伐使魏國地廣兵強者大抵皆其功也雖好尚異端壇受符籙是其所失然能聽高允之言又從而美之尊祀孔子祭以太牢令公卿子弟入學徵世胄遺逸亦駸駸乎令主矣獨功業不終卒有宗愛之禍蓋亦平日任術好殺所致如悉誅境內沙門不太苛乎代宋之後河南赤土無遺踈燕梁於林木不已酷乎吁天道好還可不戒哉

樂善堂全集定本卷之五

論

唐太宗論

當隋煬之時天下兆解羣雄睚眦窺伺名器於是太宗以英雄之資傅仁義之德復得高祖之賢為之父易曰包蒙吉子克家蓋高祖以柔中之德賴太宗以陽剛之體發而用之以安天下固宜唐室之興也勃焉太原興兵長安立帝不必說行詐偽以與利

虛心待物損上益下用致天下之盛太宗與文帝率用是道文帝質美德純過於太宗然致治之盛豈能及貞觀哉人或論太宗有魏徵而身脩國理魏徵既沒而驕滿之意生者是不盡然惟其有太宗之君然後有魏徵之臣使太宗中人之主則雖有魏徵其亦如之何哉獨心無知道之實而身有好名之念屈已從諫而不免以術馭人故不能致天下於熙皞耳然後世有逆諫而惡賢驕奢而自滿者方之太宗則又不啻倍蓰矣

長孫皇后論

夫閨門王化之始也詩三百而必以關雎為首禮嚴大昏書重釐降易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恒蓋知正家之道必本於閨門閨門正而後家齊國治也王者立后上法乾坤必求令德有以裨成內政安貞載物然後協厥坤儀為天下母故太任太姒秉淑德而昌周明德馬后克恭儉而光漢古今所稱不可誣也文德皇后長孫氏者實閨門之令望也仁孝恭儉少好讀書贊成內政裨益弘多訓諸子常以謙儉為先太宗亦敬其有德常朝回怒曰會殺此田舍翁后問為誰帝曰魏徵於是后退衣禮衣而稱賀於上曰臣聞主聖則臣直乃陛下之聖故也妾敢不賀於是帝喜而徵言無不聽夫唐太宗豈實欲殺魏徵哉然雖無此意亦徵有不樂諫之心皇后一聞此語即借賀以諷諫之徵益寵信而帝善益彰然後知正內之益所不可少而有乾之健必得坤之貞以順承之也易曰牝馬地類行地無疆蓋馬陰物也陰之德利柔順然必利貞而行地無疆然後輔乾以行澤及天下若徒柔順而鮮貞則又何能助乾道而沛膏澤哉若長孫皇后不預朝政雖帝問之亦終不對可謂知安貞之義者矣其資送公主諷諫以安直臣得疾不事道釋之教尤為賢明名垂百世媲美周姜宜哉

唐肅宗論

天寶之亂明皇幸蜀肅宗留靈武其秋即位尊帝為太上皇君子曰肅宗之立非禮也雖云依衆人之情順明皇之命而速取大位開後世卑亂之端豈非悖於子道哉及其削除大難定天下迎上皇還西京奉養晨昏兢修子職可謂善矣然而聽璽幸之言遷上皇西內以兵守之又非人類之所為矣世稱其克復之功日之為中興然而慚德實多當是時子儀効力於外李泌謀之於內故平逆亂易如反掌迨反正之後肅宗之志荒矣始則畀復方隆而建寧身死後則身沒未幾而良娣被弒身為人子而不保其父為人父而不保其子為人夫而不保其妻三綱淪矣夫何足論之有

唐德宗論

世之論德宗者以為有三失焉一曰事姑息二曰任閹宦三曰好聚斂而不知其致亂之由則在於用小人而忌君子也觀其即位之初用崔佑甫為相而天下清寧屢有善政却李正己之幣而賜其本軍非務姑息也杖中使而速取大位開使郤光超非任閹宦也詔罷四方貢獻非好聚斂也故翕然稱治幾於貞觀而盧杞一用三者皆反之矣致涇原之亂豈非治亂興衰之明驗歟在奉天時朱泚圍城救兵不至於是始信陸贄言聽計從下罪己之詔而軍士感泣懷光再叛帝幸梁州中路失勢至於痛

由則在於用小人而忌君子也觀其即位之初用崔佑甫為相而天下清寧屢有善政却李正已之幣而賜其本軍非務姑息也杖中使郤光超非任閹宦也詔罷四方貢獻非好聚斂也故翕然稱治幾於貞觀而盧杞一用三者皆反之矣致涇原之亂豈非治亂興衰之明驗歟在奉天時朱泚圍城救兵不至於是始信陸贄言聽計從下罪已之詔而軍士感泣懷光再叛帝幸梁州中路失勢至於痛

唐憲宗論

自天寶之亂天下分崩民人塗炭藩鎮強梁權移宦寺肅代德宗屢致播遷國勢陵夷叛臣恭布迨及憲宗以英武之資用賢能之相聽言納諫約已安民翦除藩鎮易於發蒙於是朱克融作亂於盧龍王廷湊倡逆於成德魏博諸軍以次叛亂數十年經營而得之若皆不復有而唐帝以此亡豈非後嗣不肖不能守父祖之業而以致亂哉歐陽公曰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

以亡身觀憲宗之任英斷事汗決銳若與穆宗之耽宴樂事何相遠哉

唐穆宗論

自古亡國敗家未有不由于豫怠弱弛先王令典以致喪亂唐自明皇末年不脩太宗之

業外用小人內寵妃子天下大亂職此之由延及肅宗獨能奮前世之威烈監於成憲削平海鎮天下歸心至於穆宗復不能脩憲宗之政遊畋聲色放心嗜欲宰相崔俛段文昌龍任逢洽倡逆於成德博諸軍以次叛亂數十年經營而得之若皆不復有而唐帝以此亡豈非後嗣不肖不能守父祖之業而以致亂哉歐陽公曰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觀憲宗之任英斷事汗決銳若與穆宗之耽宴樂事何相遠哉

諸葛忠論

夫天下之治亂係於人臣之邪正而人臣之邪正又在人君之用與不用也當唐之興歷有年所用致貞觀之盛天下安寧幾於三代迨及高宗昏庸溺於內政既傾天下亦亂雖有諸葛忠良之忠正而無私攻君之惡遠足

受其斧斤耳又何能輔弼匡救以安天下哉由是觀之正士忠臣世不乏人而人君信用與不信用實相為感召也是故有堯舜之君必有皐夔稷契之臣堯舜之於遠方絕域在上則雖有飛廉惡來之徒宗居帝位而遂良棄使魏徵及高宗之世則用事奸臣竊福國家珍滅非高宗之咎其誰之咎哉遂良以公滅私憂國忘家當太宗之時即數著忠謀及武后欲立時帝召大臣遂良曰今日之名多為中宮上意既定逆之必死乃請已獨諫既進上果言后事遂良極諫不聽乃置笏殿階叩頭流血上怒出為都督既而長孫無忌等皆得罪遂良死於徙所嗟夫遂良何謂忠矣君有非也乃諫之既不聽又諫之又不聽又置笏殿階叩頭流血而諫之卒致頻沛流離死於徙所豈非高宗之過哉然遂良雖貶黜流離一至於此而忠名垂之千古浩氣森於史冊身雖沒而可見太宗於地下為唐名臣志存社稷授偉哉

郭子儀論

自古大臣出將入相為國安危者必有忠誠之德經世之才有以扶危定傾安邦守國然後立非常之功為萬世之榮漢之孔明唐之子儀信其人也二公皆以忠正老成為當世人望加以非常之才功蓋天下是故虎沒而漢亡子儀存而唐復古今時稱不可誣也當天寶之亂明皇幸蜀肅宗剛位河南河北兩京皆為盜有蜂起蟻雜不可紀極方之兵平定中原收復兩京唐祚中復其有功於唐亡兵及天下略定讒臣伺閒奪其兵權然朝命夕至無纖芥於心單騎見敵感以誠信非篤於君臣之義動天地而

泣鬼神者能之乎事上忠御下恕待人和馭將誠故朝思以小人而知化承嗣以傲狠而拜使回紇以蠻貊而慕誠靈耀以掾汴而衛幣勲名顯爍千古不朽惟其忠義篤誠根於心故也

陸贄論

治有不生於治之日亂有不生於亂之時有國家者宜正其本而辨之於早也吾讀史至唐德宗之時謂朱泚之亂不生於姚令言而生於用盧杞復唐之功不在於用李晟而在於信陸贄天下之治亂社稷之安危在於人君用一人由是觀之用人可不慎哉當奉天之難天下反覆十四五藩鎮擁彊兵虎視中原而朱泚兵勁將彊圍城累月其破圍解難胥矢石觸鋒以救帝復國者固李晟渾瑊而諸將之功而經營大計調和天下使諸鎮人思慕唐德者非陸贄之功其誰之功與余故曰復唐之功不在於用李晟而在於信陸贄也贄為人剛方嚴正而有經世之才其奏疏皆可行可法措之於天下則有治安之效大抵以仁義為本根貨財為末務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至於君子小人之分忠厚奇刻之別推誠任術之判未嘗不反復為德宗言之故在奉天之時患聽其言而藩鎮畏威梁州再幸道路相失號痛如失左右手及天下略平大難略定乃棄於閑散者數年雖命為相不能信用又聽裴延齡之譖而貶

於遠州益君子小人之分若此其難雖孰反復言之而身亦不免於廢黜也順宗即位復欲用之詔未至而沒惜哉

李晟論

唐室之亂始於藩鎮彊梁視天下相連為勿河北諸鎮為尤甚蓋自肅代德順之時僕固懷恩懷光之心欲結彊鎮以賊將為節度逆

此如李懷光者而稱有不合則復叛而歸此於是藩鎮之勢益橫而天子之權益弱推此求之則不然成以數千之兵破朱泚解重圍復居二京之間卒以收復西京身居寶位為唐宗臣功亦偉矣而張延賞之徒譏言一行則流涕日瘡人徒議其怯而不知此其所以為純臣也使成如懷光之徒受寵則叛逆其兵力才武不足為與亦明於君臣之分忠義為而邪私不能動耳世稱郭子儀忠厚誠信為唐名將故其麾下諸將如李成為逐渾城皆有不世之功而器識尤其傑出者與

裴度論

憲宗首即大位即有削平藩鎮之志用賢欲其謀帥專任責成於是淮蔡之相時若杜黃裳李絳裴度諸人皆在相位而出將入相功烈顯著者又推裴度為首焉當是時憲宗方望治於度而度亦以治平為已任間有賢相外寇拱手理固然也方吳元濟之欲為亂也請襲節度使朝廷皆務姑息之欲以經國之才歷事四帝獨憲宗初年信用最篤故其麾下諸將如李成為逐渾城皆度亦遂優游綠野而無忘天下事矣嗟夫君臣之間若此其難哉以裴度之忠誠正直加以經國之才歷事四帝獨憲宗初年信用最篤故能盡其忠謀而無不專或出之於外寇由小人在朝而正直之人日以疎遠以憲宗知度之深功烈顯著猶不能保其終況於穆宗敬宗文宗哉

李絳論

唐自肅代以降威令不行淄鎮跋扈憲宗初

集285 089

即大位即有削平之心用賢相聽直言而絕慾糾謬靖蒸匪懈者以李絳為首絳繼杜黃裳薛苹為相憲宗欲治之心方殷常以太宗之治自任而絳亦以魏徵自況故君臣相得魚水交歡言聽計從無所違拂是故寇萬如吐突承璀則斥而不用出之於外信莫如佛氏之教則斥而斥其硬樓明黨之起一言而開貨財之好一言而解行之數年內安外清承宗來手元濟就擒雖云裴度之力亦由絳開之於先也余嘗論太宗之於魏徵憲宗之於李絳其用與不用係夫治與不治未始不同軌焉何也太宗用魏徵天下大治米斗三錢夜戶不閉而魏徵既沒則有求征之役天下繇敖公私困乏憲宗用李絳藩鎮畏威不敢橫肆民則充足天下安而李絳一出則聽言之心稍怠遂及平蔡而志滿心驕愈不可制矣由此觀之以太宗憲宗之英明猶賴賢相為輔況於中材之君哉

李德裕論

唐自明皇以後為國大害者外則有藩鎮強梁抗橫天子內則有宦寺秉權威福已出武宗即位用一李德裕而河北三鎮效命昭義軍赴命即以兩鎮兵討之仇士良解息而致仕後復籍其家何其威令之行至於如此哉為由賢相用事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天下自畏其威也當是時武宗方信任德裕期於必治而德裕之才亦足以制服諸鎮故諸鎮

使者至京必面諭之曰語汝使與其使大將以求官何如自結明天子以是三鎮不敢有異志為國輕重者幾數年功烈顯名有於裴度然而不能免於朔黨之習固公以報私恩勢以徇怨若子未嘗不惜之以德裕之才加之公正無偏雖古名臣何以過哉

唐總論

治天下之道當以正風俗得民心敦士行復古禮為先故其末也人思之而不忘後世子

孫勢之以安唐承五代之末高祖創業之後
休養生息易武以文太宗以英武之資加之
以忠貞之輔聽言納諫用賢錄能興學校勸
農桑行租庸調之法為子孫萬年之計可謂
謀之詳矣高宗以柔暗守位時頗有善政末年嬖武后身沒而祚移唐
室子孫誅殺殆盡中宗循其覆轍為婦所弒
方之高宗殆不如矣睿宗以明皇為之子復
辟之功不與焉然父以子貴故明皇討賊而
傳位可謂知權者矣明皇即位欲治之心方
殷用姚宋為相二十年間政治幾於貞觀後
寵楊貴妃用李林甫以致祿山之亂而秉與
播遷天下分裂遂始於此肅宗用郭子儀削
平逆黨復唐社稷然遂以賊黨為節度使而
河北三鎮之禍終唐之世莫能定矣代宗德
宗皆以中材之君好務姑息而內復有宦寺
之禍順宗即位數月傳國冢嗣憲宗有平一
六合復祖宗功業之心於是杜黃裳李絳裴度諸人相繼為相河北三鎮幼
橫桀然未年或於方士之說志復晚節故有
陳弘志之禍穆宗不克負荷即位三年而為宦寺所弒文宗受制家臣鬱
鬱而沒武宗用一李德裕而藩鎮屏息宣宗以刻為明
紋足以享國日淺不遂其志宣宗以刻為明
多用智術然納諫不憚盡心民事不敢少怠
懿宗騎奢無度元氣已壞迨及僖昭而唐遂
亡矣嗟夫觀太宗之立法垂戒為子孫計者
豈不詳且深乎然而終至於亡者蓋所謂得
之難而失之易也總之明皇以前內亂為多
禍多興於女色明皇以後外亂為多禍多起
於藩鎮又加之以宦寺內証然而僖昭數遷
京城數危而羣雄相視不敢去臣位雖朱全
忠篡位而奉正朔稱天祐者尚數鎮可不謂
太宗之餘烈乎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
愆盍其然乎

論

後唐總論

余讀五代史五十年間易國凡五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夫世道衰微人心偷薄朝梁唐而夕漢晉迄無定向然考其得國之正統善於此者猶以後唐為差勝焉蓋李國昌子儼龐勛之亂略有微勞克用當黃巢之亂有克復之功雖其擁彊兵拒朝命亦不為無過然較之朱溫賢且遠矣末年兵弱鋒衰全忠倡亂不能復平僅以自保莊宗首承父烈加以英勇之資屢戰屢勝遂殲巨寇建國立社然徒溺一時之娛而不為萬世之計甫得大位沉溺聲色致使身沒伶人之手豈不哀哉明宗本無欲立之心資性寬厚無苛猛之政然目不識丁而輔佐之臣不過馮道諸人欲期致治之域亦已難矣閔帝幼沖享年不久潞王猜忌石敬瑭終以亡國嗚呼使莊宗立法

垂紀貽厥孫謀後嗣復得賢明之君則天下之乘雍當不若此其甚也

張承業論

韓子曰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較其行則非是亦可以與之遊乎如其墨名而儒行者問其名則非較其行則是亦不可與之遊乎吾於後唐張承業亦云蓋自古

宦寺誤人家國者多矣其類蓋不可以殫數獨承業以孤忠丹誠終身為唐其節用愛民為晉聚財者蓋亦欲平梁而復唐耳豈非閹豎其名而忠良其行君子之所取者乎嗚呼五代之際世道衰微王綱掃地讀書學聖之人皆入山林而求自樂當時如張文蔚楊涉蔣元暉柳璨之徒皆以國輸人為朱溫羽翼而獨於宦寺之中有可取者一人焉則五代

之事亦可知矣

宋太祖論

自三代以下治極生亂亂極思治者有之矣然未有如前五代後五代之分崩離析而亂若彼其久者也故吾於開創之君獨以唐太宗宋太祖為不可及焉二君者皆以不世之才平一天下而以仁愛之心寬平之政保養百姓治功燦然昭於千古然家門之正凡弟之友則唐弗及也太祖繼周世宗之後據有

河洛即位之初首以安內為本興學校褒忠良度民田開言路懲節鎮之禍命文臣知州又以常參官知縣事國內既定然後興師出兵伐南漢克西蜀無不望風披靡稽首來庭偏師北指劉鈞喪膽丹師南下李煜歸命雖諸將効力之功亦由太祖處之有道也夫五代之君既得天下外則猜忌諸鎮內則溺於聲色太祖之兵只在杯酒片言之間屢天下之治亂何其忍與嗟君臣之分情義兼隆而儉約是務治定功成

宋宣仁皇后論

易曰家人利女貞言閨門王化之始必女貞然後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故內助之賢人君治國之本也至於母后臨朝尤難其任三代以下賢后不為少而臨朝著未有能全令名以施恩於天下宋之宜仁人稱之為女中堯舜洵以臨朝無闕政而用賢錄能以成元

祐之治也當神宗改常亂度信用小人天下大壞宜仁起而拯之用司馬光呂公著諸賢放棄奸回大變其法於是海內欣欣知有生之可樂豈非宜仁之施恩於天下哉天不祚宋宜仁崩殲小人之萌蘖復生大肆姦毒凡司馬光諸賢死者追貶生者斥逐至欲追廢后號賴向后而止小人之心欲快其意而不厭天下之事數君子成之而不足而一二小人敗之而有餘

韓歐為治於英宗之朝僅能紹於嘉祐而王安石一變其法天下遂大擾司馬光諸賢救攻吃吃窮盡其力方使天下解倒懸之苦而章惇蔡卞一肆其毒諸賢固受損斥之辱而海內復有塗炭之災再傳而為南宋矣小人之害國可勝言哉

呂端論

吾讀宋史至呂端開王繼恩於室入立真宗然後升殿審視以拜未嘗不賢其能定大計而想見其為人當太宗升遐李后方異議主幼時艱而端乃從容定計沮其邪謀扃其羽翼頃刻之間嗣君以定昔東漢李固當貴帝之劬不能沮梁冀之謀徒以死自靖是時宰相權輕而梁冀威焰甚熾根深蒂固也宋初清明信任賢相端能不動聲色處之晏如可謂善於應變矣端器量宏弘英才表表真宗雅重之先是學纘遷板軍人薦其女以聞太宗欲詠之端曰今日殺其女明日繼遷可

擒乎徒堅其叛心而已太宗乃悟後繼遷死其子竟歸款端之力也太宗嘗稱呂端大事不糊塗可謂知端者矣

韓琦論

夫為人臣者當國家清夷之際進言納諫理國致治固一代名臣也然值主幼時艱之日而能不動聲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者則又昕謂國之柱石棟梁非具經濟之才學問智勇過出流輩者不能韓魏公兩定大計輔相

英宗調護兩宮慶之裕如天下以治豈非國之柱石棟梁而天下倚賴以安者哉及神宗即位出之於外然未嘗頃刻有忘君父之心故眷前之法琦極論其病民遣使之來琦上言屢置之方嚴為曲盡誠可謂古大臣矣當仁宗中年雖君子道長而小人時或並用及嘉祐以後專任魏公朝廷清明天下樂業英宗即位又用之不疑哲子在朝用舍治故無以間之然後疑忒之

心不生而嚮用之念彌篤也

明道程子論

自古兄弟俱為名儒德行顯於一時流風被於百世無如二程夫子者蓋明道學於茂叔淵源既正探吉尋微卓為儒宗上承孔孟之絶學然雍容沖邃規模宏濶有自然之矩者則伊川若遜於明道以王佐之才大用則大效小用則小效所上章疏引義陳善酌古變今可以坐言起行帝

訪未萌之欲神宗拱手曰當為卿戒之政事堂議事一言而安石為慢雖異已者亦心服所謂僞者獻其誠慢者致其恭是也使神宗以用安石者用之內聖外王之道不外是矣而辛沮於安石不得顯用及司馬光入相方將大用而先生竟長逝矣使先生之道不得行於天下而天下之人不得徧觀先生之道之行三代規模不可復見豈

程明道告神宗當防未萌之欲論

舜之告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至誠防邊而易盡人之良明哲大舜首以告禹禹聖人也而舜猶戒之於語言略蓋謂不必見之於行事不必託之於語言略有所動即私心之萌也不謹防之於始可乎明道先生以當防未萌之欲告神宗誠大儒格心之至要也蓋天理人欲二者不可並存於念慮之間如冰炭之不相容莫將之不相

入不入於此必入於彼人或以為略有其幾未至已甚而不防之於漸則天理從此泯而人欲從此熾矣是故微有貪鄙之意也則吾以為聲色之私動而致之珍奇欲富厚之念也則吾以為貨利之私動而勉力以絶之微有不樂聞正人不樂聞正言之心也則以為驕心之萌也而遏之惟恐不至微有宮室服玩之好之萌也而杜之惟恐不嚴夫如是則何私心

之不滅欲念之不泯豈易曰履霜堅冰至解之者曰霜陰氣所結感陰始生於下其端甚微而其勢必盛故其象如履霜則知堅冰之將至也夫欲念亦如霜之始結也不防之於未萌則必私欲大熾而有堅冰之禍矣神宗之行新法蓋萌於欲富強好大喜功之心而安石有以中之也使能體程子之言以誠正為心而用其道以輔成其大有為之志則治功所就豈難遠過於仁英哉

北宋總論

夫北宋之亡外無藩鎮擁兵之橫威福自上內鮮宦寺擅權之禍廢立由已而金兵一至皆為俘虜者何哉民心解而士氣弱也蓋太祖太宗開國承家真仁英三宗休養生息至於神宗物盛而衰信任王安石用其新法取利盡於錙銖掊克罔不在位於是民心已叛解矣而哲宗復庸暗無知宣仁臨朝則為太平之盛世宣仁崩則為紹之信用小人奪華無度日甚一日而金兵至國矣雖讓位於欽宗而不久用李綱狃於和議致父子俱為臣虜而宋業中衰豈非民心解而士氣弱賢人之正不能勝小人之邪哉幸而祖宗之德尚在民心故康王立而為南宋然朝奔夕逃無復朝廷之禮苟延宋祚而已由是觀之人君修德愛民厚培元氣非惟一時之治亦所以貽厥孫謀而為天下後世無窮之利也

宋理宗論

理宗為沂王時凝重寡言潔修好學待漏禁中諸王或多笑語獨凝然自持矩度有常為史彌遠所愛遂繼大統觀其始非不雍容有度而可尚也而即位之後德彌遠之立已委以天下之政威柄下移不得自主孤立於上利多小人及彌遠黜而丁大全賈似道之類復臨朝而進帝終弗悟以致奸臣貪功生事

邊防兵連禍結境土日蹙迄及於亡豈非理宗庸之罪哉惟表明正學崇信周程張朱為有功於名教然西山了翁見在朝而不究用則知周程張朱生於理宗之朝亦難得其信任也夢既往之賢舍當時之賢夫亦何補也哉

岳武穆論

夫北宋之亡河北之失宋祚之不復板中原之不恢復人皆曰由徽欽而致然高宗實難逭其責焉當欽廟北去社稷為墟高宗入援順人心而即大位非不正且大也及即位之後當臥薪嘗膽思報父兄之讎而信用汪黃貶點李綱不復以河北中原為念豈非高宗庸懦用人不察之過哉其後諸將用命岳武穆以忠智出羣之才帥北驅所戰皆克而以金牌十二召之班師淮北之民遮馬痛哭曰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然而武穆亦不得以自留也夫如武穆之用兵駕將勇敢無敵若韓信彭越輩猶皆係之乃倚仁智並施情忠無貳則雖未達焉知有君而不知有身知奉君命而不知惜己命知班師必為秦檜所排而君命在身不敢久握重權於封疆之外嗚呼以公之精誠雖死於檜之手而天下後世仰望風烈實可與日月爭光矣獨不知為高宗者果何心哉

文天祥論

夫士君子被服儒行以學古自名才德無優者上也其次則以德為貴而不論其才焉故自古固有才而無忠誠之行矣未有忠誠有德而敢人之事者多不可為亦心弱忠益捽死而後已不肯忍恥偷生以辱其國也當宋之亡有才如呂文煥留夢炎葉李輩皆背國以降元而死君事分國難者皆忠誠有德之士也然此或出於一時之憤激奮不顧身以死殉之後世猶仰

望其丰采若文天祥忠誠之心不徒出於一時之激久而彌勵浩然之氣與日月爭光蓋志士仁人欲伸大義於天下者不以成敗利鈍動其心也公初被執既而得脫猶奉二王窮居海濱至於亡家沉族而不顧兵敗身執視死如歸而无人臣北面之事弗投冀其忠義之心久而懈也於是歸其妻還其族在中常之人固將感德而有轉計矣而公方以百折不回之氣行萬變不渝之志妻子在前而不顧高官大

祿而不慕心惟宋室是嚮自書其志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可謂行踐其言矣

南宋總論

人君立法垂敝培養元氣仁施乎百姓教被於蒼生非徒一時享治平之休亦子孫萬世無疆之利也南宋僻處江南窮居一隅人君在位多奸邪小人雖欲明出類之才在位多奸邪小人雖欲在境卑弱民貧然猶享國百五十年忠臣義士孝子節婦視其上死其長不以為辛其操者屢見於時史策為光耆其揆者屢見於時史策為光盖仁澤之厚德化之深而後世子孫猶沐澤故蓋自高宗棄淮北而中原不守前哲於汪黃後制於秦檜有武穆而不能用有可復故都之幾而屈膝請和失中原之罪高宗不得而辭焉孝宗有敵有為足以興復而天不作宋值金世宗之賢無釁可乘光宗寧宗昏庸不振理宗合元滅金而渝盟棄好任用權

姦雖有尊儒之名而苛刻小民疏退君子南宋之亡地於此矣度宗荒於酒色亡國不於身幸也帝昺身為臣虜然大木之傾亦豈一繩之所能繫哉端宗帝昺僻居海濱國不成其為國而文天祥張世傑陸秀夫諸臣猶盡心力而為之亦忠臣義士舍命不渝之秋也

唐立國強盛過於有宋而宋及末運全節死義之士遠過於有宋及漢唐者則又祖宗之餘澤與周程張朱講明正學之功也嗚呼誰謂德教學術非治天下之大本乎

元仁宗論

當成宗崩尚國家多難仁宗入定大難克安宗社身讓大位而不居可謂得友讓之道遠異篡竊攘奪之人矣及其即位首嚴尚書省錄用舊臣信任李孟開科取士尊尚孔子之

道罷營繕屏百利蓋有元數君之中帝實首出焉至於為政一遵成憲不事遊畋不喜征伐待宗戚老臣一以禮貌大辟上獻憐憫移時其寬厚仁愛有以培養民心後世永賴稱之曰仁帝實無愧焉

許衡論

人君開國承家創業垂統必有通經明道規模宏大之臣為之立法垂敝使子孫有所鑒成憲而持永久斯立國之要也元自太祖太宗以及世祖并有天下英不二名臣為之左右於其間使數成一代之紀綱則耶律楚材楚材又輔人立綱陳紀為國成憲才智兼全經理庶務衛護於楚材而明道通經造其樂立一國之規模訓楚材又輔

前陳四策其立國規模一疏世祖累用其言已有成效至於言治道勸用賢言養民皆天下急務而不見大用於世乃天下之不幸亦有元之不幸也自朱子以來繼傳之儒代不乏人然推西山魯齋為尤卓西山生於宋末雖為參政不究其用魯齋當元初尊信朱子倡明正學世祖累見信用其功效頗著於西山云

復性說

性者體也情者用也制情以從性性以從情情其性也情其性則性為情矣

烏在其為本性也然則如之何而後可曰有復性之道焉復之道何居曰克已以復天命之本然使和其情以順其性而已在易復之初文曰不遠復无祗悔孔子解之曰不遠復則身修矣在天為一陽復見在人心為本性復明豈有悔哉孔子舉此以教朱子以其為修身復性之要旨也舉此以教顏子劉屏山六二曰休復吉孔子解之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初陽乃天心之見仁也二近初陽有下仁之美言復之道又在好德親仁涵養薰陶以日復其性而休休然有餘裕也六三曰頻復厲无咎頻復與不遠者殊科故厲然能復則無咎矣六四曰中行獨復卦五陰獨四與初相應處衆小人之中獨能與一君子合志同方不言吉而吉可知故孔子以從道美之至五之敦復則曰无悔上之迷復則曰凶以此見復性之道當謹幾察微不貳其過修身以克之下仁以休之敦厚以居之而不使之頻復而迷復焉則所謂天命之性五常五倫之美皆在我而不為習所遠矣吾故曰復性之道在克已以復天命之本然使和其情以順其性而已

序

貞觀政要序

夫三代以上君明臣良天下雍熙世登上理自東遷以降風俗日薄天下無復熙皞之美雖有賢主治甚切而所以屈已從諫力行善政者終不能有以震古而鑠今及唐貞觀太宗以英武之資能用賢良之士時若房元齡杜如晦魏徵王珪諸人布列左右相得益彰益自三代以下能用賢納諫而治天下者未有如此之盛焉史臣吳兢纂輯其書名之曰貞觀政要後之求治者或列之屏風或取以進講元至順閒戈直又刊其書以行於世余嘗讀其書想其時未嘗不三復而歎曰貞觀之治盛矣然其所以致治則又在於用此數賢而數賢之中又推魏徵裨益為多然魏徵不能自必信用於太宗以見其功業則又知太宗所以獨信魏徵言聽計從而見效若彼者固人君所當服膺而勿失也書中分曰中有條條之末引先儒之言而論斷之其有望於後王也深矣人君當上法先舜遠接湯武固不當以三代以下自畫然觀爾曰君臣之所以恃盈保泰行仁義薄法術太宗之虛已受言諸臣之論思啓沃亦庶幾乎都俞吁咈之風矣

韓文公文集序

天下之事有其藝則必有精於其術無論小大精麤能使機應於心技疑於神則人初不能紛而後之習其藝者皆奉以為師法養叔治射離婁治規矩師曠之於音扁倉公之於病匠石之斤公孫之舞皆造其堂而嘑其奧傳之後世而無窮夫文亦天下之一藝也精其術可奉為師法者周有左氏漢有賈誼董仲舒馬遷相如劉向此數子者雖非見道之文要皆卓自樹立不合流俗而其文之古樸亦非浮華澆漓者所能及迨自五代剖分文

弊賢窮天下之言者務以藻繢為事妃嫱
如婦人言世道衰微人心由之偽薄至唐并
天下薄與文教殆百餘年而後昌黎以六經
之文鳴天下由是言之文之繫於世道人心
亦大矣蓋昌黎之於文所謂造其室而嘗其
哉固文以見道以斯至於古之立言者也其
自用之功在於培養仁義以為立言之本而
其所得之趣則氣盛而言之短長與聲之高
下皆宜至其不踰規矩不顧世人之笑毀卓
以醇粹然一出於正後之習文者皆奉為師
法而莫有能加焉噫亦至矣雖然公非徒長
於文者其道德蘊蓄有足一代之特出而
不能大顯於當時之朝者氣運之遷流非人
力所能抑耶抑使之少抑於一時而終揚於
萬世耶將全於此則不能全於彼耶孟子距
楊墨而道以之傳以昌黎排老佛而道亦因文
而見起衰反正始若未之信終大顯於時蓋

子嗇以之上擬孟子豈過譽哉

杜子美詩序

夫自上古康衢有擊壤之歌庭
詠帝與皐陶禹益諸臣勅命廣歌廷有卿雲之
於一堂歌詠之興有自來矣逮姬周公旦
公奭調宮協徵律其節族奏大篇堂皇
乎雅辭化自二南達於列國上自公卿下至
黎庶至於變風變雅亦莫非忠臣義士抒其
忠悃發為歌辭好色而不淫怨悱而不亂皆

可以勸懲當時為教後世詩三百一言以蔽
之曰思無邪孰謂詩僅緣情綺靡而無關於
學識哉然三百篇之詩不拘格律而音響中
度所謂太羹不和而有至味也漢變四言為
五言間亦有七言之體至魏晉而音韻愈盛
入唐而格律益精鹽梅之設太美之害也七
竅之渾沌之賊也至有不古性情而華靡
是務無勸懲之實有淫慝之聲於詩教之溫
柔敦厚不大相刺謬乎是以言詩者必以杜

氏子美為準的子美之詩所謂道性情而有勸懲之實者也抒忠悃之心抱剛正之氣雖拘於音韻格律而意之愈暢擇之益精語之彌詳其於忠君愛國如飢之食渴之飲須臾離而不能故雖短什偶吟莫不瞻顧唐祚繫心明皇蜀中諸作尤致意焉風原放逐離騷是作後代尊之為經子美之詩亦固其顛沛流離抱忠秉義不究其用垂於詩以自見故後世宗之參之於三百篇之列若夫較一字之長爭一韻之巧摘華藻於篇章誇博贍以耀衆者藝也非所以求子美也

朱子資治通鑑綱目序

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夫春秋亦一編年之書而已往杜門乳於將來使亂臣賊子懼者益謂彰善癉惡之際死君事者可數焉自修綱目之後七知比事屬辭誅姦譏於已往杜門乳於將來使觀禮義廉恥以事二姓為辱故南宋之末忠臣義士捐軀而徇王事不肯忍趾偷生以求苟活者屢見於史策之中且元代宋明代元無分析割據如前五代後五代之亂者亦因

以下公議莫逃也彰善癉惡比事屬辭雖不足以盡春秋之義抑其大畧則可謂同揆矣夫三代以下傳世久遠者莫如漢唐當其盛時政教恩澤入民之深非不可稱然其易代之際死君事者可數焉自修綱目之後七知觀禮義廉恥以事二姓為辱故南宋之末忠臣義士捐軀而徇王事不肯忍趾偷生以求苟活者屢見於史策之中且元代宋明代元無分析割據如前五代後五代之亂者亦因

忠姦賢佞褒嘉貶斥凜若衮鉞人知有所懲勸懼見誅於後世也如是而謂之綱目修而亂臣賊子懼其誰曰不然

大學衍義補序

學貴於博乎堯舜心傳十六字有終身不能行其一語者焉學貴於約乎往聖先賢作述厭其詳者焉大凡言理則欲其精簡明切當而易守也言事則欲其詳條分縷析便於中材而易行也吾於邱瓊山

大學衍義補益知其義云夫聖經二百有五言為學之道備焉為教之法具焉為治之理盡焉所謂理極精而易守也至於後世道衰文敝賢者且不能窺聖經之閫奥又何怪於中材乎故西山先生作衍義之書至齊家而止而治國平天下之道備具不待瓊山之補然亦不可無瓊山之補所謂多備規軸而易簡於此既成例宜遣官祭告

重纂

聖祖御製文廟碑文孝思繼述重道崇儒無

送五弟奉命往祭

闕里文廟序

雍正八年冬十月新修

闕里文廟告成殿廡門陛黃瓦丹艧既宏既隆圭瓚俎豆罇罍之器頒自上方

聖天子親書大成殿大成門匾額復命良工重纂

聖祖御製文廟碑文孝思繼述重道崇儒無

弟夙夜之與俱飲食之與共講習討論之日親至於今二十年茲往千里之外依無依繫戀而不忍舍顧思人自狹提以至於老大讀孔子之書未必能志希賢聖窮理探源以至於知孔子之道也幸而知之矣而私累之未捐精進之不勇則鮮能行之既行矣未有不心慕孔子欲登其堂而入其室者吾弟力學敦修不敢自懈於聖人之道者有年矣今奉

命往祭闕里瞻宮墻之數仞則欲得其門而入以見宗廟百官之美富也對聖貌之巍巍則思溫厲恭安如在其上而自省其躬修也遊禮樂之區想見金聲玉振之氣象是行也不益以增其纚往服行之心而為有生一大快乎

皇父猶有後命命吾弟祭闕里畢即往致祭岱宗吾弟往哉昔孔子嘗登泰山而小天下孟子述之蓋謂得登聖人之堂與聞聖道之

精深廣大則諸子百家羣言皆小也猶之登泰山之高者得觀其巍峩極則莽蒼皆不足言也吾弟既登聖人之堂又登泰山之高誠敬之日積仰止之日深視瞻之廣濶胸次之豁然古文人學士所謂遊名山大川以助其文思筆力者又烏足云哉

送平郡王奉命往盛京修理福陵前河道序

皇清承天命為天子太祖肇基盛京奄有三韓太宗積功累仁式廓疆宇以及世祖拯明室之亂興仁義之師平一六合定鼎燕京順治八年詔封福陵山為天柱山昭陵山為隆業山附祀

方澤四時大祭必命宗室一人往莅其事雍
正八年四月
詔曰
福陵前水法歷年既久稍更故道睠萬幾事
重不能親往經理惟是平郡王福彭小心畏
慎克當斯任其代睠以行余與王敬業樂業
相晨夕也茲之往也其可以無贈寫惟古皆
山川都會恒賄有德者為發皇我
太祖之肇基盛京既創既承順天休命以造萬
世無疆之丕基惟時英藩良將固不一乃心
力克宣乃猷董玆門先後奔走樂傚之臣而
甄其才以致其力用發我王宸式闢四方若
川有舟實共濟之若木有本實枝幹之詩所
謂維藩維垣維屏維翰偉哉
之宜力未有若斯之盛也
世祖章皇帝定鼎燕京奄有九有惟時平郡
王之始祖祖禮親王實統發
事功為彪炳載在國史王
以不負
天子任使王其可以勝任而愉快矣王雖年
少而器識深沉謹畏自牧嫻學問通事理余
喜王之果足以當斯任也於是乎書以贈之
惟
送定邊大將軍平郡王西征序
上帝眷顧我國家
太祖
太宗肇基盛京既創既承順天休命以造萬
世無疆之丕基惟時英藩良將固不一乃心
力克宣乃猷董玆門先後奔走樂傚之臣而
甄其才以致其力用發我王宸式闢四方若
川有舟實共濟之若木有本實枝幹之詩所
謂維藩維垣維屏維翰偉哉隆古以來懿親
之宜力未有若斯之盛也我
世祖章皇帝定鼎燕京奄有九有惟時平郡
王之始祖祖禮親王實統發
事功為彪炳載在國史王其
七世孫也王幼

而侍
聖祖仁皇帝宮中躬承恩眷我
皇父臨御凡事皆仰
聖祖之心祗承勿替況在宗藩尤所惇叙以
恭以敬罔不勤舫其身誥廸厥德而王以孫
枝之近蔭尤隆雍正六年
皇父特命王同我兄弟讀書內廷以培其才
又二年知王之可用也
宗正理藩以明政益以練又二年知王之果
可大用也遂有定邊大將軍之命而統西征
之師夫準噶爾自策
波羅搭拉背我
聖祖皇帝曲賜矜全
皇上敕過宥罪之德跳梁躑躅至於今十餘
年今其醜子噶爾丹側汲襲其凶逆抗我顔
行幸不可再禍不可踵此蓋天亡準噶爾之
日而王建功立業之秋也王器量宏才德
優長在書室中興之忠及我
皇父聖謨凡軍機要務制敵御將之方籌餉
言政事則靜賈驪珠而析理毛也夫戰者孔
子所慎王者不得已而用之所以止戈戡亂
道劉誅暴我
皇上克承
先志思維小醜累世負恩實天人所共憤王
法所必誅而歷年以來兵之恒率不能宣
德威而奏膚功用是以西陲重任舁之於王
王必有以副
皇父簡用之恩位國家赫

事宜慎權變和輯我士卒溥厲我將校恩威
並行信義昭著克殲逋慝永息邊氛戡定
戎葵與京矣王以八月三日之吉禡旗啓丁
尒興王敬業樂羣者六年於茲今之徃也其
可以無贈然惟贈人以物不若以言之為切
也贈人以頌不若以箴之為益也言而以箴

成之總不出
聖天子定算之中而更何俟余之以言贈哉
故為王敬述王祖父滿國宣力勲名赫奕之
事於右及引書傳所言欲王效法乃祖而
以敬諱將事也王其勉之哉祇迓天之明命
惟予將其恪恭懋我六師以伐不敬在此行
乎在此行乎余自今數王至軍之日靖共為
飲至之歌以俟之

稽古齋文鈔序

天地間有大本焉孝悌是也有大文焉詩書
是也有本有文積於中而發於外有德之言
是也孝悌以立其本詩書以暢其支而固發
為有德之言英華暢達而不可掩能全此三
者寡矣至若生帝王之家居富貴之地子道
臣道交萃於躬夙夜匪懈篤念天顧尊聞行
知究極於高明光大之域非以道自勉者能
乎哉吾弟少於吾二人於東西室及九歲
讀書問受經於傅先生至十二歲時吾隨侍
皇祖宮中不能朝夕共處者益半載及我
皇父位登宸極妙選天下之英賢以教育吾
二人凡八年於茲矣斯邁斯征日就月將以
期不負
皇父簡復燕貽之至意無時政自懈也八年
秋九月吾弟彙訂其序論雜文詩賦凡若干
卷而屬序於余余曰吾華所重豈止於文而
已耶必若向所云三者皆克全之然後盡吾

誠焉吾弟在

記

皇祖聖祖仁皇帝恩賜御書記

憶自年十二時隨

皇祖聖祖仁皇帝駕往熱河避暑朝夕隨侍

皇祖萬幾之暇輒流覽書史或

親灑宸翰從旁竊觀心慕而未敢以請也

皇祖額諭曰汝愛吾書乎賜長幅一復賜橫

幅一扇一皆持以告我

皇父寶而藏之其年冬

龍馭上賓哀痛沉篤每展閱

御筆手澤猶存涕洟下乃肅容拜手而為

之記曰嗚呼

皇祖之孫百餘人其中聰明才識好學博聞

年長於孫臣而任事於朝者彬彬濟濟孫臣

年甫弱齡性復鈍魯顧特被

恩寵迥異他人者豈非我

皇祖推愛我

皇父之心比諸孫有獨摯乎今雖八載
聖訓慈顏宛然如昨豈徒杯棬之慟已哉昔
歐陽修作宋仁宗飛白記謂仁宗德澤涵濡
於天下者四十餘年田夫野老猶悲歌思慕
況得望清光而承恩寵者尤相與流涕不置
我
皇祖君臨天下六十餘年聖德之廣大化澤
之弘深享年之有永過於仁宗萬萬歐陽修
不過受知近臣為傳采作記尚流連咨嗟慨
想而不能自禁況孫臣日侍晨夕誨愛特深
親侍

皇祖之揮毫弱受錫予其流連咨嗟慨慕更
當何如因書以志不忘云

瀛臺記

入西苑門有巨池相傳曰太液循東岸南行
折而西過木橋逶迤五間為勤政殿自勤政
殿南行石堤可數十步階而升有樓門向北
匾曰瀛臺門內有殿五間為香岌殿殿南飛
閣環拱自殿至閣如履平地忽級梯而降方
知為上下樓樓前有亭臨水曰迎薰亭東西
奇石古木森立如屏自亭東行過石洞奇峰
峭壁輞轄鞠茂蔚有天然山林之致益瀛臺惟
北通一堤其三面皆臨太液故自下視之宮
室殿宇雜於山林之間如圖畫所謂海中蓬
萊者名曰瀛臺豈其意乎

豐澤園記

西苑宮室皆因元明舊址惟豐澤園為康熙
間新建之所自勤政殿西行過小屋數間益
園後種桑數十株間之蓺
皇祖蕃蠶處也復西行歷稻畦數畝折而北
則為豐澤園園內殿宇制度惟朴不尚華麗
親御耒耜逮我
皇父纘承丕業敬
天法
祖世德作求數年以來屢行

親耕之禮皆預演禮於此乃知
聖聖同規敦本重農用勞天下於照曠之感
若瀛臺之建於有明飛閣丹樓輝煌金碧較
之此園固為美觀而極土木之功無益於國
計民生識者鄙之行一事而合於天心建一
園而洽於民情身率先而天下丕變吾於是
乎知
皇祖
皇父之為首出之聖也

田宇房記

流杯亭之西南有田宇房焉丁未四月十八日
皇父萬幾之暇燕接親藩遊豫於此是地也
西山遠帶碧沼前流每當盛夏開窓則四面
風至不復知暑其北則稻田數畝嘉禾生香
鶴聞於室蓋我
皇父重農之心雖於燕閒遊觀之所亦未嘗
頃刻忘也古昔聖王臨朝視政之暇必有怡
情娛目之地故靈囿之詩頌成上也今田宇房而以命名亦
徒怡情娛目已哉至若黛柳峥煙開馴鶴徑容而起舞文蜂宣萬花之谷
麥畦浪起柳岸煙開馴鶴徑容而起舞文蜂宣萬花之谷
西偶而泳游蝶數五色之文蜂宣萬花之谷
物華景麗則思飲和食德則思照穡於光天化日
之下而怡然以樂其或涼飈四起鴻雁來賓
白露如珠綠芰改赤千家之砧杵遥聞百室
之紡織嘗則思遵東漘之法穆穆雍雍遠寐婦之利

而淵然以憂時引觴臣坐而論道或準諸王
公子弟降家人之禮講燕好之歡所謂日而
會心者我
皇父之同憂同樂惠惠於斯較之雲霄卷阿
意更深長矣謹為之記

時應宮記

夫天一生水坎精發祥源靈聚液流為江海
江海乃天地間物之宅鉅者也江海之有神
自三代漢唐以來莫不祠祀惟謹有宋大觀

四年詔天下五龍神並封王爵龍神之尊自
是始厥後春秋報牲
皇清受
天命禋事
上帝
后土懷柔百神江淮河濟五嶽四瀆之祀載
在太常犧幣之數俎豆之器既豐既隆神歆
以格雍正二年
天子以為龍神之位既尊宜特修宮觀以致

慶禱乃於西苑內豐澤園北建時應宮所以
致誠明神俾雨暘時若稼穡以成者也夏六
月霖雨彌旬幾至於潰即晴又明年黃河清百
里父步行往禱其日即晴又明年黃河清百
餘里此非神人効靈河海清晏之明驗乎大
以
天子精誠通於神明以之事
天饗
帝固不昭格而況於龍神乎信哉誠之能感

物也是為記

樂善堂記

凡人之性未嘗不善仁義禮智全備於我所
謂得天地之正氣而為人也然有智愚賢不
肖之分者氣拘之私物有能復其性者鮮矣人能自強不息以復
性為功已有善念擴而充之人有善事喜而
從之則本性呈露而有馨香之德矣是故明
德之馨勝於黍稷芝蘭鮑魚與之俱化未有

樂善而不修修德者也余有書屋數間清爽
幽靜山水之趣琴鶴之玩時呈於前菜圃數
畦桃花滿林堪以寓目顏之曰樂善堂者蓋
取大舜樂取於人以為善之意也夫孝弟仁
義乃所謂善也人能孝以養親弟以敬長仁
以恤下義以事上樂而行之時無怠則能
固物付物以事廈事而完所性之本體矣是
故大舜聖人也猶存虛受之心聞一善言若
決江河滾滾帝嘗問求平王在國何事最樂

王曰為善寂樂余雖不敏然賴
皇父之明訓師友之切磋於大舜之善與人
同雖有志而未逮而東平王之為善最樂則
不敢不勉焉是為記
四餘室記
康熙壬寅三月

皇祖聖祖仁皇帝特命予隨侍宮中承歡侍
顏之暇每得追陪諸叔父諸叔父推
皇祖愛育之勤咸善視予而二十一叔父尤
肫然有加也及我
皇父踐祚謂諸叔父克遵
以投之業二十一叔尚少養之宮中擇師
聖訓勵志向學每返諸身以達於事
皇父嘉之用是於雍正八年三月封為貝子
未數月又晉封貝勒叔父曰
天子友于篤愛之心有加無已顧自慙薄劣
情愛褒異中夜以思惕然而懼乃以四餘名
其室而屬予記之且曰吾所謂四餘者除惡
樹德以餘慶捨巧用拙以餘智知足安分以
餘樂存理遏欲以餘壽也予惟人生於世不
能無好惡則樂其有餘者不能盡適於正視
軒冕寵榮如饑之於食渴之於飲趨權附勢
以自求媚者欲其貴之有餘也詹箱以貯之
腐鎮以固之不受命而貨殖者欲其富之有
餘也高其堂華其屋錦繡其土木鏤刻其梁
棟者欲其宮室之有餘也絲竹之亂於耳青
紫之盡於目者欲其聲色之有餘也叔父服

膺正學好尚既端若富若貴若宮室若聲色
皆不足動於心惟慶智樂壽則好之而欲其
有餘而所以求其有餘者又皆本之於秉彝
矩之以聖學以實其功可謂得立身之本矣
予當繹其言而有會焉書曰樹德務滋除惡
務本德與惡不兩立樹德至於滋長則惡之
本盡除矣惡之本除則身心泰然何慶如之
孟子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又曰如智者
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捨巧用拙以斲

餘智者孟子之意乎晉人王和曰知足之足常足矣知足則安分求樂之道也宋人王昭素曰養身莫若寡欲君子之求壽也非偃仰屈伸若彭祖噓嘔呼吸如喬松也惟存天理遏人欲而已矣然養身求壽之道亦豈外是哉叔父以此四餘名其室優而游之以求於心饜而飫之以得於已慶無疆而智靡窮樂日生而壽歲增於以養德修身對揚

二人之寵命雖書史所載若河間東平何多讓焉是為記

二希堂記

吾師梁村蔡先生以二希名其堂而屬記於余且曰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此古人之言也或者謂余不敢希天故曰二希然余之意固非若是也嘗慕宋儒范希文真希元之為人因名堂以識之余曰美哉先生命堂之意也君子之立志也必以聖人為可學而至故孟子頌學孔子而閔諸賢皆曰姑舍是吕黎亦曰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而諸葛武侯之自比也則以管仲樂毅之上先生以遠超於管樂之上先生以淳浦名儒追紫陽之正學表景紫峰固以所得於道德文章者發為經濟事業嘉言讜論日陳於朝雖古之名臣名儒亦無多讓然猶曰稷契伊周之所以致君而澤民者非余所敢望也請希其次其次曰范氏希文孔孟程朱之所以傳道而

經統者亦非余所敢望也請希其次其次曰真氏希元夫希文之事業非稷契伊周之事業乎希元之道德非孔孟程朱之道德乎希文而至希文希希元而漸而進之積累伊周之事業程朱之道德孰得而限之乎先生之立志蓋可知矣抑余又聞吕春中及朱子論宋朝人物推范文正公為第一而朱子之後惟西山之傾得其宗則先生之有志於希二子乃實見以為不可學與孔

明志希伊吕而自比管樂之意與蓋孔明以
語於人故慮其或為時俗之所驚而畢之毋
高而先生自名其堂以志尚之切則義固
各有所當也故抒所見以質於先生而因以
為記云
跋

恭跋

世祖章皇帝御註孝經

惟

上帝眷顧我
皇清克馨其德
太祖
太宗丕顯丕承建及
世祖撻仁義之師救溺拯敝奄有四海天下
已定韜黃鉞捲白旄歸馬投戈討究先王之
道播聖人之訓以休中外以育萬民念孝經
一書為孔子明倫治世之大法而自漢以來
去聖日遠古文之互異注疏訓釋之未
精迪集古名儒嘉言懿論考訂採輯明出
宋諸名曰御註孝經傳一經之體要明至性
所周洽俾夫搢紳之士農野之民皆有以知
孝為百行之本而愛敬尊親篤摯有加雖古
聖王木鐸之徇路辟廱之鼓徵曷以加茲我
皇祖聖祖仁皇帝上諭十六條以敦孝悌重
人倫為首及我
皇父嗣登宸極迪光繼述行
聖諭廣訓之書於敦孝悌重人倫反覆開明
惟恐人之弗知知之弗行而行之弗切以此
見我
皇清
聖聖相承莫不以孝治天下依人性之本然
以成淳美之俗而開宗明義則自我
世祖御註孝經闡發天經地義民行之確然
而不可易也然而不容已者以昭示奕葉垂
之無窮爰盥手而謹書於後云
恭跋

皇祖聖祖仁皇帝御製避暑山莊三十六景
詩
叢年十二時蒙
皇祖聖祖仁皇帝推愛我
皇父之肫摯特令孫臣隨侍宮中朝夕承歡
不離左右其年四月隨
駕往熱河避暑凡三十六景之地無不周覽
聆
聖訓被賞賚不可勝紀孫臣時雖少然受
皇祖深恩嘗思久侍
慈顏長領
訓誨謹身約已庶無過尤以報高厚之德於
靡窮昊天不弔其年冬
龍馭上賓我
皇父哀毀過禮食不甘味時同兄弟問安必
勉怡顏色以舒
皇父之憂退而自躄哭於廬次潸然不絕益
恐傷我

皇父之心而每念我
皇祖哀痛思慕實不能自已也數年來
皇父屢命往祭
景陵冠劍猶存音容在一望
山陵魂飛魄越雍正七年冬敬讀
皇祖御製避暑山莊三十六景詩無披圖畫
回思曩時承歡侍顏蒙恩寵而被誨愛者如
在昨日興言及此流涕欲霑衣夫以
皇祖天亶之聖卓越古帝王深仁厚澤六十
餘年洽於民心載在史冊固非言詞所能贊
揚於萬一孫臣在諸孫中最為鈍魯然天地
之澤靡不均被而有得之最深者焉孫臣得
皇祖之澤最深者也敢恭紀於後以誌思慕
之誠久而益篤云孫臣 謹書

恭跋

皇祖聖祖仁皇帝千叟宴詩
古昔聖王誕膺天命表正萬邦建中立極漸
仁摩義胥天下之民躋之仁壽之域者必其

身為繼天首出之聖人然後能斂福以錫民而受非常之慶帝堯在位一百一年帝舜三十登庸三十在位踰至尊者又五十載時若禹皐陶稷契藪益諸臣同心同德白首黃髮歌詠吾起於一廷之中而擊壤老人含哺鼓腹耕田鑿井於光天化日之中皆莫不忘帝力於何有用登世運於郅隆而後世頌其巍巍蕩蕩三代以降淳風寖微惟殷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肆享國七十有五年高宗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肆享國五十有九年周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然其時君若臣以至庶司百職及耕夫野叟同登壽域共宴一堂者自古無聞焉洪惟我皇祖聖祖仁皇帝久道化成深仁厚澤六十一年官稱其職民恒其業草生露濡德被乎方外所謂繼天首出之聖欽福以錫民而受非常之慶也康熙六十一年春皇祖於乾清宮開千叟之宴

命年六十以上者乃得預惟時在位之臣自大學士以下至翰林御史凡七十人庶司百職及致仕之員近畿之民又六百六十人雅歌賦詩和樂壽愷皇祖命子姓孫枝百餘人執爵獻酬濟踣在列遠追饋酳之義弗限三爵之儀 孫臣時年十二歲得與有事之榮謹拜手稽首而獻詩曰

皇祖又作為歌詩命儒臣依韻述和為圖以壽世傳之無窮薙

正七年冬得詩與圖而拔讀之爲川我皇祖如天之德如天之福與春陽秋露同其照燀甘雨和風同其潤澤合朝野臣民老皆期艾而錫之以龍光介之以繁祉方之帝廷燕歌之景象華封頌祝之休風規模宏且遠矣敢恭紀於後以誌太平之盛事云

恭跋性理精義

夫欲致天下於熙皞振風俗於隆古煥禮樂於三代興孝弟於十室者必本之於榮王道

而王道之崇則又在於尊儒學古昔聖王之治天下也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每歲孟春遣人以木鐸徇於路徵記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凡所以重教化之道

孝弟勵風俗崇禮讓凡古昔聖王所以治天下之道靡不舉而又諄諄勉勉契夫堯舜之授受孔孟之心傳謂有宋諸儒上繼絕學下開來裔實有功於世道人心乃因性理之旨以明治民立政之方汇為全書以見天地之所以顯鬼神之所以幽造化之所以運行而無窮聖功王道之所以燦然而可循確然而不易夫如是則我

聖祖仁皇帝造物有材之心欲天下後世之共臻於理學之成者不虛矣

欽定四庫全書

朱子大學章句

大經之文傳衆理統萬事集

聖之精華以立言君臣父子之大倫往古來今之大法莫

不於此取則焉所謂煥天下於文明而聖人之所以垂世而立教其意蓋深遠矣六經之外則有四子書大學為曾子所述反列於孔子論語之前者以聖經亦孔子所製其古由近以及遠編本而簡載於禮記而莫知尊重梯云自漢以來此篇載於禮記而莫知尊重至宋程子始登之於四書朱子從而解釋之孟孔曾之道絶於漢唐絡於周程張朱五子其非心為先務焉蓋君人者天下萬民之主而一心又人君出治之主也

人臣責難陳善繩愆糾繆必本之以忠誠將之以公正匡救將順補袞職者之所關尤以格其非心為先務焉蓋君人者天下萬民之主而一心又人君出治之主也心一正則事事無不正矣唐太宗三代以下能納諫之賢主也其朝亦多諫諍之臣而心以魏鄭公為首者以其能格君之心也鄭公之奏疏多矣而必以十思疏為冠者以其就發謀出慮之始而俾知所致謹也夫木本水源之譬非謂人君之一心為理天下萬事之本乎固其本而後其源非欲正其心以為出治之源乎思者心之發而未見者也心之將發未及於事則有此十思焉又何入於邪徑而不光明正大

之有哉易曰君子見幾而作書曰惟幾惟康鄭公之所謂思即謹幾之意也謹幾而心正矣心正則天下之事無不正矣故貞觀之治多鄭公之功豈不偉哉

書新唐書兵志論後

治天下者以德不以力故德盛者王德衰者滅湯東征則西怨南征則北怨武王東征謹厥元黃惟恐後豈以甲兵攻戰為取天下之具哉德盛而王天下莫不順之故黎民歸之如父母尚有以其子弟攻其父母者乎然自秦漢以來風俗日偷人心日下則有以甲兵得之以甲兵守之者矣其因時一切趨利苟便雖可用於一時終無傳於後世惟唐立府兵以農分番入衛四方有事命將出師事成兵歸於府將帥於朝故民無怨心將無兵權及其後也府兵之制廢而為驕騎之制又廢而為方鎮方鎮盛強天子微弱竭天下之力以養兵而方鎮用之以抗衡天子欲其不亡豈可得乎夫養兵所以禁亂及其弊也足以為亂不養則不足制變於一時養之則坐食而驕故規制不可不善也則為開創之君者固當深謀遠慮以立法於永久而為子孫者兢兢於修德愛民以制治保邦又當謹守祖宗之法以無授權於他人而資亂階焉則幾矣

書朱子戊申封事後

朱子立朝四十餘日前後所上凡七十餘疏皆切於事務不畏忌諱雖古名臣以極言敢諫著稱未有過此者焉至於戊申封事直指本源痛陳時事皆洞中窾要若啓痼疾和之能起已錮之疾而惜乎其時之不用也嗟乎此殆所謂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歟誠不遠自顧以為先生封事中第一德精根之說與中庸九經

相表裏而大本則有一曰正君心急務則有六曰輔翼國本選任大臣振擧綱維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及末又以時之弊政與古不合者反覆陳之累累數萬言而其文之瀏氣流行變化開闔使人讀之鼓舞激發沉吟紬繹而不自禁蓋大儒之啓沃宏矣夫學術與事功二者本相因而傳道之言與濟時之言二者又一致濟時有大小而傳道有全功能為濟時之言而身非傳道者有之矣未有身膺道統之寄而功不見於時者也先生傳道之人也則其有濟時之言也固宜

「樂善堂全集定本卷之九
雜著

讀二南

夫閨門王化之端生民之始致其貞淑輔佐君子然後夫倡婦隨內以閑邪僻而養中正外以施女教而化閨壺首乾坤書重艮降而我夫子之刪詩復冠以二南其旨深遠矣蓋二南所以著周初風俗之盛由閨門而達之邦閭推之天下者也謂之風者其體製別於雅也繫之於周召者陳詩以觀民風各以其地別之故作於岐周封域之內者則謂之周南召伯巡行南國採風而得之者則謂之召南然周召之政教即文王之政教本之關雎得內助也終之麟趾文王之政教且及於江漢遠於汝墳則國中莫不化其政教矣施於南國而南國諸侯化則鵲巢之詩作匪特人也即鵲巢之詩作推而至於行露摽梅則南國之

人莫不化其政教美家之道修則天下之
理得夫婦之義正則宗家之道修男敬身以
率其婦女敬身以從其夫有闕雎麟趾之意
然後可行周官之法度其語豈或異哉

讀鹿鳴至天保六詩

當讀鹿鳴之燕象曰天地交泰解之者曰陰在
上而陽居下君下交臣之義也又曰天地之
體不可交而以氣交君臣之分不可交而以
情交古昔聖王所以維持世教平章百姓使

萬邦協和黎民於變者亦賴有此情以相維
繫耳故禮以節之樂以和之飲食以厚之賓
主以親之歌咏以備之使慆其情而不流焉
其在詩曰我有嘉賓鼓瑟吹笙人之好我示
我周行燕賓客而欲其示以大道則君臣交
警之意亦寓於其中矣使臣奔走於王事故
作四牡以勞之曰盬不遑啟處王事靡盬咨以
遹懷其念父母之心者也故其詩曰凡
今之人莫如兄弟又曰兄弟既具和樂且孺
既樂兄弟且湛女羽而又曰和彼鳥矣猶求友
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者如此故其臣作天保之詩
使臣兄弟友生者如此故其臣作天保之詩
以答之其詩曰單厚而德意既頌

且祉焉樂而不淫上下和睦以洽而飽以
德吾於鹿鳴之什見之孔子曰郁郁乎文哉
吾從周言其化行於周下被四樂備皆非文武
其在詩曰我有嘉賓鼓瑟吹笙人之好我示
我周行燕賓客而欲其示以大道則君臣交
警之意亦寓於其中矣使臣奔走於王事故
作四牡以勞之曰盬不遑啟處王事靡盬咨以
遹懷其念父母之倫也望望者華
親既登於頌矣則其
敎使臣曰其路事而為謀乎路難而為謀乎

讀邶鄘衛風

孔子刪詩三百篇以周南為正風以下
十三國為變風而以邶鄘衛為變風之首均諸
侯也聖人列衛於首何
次黃祀於衛又有康

叔武公文公之賢是以聖人登之邶鄘衛三國也而所言皆衛事何哉蓋衛之子孫稍并此二國而一之耳既并之矣又存邶鄘之名者土風各異其詩蓋作於二國之遺民者也邶首栢舟衛首淇奧賢婦有憧憬之德無邪僻之行作為詩以自見所遇不同而終歸於正然君子讀綠衣終風之詩而知衛之無以為國矣繼以擊鼓以擒莢俑老之刺興桑間濮上之音作而國社以亡由是知鄭衛之所謂淫奔之詩固有為而發也

門為王化之首而男女之際生人之大欲存焉可不大為之防哉張子曰周之興也商民之頑化先變蓋衛即商之地書所謂沫土詩所謂沫鄉也其民為商紂所漸染日汩於酒色而不知故雖康叔武公之賢之大夫簡兮之賢人考槃之隱者亦莫挽其頹風而至於淫奔後世又不能興起之大抵衛風之淫大率本於北門之忠臣北風之智士干旄之好賢人考槃之隱者亦莫挽其勢染而難革也

邶風

秦襄公以兵送平王東遷王封之為諸侯僻在西垂自以遠周以與人而周亦不振也故東遷之後日見侵削二南興化之地其民質其風淳其土厚而水深秦之興於是乎在矣又存邶鄘之名者蓋以狄人滅之以利其強故果詩如卑邶如鼓小戎無衣諸作莫不美其車馬之盛戰陣之勇而無室家之思論秦風者或以世

道之衰或歎強秦之暴而余獨怪平王東遷之謀至於此極也夫以秦民之貧且弱能敵強戎之氣成柏人州朝同列之勢豈其以天王之尊守祖宗之法而不能興起於仁義孚集其國勢以懷天下哉故定都立國皆當審其居重馭輕之勢而祖宗一定之基切不可苟徙子定哲以秦撫綏周魯之後知周之心為秦也刑詩亦然齊桓晉文之後惟秦最貶始

大周亡而秦興夫子早見其兆矣余則以為不然魯宗國也秦僭悔過之辭也故載於書至於秦風之後尚有陳檜曹豳四風何所見卒不削以證邶言之不諺蓋夫子刪詩其存者則閒存之其無者不求以補之也吳楚之詩無傳而秦風詩本不列於周太師之所採則夫子亦置之不論又豈可以此而汨聖人刪定諸經之義哉

讀無逸

尚書自二典三謨以至商周之誥皆古先哲王明臣良輔相與咨儆一堂以為久安之圖後之言治者舍是無他求焉然取其近而切明而審天子臣民皆當奉以為規則銘之於座右者則無逸一書又為最要無逸者周公以成王初政懼其知逸而不知無逸故作是書以警之也始言稼穡艱難重務本也次言前王之所以享國長久與後王之所以罔或

克壽戒怠荒也次言太王王季文王之抑畏卑服者欲其法祖也又言嗣王無淫遊田而以萬民惟正之供者欲其無荒寧而省賦欽也又言古之人猶有訓諫胥保惠胥教誨者欲其納諫也又言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者欲其謹已而無責於人也終言嗣王其監於茲者言雖有盡而情則無極故丁寧反覆欲其永監也自天命之精微至歆豔之艱難無不備具豈獨成王所當奉以為龜鑑乃萬世之龜鑑也或曰蘇子瞻謂周公作無逸上不及湯下不及武王以為成湯武王非聖人此固非經旨矣然所以不及成湯武王者抑亦有說乎曰成王守成之君也無逸為守成之君而作也與守成之事則欲其法守成之君故殷三宗皆繼體之君文王雖維新周室亦繼王季而為諸侯也故不及成湯武王者蓋謂湯武伐夏滅殷固不可與守成之君一例耳詩咏豳風書陳無逸

周公之教戒繼成王之敬勤無怠八百之基定矣

讀呂刑

武王命康叔之言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又曰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是明德慎罰者文王之所以造周而修及鄰國也武王敬明乃罰成王辟以止辟乃辟是武王之伐殷興周成王之繼志守成亦在慎茲祥刑也文王以之維新周室武王以之保有四海成王以之嗣受厥命其本皆在於慎罰用綿八百之基而過夏殷之歷穆王用呂侯為司寇命之作刑以詰四方其有意於乃祖乃父之慎刑乎論者以為穆王老而耄荒申轍徧天下而財用不足作贖刑之法以斂貨然孔子採之於書者亦取其諄諄教誡之意則幾矣

讀泰誓

孔子刪詩書以商頌魯頌次周南以費誓次周書商即周所代以王者魯則宗周而又非本國大子何取於泰而收其誓於尚書之末哉或謂伯禽征徐奉王命以討亂若其是也夫二者皆非也何也予奪是非春秋之權也二者皆於書何有也逆知後事若誕妄之說也戡黎泰誓於書者取穆公悔過之篇而導導於良士也孔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子貢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焉過也昭昭甚明今夫布衣里巷之徒自信其志以為可行又過差悉明知其非而不悔又遂

之者皆是也況以千乘之尊自貶其志而從人之是豈非易之所謂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者乎且致戒於截截諭言之不可用黃嫄無利於國家者如此其至甘娖者妲嬛能如此其甚有害於國家者如此其極故夫子收之簡末以繼典謨訓誥之遺其垂訓也大矣或曰春秋譏秦晉用兵之失起衆於襄鄭即戒曰書之意主於懲惡其法嚴聖人何容心哉

讀董江都賢良三策

漢承秦敝文教未興高祖撥亂返正文景休養生息至於孝武表章六經興學校之政首舉賢良方正之士策之於廷而董江都以宿學碩儒實對其問首策陳天人相感之理二策言修明教化興太學以養天下之士三策勸帝法天盡性知仁義重禮節安處善樂循

理益內聖外王之道修己治人之方無不備於三策之中而所謂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絶其道勿使並進武帝用之以罷申韓燕張之學尤為有功於聖教使武帝信任仲舒大究其用則將有光於文景而賢相若時時亟舉此其下又況有窮兵黷武之禍卅車繼錢之失哉而摘之江都以終其身君子讀其策想見其為人益不為江都惜抑為武帝惜也世之論者謂漢儒通曉經術宋儒深於理學矣窮經即所以明理而理學未嘗不衷之於經術漢之董子宋之程朱又豈可以經術理學限哉程子曰董仲舒有儒者氣象可謂的論矣

讀楊漣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疏

自古宦官之亂人家國者多矣其始未嘗不為小忠小信以結人主之知使外古不得而入人主信之不疑然後攬權肆虐無復忌憚而在上之操柄失矣經復疾其所為欲引外

廷之助以除之而近在肘腋禍起蕭墻是
之事甘露之變可寒心乎讀此劾鼂錯忠
賢二十四大罪疏而知其不為趙高仇士良
之所為者亦幾希耳而憲宗略不加省卑意
庇瑞吾以為憲宗之點直甚於文二主耳蓋
二世文宗猶能知其為不善而欲去之憲宗
忠賢其遂甘心以受憲宗之斥哉是知人主

不可不迴納賢良以自為助而宵人在側附
者如蟻大權已歸雖欲去之豈可得乎故憲
宗之用忠賢也王心一言之伏震睹繼言
之周宗建又繼言之文震孟因講學之疏而
直陳其奸劉之鳳因內操之疏而指其不測
至楊漣二十四罪之疏上而忠賢之奸俟畢
露蓋不可一日而容於天地之間矣使憲宗
觀此疏而赫然震怒大振乾綱申飭秋無將
之誅比漢汲不道之律則忠賢之羽翼猶未
成而忠賢之流禍固亦未甚酷也至楊漣左
光斗並駢首被戮而毒流紳紳元氣凋喪余
謂明室之亡不亡於崇禎之有流賊而亡於
天啓之用魏璫然則楊漣此疏明室存亡之
所繫也而不用且加誅焉甚矣憲宗之點也

擬程明道請修學校薦師儒取士劄子

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聖人得一以
為天下貞故天地之大無不覆幬而春夏秋
冬分其序山川河嶽效其靈天地惟以一元

之氣主之而已矣聖人之德無不光被而三
公六卿分其職百司庶吏效其勤聖人亦惟
恭己南面而已矣何則大本已立而所任者
得其人也古昔聖王之治天下少則習之業
長則才諸位是以人君南面正位而人稱其
官天下以治萬邦以寧興天同意者也有宋
五星聚奎實主文治而教化未興郅治未隆
者蓋事不師古未得其道耳臣愚以謂使賢
者在位能者在職必先於取士取士之道在

於興學校而學校之興又在於尊師儒請條其事陳之於左記曰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又曰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三代而上未有不明道重師以躬斯民者也秦漢以降聖學不明異端蜂起各守師說簒鼓於世是以上無以持一統而愚民不知所遵守為今計者莫若尊明正道選天下之賢才擇其學業大明體用醇備者以為太學之師其餘

有英俊之士矣此興學校之必在於尊師儒也古者王公以下至庶人之子弟自八歲而入小學教之以灑掃應對禮樂射御書數及其十有五年然後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身修己治人之道是以國有學鄉有校黨有庠序里有塾幼稚以成其德而正風俗也漢唐以後學校為具文無教養之實頒胙下中命有司俾州縣各立學校鄉學則設廣於鄉以教八歲以上之小學擇其最者以教於大學成人之士取民之俊秀者充弟子員則民知禮義廉恥而賢才可得矣師儒立而正道明學校修而人才衆然後使郡縣各以其學之子弟聚其賢者貢之京師萃之太學以觀其才任之以事以觀其績察其善否而黜陟之則天下之英俊皆登於朝而取士之道得矣此取士之心在於興學校也夫如是則賢人在朝風俗隆美使天下後世謂陛下為有宋致治明主子孫承之萬世永賴臣不勝欣幸

擬劃安定置經義治事二齋記

學校為養才之地所以淑其性情俾臻於道德明禮義庶恥之習興孝弟慈讓之行以備國家異日之用古者百官得其人萬事得其理未有不由於斯也今天子聖神宅輔賢明建中出治使天下郡各立學學有教授之員以為迎秀民膺斯職者宜體若相庸民覺世

之心彰古聖成德達材之教講明正學陶冶
羣英方為無忝余承命來是邦為多士師敢
不殫盡心力以佐休明謹就學中立經義治
事二齋其有學識開通潛心義訓能辨同異
浮泛剽竊持其偏見者不與焉農田水利會
計邊防事之不可不治者也明於此者入吾
治事齋相與究切實用而拘牽不通與夫俗
士功利之談不啻興焉明經所以立本治事

所以達用本不固則用何由精而用之所以
能達端惟本立是賴二者雖不可以分而教
者當各就其性之所近多士尚體予意窮經
者必因經以明事治事者必引事以求經體
用無修本末一貫而不為空言則豈惟不負
教者諄諄之苦心將見才成德立濟濟彬彬
異日立朝廷之上引經執禮守正不阿贊治
分猷天工能亮者皆吾黨之士也多士勉乎
哉

和靖六有齋記

余嘗恐古之學者為已今之學者為人春秋
時文人學士徇物喪已孔子已深切言之至
於今更有甚焉其背馳聖道毫不為已固不
待言即世所稱為建功立績思効時用以自
見者原其心勢利而已矣學也者古以養
德今以飾名古以利人今以欺世忍反其初
其在內外無脩存存不已乎善夫先正橫渠
先生之言曰君子言有教動有法言有為宵

有得息有養瞬有存夫言期其有教則心不
敢為非動期其有法則心不敢為惡無一日之苟悔也
禮之行莫有為宵有得則息有養瞬有存則無俄頃之消滯也以是持
已則內外無修存不已之道也於以反其
初不難矣人之生也其性無不善而其情有
善有不善吾亦人也吾安知吾性之果能制
吾情乎吾安知吾情之果能若吾性乎情可
制也性不可流也何以防其流而使之若哉

有吾亦有之法存焉亦有者非吾言也横渠之言也非横渠之言也有言有動以盡以宵以息以睡者所同有也日從事於六有之中而私與邪奚之有焉則所謂有其有其有然後天民存恐吾之志不終也因以名其齋

樂善堂全集定本 卷之一 表

表

擬

上頌

聖祖仁皇帝御纂訪書詩春秋講說朱子全書性理精義等書謝表

伏以承

先啟後實維

首出之君覺世牖民共仰

生知之聖竊聰明以作

元后紹庭敢解於淵衷一道德而同民風建

極不忘於典訓

王言用布

祖製聿頒億萬年道運丕昌共紀文明之式

煥五百載心傳若接咸遵制定之維新至道

光昭思洪濟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

言竊惟羲皇畫卦以開天性命之精始著典

謨三百十一篇

之詠歌教惟淑性二百四十年之筆削法在尊王是以窮本溯源不外諸經之旨然而循流竟委又有異道之書故周程自濂洛以揚微而張朱起閩閩以建幟首尋聖緒判落陳言他如同時之儒與夫私淑之士莫不挹道經而叩其終始望先聖而溯其淵源然而乃道幽深孰識由來之理數書簡佔風或參當日之方言箋註糾紜詩義因之而漸晦傳辭糾錯麟經反致於難通議漢儒者曰無明道之功訾宋儒者謂鮮詁經之實惟知經自經而道自道豈解經載道而道傳經雖宋儒極力以廓清而明季復多端以煽惑未有經明道顯開通萬世之津梁作聖述明昭揭千秋之模楷如今日者也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雲日為暉堯墻如見治薰蒸為淳古允遵百王學緝熙于光明式敷五典昭格上帝時時以聖祖之心為心涵育下民事事以聖祖之政為政事惟師古道在宰先公聖祖仁皇帝探賾鉤深建極實承道統之傳乾行既同韋商之絕執中刪定揚辭比事盡芟衆說之支離至聿儒皆已表章而朱子尤加尊禮謂其精而義蓋允宜身課而力行究經萬幾之暇俱加纂輯重複編摩雖門庭尚續乙夜之勤猶分於詩時而頒行有待於論時而頒行有待於皇上繼承志切誘迪心殷永維先志之宜進嘉與海海而共守倘以宜俾鋟版於學宮廣勸師儒使縷心於經術近自總角遠暨寰瀛聲名文物之邦益富聖化翰徼遐荒之地共觀皇猷洛閩綿澤於無疆泗流芳而不竭從此遵道遵路悟斷潢絕港之差學者是訓是行誠宗朝百官之宿自

天雨露育成濟濟之人材特地恩波釀作熙熙之大化臣等識同窺管學謝雕蟲佔畢徒叨與賜書澡導聖訓伏願治如雨化學以日新蘊周情孔思以修文法放勳重華而御世默成太極羣惟歌詠怡情遠接心傳自爾是非立辨以引以異存陟降之小心

作君作師布雍熙之大化則會其有極歸其有極無不同之車書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不被之聲教矣臣等謹奉表以聞

擬

闕里文廟告成賀表

伏以

帝治崇儒九有仰乾行之健

皇猷重道三無炳離照之光辟雍振鐘鼓以

和聲樂華屑吐膠序集珪璋而制器禮葉旁敷元和洽而泰階平文教昭而王道坦宮墻藻曜指檜影以增歡組豆祥開望杏壇而色喜儒林雀躍文囿鸞飛臣等誠歡誠忭稽首頓首上言竊惟分野奎婁原屬文昌之宿儲精泰岱實稱禮樂之邦非造化所獨私實生民之厚幸聖而投羣開萬世以儒宗集厥大成等百王而未逮是以尼山水鐸響嗣千秋緗綈神區宅安萬古牲牢過魯昭漢祖之遺敬麟趾升歌著唐宗之芳軌然而祖述憲章之美上律下襲之隆既莫造其堂階又孰知其閫奧音聞絲竹雖雖完好於魯共像設冕旒宇儀肇寧於明代未有廟堂式廓應景運而維新典禮便崇際昌期而悉備煌煌鉅制恰應珠聯璧合之期奕奕弘模適當復旦卿雲之日人文與天文並燦聖居與聖澤偕新

如今日者也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肫與無私冀墉有慕節儉以先天下階茨遵茅土之風仁孝以育兆民堂構美丹黃之龍太平有象郅治難名弛張寬猛成華青鳳盤爭斂稜赤螭卧於棟桷聖時弘道百神頻行新頤從入之門立體通方務農惟本宜增美於重熙累洽之餘物重脩古制祭器釋奠之儀屢舉臨雍之典親書則前既化雨之旁施亦思波之普被稱先道古奚限乎三老五更綱舉目張悉協夫周情孔

思

帝謂至人之廟貌宜增美於重熙累洽之餘天眷元后之精誠不屑循夫玉檢金泥之舉籍經營於昭代昭續始甲一人既革故而鼎新益光前而裕後經始甲辰之夏落成庚戌之秋瑣鐵琅玕實藏鏡檻精於魯望梗楠杞梓楚材爭矯首於泰封大木掄自工師高敞煥龍文五彩色飛成於內府陸離曜靈翟交翔默呵護於鬼神如松如

竹顯監司於卿尹其正其平準思閎以立規倣嚴廊而布象域顯文明之氣華青鳳盤爭斂稜赤螭卧於棟桷聖時弘道新頤從入之門立體通方務農惟本物重脩古制祭器特頒上方允為前代莫龜之休宜在生民未有之聖臣等志存入室學僅面墻溯流以窮源粗識先河後海正誼而明道謹思裘路禮門宗廟百官之美富難窺唐虞三代之隆平幸際伏願岡陵鞏固磐石奠安高以下為基若築室之必根於堅礎誠以明為牖如容光之旁燭於四隅無反無側無黨無偏元愷升而佘壬悉化有馮有翼有孝有德珠囊擊而玉燭常調行舉言揚陰致慰於荷蘭之操耿光大烈永垂庥於剛里之居臣等謹奉表以

頌

九行有序

粤若稽古典墳厥初生民低慶者巢
高處者穴取草木皮革羅鳥獸漉水
物以為衣為食君臣父子上下長幼
男女夫婦莫有倫紀聖人伏羲氏作
始畫卦以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
造書契以治百官察萬民政令行民
用達約束時則有龍馬負圖之應迺
甲子天用錫以日月合璧五星連珠
黃帝軒轅氏宰制羣動垂衣以治作
造律呂播其八音而鳳凰來儀阿閣興
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有雲氣止於帝
上其後復有聖人曰堯治歷象置州
牧四岳明俊德以親九族協和萬邦
時則百獸率舞迺生五色瑞芝舜承
是道重華協于帝建學養老敎命廣
歌卿雲復旦鳳凰來儀上下草木鳥
獸鼈鼉若堅禹湯文武祗德建中
無逸執競時則有錫洛銜鉤鳴鳥流
爲之瑞於右聖帝王圖不得天嘉祥
為受命之符亦固不在德其惟時叙
固不克加抑從用乾紫于有邦以答
天之眷命自時厥後由漢迄明英君
誕膺天亦默相昭德賚以為
協應其有矯誣詭使作符瑞以欺
中外以惑黃黃民弗興民弗信也
洪惟我

聖清
聖聖相承宅中圖治以撫四海德威並行江
淮隆治
天用錫以洪麻敬戒不怠用培我丕丕基雍
正三年三月太史奏日月合璧五星
連珠
皇帝曰惟予
不顯考聖祖克聖克仁克膺
天佑予一人是賴有司其擇吉薦牲以告
梁太常卿同諸陵寢受賀不許詞是嘉禾瑞

繭慶雲芝草醴泉甘露河清鳳儀之
瑞先後疊奏我
皇上祇承
天眷弗敢自居或則歸美
聖祖或則不以宣示且曰朕所喜者豐年為
瑞及汝諸臣宣力四方斯朕志也臣
謹按王者必世而後仁天人叶應嘉
祥駢臻必俟仁而後益顯故生民公
劉之詩作於周名清廟明堂之什成
於冲子我
太祖
太宗肇基新命我
世祖
聖祖克成先志永綏兆民功崇德溥累洽重
熙勝於成周我
皇上歸功
聖祖益本於世而後仁之義然非
皇上以聖承

配先烈報烝思澤率敷民飲其和
天敘其治應感之符必不若是速也且周之
盛時雖宅畫作洛撫有千八百國而
幅員尚小孰若我
皇清東至于海南盡交趾西屆哈密北之七
十四部籲獻琛貢致誠貢獻者嚴嚴
不絕自京邑大都以至山村僻壤耕
鑿順則各勤所業武夫戰卒有老不
識兵戈者由斯以談
天之眷我
皇清於周有加焉記曰聖王在上天不愛道
地不愛寶人不愛情考之今時洵合
其語
天子猶謙謙自牧敬德弗遑修我人事撫我
烝黎方將上溯堯舜欽明文思溫恭
允塞之德中考湯武表正萬邦敬勝
義勝之徽以措諸政令以為萬載規
敬迓

天麻永永無極敢擇其符之顯奕者有九
各繫以詞以效頌祝之忱云爾
合璧連珠
昊天有命眷我
皇清奄有九有豎乎八紘以養以恬灝灝和
寧曰惟
聖祖文思欽明
皇帝繼之潛哲不承
天鑒孔昭厥符惟禎自古在昔黃帝握歷璧

合珠聯昭哉藝極旋旃蒙之歲單閼之月聿見
嘉祥其祥長發宿躔營室位在娵訾雙壁輪
圜五珠迤邐星臺告瑞太史書呈
帝曰休哉惟
皇考實膺爰陳於詞爰告於
陵有謙其躬有讓其衷惟
皇孝思格乎
蒼穹豈惟民哉圄於昆蟲
黃河清
銀漢炎光河精發祥九曲弭流列昆侖流經積石匯滙伊黃清且泚瀵其渴矣既迅且駛波迪迪上映下浹天水相鮮晴克致其然昭自
蒼昊景福永綿以光我萬年

孝陵神著
景陵瑞芝
煌煌神著奕奕靈芝百莖九光神物應期
兩陵無節而秀不根而茂洞以仙露滋于
帝命東皇分植
寶城於皇
世祖開物成務遠至安金
皇帝敬承
聖人經符昔世肯之以仁正之以義

皇帝敬承回歸一致乃文乃武以蒸以蒸是用庶芝以昭上瑞芝泥蓋矣蕃既長矣貞符彰矣壽而臧矣昭萬邦矣

嘉禾

有猗者禾在彼中田爾農來思越陌度阡菱之夾夾捋之澤澤五穀既播二時無失載甲載坼載戢載穫載實載碩載茂

帝實顧矣授實助矣風披披矣雨濛注矣綏我優豐言星其瑞休我

皇風言多其穗遠自滇南近北

帝錯匪雙伊九匪寸伊尺先民有言食為民天百穀用成自古有年

瑞薗

帝念民依惟農與桑孰飢莫食孰寒莫裳雖鏤必點爰勤三農簪組是首用紓女工

受天維顯聿降瑞薗維何萬蠶同筴實不經緯曷不抒柚莞致力西陵效勤神功點相嘉薗乃成爾純爾素匪紅匪紫爾質爾實匪錦匪綺爾質爾實

醴泉

坤元載物厚德安貞孕祉毓祥乃效厥靈有醴者泉載甘載旨莫尋其源載清載泚惟泉之功養而不匱我皇之心潛哲宏通惟泉之瀉流膏潤下我皇之澤物無遺者惟泉之源用之日新我

皇基命浩浩淵淵惟泉之發掘之不竭我
皇靈已聞言若決在易井六勿慕元吉勞民
勸相中正作繩
閭里慶雲
巍巍
宜聖上律下懿祖述憲章斯文爲奕我
皇膺命以契聖時以義以教作君作師是新
門里慶雲式煥紀号縵縵鄒号爛爛迺映古
擅廻復惟幹金枝蕃衍玉葉璀璨惟

帝之誠致雲之卿
房山鳳凰
四靈之一厥惟鳳凰我
聖化遊我帝鄉帝鄉之南奉有房山雝雝喈
喈來集其巔亦集止惟
皇之祉鶴鶴吉人維君子使六衆其體六府
是修九芝其文九莖其英
上天嘉我
帝德朝陽叶鳳萬內

十臣贊
張子房
卓彼留侯家世相韓亟珍
韓宗心痒力
得力士擊之博浪匿遊下邳受書圮上乃得
其得乃過其主謂沛公英仁是殆天所與惟
帷運籌千里決勝魚水之歡諫從言聽既遂
其志亦逝而肥優游赤松烟水爲曳鳴彼渭
濱同語一轍渺矣風清泠乎冰潔

諸葛武侯
南陽之鼓有龍而蟠金玉其音碩人之寬昭
烈下賢三顧彌慇風雲感變乃出其淵東跨
吳都綸巾羽扇紫槳樓船煌煌火烟推曹和
孫克定益州乃集其勢乃成其謀白帝託孤
實肩鉅任盡瘁鞠躬王臣之蓋七擒六出八
陣千井集思廣益治治寧靜容變以明動物
以誠奸回五華宮府前清諸葛大名星輝雲

高伯恭

渤海之驅篤生偉人元氣所蒸厚德無根元伯夙契陽平卓庸清平自守巖狱惟公乃抗雷霆乃踞虎尾尤恐忠茲心負罪思子忠身濟物幸感主明數千人命賴以全生才本於學知發於仁敦仁力學品乃大醇黃中內潤文明外照百齡純嘏六朝光耀

魏鄭公

隋失厥政豪傑並爭孰騙而除孰劍以成有唐文皇龍準日角杜漸防萌戡難降嶽九有同軌仁義施治妥有鄭公鹽梅之器繩絆謀事君以誠十思十漸防患未萌維山巖巖松植植猗歟鄭公古之遺直

郭汾陽

河之曲戚爲其屬矯汾陽疾呲褰其韝蒙之城渝誓思明臨臨汾陽偏師挫其萌乃擊乃挫祿山喪謀卒師尼臣克復神州滅安戢

史旋定河中壯節夜渭代宗復國緊惟公之功招之即來麾之即去往說葛羅仗此忠恕靈輝衛幣秉翩拜使朝思歌為長者惊思麾下亦愧從於不義惟誠感物惟明保身孰克當此惟公之云

陸宣公

維山有玉惟璞藏之既琢其璞不圭璋之維水有珠惟蚌孕之既剖其蚌乎棄置之卓哉宣公明珠美玉施之不窮守之彌篤

從歌詩寢逝興元戡難乃恩厥獻獻納論思興利除害擘直錯枉靖內安外當史之行管樂之才經綸泰列不待安排事急則需事緩則爺德宗猜刻庸主以下若用則行若舍則藏宣公忠蓋邦家之光維公一言自知甚確不負天子不負所學

韓魏公

奕奕相州維天之中挺生魏公社稷靈開氣所鍾爰生魏公金堅玉潤相厥明時輔成治運弼冠

登第聿見嘉祥雲輝日下五色呈光大材不器小用亦效西夏寒心兩宮諧孝孫范駕富宏展經綸臨事決疑正笏垂紳皎皎易汙嶢嶢防缺維公德量山崇海淵材既軼世學亦醇猗歟魏公古之名臣

范文正公

獄獄希文學修行淑本仁祖義正直明庸陶鑄人材心宏誨育成兩大偏橫梁明復公之心事天光日照諫垣氣凜西夏威耀進憂退敬輿之文參政九月罷黜交開志永大展千載經綸公有至性內行克敦周友恤族率祖率親義田之舉大惠宏仁有宋人物公尤彪炳維雲之卿維星之彩

司馬溫公

仁英繼統韓富當朝諧孝兩宮伊韓之勞爰有溫公維持左右直作守忠藏禮匡救熙寧元豐新法聿行惟公上古辨之甚明宜仁臨朝自外召之爰立作相心乎好之維士與民萬口如一佘曰休哉相我君實既遇其時亦伸其志有猷有為補偏救弊惟公一生忠本於誠言可對人達於生平德化遐宜齋澤普詠於何見之社祭尸祝

耶律文正公

一代之興必有偉才元室肇造公實鹽梅幼登賢與匡究儒宗律歷術數靡不精通誠以事君公以律已糾謬垣誡恤救惡將美育才舉士立法垂猷元政之成維公之謀均稅均科慎選守牧不去君家閭閻用充足懼法之涼鈐民以福懇欵陳忠為百姓哭有元諸臣公為賢相允如公言治天下庶幾

歲

臺受歲

天地之心普物而發聖人之情順事而達其情其心無彼無此厥故維何惟虛而已矧茲

下學亟宜自勉胡不虛已以受萬善天賦以
性我受此中五常百行善童無窮通勉終身
猶懼有闕矧其自足善心斯道告我以過乃
我之師訑訑聲色誰則我規捨已之非從人
之是如圜斯轉如影斯隨徒昌虛爾中曰克爾
已爾不克已自滿則把相彼溝澮雨集則滿
過而不留其涸可待瞻彼渤海浩浩浮天厥
惟不滿克納百川既虛而虛復實而實允為
中孚豚魚皆吉

銘

樂善堂銘

秉彝惟民氣具理存聖愚曷異善惡是分其
善惟何仁義忠信知誘物化遂亡其正惟危
惟微人欲天理操之則存舍則已矣曷惟其
操是曰樂善動靜弗違斯須弗問我既受中
我則蹈之我有秉彝我則好之聞人之善我
則交之非徒交之又克有之雞鳴而起孳孳
不已至樂因心其味孔長正好善鄒孟稱
俊求乎樂善厥德允修嗚呼念哉善可樂哉
樂而不倦天性其詣誠能好之萬福之根反
是則殆衆禍之門爰作斯銘服之無斁朝斯
夕斯果行育德

賦

耕耤賦 并序

皇上御宇之五年青帝司坊之二月春風普
天子乃耕於千畝之田禮也臣聞聖王務本
皇上孝以事
耕耤以勸農功明主孳親祀推以供
祀事我

肥勤以率民二載甲辰洊加一茲又
明行耕耤之禮慈寨感重民食致誠匪懈其
典則隆洪惟我
皇上道洽天人化霑草木誕敷文德廣運聖
謨溼澤周於羣生至治昭乎天壤乃
頒庶庶地重農之典時勤保介之咨追
勸萬衆觀儀上農終畝欽迓厥秋成登
於天廩之

皇天供於
祖考臣知
皇天
祖考鑒
皇上之精誠故
皇上之大孝心錫嘏降
靡事懷多福臣不勝踴躍懽忭之至
謹拜手稽首而獻賦曰

榮惟聿華之命授兮播穀實維乎禹功必烝
民之粒食兮始風動而時雍親耕膺於匪籍
今意往聖之皆同我
大君之首出兮屢三推以勸農豈王食之是
爭兮惟籩豆之廑供粢盛之潔兮物之元功於是春陽初
之昭蘇值千卉之句萌農祥既見土膏方昌
揚風應律陽氣滋彰
皇帝乃順月令撫嘉仗念民力的的人當前
期而致敬用有事於青春於焉戒師清蹕封

人淨路常伯慶儀掌舍設柾爾乃青壇蔚其
葺立華蕙森其翟翼秩羣儀柳拂青幃啓
千畦之平壤於四塗之映肥建大元辰既屆
晓色方鮮
天子則御藻冕佩蒼璵被龍袞鳴和鸞載青
旂揚朱旃接游車之轔轔施梁輈之爰爰爾
乃稷宮將近樂具班陳
天子乃降御輦經農祠祈嘉穀焚燎薪禮成
而還有事耕田衣被袨飾亦成天而平地
皇衷既耕既耨分我稼其豐妥播百穀四野寧
衮帳嵯又歌曰思樂甸畿千頃其塲
三
樂嘉善夫之　卷二　賦
鶯轉載臨
躬耕其畝登於我廩斯箱斯倉薦牛奉觴乃歷廣塲
宗前供之明堂神之格思綏社無疆
一人有慶永奠萬邦
四時勤政斌
惟聖人之建極兮法天運以自強歷四時以
勤政兮亦日就而月將晚統而弊業業兮
華夢汎於我
皇禹情儉而湯浴德兮緊日進以無疆道既

立而化淳兮美光天之徧育如雲日之為曛
兮統要荒而臣服大哉
帝德輝光被乎八埏允矣
皇風恩波沃乎四漬爾其一日萬機宵衣旰
食誦抑戒陳無逸昧爽丕顯夜以繼日既勞
謙而匪懈亦健行而不息動罔夜於未央雖
寸晷而猶惜若乃春居東以首歲夏居南而
執衡秋居西而司歲冬居北而主成春動也
物以之起夏任也物以之生秋收也物以之
結冬凍也物以之貞聖人推本萬物之理而
欽象四時之行政刑準之以有度治教由是
而皆平燠寒應候而時若雨暘順序而咸亨
此吾

皇四時之勤政而用致九有之和寧者也又
若政要簡辟綴規刻珮日移崇政之餐汗浹
延英之背彼古事之云遠睹今茲之歲代咫
夕惕與朝乾用持盈而保泰信日昃而弗遑
豈臣鄰之可貸

東郊迎春賦

震宮初動兮青帝司辰紀芒節届兮木德惟
仁條風入律兮烏噩紀新展東郊之盛禮兮
觀歲向之迎春既備禮而備儀兮亦有則而
有倫蓋欽承上帝而敬授於下民者也爾乃
迎春東郊既著於月令青珪禮神亦載於周
禮斗柄東指而萬物生地氣上騰而蟄蟲啓
出土牛以示農駕玉輅而屢祀於是服蒼玉
載青旂宗伯前導王公後隨有嚴有翼不疾
不遲樂奏而凝寒頻減鞺進而物和自滋於
是歡迎白叟笑舞鼓童夾道霏微而灑雨平
林縹緲而搖風喜鴻鈞之氣淑知大有之年

豐自南自北自西自東以皇都迎春之令典而萬國莫敢不來同者也於是勑鷹司決獄訟非終必赦惟祥是用象暖律之發生乃省刑而寬衆又若降制詔勞三農助萌陽勸田功法恩光之普扇布仁政以胥融於斯時也戶衆彩蕃簷飛軒燕柳綠綺宮梅榮芳殿和風拂兮簫惹遊絲暖日長兮鶯啼睨睆金屏麗而帖寫宜春寶扇開而滿傳玉箭溥禁裏之春光照閭閻而皆徧乃為之歌曰迎東郊兮肅以將舞雲翹兮歌青陽乘時布令兮德施長億萬斯年兮紀春王

喜雨賦

客有駕輶軒乘雲輅展軫乎南畝縱轡於東郊遨遊容與徘徊逍遥爾乃白雲起乎空谷甘霖降於榮朝震雷燿飛電燻燻乃往田舍而息焉有二三老人巡而前曰斯雨之降時則時矣膏澤之濡普而施矣抑誰之功乎請吾子明言以告之客奮袂而起曰猗歟休哉盛世之民也飲其德而不知其力坐吾明堂乎方今龍飛九五聖人在位德配乾坤功參天地精誠通於神明政教化乎萬類故上天眷命俾雨時時若而萬人口聖人之德某既知之矣請吾子賦雨之澤及蒼生者可乎客曰若夫含烏收景層陰斂空雷殷殷以振響電灼灼以摇紅鼓河伯之鼉涛涌海若之幽宮潟天池之巨浸走萬

里之長虹逶迤三島近失千峰迴生意於衆卉消渴望於三農此則雨之方作而其勢最雄也乃其雲開雨止霽景澄鮮山宛宛其染翠木蓊蓊其暹妍鳥嚶嚶其鳴樹草芊芊其含煙柳暗暗鶗鴂喧乾鵲梳影濃兮庭宇清花飛轉兮簾櫳薄織歌動兮高樓紅袖飄兮綺閣綃帙開兮共編博山焚兮繡簇莫不欣賞澤之滂洽喜露聲之頻落此又雨之既足而萬方共樂者也至若鳥犍耕白水之涯黔

黍稷綠野之畝白叟歌呼黃童奔走土脉既滋兮禾麥如雲灌溉不勞兮田畴以阜爾倉爾京爾荷爾負此又二三子所終日服事而知利我之孔厚也於是老人倚杖而歌口雨玉不可食兮吾嘗若嘉苗滿目屯黃雲雨金不可衣兮吾嘗五風十雨利耕耘惟天降康兮稽首蒼旻惟皇感天兮永眷田勤千秋萬歲兮樂吾之君

秋陽賦

有漫炎公子駕軽車乘駟馬停驂乎曲畛展斡乎廣野見秋陽之高暵看流光之徐下乃油然而喜曰此其蘇收司乎三秋祝融謝於九夏故炎者變而為晶畏者化而為愛也戀清大夫過而揖之曰公子之樂秋陽者徒以昔之炎爍兮清明也愛其溫和而畏其歊蒸也不知寒暑相遷而陰陽相生請為子賦

秋陽之功而萬物以成可乎懿夫坤元司方商金届時溱收寒渚波淨橫池肅肅兮爽氣

森森兮梧枝菱芳蘭之茁茁燦黃鞠之離離於時日出扶桑耀乎東方六螭委驕兮光焱燄而閃閃九道發輝兮助其清暉閒閒翼以高翔明無幽之不照朗無微之不彰爾其金門朝啓玉闥初宣千官鵠立百辟鴈聯晃朗兮照帝座而明衮黼炳兮浮鳳繡而映龍旂合辟兮彩煥抱珥兮祥連帶戈迭舍兮彼詭誕之徒爾漢世再中兮亦荒唐之空傳豈若炳煥彤庭靄貢金之來萬國焜煌玉闕恍會海之致百川哉又若六街三市甲第榮隆庭懸肆堵席列千鍾當秋日之清爽兮喜拂莚之陳通揮乘虛炬形圜龍兮惜光景之馳融融綠野林掩映以深清庭宇當空而爽塏散菊圃之霏金霏桂苑之珠彩信照耀之無私而盈虛之莫改亦有黃雲滿日稼穡在望多黍多稌千倉萬箱囷也高懸兮舒農吐之炎背膚霜惟時兮屆穀麥之登場歌兜年兮大有樂舜

故兮盈篋至若榆闕羅戍玉寨晏兵萬里寒光兮生鐵戟三邊曙色兮動危旌喜烽烟之久息俄懷鄉之念生攀燦夜珮兮耀茲寶鈸莫不壯戰士之雄心蕩邊氛於窮塞乃其林衆聚而蟋蟀悲作衙兮若續若離匪青匪綠兮參錯歲貌可遠觀而不可近玩兮花無葉而有枝歷四時而皆榮兮又如火蓮冬秀乎雪池爾乃釵纓玉蟲兮枝摧實衆光燈綵蘂兮蕊發瑞兮內隱外光度長夜之迢迢兮喜銀缸之續續靜對而意蘊欲生閑吟而筆花交錯方作伴於形影兮信有佐於詞讀若夫庭燎通晨九華連旦雜踏蓮花之巧龍銜火樹之艷麗乎未央之宮燦乎承明之殿斯金闕之壯觀豈書齋之清玩又若帝城三五上元佳時鼇峰千仞金蓮萬枝縛綵與繁光共絢銀花與寶炬爭奇固游觀之雜遝非靜賞之所宜乃為之歌曰幻非幻兮色可親實非實兮報先春朗瑤室兮

燈花賦

夫何三冬之夜永兮聽玉漏之丁丁耿宵寒之不寐兮羌讀史而論經對銀燈之熠燿兮何用夫隨月與囊螢松風蕭蕭於戶外兮爰開窓而掩櫺獨兀坐於幽齋兮賴詩書之是娛引短檠而置前兮瑤篇卷而復舒注膏油以續燼盡兮光燦爛而晃如何生意之忽發兮席上珍照芸編兮日月新

鳳凰來儀賦以昭化成爭春平瑞應為

惟
聖皇之建極兮膺九五之寶命沛仁恩於四海兮教化洋溢乎萬姓天不愛道而地不愛寶兮百福畢致而延慶乃感鳳之翔集兮符一人之神聖嘉彼休徵應哉
王化向歆輔而高鸞德輝而載下惟羽族之三百實超羣而莫亞
聖德惟純祥禽潛慼鸑火之靈曜資和氣之融暖信鹿後而齡前亦雞喙而燕頷必梧桐之是棲非琳琅而不啄爾其九苞六像兮五色紛敷仁纓義冠兮順德不渝晨鳴鄙都行鳴蹌蹌嬉兮止鳴提扶是皆斯禽之神異掩餘瑞於瑤圖者也若夫黃帝軒轅之衆雞雞鳴帝
昏六英之舞莫莫翬翟屢遷來儀而神人格岐山和鳴而聖道泰執若當郅治之休明集
王猷而遠邁曠千古而一覩昭德底於
聖代是以六府治九功成金甌固森階平上

瑞駢臻歡聲徧乎閭里嘉祥叠奏喜氣達於寰瀛乃為之歌曰鳳凰来兮集天梧梧既生矣
皇之瑞集天梧兮拱
帝位
帝德光被兮靈祥萃
聖心弼寅兮勤自治敬天既兮罔或肆又歌曰吉士蹌蹌鳴鳥協應
昌由臻茲我
后德盛萬有千載遵荒安定

重修
關里文廟告成賦
玉鉉惟清
聖祖神宗既承顯之式穀允精一而執中欽明文思克溥允恭洋溢滂汹萬國來同
皇上御極是法是則煥天下於文明登九有於
先聖是欽崇儒而
素王惟式

天鑒孔昭佑我
一人謂閭里之經營既久斯尼山之廟貌宜
新藉締造於昭代貽制作於
聖君
天子乃命司空勅匠作爾經爾營乃量乃度
走羣靈而驅八神鳩工徒而諮衆咨剔煞閒
不注之巉巖伐泰嶠崇高之參錯良材委
大水神輸授模定式審方準繩陶埴鍛鬲之
俱備丹青巧治之奏技而待須爾乃日嘉時良爰動蘇聲鏞徒

奮力獲人充盈既陳陳而薨薨而馮馮大治輝
煌金煙霏揚噴雰璆鏘鞳砰訇法純墨綿綿
紛看約束之成平矯枉分既直剖腐分用貞
曉奮業業晝作匠王碣來煥雲楣豐融旻衍拗
繚疏交映悟立誠之簡明至夫既落既成乃
命皇子而徂征昭
一人之敬仰牲牷祀祊烝
祭乃饗

進退雍容邊豆既旅樽罍斯榮以閒兮於論兮鼓鐘神既安兮和沖降多福兮隆隆盖尊聖之典無以尚統前後而莫有戍同若也於是為之歌曰堂皇堂宇天子是新既輪奐乃瑞乃珉右堪蓁蓁幹縝紛宜聖是安佑我後人亞德萬禩保玉燉斯文

樂善堂全集定本卷之十二

賦

萬壽日慶雲見詩雅賦

惟

皇清肇三韓而定業肇發京以立基既應天而昌運亦撫民而順時世祖白旄黃鉞仁義與師於是乎撫有四海宅燕京而鸞鄰於皇

聖祖作則生知正義育仁以馭世制禮作樂

以定規六十一年之湛恩滋澤建我

皇而克享其雍熙至德

聖祖足式精神通於神明聲色化其蒸黔勤政臨乎八年至仁敷乎萬國擊壤者歌何有之帝力含哺者順無為之帝則

天曰明農

皇情何祥弗愆有瑞畢呈乃揚謙而自牧更

紀而不居或讓長而鼎
一人之大德巍巍蕩蕩
章月惟淵默
帝澤均施
皇風普洽坤輿載開紅苗允致其共球版籍
初登六里永安其服爰乃宣布化導之初辰
實誕降吾
皇之聖旦鴨保寨之大吏初臨地良坡之苗
民同忭池河營之猺獞成孫薦榮江之老幼
樂善堂文集定本　卷一二賦　二
共見異地而
王命頒陳同時而卿雲爛縟誠之懇民稽
首何異華封之祝三宜意之將吏傾心允似
萬萬之呼萬氣盈捧日曈碎錦之千重繚紗
麗天幻榮光於萬變為樓為閣拱黃道以旁
敷非霧非煌被清風而不散五之約彩於端
宵十色流虹於碧漢此重譯之來不問奏於
這裏七句之格不問歌其紀綴皆也況於嘉
時正午恰當

戚嚱望舒之圓滿兮蟾蜍乃以侵餙智者覺以先反兮愚窮年而終惑解迷途之往轍兮迴余御於中達駕言騁乎衮路兮謂先聖之教淵兮禁視聽言動之非禮既天君之泰然兮百體從而受紀斯已善之可樂兮樂孰能以愈此彼友朋之輔仁兮亦示我以周行日相親於理道兮若進而無疆嗟我疾兮善日忽背禮而棄義兮乃智力之相強贊襄施以為美兮謂蘭蕙其不芳彼是非之顛倒兮夫何樂善而日將納東平之修脩兮為嘉室之宗臣帝問王以何樂兮王性樂善之云高宮崇隆以入天兮綴珠玉而為珍詞士紛其侍座兮妙女翫其奉巾露雞曜熊以為羞兮華文繡之錯陳何耳目之不移於玩好兮乃惟德之日新吾將從此以

尋樂兮庶澡浴乎眇身

良玉比君子賦

妃彼太璞有韞其精蘊茲良玉兩品兩瑩潤林薄兮凝秀輝岡巒兮挺英伊美德之英英吾將配君子之潔清爾乃涅而不緇素有餘也庶而不黜堅如初也珪以為瑞軼砆也珮以致飾章衣袖也庶嘉穀用弘敷也氣比白虹光發舒也文質彬彬德均如也君子比之於焉自鏡溫潤其形容與而相羊發我蒙

雜無瘕類之可尋全體脊瑩有光華之交映夫何大璞之不完而匿瑕之為病哉

銅龍曉放玉漏初傳氤氳曙色綵紗祥煙翠萬國之球聯列百辟之班聯爰有靈苗曰指佞草非時不見實天地之無私應候而生乞皇王之有道則見夫峙丹陛而蔥蒨秀形揮而綵紗金莖露濺潤貞幹之稜稜玉殿香凝蠲斜枝而最最無心而應讒寇之觸何殊有

後則知金鏡之洞已早至昔元性盛而險王化調良愛而廉續照雖明生於亮代實荷門於明時對右平分左城承日照分風披千室劍現三環威儀則風軼京呈其瑞而已矣又

松竹四時濃濕賦以題為韻

明湖漾以元採步庭砌而從容伊植物分不群而貫心分英同歲寒榮分秋菱或冬枯分惟枝篠之挺出恒歲艷而莫抵故山逞妍者易落惟松玉貞場惟仗節者不改宜賞之以吟哦掇之於爽塏照景暄之照蹤潤宵露之沾濕惟四時而如一是松插之所以乃

帝堯臨朝賦

皆在禹宗踐升寀之位居紫極之宮志恭默以思道心既虛其如忡何精誠之潛通神悠悠其若往夢忽忽而淺空於載之渭遘是陟崑崙歷元圃遊碧落之庭升玉清之宇詢于上帝既拜且舞乃致詞曰惟川有水惟舟濟之惟品有萬惟鹽梅脩武丁將俾三無而治之臣恐德非類請詧良弼以式之帝乃命巫咸肸之曰若有人兮山而實蔽蓋洪洪而亂地伊何人斯化調良愛而廉續照雖明生於亮代實荷門於明時對右平分左城承日照分風披千室劍現三環威儀則風軼京呈其瑞而已矣又

之窈雲我哉兮波渺渺清明兮其躬怡悅兮
其貌資汝武丁以佐有道俄而曉鐘催曙漏
前停傅乍迎清夢恍憶前緣爰徵繪匠造進
廷前肖乎獨見之際乃在傅巖之野傭築之中既感儀之不忒知
經緯之靡窮置之左右相於厥躬允協沃之
是賴資誨諫以祈衷金之礪兮差可比水之
繩兮將毋同是知天之載兮無聲無臭誠之
通兮無感不就惟高宗之聖敬日躋斯上帝
誠不似容而實漏故

天爵賦

帝渾沌之苗裔兮全眾美而尊安伊沖氣之
細縕兮胚渾司乎五官廈方寸之福田兮闢
靈臺其洞寬宏泰宇之扣逶兮施耳目之弄
翰蹈中正而為轍兮何姦匪之能干紛既有
此內美兮乃上帝之鑒觀帝用嘉其完備兮
詔天君其聽焉若曰予有四德厥首惟元廓

然無我順應無偏是用錫汝莫大不全在事
有宜在理有義應酬裁度發強剛毅是用錫
汝外以制事節文之詳兩楹惟肖禮清明在躬
中立不倚是用錫汝以綏福履人為物靈惟
智盡之是非昭若洞然不疑是用錫汝以接
時惟是四德敦行無怠惟信之功大小咸
在是用錫汝動罔或悔心惟官既定此五淳於
上帝也乃再拜而言曰皇天無私兮武德在
弱五典有秩兮委任實隆期為守而莫咸兮
副朝命於蒼穹庶天眷之常保兮弗慆捷於
幼從

白馬賦

伯榮過冀北之野見眾牧在坰之間惟騂惟
黃惟驪有駁有皇或嘶或鳴或飲或在水一方或低低仰
彭彭鏕鏕驤之在望恐驚駭之相妨於是舍
舉忙目心追不觀其外附之毛獨察其內東
之性庶其心兮不趨於險相其目兮惟視乎

正以之御兮明沈休
惟命是蓋獨擅阿
者也於是飽以甘
驅可不加夫鞭答
風駛耳風舒以
陌之間徘徊閭
因斯人之知已於
歎八荒朝秩駕於
為而若遺繼後
樂意寔寡
之者有矩節其力
然者何異於撰緣
九日登高賦
歲九秋之暮月兮天肅霜其寂寥氣和條忽
而曛在房兮又值重陽之令朝何景物之慘
悽兮羌草木之萬條悴繁綠於寒渚兮菱菜
紅於荒郊命駟馬余徂征兮駕言往乎山之
椒凌高巒而遥瞪兮度迴壑以道遥既流眄
於平隰兮見落日之遲皐鴻鴈翩翩而來賓

分聽翩之詩兮若能山
之聲而改操且聞以之馳兮川逕逕
之陽而所詣助中之聖
者也於是飽以甘鮮多浴以清水既飽戒之馳
驅可不加夫鞭答風駛耳風舒以雙峻墻龍勝而莽起蜿蟺堤
陌之間徘徊閭閭之裏是雖野禽之迴異亦
因斯人之知已於是呼造父招王良時六合
歎八荒朝秩駕於成池慕返御乎扶桑納羣
而無所悼方正之不容羌感憂之日離擊
樂意寔寡
之者有矩節其力而不苦因其時而不苦不
然者何異於撰緣之拊而東野之舞哉
九日登高賦
歲九秋之暮月兮天肅霜其寂寥氣和條忽
而曛在房兮又值重陽之令朝何景物之慘
悽兮羌草木之萬條悴繁綠於寒渚兮菱菜
紅於荒郊命駟馬余徂征兮駕言往乎山之
椒凌高巒而遥瞪兮度迴壑以道遥既流眄
於平隰兮見落日之遲皐鴻鴈翩翩而來賓
分聽翩之詩兮若能山
之聲而改操且聞以之馳兮川逕逕
之陽而所詣助中之聖
者也於是飽以甘鮮多浴以清水既飽戒之馳
驅可不加夫鞭答風駛耳風舒以雙峻墻龍勝而莽起蜿蟺堤
陌之間徘徊閭閭之裏是雖野禽之迴異亦
因斯人之知已於是呼造父招王良時六合
歎八荒朝秩駕於成池慕返御乎扶桑納羣
而無所悼方正之不容羌感憂之日離擊

夫龍之骨為葙烹鷩之美以薦百索之號徒傳九子之名空擅既無取於懷賢悼古之風更無涉乎扶陽抑陰之義雖養口體之微亦不可以不辨

六藝賦

居高齋以遠紛娛情志於典墳籍義府之忘憂余下學其何知敢玩惕而不違矧伊六藝之為懿雖宿儒而必親余下學其何知敢玩惕而不違矧夫禮緣情以制物樂平情而返初射必先夫正直

御必範乎馳驅書貴六文之不忒數窮大衍而有餘於身為終始之伴於道為行藏之與詩言之風兮諸侯是陳慎其制之也必傳道之聖其行之也必守道之聖王合射以明教男子蓬矢百威儀三千既安上而治民亦緯地而經天請為言其美備俾達者其聽諸原夫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既安上而治民亦緯地而經天其制之也必傳道之聖其行之也必守道之賢郊廟有饗祀之典朝宁有聘會之處尊則衣冠拜舞祀親則酬酢蕃賓卑賴以等長進退恃以周旋是蓋禮之大者而其細尤莫能以盡焉學自軒轅崇門定樂溯源必本

於中和相濟必分其清濁以歌以舞則驚羽畜萬五音六律之歌之相濟音分既換羽而移宮吹律分度商而攝角入耳分躁心以擇傾聽分欲心忘以和民情惟樂聲之至正斯風俗其可改若夫敦弓既堅四矢既均可紓此而觀德亦因之而序賓在澤在宮必有多算難紊不勝之論矧實一定之制少算必貫六文之不忒數窮大衍而有餘於身為終始之伴於道為行藏之與詩言之風兮諸侯是陳慎其制之也必傳道之聖王合射以明教男子蓬矢百威儀三千既安上而治民亦緯地而經天尼曰執御先乎心正體分在茲自下奉上分以此四黃既駕分總總分鑣兩驂不倚分過都越郵追電分逐風發矩分還規旋是蓋禮之過闕馳造父東野美辭柔之王良愛遵瑰之道之聖其行之也必守道之賢郊廟有饗祀之典朝宁有聘會之處尊於康莊執謂御為賤役非君子之所方哉至若盡始義望宇肇基謂史藏觀於蹄迹勞稱萬民以察分仰

代乎繩結百官以治分宜敵

哲造書契之大明快苞符之盡洩於焉籀斯
造字前驅羲畫後孫文皇乘文繼乎後孫
聖頌柳法暨蘇黃筆勁雖歷代有作者要悉
歸乎心正乃若司天之職推步萬端黃鐘定
其分至玉律辨其晷寒既參天而兩地亦儕
坤而考乾下至內府外府之藏舍郊人量人
之定田無一則何以成十有百則至於累千
參伍而其法備錯綜而其數全豈若商鞅近
功始快人而立秩弘羊心計算升車與緡錢

盖所以裕國計敬昊天惟損上而益下乃自
古而云然豈茲大藝用藉尋求若行遠兮資
邇若涓川兮汪舟嗟不學兮面墻期佩服兮
優游庶不成兮我心用勉勉兮前修

日方升賦

伊昔昊之懸象兮煥二曜之重明麗中天以
臨照兮終萬古而健行分宵出之行藏兮仰
瑞應於升恒維光華之烜爛兮百昌欣以向
榮偉觀洲之繼照兮請仰觀旭日之方升明
萬象其伊始兮符天心之生生方其玉繩罷
繫斗杓收指昭舒隱曜以西馳啓明歲輝而
遠徙覺東方其生白晞海水而煥然滔溟濛
浴鴈義御以遹征火馭載臨遊天衢其自此
旋回不忒兮正義仲之寅賓玉律無差兮合
容成之步晷銀虬滔兮燭龍翔陽烏飛兮曜
靈揚出渤澥兮經若木歷暘谷兮拂扶桑濫
海燁燁洗寶輪而皎潔成池炳炳拱神鏡以
汪洋王衡隱約兮低度瑤華烜赫兮含章照

彼鮫宮添輕綃之冕朗射茲龍窟增寶藏之
輝煌則見金門初啟玉闕乍離兮露萬國之朝天
璨后升揚麾兮催青瓊之班聯雲旗縹緲兮
映百川之會海霞車陸離兮此出震一人之有慶鸞
至若六街香霧九陌紅塵曙色方升晉謁之
驄驄駒駒展光乍爛計階之幸轔轔瞻祥光之
錯落覩瑞靄之氤氳此王路馳驅之士鸞翔

鵲起而欣欣者也又若幽人曠逸竿甫適三
學士清嚴輒來倍四梳翻雲墮兮曉景透乎
杳閨經開貝葉兮晨鐘鳴乎古寺舟橫野渡
兮驚月落而烏啼觀合平原兮喜黃雀而荅
臨照無私恩光徧及於萬類者也斯時也後
天一度而輝燭於大荒出地尺而宣耀於
無疆夜光無所施其用火齊無可耀其光杖
何為兮詒奔父戈何為兮揮魯陽節何用兮
其豐縄何施兮其長考盈虧兮何與驗中炎
兮無妨若太極兮始判而將分如元會兮方
流而未央又何必記合璧於伊耆之代樂抱
戴於晉帝之堂侈談王宇之瑞徒稱五色之
光哉客有與余泰山之嶠神遊日觀之峰觀
初陽之煒煒翫氣之沖融開懷抱暢心胸
卻熊曜瑯琊之跡追青蓮登岷之蹤將遊心
乎太始觀造物之元功

瑠璃匿瑕賦

尺有所短寸有所長伊尺璧之為貴誰點瑕
之足妨程材以捭器舍疵而取良顧寄言於
銓才銘座右而莫忘

水輪賦

剖竹為管探水為輪假廣川之利潤代宮兩
之宏恩因時制宜奚必資乎匠伯澤民利物
乃有待於梓人兩其東作云興西成在望大
田多稼或愁旱暵之憂霖雲不雨每歷旬天
之明鑒雖把鬼之勤奚為即墨之利亦寤於

是轉岸上之飛輪汲江中之巨浪方來旋去
詭機軸之周環已納而吐欻洪波之奔放劇
如雷鼓之聲翩若飛鳧之狀勢清激濁兮大
澤旁通救患分災兮連畦滋物鼂桔槔之小
惠殊轆轤以致功匪疾匪徐兮運旋而不窮
突如來如兮灌注而莫窮盈科而進兮施有
次第轉載而輸兮用無始終流洋洋兮比潤
黃簉場圃兮簨虡載滿是知輪者木之體既
異順而有功水者坎之盈亦剛中而有信相
資以濟引重之象何殊因物而施救暵之功
以迅敏陳澤物之奇勳用備風人之雅訓

白鹿洞賦

流鄱陽之洪浸峙五老之奇峰星分軫翼以
上耀境接吳楚而旁通諒地靈之所聚實間
氣之攸鍾吾聞山蒼蒼其含翠水渺渺其如
油松漠漠而鬱蔚石磊磊其雲浮伊眠鹿之
町疃乃是創而是修架修棟以為屋砌高構
而成拔聚崔嵬以游息倚之研求陸有
詭物之理水有迴泓之事想遠公之遺踪而
追洛之所由是地也李氏游之開先睹前為
之芳後講一理之淵源致四方之奔走既道
貫之啟牖此鄒風者所以學而至今長垂
而不朽也

賦

文戰賦

甚矣人之好爭也軒尤鼓怒於凶器幷涅鬬技於霜鋒貪育逞力於舉重般輸侏巧於雕蟲良增驚智於劉項儀秦馳辯於橫從是蓋所居者高則惡人之我並所操者異則嫉人之我同未有解搆釋紛齊天地於一指和光同塵歸大化之元宗若著也吾恣文人學士知命樂天讜畢自牧慎重為先其游心於淡也若太羹之味其麗澤相滋也若共濟之船宜其煦煦為儒魚魚為賢不惡我之或後不憎人之或前而孰知所謂文戰者更有甚於前言當其屬詞鋒排筆陣萬夫之雄莫撄六籍之奧並進徹札之鏃必期乎中堅露顖之囊何妨於游刃鶩視而張弛咸宜虎變而雷霆用震於是緗帙繽紛書盡作鼓聲之響絳帷掩映俄興旌旆之思嗚十二之龍賓發攄奇策揮五千之文字窗迴倫師臨局平分其勝負當場罷用其正奇弟子降心而欲手先生談笑而解圍是直鬲兵於學海歲甲於文山請纓同弱冠之子投筆似定遠之班硯石如砥分鉛功染藍管竟毫分蜂布麥頒齊物子見而笑之曰是烏以文為戰者夫文以載道而又何戰乎請與子解干戈之擾而歸洪荒之都

望嶂山賦

居襄府之遐漘兮藉藝苑以遨遊憑緬望之汉古兮蒐幽淵其如流邈島山而景仰兮余獨媿夫前修矢中志以日征兮寤自盡之免羞閒嶂陽之舊峙兮頗維在乎東鄒余仲氏其再經兮為於道其孫由子車氏之故墟兮洞芳杜之幽溆欽歸輦以感懷兮運綺思而裁句於麗

於大東固坤輿所鍾靈兮氣旁薄而莫窮配浩然之至正兮挽戰國之頹風畢衍說與儀辯兮非大丈夫之謂也排楊墨之淫辭兮曰維正道之足貴也丁徂艱而獨往兮邁仔肩於千載也其功不在禹下兮訢言確其可味也惟樹德之既堅兮吾獨羨夫孚有之所由來奚必詩夫川原之綿衍兮修長慎自適兮仰止兮路修長而莫覩重曰望嶧山兮魯之邦阻隔千里兮天蒼茫竊息彼鄉尼山兮猶可望

迎長日之至賦

惟大祀以事天爰考候而迎日時維端於方始迓初陽而誠壹既襄帝之儀乃場用牲之吉繇占之典黃鐘正兮陰以欽承上帝兮調象設庶亦飛乎緹室蓋所以緯之平布政萬方必始璣衡之一仰斗柄其始旋望扶桑而將出斯日也符上春以傳儀詰泰壇而將祀迎祥迓福兮必惟其時夏氣延和兮爰於其始迓候律與長影而並長烈烈寒還燁燁烟而在陶鈞之和維兮定知經紀不忒乃自然是知經紀不忒乃自然地實並成而在此斯緯之大次孟日者德之成表昭緯之大次孟日者德之成表昔叫於君象乃致敬而用迎萬閒共球望金門而和會千方輻輳御旭日之長明羣僚景從而有扶千古輝煌而莫京斯固一人法天而有慶九有戴帝以成寧者也

景陵瑞芝賦

監閒王者孝慈則芝生仁恩覃敷於宰土草木爰叶夫嘉禎考夫瑞應之閒稽乎符命之經未有治功允協乎到理而祥應不貶於山澤者也欽惟

聖皇御世敬天法祖照燭之澤比陽春汪濊之恩如膏雨亮功則兔詣三事歌叙則允治六府凡溥大化於

雍熙悉循
聖祖之遺矩
上帝是鑒靈瑞斯頻河清海晏之紀麟遊鳳
集之文與夫嘉禾甘露之迭見蓋不可以指
數陳是皆
一人格
天之元功而厚澤永逮夫生民者也乃若瑤
光發於象之精金色吐陰陽之秀衍
鼎湖兮億載休徵瑞

福地兮萬年鴻祐繽紛芝彩表
聖祖盛德之常新煥爛芝房瑜吾
皇孝思之孔厚金枝瓊葉浥瑞露於
寶城十色九光燦祥霞於仙圃鏤珊珊而作
幹葩蓋高擎肖龍鳳以呈形卿雲低覆氤氳
並日月以爭華蔚與松楸而並茂豈與夫
生於石室產自珠宮王母之虛紀宓妃之
館成空秀廿泉之庭而傳誇帝嚳延英之
座而稱美堯宗也
哉

五絲賦

律中蕤賓時惟皐月實天中之令辰值薰風
其南發撫茲佳景浴蘭爰偏乎寢廻文此太
平鏡渡赤城乎楚越乃有金閨雅製綵幕芳
思不止線添對日長之何遣聊同錦織象雲
爛以交披憑茲十指運彼五絲觀寶樓之績

續綵文采之離離延壽算於萬禩傳勝事於
一時爾其香奩繞羅彤管方陳麗學天孫之
樣巧開地脈之衣鴨綠爲選色而艷分八
彩淺紅深試成章而手把雙紋皓齒含霜意
運神工而不語青蛾斂翠心追天巧而宜嗽
鶯其羽鷁其領雙比方其燗煖絲五紀絲五
綫更簡繒而續紛則見天績比貝連艷苞花
衆色如蜚蛛迴射乎虹橋舞比羽兒直通於
駿娑琴箜篌用成錦袂是裹方持蒲的願萬年

以祝君亦比葵忱藉一綫而達我重曰當午
日今結五絲綵萬緒兮抽巧思綿寶命兮壽
無期紀歲華兮長如斯

稼穡惟寶賦

天之鍾異物也石韞玉而山輝蚌含珠而川
媚金在沙而待披綃織鮫而成瑞火弄炭木
難而交朗都梁與五木而爭貴繡毬紅翅亦
羽文翠固海舶之誇珍亦大賈之綱利若也
然而饑不可食寒豈能衣惟土物之是愛乃

民命之所依布代之姿莫匹連城之價在茲
此聖世之至寶若歌咏於周詩爾其既耕既
耘既方既皁沃時雨而露滿熙西風而堅好
珠顆滿車兮無慙照乘之光玉粒盈倉兮絕
勝瓊瑤之報故珍重上歷乎一人而滋培全
仰乎大造為植物之獨貴豈異賄之足稱勤
耒耜而莫怠謹播植而及時欣氾勝之有法
如施追琢之精力作三時兮類藍田之種玉
有秋不日兮誇赤水之求珍與千倉與萬箱

南風之薰賦

祝融司方朱明應節蒸溽將兮炎炭熱兼萬
物之數榮坐池堂之清絶猗珍簟兮如霜皎
冰盤兮沃雪乃其揩塵初動羅縠微飄揚異
方以律轉應鶉火而候調出谷冷冷輕縵幌
草入林習習響不鳴條蒲劍刺波兮岸畔斜
榮乎翠帶荷珠承蓋兮池心低曳夫紅綃解
煩襟於九夏扇清景於崇朝客有廣度衣北
窓延賞嘉噓拂之及時欣凱樂之有象藝佳
氣兮氤氲掃祥雲兮淡蕩爰符五日之期可卜三秋之穫吹來闔闔何須

辨其雌雄布自郊原欣可覩夫長養時也虞絃鼓薤爾吹有道聖人之世無為至治之時著物如薰疑度雖遥香芷乘陽欲動微飄座上軽綿中八音之節族叶三光之舒遲豈比夫閒徒建修其詞華沛里空愚夫勇士辨掌中而懼飛賁亭畔而稱美彼宮殿但泛其葱蘭伊闕闕豈被其福履惟靡作聖惟風時薰宣和解鬱澤廣恩均既揚風於八表亦應候於五辰冬暖吹葭管之律春和拂梅柳之津

會南風之入頁尤徧被乎無垠斯所以醞釀太和之氣而王者法之以施仁者乎

書同文賦

偉哉書契之盛也麗光天而有耀敷海宇而無垠掌之保氏而肇夫小學範乎人文而成彼天勲代結繩而為治因載道以稱神洋溢之風普扇光華之治聿新書紀遵道遵路記稱同軌同倫固莫野咸欽其法式抑嚴廊用布其絲綸緊夫庶嶽造書倉頡創字蝌蚪成形鳥迹瑞原所始作不一其類迨後八體漸分六書遂製或篆隸而殊科或戈戟之異制或假露湧泉而稱瑞或揭象魏之條或質歲成之計或莊元圃之

麟或折蟠宮之桂莫不依乎典則遵我王章錯綜以盡其術揉撫以備其詳藻耀乎典冊之府輝煌乎翰墨之場拍事象形之中日協光於是靖萬應之紛爭布一人之大化金聲轉注之允滅潤太平而有色宣文治於重

秋河賦

暑風退秋月明麗銀浦於碧落映金漢於丹

京秋秋之波瀾皎潔皚皚之氣象澄泓露下而天津可渡風飄而微波不生經漸虛而遙遠亘玉繩而清淺從碧海以分來望黃河之上轉入三秋以杳茫直萬里而曼衍深莫測兮懸東井而昭回遠莫知兮歷南箕以舒展客有閒庭容與梧砌逍遙感砧聲於野豎驚蛩響乎清宵明明光而寄興抒曠懷於沈寥初起棄憭之女停梭河鼓之旂近止霞妝斜整映牛渚以非遙閣道

潛通望鵲梁而甚邇樂莫樂兮舊相知悲莫悲兮久別離嗟陽烏之欲上又天難之早啼何絳河之傾而不習兮抑天限固若是其難移徒見夫皓如白練之枝皎奪景星之燦當露夕而逾明吐霄光而猶爛興無邊之秋思漫題句於紈扇

筠枝賦

氣稟純陽根植炎方燦瓊華之爛爛垂實實之垂實者無斧斤之患而已哉時惟選適之之之

冰蠶之繭唇未沾而已香手含潤而莫盥亦何必羨嶺南之三百推驪珠而滿盤哉

多稼如雲賦

出郊原而縱目愛金秋之氣清草霏霏而露濕天寥寥而風生寒蟬收響陰蟲載鳴繡錯溝塍乍青蓮而散漫綺分隴畝正黃茂以縱橫酬勤劬於東作告豐稔乎西成遠而視之如膚寸之出石也近而睨之似朝隮之凝碧也當夫公田既雨霑膏澤之調勻嘉種徧敷披薰風之順適厥田上上分芒芒既抽而散芳實發羊羊分花已飛而帶白奄觀南畝之收何異西郊之積則見夫綿邇鋪川豐融亘田層阜遙分似無心而出岫千畦徧滿若奇峰之連天氤氳散潤分既史書以古歲受衍流膏分果戶慶於有年豈祇京之足喻悅耆蔚之愈綿於時序乃錢鎛築我場圃以樂農夫以御田祖豐滋浸若且聞來哲之詩悅茂油然欣聽簫韶之鼓方苞既實慶高廩於茨梁

堅好不秕喜盈疇之稷黍故曰穀為君實惟農是親道東盈場玉食亦發其芬潔餘糧棲訫金枝轉掩其輪囷豈非聖德之格天而多稼乃得以如雲乎

聖德合天地賦

聖人膺寶籙握靈圖蹕含生於富壽致萬類之昭蘇澤允單乎九有道克奉乎三無欽明文思帝堯無以踰也溫恭允塞虞舜以加乎紀巍巍與蕩蕩信一揆而同符天無不覆地無不載蒼蒼者昭玉冒之宏混混者順發生之大窺博厚而難名測色容而無外是亘古此天地也而誰與為對待哉王者中和位育並立為三規模既同乎幬載對越尤致其精嚴故升中於天而思神格告成於地而恩澤敷以對時而行无妄畢以自牧而體福謙於是歌一德之允若與二儀而胎合布政以御田祖豐滋浸若且聞來哲之詩悅茂油然而則温如春融育物則量同海納明如日也麗九華以昭宣散如風也紀八節於閶闔然而

高明既被朝夕彌慶昭事則樂康是飭行健則元會永綿小心翼翼是曰法天若夫廣大咸亨品物必遂義安土能敦是曰則地於是乎乾坤合德君師並脩海宇仰崇高之象華靈樂靜謐之休備尊祀於血氣成參贊之謨謀豈非與清寧而永奠合上下而同流者哉

烏求友聲賦

暮春曰永修禊風輕柳依依而始綠桃灼灼而載榮山含翠而水秀雲觸石而氣清想羣賢之盛蹟追永和之芳聲命我樽罍招我友朋既窺花而拂竹足樂志而怡情乃有流鶯傍乎高柳乘春載鳴知時不苟既擇木而遷喬亦因心而求友翔翔寮侶兮愛懷切切之思晅晅呼羣兮用發嚶嚶之口枝頭乍轉兮念知我之猶希陌上頻啼兮恨相應之恐後蜂蝶來往兮疑尚沮於羣猜鸞鳳遐遠兮與以引為吾耦歎離羣之已久謂知音其可期

秋聲賦

繁鵜火之司令疑商金之屆期影度朱明始散芳於榴圃律候白帝獨抽穗於麥畦變范之連縣亦離離之下垂南亟正勤於此日西成偏紀乎茲時按梅風而含顆潤穀雨而雙岐是蓋四時之代序而萬物各遂其繁滋者也乃其堤上鳴啼閨閒機杼猶霏綠樹成陰而始就何領隆曦之永晝觀黃雲之滿野兮驚白藏之應

候溽寒露而朝滿兮潛陰昌而夕秀雜收歛於長養兮參結實於紛茂炎炎當令碩碩成行縈莖兮韞爽青穗兮含涼大有占而豐登肇象兮中和順而曜靈竝飛香對銀細而偶穗兮散珠顆而分芒豈非化工之獨運而為盛世之嘉祥哉

夏雲賦

夕陽退暑晚籟吹涼蟬嘒嘒其曳響榴艷艷其納爽坐冰簟兮生光既澄觀兮瀟灑爰延步兮徜徉策杖清流之畔響藤疎林之旁見夫夏雲蠭峰無心出岫裁裁而其氣始升氳氳而其勢漸就曖靄岡巒之崇薮鬱松杉之茂其方起也似迎日而流霞其上騰也如凌風而散華其紛郁也狀綠縟而錦疊其輪囷也類玉葉而金葩或現神女之佩或駕王母之車依稀漢帝兮望祥而書紀寶鼎彷彿安期兮成仙而棗大如瓜同覓蓍兮五色突萬少兮三花驅不勞鞭兮乍峭峰之翠葩斷何須斧兮已空窾之谷研爾炎蒸頓欲池臺清絶抱翠石兮影留俯清波分紋潔暝烟杳嶼兮隔柳岸以深沉餘景紛綸兮鏤殘陽而明滅思添漲兮園之渴豈非觀變興之勢而忽解心中之熱哉

學問至翫苑賦

原夫泰岱之高不讓土壤而奪五嶽河海之廣不擇細流而納百川藏萬物而不盈者曰地寶有而不居者惟天是以有大而能濕必豫見善而能遷始賢固至理之如此豈入道而不然蓋自先民有言詢於芻蕘況下問之不恥乃大德之弘昭野無遺才英俊彈冠夫廊廟政皆在應應人群議於市朝固已五風順十雨調集濟濟之多士翫師師於百僚

天地有至德健順運萬古
五流博大生而貴生時能體其根源一
誠神功何易簡
義皇初畫卦猶以結繩治後聖作心書法天
與日契爰德光簡編即是傳道器君看六經
中古道仁義

有苗格帝大禹爰征二旬猶逆命豈云
無甲兵伯益贊謨言感神由至誠惟昔虢叟
日克諧致蒸蒸文德既誕敷遠人亦來庭動
物不動今古無其情
高宗求良弼簡在道夢寐傅巖版築人一朝
幾高位和羹作鹽梅朝夕資納誨阿衡豈專
美說靖殷邦治惟此忘默思尚賢天所賜
降冬無潛龍厥夏無祁寒晉協太和往來
相推遷蚩蚩彼衆氓努力籌逢年我當惜寸

陰詣勉拥前賢
泰山不讓土河海不擇流為學亦如此取益
在廣求見惡當日戒見善期自修三人有吾
師近取乃日休
孟山何嘗兢有獄田畴成見乃盛世符南山有猛
惜薇終為王者瑞見乃盛世符南山有猛
虎食肉如食芻儉嗜飽腹明何論有無辜一
朝猶豸至咄嗟喪其軀仁彼天道顯視此何
所殊

銅鐵正衣冠人鑑別善惡人苦不自知戒規
已病藥疑事莫著牒疑謀莫龜灼但聽善人
言萬事免乖錯
秋聲何瀟灑來參三五夕蟲吟風樹上蟬物類本無
淡雲烟裏明階下盛說遠漁洲居住不老仙三
情苑指武陵設說桃源傳我有不老樂來用求
山四五遠荒唐徒煩
金井清心與寒欲可以延長年嗤彼名利人
郭公解布穀王孫能促織區區禽與蟲因時
亦有識人生性本靈光然備五德私利亦薰
蒸靈臺固空寒學優日忽被螳蜋強先
已萬理明支事乃不惑
春風二三月花與爭芬芳出門踏青人車馬
沸如狂芳甸布綺席綢陌道琳琅幽蘭在空
谷泪背生道旁地僻人莫賞誰識王者香我
來採盈把踏植滿書堂同遊不同趣對爾即
禍祥

平原昔乘客毛遂乃下列傳數入强楚碌碌
何分別一朝忧頴出歷階騁辯說手招十九
人從約自此決策士且垂名列乃匡時傑
燕昭用樂毅連下七十城惠王信友間全功
一旦領將威容貶左右計不行烹阿封即
墨戰勝在朝廷外圖與內閫一伺主疑漆所
以為政者去邪心乃明
風原沉汨羅弥忠光日表貫」「過長沙臨流
抒懷抱楚懷本庸昏漢文拥有道胡為志未

仲悲歌哭鴞鳥絲灌蓝子蘭洛陽英劍早龍
門作合傳乳哺高品深
鳳凰鳴崑岡惟念林與琅九芭罹奇彩天宇
悠翱翔豈比落達人豈自
杜郎大巧超等尚父年八十釣渭陽一
朝遇西伯功績是知閒路間許為邦
家光

新竹

新筍之成竹龍
[illegible]影籠清風動聲林路混
琅玕籜猶然婉
玉歷落吹宇喬
摩留仙人淒託
寂寞森森階砌
枝篠紛參錯莫
海子行圃

展秋興時分韻得肉字

秋虎猶平原路
開黃菊豈以漫
初楊李龐威福道旁有餓孚
陽蔡鼓來禽破冤裘曲杜老時
誠篤傷心秋興詩令我勞往復
茫渾神味足錦江波浪愁巫
風問天空同賈賦服遠遠千載
躅

閬山月

玉門關外秋風清玉門關上秋月明戍兒
卜刀鋸鳴雛家見月幾鬱盈
樂全集卷十四 古體詩
天河淨洗兵不
用早晚可得洒泉封燕頷將
甘苦均寒溫遠憶千家砧杵聲舊衣
衣遠寄頭皓魄又重圓遙笳四面方吹動

題李白太山觀日圖限韻

供奉沈香亭遣謫若鍾鉞意
詞華擅五嶽峙胷中磈礧難消遣長嘯登太
山日乾峰當面來望滄溟洲拗堂杯水轉陽
烏浴未乾魚龍戛曼衍扶桑
雞犬遐觀小宇宙形勢天下
運思尺大羅天

天帝端冢兕叩閽詔通叫從容陪玉輦醉踏
青芙蓉崑以佯狂兔騎龍恣天遊白雲共舒
展帝女賜錦裳閒說冰蠶繭長鯨不復回奇
獃雄收虞淵波卷即此當卧遊悠然興不淺

喜雨四言詩

明明
上天照臨有赫至誠克應無感弗格穆穆我
皇乾惕朝夕鑒在
帝心九有是宅
皇帝膺籙丕緬丕承洋溢暨訖被乎八紘民
安其居物樂其生爾畛爾畴爾桑以成以平
瞻仰
吳天昭回雲漢未回如焚亦云徵旱
帝心用憂徹懸減膳亦保亦臨曰明曰旦
有頒其絲有降其綸恪恭訪白三公延及百臣式
陳爾言庶禪我身用沛恩施以答
蒼旻

讀汲黯傳

有臨其陰有覿其雷雲既油然雨亦沛哉曰
霑而潤曰澍而培自我家綴編于九垓
民故其使穀詘於田溝澮浮浮沃壤涓涓匪
以灌而鮮匪以泄而妍
聖帝是處致雨澤是宜
雨而暘矣澤則洋矣倫農桑矣碩且長矣萬
斯倉矣供明堂矣祝樂豳矣

建安骍騅獻文體一受俳優務悅人靡軟
風相窮曰此八代間羣言紛汗漫起衰呂黎
公銑然負滂訕刻偽遷淳古籍混慨流汗漙
海狀衆瀾斗迹失望懼亭聖衡蕩籬敗樹先
登此固文道以見一語千秋贊

銅故歌

雍正庚戌秋九月廣西撫臣金鉷進
銅故一云民門星田所得名諸葛鼓
相傳諸葛恩以故鎮蠻云因歌以紀
之

赤帝失御火不熾蒼冠以直履潮坤乾晴工後
喬英且賢慨然奮義揆中原南陽之鼓卧龍
蟠下車三顧意何虔龍飛雲路見在田君臣
相得魚水歡東使吳會騁辯言八十萬衆成
灰烟西入益州奠本根鼎足峙立固且宅永
安宮裏龍輴攀調和宮府整而閑命師南指
定獞頑七擒七縱服諸蠻鑄銅成鼓永鎮旃
風雨候餘年復年數易時代陵谷遷下巢蚯
蚓鄰黃泉照臨無復資魄淵滿潤還沾雨露
偏榮鼎貫鼎增斕斑獨於厚地全其天由來
奇物終播宣一朝光氣騰荒阡施厥森鍾毛
礫翮有聲鞶鞶絡非絲紘宛然銅鼓形不刊洗
別苔蘚光澤鮮驚看老幼何喧闐大吏表進
九重前為陳檀槃撒色經聚觀羣下充庭軒
試加擊伐聲嘽嘽大鵬搏風長鯨噴上有四
蛤猙獰蹲旁有雙耳綬色縹龜文虬篆隱隱
存覆之黃繐加束純方今

河汾誰歌劍氣沖斗躔我聞宜鼓名諫臣訪
察民隱牧元元此應其兆無乃然坐見讜議
日聯翩鏞鍾大叩張宮縣

讀良吏政要

蕙風何習習朱明屆長晝杜窓高卧起洛誦
勃時恣貞觀政要編覽罷再三復文皇治世
功在漢文崇古斗米值三錢太倉粟腐臭關
東時南開門夜無盜論古緬邈思治功非
作覩文貞江朝端彌綸而匡救九重亦虛已
勤政夜繼晷勤精剛至治俗用臻富厚二十
餘年間中外稱明后徵沒明鑑昏志滿漸差
誘衆征無成功幸能自引從諫衆改非咎復碑念前規厚
賜撫其後猶不負初心終身無事滿信順立
至基尚賢天所祐先哲留嘉謨後人當勉就

傳修期

昔有韜鈐士投筆願從戎終生美少年請纓
志甚雄論事貴有用躍馬馳邊烽所在戰必
克益是虛譽崇偉哉傳修期卓然儒將宗擊

賊萬人前揮筆三軍中勇力駭豺狼流文貫
星虹非云尚血氣詎是工雕蟲小戎賦良人
溫然羨玉同讀史撫青編芳蹤千古隆

公孫舞劍歌

昔人有公孫舞劍歌項伯羅敬漢王
也然但言漢王有天命未及項王不
聽范增之言及增不知幾而事項故
歌以補之

劉牛劉雉殖封豕蹙劉實亟推盈几錦繡筵

開藏壁壘褒甲宋盟無乃是亞父腰下玦三
視項莊劍氣寒如水公孫舞兮行且止以身
為衛拂衣起增御顧兮良色喜隆準果是真
天子怒撞王斗亦徒爾回雲集霆已如此

蠲租樂擬樂府

幻芒布令土脈滿荷犁早向東阡趨男耕婦
織閒時無料理粟帛供正需食毛敢辭王稅
乎春回蔀屋大澤數小吏岁午捶門呼竊疑
督賦驚農夫却宣王命傳蠲租傳蠲租蠲租

芝蘭曲

芝蘭者芝花如蘭非芝與蘭也且陸
象山集

碧空星耀明離離下映瓊閨三華芝玉英綿
約如蘭猗幽姿特藹五雲奇九光攢簇實蓋
垂珊瑚玉樹紛葳蕤晚之間紘葱蒨國香
得並芝房萬瑤草琪苞種獨擅採上彤庭露
華泫

高其佩指頭畫廬山瀑布

廬山高高插天瀑布千尺飛其巔壁開玉峽
白龍走空濛萬古生雲煙七十老翁戲作此
不用霜毫用十指丈山尺樹都不論壁間彷
彿流寒水

觀稼

秋聲入園林涼風動高閣偶出步郊坰斜陽
照墟落眄彼隴畝間黃雲堆漢漢錢鎛已早
庳銍艾聲參錯畦東與畦西是處竟秋穫手
刈謇疾運背負爭強弱遺秉與滯穗寡婦尚
云樂吾聞四民中惟農苦莫若有年穀價低
歎年委溝壑即今豐稔收租重主人索益信
為政者仁民最先著

擬燈讀書歌

昔山之鉤出天然何人鎔治精雕鏤蟾刻
蜘無停晷天吳歎風紛騰鷺鷥之建赤幟丹色生新鮮嗤予好古忽得此寶之
不啻珊瑚鞭豐隆布雲書青女降凌空戲玉落
地繁颯風弗邶起天末千里沉寒烟有
懷趙夔若莫通博山獨擁紅炭然溫懷續續
吐暝氣性根理窮探源我有會心非獨樂

煖研歌

陰淵北陸寒風多燕山雪片紛相摩山精雌雄鏤蟾刻
素池停波翔陽隱光終忽過指頭冰凍莫無
那我方臨窓事研究客舒賞玩頻礪磨紙有
異清光入丁奈何呼童為添煖研火更濟之
水煙雲和爐熱均調融墨氣安置几上平不
阿淳光含潤潛彩佐我終日之吟哦抒長
句歌收研在不乱當時此法無人傳乃令嬪
妃叩筆於使燬

臘八日

索婆大蜡伊耆始夏曰嘉平殷清祀周家蜡禮舉歲終文武之道均張弛泰復夏名緣祈仙權輿定臘實劉氏蜡八相沿說臘八日相傳此日浴佛節阿誰能辨非與是穀在庚戌月已丑義娥九轉窮次紀哉生明後五日作粥吾亦聊爾爾松楸棗栗存胡桃泰稷粱豆推爨爨水火既濟入鼎烹聲漏松

風萬壑起便吸數桃澗詩腸俏以新句加綺靡明窓靜賞送流年不隨騶騎平原裡

自鳴鐘

扶桑日出海門紅大泰西洋驗景風懸推度索底貢同於望舒教天通梯航山海來胡宗厥獻奇物自鳴鐘銅輪鐵紐几幾重機軸循環運其中應時滴鏗鏘靜若容挈壺無所施其功精巧絶倫疑鬼工倏班流汗難追踪異哉茲物無始終週壓夜春與冬遞宜上

勝金鋪晚報日昳曉嵎東我聞寶賢寶物雖不同咸賓亦足效球共考時定律佐三農此鐘之利貽無窮

題宋宣和清明上河圖用駱賓王帝京篇韻

大禹敷水土導河過龍門濟洪萬里間卓為華漬尊流經積石走函谷東過洛汭帶山河雄地軸維昔宣和全盛時寒食初過一百六淡烟輕雨清明

天踏青歲歲侈華屋朱樓金闕隈千門萬戶天邊開飛花香滿宜春苑稱觴獻壽拍梁臺珮響千官入山呼萬乘來舊裾艷文藻雲漢儼昭回靜軟萬里至輻輳日中市綺穀楊衫排連袂如雲起柳陰暗沙堤花光明御水寶盆蔡京車高牙童貫里中樞甲第起崇墉和岡島壁列鼓鐘道若禮樂三千城孱園山川百二重春入上林迎旭日雲開水殿躍飛龍龍樓鳳闕相輝映山城鼓吹春遊盛春

遊慶慶多貴臣青驄駒駒馬駒駒車鄰鄰明月樓中
邀上客綺筵微花下宴嘉賓滿堂珠履珍羞錯
從容款曲金蘭親斜陽返照天欲暮汴水橋
邊車馬度橋邊街市何喧闐萬貨千商夾道
新裁白紵衣劇孟風未峻郭解力猶微五陵
擅游俠戚里相因依平生但言意氣捨身
許友未覺非郊戀帶晴雲稱田家圖望

中分村墟景象多幽趣點綴蚩蚩忘帝力
于嬉無節長幼畧無文常樂昇平烽火息鬻
陵閒却故將軍柳堤遊客艤舟待一棹輕移
山勢改嫣紅粉白夾岸嬌蘭橈畫舫中流在
中流競渡各紛馳漁口魚磯盤石為更有一
川風景別身在蓬萊自不知蓬萊宮殿何繁
華瑤島瓊臺入座賒仙人爐煉長生藥羽客
丹成九轉砂靈素作對清狹塵忘機養得鶴性
馴潇灑更有松與
筠遠峰掃黛青嶙峋有客來訪頻高山
流水無俗緣苔徑曲轉過柳樊主人不用迎
出門筆墨清梁古來閒指頭顏墨鬼此人吁
嗟絕藝工且神一指乃能探其元無因得悟
天龍禪

新蟬

今年天氣炎五月新蟬噪初聽聲尚澁漸覺
羣喧鬧飲露抱高枝臨風聲長調傍晚響愈
繁先秋未免躁榆枋迄往還決起安所好未

能萬里遊且共鷺鷗笑

樂善堂全集定本卷之十五

古體詩

古硯

崔臺舊兎埋烟草追琢為硯誠堅好端溪紫石石質良金文鸚眼成文章何如天然古硯岩磨礲淋漓墨海變雲龍他山之石無所用隱相呵護煩神功翠濤剡剡露精彩恍疑實氣浮晴虹藏之七十有二代以為金泥玉檢充束封

擬蘇子瞻遊赤壁詩

赤壁赤壁何崔巍清流激浪如銀堆我来携客弄小艇一輪秋月光徘徊座中洞簫吹莫哀舵如悲訴如慕不易得何妨更酌酒恰有新秋酷暇前好景不常留落玉山頹君不見紅樓綺閣當極高富豪子弟爭遊遨又不見鼓鍾歌舞府中宴日食萬錢珠未盡惟有清風明月不外求幾人江上為勾留東方既白且歸去待開還擬重來

遊

題王原祁秋山圖

屋壁淋漓墨尺素琅琊妙筆寫烟樹草堂空對夕陽閒伊人宛在知何處蒼蒼暮景遥空白雲山澗翠迷思尺蹟前弗弗起飄風獨與高秋留本色

郊園見兩成有象即事志喜

去冬雪盈尺占之利東作今春雨如膏可卜豐登樂一自入夏來雲漢光煜煜崇朝歌甘霖祝融馳扇炎灼

樂善堂全集定本 卷二十五 古詩 三

聖皇念民艱憂勤倍諮度對越保無斁吴天鑒誠恪未幾三日雨雷霈徧村落庭除景色惟苔滋茂參錯那知郭外田良苗助長若承

思獵南苑平野秋風掠氣爽馬蹄輕天高鷹眼闊合圍出紅門更覺郊原廓行行歷野店去去穿林薄中林施兔罝歌騁奮噬搏田事亦云畢農夫羅秋穫旸彼場圃閒黄雲堆漢路西却迴馴象房因緣一睹武政昂藏孌奴五六踦其肯隨所使令如驅

羊或俯厥鼻一叩地特作鼓聲鳴鐺鐺仰天
時亦愛長韻鼻孔嘔啞吹笙簧渴來吸水盡
巨甕俄然噴出如西江作樂昔曾效率舞占
星聞說散瑤光狻猊獅子稱善吼山林詎足
供廟廊

白馬行

秋陽皎皎秋風起千山萬山收紅葉南苑平
蕪曉色寒遊絲白日長空裏我從前歲羅秋
圖經年未到南海子重來歷歷憶舊游真教

兒猶心猶喜黃羊麋鹿滿平郊捉射爭誇馳
騁駢就中白馬風我隨德力相詰已久矣神
姿嶷萃眄目熒峻骨卓蒼駿上指層織鞍穩
單鞚牢牢來不騎且熟視翹然長鳴向我前
意氣稜稜蹄腕健移向帝閽鎮厚坤充以大
用加鞭箠合圍少試秋草原驍騰未改舊時
我一馳射中雙兎再馳殪彼一封豕亟命
解鞍休息之秣以甘芻飲以水勞爾汗血歷
有年愛護馴良宜若此豈令老却青絲絡鹽

此愛日負暄恐徙倚沙漠龍堆雪敝膝念彼
萬里從征士

高其佩指頭畫馬

平川苜宿烟漠漠一株老柳秋陽中二馬昂
藏趣西風連錢蹀躞傑且雄一匹摩挲一匹
卧驚鴻脫兎凡馬空當年畫馬稱韓幹安排
筆墨成款段何如一指運千鈞墨汁淋漓法
不亂自今繪苑傳奇觀不在毫端在指端

冬夜煎茶

清夜迢迢星耿耿銀藥明滅蘭膏冷更深阿
物可洗書不用香酷用苦苦建城雜進土貢
茶一一有味須自領就中武夷品最佳氣味
清和無骨鯁蒸苑玉鬲舊標名接笋峰頭發
新穎燈前手擘小龍團磊落更覺光炯炯水
遙無勞待六一汲取指前清淇井阿僮火候
不深諳自焚竹枝烹石鼎鼈眼魚眼次第過
松風欲作還有頃定州花瓷淺芳綠細啜渺
飲心自省清香至味本天然咀嚼回甘趣遲

永坡翁品題七字工汲黯少戇能直前徙倚
長歌意興發承旨窓前月移影

讀西山先生大學衍義

晴窓披典擴望古興遐想寒惟帝元翁體道
智淵養著有衍義高妙蘊資尊儆大念亦細
入淳泓包萬象孔曾繼不墜千載揭昭朗讀
者思其人高山欣景仰

飼金魚

曾環碧水滿方塘文魚翕忽生朱鬣張開坐石
碾地飯數百千爭啖樂倘佯維河有鯉清淵
藏見人輒遊奔如狂暫閒為計雖云良終入
鼎鑊供客當金魚何辜鯉何辜試言其故客
聽諸金魚有智鯉不如不知以近為遠兮以
實為虛君不見呢呢喃喃梁上燕絕塞秋鴻
遵羽翰

閒閑

門閒種新蔬墾闢堂隙地擺畦畛繕錯分種指
前具類寧問抱甕勤來使桔槔智灌泥苗及

時烟甲抽次第雜葡白玉花蘗芽青線毯曉
露帶如珠朝餐足佳味豈云佐盤飧聊以觀
生意

王欣 嘉祐本其題先作湖州人拾遺錄作黃玉欣也

老圃種王欣鬻市爭及先長無二寸蘆管圓
高價直欲索千錢豪家富室張錦筵相誇爭
唉王欣鮮曾無幾日王欣老味全色足方美
好豪家富室偏不買貧人每食王欣飽天非

愚富却智貧都由人眼尚鮮新

新荷

晴暾照蘭沼蕩漾波光淺貼貼小綠錢水面
八九點已足泛盃盤尚未擎青繖芳心不肯
舒半為蘋蒲掩

題靜慧軒

非靜不能慧非慧何由靜心與境相忘一泯
止水定小軒僅容膝頗足適幽興臨窗倚碧
池波光入眼淨爐有香可焚牀有几可憑即
景裁短句豈復論聲病
慮兢安佚非素懷聊以適吾性

鵲營巢

亭柳青青綠陰鎖柳下乘涼亭上坐飛來雙
鵲搆巢居上下枝頭不避我一日復一日營
巢亦將成傳說巢成始上梁上梁開戶卜陰
晴卜陰晴如其語舊年上梁南其戶由來多
是北風雨今年上梁戶向東定知西雨無西
風嗟爾鵲兮識天工胡為世人昧所從不解

趨避吉與凶

讀杜詩

大雅止姬周何人繼三百卓哉杜陵翁允擅
詞場伯歌謠寫忠懇灝氣渾鬱積李韓望後
塵飽謝讓前席緬想浣花溪披讀仰高格詩
史非妄評良足娛朝夕

翠雲硯歌

松花江之涯有石質堅色綠磨而為
硯不減端溪是以翠雲名之而歌以

詩

松花江水西北來搖波鼓浪殷其雷波收浪
捲灘石出高低列翠如雲堆蜀相八陣此其
種江間水流石不動日月臨照鼎光華波濤
濯洗如璧珙長刀槎桠繩脩蛇刀割繩縛出
灘沙他山之石為之礪礪已車載數千里遠
自關東來至此橫理庚庚綠玉箏長方片片
清秋水冷命玉人施好手質堅不受相攻剖
磨礱幾許硯乃成貯以檀匣陳左右龍尾鳳
咮且姑置銅崔巍令何有自慕得此迴出
羣錫以嘉名傳不朽

冬夜偶作

天寒鴉歸早月上人語靜融融地爐煖紙窓
散清影白日雖苦短遙遙愛夜永敲句和殘
更惕然發深省

簫幙重重下獸炭旋然猶恐寒使肌向火
爭趨前聽知玉關外雲積層冰堅出征衆軍
士鞍寐實可憐況當歲云暮家室情更牽所

恃兩露厚無賴主帥賢凱旋指日永不戍
窮邊

梅月窓外橫溝滴響未了心閒吟思生境靜
俗情排每從物理中略識清心道撥火且烹
茶一杯供軟飽

昔者諸葛公南陽一隱士擾龍無和吳早定
方寸衷一朝遇主知終身不易此鞠躬更盡
瘁總為酬魚水設非劉王孫疇畏經綸美

壁上高掛七尺練沈子石田之所作安排妙
意神淋漓摸寫秋容氣蕭索梳空白雲起峰
頭佛佛金風落日腳長林深樾何佳一氣
怒歸萬壑落何來瀟灑杖策翁獨步有似雲
中鶴板橋石磴一徑通山霧茅屋看來縛遠
山無皴樹無枝非復尋常具卯壑滿空煙霧
如欲滴日極天遙更寥廓

五弟有葫蘆筆簡用十年矣屬予題句
物貴朴質不貴奇用貴長久不貴暫肆如君

子小人交或如醴甘或水淡何處西風蒲柳
姿忽成雅製佐銘槩日與湘東三品俱位置
安排毋乃僭吾弟用之已十年資益吟哦恒
不厭磨礲本自無圭角日事摩挲光泛澋腰
胸肩頂相稱停映射溪藤雲藻挾架筆何須
紅珊瑚只此天成質無欠伊予鴈序悅先行
十有四年共筆研枯韻同枯工拙殊心中歡
喜無艷羨不辭復作筆筒詩已費吾吟一日
半

題白居易養竹記

瀟灑白少傅妙理寄清誠自為養竹記竹性
頗能諧森森抽枝篠千頭綠玉箏欲疎不欲
密三昧還須探亦思覓幾个琅玕栽宅南

望雪行

今年三冬未見雪同雲苦被風吹撤夜觀望
舒如鏡明晚看翔陽似氷潔秋麥全資冬雪
培遙識農家望歲切我聞三白兆豐年望歌
先集心如結上帝宮隆坐玉京青女縢六分

行列如何不一駕雲車試剪飛瓊噴玉屑飄
颺灑灑頃刻間利我三農都喜悅

大室

丁東漏聲寒更長甲乙夜萬籟俱闃寂宵
磬亦罷唧撥爐中灰向火消閒股鼻觀逐白
永旋旋添蘭麝香灺不能眠靜中觀造化
大室有餘清寒宵正三五紙窗近榕階月色
差可翫地爐獸炭暖夜永灰更聚手擘小龍
團門向松篁煮讀詩品古人心許杜工部筆

燈一再披恍似促膝語

燒香曲

鏤銀匙子紅芙蕖雙金細筍玳瑁珊瑚宣銅流
金乳耳爐活灰舟舟雲翠鋪獸光騰紅映
座分炙細壓安隔火焉天如水月華寒玉藥
三兩明珠墮小炷沉香天半殘黃雲一穗裊
帷牕靜寐得意六根遣呼童且莫搴重簾

剪燭詞

漏聲丁丁催落日鼓聲鼕鼕喚月出朱廡半

宿金風戚蘭釭獨閉紗窓雕欄西護丹
葩燼長光暗雲漿密幷州霜鋒黑燕尾雙飛
拈得金英趁落花貼貼流水寒瓊枝却在紅
紗裏

祀竈畢啖糖餳

糯花浮光細如絲兼豆麪来白如粉蔚从鱻
孟為供養辭香来楷申謝恒家家此日祭竈
君得食祭餘身安穩燭光照盤堆錯雜甘如
崖蜜供口吻破臘令知歲序周交年漸覺春
柴喜空集定本 卷十五 名號詩 十四

光近桃燈且復坐匡牀清名一杯潤舌本

屏風謠

錦純方寸虬蟠箏炭炭兩扇端不斜紙面木
骨非炊華軒窓開敞為周遮翔風度雲松翮
影當門髣髴蝦簾冷霜刀落盤銀蘭明一縷
香雲坐夜永

水仙

女夷栽冰作仙骨色香淨洗水雲窟天風吹
送洛浦春處妃小步瑤臺月金鈿掠鬢玉簪
橫向人不語如有情採芝皓渾不見倚屏
却坐羞銀槳

玻璃鏡

斷橙繁翠錯龍蛇鈐藤半拘紋繡斜中含冰
月樂點疑水精裏母羞精華西洋景風吹海
舶海門曉日搖波赤樓陵度索萬里過價重
京華等球鏗虛明應物中何有妍者自妍醜
自醜匡牀坐對寐萬緣我方與我周旋久

樂善堂全集定本 卷一 五古詩 十五

開年喜陽和月明三五後挑燈裁短句閒消
清夜久欸欸高家前積册紛左右緬懷古作
者杜韓與尚友汲深苔綆短臭味適我心豈計悅
之水在瞳童物隨所受惟在適我心豈計悅
人口

我思天地間孰非造化功冬春相代謝循環
嫫無窮一氣鼓大治萬彙形色同如皇建厥
極頒令自法宮垂衣端拱理四海聲教通陰
陽無愆期百昌乃告豐象魏布始和八表扇

仁風此理非臆談權輿自鴻濛
側聞斗有柄四時異所指仰首望斗垣又見
向東徙乃知陽德普萬物資於此大哉行健
心妙矣於穆理

相風

長竿三丈繩絛直上揭飛輪如鳥翼雨淋日
炙更陰晴風飄籟靜隨興息二十四番曾慣
經三百六旬立亭亭朝看披拂送落月暮看
颯沓呼羣星等閒塵市罕得見未央宮裏明

光殿御爐香靄午晝長飄揚每被陽和扇即
今五兩春氣融豈是尋常雌與雄但使巽二
欲吹萬邦管束西南壯風

填倉日

月正已過二十五陽和布作新春景東風次
第催物華隔窓晴度遲遲影共傳此日填倉
節不喫糜飯惟嚼餅青早進列盤香細細
茆芹入齒冷食罷高齋步幾回簾櫳深鎖爐
煙靜更喜今朝風日佳預卜黃雲堆萬頃

催耕鳥

條風天宇布百昌欣韶照村原趣已佳綠水
明千畦東耒耕南畝提壺飽東藷郭公何丁
寧催耕田畔啼高樓嫩柳梢低喚乘桑枝分
明為一言東作當及時田老聞之喜鉏鎒職所
所辭田婦聞之喜饁饟職所司但願歲豐穰
辛苦甘共之幾度聞此聲登盤起謁力為那似
香閨中驚眠翻悔伊

素几謠

素几素几胡為乎不雕不斲不丹漆直方之
中存本質深山大壑儲良材工倕裁製陳書
室使我凭之不肯以汝佐學倦拳不肯以汝供
梳櫛惟有乘興賦詩時蠻牋籍爾快吟筆

玻璃窓

西洋奇貨無不有玻璃皎潔修且厚小院軒
窓面面開細細風櫺突紗牖內外洞達稱我
心虛明映物隨所受風霾日射渾不覺几筵
朗徹無塵垢溪畔高枝宿鳥飛門前小徑行

人走秋添瀟灑看階菊春迴消息憑庭柳一
徑入望盡分明萬象為呈妍與卿依稀對鏡
延清賞裁詩可似銘座右

古體詩

長春

春華秋實催年改繁卉辭條想弱當駐春惟
有月季花點綴四時勝剪綠葉雜間深淺
紅亞盈巧笑凌東風不笑東風吹不得

二月十一日晚烹雪水偶成

仲春潛天飛瑞雪不與甘霖及時節預卜二
麥兆豐收田夫村婦咸懽悅吾曹此樂正有
餘清興更與尋常別呼僮籍蔗為枚吾曹此樂正一甌香乳看
磁缸水甘冽晚來活火事煎烹清絕自啜自省沁詩脾銀蘭煩長光明滅因
思上蒼寵瑛賚祇緣大地春方萬如何吾曹
擅安取但為口腹供飲啜復思此法古有之
清味不須和梅豔吾曹所飲能幾何萬物資
生亦不缺竹爐茗椀相周旋哦詩夜半寒更
徹

春蔬

春融地氣如膏滑一畦烟甲隨雷發櫓前小鳥喚春眠裏露搞籃勤采掇早韭初松紛列盤清芥細嚼冰齒寒淡泊有味取次領旦晚為爾深加餐君不見一食千金巫相府猶說區區難下箸

雨前茶

穀雨前春雷後色染鷹黃新上柳搗龍團婦谿山走爭試採茶三昧手日烘山腰暖碧雲槍旗半吐採酣春品泉逸興賒啜罷遲憶賀民未沾其恬伊余品泉逸興賒啜罷遲憶賀民家新煞新穀都已賣即今又賣新芽茶

古意

好花半開半人半顧天非惜雨露尤物人所忌寶鈿羞黃金傅粉奪珠翠清晨臨荷池脉脉含愁思上開並蒂蓮下有雙鴛睡繁英且耐時接翅緣同類一朝秋風凄中路還乘異物理有如此那得長相守

旁人詎解意

寧為山下草不為山上松雨露苟及時榮長爭葬前憶昔當結褵泉以託始終如何顏色改棄置等閑蓬首下樓整玉鞍二八桃李容君貧賤時以我曾脫縈錦裘黃酒擊歌鏗不念貧賤時樂窮

灼灼海棠花闌前黃鸝兒綠袖倚闌干哄彼芳菲枝芳菲豈常住況復鶯語遲離愁已若此會合應無期素手援龍柱絃絃成細文詞細文

文有斷絶此恨無已時

綿綿洛陽道道旁何所有多見送行人悲歌折楊柳楊柳折不盡絡繹驅車走願為路上塵逐君馬蹄後若行求富貴金印大如斗還恐宜遠親榮華不可久何如早歸來與君長相守

樓松 即假盖松也見抱朴子

盤山之側雙株松挐空森竦翠色滃落落不改四時色蕭蕭獨韵三秋風幾年驅車薊州

路摩挲古榦不能去高猶聳浮圖帶野煙平飛
畫棟凌雲霧品題曾記抱朴子樓松欝欝差
相似樹根寒聲搭浪濤根蟠巨石疊階陀當
時鉏雀已成塵此樓獨占千年春婀娜何曾
貯歌舞幽秘或可棲仙人可憐路旁桃李枝
陽和發育爭參差西風搖落無顏色空令獨
樹含清悲安得韋偃寫真幅直榦倩伊圖入鵞溪
絹掛壁涼颼鎮日秋坐對臥龍青雲眄銀漢

王叔明山水圖

吳興王叔風流客愛向中年縮寫丹碧畫家六
法占高科氣韻生動神奕奕粉墨慘淡實經
營懸之高堂滿秋色胸中卻醫盤礴安排
三遠畫家有遠之高遠之深無形迹主峰聳峙客峰
赴山帶溪流相絡繹溪邊釣艇任風斜溪上
人家隱竹栢仰睇高渺若無路梵宮忽向青
冥開千尋石壁掛瀑布匹練遥空瀉飛白盤
拏撑突老松枝三面分畫法三面石迴還看多怪石筆
思縱横奪化工恍惚煙雲生几席摩詰風流

雖再續此圖珍重等琅玕

大理石牀歌

磊磊雪質排雲黑蒜光谷澗如球鮮來從滇
南萬里遥並度長材越數尺良工琢磨成匡
牀縈檀為架文錦席天然山水石紋間俛黄
手蹟横空碧窈窕洞壑藏神仙瀟布飛流掛
松柏峯巒層疊雲氣深灘頭溪尾相連繹坐
中恍惚秋風生何必買山娛泉石

春暮西廠騎射

離離紫陌花萼萼落春天紛紅一以萎綠楊
金鎖煙可惜流鶯語驚起曉窗眠眄睞策我珊
瑚鞭乘興聯騎去晴郊草芊芊馳射平原中隨意
娛芳年君看女夷功三月部華鮮九十彈指過有似箭離弦何如無心者萬物任其然榮華何繫戀風過百花穿維時日西下峭鞍三五聯有客與君消悶悵淪落南華篇

移碧桃

園中碧桃樹滋生隨處有日久未曾治叢條覺漸鬌遊賞寂無人隱榮山之後嗟哉繁華婆娑置誰之咎幽齋一日閒呼僮荷鍤走叢者去其雜隱者出諸數移植小池前閒以垂絲柳三月花盛開殷紅映紗牖把芍不徒榮報我亦已孚我既悟此理願告灌園叟良材莫使渝嗟爾能聽否

高其佩指頭畫虎

鐵筒老人閩李流畫不用筆用指頭縱橫揮灑饒奇趣晚年手法彌蒼遒為吾粲指畫蒼虎氣橫幽壑寒颼颼落墨伊始雅崔嵬著色欲罷豺狼愁怒怒似蒼鷹擊朮咽然霹靂凝雙眸萬里平川望無極三株古柏拏龍亂老人閱世如雲浮獨於畫法未肯休此圖贈我實手頭筆繪遷輸第二籌高堂畫靜風生肇却憶行圍塞北秋清溪左右琛綠玉參差繞悠悠水竹村迴絕塵氛捷細領頷琅玕月鑑澄光皎中有靜觀人託興何幽渺春漲起平波小園發新篠可以釣修鱗時或集佳鳥披葉繞暮曉訪客過溪邊四望散餘眺

有鳥二十章

孔子教小子曰詩可以興又曰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鳥獸草木中觸吾性情有與機焉若徒追琢字句強裁

聲韵鳥可與古詩載唐元微之作有鳥二十章備載鴟鴞老鳥諸惡鳥之可憎雖疾世之憤辭然不失三百詩人之旨余讀而慕之倣其體亦成二十章所詠者皆飛鳥鵰鶚鷹鸇名禽倣之以刺而示戒余以美而示勸其有助於性情一也至於風俗之高下錄之雅余固未能及古人觀者取其意而咨其辭焉

水竹村

有鳥有鳥百鳥王雄為鳳兮雌為凰兮翱翔
圃飲玉露夕宿蓬島餐琳琅九苞六德耀文
明恢恢天宇恣開翔厥惟聖人修至德來巢
阿閣呈嘉祥鳴鳴吉士馳王路千秋萬載邦
家光

有鳥有鳥名朱鷺浚靜思明宿澗歩漢鼓當
標樂時鼓未許雜稚鳧為王箭理中識爾名由來
聯和鳴未許雜稚鳧為王箭理中識爾名由來
博得人人慕

有鳥有鳥雙鴛鴦接翼交頭遊方塘共宿蘭
沼何容與同飛鏡浦相迴翔若有人兮翠袖
裳思夫君兮天一方春朝步兮春池旁觀佳
禽兮增慨慷
有鳥有鳥在水游飛鳴行搖如相語如相語
相思難相思難兮食不安遠羅網兮沉清淵
啄盧頭兮心共閑君不見悁有鸛鵠兮有鳥
人棄秀靈如不
有鳥有鳥聲綿蠻求友出谷聞楚楚金
衣綠脸發嘴鳴玉管叶春閨高齋日午簟幌
悄側耳徐聽音未了生平不少素心人開山
迎遁予懷湖
有鳥有鳥曰靈鵲羽族本天似先覺但不告
憂惟告樂意迪則吉宜忖度憑茲作喜易舛
錯鳥智人愚非見諜
有鳥有鳥名布穀高唳枝頭村坰綠村老閒
酵意荷鋤趁時耕作遲相語東鄰西舍催耕
過悔吻苦乾飲水曲不似籠中雙眉巧言

但博主人肉
有鳥有鳥枝上啼啼聲風送到深閨聲聲催
織當春日織女聽罷雙眉鎖物成新綠新綠遲要賣匹帛安可期我願拖
綾曳錦者常念郊廛忍凍時
有鳥有鳥如輕舟毛衣皓潔名沙鷗穩宿洞
庭秋夜月閒泛瀟湘煙水流將雛命侶頗自
得對爾遲似逍遙遊
有鳥有鳥名鴻雁秋去春來期不變成羣飲

宿向沙洲蘆葦蕭騷波瀲灩古人重爾信義
敦嘉禮親迎用致奠如何世人轉不如糟糠
富貴分欣厭
有烏有烏雉將雛兇聲溢學母呼壠上風
採麥浪綠引雛拾蟲却相逐大提年少挾金
丸見雉此意不肯彈彈雉雉兇雛為哺彈雛
却憐雉心寒收弓擲丸不復彈
有烏有烏慈烏鴉飛集庭樹聲啞啞聲啞啞
引其雛羽毛翩翩翩尾畢逋尾畢逋雛亦長烏
老更借其雛養母為慈乃子為孝禽烏亦識
人之道

有烏有烏清秋集獨韵金風利不吻動氣猙
猙似駿驄眼疾身輕雙翅敏睛皐一下萬山
青狐兎燕雀藏伏盡
有烏有烏雙白鵬清秋玉立旅浦灘踈波緩
遷來玉京却向太液池邊浴隨仙去後空餘
樓入琴彈羅猶思曲寞寞灝氣悠翔引我
有烏有烏裏錦文已山雀禽風所聞的彩
色映日鹿燈煌繪羽翻風新奇姿藻耀其凡
烏雛顧欵啄為君老却勝堆頭村雞鳴嗖立
風霜報天曉
有烏有烏逞符瑞捷電作炊紀其事伊昔明
望即位初貝州兒蝗害苗憂乃有白烏凡數
千一啄食蝗盡死當時忠烈
樊理拜郊治開元天寶易治亂王妃擅寵昭
陽殿祿山食人如食禾嗟此蝗兮安內外
得白烏大如鳧食此蝗兮安內外
有烏有烏志不移啣石填海無已時海却何
時滿石亦何時斷但見羽毛重
故汝烏尚有志人而無志烏所嗤
有烏有烏雙白鵬清秋玉立旅浦灘踈波緩
舒藻文動澄流照影翔珊珊性情高潔如其
色自首至尾無點黑俗吸六有香不得
有烏有烏余羣巫山產巴山產巴山

不甘戰翼巖阿裏
有鳥有鳥雲間鶴萬年枝上欣所託野羽抗
風意態孤清聲韵月磬深堅常伴仙家丹鼎
煙不慮虞人施矰繳有時漉翮一高飛迫迫
天路翔寥廓

采松花

綠蘚遍松陰松花帖蘚落嫩黃映深碧清香
入簾箔我持碧筠筐采盈筐著服食為清
心非欲驂元鶴

新漲

雨餘眄蘭沼泛漪新波漲碧沚戲羅紋紅荷
搖翠浪新浴鷗鷺羣沙嶼與遠相望我欲置扁
舟鼓枻空明上

讀蘇子瞻題司馬君實獨樂園詩即用
原韻

揀架萬卷書隨手自拈下披覽結遐心似造
霄霓野當時獨樂園溫公開檻堂清吟薄雲
天曠談述漢夏洛中九老人來往涉風雅事
同東山遊跡非白蓮社東坡生花筆自見天
假者題詩盤硬語曲高和者寡獨樂看陶冶惟公入朝時衛卒擁其馬惟公
入園時一切浮榮捨蕭然物外遊不似歌遲
諸狗吠匡濟才閒情寄嘔啞

觀刈麥

麥苗入夏結穗黃東壠西壠硕且長老農叫
日走田忙腰鐮備割樂歲穰笑看黃雲各成
片密並隨手行行亂肩挑背負晒榾頭饘粥
有餘他不羨呼兒莫逐飛來雀令渠亦識收
成樂

雨後聽溪聲

流雲猶在青天上霽景澄鮮風蕩漾因風迟
迴定何聲但見溪頭新水漲不斷鳴鳴啼關
關鳩鳩啼屢煙波統直瀉流泉鳴堤柔柔蕪葭覆水齊宿潤全滋茵茵色新晴
未了決決長疑珮響搖游游低咽琴聲情耳
根塵雜苦勘破入聽從教洗滌清我非智者

亦采水幽閒逸韵相交并樂度臨流閒徙倚
風力漸停溪漲止莫謂溪聲斷續珠動靜循
環理若此

熱

連朝祝融氣正作碧落無風雲脚破揮扇招
涼涼不來匡牀著熾誰能卧我思上蒼運四
時祁寒暑雨原相佐冷暖由來有定期怨咨
自是人心過平情可得避著方深屋下簟獨
靜坐

著嗇吟

韓詩外傳載孔子遊少源之野有婦
人中澤而泣使弟子問焉曰鄉者刈
著新亡吾著舊弃弟子曰刈著新而亡
著舊何悲焉曰非傷也簪也蓋不忘
故也余讀而有感焉作著嗇吟

憶昔妾昏著結褵事夫君和鳴如鼓瑟自卜
將終身妾失舊簪日乃在彼中澤良人天一
方誰能覓其迹妾泣舊非泣簪可憐郎心
異妾心君不見新衣稱體舊衣捨世間誰泣
亡舊者

擬杜工部東郊廻樹歌

來古澗谷幽光我持金剪刀更携綠筠筐非
爲紉芳佩愛此王者香

投壺

秋風動簫幔晚燄忽開睛中堂聚嘉客投壺
怡我情一中詎云巧三辭禮亦成勝負不相
角新詩選共賡餘韵雜疎籟入耳聲琤琤

春光晚晚春風斜東鄰棗樹方開花大火西
流屆秋日東隣棗樹紛結實開花結實年年
好催得棗隣人欲老兒童不解惜流光但愛
秋來飽吃棗西隣有客常著書閉戶不出一
月餘棗隣亦覺少否不似王吉詩出婦

鬬蟋蟀

百草枚芳秋瑟瑟烏衣王孫應候出兒童不
解秋聲凄延入高堂覺為室蘧為室蘧為城
厲鋒養銳期相爭甘芻好飲供其腹豪氣凌
秋啄不速是時品陽照華屋兩童角勝誰輸
服乘閒偶作壁上觀沙場不見戈戟攢當前
勇力先手搏怒氣奮張敵膽寒潤頸修腰振
兩翼牙排利鋸目如墨羽林十二漢家郎蟲
達功高居第一軒轅仰面試長嗚臨敵拳攫
如鷙英草間竊伏堪鄙笑陣前持重功方成
功成破敵立不動應機變化多操縱黃毬鮮
畢見膜栗獨身跳免呼伯仲燕然峯上勒勳
功蠨蛸塞外靖邊烽定州花磁賜湯沐飛將
軍足人中雄須臾角罷兩童起負者歡屬燕
者喜呼童來前聽我言自古興衰皆若此楚
漢雌雄迹已陳三家鼎峙徒紛紛將軍汗馬
功難泯鐘鼎勒字生埃塵獨不見開元天子
宮內宴玉妃小賭昭陽殿金籠不啻十家產
萬金之資費一旦又不見咸淳丞相半閒堂
翠盒香稀臨秋妝但愛山河闊蠻觸那知六
載圍樊喪由來此物亦有時榮華昔日今安
在之浮生誤落汝童手驅之陣戰馬能辭一朝
偶敗非得已應看再戰出新奇聆我此言氣
始釋梧桐月上天將夕匡牀靜倚未曾眠更
聽盆中鳴唧唧

古體詩

題唐岱重溪煙靄便面

山容邐迤開屏障前溪後溪邊相望兩餘煙
靄濕未乾流雲不捲青天上溪流宛轉抱花
源郭舍幾間面青嶂板橋架波通徑窄梵宮
結搆層巒壯山水與我有宿緣每遇佳景輒
歡暢名山萬里未曾遊對圖逸想那能忘唐
生當今稱妙筆知我心胸愛清曠睛窓為我
圖便面潑墨淋漓滿傳景狀千重林麓抹蒼翠
一片煙雲作供養遠峰近戀無不無樵路疑
聞牧童唱莫辭復為一拈毫添個輕舟雙槳
盪

讀白樂天集

元白夙齊名並號能詩者後來超向殊品格
別高下以此評其詩我愛香山社況復無繩
削體裁極閒雅吟咏摠性靈後人繼者寡弗
弗紗牖風炎炎朱明夏把玩不能置博山香
細灺

擬抑子琴始得西山宴遊詩

佳境天所儲常以供詞客我得遊西山追踪
謝公屐高峯捫天漢嵌空盡碧碧下臨萬
山朝拱陌一脉古磴長奇蹟幽花藂生石
意亦何有會心恥自適杜撫長松清風生
野席

相馬吟

知人固非易知已良獨難彼駕鹽車太行
阻且屼情故駑駿良徒共駕駑駿良徒共駕
樂三鳴成多端秣甘飲清水飾之錦繡鞍西
極蕞爾堆求窮渤海漫追風四蹄輕飄飄如
羽翰聊踏躡知音不顧汗血彈伯樂不世出
駑駿空自殘誰憐伏櫪者乾策一長嘆

猛虎行

東山無虎獸跡多西山有虎獸跡少白日絕
林鳥雀驚馳驅逐三子小狐風從從泉野
平饑腸未飽山中行鹿兕被蔭供大嚼老麑

長逃不敢鳴將軍笑撚鐵絲箭不射虎腰射虎面可憐三子亦被擒窘裘同來入虎圈虎圈晨開鐵作門聊遣一息定驚魂乞生也向人垂首昔日威風今何有

擬桃花源中人送漁郎出源

日長山靜春晴早千樹霞綃綴林表無賴來風吹落英滋溪為引漁郎道昏代銅駝荊棘中秦家宮閥埋煙草何緣幾日共盤桓翻知多少紛爭擾君有家鄉君自歸來路去路兩杳渺送君還復閉洞天洞裏花香春浩浩

憶昔入桃源萬古仙家趣桑麻滿平疇絳顏千樹惜我羈世網未能騎雲霧洞口執手別殷勤頻屬付重來問仙源歷歷想前度雲水兩渺茫欲涉迷故路歸來曰已西租吏守門戶烹雞送租吏自愧初心誤

聽鶴鳴

白雲捲還天澄潦收寒瀨入秋詩思清吟望中心快何來鶴露音清越振林外在陰無子和孤鳴何幽介逢時田間雀啄啄眾鳥噎噎兒童驅不起誰留殊無賴忽聽九皐鳴清耳如梵以會心豈在遠霜風皮天籟

芸香

青油隔子屏風曲青簡繽紛三萬軸風成不閉午風涼吹送芸香馥郁郁梁五木不須焚芝印未結飄幽芬老蠹解家隨雙淚坐失書歷三千春可惜三仙未餐罷避舍有似雲

中下

冬夜倡成

人苦冬日短我愛冬夜長皓月燦長空朔風飄碎霜重簾垂翠幄紅燭明深堂博山炷水沉和以梅蕊香敲詩不覺冷渴永夜未央

拍搔正拍北黑帝方司辰三餘銷樂事華屋夜如春我屋雖如春廣廈安得均因念雪霜裏尚多偃卧人展轉不能寐開敲詩句頻曉懷天地間人我本相因鴻荒始判初有如一

家親後來生蹊徑肥瘠興越秦飛願詣哲者
立達自其切
烏雀集庭樹啞啞叫風冷無食哺其雛聲棲棲
嘆夜永豈如青田鶴梳雪毛羽慈不用稻粱
資高空盤孤影九皐一聲唳聽者發深省

換燭詞

皎皎瓊枝綻紅蘭宵四下玉珠落熏爐甲
煎蒸烟滴將炮幽光暗錦幙寸心不惜盡成
灰斜倚雕闌玉如削玉鏡臺邊新賜起春蘭
秋菊皆相似獨有幽人悟火傳前燈未滅新
燈是

弔宋末張陸雙忠

午潮樂作樞旗仆蒼天不遺一塊肉海邊拮
据兩孤臣有淚何能向天哭陸公負帝先沉
海張公露祝天心改兩公先後死不同忠肝
凜烈千秋在嗚呼委身事主不兩全竭心成
敗斯由天趙武得生存為嬰杵當年難獨
之

造船

陰凝北陸威虺淵窮次紀候發曉風寒霜花
拂窓紙偶思弄輸墨排筏列十指一字不能
作閣筆且已已因思寒暑物天道固如此暑
雨興祁寒怨咨豈明理況復陽和近轉眼物
華芙蓉役咨狙公不出三四耳失者何必悲
得者何必喜我願世間人平等觀如是

悲杜工部洗兵馬行

長雲不隱關山月沙漠龍堆多戍卒壯士橫
戈古戰場將軍飲馬長城窟長城水寒馬不
嘶刀環入夢多歸思少婦樓頭喝橫笛一聲
秋韵斷秋吹吹笳聲高復聲下窮起匡胡高
卧者側身吟望舆客嘆向天長歌洗兵馬謂
天盖高聽自卑電光倏忽雷車轔雲師前伯
揚青旗陰昆水族功並施盖傾瓶注涎通滋
洗盡塵氛永息師男歸其家婦育兒九州安
堵樂雍熙壯士勇力亦奚為欲挽天河安用

傳聞

傳聞西師秋大捷露布牢中踵相接冬里國獻俘逃生兒走喙息定北愆

皇清赫濯揚聲靈共球萬國均臣妾何來小醜擾西北此收鷹心定安貼太平有象當經戈喜動中心上眉旒男不戎行罷成歸森風四海咸和熙天心仁愛定如是但看明年進降牒

冰牀

御河臘月層冰凍河千輻輳千人衆往迎爭欲倩冰牀空設輿梁恒不用細長明鐵當車輪架雕文木鋪重茵平潤舟快不鶩淚廣陌車馳那有塵客來不須勞問渡但向河邊鏡明處隱隱雷聲聽未休坐中疑向瑤臺去

帝京歲暮八詠擬樂府　并序

四時灰琯知玉律無差九有春臺慶一元之佳景妙筆難描

熙朝樂事十二月之佳景妙筆難描

億萬戊之休徵金甌永鞏況乎天中

旭鹿輦下雲也漢京北之樓臺綺疏

鋪綵宋汴梁之車馬香霧紅塵萬國

於球望金門而駢駕千方輻輳向玉

闕以愉誠曉帶寒辭冬雪推梧葉以為盤韶景麗萬

物以蓄鮮猶少蘇家三首芳辭申八

詠而點綴非回王氏七人雖即事以

興懷遂緣情而綺麗不拘成律各賦

一章

臘八粥

臘月初旬纔八日都人爭搗碾若結常緣當下火光然百空忝不棄粟雜胡桃煮朝餐如一律如似富家美華堂雕盤肉侑餐者應一椀充腸耳先期飽腹却歡然人爭道新年適

祭灶

鄉村臘廿四家家祭灶王城中二十三比户燈燭張傳言輦轂百神聚灶君奏事非荒唐

寔君奏事向何方九天之上有玉皇年年此
日寔君升雲旗龍馬甯翔且祝家事莫短
長為乞明年安且康我聞作善斯降祥寔君
直奏職所當天君自有定賞罰陰氏由來貴
黃羊

立天燈

金龍護柱長數丈四柱撐如巨靈掌綵燈左
右列丹墀萬壽燈明丹陛上年年臘月二十
四縛架懸燈聲樓攘百夫齊柱舜用力一一

都聽銅鑼響燈上聯書細金字惟乞歲歲登
豐穰瑤宮樂事與民同從識太平真有象

貼門神

家家歲底貼門神門前一望景象春將軍鐵
甲逞威力丞相冠帶容彬彬更換桃符粘福
字等閒惡厲不敢親陳陳相因門板上新神
還與舊神鄰神歲歲更換續聖婁起暖氣滿
閭閻踏仁壽常見期頤百歲人

饋歲

地爐然松枝續續紅聖婁起暖氣滿戶庭煙裊
今宵是寔云借共煖誰謂熱副其香但願一家

刺繡新鶯添綫綠團圞繡得荷包面乾中各
盛金豆兒開匣爭看文采絢赤有文房雜珍
玩苔溪紫硯端溪硯墨水松煙黑似漆優賤
蜀紙生東絹紅橘黃柑與鹿兎湛能生液饒
堪嗤帝里豪華固如此三元令日人爭美試
想村中老灌田此景何緣一聞耳

供天地

新年淑氣靄百祥虔供天地通萬邦由來帝
里制更詳中宵華燭紛煒煌屏風設列庭中
央盤推果實羅酒漿主人前炷燒香一年
戶口安且康荷神之德報所當今值除夕歸
帝鄉更迎龍駕錫福長五更曉起未出房迎
喜逆鶴擇的方後趨庭院拜玉皇送神燄竹
聲碌碌風興歡喜謹立旁送瘟盪煙縹緲光
霑霑天門闢九閽

爆歲

地爐然松枝續續紅聖婁起暖氣滿戶庭煙裊
今宵是寔云借共煖誰謂熱副其香但願一家

人和氣致千祥東鄰發新灰西鄰燒硬炭煙
熏霧如霧白夜連明丑明丑天未明三五燦
疎星賀年人畢至喜氣迎新正松枝不用添
留為今年計彈指又除夕仍復供爐熾

守歲

赴壑修蛇留半尾堂堂去勢誰能止萬古千
門守歲人守至明朝新歲是今年還是舊年
年倏忽更新萬象鮮人生會有百除夕高堂
且復列華筵華筵開處羅幼家僮歡喜忙

奔走屠蘇迴飲亞元正以若在前長者後出
門看天斗指寅由來一夕變冬春萬情總是
為書夜統架更復呼長思

讀陶詩

風雅久失墜三百無人繼斯文蘇李徒擅與
成五字子建開其端清辭發幽思卓哉彭澤
翁別擅此能事自然無安排一以道已意至
味寓澹泊字句絕詭異寄情五柳間滿溉標
逸致我今讀公詩數過不能置擬學眉山叟

和咏良匪坊

春水泛舟

新流淵淵如油綠柳帶迴溪曲復曲輕舟載
我道遙遙淵眼語光看不足水清魚靜舟子
閒獨下青天白鷗浴

尋春見山桃始開

尋春在何處乃在山之陽昨風吹料峭著體
如沽霸遠甸草未綠長堤柳漸黃乍見山桃
樹參錯吐花房露蕊幽馨日暄淚素桂呼

僮折一枝歸插瞻瓶香猶憶去年時九十惜
韶光轉眼春又到此意渾欲忘女東回造化
運運日正長

曉起聞雀聲

麽牙凍雀候欲語似喚春眠覺行旅昨朝小
園花正開不見飛向枝頭來今日寒郊草未
綠却自成葦上林木曉寒噤淒不成聲何如
且在林中伏

馬上吟詩好

馬上吟詩好即景堪驅用途長詩思長不復
畏炎凍憶在書齋裏一作和者衆雖云足嘗
識轉覺苦吟弄何似自歌吟却去安排重亦
有從行者且喜不成誦我得此中味願與識
者共莫學東坡老但欲續殘夢
所見
東皇迴星軺和氣徧六宇應候百昌蘇黙黙
春風鼓皇州景物餙廣麗洵天府臨風跨紫
騮緩轡過郊墅壟上事春耕停馬問田父小
立汗不乾向我情畢吐去年冬不雪今年春
未雨野老望雲心此意良辛苦清晨負鋤出
努力向日午歙歸主人喜僕言長
田父言仰望黙不語天心本仁愛自有元功
補廿霖應在即如膏潤沃土作俟西城時萬
戶倉箱貯
明月當三五流影通萬方萬方同一照所在
分輝光昨夜出東林映我讀書堂今宵行悵
宿亦復明煌煌人慶境地異月不改共常古

來賢達者用貴物我忘
清明重拜掃貴賤良俱然彌望村郊中士女
車馬閙富室羅祭品高堆白紙錢負者伏路
旁空餘涕淚漣生有榮辱爭沒後迹甚馬何
人能解此便是無為仙試看古塋道亦復犁
為田
我從御閙來天桃花半放路過桃花寺遥從
山底望未見一枝開春風疑兩樣森風固如
當前後亦須讓
晚看西北雲峰起奴僕歡眉主人喜僕言長
路多跋涉兩積塗泥艱步膜妥命來前聽我
言若鬼徒知自為爾不見辛苦三農望歲賒
此日方貴擾狹水
過通州浮橋
滹郊漭漾多白沙晨行更值寒風加馬蹄躑
躅不能進回頭迷眩眼欲花却到路河風日
靜浮橋橫臥波中影南望飛鳧接遠汀何似

江鄉呼舴艋

灌麥

大麥五寸長小麥三寸半地乾苗欲槁隴水
隨山畔猶牟灌溉便許傍河之岸清晨課傭
簰輓轤轉雙眸初看土濕濕漸覺流沒須臾苗盡起生意良可玩兩儻聽我言莫怨體
流汗不見萬頃田農夫倫浪灌

讀范文正公神道碑用宋康傳良原咏韻

入夏南風薰花木園林我盧我廬何所有揔架古人書希文古大臣不興伊尚珠崖遠主憂
罷心跡天日如今讀神道碑更說為名門中庸賴公顯程朱繼其餘廟堂而江湖憂樂與
民俱天章十條陳忠規郵理亦可期參政僅九月不及大有為徒令范老子聲名播荒陬

鵓鴣喚雨

我聞鵓鴣喚雨又聞雀呼晴漏來鵓雀爭相鳴勞勞對語頻入聽窓前柳色正深綠芳郊未雨逢春耕小雀得意叫不止嗟爾鵓兮胡不靈

王帶生歌

王帶生端人也事文丞相為文墨賓神工踏雲劃寒玉追追琢琢亂盤綠曾為信國席上珍墨瀋猶疑血淚哭樂作午潮事已非玉帶生從信國歸海濱戰艘門生散玉帶生為信國伴嗟爾王帶生我獨嘆爾卓爾皓潔胡為乎却笑諸淵犬不如

柳枝見涇川婦人牧羊問之曰此非羊雨工也蓋雷電之類殺回視之矯顧怒步飲輒自異見異聞錄

碧潭潭底潛珠戶鮫人織罷當壚舞雲綃錦裳閒却雨工睡元圃天上人間隔夜放一朝還過九十春何日鞭梁令行雨大慰田間望歲人

陶琴

壁上掛何物亦被琴之名猶然徽軫具而無
疏越聲古來多寶器亡失糞土輕茲琴存十
一特以陶公稱伯牙彈不得穎師奏難成人
皆指上夏我獨虛中聽有絃絃有止無絃絃
外鳴不獨學彭澤自取琴中情

蠅拂子

驅牛不可驅蠅可玉絲霜縷垂婀娜華蓬六
月風日炎獨將瀟灑登君坐濯濯驥毛潔且
脩閒供揮拂隨右左王謝家風何足云愛梁

亦復周旋我

蘭相如

和氏匣中一匣水十五金城持易此城不
趙璧亦歸狼虎強秦亦被席嗟乎人寶玉寶
豈可同年語相如自知趙二虜秦廷斬蘭趙
如何和壁雖歸藏外府君不見鴻門玉斗應
劍碎子房依舊邊巡退

樂善堂全集定本 卷十八 古體詩 一

古體詩

綠絲曲

吳天風軟春光暮吳蠶三眠絲欲吐日上茅
檐火驅運白絮紅塵夾兩路中婦哀起中心
忙乾杼曉收付河香綠車軋軋轉幽澀一年
衣食樂簡陽答中絲斷愁不斷良人成遠交
河畔

北風圖

我聞古人精執事繪月有色水有聲更聞繪
風殊妙手庭中六月當清泠筆法墨法超象
外逸氣獨擅筆里精天中候留連來明窗風
拂拂翻可憎倘令北窓不知快列于御行我
未能安得劉敬北風圖懸我高堂之素屏圖
豈有風作卧對能移情我今靜觀便掛滿
堂覺有清風生

冰椀

浮欣沉李推冰盤品光雜映琉璃丸解衣廣

廈正盤礴冷彩直射雙眸寒雪羅霜籠扁珊珊坐中似有冰壺仙冰壺仙人浮邱子朝別瑤宮午至此古人點石能成金吾今化冰將作水

拱極城

九重城闕雙丹鳳萬國車書歸禹貢嶓明麗照擘金甌百二山川作提封梯陵度索盡拱極此城獲名獨標衆南過都城十里遥斜日秋風拂塵鞚策馬城下懷古蹟兒童十言九不中由來太平久息兵窮黎不聞呼楚痛還見城頭磨盤石盡是當年防盜用流寇近畿肆叔採明代君臣鄒魯關皇清受命定遐荒小大共球奉一統弱婦舂深惟飼蠶丁男兩足事耕種堅上健夫夜炊烽城中秀士朝絃誦禮綱義維被遐邇建極堅牢通鐵甕迢遥萬方朝拱人篚篚都由此城送

松風

繞宅栽蒼松亂枝盤碧蓋清引清籟六月不知暑妙境殊可會飄颻葛衫輕揮霍塵柄快我得松風趣越珍重如球貝人間恐無價持向何方賣

青玉簫

贈君青玉簫簫君琪琳珠廉繞四圍布設庭中央去去夏云半滿眼秋水光晚雨滌暑清肌膚生微涼夜靜人未眠撲牖花氣香閒身藉琅玕曠逸懷瀟湘

王明君

蓌紅飛碧森風老琵琶抱出長安道長安北去連王庭四絃彈破知音少君王不是憐妾身猶勝而未嘗時應暗一見君王不是憐妾身猶勝獨閉漢宮森四絃嘈嘈絃絶聲高絶絃續絃馬上音調青山綠水皆聽取生女應須離父母此日穹廬號閼氏不啻老作巫山女

文淵閣宋蘇文忠知廣州時所留石在定州貢院有亭覆之凡餘篇皆承以石版

雪自天上降浪從海面生何時相幷華却與
石為名雪浪本非石石以齊名稱如今齊不
見此石猶崢嶸定州廟貌敬左城對右平巍
然踞其間萬古怪縛茅為屋守飛泉流
骨撑誰言永有盈設說霞有亭須知雪浪齊
亦以水石成尤物貴特立此理不須鶩欲喚
眉山老新詩遲共賡

騎秋雨江南渡一夜聽秋雨遍地是黃
雨工騎龍不肯下油油雲陣鋪平野鯤淵鳴
樂意全集卷之八十八 古體詩 四
人獨三旋今日新秋前日夏江南老翁笠底
笑作農年久知天道但得騎秋廿雨淋今年
遍地是黃金

靜夜吟

玉繩迢迢向西轉長空月上浮雲捲十二時
中秋思多都付幽情作排遣博山吐盡香霧
深螢光點點流疎林空庭萬籟俱閒寂獨有
詩人靜夜吟

唐寅山靜日長圖

我非山中人愛說山中話行遇好山水自覺
中心快豈能長留玩聊且娛眼界山靜日長
圖相傳伯虎畫為愛景物幽持向壁間掛峯
巒翠欲滴樹石紛古怪縛茅為屋守飛泉流
數派中有常住人看經不行遊伊余勞逸殊
徒此賦詩倩靜對轉增慙烹茶洗鬻卉

關山月

關山月如彎弓看月不與鄉里同鄉里闔山
豈異月關山月下多成翠怕見清光似鏡明
樂意全集卷之八十八 古體詩 五
月明却照沙場骨

擢歌行

江南少婦能擢歌擢歌一曲凌江波欲知幽
情有終許託歌離愁春水多春水復秋水蓮
花復蓮子蓮子獨苦心魚書失雙鯉失雙鯉
可奈何收珠翠疊綺羅待郎歸日舞婆娑郎
不歸時空擢歌

古意

春老金條脫塵生玉鏡臺分明陌頭柳不自

陌頭來
明月入高樓上有綃約人只見樓中秋誰知
樓外春
熏爐炷水沉拜月衣裳冷拜起步階陰桂香
弄寒影
青青楊柳枝淡淡和風吹忽見一枝折無情
復阿誰

神絃曲

婆婆鼓婆娑舞紙錢飄風神欲下叶神不能
言巫代語椎牛剝豚汝莫後叶疾病銷除還
福汝石馬汗流神已回老巫腹飽酡顏開今
日西村病者死明朝更向東村來

秋夕讀書

秋夕讀高齋青邱大全集
碧潭秋水清寒山月華白水月兩澄明中有
靜觀客披襟樂容與奚籟生几席偶讀青邱
詩曲友獲莫逆短作紛珠璣長歌戛金石不
事追琢巧渾渾會光澤伊余豈能詩對此仰
高格撫卷吟寒空中心聊自適

蘆白花
蘆白花抑洲渚一片蒼茫迷處所翻風著意
作金聲坐中有客懷秋緒懷秋緒逸興除諸
邊獨立弄蕪菁踐逢春戟戟且得意秋老煙波
若莫嗟

壯士行
壯士行
生肉亦能噉悲筑亦能擊不學三軍師只學
萬人敵
少小長幽州生憎縛柔令朝受君恩明日
報君讐
易水送荊卿秋風拉瑟聲一去不復返咄哉
壯士行

織錦詞
曙鴻盤盤翠雲吐漏添細把丁東數風梭千
擲素晚波寸錦難成愁不語明明寒月照流
黃三日一匹臨秋張弄刀象尺分明度莫教
裁破雙鴛鴦裁破鴛鴦作春被惆悵空帷獨
徙倚年年織錦却徒勞良人遠道寒無袍

灌園

種樹圃小園種菜數畦餘綠畦足野趣且復得嘉蔬春風千頃浪秋雨一犁鋤四時供盤飧青青藿與茹今朝柳陰下課僮轉轆轤吸彼井華水灌我珠玉舍芳坂潤新綠勃然生意舒自饒塵外味何必山中居

虞美人曲

寂泠泠濕啼眼空憶帳中歡幽情不能綰芳心全是恨心抽萬江水至今流至今流非漢土虞美人芳魂楚楚在

弔孟慶

孔悝之難子路死於石乞孟喜後乞奔楚慶在衛子路之子仲子崔以復仇請於夫子曰行矣子崔遂入衛使人告於孟孟曰莊子不乘人於閒明日戰於西郊蒲弓木矢以徃死焉孟喜傷子路之賢而成子崔之孝也市見金管集

古有俠烈者輕生等弃捐死哉復誰憐乃以義為高心傷戕善良大讐不可逃捐軀執蒲弓舍命齒霜刀由也非合道孟也豈行超委贄贖輙間已是附猱猴君子慎所事生死如雲霄

李夫人歌

夜風吹開琅璫鎖房燈暗蘭膏火分明記得撫衾時是耶非耶歟中尘翩珊珊來何遲死憐更比生憐癡金雞鳴鳴月如練相見何如不相見

題高其佩指頭畫八駿圖

首蓓平川數十里兒株楊柳秋風裏兩駒並驰若鶩鴻一匹駑草間且喜卧者有二立者一老馬麼麼如龍視就中紫騮獨稱神滾地煙塵幅上起矯首長鳴意無已望兩人容與踈林底右人控馬甲秋氣賞老人用十指腕下生風何足云指頭畫意傳神髓戀之高踪秋懷多帥余與在南海子

秋夜詞

桂風吹送西陽疾海風吹送冰輪出千山暮
色轉蒼蒼清絶蟲聲上瑤瑟曉鴨香凝晚霧
深更長夜靜涼生衾羅帷銷光霜簟老忽驚
淒切鳴寒砧零露滴滴白於水池邊曉看芙
蓉榮

讀申屠蟠傳

多士清流太皎皎由來尾大難為掉漢綱陵
夷何足云言高致禍不為少飄然惟有申屠

生孤鶴盤空絶羣鳥林下鴻名播士林逸氣
凌凌光日表鳴呼邪正原不容薰蕕臭味豈
同道宋室洛蜀標名宇室中操及相攻討金
人三緘實可師處士橫議身難保梁磨森深
山水間鉤黨史不書門考非但容身叔世間
中庸品行誰能紹

謝人送墨

徂徠老松辭山阿元霜夜搗萬杵多九成滇
似懸壁月硯池鼓浪騰風波古來作者難屈

指前朝淄生近曾代嗟若此墨從何得錦囊
贈戎光生凡秋風颯颯遶書帷霜毫健未拂合
淋漓此物宜歸青玉案勒文竹石垂無涯太
學碑前紀功德燕然峰畔留標識節使軍中令萬里流王澤何來高齋供染毫
吟詩獨自裁風騷從來所寶慎所用珍重還
欲方瓊瑤

美人磨鏡圖

阿嬌階下燒銀水漢玉春慵日晏起夢醒芳

情却悄然纖纖手把芙蓉洗碧月光沉鸞影
破藍田掩靈誰為佐欲擬磨成舊樣明照出
新愁更無那

鷗捕魚

蘆花叢裏風獵獵秋浦波寒人鮮潑雙鷗飛
下浴澄明饑腸未飽波上行却顧波中採長
嘴銜得游魚出深水能吞吐悲聚腹魚何
哲分鷗何喜爾鷗爾喜莫亟江邊有人施
矰弋

倒掛

盡欄翠柱春宮曉顧影憐恩與凡爲綠衣倒
舞不曾翻只妬能言泰吉了蟬鬢新梳短夢
闌手握香稻添朝餐更呼小鳳聽分付閒言
莫向人前訴

牧牛詞題馬貢畫

老牛角彎環小牛角齲栗歲初祭耒罷村村
驅犢出東坡草半芽西坡草未長草乏牛苦
饑牧兒愁惘惘不是愛憐牛南畝功正稠牛
私債官租苟不足還將此牛賣

班婕妤

婕妤辭輦後廢處長信宮蓋古貞女之流唐人諸作率比之怨女思婦夫
憂愁幽思則有之而借問承恩者雙蛾幾許長又何以云乎

深宮人靜秋英覆永巷遙連三十六昭陽絲管風送閒且喜桔王歡意足妾居長信猶金

門妾生一日皆君恩君王安樂妾願畢區區
薄安足論千秋萬歲長如此莫中披香博
士言

戲擬禽言

提壺盧提壺盧提壺遠向村南沽快哉快哉
提壺去來

婆餅焦焦婆餅婆去餉孫村路永田中稻苗
新發穎秋成有食好光景爾莫憂婆焦餅

郭公郭公山中樹中一朝西北來金風徘徊
四顧空空空身寒腹餓餓叫不止生不如杜鵑
死

泥滑滑雨淋漓行不得中夜啼我在枝頭猶
自可道路難時須憶我

得過且過得過且過且過有勻不愁室家破日頭
出來枝上坐得過且過且過

布穀布穀風和日暖春水綠趁時耕作應須
速汝莫學富家翁晏起早眠食肥肉

古體詩

古風十三首

堯舜傳心學危微十六字勳湯繼其傳執中與禮義文王躬盛德不已功常粹唐虞三代初大道中天麗比屋皆可封無煩別義利詩亡春秋作風薄俗亦偽惟時王道衰人驕金聲振洙泗刪詩定禮樂私智天生我仲尼金聲振洙泗刪詩定禮樂堯舜功不啻一自泰山頹彌天布妖彗楊墨
金聲振洙泗刪詩定禮樂
遑邪說申韓建私議鄒嶧乃揚厲奮然闢險詖戰國遘亂秦道統斯文墜祖龍輊狂兜帜敢燔典志劉季提三尺隨風豈云憖武帝始求賢董子明正誼三策醇乎醇天人理咸備昌黎稱聞道猶未瞥其蔽自漢迄宋初道統人如醉偉哉無極翁粹然秉道氣學不由師傳理已臻極致二程實見知主敬標未懈朱子集其成經天復緯地緬維千載心投受本同契絕續遞相衍斯文統緒寄午運數恰中

東海有瀛洲僊人居其間安期羨門子九轉
成金丹自謂得長生飛昇如羽翰倫物苟遺
棄孤生亦何歡

子房報韓讐傾產不謀家去項而事劉迹如
博浪沙功成託導引豈曰棲煙霞全身更全
名飄然高風遐高風本血誠英使毫釐差
瀟溪惟愛蓮淵明惟愛菊吾於羣卉中特愛
渭川竹嚴冬草木枯依然挺青綠扶疎統屋
栽翔風鳴寒玉直哉君子節所守貞且篤

秦王失其鹿英雄爭逐之沛公入關中三章
法令施偉哉蕭相國策力咸會時鴻門宴諸
侯端坐衮免盻一增不能用勇力徒爾為矧
乃恣殘暴衆志均乘離用賢無愛民斯為王
道基
煌煌諸葛公大義炳宇宙三分計先定三顧
始勉就拒曹挫其鋒和吳息戰鬬七擒孟獲
降六出仲達走漢祚竟不振星落英能救惟
公仗忠誠中心思克復雖未躋伊呂猶在論
帝右豈徒仰歎名宮鵬輝俎豆
淵明既歸田門前種五柳心與世俗隔讀書
快飲酒惟結山水緣那復戀五斗微意殊可
風亮節不掛口
同雲布層陰密雪降九霄乾坤大地間化為
瑤與瑶六龍迴日御中天光孔昭鴻鴻復融
融積素一時消人生秉性良如日出陰氣無
欲戰其中復被外誘搖安得凍膠執中存道心吾聞諸唐虞
栽君子節所守貞且篤

氣令如生猶憶知幾衛伯玉撫牀惜座傷哀
曲

鄭公笏

貞觀天子能納諫黏壁封章盈便殿當時貞
亮數鄭公君臣一德堪歎十思纔上十漸
陳仲山補袞抒忠純詆令遺跡傳公笏想像
進奏風霜新卓哉牙笏因公貴正直常留浩
然氣立碑可仆婦可改此笏千秋只姓魏

段太尉笏

饑軍蟻雜提霜戈瓊林庫貯何其多倉皇飄
馬奉天道寶玦珊瑚可若何封帛梁稻舊相
識一時北面非羽翼幾事不密乃害成此日
司農見本色氣似虹兜目似電不擊賊身擊
笏非石亦非銅一腔血性流其中桑田有改
賊面慨慷一死重太山凜凜秋霜飛白練公
笏不壞即今見笏如見公

俠烈行

俠烈復俠烈血性腸中熱能為百折鋼不為
統指鐵能為易壞齒不為長存舌一身與一
劍衆中推人傑畢命報知己中心甚自恍

秦吉了

雕籠繡柱光離離語關芳意情凄迷空庭新
綠圍四面家在關山西復西主人憐愛比小
鳳道前艷曲曾三弄等閑不敢學雞鳴絞綃
只恐驚春夢

藏雲

青女昨夜迴鸞車忽遣倫地瓊瑤屑朝來愛

日正三竿霽景更與尋常別蝶夢初醒共短
鈿踏破瑤京後崗裂卻觀亮玉山頹更愛
長林素蓋纈課重藏雲聊復爾大龜小蟲分
行列隨圍捆起古鏡冷因方裁破琢圭坼映
日晶英心似冰潔膚未沃寒生舌比之鴻毳
頭春自謂此舉猶非拙古香仙露沁詩脾
高齋清供天然設何須雜沓爭後先霧後裘
烹雪用前韻
寒市踪絶

瓷甌瀹淨蓋琉璃石鐺敲火然松屑明窓有客欲洗書文武火候先分別甕中探取碧瑤瑛圓鏡分光忽如裂瑩徹不減玉壺冰紛零有似瓊華繽駐春纓纓入魚眼起建城名品盤中列雷後兩前渾脫軟小園又惜雙鸂鶒獨有普洱號剛堅清標未足詩崔岳點成一桃金莖露品泉墜羽應慚拙寒香沃心俗慮蠲蜀箋端硯几閒設興來走筆一哦詩韵叶冰霜倍清絶

冬夜聞空鐘

空鐘者以竹木為之繫於鴿尾鴿飛空中則衝風而鳴泠泠然如清夜霜鐘信可聽也

雁門下重簾歸鴈寒不起朔風戶外飄霜天淨如洗我時聊復閒吟弄虛齋裏何來空鐘音喚醒敲詩耳徘徊雲霄中清越難為比作如焦尾琴調白伯牙拍又如寒蟬聲咽露曉且美春容招提煙清泠三峽水耐冷不能翔向火

學儜謡

東來叱齒鳴天鼓布穀內景昇瑶戶蓮堂坐嬰閉二蟲儜名已入玉清府海塵漸起蓬萊山瀛洲方丈飄渺間淮南雞犬不易及碧落鸞鄧許攀始歎平生空費力家鄉欲歸歸

人生貧富殊愛寒情無二暖閣下重簾炙熱
爐中煖炭無輕焰夜伽火時坐地芳醪水沉
鎖翠朝梳鬢珠墜春融文室閒清供良具備是
時萬鈞牧徒倚猶未暇忽聞街市鼓寒曾九
賜沉香和雪次第烹者元之其成者君之
送至勞逸乃爾異伊人亦我師苦耐留心冷
陽徒徇春和雪次第烹者元之其成者君之
為爾催刀利都寒而怨泛問之周書紀所辛
賜沉香和雪次第烹者元之其成者君之
年已告瑞

寒月

寒月上窓花影疎小樓人靜夜何如紗籠照
處相思遠銀燭光中意緒餘何用文牀卧草
廬正好

過曲澗花香遊流杯亭曰知閒諸勝

西苑曉且晏自明代作瓊華萬玉堆未波
千夫整平地起逶迤城市而林壑松筆大百
年參天秀崖嶂秋深鴻鴈鳴春暖桃李白
廟求神仙林亭更登臨曰知閒會心深濮閒呼朋
能鶴承祖冠蓮花將軍赤符綸雞犬俱已昇
殿宇還如昨
城朝建邦畿舊制因城郭何獨發西苑姑亦
存其畧高居非昔比偶幸行宮若雍正二年
夏承
恩開講幄避暑供遊息勝迹頻探索湛湛芳
草青潑潑游魚躍蔥蔥梧桐枝爛爛蓮花蕚
或宴水雲榭佳景開芳酌或賦迎薰亭妙句
隨興落師友得從容昆弟善笑謹是秋徼塞

北奇峯峭天削回思此閒山宛似日出巖因
緣不復至撫景懷佳約時過玉蜍橋波光含
漢漢煙際辨樓臺松竹紛等籌彈指十年間
何與風鳴鐸前日重來遊未能窮其樂遥矚
淑清苑凍岸不可泊今朝好風景遲日中天
愉步自瀛臺橋踏冰行蹐蹐乾藍尋曲徑虛
殿開金鑰穿雲洞戶深步石川梁迮乃知洞
裏天自與尋常各冬深景寂寞翠剩琅玕鐸
閒坐流杯亭更登日知閣會心深濮閒呼朋

嗒然喙其北乃假山巉巖何磊落攀援徑絕
處深澗戲騰踔時我徑過之我壺猶提却其
上掛瀑布結搆儼廬霍飛泳雜冰流玉牙排
斷吟其池乃不凍疑有馮夷託當年觀魚亭
廬上生珠箔歸鞍適然返聊爾何住着我閒
山水緣好者不為惡何必買山錢底須蹴芒
廡前居水中萍茲遊林裏雀異日得清暇還
教度略徇

允隱

小隱隱山林大隱隱朝市如何末世人反謂
稱君子安車俊徵求路資囑莫起嵇朝有道
賢乃是堂甫氏清流本皎潔咄哉濫於此

秋夜遣興

蒼蒼復秋實來往運寒暑世人於其間憂喜
隨時作歡賞樂青陽金天嘆肅索但知逐境
流觸處成執着何人能解懸便是希夷樂皎
如秋月心大哉天地幕

夜坐

夜坐悠然欣自得地爐火煖燈花直年來詩
興富冬宵清吟消得銅壺刻刻吹生寒雪灑
天窓前梅蕊饒顏色閉思勞勞市上人半身
僵冰還謀食有時西北來涼颸邊陲天未頻
傷心極天心仁愛應洗兵旋看明年大平瞰
軍營十萬壯男兒各各歸家勤稼穡

憶遠

銀燭垂金英夜長人未寐遠人動遐思遙隔
萬里遥故人勤王事雪花大如掌風勁如刺
兒悵不禁寒征衣遠塵埃重簾下銀鉤悠然
並轡重良宴然讀書次況復華近閨一一
家華何當息烽燧凱旋歌飲至遐邇共歡娛

綵珠

仰首望天賜學鮫投歌足寶華鈿珠落為安
碎紫珊瑚盈盈弱質天教麗傾城未得却傾

家石侯東市堪詣嗟高樓一夕恨恫悽玉樹
朝來惜落花此時樓廢無消息野草遲作傷
心色

題二十一叔父山靜日長小景

吾叔乃詩翁裁句清而好近復爲畫禪寄清
畫中道高齋長日暇為我滿毫掃即景繪為
圖筆法特高老一峯插天青波面池亭小峰
曉澗布飛亭畔清流繞更無別性點寫意殊
了了我開詩無畫妙品古來少摩詰真蹟無

元鎮清風渺吾叔乃升堂況值青年早從知
天授奇不憑人力巧嗟我學畫法年來曾探
討高山但景仰興洽林泉杳

鶴媒歌

童子開籠放鶴媒音長切短清池限上有野
鶴翩然來青莎顧步相徘徊主人喜得新侶
易剪羽還將稻粱餧鶴媒有聲不能語長叫
寥天韻淒楚但願聞聲鶴莫來却得高飛不
籠汝

雉媒歌

平岡草淺雉媒叫遊絲飛絮紛斜照野雉歸
飛帶夕暉迴視雉媒如相召防上下鼓翅爭翱翔雉媒
歌喜媒前祥鳴呼同類且如此未已雉媒欲報稻粱恩莫
上林凡園隻門開齊熊正對官來弱支將
敵千夫勇當前立立驚回傍回傍驚上心喜

始識婕妤真愛已得寵不如失寵安懼心纔
定如心起若不見呼天誰白中山冤致使人
傳大內言

神僊曲

飄飄羽佩凌天風雲裾婆娑曳絳虹西池阿
母頻守宮夢中幾過桃花紅下視蓬萊塵欲
起吹來鐵笛蘭煙氛鸞簫鳳管空如中驂鳥
謁帝雲霄喪却去竹山窈石窟泉底令劇壁
仙骨

海市

蜃氣遥浮滄海東離離曉現蓬萊宮璇題銀榜幻空影重樓掩映扶桑紅鮫綃驪珠燦光澤市與麻姑飾瑶席坐令人閻眼界新煙雲萬頃連天碧君不見方士迴舟阻風水儻踪大抵皆如此

覺生寺大鐘

洪鐘二丈高其圍乃數倍隆棟繫旋蟲含光耀精彩摩挲古質想前朝精鎔表裏龍蛇高

標題歲月去如海空餘鉅響振雲霄即今猶昧俗人眼那論曾傾萬家産道場水月幻莊嚴此語吾聞諸内典層樓重建梵王家彷彿諸天散雨花一聲擊撞猶子吼沙界同音演法華鐘上有金部法華經文

題晉戴逵剡山圖

山川靈秀稱江南伊人小隱爲結庵竹籬茅舍頗自適雲容水態曾相諳老松落落蟠翠色高峰矗矗烘朝嵐興來揮筆作長幅故知卸塵性所耽三徑雖開人跡絶幽探何須紀琴詩逸致個中妙趣誰能參

恭嚮萬壑松風圖感而有作

老松經萬年幽壑紛千派蜿蜒結青蓋耳際無餘聲颯若泛馳迹遥見振策神韵動諧天鈎奔騰鐵騎鬣蜿蟺掉黛虬龍態造化工全衆創仙界高堂臨萬壑一瀉松風快當年諸孫行惟我承恩最

砂門學畔室虬枝森一帶盛夏如秋深日夕靜中對雙吹欲諧谷神守清泰轉瞬成昔遊感企瞻圖書

行宮遣興

春風布始和昭蘇百卉萌霜景物佳暮鳥相和鳴砌畔抽新萃綠意含生生何幸承恩來南苑薄言行芳郊未合劍閣朝敦瞬檐楹暫還旧怡悦吾誰與繫情欲開有山桃未語依舊寫借問造化者何復殊枯榮

雨中舟歸

夕陽西下春雲布霏霏細雨迷蹊路中流雙槳盪歸舟十里橫煙暗村樹岸柳深深待暮鴉寥天低黯催孤鶩思尺玻璃太液池幻作寒江煙雨渡

放鯉

修鯉揚朱旒雙雙卧筠籃失波受困縛吐沫心難堪有人持贈我將以佐肯甘剔憐苦涸轍猶可潛深潭春風漾水紋新藻綠毵毵投

刺彼遊魚各各生意舍呼童竊鯉至於小池南赴波漸旋泳修逝如脫銜我非好清況不為口腹饞今春放雙鯉明春百倍添寄語饕餮者次生乃大貪

舟行

御湖三月春水生微風不動玻璃平樓臺咫尺方盡鞏楊柳千條煙霧橫蘭舟容與盡雙槳飄颻漣漪似坐玉京緋桃綠李夾兩岸綺錯繡春色并我思去夏泛太液荷香十里疑逢風即令光景正明媚綠波路中流雙足并行列今昨年華催前阿誰能留

折芳圖

為雲鬟翠未整阿香曉水餘試五銖衣庭榭小立胭脂冷金鈿露凝粉氣猶鮮鮮蹄來徙倚香奩側膽瓶謾插憐清妍對鏡簪花長太息年年不改枝

古體詩

夜雨齋中焚香
虛齋坐清夜斗室如方丈容膝且自安忘懷
心宇曠忽驚灑窗雨風送微響喚醒吟詩
耳焚香助清賞細細沉檀煙裊裊香上盡
垂遐輕寒靜聽悶萬象更深香影殘夢與蛩
蝶往此中樂趣多户外非所想

雨中閒鴈

蕭蕭夜雨飄風鳴新寒井峭肯體輕空中鴻
鴈三兩橫音徹虛齋凄凄以清上死景物爭明
煙雨空復情沙暖鴛鴦遠浦淨朝從看春
光榮

種松

閑中足桃李錦繡爭春容一朝風撼寂寞
芳條空欲補歲寒景當春乃種松抽枝始落
落含氣方濛濛風雨小亭側乍見出窗龍漫

言少丰韵莫噪毛丹紅君子苟相顧動節在
三冬

暮春曲

暖雲晴日烘春老殘紅埋逕消芳早綠楊十
里暗朝煙得得催晨騎馬語巧啼鶯留春的時向
弄輕寒料峭金爐溫袖意為鴛鴦留春的時向
窗前惜曉曙天津暖漲明如鏡指日應看芰
荷嵐

西海捕魚

平湖蕩漾春波長萬頃玻璃橫日朗暖浪修
鱗水面遊爭鴛偏卅澄雙染漁人那曉生意
多不捨餌鮪溫收細罟紛紛流時作求魚
思噪彼貪利人吾寧憐清賞鈎君解網放羣
魚簡撐綠水中流響花片飛香熟暖漂宿鷗
眠起沖雲上刺刺新蒲欲出波遠岸煙光合
蒼蒼樂哉此遊逸興多纜鮪洋洋任觸榜歌
空往

抒述詞自題照

何來瀟灑清都客逍遥為愛雲烟碧筠籠
貯仙巖芒鞋不踏塵寰跡人世逢來識真
天霞巾彷彿南華仙誰識當年真面貌圖入
生綃屬偶然

縛雞行

縛雞莫縛牝留以蕃孳生縛雞莫縛牡留報
長短更牝牡皆有用金鼎將誰烹君看葦雞
如留有餘長以佐生成長頸足供歲奚口腹
樂善堂全集定本　卷二　古香齋

春蠶食葉詞

天天三月春光好蠶三眠蠶更長陌上
桑葉葉抽晴窓鎮日風雨響喚起深閨未
眉攜筐急就飼朝饑流水潺湲溜簷間落
瑟瑟簾前吹日長莫厭耳根鬧蠶飽絲多
相報但願今年官納輸却免門前租吏索

秧馬

清和四月新秧綠一壠分來千壠足相馬平
疇碧浪輕桑葚森森稻苗來北人使馬南人

閒蛙

竹影搖夕涼清光入窓牖雷聲念風漪丈室
周旋久抱枝蟬噪寂蛙鼓羣如吼昆蟲各任
時日月儻九走一徑繞溪行聽聲蓋數畝千
百沸成羣嘈嘈不住口我聞不厭更汝蛙功
何有徒供小兒笑垂釣出淵藪轉眾墮簪箬
因鳴受災咎九夏能幾時何不以默守

五日芒種

南風薰薰麥苗綠稻鍼出水如新浴五日天
中節物佳却逢芒種農功促平湖漱漱欲生
角森蒲箬雜管絃老農炎埂溪田裏那得
閒從競渡船蓂莢暗偶自街頭走買得靈符貼
門首但願神明沛曼陀指日西成看大有

銷夏

銷夏憑何事清吟興欲催心閒日晷永綠思

方悠哉天際涼風動檻外山花開倏看明月
上入我戶牖來即境自怡悅拈韵無安排何
須逐曉涼步儛登高臺詩成哦幾遍清夜閒
徘徊此樂足銷夏非云誇別裁

花石綱

江南花石新編綱舳艫銜尾達汴梁延福五
位爭工巧地狹更廓望城墻深數尺巖巖極險
邃難妨馳突燕山騎徼虜將思百藝能如何
獨味經邦智

野田行

驅車古城道寒煙濕秋草歌倒纍墻垣悲風
白楊老白楊樹下誰家園苔迷碑字棘生門
年年墓道無人掃空餘麟卧石虎蹲生時富
貴兮得意不惜捐萬金營幽遂叨濫已結上公
儀殊恩更賜東園器熏人勢談今安在百年
事業歸桑海老松禿兀祇餘根子孫劉倒旁
人買

姑息行

君不見明皇開邊用遷將祿山秉鉞臨牙帳
又不見代宗無智用承璀三郡河北幕府開
子嗣弟及殊未已自此朝廷事端起德宗為
政事姑息封拜無能振按轡瓊林大盈滿庫
宮闕生埃塵嗚呼姑息真無濟令人却憶貞
觀世

夜卧聽雨憶平湖王

朱明屆候天方永如烘暑氣焦塵境座閒揮
扇手欲渡林下乘風吹不冷今朝一雨洗煩
蒸入夜濛濛萬緣靜楊扉陰由羅幕螢梧桐
枝上收清影時有匡牀高卧人一杯芳潤洗
若若夜涼霜簟好安眠芭蕉響滴殘夢醒惟
後悠悠動遠思思在龍堆連雪嶺如心居士
在軍旅年來王事勞馳騁即此清涼夜雨秋
行帳殘燈憶耿歌天公仁愛當護師坐看絕
塞狼煙靜百萬健兒歸故鄉淨洗兵戈只俄
頃猶憶去年煙雨中綠養共泛滄波艇清宵

蝶夢亦偶然人生何必嘆浮梗借有好風吹
送詩知君應在三秋領

伐棗歌

老翁持斧林中過伐取供人輸與軻我遊棗
林惜生意謂翁計拙如之何輪菌枝葉婆娑
娑結實應比尋常多年年秋成但責棗管足
朝餐與晚酪何忍急取目前利坐令大樹捉
斧柯老翁揖謝言難承低價遲愁人不買縱
令留樹計久長只今朽腹誰能待

郭河陽關山積雪圖

層巒積翠數千里磴道盤空連玉壘鈴駝風
霜得得行長途跋涉閒關裏世人馳利未肯
休風卷紅塵撲馬頭河陽一幅炎涼景不徙
妙筆誇風流

探雀兒

小雀出卵纔數日老雀將雛雛六七兒童縛
木作高梯巡檐探得雛兒出雛兒無知不憶
母老雀殷勤抱辛苦翱翔羽翼未長成嗟汝
何時離哺乳

校拂子

驅蚊校拂子絳絲纏纏垂閒置之高堂珠箔圍四面座中恍似蓬萊島蒼蠅御冰盤清暑神安怡平生讀息海宇不用驅除為我頻校拂長如此英資誠柄頻頻揮

豐碑行

夕陽迓照輝道周驅車古路西風秋路旁豐
碑何其稠森森排笏盤龍虬誰能細考姓氏
留仙聞土民說所由興代貊瑞威福擅司禮
遲無御馬圖東筆曾標封事題內操更教記
明戰沒後養子不捕擒軍理此地多無算當
時成歟剝重人只今草掩流螢亂我聞此語
識興亡秦漢唐宋皆殷監私暱何曾念遺腐
寫權頒令悉飛霰勒石猶將詩潛里高千年青
史誰能逃辛勤汗馬創業勞大半抛擲由若
曹

遣興

數日忽成月數月忽成年年月何曾異秋枯復春妍而人於其中胡為感變遷浩浩東海水舊時為桑田清風拂我面明月照我前顧都芰荷香澹蕩楊柳煙即境自怡悅饑餐閑便眠

薰風送蘭香清芬透紗牖烈烈夏日炎誰能戶外走霜籬含清澗北窓高卧久心如止水澄物來隨所受漫云苦煩歊靜觀皆何有

日昨策軺駟適從街市過見彼逐利者流汗肩相摩豈不畏炎暑幸苦出無那踽來竹窓下月影舍松蘿迴念市廛人塵境甘消磨九夏尚如此三冬當若何

輕舟泛晚湖一棹煙波綠荷芰製衣裳鳧鷗傍人浴天地一盟鷗俯仰供清嘯何必蓮花國

洲雲霞覓仙躅黃昏聽蛙鼓鳴蓬似雲山曲

我聞古人語詩以道性情題韵隨手拈步如

翻手成乃有追琢者格律嚴為程捷字苦尚

泥結習務劒鋒性轉物迎未得天趣并虞

足逞頻者心則塵境清即事

綱常作筏寄松枝風來自在

燕引雛

蓄衆經梁頭招引雛兒長捕蟲飼其饑雙燕

心恒快巢雛比大樂居難擇健弱翅凌風舉

引雛庭院悲欲自留借已力為羽翰嗟汝老

無用不堪設教飛來又飛去羽翼成時會遠

颺可似烏鳥私反哺

食蓮

平湖多錯芙蕖氣香遠蓮花食蓮子軽舟棹

入碧洲灣滴有新紅艷出水新紅未吐

花晚風輕度香實處甜回流嘗冷食秋

消息知非昧笑對冰盤球玉淨清苦恰與幽

懷稱欵入口嫌苦心從澁生成有本性

擬古七首

巍巍山頭花青青高上華天松下桃花

阪田橘柚露苟不及指日成枯槁空谷有佳

人幽閒而靜好憶昔出門時蛾眉未曾掃日
夕侍舅姑小心奉衆夫君久不見出身事
君早只戀洛陽花不還洛陽道日暮掩柴扉
脈脈空房老

露蟬掛高樹聲入西北樓晚景可憐生傷心
樓上頭羅衣掩秋扇風度寒颼颼伊人天一
方遠戍并涼州家居有如此冰雪況逈留深
悔失斟酌却令覓封侯
織成鴛鴦錦裁成鴛鴦被鴛鴦本同心同生
亦同死嗟哉末世人其心不如此朝愛芳草
青暮憐野花紫野花得意時芳草正委靡
堂堂復堂堂義和何奔忙三日不見君見君
髮半蒼五日別故人天一方世事如飄
蓬聚散那有常中庭羅酒漿烹豚割肥羊滿
酌金屈巵笙簫奏兩旁勸君且飲酒莫負好
時光
天地一逆旅光陰乃過客如何百年中更促
駒過隙勞勞長安道役役洛陽陌車馬爭春
風管絃擁上席但見庭中花那見路旁柏
樹日以老落葉無人掃朝夕牧兒來拋磚擊
神道
冬至萬芳歇松柏乃青青衆人賞後凋松柏
轉傷情傷情亦何為見賞歲寒時歲寒不可
回良材將安施不如回枯橘免使獨樹奇君
子苟相顧莫信桃李姿
玉繩橫長夜斗柄向西指寒風拂衾裯爽氣
生簟笫起美人傷獨處拜月更衣起去年月圓

時良人向安視今年月滿時出門求金紫金
紫亦難求得之何足喜不如平言歸與君長
共此

馬貴牧牛圖

平川竹籬舍煙綠牧童集雲山曲鳥捷遠
放晚風涼偷閒笑語相徵逐但願禾稼如雲
收足供租賦免責牛安得太守如龔遂腰間
樂鞚解吳鉤夕陽在山尋歸路煙氣濛濛暗
林樹河中一幅景物繁監門圖繪意略具

中樞歌

秉鉞託干城坐謀稱捍衛相泰對百官前供奉
金華上詔詞飾進報功勳中樞威談天下聞
健兒自衛弱攻戰董兵權重唐監軍嗚呼徼
宗猶不悟自恃可用惟宜監草竊雖平內寺
橫坐令宋室成南渡

青青水中蒲三首

青青水中蒲如劍森綠池沼下有雙鴛鴦同生
亦同老

青青水中蒲閒以芙蓉花自恨無顏色相對
重咨嗟

青青水中蒲忽萎秋風裏終始不離波嗟君
不似此

鷹奴謠

臨秋霜信排空書雌雄一失為衆奴飛隨天
際不收後為恐葦鷹相招呼蘆荻蕭蕭白花
亞成羣分偶眠秋夜寄語彎弓羨少年當時
何不連雙射

丹青樹

終南有佳樹其名曰丹青孤幹擢百尺上結
盤盂形青赤葉相間望若錦繡明崔黃好手
筆一畫難成抽條應春和呈祥藉地靈鳥
雀不敢巢映日獨蔭青梁棟未試用徒傳奇
樹名不如松杉質猶足架軒楹良材苟終棄
空勞造化生

度竹鐘聲

月窓清映檀欒影細吟輕籟祇拂靜蕭疎透

響送霜鐘招提何處山僧醒韻雜琅玕度納
蔡點滴寒更發深省玉露頻敲浙瀝微斷續
如傳青鑪冷令宵參破耳根禪年迴殘夢清
懷永

古別離

古別離天上牽牛織女星一見徒含悲
銀河清淺欲度難何況白桃鼠姑七夕夜半鳴嗚啼空抱
窺雙星欲寄詞鵲橋歲一篤猶有交會期那

似良人成覽上生去未必生還歸

唐寅秋林高士圖

寒溪引入仙鄉深一川風景令秋林霞衣雲帔結知心徘徊稱意羞華簪或浮輕舸或卧流水彈清音擊空松柏虬龍吟白鷗為伴浮碧滸商山遺跡復見今猶一幅重南金唐君妙筆何森森乘槎他日擬追尋祇今卧滸湘滌煩襟

三秋月如水風雜喧蛩蒲葦鷹白北至飛飛集平湖穩向沙汀宿夢與秋波俱誰與弋鷹者巧計突深廣清身蒼岸側持燈照鷹奴鷹奴嗷嗷呼聲鳴鳴雌雄各安眠孤身痛始蘇弋者恐遲復來噤口不敢呼隨意恣遠遊我聞傳此事把筆長嗟吁嗟吁意何為古興懷紆詠官君耳目魂者百計圖一朝誅斥盡旋亦亡其軀千劫周代變自閉其耳目古今嗟至愚嗚呼興亡事視此

竟何殊

兒桃下栽松感而有作

園中種樹羣芳滋幾年葉長紛蔵蕤或列山
前或傍池同蒙雨露爭參差阿誰位置失其
宜山桃下植青松枝蛇虯未放拏空奇甘為
翁嗟何辭春日抽條綠葉枝勢高獨占陽和私葱龍待到歲寒運吁哉已過照顏時我
欲借問場圃師種植顛倒意何為青松磊落
龍鳳儀山桃弱質人所唾胡居松上茂陰垂
因循坐令虬枝萎白古倫材還若茲坐對感
悅抒幽思安得槖駝妙手移或泰山桃付芙
夷良材俾沐三春曦他年梁棟誠堪期

饑鶴行

松陰顧步霜翎拂徘徊本是山林物秋澄鏡
浦魚深潛饑腸獨立金風疾雲間萬里青田
遥雙翅新蓴難冲霄主人稻粱恩未報仰唳
長空天沈寥
羽林執戟郎

香衢走馬雄風生蹴踘場開連夾城朝遊玉
埒春如畫夜醉青樓酒似湧青樓留宿金貂
脫拚却一生花底活野老吞聲哭忍饑兒今
執戟黃金閨

古體詩

題劉松年武夷九曲圖憶聞之蔡先生武夷僧巖嵐煙碧水空山村變朝夕桃源杳杳許一舟通就中疑有神仙跡聞之先生入畫客為余曾說山川僻當時興寄玉筍峰嵯吁道阻未尋履錢唐筆墨超凡格半幅俯綸岡咫尺題詩九曲足卧遊還似書窓話畴昔

少年行

邯鄲美少年平生好仗義白日佩劍出里門一聲叱咤千人避捨身只為意氣投生憎富貴誇交遊為君復嘯望君報千杯一醉酒家樓

雨

夜窓芳芭蕉曉荷亞洲渚誰知夢覺中一枕新秋雨牀頭蟋蟀候閣起走繞廊柱茵衫不禁風微涼添幾許

同五弟月夜舟歸

湖波漱澹當秋澄一輪寒淡秋月明上下清光星斗燦輕舸打槳中流行萬籟閒寂天在水蘆葦點點飛流螢長空次寥堪妙會應行拈韻欣回賡詩成泊岸松窓卧遥聽沿階蟋蟀鳴

逸將歸

欲別恨時促將歸恨日長庭前繫駟雙垂楊過君再慈雛衣裳去時路即歸來路別後新歡應勝故記得曾攀弱柳枝即今灞滻成枯樹今宵夢不到天涯垂銀燭初成花欲訴離愁猶未了一聲雞唤東方曉

城門歌

城門開分言路開羣黎鐵騎蘇山來城門開分言路開慶堂燕雀欣得計同盟已慰復和親坐令汴水成灰塵小舟黎陽渡五日却笑南朝無一人君不見當時首禍由童貫纔見邊烽先鼠竄

廢宅行

蛛絲密結珊瑚箔銅扉雙敲堪羅雀花開宴
坳為誰妍鳥啄泉風爭珠玉落當年甲第榮人
窺此日塵生秋閣帷綠垣歌倒村童入折取
庭前丹桂枝老翁驚視傷衰曲憶種芳蘭插
芳馥薰人熟鍼強移栽曾非儂家數間室
宜花風
秋潭徹底清岸蓼紅低映西風水面來蜻蜓
舞腰競蒼茫蘆葦花寂寞芰荷柄日落晚煙
橫荷寫寒芳淨

有所思
置酒高堂上聽歌有所思所思在何處迢迢
天之涯有恵雙南金不如心相知南金用有
盡相知無已時彼中庭樹忽生連理枝連
理非為貴所貴不相離同心而契闊幽咄莫徒
令悲

月夜盧洲
似雪蘆花滿洲清搖戈西風夜深語喚迴清
夢水亭幽秋色秋聲遠處所清光漸欲月在
江隈映漁舟過寒浦

雲臺歌
紫氣欲奪炎天赤南陽布衣提三尺昆陽一
戰拂豺烽洛中布治敦天澤攀龍附鳳為侯
王二十八將名煌煌中興功烈資賢良雲臺
圖貌千秋揚君不見淮陰蓋醢英彭死子房
從遊赤松子何似榮名保始終卓哉君臣能
淡矣

除祭
白露零場圃瑟瑟西風寒可憐悽合甲蔬生意
忽推殘垂架青青葉引蔓已半乾呼僮為除
治蕭然景物閒猶喜遠山翠乍入疎窗觀無
須感代謝漫愁盤餐冷畦旋種韭會當凌
霜摘

秋原草
迷離鋪翠露珠濕村郊寒颸西風急錦溪綿
阪憶春遊秋光滿曰扶笻立霜林葉落盡覺
紅猶延繁艷堆芳叢寒雀噪新霽平原

晚景烟濛濛

漁舟唱晚

蕪葭戰夕風明霞入澄水羅釣盡漁舟欸乃
沒面起雲山列遠屏坐卧鏡光衆狀逢掛玉
鈎濁醪宴妻子短笛咽涼颸詎解謂宮徵秋
來景寂寥漁樂獨無比

秋滿泛舟

西風拂水煙波綠權過寒溪三四曲來采蓮
葭颺白花臨流驚起雙鷗浴雙鷗忽入芰荷

叢可憐寂寞餘殘紅錦帆畫舫披薰風猶憶
競渡誇天中轉眼秋湖明似鏡雲山倒影澄
波靜岸柳寒蕭咽晚機舟月掛孤蓬正

高其佩指頭畫魚

玻璃幾頃孤烟橫修鱗數尾不辨名晴光蕩
漾耀金碧泳游波面依浮萍誰知瀟灑梁園
興付與一指傳其生掛壁滄浪秋意渺彷彿
當年在藻情

有初行

君不見晉武貪焚雉頭裘平吳還駕羊車遊
又不見明皇珠玉焚前殿太真寵盛長夜宴
人心靡不有其初鮮見歷久常不渝當時焚
寶博虛譽誰知欲戕翻焚躬漢文却馬輕千
里崇尚節儉輝青史不朽況今付炎官祇覺
中心淡如水

八月三日作

金烏纔西下歸鳥集疎林乍見中秋月弄影
清池深徘徊倚石欄閒望抒清吟却憶昨年

秋今夕送知音（公壯年八月即王事命）西征日千遼陸渺
天末颯風杳霜風侵撫景懷契濶躊躇思不禁
南仲方出車頌利未生揄月明人盡望壯士
秋思沉我方宴卧餘風景聊追尋夜深蛩語
咽涼露濕衣襟

仲秋曲

銀蟾滴滴更漏長疎梧月影含秋光夢迴幽
枕蛩響切曉看殘荷露氣涼蓼花翻風亞洲
渚鷺起賓鴻飛別浦一聲孤唳碧天高二十

四紘調玉柱

夜聞覺生寺鐘

紗牖度涼飈桐枝弄疎影聲遠鴈篆紋消一榻深宵泠忽聞野寺鐘十里傳音永不知十方界誰歟發深省

桑條韋

桑條韋纖娀娼娘一朝封劍斬五王後車仍跼前車轍可憐唐室多專房本為相悍更相倚誰知禍在椒房裏神龍餧餅不可言總為英賢惜哉家法未盡美致令女禍相連綿

龍衣欲加已嗚呼開創事亦難太宗圖治頗

遊西海

輕舸盪入蒹葭叢波澄西海連長空雲山倒影弄明娟寂寞殘荷搖晚紅蕭瑟習靜過三伏今日扁舟晚景逐煙汀沙渚轉蒼茫却憶薰風吹岸綠

南苑雨中即景

蕭蕭綠槐枝徹夜滴清響檐頭喚曉頻野鳥

三與兩閒從閣道行金風透颯爽含潤草猶芊凌寒菊初放墻外馬聲嘶悠然動遐想

雙柳樹

雙雙高柳拂長空繁枝低亞相青蔥不知植此者誰氏秋來踈葉凌西風露滋平泉猶可時出得意誰知消歲日南苑徘徊雙鳥棲垂柳新條健存一漫古草木本無情可憐獨樹傷無朋寒郊彷彿靈和殿月上空餘子影明

海子外行圍

朝霧飲秋空通天白如水獵騎出郭門寒郊行迤邐箭逐雙鵰飛鷹回羣雉起相逢倚杖翁翁語里煙淡掛踈林繫歸韁卸鞍拂晚風獲心猶未已

鷹搏兔

風吹衰草寒蟲鳴蒼鷹在臂凝霜眸瞥然投兔走平崗二虞已失度沈鉤不下擊勢更迫怒氣一奮誰能收嗟彼韓盧有投徒增羞嗚呼汝鷹性匪柔却遜當

室千金求古來英鈐半埋沒凡雀噪咨何其
稠
南紅門捕魚
煙蓼亞寒汀澄波漾秋浦垂綸玉鏡明潛鱗
堪指數蕭然秋意深數聲離岸櫓漁笛橫西
風雲山入新譜
寄衣曲
夜涼漏永聲遼征衣自裁還自縫素絲牽
恨紛難理銀釭照淚闌千紅香閨無那秋蕭
索頻憶龍堆朔風作及時遠寄鄣君寒只恐
樂府詩集卷二十一 古體詩 九
到違君不著
瀚海石子歌
昔聞瀚海石子奇今日几席得玩之瀚海渺
在天之涯草不抽莖樹鮮枝春光罕照秋風
悲長年那得雨露滋其中產石菟誰為嗟彼
從軍戍邊陲更過萬里無歸期故人天末相
贈貽開匣忽覩光離離遠寄用表長相思紅
如珊瑚碧琉璃硬黃深青各有差大如雞卵
未剖時小如釵上紛珠璣亦有奇峰異壑姿
天然那事追琢施感君贈我置芸帷長日靜
對心神怡高歌消得梧月移吁嗟故人知不
知
潛池
閒池寬數畝秋水涵清靡植以芰荷花蓄以
文錦魚歲月既云久其下積泥淤淤劑碪游
鱗相忘憶江湖物亦含其生與人豈異趨一
朝深潛之爰為安其居快哉玉鏡中潛躍隨
樂府詩集卷二十一 古體詩 十
所如何殊濠濮上撫景襟懷舒
唐生胸中有塵翟為余一寫秋山狀毫端氣
韻擅蕭疎邱壑縱橫出心匠遠峰螺黛翠欲
滴飛龍直下噴銀浪招提掛像晚鐘鳴森列
松杉作屏障我閒山水貴可居卧遊亦足娛
清曉展對蕭齋秋意深拂拂金風使几上
賦得霜花撲曉鸞
山路散晨光行人殘夢醒款段斷寒風落月

挂斜影空林霏霜萬壑朝嵐靜愛日晃征
鞍點滴留清冷彷彿踏春遊花落餘殘景

題李思訓寒江待渡圖

輕嵐淡抹西風肅征人趁曉紛馳逐啞啞羣
雀噪渡頭漁舟猶伴殘燈宿千林紅葉正凋
殘欲落未落古月寒勞勞名利何時歇一幅
寥蕭几上看

風篁笙奏

明窓愛日多几案光生暖檻外竹千竿翠影
欣疎散何來笙簧韻窓外風送遠繁節乍疑
鏗低抑殊幽緩清如啸過孫勝比咸撥阮漫
云耳根暫天籟三千滿

雀噪

東方欲生明織月西南落平林曙景通啞啞
鳴寒雀霜風斷續吹繁音轉高閣似話五更
寒如語栖枝樂蕭疎入聽幽明窓興堪託愛
日已三竿暖影侵帷幄快哉山鳥鳴空山鳥
時著

法海寺題壁

百年簡若實對戶山僧靜坐絕往還花來杖
策尋幽徑吹吹山鳥鳴空山鳥鳴空山落木
落風葉

赤乍斷乍續秋雲開堂濕石徑歸路杳猴月已上臨禪關

冬夜讀韋詩

焚香對銀藥夜靜坐明月道逕玉溝寒為鏡此時歌蘇州五字詩披覽遂興發閉客爭獨酌高格調殊清越七歎總不墜安排活潑潑終卷不能釋玉繩橫未轉金幹

蠟珠謠

香篝紅燼續蘭燭吐月窗細把長更數銀漏明滅詩思遲一天霜影簾旌戶誰敲仙掌鏗鏘鳴犹疑滿斛珠璣傾却教吟興娛清夜窓外寒塵綠玉聲

村舂曲

老巫伐鼓聲鼕鼕冬初熟酒柑紅合家羅拜致虔恭村村樂事傳幽風泰稷推西疇推東名箱謝神默佑恩何窮賽祠酒先酹翁老巫牽羊別家去來年大有神應助

霜晚炊煙

村墟寒暮暉霜重烏啼少微踈林統纔纔披風寒依依數點成叟絲浙小女祝茅窗裏歛然滋且飽

齊夫詞

上林虎圈當晨開六龍馳騁將宮家來充尉小臣之口給諜諜獨嘶齊夫才劣陵漢帝稱仁厚特地褒嘉頒墨綬若非抹取擇之言坐令朝閒大夫廷議

期期不出口

鵲巢

翩翩鵲巢如披銀望之且足仙中人可憐落魄離邊者中心歆羨良艱已君不見仙人不住人間世瀛洲方丈誰能濟長安比戶豪富家們坐華堂蔡空第吁嗟仙人不若此豈如垂釣披裘學嚴子

草色

勾芒鼓吹招搖次和御日騎龍暖雲晴

九當天烘空州十里輝春融女曳小試龍梭
悵春信遲遲鼯別院絲紅猶未上幾枝嫩黃
乍吐鋪芳向光風搖蕩意物昭蘇暗報陽和日
殊輕寒料峭天街晚試禪華華色有無

淨始生

設刺遊鯨纜上水娥萍拖翠森流始牽風搖
漾皺紋輕試詰生忘所以綠坡新桃濕長
乾半含清潤凌波寒誰家一匹冰紈素忽織
分差藻無數

石徑松雲

石洞盤紆雲掩門長松落落脊雲根虬枝亂
皆泛清鏡幽勝不數桃花源綠陰拖碧苔
翠仙家孤鶴俯聞唳哭氣忽消身疑是
丹竈烟纔起

漁莊晚霽

夕陽天外明遠浦吳童盼阿儂獨倚
柴門日晚烟深溢流漁莊足蕭瑟何來笑乃
曲忽自蓑蓬出霽影射波紅曉綃梭皮室共
擬金波上數杯醉挪
野寺殘陽

斜日照林低野寺鐘魚靜亭亭塔影孤川風
人歸路歌聲永菜色湮湮暮靄籠僧獨趺跏炷香觀平
波晚景片雲出岫門於時忽憶故園松菊
野店風帘

杏花春雨好人家隱映迴巒把酒得遊
人衆爰來一尺青帘出掛林表輕風搖曳高復
低斜拂垂楊綠未齊晚烟籠歷溶溶月夕簫
低細淡淡溪東皇鼓物標青幟臨風無限意
揚意韶華撩眼與陶然不緣野店新醪醉

過覺生禪房

十里桂陰路便覺非塵境緩轡到招提飄然
松風靜禪房花木香小憩玩清景上人忽萬
緣跏坐觀平等徘徊石徑紆徙倚松軒永且
映趙州茶莫問吳門餅歸騎沒教催餘霞亘
西嶺

古體詩

熏香謠

寶鴨昂頭綠雲吐湘簾幾翁垂當戶廣座風生六月涼水沉一片熏爐柱熏爐柴几清無埃芝印欲就光徘徊誰家才子紅蘭胥何處佳人玉鏡臺象絲細裊香烟散萬境都來參鼻觀主人日午正高眠夢中留得殘香作

漁鄉曝網

殘陽西落射柴扉漁翁盪槳前溪歸歸來枯柳偏舟繫長竿曝網溪風微風吹網眼千珠落網得魚歸兒索老翁不與意非慳換取青錢供晚酌江鄉有酒更有魚一家長享豐年樂豐年樂雨後明霞林脚

松陰午憩

長松夏亦寒嘉蔭如張蓋白石堪坐卧清泉流一派有時微風起瑟瑟泛虛籟繁余閒步藤小憩松陰內枕簟廷清芬濤聲涼可愛徙

荷林泉閒興寄雲霞外

溫泉荷花

首夏荷葉綠田田溫泉開花已如然六月池塘荷始盛溫泉花謝餘青柄溫泉水暖荷花早葉鶯艷質凌波好那知消長不須時九夏未半先枯槁我欲乘興弄扁舟蒐青青蓼岸頭可憐荷花轉不老已作一段橫塘秋

聞雞起舞曲

聞雞鳴中夜舞英雄壯志氣沖天宇聞雞鳴且歌功業未就可若何古來壯士多消磨待且不窺空枕戈君不見士雅擊楫意慷慨超石清啸胡兵退當年事蹟略相同恨不功成青史載

題林朝錡蒼松翠閣

長松落落拏龍虬下映清淺之碧流何來霜隼脫翮高枝獨立態轉道搏風羽翮橫九秋電光閃閃翔雙眸掛弢直使燕雀愁啾泥快上雕梁頭若不見將軍臂上軒勇氣饑飽

由來受人制又不見王孫愛汝雪毛奇高飛不得遭縛繫豈如幻化生納裏厲爪秋空搜飛雉五方小兒謾張羅因風直欲凌雲起

六月十四日閉蛩

今年秋信早六月蛩已鳴月檻納涼天籟寂唧唧忽作三兩聲主人吼向繞徑行砌旁幽韻如共賞幾度振羽音適真轉動經年離別情仰看疎梧晃影明銀河如練碧落橫蓉衾生寒羅幕靜秋聲秋色今宵并

卧月

新月掛玉鈎露下空庭濕高戀綠初簾畫坟清光入桃筐漪翠浪桐風來習習獨卧看流螢千點星光集

題趙文敏中峰懷淨土詩畫卷

了得心如幻西天即東土多少念佛人竟佛在言語妙哉松雪翁筆意脫凡腐借問是佛非燈籠答露柱

陌上桑

離離陌上桑桑葉初染綠郎在姑蘇妾在大隄曲相隔迢迢如萬里大隄秋冷芙蓉熟風光春去復秋來可憐郎心不可恃郎心風中燭妾志水中石願作白馬逐君行天宇寥家見無跡

封鮓行

曾聞陸氏子懷橘絢其親又聞陶氏母封鮓可謹持勿懷橘可云孝封鮓可云仁兒豈無母遺官物非濟貧卓哉陶士行其後為顯臣運

覺久留勞分陰常所珍敎子以義方湛氏真共倫

疾風勁草

金風風乍至羣卉皆委靡無芳華姿時過不堪恃矯矯彼勁草特立秋原衰枝葉已蕭條堅心猶未死迴顧羣卉悲非廿衆所奇春和苟回照願共芳菲時

七夕篇

白月皎皎欲上弦西風送爽候帷薄秋聲

色相婉孌撫景策杖庭梧前迎遥碧落橫銀
漢此夕雙星得相見歌歌盈盈一水間經年
話別情何限桂宮雲帳羣龍梭羽蓋初嚴欲
渡河天下人間兩無異惟有今宵秋思多秋
暗驚秋不比尋常乞巧樓誰家砧杵傷獨宿
何處邊笳淚欲流邊笳砧杵斷復續恨比蛛
絲縈萬曲仙人掌上露華寒曙衣樓畔金鳳
肅天雞唱曙各東西檜影莊莊路更迷可知
此夕雙星會便是當年古別離

古風

蠶蠶山頭峰忽為山下道汎汎水中萍倏作
原上草何異人間世夢幻頻顛倒朱墨分貴
賤彭殤齊壽夭萬境何縈心瀟灑舒懷抱沈
水淡以深一泓秋月皎
慕出城東門見彼耘田者傴僂畦壠間紅日
正西下揮汗立片時薰風散平野指日卜西
成籌車賽秋社還發租稅重催迫不相假終

歲事幸勤農夫獲利寥
黃金鍰為細明珠飾為珥裝束
勝羅綺佳人命多慶嫁與薄
侯出門求金紫離去萬里遠
遊花門問蒸宿青樓裏終老
所恃
有客天一方遺我尺幅書開緘
雙明珠遥君以空函非緣友
曲調徒不能抒
經善堂全集定本 卷二十二 古詩

明月照高樓上有窈窕人秋風
欲生塵腸斷望斑騅心灰憶錦
被収我芙蓉茵相思隔萬里
猶樹少嘉蔭兩樹陰枝跡彼此
攜藥初龍葱森天宇綠影含綺
疏雨露豈有
私生理頗自珠忽忽其一隅
水淡如此交情淇奧渝
秋風西北來庭砌涼以清玉
寒歌鳴璫思在河漢新傷離
別情誰家砧杵

動良人方遠征而我晏然卧涼颸拂檻殘
夢迴枕簟吟哦月影明

細柳營行

肇壁傳呼天子來將軍無令門不開介冑不
拜識軍志棘門灞上真兒戲君不見淮陰多
多稱益善漢王夜入恣調遣從知持重勝多
謀亞夫名望從茲顯拂平六國智不淺

折檻行

建章殿上垂龍裘梶里小令面請求願斷佞
臣一人頭佞臣為誰安昌侯觸犯天威拳欲
檻抱將血性塗肝膽免冠叩首老將軍却令
遺直出屯扶嚴威忽霽迴春暄令勿究蒭留
斷腸徒教事後旌忠直何如聽取當時言

寄衣曲

絳河西亘天欲秋聲聲砧杵雜風流誰家少
婦傷離別并剪裁衣明月樓新棉絮罷開看
笈手杞金針燈下泣藁衣棉少不禁寒行衣
靜多線縫淚線縫淚衣時遲落中誠待龍堆

遠衣到愁過江凍時

詠塞上達蘭海蘭松木筆格

迢遥絕塞隔萬里其間乃產海蘭松虬枝玏
直似霜雪盤盤偃蓋蒼翠濃密含懷知風景邊壤同開笈更贈我筆格云即此木已所攻視之脉理頗密緻內黃外白如兩重磨礱光澤全天巧素蓮幻出幽蘭崇背上題字選名句疑鏤玉葉鐫青銅吁嗟沙漠所生物何期得伴書齋中韵助揮毫楊柳月秀生見句梧桐風芸窓宛覺添芳馥研山更似增玲瓏感君雅意恣吟玩良材樸斲思無窮

觀刈

秋露零場圃金風氣蕭索百穀已告成呼童
庤錢鎛為地只盈畝頗可驗耕鑿屆茲西成
候策杖課奴獲轉憶東作時耘耔兩暘卜時若入夏秀以實日中驅鳥雀念此終歲勤亦得一朝懌園林喜空明爽氣侵簾箔撫景獨吟哦

九矣興所託

月夜泛舟

西山斜照秋江暮東林乍湧銀蟾露隊隊歸鴉噪樹烟一葉扁舟凌晚渡風閃冰輪縷縷光波含玉鏡如如去長天一色望欲迷點點疎星堪計數旁騁河漢坐乘槎白榆茫茫夾兩路秋景寥蕭已可人更無秋月明寒素便卧蘆花任所之何須更問歸來處

招鶴行

主人招鶴鶴不來雲中洒翮空徘徊徘徊有語不得訴一聲長唳告鶴媒翁家白石間莽苔林園勝絶無塵埃飲啄更喜稻粱足翱翔無復駕鷺猜淡泊池供慕浴迷離曉岸街烟開絶異華亭怨明月不殊瀛海樓瑤臺吁嗟不返胡為哉臞骨自知與世乖主人雖容奴僕恨不如小鳳巧語諧珍重深恩從此去煙巒茫茫不知處

秋江曲送梁學士假歸省親

秋江月印秋水明行人乘桴江上行帆指錢塘促離悰雁來北塞多凄聲雁悲何時已只為高堂念遊子從知計日賦歸來繞膝然嘉趣親早慈門閭望再說金門捲絳紗

慕容垂

慕容奇男子低頭初入鄴陰山獵高鞏白鼻騧共醉燕姬家燕山不知處健馬如飛去莫怪王孫客封劍用說計早知未遂時已有虎狼志

放燈曲

中宵弄槳蘆荻洲幻成萬朵金蓮湧涼露消消月華白澄波幾頃連天碧詩思因秋一快哉放燈滿湖歸去來

待月

銀河流素寒宵永落花挂樹疎無影石欄徙倚望金波時有金風送微冷瓊樓半開天際紅香薰睡鴨沉烟濃繞屏十二秋無色頻聽

階前細語蛩蛩音留客為久立寥空露重衣衫濕

秋日泛舟西海

金鰓漾蘭渚霞光射明川兩岸荻蘆花中流獨放船水氣含微冷棹破秋湖烟一派空明景與我相周旋憶我臨蕉風輕舸弄清漣指九夏過秋水連長天擊楫暢吟懷萬起橫塘前

題朱貞女傳

卓哉朱氏賢女子柏舟矢志志不徙蔡公獨展大手筆質言傳紀書盈紙窈窕少長相公家筭年禮聘許適李李未婚姻中道捐女乃慟哭爺前跪兒已命字不可移兒未成婦不可死權衡生死兩達間兒惟自盡兒心耳江頭秋冷水無波市中火煽房不熾貞心幸托蔡公傳傳存人亦歸萬里伊余耳聞此事熟幾年宛轉詩腸裏今朝檢傳作題詞題成淒淒秋風起

鶴唳行

長松落落經千歲下有孤鶴石邊睡睡醒臨風唳一聲聲中無限幽憂思欲上松梢卧明月明可憐剪却雙飛翅主人稱梁豈易餐獨步青莎不得意湖荷衛閨乘華軒空傳瑤島陪鸞馭爭如野鶴不受羈飛止由心無箇事

鳴鵰行

洞庭葉落寒林空雁行斷續鳴金風烟波浩渺望無極好共衡蘆明月中流黃弱婦起長嘆銀河皎皎夜將半可憐鴻鵰尚知歸郎似斷蓬何處飛

爽

長夜苦無眠銀燭燈花落丁東漏聲寒風響葳蕤雞鳴消遣意何物樞枰差可樂布子定規模就勢覘强弱棄取大小間幾許費忖度何須分勝負妙理應思索試從爽裏看本來無一著

金龍鵰鵰曲

芙蓉小死曲欄東綠衣深貯黃金籠春來景色發眼濃杏花微雨紅漾漾翠毛丹咮銜佳麗獨傍翠窓剪雙翅主家歌舞按涼州每聞入破垂珠淚稻粱飽飫金籠裏不如饑飲境頭水

秋日過廣通寺

鳴鞭御街過小憩招提境滿澗松竹秋風起弄清影咫尺紅塵中便是山林景欲去夕陽西颯然衣袂冷

西山下故宮曲

蕭晨策馬西山足嵐氣纔分萬峰綠風冷野橋霜微露氣纔搖寒竹野橋寒竹按宮墻何年帝子黃金堂苔鎖雙扉人不見空餘寂寞山花香當時綠繞承歡處燕巢蛇穴迷煙霧金牀文綉已成塵井欄想像梧桐樹華清宮殿絶鳴鑾建章萬戶函中看徘徊追賦前朝事辭篆題碑字未殘

瀛洲亭

木天儲羣彥古蹟留芳馨咫尺樹石開舊結瀛洲亭清風振瑤席花影落階庭渺茫弱水遶荒唐白玉京誰知通仙籍不隔水盈盈院松四時色天籟鳴古聲成器皆琳瑯裁詩或瑤瑛寄語亭中客莫負登仙名

明窓秋影

秋日上窓窓紙明開庭梧竹紛縱橫扶踈更一段秋光美

驄馬御史歌

驄馬御史官道開驄馬來驄馬御史雄才令行無阻厲風雷五日京兆誠惜哉民擁壞驄馬去君不見鈎黨禍起玉石焚一時清流羣避路

江皐曲

蘭洲激灩春波綠十里橫塘曲復曲歡跨青驄上大堤妾在吳船夜獨宿船頭恰見治遊

郎立馬贈我黃金瑞還君金瑞君莫惱不作
錢塘蘇小小

秋日同二十四叔父五弟遊玉泉諸名
勝即事誌興用奭氣澄蘭沿秋香動
桂林為韻十首

秋光淡空碧蕭蕭天地朗令日勝遊招雙槳
扁舟放倒影鴻鴈寒澄翠玻瓈廣殘香度荷
風颯然襟袖爽

輕舸泝遥波荻岸蒼茫意眼界淡烟光心宇
澄秋氣便狎鷗鷺羣詎羨笙歌沸孰遊境頗
諳茲遊足清味

我聞好事者萬里勞攀登咫尺苟會心邱壑
咸可憑草枯石岸出霜落溪光澄泊舟古寺
邊欲覓淨名僧

漁村互掩映遥矚凭闌干三秋稻已熟空畦
野水寒繁艷萎堤花幽香剩澗蘭最喜螺峰
青不隨時序殘

層臺接曲阿梵宇凌霞曉紅舒野菱花翠點
殘蓮沿川泳而雲飛無心適魚鳥觀景樂相
忘如遊寥廓表

蕭晨步名園況復值高秋晴旭陰林上天宇
嵐煙收長空淨如洗爽氣澄蘭沿秋香動
末如登百尺樓

西風搖梧竹泠然泛笙簧石梁古月明華池
淡泠光已見蕪葭白漫憶荷芰香妙哉稔中
散高懷一嘯長

雲日掩映閒遥峰乍清鋒霜梁榭葉丹臨風
枝亂動野鶴唳高空忽被閒雲擁我亦棹歸
舟明湖泛湏洞

書帷捲午晴小山賦叢桂衣袂足清涼雲山
復閒霽故知素節佳況是神仙地即景暢襟
抱陽烏已西逝

涼風起天末落照掛疎林栖鴉噪梁樹秋寒烟
滋衣襟勝遊那可戀道遥本無心歸來坐明
月蒼然暮色深

題趙孟頫洗馬圖

平郊拖邐迤一川寒且沘怪石剌波青楸林
紅間紫奚官驅天閑盡就明波洗蹏斜坐
鞍奚童任指使計數約百千重材皆駿駒名
駒志氣殊好境亦知喜或馳若龍飛或靜若
鴻止並驅爭先後滾地烟塵起或牡求其牝
或母乳其子亦有獨立者昂昂上拮駿馳
千里逸怒破萬軍壁我聞李伯時畫馬風擾
矣雲翁傳宗派妙意得神髓如遊汾漢間似
歷渥洼裏是時金風奏郊外秋兪始擬欲試
金鞚一箭落雙雉

樂善堂全集定本卷之二十三

今體詩

御賜書經傳說彙纂恭紀二十二韻

帝治布寰瀛天心佑永清奉
允居貞禮樂觀明備詩書恢性情石渠論頗
彥天祿聚羣英謂是典謨語由來寐治程先
朝曾纂輯今日重脩明諧子政精粹軼言費
品評孔門傳伏氏漢代著康成仆合抽絲細
非如聚訟爭紫陽經校定仲默研精多士

承

明命儒臣殫惘忱午窓几上列乙夜案頭橫
幾歲青藜照通時金鼎奎文光有爛
聖語與難名非僅登跡得將俾天地平惠民
符保赤卜相法調羹佑起明良盛栽培宅俊
宏千秋傳治典萬國仰躬行喜荷縹緗
賜恩叨雨露榮膺陳明國是往復緯歌賡誠
淺難窺秘心度等奉盈從知
文治化海宇慶
同聲

森春喜雨

正是三農望雨時甘霖應候為頻施綠添香
稻抽初穎紅綻名花靡故枝澤被園林新似
染膏流村落滑如脂黃雲會見田疇盛大有
人歌擊壤詩

恭和

御製三月三日得雨原韻

知時甘雨動春姿潤物流膏澤孔貽綠野堂
濛生意滿平疇霖情諳盡亭菜象占多
慶晚晚風光喜更佳自是

天心馨至治嘉祥允慰
一人懷

題十八學士圖

風虎雲龍自景從畫圖冠倣成雅客鎖山無
客招王子盡向瀛洲倣赤松

賦得春風傳我意

轉蕙催黃瑞霧紛十分春色占三分泠泠入
律渾難識習習過條靜不聞岸柳待梳青碧

縷池波欲縐絲羅紋吹噓到處皆生意博我
窓前大現文

白鹿洞

李渤結廬後峰帷開紫陽經綸歸性命道德
煥文章到柯危徵古從容禮法場祇今傳鹿
洞儿席有餘香

花影

花散清陰傍砌移半疎半密影迷離憑空
自周三面鳥羽應難借一枝

映低臨文石更參差香紅艷
風前月下姿

柳塘送春

惜春無計可稽遲花信更催枝低拂處烟絲依舊戀清池
綠柳煙深度鳥聲流光荏苒欲誰時惟有柳
事成功後消得長條幾送迎

夏雲

出山還成雨從龍更似霖何當化霖雨沛澤

潤三農

眠得秋水長天一色

天涵靜碧水涵虛本有遊魚已色物象三千
明無下鵲印心澄徹有遊魚已色物象三千
界不數玻璃萬頃餘試想漁淡垂釣客一竿
相對意如如

水中樓影

清池瀲灩映長空離影樓臺入水紅軒爽龍
盤金鏡裏飜綾鳳翥玉壺中仙翁宅近人難
到帝子居遥路未通唯有底景光天外想畫圖
一幅水晶宮

新秋夜雨

西風驅溽暑細雨送微寒洗竹枝逾綠經楓
葉未丹乍披襟風爽不覺夜闌干秋色今多
少來朝仔細看

九日

乾清宮侍宴恭紀

繡錯仙枝煥彩霞重陽侍宴佩黃華賤分
御筆親揮詩扇賜
皇恩別物欠一德宴歌仁壽世太和景象
聖人家獻詩舞罷追天保宴畢歸來日未斜

寒夜聞鐘鐘

夢醒不成眠鐘鳴欲曙天一聲清夜氣到處
驚宮聆純可華紳齊趨朝玉珮傳枚衣更色
坐無遠詞終爲

題仙子圖

紫芝瑤草滿丹山特向高峯政次攀披荔不
須假作帔帶蘿何用玉為裳綠華去後留餘
脫洛浦逢時解佩環行地暫窺鸞鶴駕五銖
衣袖接仙班

遊玉泉山見秋成誌喜

天末風吹淨暑清家家紅艾慶西成宜人與
氣山前景最代扁舟裏行田父村頭開共
語牧童牛背笑相迎年來屢見三秋稔擬報
農祥慰
聖情

恭祝

皇父萬壽

太平天子應昌期五十欣逢獻壽時華渚波
澄虹爛縵瑤光霄燭月琉璃野農芹曝精誠
會仙仗衣冠拜舞隨正是太和元宇宙春暉
照耀萬年枝

雍正己酉仲冬闕里

文廟上梁前二日慶雲見

上躬詣太學致祭恭紀二十四韻

化洽文明世風登熙皞時車書九有共禮樂
萬方綏至治乾坤應仁恩草木知崇儒欽往
聖重道禮先師特舉

臨雍典頻行釋奠儀宮墻新棟宇殿廡整采
旒肅非烟籠紫閣似霧晒丹墀捧藻流光遍
成輝玉磬亲立煥松楣上瑞方呈日卿雲恰
應期非烟籠紫閣似霧晒丹墀捧藻流光遍
懸華虬曜奇瞻翠羽承日麗紅綬布天垂文運

重雝灯嘉祥衆目窺守臣封表進大吏露章
隨喜氣三宮滿歡聲九陌馳龍墀揮渙大號
頒詔渙如絲
聖德誠光被
宸衷益慎持命期勤
宰輔卜日展

鶯旗

詣學行殊典弘文答景禧因

曾試加至四百一名千子
科總試十名加一名用勵
作新思與菀薰
風普膠庠雨滋廛展風更
治洙泗道彌

帝基萬年綏福祿端拱樂無為

留侯

博浪金椎中蜀車把橋逍跡得奇書坐謀帷
幄追秦鹿立定中原覆楚徂烏啄事成多變
詐烏喙功遂棄籍祕復仇當因韓出滅項
興劉亦緒餘

郭汾陽

朱郎方酬蓋世功已猶感晴雞中淮陰須
讓全身策諸葛雖破敵雄涅槃觀惟聞一老
卒宋盟試用數家僮中宇可信豚魚格博得
朝恩注令公

己酉冬十一月二十一日

皇父御書立身以至誠為本讀書以明理為

先一聯

恩賜懸掛書齋以寓訓誨至意恭紀

文明雅化敷重譯富訓誨至意恭紀
奎章貴玉除妙義直須十四字至今已勝萬
千書

天顏有喜龍鱗動紫承
恩雨露舒從此乾將當益奮故違提訓負居
諸

臨池柳

皇州春色滿夾岸柳先知漸吐鵝黃色低臨
鴨綠池每當韶景麗偏沐好風吹入水分斜

影含堅淵細枝波光搖上下婀娜漢參差魚
咬定春衣拂幾度歌殘酒易破敵雄涅槃觀
惟聞一老卒宋盟試用數家僮中宇可信豚
魚格博得
朝恩注令公

己酉冬十一月二十一日

皇父御書立身以至誠為本讀書以明理為
城佳句純棒喝時送牧童歌
芳堤萬點飛生柳淺浪雙鳴戲水鷗
池心更愜平原興不曾耕
雞黍人無問客二

春日雨後海子外行圍
雨後觀新柳垂絲帶玉珠村村生意足處處
早春殊馬健方堪獵騁雞未能呼萬家烟火
裊簑笠快何如

繡陌連芳嶼韶光十里繁綠深楊柳岸紅暗
杏花村時雨占年稔新晴愛日暄遊觀回勒
晚猶照落紫門

青塞居民家見梁上雙燕偶興

春來吳楚方成別社到幽燕又見歸掠水塘

邊相對語採芳籬外故低飛欲尋謝宅迷長巷不借廬梁愛短扉一任處堂巢自穩等閒窺突事應稀

楊柳風

江南二月麗晴暉楊柳風和乳燕飛堤上馬嘶芳草去湖中帆帶夕陽歸柔條漫惹遊人住眼弱線頻牽過客衣待到清明寒食後池塘輕絮又霏霏

顧考廉蒙

聖恩特賜進士詩以賀之

薄海同歸雨露培宣尼寧獨鑄顏回得君初不緣多遜及第今還勝柳開青瑣班聯實滿永彤墀臚唱慶雲來會看五色生花筆長日揮毫視草臺

賦得駕立廬花秋水明

風起蘆洲鷺翩斜欲飛還渚水程賒凌波雪潤花將放北塞風寒鴈有音氣爽天高秋颯颯羽輕翻節倒影羅紋被奪花苑在伊人深向背山青水碧樹蕭森松梢鶴韻和清瑟竹裏泉聲雜哀吹悄遥須寫絶跡盤旋且復盡

九日登高

節物推遷秋氣深重陽今日此登臨東籬露

前岑地寬白覺塵抶遠捲靜全無俗慮使白
石卧雲苔漠漠青巖引徑洞沉沉已從尚若
聽僧梵更雜寒村送旅磵砧觀海何須登泰岱
到山已足散胸襟暮鼓來解却菜萸佩問有求
岡月上林

霜集下晴集

九皐秋氣肅沙淨水痕收白鷺下碧汀摩空盤勢矯收羽劇風輕墻上無人
射漠東幾度行攜弋歲利不與豁湛圖晴萬

里悠悠意金聲寄一鳴

壽五弟

繡線添端始綵張慶厥之雲書知爾瑞度祿禰香音羽調分侯天心復一陽棣華堂
弟酔意發文章著紙慶挑燈夜光鴻原欣得侶鴈序悵先行頒挹層霄露吉卦初
度觴同攜瞻紫極寫寫菊萃千祥

帝京雜詠

雪霽初收放曉晴西山一帶港瀛明玉屏重

辛亥二月朔
皇父賜御書對聯恭紀
夾鍾應律普條風浩蕩春熙造化同雨露
來三殿上壁奎文降九天中漫言北海書稱
健可識山陽句獨工（御製詩集有趙句）
萬幾無晷暇
恩頒宸翰荷無窮
辛亥仲春
上幸豐澤園演耕籍禮
命臣等終畝恭擬應制十韻
大地陽和淑景舒條風煦物遍均敷萬物睹
扇百昌序大造協時符
上躬四推
翠輦臨耕旗閃爍金輿載駕玉鞭揚
金輿載駕玉鞭揚雕行西苑停鸞輅迓天
池盪畫橈
帝耒四推當擾沃
皇躬一撥甫田遹先期已見寅恭懋終畝遹

思
教澤饒種布期生連理穗壠開頴長九岐苗
追思
聖祖觀耕地却值吾
皇演禮朝豐稔歲功九有遍太和景象萬方
昭放勳久頌
堯功茂恊帝重瞻
舜德超

西郊習射即事
行行西郊路猶瞻習射非閑玩物華怪底令
朝寒料峭平明宿雨濕桃花
拂柳穿花過小溪縈嘯不用絲竹障泥東風可
是能裁剪飄灑香紅散馬蹄
西海清流漾碧鮮相將此日溢蘭船落落新
漲春無合始識分來自玉泉

佛手
天龍一指禪伯按引猶開願長九岐苗
持忘色相珊瑚開撒愛清涼寶樹虛根疑長塊羅

樹慧質原生選佛場何事全身藏丈六玻瓈
盤內笑拈芳

晚眺

沉沉暮色迷烟驟高樓半出松竿閒樵收歸
來晚燒起鴛鴦飛集斜陽閒窓開蝶逐花忙
入簾捲燕啄香泥還極目芳菲將九十楊柳
春風為掩關

丁香花

細葉纖英不染塵微風時度暗香勻兩般顏
色分枝麗四出瓊瑤着樹新淡洗露華披寶
粟斜翻階影卧芳園莊蕤春

令體詩

燕山八景詩

瓊島林陰

瓊華瑤島斷岸峻峨春日輕陰景色多雲護
樓松掩映瑞凝仙掌竹婆娑低臨禁苑滋苔
蘚遠帶郊墟蔭黍禾更向五雲最深處好風
時送九韶歌

太液秋風

秋到宸居興轉生玉湖澄碧畫橋橫荷風晚
送殘香氣竹露涼敲綠玉聲共羣合三山連閬
苑波涵一鏡倣蓬瀛由來禁籞林泉好行樂
還同萬物情

玉泉垂虹

湧湍千丈落垂虹風卷銀濤一望中聲震林
梢趨衆壑光浮練影掛長空飛珠跳波激石
碎濺沫飛花玉盌紅自此思波流處處公田
時雨澤應同

西山晴翠
銀屏重疊港虛明朗朗峯頭對帝京萬壑晶光迎曉日千林瓊屑映朝晴寒凝澗口泉猶凍冷通枝頭鳥不鳴只有山僧頗自在竹爐茗椀伴高清
名桃伴高清
劍門煙樹
蒼莊樹色望中浮十里軒陰接劍邱垂柳依依村舍隱新苗漠漠水田稠青蔥四合鶯啼語空翠連天鴈遠遊南望帝京佳氣繞五雲
興善寺集卷之五 卷二十四 今體詩 二
飛護鳳凰樓
盧溝曉月
蘭若霜鐘斷續鳴盧溝曉月正西橫杳杳烟波接平蕪迴暗色綠分遠水明傍岸人行聞犬吠臨波風動見魚驚車馳馬驟長安道何限依徊旅宦情
居庸疊翠
居庸天險列峰連萬里金湯固九邊雄峻莫誇三峽險崎嶇疑是五丁穿嵐抱千巖浮佳氣
氣日上羣峰吐紫烟盛世祇今無戰伐投戈成卒甄山田
金臺夕照
燕臺遊望浩烟濛返照依稀禁柳東是處家園堪一醉一川風景夕陽中
溪頭棹響歸漁艇牛背簫聲過牧童千古望諸留勝蹟堯廷
愚中向西風
閼里祭器新成
明禋籩豆薦六色恭紀八韻
興善寺集卷之五 卷二十四 今體詩 三
代啓文明炳榮儒
聖道光
皇心欽日月禮器備宮墻舊譜稽成式新圖
發尚方斑斕紛有耀箕籩列成行
頒示來三代傳觀通兩京
煥金相萬國同文軌千秋肅典常從茲先後
望一揆頌吾
皇
恭紀

望祝聖壽

蓬萊曉日照金扉紱冕雲成五色輝鈞奏六
宮趨綵仗萬呼四海仰
慈闈瓊筵恭進仙人膳文錦歡呈玉女衣叨
沐
恩勤逢令節年年拜雒慶春暉

賦得一雨便如秋

園林新霽後徙倚小亭前宿雨催殘暑餘霞
抹遠天風隨輕扇度奧閙薄衫穿泉滿澄潭
裘鷗閑野岸邊苔痕侵屐濕梧影落階間秋
思先秋發於今卜有年

雍正九年六月

上以近畿三省雨澤愆期豫籌賑恤之策廿
帝念民衣食端惟農與桑粒民符后稷照績
法陶唐乾勿通朝夕中和基弛張永日雨節民望
庶應周三省

宏達九苞普天頒惠澤特地壓詩閙精神
恩無垠雙鳧忻未央貯倉施舊積轉漕載新
航更降停徵詔仍頒捐賦事
恩綸迴所望帝澤應非常對越何昭爽誠通
自溥將從知
天佑
聖萬國慶豐穰

賦得七月流火

樂善堂全集　卷二十四　四

玉律商聲應金天大火流祀融朱旆卷少暉
素車留炎氣驅天末涼曦曒拂樹頭潭中波影
淨盤裏露珠圓興助西風客思添明月樓
夜則在即砧杵響清秋

霖霪沛蒸如珠

七月涼初至三危露漸凝成顆粒紛墜
散瑞玲瓏許盈眸洗無滓張傾耳聽平分秦秋
梁楊藥老階庭

蠶早遍壠拋參差正是西風八月時翠縷乍
抽新穎細綠波輕泛早苗披羊羊不畏秋陽
暴磨磨長雹白露滋此日種成來歲獲化工
四氣為全施

將獵南苑檢點所攜書籍

天高秋氣肅郊坰南苑將除信宿停檢點行
勝整書籍不因校獵暫安得廢談經

校獵阻雨

崇朝秋雨細絲絲草濕平原滑似脂羅却行
閣道進廊闕角弊使塔軟綠草萋萋却憐非
外隨圍者上雨穿風下濁泥獨尋思

圍何所事吟詩未穩獨尋思

辛亥秋九月出南苑行圍以扈蹕未竣
不果獵而還

勒韜裝校敲場圍錢利霜刀刈大田一幅幽
風圖畫似肯教獵騎悮民天
霜後平原地已堅青驄不用錦連錢相逢野
老休兒笑今覓豐收倍往年

讀揚忠惄集

家學開西素行淳浩然惟與義為隣一生名
節堂堂在兩疏風霜字字新報國不辭貧虎
尾排奸直欲犯龍鱗開編省識忠良氣不愧
辜次折檻臣

御賜詩經傳說彙纂恭紀十韻

學古初循舜承恩尚書墻二南風化首六義詠歌長邦國由
閨閫聲音叶紀綱孔門傳卜氏漢代著毛萇

考訂惄先哲要歸守紫陽駁庫遵注釋纂完
稽朝翔東一先生訓飭諸博士場童言雖約
達萃美得徵盛繁定遵
皇祖裝潢出上方趨庭慚寡昧誰誦改遵忘

恭跋

皇祖恩賜御筆感賦

亭階玻璃荷芰芳（御書匾名）孫枝獲侍
聖人字寸心已覺超陪幸尺幅曾頒翰墨光
貳盦軒右叩賜處玉函金笥時貯

恩長只今空對
宸章麗瞻仰徒迴九曲勝
分陰宵旰萬幾繁餘暇精神寄端運腕力
如撑海岳揮毫形似舞龍驚當年歡忭永
榮賜此日依遲忍重看詎止宋臣飛白記流
流頻拭那能乾
鏡中燈
數尺玻璃鏡中含燭影橫光凝千樹綴彩散
一燈明圖相分來滿室花對處生撲蛾渾不

用剪燼笑難成作似氷壺漾還如水月盈若
令長照物莫徹玉堂榮
雍正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皇祖實錄御訓告成
皇父陞殿恭受禮成羣臣慶賀恭紀
承平歲久共尊親萬類欣進浩蕩春六十一
年緜邳治百千萬國沐洪仁行昭日月瑞備
富言揭山河寶册新
聖主紹庭欽陟降纘承兹幸一人耳

浙波納水潾潾人
吾
皇至德懿重華
實錄成書自帝家經國大猷延宅俊務民本
業重桑麻載功多藉羣工手紀實曾無一字
夸受賀禮成還禦極中天日燦五雲斜
賜烏銅鑪恭紀
迨遘三餘永研精書室中窓明欣向日簾密
為禁風

布澤從金殿
頒恩自法宮名鑪傳雅製新樣出良工素色
青鉛似圓形寶鏡同細雕檀木縈巧鑄首山
銅夜爇蘭煙縈朝熏獸炭紅袖來寒却避箸
炙緩頻供拜
賜回春德榮分解凍功年年長至日永得奉
恩融

平郡王修理
福陵前水法告成還京賦贈三十二韻
海海承平日光天正當時奉
普
恩施
列祖貽鴻業吾
皇紹大基
聖心通陟降孝治本型儀緬想
山陵地欽惟功德垂嚴堂宜式煥水法度重
為
簡命賢藩往工程鉅任裨星軺薦
望

靈祠九十韶光半遠迤周道嫩茵鋪古路
山鳥喚高枝日脚來疑駕雲邊現彩芝春天
春滿目望海翠凝眉
逍遙止繡壺命徒勤匠作鴻漸有言遵學征騎
千人舉雲片萬手持尋源疏舊道鑿石潴新
陂利使周形勢高卑物土宜敬公常惕惕慎
事安敢不情司農給運餘御府資兩年寒
暑易修路遄知靖旭光四照和風左右吹

歸興旋帝里返旆遵遠歲事封章奏論功
聖澤推逾時成契濶此日喜追簪分閒幾同
勞採徵冊共抆心知才磊落意欲共磨治古
有登臨士遊窮山水奇因之健筆力用以助
篇章聊志喜詎比穆如詩

孟春十日夜偶成十六韻

天宇祥風布東方木德生入春旬已過望月

璧將盈獨坐披綃帙無眠對玉漿推敲裁律
句吟咏費精評自憶髫遭歲粗知書史名但
能覓梨栗豈解協音聲顧復
皇恩厚提撕
聖訓明選師皆宿彥教我盡披誠學識尊周
孔詩知道性情韻宗金石響詞薄偽刓輕繭
紙浮光淨蘭亳蘸墨并綺思抽乙俗慮靜
營營堪會天人理無消長短更燼生霜燕剪
恭沸玉壺鳴旋裘沉香細迢遙永夜清吟成
梅月朗天際玉繩橫

玻璃盤

棐几無塵罽秩平玻璃盤子伴高清一般皎
潔羞雲母四射光芒突水精巧質非緣周玉
府周禮天官玉府合諸侯則共珠盤玉敦嘉名詎數漢金莖然
回拂拭澄如鏡靜對氷心一片明

恭讀

望祖御製避暑山莊三十六景詩并閱圖感
成長句五首

天開勝境比卷阿浩蕩春熙萬物和祇為慈
親溫清備非關奉己豫遊過迎涼臺榭依山
迴廷奐軒窗傍水多頒領孫曾難數計扈遊
何幸沐
恩波

猶憶壬寅三月春隨
鑾方始奉恩綸
天顏近接承歡久
日角時臨賜喜頻在耳

德音猶似昨開函
御筆鎮如新祇緣深荷吾
皇意愛育餘波及小臣
金泉避暑關離宮行樂遲期兆庶同書史研
求遵古訓桑麻藝植愛幽風追陪大膳分銀
鱠趨侍三驅躍玉驄指點圖中當日事
鼎湖何處可攀龍

蓬萊不見文王御仁壽空傳唐帝宮捷閣簫
瓏虛夜月殿堂松柏老秋風當年遊宴處天

上此日陵辛對畫中膽有

宴章恭洛誦幾回青睞憶
重瞳

鼓響春音夢裏遷披圖不覺淚潸然詩傳風
雅傳千載畫聚烟霞自一編奚籟秋風噓大
地雲章星彩麗高天冷窓課罷頻吟諷回首
光陰已八年

東作

東作三春始滋生萬物稱公田平似掌新水
綠如油蟄捲奈桑葉針抽嫩頭乘時功力
備多稼定令秋

賦得花隨春令發

青陽消息到春臺婀娜風光費剪裁滿院猶
遲千樹放傍簷早覺一枝開日烘不藉溫房
暖令至何須錦幄催嬌蕊萬年含春力薄悠揚
蜂蝶莫頻來

題前南沙村岡畫屏五景

桃柳

金絲錦浪舞東風點綴陽和尺幅中見說花
源春靄靄遙知瀨岸雨濛濛輕絲雜間參差
綠帶低臨深淺紅消息化工歸竟理丹鉛
未許畫師問

蒼松牡丹

錦繡堂中開畫屏牡丹紅間老松青日烘始
識三春麗歲暮猶看百尺亭天矯拏空欣得
地蟠根散彩正當庭一般都是生生意坐對
從知事有靈

荷

玉鏡平鋪一帶長紅衣不盖儼明粧不爭艷麗當春日獨濯清漣傍夕陽雲鶯花疑落浦秋風嫋嫋憶瀟湘鴛鴦萬可是知人意雙蕊同心並頭開玉女冠承露更添千葉碧向陽還有寸心丹

黃蜀葵

色是黃金花是盤迎風未舞已珊珊蓝珠宮裏仙人珮姑射山頭玉女冠承露更添千葉碧向陽還有寸心丹

尋常渲染看

梅

天上春陽回未回早傳消息到庭梅暗香和雪尋常放嫩蕚侵寒三兩開每傍階前照清淺更於月下重徘徊一枝風物資清供調鼎還看濟世才

春日寄朱可亭先生五十二韻

遲日山河麗青春風物妍皇州龍淑氣天宇燦祥烟景媚韶華世人遊熙皞年先生方抱病靜室獨安眠當代窮經彥清時守道賢事君忠藎主報國恥佛仔肩若欲滌遐塵龍命登台輔鴻才掌選銓寅恭朝宁右弼亮聖人前只此永純志那忘對命度皇情常有眷臣節總無偏早歲承綸綍成童侍講筵芳規看表帥函丈獲周旋莅府優游永春風坐卧便賦詩閒檢韻味道細烹泉每白威儀謹從知學問全重生醇治術朱子續心傳十載如旬日高山復大川汲長難試綆

官廨詎窺淵惟借開陳力常資接引緣前途粗省識往籍事料研方示導鄒履旋招泛泗船高深終莫測言象未忘筌寫意精神圖何期衰病連道存看淵貌身老惜華顛解習安心法參四樂性禪三年常疾晚歲每迍邅更受

宦衰注頓家

愚吉宜賜醫經歲月餐食列甘鮮幾度秋梧落經時春草萃生導養靜悟魚高入

臘鼕綿退頻年疾稍痊經帷常一遇日暮薄言還早識文如斗新叨筆似椽風披重幙外晴照綺窗邊坐久添光霽來頻領蕙荃如何新歲到轉覺舊疴牽

鸚竹爐朝自焙湯劑晚仍煎消閑漫書籍無心託管絃神清俟素几守寂坐麈談未及頒春俸應勞買藥錢東望令布令黑帝久权權

坦腹宜悠爾沉疴定霍然追隨私念切趨步寸心懸況乃須調鼎方看用作舡時平交正泰

君道健如乾宣力疇堪並陳猷未戚先陽和敦化國膏澤被王田何日趨朝陛多時隔講筵裁詩蓋未穩有暇賜雕鐫

令體詩

二月十三日隨

皇父駕幸圓明園得詩六首

春園初見百花開日午欣隨

御輦來綢錦燕霞呈麗景東皇

敢是謹乘沿蕩春東風如剪物華新裙腰草

合平於毯滑笋溪流色似銀

通來甘雨潤苗新走馬天街絕點塵試策金

鞭回望處翠條如染拂行人

黃纖當中映午暾

太平天子幸春園靈囿靈沼同民樂夾道齊

呼

萬歲尊

寒食常年桃已謝今年寒食正問花天工有

意供

宸賞特教東苑駐物華

御爐香煖恩風晴日映墀頭曉上卿不足物

華供玩少殿顏勤政意分明

賦得好雨知時節

漠漠春雲布濛濛時雨飛點空方寂寂入夜轉霏微正助資生德從知造化機東郊即曉步坂上麥苗肥

柳溪垂釣

傍岸青青一帶遥玻璃鏡淨拂烟條持竿不為貪鱸鱠天水空明萬慮消

花嶼南頭曲水東石磯晚坐綠陰風臨流暫作垂綸客與興與漁郎却不同

聽松

涼風過院裏疎響度庭前乍覺蛟龍吼徐聽絲竹傳春濤盈峽澈沸若滿壺煎入夜心偏靜憑參天籟禪

賦得泉和萬籟吟

野逕無絲竹飛泉亦可聽千條流澗白萬古韻松青自是饒天籟多緣借地靈跳波珠絮激石玉丁丁樂奏簫韶曲圓開十二舜何

當鋪翠毯終日對清泠

濯纓泉

碧映一泓清當年誰濯纓游浪衣帶水到此亦成名

恭和

御製詠竹原韻

琅玕敲雅韻蒼翠布清陰遠映山光入低臨檻影侵寒捐翦而潤玏節風吟仙苑供宸賞還同松柏心

藻砌紛青鐘芳園滿綠陰欣宜時雨洗不辭歲寒侵

宸暇方遊豫

早情暢詠吟年年常近日清節與虛心

從軍行

三邊烽火照軍營十萬丁男夜練兵但使暎閒懸寶劍丈夫何處不成名

關山月冷夜黃昏指日應擒吐谷渾誰憶樓頭新少婦一聲橫笛正銷魂

沙漠風高列戍連寒侵行帳不成眠狼山夜
半聞新警披甲爭聽虎軍中夜擊刁底事成
歸家萬里路迫遜龍庭羅嫖姚
功如約早將軍聞是霍
橫戈結伴共遊盤日久翻忘行路難却恨此
方無鴈到憑誰傳信報平安
夜戰洮河馬不嘶無邊殺氣與雲齊偷閒一
枕金戈臥半是人當半是泥
二十三番月缺盈君王恩重致身輕轅門試
射誰穿的十萬軍中敢有名

成兜約計看刀環對鏡新驚髮半斑不是親
擒生頡利何煩復進玉門關

送邵通泰奉
命典試江西

天門旭日耀晴明
帝簡儒臣典試榮虎觀講教違問難龍門旋
見擷瑤瑛征輪正愛山花統歸路應看鞚鳳
迎一載春風頻坐卧可能不動別離情

昭代文明重棘闈雄州遥指四驄騑三秋暗
斗龍光射一月蕊才繁氣闔堂上頻呼添燭
燭日中俄見擲珠璣迢遥驛路回鞭日好載
公門桃李歸

豫章佳氣靄葱葱牛斗光芒映彩虹
帝遣文星司玉尺人欽精鑒詠敦弓騑騑遇
主鳴方健鵬翼摩天勢更雄
否遇君一振古人風
放榜懸知聚彩霞歸興壓壓詠雪初花縱橫禮
樂文章盛來往山川道路賒

幅風吹暗閣迢仙槎天街十月陽春早光寮
重有振綸紳

顏魯公祠堂

平長華清作古原魯公祠宇壬今存松間四
面濤聲急戸守千霜道貌尊
表忠遺跡在別君門平生浩氣浦奸氣盡節
從容止足論

讀項羽紀

鹿走荒郊壯士追蛙聲滿澤色總勞兜牧山壯
鼎興何暴齒劍辭閒暇志不移天下不聞歌楚些悵中惟見歎虞兮故鄉三戶終何在千載烏江不洗悲

讀武侯出師表

燦滅中原鹿又亡獨留微燼表方三分已是輸全局七縱猶然保小康此日櫓樞須北指當年魚水憶南陽魏宮草樹終搖落千古丹心表兩章

裁衣寄從軍者

玉闕天氣涼六月已飛霜薄暮驚理杼中素寄與遠行郎長短尚如初寬窄想非故脩那堪孤燈下縫紋聽寒漏

中庭度金風絨刀着手冷歎息厚裝綿行將寄雲嶺

裁衣何所願願郎早樹勳郎為萬戶侯妾作

送敖蒼郭相國奉命經略西陲

清秋霜日照征鞍上相臨戎紀氣寒出青紋承三殿森槐宜默運謝安欲別生何所贈臨風握手勸加餐

馬文一帆泰階平蠢爾戎夷敢弄兵天子迎鸞頒下詔相臣經略此西征風翻武帳三台入日耀軍門萬戰明竹看對逸歌它

拜邊烽永熄玉關清

賦得鶴舞千年樹

太液池邊千歲松飛來白鶴愛陰濃雲衣斜掠枝風態舞川容閑苑有書傳秘信深山無處覓仙蹤翩翩還就三清路翠蓋徒有謾老龍

活水

滑笏流波不暫停鳴鳩鷺鷥沙汀眠前解得空明理清濁何勞辨渭涇

胃雨尋菊

秋雨霏霏碧蘚滋開情今日步東籬不知冷
夜寒朝裏開到西風第幾枝
我愛秋來菊蓋開天工偏為洗塵埃倚欄閒
咏衣衫濕應是纔從籬畔回

輓戴九皐

都門搥手別清儀生別重添死別離萬里應
懷埋玉恨龍堆想見致身時魂還故宅三秋
冷名列新編萬載垂惟我思君勤懇意裁詩
洒淚不勝悲

弔睢陽雙忠

蚍蜉撼絕守孤城遮蔽江淮九死撐可惜絕
繩無復續翻教越狙共捐生一時慷慨多全
節千古春秋有令名邊豆生光祠宇在雙忠
浩氣煥丹楹

恭讀

皇祖聖祖仁皇帝御題耕織圖四十六景詩
敬和原韻

泛種

氣布青陽造化功東郊俶載萬方同溪流浸
種如油綠生意含春秀色籠

耕

宿雨初過曉日晴烏犍有力足春耕田家辛
苦那知倦更聽枝頭布穀聲

耙耨

九重宵旰厪民依課量陰晴總不違縹緲雲
山迷樹色綠簑扶耙雨霏霏

秒

新田如掌水潺湲扶杖秒終朝那得閒手足沾
塗渾不管月明共濯碧溪間

碌碡

帶雨扶犁一夕周作勞終亦敢辭休縱橫碌
碡如梭轉實壤勻鋪想舊疇

布秧

二月春風料峭寒原田鱗疊入遲觀最憐舊
穀生新穎欲布秧還仔細看

初秧

柳暗花明春正深田家那得治遊心老翁策杖扶兜笑却喜初秧擢綠鍼

淤蔭

短杓盛厥於畝勤高原下隰望中分鳴鳩喚雨聲聲好箇外旋看起白雲

拔秧

勻鋪綠毯滿平川萬井風和花欲然移自南疇向西陌拔秧時節日長天

插秧

南田萬井水瀰瀰拔得新秧欲插時祇見夏蓉秋天氣好及時樹藝莫教遲

一耘

新穎髯黃遠似波擾苗助長稿如何惟應芟蕪莠勤人力自鮮芭稂害稗禾

二耘

空腹鑰婦大提行最是畦邊勞易生勞苦事耘還耕饋可憐農叟望年情

三耘

朱火炎炎日午長三耘暴背向林塘那無鮮協傳風信天遣微薰動綠芒

灌溉

把甕終輸氣力微桔槔輪轉迅如飛池塘水滿新禾潤樹下乘涼待月歸

收刈

桐風瀟灑露珠晞滿野黃雲映落暉是處腰鐮收穫遍擔頭挑得勸錢歸

登場

登場此日望西成大有頻書慶帝京糲秬滿車皆玉粒比隣亦覺笑顏生

持穗

場圃平堅灰髣成如坻露積最關情殷勤婧子爭持穗好聽千家拍拍聲

舂碓

木末金風陣陣吹松明火燒隔疎籬何來舂相深宵裏可是村謳唱和時

籠

秋成那得暫遊盤顆粒精粗欲別難周折不
辭身手痺猶餘一掬幾回香

簸揚

郭外人家茆舍深門前揚簸趁風林莫令細
墮成狼藉免負耕夫力作心

舂

相將南畝苦胼胝望歲心酬庶免飢石磴碓
來珠顆潤家家鼓腹樂雍熙

入倉

霜黐楓林似火然千倉滿貯賜從天輸官不
假徵催力喜值如雲大有年

祭神

擊鼓吹幽報優豐朝看索飯萬家同叟期來
歲如今歲茵頌不知頌莫窮

浴蠶

魯讀豳風七月篇遲遲日景麗光天新蠶未
起先宜浴盆滿明波人滿川

二眠

女桑採綠葉麥差曉起人慵欲採遲簇長宜靜再眠恰是仲春時

三眠

淑景頻催蠶陽微行步採條桑三眠三起新蠶老箕火看時夜未央

大起

春光荏苒去堂堂無那黃鸝一日忙箔上吳
鎮方大起氷綠色映綠筠筐

捉繅

蠶筐高下架頭紛食葉聲煩似雨聞捉繅欣
看光練練一家婦女共辛勤

分箔

柳絮飛時晝下簾桑葉細食徐添却憑繅
手為分箔未暇朝餐日過檐

採桑

塢畔青條若雨滋繁陰初覆葉新時春深八

上簇

覓樹尋枝手足疲桑采采飼蠶飢今朝報道新抽繭老幼羣欣上簇時

炙箔

重簾不捲畏風寒猶熱松明向夜闌礎雪霏霏催滿箔殷勤到弱女把燈看

下簇

獻繭由來重女功繪圖令見列璇宮聖人不為丹青玩玉穀珠絲此意同

擇繭

弱繭何時成綺紈拮据無免一身寒八蠶獨踊還須擇凡上分明取次觀

窖繭

春日遲遲執婦功何心戀賞牡丹紅繭成好向村頭窖荷鍤携兒綠蔭中

繅蛾

繅絲淨方生子送向溪頭任所之默祝明朝蛾繭好森城今歲勝年生理計家資

祀謝

年年勞苦事耕桑及早還將租稅償今日蠶成虔祀謝兩陵功德戴無疆

絳

蠶簇輪搭遍千家午靜人慵鳥語譁浸緯欣看供織作阿乔軋軋轉雷車

織

織女工夫午夜多何曾已自着絲羅銀蘭照處方成寸却早循環擲萬梭

絡絲

秋慈深閨無限情可堪蟋蟀送寒聲玉關萬里征夫遠惆悵新絲絡不成

經

砌下風飄待女蘭新絲經理欲成紈安排頭緒分長短約伴同來仔細看

染色

經緯功成尚染絲晴光萬縷燦離離天工奪
處關人巧栩上還看五色施

攀花

簇簇推成錦繡紋攀花鬬巧最精勤堪憐織
婦空勞勩着體無過大布裘

剪帛

溪尾如藍秋水清裁衣寄遠重關情金刀欲
下躊躇意絲縷皆從素手成

樂府古題要解卷六 十六

成衣

戔戔求帛費縫紉只為祁寒事切身
聖意憂勤圖蓋裏宵衣永庇萬方人

輓蔡忠烈公諱道憲號江門謝之晉江人為長
沙司馬敭城攻長沙吉藩及撫藩監
司相率遁衡州公攝太守事為死守
計總兵尹先民叛附於賊城陷百計
脅降公不屈怒罵愈甚賊逐鏟其脰
斷其手割鼻舌毀齒寸磔以死事聞
贈太僕益忠烈先是公就擒時有從
役九人隨公不去賊先殺五人以懼
公公不動又以次斬及凌國俊國俊
若九人之一也國俊請葬主而後就
戮賊許之後與公同祀長沙

樂府古題要解卷六 十七

只合誦離騷

今體詩

石鼓

橋門森矗兩蒼松　翠護雕鐫舞鳳龍漫說晉臣精博物難稽周帝權軍容銅駝已見藏荊棘石鼓依然鎮碧雍百里聲聞令試扣太平留此湖遐蹤

聞軍營大捷誌喜

旭日楊輝氛沴消光天雨露九瀛朝行閒效命票姚霍斗畔推車相國蕭沙漠忽聞收戰馬洋林佇見集飛鴞勒功一片留何處更過燕山萬里遙

蠶爾西夷敢跳梁凶殘肆取武維揚淮山無騎聞清鶴大漠千師掃蜕狼破竹功成歸有日采薇歌作歲云陽從茲德水清無外天際長懸日月光

轅門鼓角萬軍鳴執訊連連繫大營日照三山光四壘風迴千隊動雙旌已聞魚海全銷

燧更看天河淨洗兵最是王師征不戰金甌永固萬方清

閫外專征將帥雄幾年區畫壯皇衷欣看旄盡窮荒北可卜兵歸漢苑東萬里露童初奏凱千年麟閣定論功賡颺誌喜葵忱切咸五登三祝聖明

景陵寶城山上產石芝一本彩芝四本恭紀二律

瑤光星耀麗重霄瑞產芝英玉露調最是顯承通有赫可知陟降本於昭日暄

明樓玉節飄千載嘉祥綿國祚由來虞舜繼唐堯

扶輿積氣炳貞符芝蓋繽紛五本自來無光鼎湖上瑞兩逢得未有靈根五本護天雨露誦歌切大地恩波浩蕩濡總是覲揚同一揆休徵草木慶昌圖

賜哈密欣恭紀
玉瑁吠飛候璇璣斗紀辰陽從一氣轉
恩自九重新異品選隃至名水
賜齋頻分餐消永夜獨喜沁清神霜及絲絲
處盤添冷膏來齒漱津中宵詩思潤轉盼芷
三春

恭和
御製冬至齋宮詩二章原韻
五雲紆縵護齋宮晴旭纔升暖綺櫳氣轉初
陽迴玉律天開子月應祥風百昌新慶昭蘇
景萬彙均沾棄翁功可識泰禋綿福嶺
一人誠敬早潛通
日朗瑤宮瑞色新履長納慶協芳辰精禋共
識
皇心恪齋宿羣瞻
聖敬純和氣初融丹禁曉葭灰乍動玉衡春
宸居此際乾乾意為懇

再擬冬至齋宮三首
瑞雪飄氛氳滿太清九華高曜鳳墀明齋宮晝
靜爐烟直廣殿風和梅蘤生氣復一陽璇象
轉福凝五位泰階平春回大地鴻鈞普始識
天心饗
聖誠
亞歲芳辰景福臻歡聲陌上
九重閶闔中鼓動迴元氣臺上豐亨兆五雲
金闕祥光浮雉尾玉爐斜篆裊煙紋齋歌拜
手蒸忱切長仰經天日月文
帝御齋宮敬且莊
泰壇寅祀亞初陽斗建旁通晷日方移峯谷口占
風又協祥郊治平成過夏后
聖明雍肅遹周王至誠已自通
天貺
萬壽應知卜算長

朱橘圃閫嶺海濱年來色貢遠通閩玉盤盛
得珊瑚色為識江南霜信頻
離離不讓洞庭南玉液瓊漿珠顆含未免一
籌輸土物春前進到九頭柑

凍雲凝雪

出岫雲嵐凍飛空霰雪凝漫天寒欲遍大地
氣難勝漸瀝朝途密紛亂日始升地增黑不
暖梅谷踏何曾過屋馳蒼狗敲疑落細水誰
能分白黑乍不辨村塍列嶂眉如洗平湖鏡

似菱陽和期尚遠徵發候相仍錦繡簾重護
玻璃窓暫憑喜看三白瑞預卜九秋登

冬早聞雀聲

銀口晨窓鳥亂鳴似來報曉欲開情霜凝凍
翅看雙落冷逼寒喉辨數聲乍似庭中吹急
管忽思春杪聽遷鶯想伊預識陽和近為見
南枝梅蕊生

恭讀

御製丁未長至日詩敬依原韻

淵鈞氣轉中黃鐘六出飄風喜應豐上雲
霞有紀瑞天中顙項正司冬陽迎葭管方萌
動禮薦蘭罄倍祇庸知是腹端逢景運太平
天子福重重

村墟夜春

霜落園林時倘冬稻粱全荷寵三農田家作
苦無休息更聽村墟半夜春
萬籟全收夜已分寒舂聲急隔窓聞高舂識
得豐年景箕裘爐香獨自焚

冬日寄梁閒之先生

一綫陽迴節近春先生獨臥病無貧釜漂白
水薪為桂籃捲寒風雪作銀未識命車期幾
日已經伏枕過三旬藥爐靜對無餘事應有
新詩付錦鱗

贈齋十載接輝光風指瞬違一月長試問鑪
錘何忽忽可知歲月亦堂堂腰圍定減冬前
帶境際應添鏡裏霜佇待春風重坐卧新知
猶學總商量

詩思

詩思竟如何都於靜後多繭絲抽更細春水皺生波得意全由此忘言亦任他古人多達者誰是破詩魔

奉和二十一叔父用蟬聯體賦得松風

雪月天花竹鶴雲煙詩酒春池雨山僧道柳泉原韻

右二十字宋太宗試進士趙昌國題也叔父取以自詠創為蟬聯體屬予和之予愧非所習勉强奉和觀者得毋以效顰笑耶

龍鱗含秀色偃蓋欲孳空不畏嚴霜偪偏宜細雨濛貞堅有本性瀟灑與誰同天籟遲堪聽筆簫愧下風

浴日紀尧淵生寒傳禹穴何如孟婆風泠然亦可悅飄飄散幽襟裊裊起蘋末莫漫向春園吹攪梨花雪

千山瓊瑤堆萬樹青葱沒砌面足虎鹽波心冷石髮凍鴉叫不已樵客歌獨歌誰與把筆

人孤吟對寒月

良宵值三五皓魄正高懸海上初龍樹空中恰印川征人榆塞外才子綺樓前對景情偏別盈虧欲問天

蒼蒼標正色浩浩遠無涯氣結山河秀光分日月華問曾傳正則補欲憶皇媧聞說空桑法曼陀更雨花

薜荔繚為墻芙蓉蓋成屋人疑是仙源客來探井谷凌晨採春蘭裹露掇秋菊為恐脚踏殘短欄縛湘竹

幽篁令人遠陽亭看約畧檀欒清影圖森疎餘粉落肖露振清竿韻風鳴然樂伶倫十二管吹集雲中鶴

振翮盤宵漢清標迥不羣九皐空外響午夜月中聞緱嶠隨王子瀛洲駕太君千年邊海上卿里陽浮雲

因風勢欲羣出岫轉悠然作可同蒼狗猶然

陰一蟬梳空紋似浪映日白於棉樓上分明
賓遲疑谷口煙
野燒致偏奇停車一望之初從山脚起俄向
樹頭披最是村郊裏愛看濃淡時右丞雲水
幅佳景妙於詩
終朝靜裏吟聊試拈毫手即景自怡悅披向
兒對偶但期合古人未許甜俗口不學李青
蓮百篇酣斗酒
雍裏香醪熟盃中港露新麴紅傳綺席蟻綠
獻佳辰錫誐尊三爵言歡歷再巡兒能方上
樂善堂全集定本 卷二十六 全唐詩 十
壽天子萬年春
麗日烘窓暖條風拂面宜愛看民桁候更值
物華時鳥語呼名急花嬌放朶遲寒水已消
凍料可泛前池
夾鏡抱花源曲欄圍瓊戶凌晨遠浮烟俯波
倒映樹水心舟響櫓岸上人接武最愛夜深
時隔窓聽點雨
霏微迷遠近徙倚小亭間樹潤蒼龍甲花明
織錦斑塵氛歸閒寂澗水落潺湲更向天邊
望珠簾隔萬山
列嶂碧峻嶒乘閒一眺登峰青高旋髻泉迸
迤拖綃誰識丹梯路羣觀白玉棱飛來小鷺
嶺會過淨名僧
招提搆靈境滿樹蟬聲噪中有老尊宿拈芳
坐深窓鐘魚共朝昏物外恣尋討却笑紅塵
客勞勞洛陽道
人歌行路難誰肯叩門學士錦輪飛將軍
鐵馬走終日逐紅塵為客成白叟何為祖離
樂善堂全集定本 卷二十六 全唐詩 十一
暮春天搖綠樓新燕成陰噪晚蟬最憐橫古
渡漁父釣清泉
滴瀝復琤琮幽人詩料供尋源迷半嶺擘峽
走雙龍入眼心方潔烹茶興更濃毫盆聲叩
罷翹首望高松

立春前五日以詩代書問蔡先生病

早起披衣喚小僮新栽柳榆走詩問師冷
日迎春景憶我春風坐卧中最是能安天與
命況於所遇病非窮寄詩正值韶華近可與
宜春帖子同
　　臘月十九日立春
氣轉鴻鈞萬物新寶幡彩勝總宜人韶光破
臘都逾暮玉歷週年兩立春暗數元正纔幾
日須知殘歲只餘旬朝來喜吸盤中餅明底
風飄送暖頻

　　玉河氷泮
靄靄春歸帝里新玉河解凍注清淪東風細
拂紋如縠暖日晴搖色似銀隄上愛看初綠
柳汀邊凝望未生蘋朝來添得流澌擁還恐
遊波碎錦鱗
　　玉河春柳
森垺碧如煙春流宛轉沿低垂金鏡半斜拂
玉橋邊眉細波中盡朅輕風裊旋垂臺千萬
樹美爾沐恩先

　　採春花
寶堤枝翠葉飄年年長自報青韶應辭破
臘偕梅笑逗漏陽和先柳條無事治容爭麗
景別餘芳氣散疏寮庭前試問春來坐對
方知春信饒
　　牡丹芽
消息東皇淑氣調嫩芽新發鼠姑梢芳菲已
許詩人賦艷艷猶堪畫筆描風信頻吹還未
綻露華暗潤不須澆莫驚充元看來熟幾日
如霞映綺寮

　　奉和二十一叔父癸丑元日早朝原韻
昭蘇萬物樂春臺初日天門曉景催雉尾風
採雲影動龍鱗色煥曙光開蓂薦禮異周詩
咏湛露
恩從漢殿來深喜圭璋成特達皆年書史共
追陪
　　花信風
欲識春來處先看花信風未搖枝上綠已綻

蕊頭紅長養元功普吹噓大造同何須催羯鼓列綉杏園東

雍正癸丑二月七日

經筵恭紀

風光駘宕鼓春和講幄宏張俊彥羅稽古直探謨典秘談經遠邇漢唐多爐烟裊裊香凝堊鵷列珊珊響振珂羣仰九重敷化雨從知大地沐恩波

千里鏡

誰歟巧製過工倕玩景何須出綺帷視遠惟明元在我鑑空無礙却憑伊光如水月初圓

樂善堂全集定本 卷二十六 十三

二月八日隨

皇父駕幸圓明園恭紀五首

際了若湖山盡歷時閒道離朱能燭眇遲疑宸遊向日開最是東皇偏有信都於此日送春來

和風披拂物華妍細沁松筐勝管絃綠野陰濃供勝覽紫騮一路不須鞭

韶光先已到楓宸芳藥迎陽景倍新

聖德體元七字裏仲兄日春御賜有節届養之句由來化育即

皇仁

柳陛冉冉縷舒綠桃塢菲菲已吐紅從識御園春信早不關二十四番風

平湖解凍泛龍舸打槳中流一字過謾憶荷塘紅十里且看春漲綠千波

千里鏡

誰歟巧製過工倕玩景何須出綺帷視遠惟明元在我鑑空無礙却憑伊光如水月初圓

命恭祭

景陵感成八韻

猶憶髫齡際趨承御案前何憚迴廿載瞻拜鼎湖邊鉿類

皇仁初謁辰孝字庇應勛春二月奉

命九重天晴旭輝征袖和風拂錦鞿松檜深
石路殿宇鎖雲煙盛禮陳今日
深恩隔往年孫枝思
祖德迴首淚潸然

慧慈雲寺

曉跨征鞍日漸斜暫教小憩梵王家雲深古
殿苔衣潤風入高松天籟譁語僕且閒從繫
馬問僧何事亂鳴鴉比來塵境都消盡不用
曼陀更雨花

漁陽

漁陽古名郡沃野遍桑麻士俗能知禮民風
喜不奢長途來百里懷古憶三閭恰值清明
日迎神晚出衙 神州謂民以清明日鼓吹迎城隍出巡

盤山

盤山山色翠空濛我欲登遊霧半封寄語山
靈還訂約他時擬上最高峰

草色

次第和風日日殊裀腰嫩合罩雲鋪羊眠大
地春方半點綴寒村衆不孤撩盡畫圖分別
暨慈人詩思湧歸途凌晨却欲逞征馬恐踏
芳郊破露珠

春社

社日憑誰報梁頭燕語新纔看如畫景已是
可憐春風軟遊絲重睛烘花氣醇賽神村鼓
響相舞太平人

賦得獨倚修篁看鶴籠

萬竿寒雨鎖寒烟瑞鶴籠來不計年漫憶松
梢餐玉露且從竹外引秋泉風霜縱牢離身
畔鳥雀難堪噪耳邊看鶴不如看放鶴一聲
嘹唳碧雲天

盆魚

圓池蓄水不須寬依藻文魚自覺安待到夜
深微雨滴跳波還似躍廻瀾
綠荇青萍可避陰一泓滿貯足浮沉簡中也
有相忘樂不羨滄浪萬丈深

賦得賈氏欲論園

夏日憑誰買名園器可論青山列圖畫脩竹
是庭軒氷椀寒生筍一罇香酪綠滿樽泉聲鳴石
砌鳥語報松門消得三庚永渾忘九陌喧支
公應問價欲告已忘言

蘆塘放鴨

新蒲戦戦綠生絲夏水油油欲縐波幾隊看
他輕放去消閒不作右軍鵝

老鴨湖中欲去遲迴頭着意顧雛兒沙塘蘆
岸蒼茫意一幅徐熙落墨時

隱映蘆洲是鴨洲一羣嗈喋逐波流勝他霜
信勞長路饑餓瀟湘夜雨秋

風車 陽羨時奇肱國來朝所乘車御風而

異物原非貴風車亦可稱輕輕隨籟動冉冉
似雲興聖德寰區普遐方瑞應徵來賓非限
遠奉朔自相仍謾說鸞鳳翼何勞驟耳騰夕
轍指帝里朝軫發帝壁未曾登
擅能還輸西旅貢魯

魚米樹 一名米囊出宜興其結子似米魚則多水處家以似米康洋樹出宜興其結子似米魚則多水處家以

此占年云

春入靈根枝葉抽嘉名聞道數興州求魚緣
木須防涔聚米成林定有秋砌爽銷他能識
朔庭萱空自解忘憂那如望樹占年好歲歲
農家社鼓稠

賦得船疾半載書

春水弱無力春船行覺遲銃他乘興日是我
讀書時桂棹逍遥去芸編左右披緜長堪汲
古何用釣竿垂

彈琴峽 在庸關水流石罅聲若調琴

彈琴峽口聽彈琴清韻悠揚入聽深漫數成
連工奏曲不須鍾子始知音調高流水誰能
和響薄焦桐更耐尋却笑陶公空掛壁何如
大地是琴心

朱草 地祇格叫朱草生賢人出

聖德光天壤宸修格地祇瑞呈朱草出祥應
紫雲垂戟戟抽莖密離離耀緑奇朝芳珠露
潤午秀惠風吹不數椿知歲休詩冀應時藻

征古有吉濟濟助無為
鶴跡
曲徑苔迷路幽樓鶴作隣無
不生塵印出留深跡翅
掩幸得接嘉賓

今體詩

奉題二十四叔父裕德軒三十韻

聖治崇崇夢天心重鵷原諸藩多俊乂吾叔
擅瑰瑋麟趾祥符序宗璜介弟尊性情恬靜
正體貌更恭溫尚友希千載成文易百言夙
嘗勤典籍頻自惜朝昏深領書中味渾忘卢
外喧銘辭方刻器裕德重顏軒邃奧宜涼燠
幽閒類澗村砌推文石面柱立老松根謂我

洵題辟伊余似叩盆向羞青玉琢才愧墨花噴每憶皆童際親承
聖祖恩渥聲傳禁切膚露自天繁辟咡依前
膝舍飴共夕飧七齡起叔敏達十二我愚茫近
歲
恩加淫書齋業共敦文章森義府翰墨煥崇
垣綢帙循環誦瓊編次第潮數曾相賞析義
度易寒暄講學欣同堂怪師更一門曉晡常
並席歲臘偶開罇聯騎超晉陌輕舟泛御園

驟驪工步驟鶱鳳必騰騫應飫心方永從容
道自存隔窻聞鳥哢傍砌長苔痕靄靄空庭小
動遲遲午日晒春風頻度處花信幾更番願
君恩正如注砥礪待便蕃

螢

我憶去年秋飛螢幾點流忽於今夏夕熠耀
最高樓映月光無定隨風散欲稠為添詩客
興莫照旅人愁夜靜千山寂天空萬籟收惹
莊盧葦岸把卷有行舟

芭蕉

幾葉紛敷翠影亭却憐幽趣伴窻櫺因君不
是塵中質笑我常來雨裏聽卜譜應添居士
傳空階常演涅槃經月明風靜相忘處正是
幽人夢蝶醒

逐涼

逐涼成獨往得意亦忘言坐久看花落心閒
識水源暑從塵外去風自靜中喧瀟灑吾何
似雲邊白鶴翻

立秋夜作

瑟瑟金風報節頻飄飄鴻雁悟葉落階新不嫌白
日馳駒隙且喜輕涼上葛巾入夜漸長人未
睡裁詩有興句無塵空庭小酌龍團坐孤鶴
一聲隔綠筠

小園閒詠十五首

曲徑通幽

為隔塵氛遠應憐曲徑長紆迴山勢抱遷逸
竹垣藏鶴步苔痕合春歸花氣香枚橘流水
外別有讀書堂

芳嶼圍棋

乘興步芳嶼逍遙任所之已看苔作席最愛
柳成帷漫煮蒙溪茗閒拋暗墅棋東山稱盛
事吟望寄遐思

桃溪步屧

山桃開也未杖策試探尋好景春來遍芳蹊
曲徑深明霞千樹叅傍水一枝臨何必武陵

路隨緣物外心　竹塢春深
閒過山塢裹粉脫見新篁勁節當春綠疎等
泛籟長蕭騷寒雨夜彷彿輞川莊不肯栽為
管無勞引鳳凰　芳港閒鷺
春色堂堂去鷺聲恰恰來繡蠻聽處濾風景
暗中催長日慵擬飯新莊喜撥醅筐簑隨分
有何必舞三臺

春湖涵碧
碧水漾平湖空明一鏡鋪黛眉應可鑑塵塊
香然無點點浮青荇雙雙下白鳧春風浴沂
水視此意何殊

石坂烹雲
敲火烏卿熾烹雲玉液清龍團曾未點魚目
已旋生漫說勝堪潤應知眼倍明披襟成小
啜孤鶴一聲鳴

廣廈冰壺

天伏三庚永堂開六月涼深深屏隔暑盎盎
簟舍霜底事揮紈扇無勞問蔗漿氷壺供坐
卧樂意自相忘

鏡水荷香
半夜芙蓉雨三間水月樓清香隨處度風景
一時收斡窓妨魚躍花深隱鷺遊詩情頻入
座不必問漁舟

月樓夕悅
雨洗塵氛靜天空花鳥聞月樓開一面夕幌
捲千山牧笛耳邊過征鴻眼裏還桂香依舊
發付與阿誰攀

蘭悅獨釣
秋湖魚怯餌把釣事如何綠水一竿竹清風
幾領簑蕙葭塵外老星月箇中多夜靜獨歸
去清光掛女蘿

竹籬鶴步
結社松為宅看家鶴守籬稻梁恩宿月精神古袂飄毛羽繁由來好僮

僕不必貴乘軒

蘆岸秋晴

秋色知多少蘆花盡白頭戰風搖夕浦飲露
亞寒洲生意知將謝隨時未肯休蓑笠烟水
裏好去弄扁舟

板橋霜跡

陽溪亭子迴為架板橋通秋老碧天白寒流
楓葉紅捲簾黃昏夜月着履步霜風愛此雙雙
跡狀節過水東

雪逕梅姿

四時花木足最喜是園梅傲雪三冬裏因風
幾朵開清香流玉骨冷澗滴氷腮獨有幽人
賞巡簷杖策來

秋日寄高安朱先生

新涼初到北窓清聞道先生體暫平漫說春
風違坐卧應教霽月仰澄明草長書帶階前
思秋老荷衣檻外情遥憶匡廬夢蝶懶聞
蟋蟀一聲聲

涼州詞

關外風寒水不流成兒望月吹蘆管涼州莫道涼
州便絶塞還過萬里去防秋
黄雲漠漠連白沙秋聲到處催旗捲空碧隴頭莫上思家
成久翻忘塞上塵笑指暗貝向東隣寶刀不
敢輕輸與伏此區區報國身

破秋

破秋纔旬日滿目便秋光樓迥輕嵐入林疎

興籟長鏡波方淡池蘆岸轉蒼茫漁名煙生
户開簾月上牀心如寥廓表境是水雲鄉敲
句娛寒夕翻書趁晚涼風清塵不雜意適倦
都忘箇裏無人會天邊鴈幾行

荷燈

點點荷浮瑟瑟波麗華端不讓湘娥燈明萬
朵蓮心吐月印千潭法海多只是金英舍綽
約無須綠蓋舞婆娑御溝錦繡憑誰織來往
輕舟一夜梭

槐市 漢書儒林傳倪寬然禮樂之器於此講論
文物東都盛聲名槐市揚學淵深壁水義府
嚴宮墻特達珪璋器從容禮法擬無勞評月
旦此處定行藏

清河送平郡王西征

宗輸臨戎劍氣寒送行風指虜呼韓秋風憤
拂征人面馬上何須迴首看

溶溶碧水向東流戎馬催程敢重留莫把渭
城新曲子翻成水調唱涼州

武器文論籍指揮書齋倍覺有光輝六年此
日清河畔君作行人我獨歸

秋社

秋社今朝是秋光迥不同庭前梧葉落梁上
燕巢空村酒成新釀熟田禾颯晚風太平無大
有烟火萬家中

賣菊翁

秋光未到小籬東已有街頭賣菊翁滿擔寒
芳霏玉露一簾清氣韻金風

巧數花師奪女兒四時芳信總先知深紅淺
碧渾餘事先買喬黃第一枝

夜聽落葉聲

半牖秋寒清夢魂紙窗颯颯響聲喧渾如一
夜風無雨童子開門葉滿園

霜後踈林葉已乾清宵風送打窗寒飄零今
夜知多少曉起憑欄仔細看

始春

霜消園林葉作聲薄寒風度幾窗清試開舊
篋衣頻換纔着新裘體更輕冷暖由來皆有
定推遷何事重關情薰爐沉水從添未消得
三餘樂事并

賦得野徑尋梅兒小春

幽谷香凝氷玉腮尋芳纔見一枝開雪封野
徑行行遠春到山村得得來最愛輕盈含數
點莫愁狼籍落成堆明窓雅助新詩興座上
留延夢綠陪

槃拈蘇子瞻後赤壁賦即用賦字

赤壁我曾識嶰谷今復遊千山木落葉十月夜登舟寥寂吾良樂風霜客不留橫江一孤鶴不與歲時流

送桐城張先生暫假歸里

丹鳳啣書下紫廷樅陽早已望台星新恩優渥榮旋里舊德綿長肅荐磬時以學士改祠於端公崇祀賢祠北闕絲綸方待寧東山紡織稳步沙堤上颺拜從容對御管暫教聽即看歸舄

西廠騎射

霜林葉落翟羣空馳射平坡試駱驄猶憶三春陌上過玉蹄深滾滾踏香紅

萬年松

勁榦挺森森窓前滴翠深依然臨水石即此是山林香氣濛春霧華枝覆午陰瓶梅與盆竹聊結歲寒心

御賜端硯恭紀

靄靄午窓明融融御苑晴

恩波流浩蕩細柒沐光榮雅質傳端石高標紀舊坑一泓秋水淡幾片碧雲清入席添詩興開囊粲玉英虬龍渾欲動藻采自然生學海慚無機心田勉欲耕研精書史裏總是被生成

鶺鴒

鶺鴒集庭樹翅影帶斜暉傍晚羣爭宿違人馴不飛遠村霜月冷古戍稻梁稀始信鄉園好枯枝猶可依

十宮詞

吳宮

白苧輕盈艣響廊青龍舟裏換晨妝夜遊朝宴千年樂那管人間有越王

楚宮

渚宮春暖翠華遲簾幙風輕鳥細腰不道君王深注意行雲行雨陽臺

秦宮

春鎖阿房靜管絃塵生舞袖為誰妍從來不

識君王面忽過人間卅六年

漢宮

水晶盤淨玉腰酥舞態生憐可用扶底事天家萬乘富等閒難獲畫明珠

魏宮

平生戎馬樂何曾銅雀成時幾度登不為夜臺聽不見悲歌一曲向西陵

晉宮

滅蜀平吳處上游大開武庫甲兵收而今四

海渾無事只駕羊車日夜遊

齊宮

步步蓮花步步春香凝羅襪不生塵何須洛浦遙相見已是人間有洛神

陳宮

結綺臨春戶對開後庭花發引金杯景陽鐘曉方酣宴不信橫江水柿來

隋宮

海錯山珍雜綺羅輿空待未曾過夜深欲識君遊處但看飛螢點點多

唐宮

沈香亭畔晚春妍玉樹煙濃院宇連何事宮娥偷戲劇應緣分得洗兜錢

帝京雜詠

九點烟中古冀州萬年天府壯宏猷爾皇禮崇三千盛襟帶山河百二稠天上樓臺懸日月人間車馬富王侯太平有象光遐壤況是神都處上游

高標象魏五雲端帝座重重瑞靄攢自古幾朝稱景運如今此地是長安文章二馬應慚盛史治三王未足觀總是太和薰郅理天街十月不知寒

輻輳千家日月旁九衢風送玉塵香歡騰履我行仁里春晚瞻雲就日坊駝背伊歌翻續象奴蠻曲喜洋洋六龍幸處陽和豫夾岸平舖軟上黃

玉蝀橋頭望禁林重重樓閣鎖千尋兩行烟

柳春光媚幾頃澄波綠意深池水皆成瀲灩
澤宮墻常透帝朝音大家真是同民樂不覺
薰風解阜心

題宋徽宗竹枝雙雀

兩兩珍禽翠羽修綠筠深處舞風流筆端多
少江南意何事終成塞北遊

題吳梅村集

梅村一卷足風流往復披尋未肯休秋水精
神香雪句西崑幽思杜陵愁裁成蜀錦應慚
麗細比春蠶好更抽寒夜短藥相對處幾多
詩興為君收

十一月十三日恭遇

皇祖忌辰感成長句

浩蕩洪慈被九州一人常壓萬年憂絲綸允協衣裳治冠劍今
驚歲月流自隔音容週一紀敢忘恩澤永千秋朝來更憶攀

宸豫
寶祚綿綿日月長
鶯鶯千官擁
六飛午門鐘響散晴暉陽迴
御座衣裳暖風動龍旗日月輝露上林暄
玉樹依依青瑣敞彤扉近光兆庶贍香霧共
道
君王迓福歸
冬至後一日同二十四叔父五弟遊西

苑試射
駿馬紫藤鞭宮城九陌連平池鋪玉鏡晴雪
晃金錢歡賞娛今日追陪憶往年東瞻
宸極近霤霤瑞烟連晴光氣復初陽暖人迎
輕風搖苑樹碧宇散遊絲繫馬坐氷床到此同攜
化日長緣堤看凍柳
手臨風樂倍常
蕉園成古刹喬木隱伽藍貝葉飄花雨香雲
護寶龕隨緣遊勝地汎念禮瞿曇何用僧鞿
引由來此路諳
太液無勞渡羣欣步櫟行龍宮隔岸聳玉蝀
玲瓏橫不見潛魚躍空閒寒雀鳴平田豐澤
北指日試春耕豐澤園北有田上演耕耤禮於此園北
燕角敦弓勁輕楊華羽修中時驚月落發處
迅星流更水三梁開園登百尺樓淑清遲勝
約聊待再來遊瀛臺東北有淑清苑是日偶未到

迎熏亭于畔山勢蟠崚嶒松柏開三徑岡陵
列戟層石龍穿洞入雲實捫蘿登蟠履肩輿
勝都輸蓮社朋
乘興到瀛臺詩情入畫來水心飛棟宇人世
入蓬萊雲霞孤桐直風吹靈閣閒舊時聽講
席亦復滿塵埃
煙光凝遠岫晚景向西斜舊熟神仙境重遊
山水嘉風聲送歸騎月影照樓鴉漫憶十年
事心清一椀茶

今體詩

題唐岱畫頁

峨嵋鋪雲

春入岡巒暖欲烘翠雲鋪岫淡冥濛寺臨峰頂嵐煙護閣蹤川梁霧氣通疑有王喬乘碧落那無列子御清風海塵任起石山下長對方壺弱水東

秋澗鳴泉

滴滴復淙淙飛泉掛玉峯聽時秋韵肅望處翠煙濃丹砂改寒楓葉黃添細草青披圖疏逸興擬欲策孤笻

瀟湘煙雨

瑟瑟瀟湘煙雨秋憑將妙筆寫風流蒼茫雲水望無極佳句都輸趙倚樓

湖山春曉

我愛湖山好春來景倍嘉和風吹淡蕩運日麗穠華柳岸青垂縷桃谿錦疊霞新針抽嫩稻碧染暗疎麻峯黛疑鬟鷁波光是若耶輕舟浮水面芳徑引山家渲染毫添潤游觀興自賒何須蠅僕後小閣坐烹茶

山雨欲來

南峯北峯雲布千樹萬樹風生獨凭危樓望遠忽然舊滴琴鳴

遠浦歸帆

天末見扁舟頃刻來前浦塔院晚鐘聲客船一夜雨

浮嵐暖翠

宿雨含朝潤浮嵐望處深溶流碧水冪冪暗疎林萬壑輕風度重溪暖霧沉高低煙翠裏終日愜登臨

煙浮遠岫

水閣臨波結構奇秋澄千頃碧琉璃何人閒倚欄望正是煙浮遠岫時

漁莊雪霽

把釣寒江雪送歸瓊瑤埋徑認依稀點空遠

色迷前墅積素逐岑對野扉此日定知魚不
餌長天下見烏孤飛晚來簑笠簷頭掛隱隱
村墟澹落暉

夜坐

月淌窓櫺風滿簫地爐銀燭暖帷幬更因靜
坐聽道永詩到寒吟興屢添梅插幾枝供繡
佛香熏一炷閱楞嚴於今識得清涼樂向火
何曾為附炎

水雲榭

雲無心出岫水不舍長流雲水相連處舊茆
數點鷗

坐席生烟雲石欄俯秋水空明是我心何如
滄園史

讀王安石傳

保馬青苗次第行紫朝成法忽新更難將知
己酬神廟都為違人用患鄉當日司權原作
福昔年辭名豈真清試看安石居然出不道
蒼生轉禍生

幻景四詠

銕馬

雨夜風晨夢裏驚青驄去後只聞聲嘶殘落
月溶溶色響動深閨脉脉情丹鳳城頭還獨
宿祁連河畔鎮狄征將軍功與罪雲臺並紙見
臨風血汗生

鏡花

簡裏春和分外長不隨代謝鎮芬芳香塵如
霧何曾著絲蝶成羣那覺忙蜂只閒聲嘶殘落
緩檐間風度共飄香仙家若把壺中種詎向
人間見阮郎

水月

一顆明珠鏡裏涵水輪孤影印千潭妙圓俱
足真無碍形色難求最好參風動波紋光似
燭水紋雲影碧於藍池邊掬起還還手歸路
洞盛無底籃

蟬候

久竹青寧生不休何誰妙慧製獨候蛻身粘

出看新巧薄質生時憶去秋深館三更人共
舞江陵千里客同愁萬年松綠磴盆淨時移
高枝最上頭
冬夜憶平郡王
暖閣熏爐燼刻漏移閒情萬里憶相知高齋趣
永三餘樂絕塞風寒列戍悲約計凱旋應指
日欲紙書寄更無期難堪剪燭清吟夜念到
寒更毳幙時
冬夜食晗容瓜

異域稱奇品中宵潤客腸霜刀剖翠質氷齒
嚼黃漿清解心頭渴甘生舌本香東陵無此
種色貢自西方
龍翰傳先生蒙
恩簡署司寇詩以賀之
一紙宣麻特進班廣廷弼教典秋官平情早
識懲永鑑糾惡仍然領多冠階秩頻膺八座
貴
絲綸榮錫五雲端從知刑措襄

王化台斗星明傍日看
遊蕉園
氷牀簟裏過長湖遠岸人行似畫圖雪覆蕉
園松突兀雲生古殿路蹉無南臨太液風鈴
語北望瓊華塔影孤暖閣幾番遊歷處寒林
已聽噪歸烏
賦得自鉏明月種梅花
溪畔梅花欲放遲數株分種傍階墀鍤翻夜
月和香動手搓寒根帶影移花信漫愁催落

蕊盡楹初有照來枝何須秉燭尋幽趣舉首
氷蟾未墮時
與唐昜 唐畫畫山水
范緩佩江白古人而今繪事數唐寅安排邱
壑渾閒遠塢人家煙淡野橋流水石鄰鄰買山不用聞尋訪倩爾
拈毫收界新
百衲琴
沂公精物理百衲製名琴見說風流極悠然

山水心桐孫勞細緻焦尾漫相尋指上宮商
辨誰知絃外音

題易祖栻墨竹卷

華梢琳琅繞曲池東坡妙筆寫幽姿一聲清
籟露華濕萬箇寒梢月影枝想像笙簧吹颯
爽依微烟霧辨參差香篝銀燭消長夜恍似
瀟湘晤對時

雪事八詠

東郭履雪

敲窗雪中行皚皚滿地平無須憐玉趾真是
踏瑤京晃朗花紋綻蹁躚鶴步輕等閒籃縷
客東郭獨傳名

蘇卿嚼雪

寂寞窮荒北飄颻鵾凍雪凝饑腸寒可供浩氣
餐螢豈為憐飛白聊資照汗青知苦節勝少卿難共
語心事冷如冰

秦安臥雪

堅深門巷迴僵臥有餘清不作干人想何煩
除道迎漫空飛淅瀝撲戶轉輕盈素履幽人
吉千秋仰令名

謝庭咏雪

謝家詩實樹咏雪一庭同獨許閨中秀渾如
林下風無心裁綺句有意惜飄蓬何幸三春
柳能無造化功

王恭泝雪

朝罷催歸騎天街微雪連喜看三白瑞低覆
九衢煙緩度高輿穩輕披鶴氅便擁鷺毛翩窺籬人落

晚鶯許是神仙

孫康映雪

積雪夜談經寒光映滿庭雲銷難逐月冬破
忽驚螢豈為憐飛白聊資照汗青知苦節勝少卿難
慮眉曰覺清泠

陶穀烹雪

剡玉吏鏤珠寒烹清味殊天香沁肺腑冷色
上眉鬚玉食何須羨山廚且自娛羊羔千斛
醉浸愧党家奴

程門立雪
洛學先生啓巍然道德崇雪深雙户外樂永
一庭中久立情靡倦端居興不窮伊人非耐
冷應為坐春風

題董元山徇圖

山徑忽窮處潺野水流憑誰添客徇引我
度荒邨澗草深藏鷺曬藤細舞蚪幾株枯木
暗風景別不必問孤舟
冷一片白波秋掛壁延清矚横溪足卧遊
耽風景別不必問孤舟

題鄒一桂花卉十二幅

杏

春雨胭脂洗嫩華幾枝濃蘸赤城霞雙鸞恒
在雲深處不遣飛瓊到阮家

梨

比桃清絶比梅妍風送嫣香户牖傳寂寞寒
鬚不堪整惱人天氣暮春天

芍藥

繁紅艷萃殿春餘第一揚州種色殊選盡風

流選自恨被人强喚是花奴

紫藤

紫藤花繞蒼松樹嫩蕊垂垂麗綵多一夜西
風吹白露還輸老榦耐消磨

葵

金盤向日如承露憐爾傾心為阿誰午静
暗風影直將開又是最南枝

碧桃

薄紗輕綃麗年風盡堂人静暮春融重門
把芳心緘獨露一枝深院東

酴醾

薤與羣芳爭冶艷每於幽處見丰姿但教香
色常在莫恨人間知不知

虞美人

一曲虞兮悵别神徘徊猶憶楚江濱那知愛
玉憐香者不是當年姓項人

山丹

斕斑綽綽黄金點錯落花擎赤玉盤砌畔落

殘供上藥旁人漫作女兒看

石竹

也向人前稱此君一叢翠帶襯紅雲但教色
媚時人眼漫說檀欒獨出羣

牽牛

睆蔓芳葩繞竹生錦裳披就下瑤京莫耽佳
麗人間樂河畔盈盈最有情

菊花

看到東籬覺有神風流畫史更詩人素華獨
殿羣芳後箇裏原藏萬卉春

甲寅元日立春

青陽詔運會三寅節應王正景倍新萬彙欣
沾元旦雪瑞曰雪百年喜遇歲朝春昭融氣協
鴻鈞德浩蕩天開大造仁獻歲椒觴還獻壽永綿福履祝
君親

雪消

皓素浸空映綺寮春回大地凍全消光凝玉
樹寒深淺水潤蘭階影動搖梅已過時添舊
蕊柳將應節放新條朝來最喜霑濡足指日
芳畦透麥苗

春晚

綠野朝煙欽春生料峭寒披衣開獨步晚日
正三竿興逸求風去心隨大地寬桃花開也
未聊復倚欄看

上林花氣

戶外春光到幾分嫩紅新綠間繽紛清浮玉
露瓊葩潤芳透珠簾瀋沉水焚散彩偏承晴旭
照飄香多為惠風熏錦歡繡徑紆行處蛺蝶
驚飛已半酣

清明前三日

御試命和唐人韻口占應制

千紅萬紫正紛紛暗引尋芳蛺蝶魂欲識太
平真氣象五風十雨杏花村

榆莢雨

紫房鑄出沈郎錢庭院霏霏散暖天最愛一朝榆莢雨買成十里柳絲煙

春雲

淡蕩凝佳氣氤氳散遠天點空晴旭泗出谷晚霞穿麥隴將翻雨花街正暴烟天衣誰為織高映九霄鮮

題唐岱倣古十二幀

翠滴螺峯絕點埃幾間板屋面波開為穿曲徑通幽處惹得遊人杖策來

蕭寺高臨雲壑秋一聲清磬萬緣收却教健筆圖清勝好與詩人作卧遊

閣跨明波映水紅開窓不斷芰荷風巨然一幅風流意都入雲烟淡抹中

飛流瀑水瀉銀絣散作平湖漾碧泠最愛高樓臨樹杪好山濃入四時青

米家家法有誰傳渲染烟嵐逼老顛最是披圖堆濕潤江南五月熟梅天

桃蹊柳徑行行遠水郭山村處處幽日落高

齋讀書罷一萬新綠泛澄流

宗派吳興皴法奇千巒萬壑正秋時雲間高閣依微裏為愛擎空松柏枝

板橋幾曲接迴塘煙樹迷濛曉色蒼人卧月不知身在水雲鄉

草舍留宇列遙峯亭子臨波趣自慵雨花街正暴烟天衣誰為織露沉淡墨天然饒氣韻由來逸品數雲林

兩岸依稀一葉舟客窓鐘醒夢魂留羨君圖畫生綃裏朶朶芙蓉天際浮

七尺青竿五尺綸春波鏡面色鋪銀一聲清磬萬緣收却教健

嘯滄浪濶不羨當年釣渭人

朐中邱壑三冬暖手底瓊瑤六月寒大地忽教成一色凌兢擬踏馬蹄看

甲寅三月

上耕耤迴鑾迎駕恭紀

昭蘇景物正勾芒千畝躬耕典制詳禹甸三春榮草木周官六禮煥旂常均平何用郊人耨豐稔遥占太史祥最

是
聖情勤保赤歡騰父老列成行
御苑親推步玉田青旂搖曳引祥煙
鑾鳴鳳管禮成
九重雲擁千官仗萬舟春和三月天樂奏迴
帝耤紀瑤編前期時雨霏微灑旱卜寰瀛大
有年
淡蕩和風霽景開天閑十二駕龍媒香街劈
里花如霧繡陌千騰車似雷華宇共霑

恩澤普
御園觀仰
聖人來迎
鑾踴躍蔡忱切獨慨凌雲獻賦才

讀董仲舒傳

不問蒼生問鬼神猶蒙宣室席前親誰知寂
寞江都相老抱春秋一遠臣

同五弟舟過萬壽寺小憩

桂權輕移過水村午風吹送給孤園繫舟應
佰同登岸迎客山僧遠出門古殿燈明佛日
照齋厨火熱野蔬温綠楊十里連歸路弄影
寒鴉語更喧
御園從耕蔡紀六韻
帝耤心是念民依水暖流瞪細光融向午暉
豹耕膏壤肥禮固加
上苑玉泉滋
聖慮終敦沐

百耕勤
恩渥重瑤編餘鳥跡石字
豐稔順無違

積書巖（何壯留小巖故名見水經注）

杳杳層巖裏依稀卷軸重有雲封何異金泥密空
細苔碧篆題濃靈籙誰能識神仙或可逢洞
天多秘藏躡屐欲相從

蜂衙

百忙忙裏過三春曉色催衙欲放晨聽審應

教諭玉府添丁何事按魚鱗花間戶牖重重
遼門外風光日新採得瓊葩無限喜更看
歸仗簽前陳

賦得沙留鳥篆斜

好鳥讙芳樹春晴下錦沙繁音奏絲管古篆
印龍蛇紛錯落徊縱橫綠字斜蹄迹誰為
押新詩英教遮

曉鐘聲

綠水湖平湖春田轉轆轤耳根鳴斷續眼界
樂萬象參差卷二十八 十七
樂寫參差未
卷二十九 十八 全唐詩
稼不與漢陰殊

蟬始鳴

濃陰一帶暗溪煙曳響新蟬噪午天曾記昨
年嬌聒耳今朝初聽轉生憐
綠林高處弄微聲似話寒暄敢有情向晚臨
風吸清露枯枝遺蛻認前生
春園幾日羅流鶯又聽新蟬嚶嚶鳴誰道耳
根難擺脫請君聽取噪前聲

樂善堂全集定本　卷之二十九

今體詩

烹茶

梧枒烹雲坐月明砂甕吹雨透煙輕跳珠入
夜難分點沸鱠臨窓覺有聲靜浣塵根心地
淵門尋綺思道芽生誰能識得壺中趣好聽
松風滿處鳴

石箏

朝嵐濕處萬峰連繁碧稜稜滴翠鮮疑是仙
家炊玉版却教洞口颺輕煙
雷雨初過石溜痕遠峯秀矗雲根
物原來巧奪映筠篁綠滿軒

過雪上人禪房

上人飛錫處過客息車時花現優曇色林深
貝葉枝看門鶴影瘦聽法鳥聲遲最愛清涼
地塵襟天籟吹
山僧靜閉白雲鎮封戶金猊噴意香玉砌
飄花雨法堂自鳴鐘方丈頻搥塵入座聽談

禪林閒日過午
賦得得得雨溪聲壯
山雨昨朝過沿溪景倍多平添三尺水高湧
幾層波繁響鳴琴築餘紋散穀羅昨來遊賞
處乍喜放新荷

雨後池塘閒步
青鞋步躁過橋西細草輕莎點活泥颺雨蘆
梢纔卧起笑風蓮夢作開齊參差遠岫煙猶
濕搖曳長條翠欲迷霽後園林風景別好供

詩料任拈題

頒氷
金鎖開丹闕彤墀綴曉班政施依月令恩沐
拜天顏識是凌人掌時當仲夏頒清泠泉灑沫
朗照玉堆山惠逮鸜鵒侶涼生几席間清都
懸月鏡海暑避塵寰

題元祐黨人碑
元祐清流號濁流黨人鐫石石遺蓋祇今欲
補名臣傳猶喜殘碑姓氏留

夏日園居即事
園有山為郭齋因樹作墻開軒惟欲敞引徑
不嫌長淡月梧桐影輕風蘿薜香無心蕭洒
客勝地足徜徉

消閒遣筆墨無慮即漁樵為愛塵氛遠寧耽
景物饒清風滿襟袖夜雨聽芭蕉好謝緱山
客煙霞不可招

宿雨潤新苑紅蒸一片霞看雲聞籍草愛客
緩烹茶坐弄流泉潔賦當皓月斜子西得意
句分付與山家

綠竹令人遠青松迴出羣山明眉乍畫溪暗
帶如分古帖聞來搦名香手自焚晚涼急雨
過星漢淡微雲

為有披襟者林風拂面來笑落碧沼麗楊柳
夏亭開愛鶴聞移榻呼僮淨洗盃往來依石
徑半為愛茗名

板橋波上跨步屧似乘船綠水平鋪掌青楊

暗鎖煙魚多原不釣花落自相憐一幅江鄉
畫憑將俗慮捐
催荷清籟悬挂樹夕陽低信步過橋北乘涼
到水西添丁鶴生子營戶燕銜泥更擬扶節
去裾腰翠欲迷
梧竹影縱横軒窓倍覺清草青階砌合荷放
鏡池平洗硯臨流碧攤書卧月明誰家彈百
衲流水一聲聲

夏日寄龍翰傅先生

軒楹開敞午風涼為想高齋靜趣長松柏蟠
龍塵自遠精神秋鶴病無妨竹牀簟醒殘
夢石鼎烹茶泛乳香試問何人施肘後早教
霖月映書堂

雨中舟行看山

輕舟細雨雜微風十里青山杳靄中柳岸遥
看新洗綠荷洲還似作添紅潤含螺黛峰頭
滴曲轉芳屏徑裏通何似水亭開倚檻一簾
烟景坐空濛

避暑

避暑消長日渾忘户外喧午宜開北牖晚稱
卧南軒帶月蟬聲静臨風樹影翻涼秋彈指
到何用苦歌煩

夏日寄二十一叔父索詩畫

庭院清涼竹柏新戀知詩畫倍通神胸中早
貯千年史筆下能生萬象春臨凡興來鋪越
練當窓欲試龍賓瓊瑶乞并繅細惠景仰
遥期步後塵

賦得人立藕花風

徙倚明蓮塘涼颸引興長披襟清暑氣撲鼻
送花香露滴珠璣顆波明錦繡粧餘芬迷蛺
蝶幽夢醒鴛鴦出水青羅蓋臨風紫玉裳誰
能勞步屧竚賞水雲鄉

六月晦日作

頃刻朝盡西風明日迎誰知銷半歲都為
過三庚搘火臨窓暗荷香入座清夕陽蟬噪
悬已帶早秋聲

林中閒避暑石上坐烹茶綠樹引清籟紅雲
疊綺霞蔦衫輸羽扇蚤響雜池蛙入夜清懷
永微吟愧八叉

詠史十首

樂毅

君臣知遇甚分明七十齊城智力勝可惜惠
王承父烈却教名將避青蛇

屈原

千秋遺恨楚江濱宗社將傾敢惜身何事承
平漢文代長沙偏欲學斯人

董仲舒

建章奏對策天人帝眷名儒禮獨親誰使江
都終老去千秋史論恨平津

李廣

平生義勇隴西聞命蹇終難與策勛迴憶灞
陵遭醉尉那知渠是故將軍

蘇武

囓雪氈廬心似水故鄉遠寄鴈書憑難堪時
節旋歸日秋草蕭蕭老茂陵

李陵

生降迹似負恩深誰信區區報國心他日王
庭對蘇武空教泣下數沾襟

東方朔

畢生玩世事詼諧朝隱端知是逸才却被何
人入仙吏廬誇阿母宴蓬萊

田千秋

高寢郎官能悟主應時一語便封侯試問兩
宮猜貳際長陵封事為誰休

蕭望之

不知廷尉是何司飲藥空教淚灑悲最恨老
臣遭毒陷顯恭叩首只移時

王章

當年相對泣牛衣此日忠言觸禍機漫道忤
時緣激烈三王譽早播京畿

竹裏流螢

琅玕清韻蕭燈耀夜光浮翠影千竿靜疎星

幾點流螢林何用燭應節已知秋猶憶隋隄畔王孫徹夜遊

雨夜聞梵聲

霏微蕭閣坐秋霖點滴簷牙入夜深何處山僧散花雨却教仙梵雜潮音不捲珠簾戶半開經聲還共雨聲來明朝為憑朱欄看階砌青點嫩苔

新秋

松舍螢光點蕉窗蟋蟀夢成風從今夕爽月比舊時明螢響綠階急蟬聲向晚清新涼纔可樂莫漫動秋情

秋熱

疎梧葉落早知秋轉覺如蒸暑氣流翠竹盡開天籟寂晶陽高暴午雲收頻揮麈扇涼飈動漫徹氷盤碧玉浮借問炎熇能幾日祝融返轡肯重留

秋英

誰道西風急能摧衆卉殘叢金冠入夜香偏細凌晨露未乾化工工點綴轉覺勝春寒

前寄詩索二十一叔父近製承惠尺幅無辱和章仍用元韻志謝

露潤霜毫句倍新松筠滿洒鶴精神一天爽氣高懷遠尺幅霞牋字字春宰作開簡吟句客猶慙據案論書寶生綃惠我王維筆三遠由來不染塵

爲愛園林秋景新敢從芳藻覩丰神寒潭月影空中畫落葉風情幻裏春響奏階前蛩促織書排天外鴈來賓阿咸近日尤無似杜老空勞灑玉塵

南華秋水一泓新撫景悠然覺爽神已媿微吟栽下里還叨步韻咏陽春心情近似天邊月花竹聊充樹上賓桂露滿瓶熏手讀恐教仙藻汚凡塵

雨夜聞蛩

一枕清涼雨未休王孫何事獨添愁吟殘衰

草空階寂吗徹寒宵半榻秋清夢乍迴銀漏
永踈梧漸隱玉蟾收聲聲入聽增吟興彷彿
深更互唱酬

陰陽石（俗訛州名陰陽石則兩鞭山有二臼石一埠一臼陰陽石每大時不調鞭陰陽石則晴旦荆州記）

異石含精秘能為造物先凝靈原藉地應候
忽知天早滂無煩慮陰陽各異節楚民應擊
壤歲歲樂豐年

晴

浮嵐散天宇爽籟拂秋晴光滿微穿牖霞殘
淡抹楹繞添池水澄作覺遠山明蕭閣塵氛
淨新涼着體輕

雨

郭河暘載嶋積翠林巒濕未乾迫迫蜀道接
近翠微開霽倚雲看河陽一幅風流筆三十
二峯春正寒

軍器八詠

甲胄

虎皮蒙鐵葉貝齒飾黃金猶恨絕纓會能救
壯士心

鐙

細鐙攢金綫蛇鱗鎖玉環唐皇已穿破未入
玉門關

刀

龍成悲風起將軍提上指敵來知何處欲試
匣中水

弓

三秋塞草衰鼓臂挽弓強臨風懸滿月百步
殪豺狼

矢

欽石稱神力中環能制勝誰道天山遠只須
三箭定

塵

纛帝乘流虹陣列長蛇勢指揮王者師立使
風波濟

矛

畫斡凌風直屈盧立月寒沙場恒作伴應為
苦羈單

袍

三軍溫挾纊天府製將來何似家鄉寄伊人
手自裁

畫漏

畫漏聲催午籟長疎梧翠竹隱秋光目隨野
鶴神同遠詩寄高岑句亦涼霜信排空寒浴
淡蘆花亞浦颯蒼蒼知心一片南華水瀲灩
含風盪夕陽

洞庭始波

岳陽樓下楚江分天淨長空水靨紋最是洞
庭秋意好西風明月弄湘君

一天秋色晚雲低碧波三百里好風吹送楚
水巫山秋意多輕颸一夜洞庭波誰知帝
子無寒著八月風涼試穀羅

鬬蟋蟀

養銳欲相爭盆中鼓翼鳴庭莎鋪翠褥壁室
列堅城霸氣撐雙臂雄心突兩睛可憐一朝
忽微物也捐生

贈從軍者

秋風吹塞草壯士往從軍大節羣推汝平生
此報君朔雲天際暗寒訣路岐分迢遞交河
道笳聲不可聞

秋畦

秋畦寒白露生意誰嘗停殘臕菠根赤新抽
韭葉青架除通户牖葉脫豁軒庭曳履經行
處寒螿入晚聽

秋

瘦竹脩梧接桂叢風簾半掩翠翁濛晴光乍
向疎枝漏寒影頻從隔岸通白露潤涵丈几
上涼颸浩入綺疏中披襟試向階前看糝徑
還添幾片紅

中秋前一夕對月

豐隆知節近此夕密雲收連日陰兩忽晴規滿疑
金鏡輝遥勝玉鈎入波光不定度竹影偏流
爲愛中秋景先期獨倚樓

澄江如練

霜滿江城葉落時洞庭秋意許誰知遠澄潭
影天光合淨盡風紋練色披河伯波濤徒自
湖天孫機杼未曾移曉來漁笛衝煙散恰似
并刀欲翦遲

聞鴈

嗈喈長空鴈陣過行宮月影上松巒寒更半
爲抽思永秋韵無妨入耳多瑟瑟風凉愁欲
斷寥寥天末遠相和蘆花浦淑明如鏡清怨
瀟湘意若何

暮過御河橋

太液風漪正作秋殘荷疎葦冷颼颼愛看碎瓊流芙蓉倚
景瞻天近漫憶春光付水流玉蛛橋頭催晚
騎五龍亭畔起沙鷗歸來無限依徊意月照
桐窓影半鈎

吳殿懷古在南苑中有晾鴈臺明時行宮也旁射鴨池

煙柳殘蕪鎖敗垣空庭寂靜晚鴉喧晾鴈南
望高臺迴射鴨池荒臨廢沼存想像朱廊曾響
蠟空傳金屋最家思客來指點前朝事極目
寒暉散古原

流臺觀水變石

異境傳何代天然挺一峯誰知三徑石本是
六朝松苔點猶疑葉雲生欲化龍當年吟賞
處借爾撫遲蹤

水始冰

淺坐冰牀罷泛舟沿溪初看碎瓊流芙蓉
岸凌霜晚鴈鶩成羣憶夏遊何處水亭珠箔
卷誰家古渡釣綸收蕭疎楊柳眉難盡一片
清光上綺樓

板橋霜跡

迴溪霜月落略約帶餘寒曙色暄猶潤晨行
跡半殘忽添驚鵲起冷未許賦牙乾此趣何人
會清吟倚石闌

刻漏

刻漏迢迢霜月涼曲屏銀燭耀輝煌句排七字更忘永時到三餘趣轉長砌竹迎風敲綠玉窓梅和影弄明粧年來消得冬宵味半是煎茶半熱香

題焦秉貞人物畫冊十二幀 每幀二句 絕句

雕欄曲曲倚雲娥嫩日烘晴勝事多皆擲鞦韆携伴侶綠楊影外舞傞傞

小板塗朱貫綵繩嬋娟天上踏雲登柳風拂處人吹過環珮聲搖蕩情難綰倩雲封蛾眉元黛幔周遮重復重春情難綰倩雲封蛾眉元黛鎮日濃坐低無語金鴨燒香暖上層

戶外辛夷已放齊花光掩映碧欄西簫龍不解閨中意恰恰啼

平臺文石淨無塵小立凝眸景物新春到人間饒富麗柳煙花雨總宜人

遲遲春日上迴廊庭院深沉午晝長徙倚東風吹到送過涼蟬斷續聲

珊瑚聲響出簾帷結隊雙雙逐步遲紅紫隔垣紛潑眼臨風小語立移時

望來重重綺作疏開庭風暖午晴初能言鸚鵡籠人語報道春寒已盡除

綠窓高啓對迷濛雲影垂垂逗午晴初能言鸚鵡籠人語報道春寒已盡除

禁遲劇雨落紅明日捲晴風滿太空花好不曉風清爽爽於秋笑語聲喧

花歸權緩一輪紅日上山頭

高荷衆衆映波紋大葉田田散綠雲清露滴盤珠萬顆均花傾濕藕絲裙

亭外無人夏日長名姝遣著倚匡牀臨風試處風吹到送過涼蟬斷續聲

舞翩躚態清遣開看小女郎

高柳陰濃著不生小亭終日有餘清筠簾捲

瑤窓深閉靜無聲隔斷塵凡塵院宇清閑皆園

蒼消乙夜衹聞腦膊響秋枰

滴滴銀壺箭響時手談無語罷碁遲烘殘紅蠟斜明月階下梧桐影已移
閨道瑤池阿姥家瓊宮璇室關高華就中假使亦成瀛閬幾隊仙妹倚立斜
翠壁撐空石氣寒迴廊屈曲倚嶙峋姮娥鏡檻粧初罷寶鼎香濃熟未殘
皎凉庭院與人宜手把生花拘一枝羅袖高擎香不斷輕風有意往來吹
疎籬巧樣織山屏點綴花枝映畫檻多種芭蕉聽夜雨風旗舒綠獲檐青
月户圍圖中有人文疏繡榻綺堂新琵琶一曲聲清脆大小珍珠散落勻
松風謖謖拂香幃閒撥檀槽響徹扉驚起棲簷雙白雀空中翩舞繞林飛
一剪貊箄覆綠雲温房煖室地爐熏任他簫外寒威重金琖仙醪注十分

華燈懸處影瓏玲琴瑟昧林朔吹生啟户月高天宇迴雪峰數點映空明

冬月盆菊

瀟洒東籬已過時文窗佳色尚新滋未殘綠葉紛千點初放金英簇幾枝真
堂通情宜畫亦宜詩晚來籌火清吟處靜領寒芳得句遲

冬日同五弟遊西苑即事

上林冬日暖風物轉暄妍草色餘青毯晴光撲錦韉探幽尋勝地撫景憶流
蟲飛鴉帶晚烟

甲寅冬至

上躬祀
南郊恭紀四律
馳道曈曨散曙光祥凝玉輅煥龍章精誠
聖德通
乾貺肅穆
皇儀紀奉常黍谷灰飛方應律雲門樂奏正

迎陽微風不動柴煙直遥望天門關九閽
一綫陽和何處生重重瑞靄映層城曉光彩
映霜花動韶律春迴氣清百福均隨長日
至九瀛並奉蓂階平上林已先東皇令殿柳
宮梅欲向榮
晴旭融融耀曉暉和鑾鳴處啓天扉一陽已
復凝千祉
萬乘初旋擁六飛雲物定書豐稔歲祥烟欲
上

衆龍衣
聖衷乾惕昭寅祀兆庶羣瞻迓福歸
昭蘇景物滿春妍初動祥風拂曉煙五位福
凝璇象轉一陽德合御筵敲是歡聲連九陌千秋同祝太平年

蜡日坐氷牀渡太液池誌興
聖恩宣瑶編紀瑞飛瓊管篆縷凝香繞
破朧風光日日新曲池凝玉淨無塵不知待
渡霜花冷暖坐冰牀過玉津

太液人行步玉花金鬱遥望鎖煙霞勝遊不
數瓊華島愛聽寒林噪暮鴉

冬夜

八日方過蜡三餘好是冬漏長銀箭澀爐煖
繡簾重梅帳春融雪松窓月舞龍忘言參鼻
觀一縷篆烟濃

燈花

蘭燼凝寶鴨玉燭燦銀檠坐久輕花結春來
喜氣迎輝煌紛散綵的爍鎮數榮錦綺新添

瑞華堂更助明陽和一室滿風月九霄清佳
祉欣占報新詩藉爾成

探春

柳岸輕黃染薄紈風光搖曳許人看花磚度
影晴初放錦甸成泥雪半殘何處乍開金屈
戍誰家試倚玉闌干閒情都被春情館莫漫
尋芳趁曉寒

春曉

春曉晴暾麗名葩宿雨滋紅深新著色芳細

潤含姿蝶入花房重風舒葉帶遲徘徊觀寐
景山閣夢醒時
閘花宮漏
禁樂芳菲淑景馳遙聞漏滴百花中暗傳日
永遲催箭似染林香細度風聲斷續時烏語
雜韻悠揚處午晴烘誰知高閣輕移點消得
春園幾樹紅
過淋河
憑催詩思客途過得得輕蹄踏嫩莎拂面春

風三十里一灣新碧小淋河
清明日奉
命恭祭
景陵感成五律
玉劍還依舊龍髯未許攀
音容千載渺歲月十年還奉祀瞻依切追思
涕淚潛春風送歸鴻愁對水潺湲
遠煙
曉色輕嵐布凭欄入望遥非雲迷谷口似水
抱山腰翠壁披千樹蒼茫隔幾橋山靈驅霧
鼓飛謁九天朝
王原祁雨景畫
竹樹寒溪處豁橋杳靄時水風翻柳浪霧雨
沐山姿氣韵三秋潤煙嵐尺幅宜司農瀟洒
筆似讀許渾詩
書開元遺事後

沈香亭接望春樓百面牙盤博笑眸一夕淒
涼馬嵬驛不教還保玉搔頭
漢武曾求汗血蹄百蠻纓服又安西當時頗
有英雄輩不及王元一彈泥
太阿倒柄奈如何閽拜將軍澤已過那識將
來猶未足門生天子負心多
金雕翡翠玉雕琢一笑春生百媚頗試問沈
兒錢在否可能容易贖潼關
雨中訪僧不遇
煙門漾漾暗石磴人行渡口烏飛稀尋僧不

遇空迴棹還似扁舟訪戴歸

山僧開踏芒鞋去留得蒼松作客茶我亦無心戀風景歸舟輕拂雨絲斜

題趙松雪竹院鳴泉圖

山花繞徑竹梢椽一卷黃庭聽瀑泉幽韻清泠傳別院寒光瀟洒動明川依稀琴瑟調階畔髣髴笙竽度座邊試問飄然雲水客就中消得幾多年

題趙伯駒仙山樓閣卷

雲山縹緲列仙鄉海隔紅塵路渺茫只許人間圖上看廣寒宮殿午風涼

彩鳳騎來閬苑西瑤華枝上暫教栖晚來留却乘雲去輸與王喬一局棋

雲衣散作幾絲霞清淺蓬萊似若耶莫倩麻姑說接待此間不是蔡經家

霞帔蹁躚瑞靄生飄飄金鳥步風輕飛花一逕橫橋去十里輕莎覆軟泥

溶溶月色淡空堦未盡蟬聲咽綠槐高臥匡牀何能借問程

任隨流水劉阮

夏興三十首用上下平韻

水亭煎茗捲芰荷風香錦堆波點點紅一幅生綃誰為展不知身在畫圖中

落落松筵綠蔭重高齋閒對樂無悰遠山雨後堪摹似螺黛新梳鬢色濃

梧桐月影上氷窓涼露微侵暑氣降墀際螢聲纔唧唧庭前螢火故雙雙

只將無事消長日不用松枰一局棋淨洗端溪焦白硯憑欄又是課詩時

閒踏青莎憩石磯清風細雨正霏霏三庚預

作三秋意潤氣輕沾白紵衣

勻碧玻瓈薦頃虛採蓮一曲午風初南華秋

水何須讀都入扁舟一覽餘

風度修篁月上梧藥爐茶鼎與偏孤生綃欲

兒倪迂筆好作高齋消夏圖

疊疊紅霞映碧溪遠山猶在夕陽西幾回步

逕橫橋去十里輕莎覆軟泥

溶溶月色淡空堦未盡蟬聲咽綠槐

牀風味好從知陶令亦吾儕

雨餘青篆長莓苔洗盡塵氛爽氣來日暮涼颸拂巾履扶笻獨上最高臺
永椀氷厨不受塵開心消得作閒身桃花源裏風光別來捉蒲葵得幾人
一瓣名香靜裏焚篆烟縷縷白如雲幽情未許旁人會手自繙書到夕暾
古樹月明鴉影翻空階露淨泣王孫誰家少婦傷離別未到秋來已斷魂
西池荷葉大如盤六月春光爛熳看

一十里誰知六月下塘春笑煞雙鴛花底宿不勝香霧欲飛難
採蓮少婦淌溪灣露重紅裳漸渡潺轉眼秋光到前浦依稀風景想榆關
安石榴開照檻鮮綠衣小鳳語庭前遣情花在星榆裏無那銀河一水遥
鳥知人意為報山中過小年
茉莉香風透綺窗天街夜靜漏聲遲桂宮只
石磯晚坐釣綸拋蘆荻蒼茫兩岸交添得一

苗新鼓吹宮蛙雨後滿池坳
席間暑淨三庚退樓上涼生百尺高白紵輕
衫消受得西風閒倚吼霜毫
納扇初收豐綺羅夜涼人靜戲雙蛾幽情却
恨秋風到細數流螢點點過
憑誰催得朱明去為有庭前夜合花三度芳
菲俱已過一彎新月照枝斜
架上縹緗玉軸裝呼童趁夏曝書忙綠槐庭
院無人語時有天風送古香
松陰攤飯石牀平靜聽寒濤汗不生那更閒
情逐蝴蝶道途一枕卧桃笙
碧水灣環俯小亭倚欄獨坐閱金經問誰識
得苦提趣恰有芭蕉側耳聽
紗窓竹簟靜無蠅香吐金爐碧縷凝休向人
間求避暑箇中自有玉壺冰
溽暑秋涼秋易到不堪夏熱夏難留眼前風
景渾無定供我閒吟獨倚樓
林泉瀟洒愜幽尋興盡歸來落照侵涼月照

人不寐一甌香乳聽調琴

冰盤葵扇何須戀沉李浮瓜底事貧俯檻早占秋景近一灣水色已成藍

昨夜微風拂屋檐荷亭爽氣一番添今朝蓑笠雨中披衣處飛瓣飄香到繡簾

消夏纔教脫葛衫藤蘿月影上巖巖秋聲欲倩歐陽賦白帝明朝又署銜

晴沙信步行

綠苔滿徑竹梢篘午靜薰風揆畫簾鹿柴間

樂圃李先生文集　卷三十　古體詩　十一

開知客到魚苗新漲識丁添藤牀恍帶三秋爽竹簟渾忘六月炎晚凭闌干閒極目紅霞猶逸數峯尖

鏡浦輕颸漾碧漣池亭霽景正澄鮮蝶依芳草能尋路鶴習茶煙不避烟任去任來幾點鷗半開半落數枝蓮晚來弄棹無人畔水滿清溪月滿船

古香齋伴幾枝桐百尺扶疎翠色籠杖策每緣尋勝景披襟半為納清風篆烟結細簾方

鼎松風沸先試冰甌鄭宅茶

水遶何須古辣泉滿杯香露侍兒煎浮花沉李渾無事熱咏盧仝七椀篇

夏日園居即事

為愛林泉入座清臨溪結屋做軒楹枝頭閒鳥啼雙耳池裏游魚戲兩睛

弄筆簧奏階下平調水石聲若漬雲根成古篆鷗閒沙浦結前盟午餘底事尋莊蝶倦逐晴沙信步行

綠苔滿徑竹梢篘午靜薰風揆畫簾鹿柴間

樂圃李先生文集　卷三十　古體詩　十二

開知客到魚苗新漲識丁添藤牀恍帶三秋爽竹簟渾忘六月炎晚凭闌干閒極目紅霞猶逸數峯尖

鏡浦輕颸漾碧漣池亭霽景正澄鮮蝶依芳草能尋路鶴習茶煙不避烟任去任來幾點鷗半開半落數枝蓮晚來弄棹無人畔水滿清溪月滿船

古香齋伴幾枝桐百尺扶疎翠色籠杖策每緣尋勝景披襟半為納清風篆烟結細簾方

靜棋局敲殘日已中不住吟哦緣底事會心原與物偕同

有至自軍中者詩以慰之無憶如心居士

萬里榆關罷戍回情懷如舊鬢毛皚如心居士知無恙兩字平安藉送來

縈馬都門正落暉三庚未脫夾征衣因君畧曉邊庭令八月祁連雪已飛

幾年別去經風雪今日歸來話別離想像伊人歸未得龍堆握手送君時

荷珠

曲池彷彿鮫人宅一夜明珠萬斛傾翠蓋敲風紛聚散紅衣映旭轉晶瑩處妃珮上熒熒墜帝子釵頭顆顆盈分付蘭舟為停棹露盤終日鎮教擎

題高其佩指頭畫雞

淮南曾伴升仙去留得生綃幻彩身秀埜昂藏雨報寒晨

平湖雨渡八首

一堤楊柳樹數里白蓮花細雨霏霏處輕舟泛若耶

烟雲暗遠天獨坐孤蓬裏颯然風滿湖衣袂皆寒水

欲覓古渡頭烟波不知處我亦無心客輕舟任來去

參錯漁樵舍隱映蒹葭浦叢叢雨一聲笛吹破千絲風

細雨滿湖秋痛舟泛碧流平分詩景去恰有一羣鷗

掛帆風力健不須盪雙槳遙望翠微峯濛濛亂烟雨

乍聽芭蕉鳴却是殘荷響夢中萬里港只在痛舟上

山圍天欲暮風過雨初晴餘景猶堪賞平湖落照明

晚晴

淨洗塵氛天宇清溪流新漲一聲聲芭蕉葉綠經雷長茉莉花香帶雨榮蟬抱柳枝初放
螢黏荻岸轉添明東岡隱約金波上彷彿
年來秋夕情

野塘月色

菰蒲亞水正青青月色家簫淡晚汀野景乍
疑秋寂寞新涼且喜夜清泠波紋瀉碧翻軒
縠鏡影流光閃碎萍獨對池塘空濶意幾家
茅舍點郊坰

水底霞天

晚籟閒登百尺樓明霞倒映十分秋餘光綺
散鮫人宅返照晴搖蘆荻洲雲際鷗閒波蕩
漾日邊魚躍景沉浮須臾天末殘紅捲依舊
高空接碧流

新涼

連朝微雨促新涼獨倚寒空意渺茫庭樹早
驚金氣候幽人為換茜衣裳月流梧榭添疎
影風入荷池送冷香欲效廬陵工體物咎毫
詩思共秋長

題唐寅畫筆

蘆荻蕭蕭颯碧流月明獨去放扁舟誰知一
枕莊周夢占斷寒江萬里秋

秋信

今年秋信較分明白帝初旋暑氣平梧落井
邊天籟動螢吟砌畔晚涼生已輸納扇三分
興閒對銀河乙夜清占斷一蓆瀟灑意金風
玉露動閨情

題丁雲鵬羅漢卷

幻化空中傳幻化却教圖作熱塵身機心息
後龍能伏業境忘來虎亦馴鉢續紛銖法
味伽黎圍繞足精神戀知笑會拈花處倒退
聲聞八百人

曝書

天末金風至庭前晝曝書古香飄座永秀色
入窗虛次第排青簡縱橫打白魚繞廊吟賞
處爽度茜巾徐

驟雨催餘暑幽香濕畹蘭從知秋颯沓漸覺夜闌干蛩咽階前細蟬吟柳上殘蕭晨悤實處添得幾分寒

題石屏二絶

扁舟夜泛正秋清赤壁巉巉類削成欲共坡翁圖畫裏月明風淡聽江聲 赤壁圖

片石本來郎墅物却將邨塾箇中看千林日上嵐烟淨七十二峰濕翠寒 木蘭山圖

萬壽寺方丈小憩

門枕秋河冷堂法界寬坐參真教落小憩亦盤桓塔影含烟直簷鈴奏響殘徘徊無一事何用覓心安

庭有參天柏階銕西地花鳥栖喧皓月鶴立對晴霞寥寂鐘魚靜蕭閒山水嘉閣黎公案熟讓客趙州茶

禪房隱修竹杖策試幽尋路僻莓苔長人閒花木深梵經書貝上古衲挂庭陰補衲聊跏趺坐悠然塵外心

秋曉

開步空庭倚石欄寥蕭秋色入澄觀千章樹葉隨風落一夜蛩音到曉寒應鴈字排空長不斷荷衣貼水那勝單拍提何處晨鐘度隱隱霜聲帶月殘

重乳燕 雛燕 新雛 長成本年即能營巢更公

幾學翻飛下畫堂對泥旋復上雕梁未能近哺同烏子且乳新兒作燕娘斜掠西風誇得意却歸南國儼成行盧家少婦凄涼甚兩見雙棲更斷腸

過玉蜍橋三首

蘆荻蕭蕭颭碧流長空渺渺望中收御河八月芙蓉紫彷彿江南一段秋

秋烟漠漠散輕綃斜日西風玉蜍橋乍聽扁舟丹欵欵乃蘆花深處望迢遥

楓林葉落湘斜陽遥望瀟湘渺茫隔煙莊却憶十年遊悤處水風吹送芰荷香

乾隆元年冬
皇上萬幾餘暇取前後所著散體古文詩賦
彙為一集而
命曰樂善堂全集定本 臣爾泰以雍正十年
入侍既嘗承
命敬序樂善堂文鈔今年秋復敬序曰知菴
說
聖性之誠一
聖學之廣淵
聖治之淳懿皆備於前文所稱述而熟復是
編益信先儒所稱天下無二道聖人無
兩心洵深探本源之論也夫道之體於
身者為德施於事者為治而見於言者
為文道以久而益明德以久而益懋治
以久而益光即文亦以久而益粹惟二
帝三王能一以貫之故德為聖人之德
聖治直接武於三王而是編之傳布於寰區
皆以典誥奉之矣是則臣心所厚幸也
乾隆元年歲次丙辰仲冬月少保大學
後賢後儒力追而終莫能及焉然其所
以致此者則惟誠之不息而已臣始入
侍我
皇上之學已大成而惟日孜孜未見有晷刻
之懈也及登
從樞布德明敎敷政寧人無
應酬邦忻戴如天地之覆蓋容而猶欿然
自以為未足文與治之日新皆由於
聖心之誠一可見矣代讀前後
御製序文所時切於
聖心者於樂善堂文鈔則囿
日知菴說則即文以考治法而是編之
序言之尤深切焉體道不息而與時偕
行將見
聖德

臣聞文以載道而道本於身故必實能明道而文始可貴必實能身體而道始能明我

皇上躬濬哲之姿風承

庭訓緝熙光明聖學淵茂洽自

世宗憲皇帝恩命得侍

皇上稽古於今十有餘年伏睹

皇上稽古遹修研精經術於六經四子之書

儒先之緒論諸史之成蹟博徵約取剖

晰精微樂天人性命之理政治之所從出皆有以得其大本大源之所在所學之正如此寒暑晨夕乾乾孜孜熟復尋究融洽貫穿進進不已與道大適學之精且專又如此故發之於文日新富有麟炳爾皇充溢紬帙裒輯定樂善堂文鈔十有四卷臣既承

命而敬序之矣

御極以來敉戢清漠乃合前後所著選定編

次為
樂善堂全集 臣受而讀之其義蘊之宏深則
經緯天地無乎不包其辭藻之贍博則
鎔鑄古今無乎不備仰泰岱而知衆山
之卑觀河海而知行潦之細誦聖言而
知百家衆說之凡淺巍巍乎煌煌乎洵
宇宙之鉅觀也 臣仰惟
皇上聖學高深固非擬議所及而竊謂其所
以發而為至文者由至道之蘊積者深

也夫道豈獨為文而已聖賢本是道而
垂彝訓帝王體是道而成治功
皇上本皇極之敷言既已見諸行事中外欣
欣文德誕被矣而猶夙夜孜孜因言考
行所謂
聖天子建中和之極金聲而玉振之者誠在
今日而是編也天德王道合為一焉乾
坤之容日月之光與詩書相表裏而世

御製序文竊有以知
聖心之所存茲奉
命級書簡末仰至文之
治之日升海內臣
聖澤階登大道區區蠡測所及蓋不能自已
云
乾隆元年歲次丙辰仲冬月少保大學
士臣張廷玉恭跋

臣福敏叨陪侍從謬荷細詢廣度之問
十有八年於此矣親見我
皇上以天縱之聰明殫日勤之學問自六經
四子以及諸史百家無不登其堂入其
室嚌其哉味其腴於道則宗二帝於法
則統三王於學則承孔孟凡作為文章
以及偶爾吟咏皆藹然以萬物為一體
御極以來以仁心布為仁政四方萬姓莫不
而與天地同流

喁喁向風從欲不變向也見之文章令
也行之政事洵典謨之繼響雅頌之嗣
音匪徒有其文確有其實也夫聖神之
德作式萬邦令天下臣民皆以躬逢
聖世為至幸而臣不惟逢其盛且近其光不
惟仰瞻
殿陛之間而且侍從
左右積歲積時至於如此之久蓋視天下
臣民為尤幸也
臣聞傅說之告高宗曰
知之非艱行之惟艱魏徵之告文皇曰
始之非艱終之惟艱
皇上舉平日所常言無不見之於實政則其
知生知其行安行行既與知一則終必
與始一如天不已應地無疆斯可知矣
臣又聞古人言禮樂之興俟以百年王

聖相承於今百年正禮樂大興之會而我
皇上好生之德洽于民心立之斯立動之斯
和漸仁摩義提於影響臣雖衰朽無能
未免仰贊
高深猶得優游
禁籞曲沐
德仁與海隅黎共遊昇平盛世作為歌詩
以詠王化之成豈非至幸中之尤幸也
歟臣區區至愚不勝屏望焉
乾隆元年仲冬月太保左都御史

皇上躬天縱之資單心稽古風夜維勤學自冲齡研精六籍旁及諸史百家以建有宋大儒之書靡不薈萃貫通得其大本大原之所在致知格物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一以貫之矣[illegible]

竊惟二帝三王之學備見於尚書所謂上天垂文象有節度者是已其軼見於他書若帝堯戰栗之戒帝舜南薰之歌成湯之銘帝甲之箴片義單詞類皆闡發道妙昭茲來許後之賢君如唐太宗宋仁宗間有文詞表見要亦隨其所得之淺深以著為篇章善乎唐臣李漢有言文者貫道之器也不深於斯道有至焉者否也我

皇上味道之腴聲律身度夙承

賢之垂訓者纚諸文色蘊天地鎔鑄萬
有而渾然點畫於聖人制作之原臣自
辛亥入直
禁庭親炙
聖顏敬聞緒論庚戌以前所製序論書記雜
文詩賦十有四卷臣皆得而伏讀之數
年以來
聖德日新極深研幾文益充邃茲者
纚序乘軒敕幾餘暇取前後諸編

親加刪定合為一集 欽定 臣恭與校對仰惟 欽定四庫全書
火之照末由上測
高深第就臣管見窺之舉凡天地四時之行
雨露風雷見之樊山川草木之麗名物象
數之繁帝皇王霸心術事功之升井牧
農桑禮樂兵刑之用仰觀俯察授古證
今千條萬狀不可端倪而悉貫之於道
於景星慶雲之先睹可不謂厚幸歟
至若函泳性情涵光煦物無非萬物一
體之懷流於今日仁功之貫四剛
柔相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
皇上學貫天人參贊位育觀文以察理修辭
以立誠自
臨御後薄海內外蒸然向風蠕動螺飛無一
物之不得其所良由
聖心與道為際而本身做民悉以驗其言之
實效向之蘊涵蓄積者已一一見之治
日月獲覩

聖學淵微集古先哲王之大成謹拜手颺言
推原於道德文章之炳煥求
皇極之會歸
下臣民由

宸章得附名簡末竊媿
帝光所被與天無極而
於景星慶雲之先睹可不謂厚幸歟
乾隆元年歲次丙辰仲冬月吏部左侍
郎今授江蘇巡撫臣部恭校

臣竊惟帝王御世有心源而後有治法然必基於學以成而文其學之散見也在昔唐虞授受危微精一為言心之祖未嘗以學名而千古之聖學莭焉二典之垂三謨之作為帝王言治之極未嘗以文著而千古之大文煥焉則夫文章之與政事通而治本於學學本於心一以貫之而已矣欽惟

皇上聰明天亶東魯哲之資切就將之學

世宗憲皇帝嘗以明理立誠

宸章錫訓

聖敬祗承孜孜不倦夜以繼日旁涉諸史百家之詁博精究於身心性命大周於天下國家細及於日用行習和翔洽雖在萬里之表四海之遥號渙

特旨宣召侍直

南書房恭與校對自惟扣槃揣籥之愚何足以殫測海窺天之識竊見

聖主臨御以來至德要道單數千載未有倫比凡所紀定成集臣以在籍榮行政用人仁民愛物之際羣生沾濡太和翔洽雖在萬里之表四海之遥號渙言傳罔不暨訖因以知

詔旨隆實本於

皇心之紀一而緝熙光明之原基於學古之故學為

聖人之學而文為天下之至文也臣詩正新

進小臣甲寅入侍

內廷仰觀我

皇上學問高深日新歲益敬讀

榮善堂文鈔自庚戌以前凡十有四卷年來

復數倍於昔爰於

萬幾之暇總攝全編

釐定成集臣以在籍榮

日者舉堯咨舜儆之憂勤禹儉湯仁之
典則文謨武烈之觀揚穆然如見心源
治法之相接而陶鑄羣言發皇
唐藻亦遂與典謨渾噩炳然同風所由統自
古聖君哲后之緒金聲而玉振之用集
制作之大成也詩曰訏謨定命遠猶辰
告書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臣知
天章焜耀偉雲漢而麗星辰傳示萬世永永
無極而臣蒙被

學恩身侍
恭閱親觀
日月之光掌繪萬一謹附於拜手颺言之次
是則臣之殊榮也夫
乾隆元年歲次丙辰仲冬月侍講學士
臣梁詩正恭跋

臣聞乾坤之容無從仰繪而川流敦化
所以萬大未始不可明言
皇上以生安之聖學倍懋於緝熙始盡學之能事也唐虞授受論學而未
顯言說命首揭之不及政事惟曰學于
古訓乃有獲而萬有悉包舉焉尼山木
鐸諄諄勉人亦諄諄告君大哉學乎此
先聖後聖所同揆者乎臣
世宗憲皇帝殊恩草茅之身備
聖德者深而窺窺於
聖學者略稔謂不博於文禮不可得而約也
故自通經貫史而後諸子百家以及詩
歌騷賦靡不究其條理窮其旨趣所以
灼見性天而正大之情充周洋溢全體
太和昭融於翰墨之下機動神隨自然
合度今者
紹承大統惟日孜孜無刻不以敷政寧人為

念問於萬幾清宴取向所作各體文詩
賦彙為全集而以臣謝陋復得蒙
恩與於校對之列乃拜手稽首而為言曰凡
天道之吉則見物不見性見人事不見
天道矣故舍本徇末者為華而不既於
實而稍窺理域則又簡棄乎文辭以為
非所急皆敝也
開萬世之文道與六經之垂煩萬世之道
皇上既敦敏夙成又承
先皇立誠明理至訓一以貫之於文見道即於
道見文斐然外見者皆粹然內蘊者也
類萬物之情以通神明之德禮樂之陶
淑仁義之漸摩倫於其中矣臣願
頌之學宮揩之天下以教育乎多士俾知
青宮養正之年崇高之地不自暇逸而學
古以獲治平之本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疇弗仰

聖人而思聖功哉
乾隆元年丙辰仲冬月編修臣顧成天
恭跋

樂善堂全集定本 跋

樂善堂全集定本 跋 二十

樂善堂全集定本 跋 二十一

大聖人謙尊之德自然流溢於彙楷間亦與
刑訂斯編同一淵乎若谷之心云爾臣
等榮與編校謹拜手稽首識於簡末
乾隆二十四年歲次己卯上巳東閣大
學士兼管户部尚書臣蔣溥協辦大學
士吏部尚書臣劉統勳禮部尚書臣嵇
璜吏部左侍郎臣董邦達户部左侍郎
臣劉綸户部右侍郎臣裘曰修禮部左
侍郎臣介福兵部左侍郎臣觀保署刑
部左侍郎臣于敏中刑部右侍郎臣王
際華工部左侍郎臣錢維城内閣學士
臣錢汝誠恭跋

湯子遺書十卷

（清）湯斌撰

附錄一卷

清康熙四十二年王廷燦刻本

湯子遺書十卷附錄一卷 河南巡撫採進本

國朝湯斌撰斌有洛學編已著錄斌在國初與陸隴其俱號醇儒隴其之學篤守程朱其攻擊陸王不遺餘力斌之學源出容城孫奇逢其根柢在姚江而能持新安金谿之平大旨主於刻勵實行以講求實用無王學杳冥放蕩之弊故二人異趣而同歸今集中所載語錄可以見其所得力又斌雖平生講學而康熙己未召試實以詞科入翰林故集中詩賦雜文亦皆彬彬典雅無村塾鄙俚之氣至其奏議諸篇規畫周密條析詳明尤昭昭在人耳目者矣蓋其著述之富雖不及陸隴其而有體有用則斌尤通達於治體云

文不實乎能言而發乎
文然皆發於聖人之心所
靈而不得不降氣既至而
生物潤雷出而地材奮則
世亦豈得已哉如湯子遺書是已湯子為誰雎陽
潛菴先生也先生位至工部尚書卒於官乃天下
之學者以先生傳正學紹絕業力肩斯道之重為
一代大儒羣宗而師之故稱子始先生從容城孫
鍾元徵君講學於夏峯以聖賢相期許其學以愼
獨為宗以體認天理為要而實踐於人倫日用之

間自少至老服官中外時時以忠主庇民澤及萬
物為心而其撫吳二年深仁厚澤即今垂二紀士
民謳思之如昨日非至誠感人能至此乎予與先
生生同鄉宦同朝當申之以世講重之以婚姻乎
心欽其名德嚴事之若師友今又幸繼先生後摩
奉
命撫吳且十三載無日不遵前事為後事之師亦
步亦趨矇乎恐後守而弗失幸免於戾先生純德
豐功炳麟史冊毛於文章爾雅訓詞深厚講學有
規化民有教讀法於鄉儀儀於官皆發於中心之

所不容已今遺書具在也共門下士王大令廷燦
表章師說出奉金錢諸梨可謂知所務矣既訖工
請予序余嘗讀先生書純粹以精即片言寸簡無
非卓然載道之文誠若張子所云為天地立心為
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庶幾近
之乌序如先生者豈非仁以為已任者哉是其為
文固宜有諸其中而非通不足而強言者所可幾

余遊人睢州值潛菴先生以開西衆政請十旬假就之論知本之學與關東賀靈臺先生知本說合因留睢半月且屬余記其太夫人殉節事余既而舉 制科與先生作同年生且同入史館遂得辯前代事失并古今來禮教名法知先生裕經術外擴而中堅體用具備真所謂應之運而與者會大子重其學誰 青宮保傅兼領衆知入 東閣作宰相判官遂以春官作郎出開府江南使歷藩外爲

農安故而佔習市武吏與慕客刷跡而徙閭裁夜鳴惡游媚貴富皆嚮閭外巷余頫之歎以儒術之效如此耶乃未幾還院補冬官尚書而驟遷棟折先生且騎鯨矣其在今距先生捐館舍將二十年而 京朝先後思之者如昨日江南之民一若服稅服雖相隔多歲月而偶然啟祉必哭泣因有其人指其事願讀其所遺書者聞河梁間君留為梓其集而未偹也予以齊衰門下上也家世習理學余最見於北海不啻有過然且筮仕吳城正值先生所偏

地遂輯其所遺軼聞其全稿未而付之梨人而以余為先生友并具書開其功與出也而實則一也夫世之所謂三立者謂大德與功也圖事功者況文章乎即宁尼抱聖德存傷世之心無所不立吉未有聖賢而無所不立吉未有聖賢自遺其書而謂功在萬世雖堯舜莫能過則是文章即德與功也先生踐履篤實務為善去惡以求慊獨而出而應世則入參宰執出領方州明明有實效見諸成事此其功德為何如者而即

大子命以出為民吏目擊死官下亦何敢哦哦員於田如此若其高文典冊則先生之自有繫大子命而大子神聖亦即以是優容之外則先生之自有繫於北海不啻有過然且筮仕吳城正值先生所偏

試之作往往而是大既已舉於春官榮筆三館而復登　制科膺鴻儒博學之選則文可知矣似齋輯其書復為編類曰語錄曰奏疏曰序曰記曰書牘曰賦頌論辨曰碑版文曰雜文曰告諭曰詩詞而總附年譜誌狀於其末嗟乎世之求先生書者可以觀焉

康熙四十二年癸未嘉平月蕭山毛奇齡拜手謹識

丁卯冬先生薨於位友人田簣山評其遺藁刻於中州彭少司成又刻節要於吳門門人蔡彬與其宗人九霞謀刻全集惜未梓完癸未燬搜輯遺文益所未備編為十卷頗曰湯子遺書從九霞之舊也先生往矣後之學者思先生而不得見讀先生遺書如見先生焉爾門人王廷燦謹按功業垂諸不朽者不獨以文傳然而讀其文者以見先生之不可及也云爾

卷一

周易尚書四子書皆古聖賢語錄也其言廣大精深總以闡明道要降而為諸子百家近於雜家唐宋正涉於去聖賢之語錄幾近之我　以存誠主敬為宗以脩身實踐為究竟此真近得濂洛之傳而遠勢鄒魯之道矣集語錄

卷一

嘉靖庚戌入告時后大臣之體則然然其為

民請命而纏縣劾切紙上如明太息辭者匡稗圭陸宣公張曲江數人至今獨傳　夫子撫江南裁二載而請蠲請賑疏凡數十上恫瘝百姓言人所不敢言真所謂傷居爾體痛在臣心忠愛之誠溢於楮背今試取其文展讀再四必不以余言為阿所好也集奏疏

卷三

序之體不一有序其書者如孔子之序書子夏之序詩是也有序其人與事者如漢史之世家列傳是也要以理有窮搜詞無溢美務使我之精思奧義囊括乎其書與人與事之中而實泽溢乎其書與人與事之外於　夫子之諸序見之矣集序文

卷四

事何以記甚重乎其事也重其事奈何毀宮明倫也書院興學也立祠功德之在人　難殁也會館有記重桑梓也記寺記堂記山房咸嘉其勞或重其人也砥世砺俗彰往勸來固煌煌乎鉅典哉有其事無其文不傳　夫子之文誠足以傳之矣集碑記

卷五

楊惲之與會宗固多怨憎之詞昌黎之上宰相未免干進之意若夫不卑不亢辭旨和平惟發明性命之微與成懼慎獨之要者尺牘中固不多得也　夫子集中如與孫徵君田簣山諸公書綢繆往復直抉性理諸書之要其中或簡或詳各因其人所云與呂公言不得不多也集書牘

卷六

賦頌之體麗以則如陳周鼎商彝論辨之體精而核如指草蛇灰線此其大凡也析言之賦不難於與賦而難於流逸頌不難於張皇而難於微婉論則確陳其是不使我有未窮之蘊辨則直指其非不開人以可議之端求其披窾導郤而又游刃有餘者微　夫子吾誰與歸集賦頌論辨

卷七

蔡中郎曠世逸才也其志傳碑銘之文無慮數十篇而自敘則云不愧我文者惟郭有道由此言觀之則伯喈之苟作亦多矣我　夫子生平

不妄交一人不輕發一語豈其人既歿顧及爲誄墓之文乎我信其文因以信其文所傳之人也集傳及墓誌并行述事狀

卷八

文之不能無雜著也如歲之有閏餘也大衍之有歸奇也五嶽之有分支四瀆之有岐渚也皆天地自然之數而不可缺者況經世之文原非常額所拘乎欲分類則體孤欲他附則義別因另爲一卷集雜文

卷九

嘗讀漢詔有云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是飢寒之本也又云人不患其不智患其爲詐不患其不富患其無厭當時詔令所及至有扶杖往觀歎息泣下者夫子下車伊始即有禁奢侈罷賭博斥淫祠諸款條列布遠近訓誡諄諄務期與斯民更始真浸淫乎漢詔而出之者仁人之言其利溥矣集告諭

卷十

古詩以六朝爲宗康樂參軍非不妍揩詞場也而必以淵明爲稱首律體自近三唐高岑溫李各臻妙境矣然必於少陵推絕調焉詩固佳抑其人忠貞節烈有必不可沒者甚矣詩固以人重也今讀　夫子　賜進溫泉　講筵紀事諸詩體氣神似少陵詩餘彷古樂府而眞率朴實則儼然柴桑之遺也詩不朽有不朽乎其詩者在集詩詞

附錄

集既成因附年譜行實併諸家贈答詩文襲藏祭文輓詩與節要建坊等文於末一以誌　夫子行事之實一

以存同人景行之私蓋傳　夫子之爲人也而　夫子之文傳同人之須述　夫子者亦將藉見以俱傳太史公所云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聲於後世蓋於斯蓋信云

湯子遺書目錄終

楊子遺像

卓哉湯子一代偉人挺生興運當昔降神皐陶
稷契濂洛關閩庶幾媲美兼備廊廟家傳孝子
國號名臣出為親藁歷政寧民止細之紀克寬
克仁橋梓不阿角氣嶙峋用合行藏樂我天算
帝心簡在名自楓宸琳琅輝苑鏘鏗殿朝紳韓歐蘇
鑑斑馬同倫持衡宋祖李蘇蘇澤被宰土望
重北辰追恩風采奕亦臣鄰仰名儀萬葉莫不尊
親

錢塘後學徐日炤

湯子遺書卷一 目錄
語錄
仁和門人沈 佳校刊
手述 十二條
柘城竇克勤日錄 四十九條
男漼手述 四條
錢塘門人王廷燦手述 五條
秀水門人范 梁手述 十四條
訂
慈谿曾約

語錄

仁和門人沈佳柘城竇克勤巽縣姚爾申　同訂

手述二十三條

人皆可以爲堯舜要體察我之可爲堯舜者何在識得工夫自不容已

問喜怒哀樂未發曰當於人欲淨盡時驗之既而門先儒教人看未發前氣象正是教人下手做工夫設親切處

語姚安生曰喬飛魚躍如何是子思子嘆緊爲人處答曰喬魚上下皆道之機也吾人體道不可須臾離亦是如此口然萬物流行溢俱是發育峻極何處得個空閑容我疎放耶然亦隨處自有個恰好的道理一切將迎期必總用不著所以工夫正在勿忘勿助之間

學者讀書不務身體力行專爲先儒辨同異亦是玩物喪志先儒之言都是自己用工夫體認過來無一句不是實話總之源頭澄澈隨時立教不妨互異正當以求諸身心所以同者勿向話頭討分曉始得

問仁之體可一言盡否曰仁體極難形似如何一言可盡仁者得天地生物之心此言最宜體會近代學者皆以近溪爲禪近溪蚤於釋典升經無不探討晚年語錄一本諸大學孝弟慈之旨絕口不及二氏其孫伯愚嘗私問中峰屬纊近溪一見輒持去曰汝輩慎勿觀此禪宗之說最令人疑悶一入其中如落陷阱更能轉出頭來復歸聖學者百無二惟究心大學孝弟慈之旨足矣近溪世所號爲近禪者其言如此則沉溺佛氏者可不知所戒哉

夜坐竇生問問曰先儒有因人之問輒曰汝輩是操心中疑的問是操心切問先儒的問者非誠心切問先儒常不輕答

一曰舉必有事勿忘勿助長以告曰助長非必著力緊促只容此小私意便是

學者讀書不知悟未有不頓者但必學問真積力久方有一旦豁然大悟處悟頓於先儒當有古頓悟之非都是自己用工夫體認過來洒洒古人由語而悟由悟而語真實用功一日豁然融通渾身心下透出本來面目前後未有無悟而能入者

若不痛不養則編聖賢言語精粗純雜無失究竟成一鄉原到對天質人處心中多少愧忤時有以助長為惠者曰心體原是天機動靜內外無不周流但時時體認天理不令昇散亦不可躁迫須知必有事為工夫原極精密勿助長非放鬆之謂也稍鬆放便忘非必有事矣總之涉有意便是私心

人不患思慮不寧只患心體未透學者最怕是以實未了然之心含糊歸依以實未透泊之身將就冒認

小人只是不認得獨字

問事親從兄有許多儀節亦不可不如曰如何可不知但所謂儀節如問安視膳昏定晨省此念從何而起侍父母而問安視膳昏定晨省有時離父母則儀節於何處行須要透得孝弟根源則兒之足以保四海矣

問何思何慮曰何思何慮非全無思慮也覩同歸殊塗一致百慮可見非無思慮惟得其所謂一致者雖千變萬化而寂然者自在也

心中有趣纔得樂此趣從不悶不悔而生不悶不悔作從此處悲戚體而出學者先有用力處後有得力處

凡人為一善事則心安而體舒為一不善事則心不安而色媿可見人一身內渾是天理於此便見人性皆善人能隨事體察勿虧此心本體無虧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道在日用任人一步一趨無往不有天理流行之妙合乎子弟友吏有何過故曰中庸不可能也惟中庸故易能故入其中愈平愈覺味餘

為學工夫只在當下

或問孟子言性善陽明言無善無惡心之體何也曰此是對有善有惡之意而無善無惡心之體不但惡非所有即善亦不存而名乃為善孟子言性善究竟是於情上看出性之善如何可說下言知善知惡是良知良知便是性之虛靈不昧原自明明德雖是非皆從此出是即孟子所謂性善宋儒言主敬陽明恐學者過於執著又於心體上多一敬字故教人只提良知良知便是其言無善無惡只是教人涵養未發勿過執著

而已
凡事功不從心性上發出於自己真無十分若於
心性上毫無虧欠頭子之蔬水簞瓢他是甚麼事
業
聖賢學問只在心性上用功壁如種田於根本
上培養灌溉久之自然暢茂條達縱未暢茂條達
根本自在今人只於枝葉上用功外面雖極好看
究之全非已有
今人為學須持心堅牢如鐵壁銅牆一切毀譽
非眾不為其所動乃可漸入若有一毫為人的意
思未有不入於流俗者

物城實也勃田銀印

學者須明義利之介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與實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貧與
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君子去
仁惡乎成名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處立定天下無事不可為所以子夫子只說
到義上去

學者有自立之志當拔出流俗不可汩沒與世浮
沉
收斂心神是學者第一關鍵透出便是豪傑
日之行此日復一日總無一息而已君子之為學
也願可息乎一時息則一時非學矣曾子曰仁以
為己任死而後已朱子以為一息尚存此志不容
少懈其學問學人莫有痛切於此者
大凡學人其剛勇之志量者其沉遠恒深中庸說
知恥仁終必說勇勇是收拾上面底名無遠個便
不齊事

論語門人夫子只教以克復數語說得規模既極
弘遠功夫又極切實頭子開告便直下承當其大
事不論大小只益毛舉事須合理一事
不可忽忍故曰浩然之氣是日積月累事功大不可
天行之健不相似
理沒有於天地間不有此身則虛而無著此身關
係最重不可不保其身
天地萬物不能無人以補

助之故人能贊天地之化育方為克盡人道

中庸之書甚是整齊明末又自下學立心始說歸天命去首尾一貫甚好看

朗士之守口中庸說不變塞乎北不變親親尊尊等字可見人能自立者不乏而敗於末路者亦復不少先生口觀人參在末路上

宋儒於人道理說不盡留有餘以待學人之疑至明儒說得大盡人反忽過不能深入有得也

斯道論落聖賢不數見一代而後如漢儒仲舒猶能一文中子唐儒有廬洛諸大儒又不與生不同時居不同地之盛大抵學道之事能與大家講明同歸於善固其素心若世人不知而已獨為之亦惟躬行實踐自盡其道而已矣

為學於衰世講學之日學之真猶有其真故聖道沉與世不知為學之日學之虛其雜為學於成一知已散處四方心期砥礪吾道已處其孤天地間正不可無此真脩君子以為維持天下之理感應一者而已

聖人之意簡之於言真有不能盡意處學者讀書當默識以求得若徒泥乎詞以求之則聖人之意安有時而晦矣如太極圖周子欲發其象以示人勢不得不畫幾個圈子若論其理則太極之中四有陰陽五行如何可分周子當日豈見不及此只是逐到一邊說一句說如此說畫到這裏上自然如此說點畫而心通之意不及前人也

問處世之道曰初之用潛不成乎名其處世而能善者乎君子處世不論顯使人得以名之則是之者衆矣先生曰作易者其有憂乎其處天下衰世之後人取而觀玩之固無在不得處世之道也

君子恒言節飲食見得明道者此言語亂道者此飲食害生者亦此飲人之進行以其初上未為得位問曰似初上未為得位問曰何獨遺初上予問

曰此自卦變而言謂自渙而來九進居三自旅而來九進居五各當其位故止以中四爻取義而不及乎初上也先生曰程傳於六爻皆取之而謂初上二爻陽上陰下亦爲得位似覺未安問曰玩其象又似少此一層不得蓋總六爻論之艮下巽上有男下乎女之象分初上二爻觀之陽上陰下又有夫婦尊卑之象女未歸則男先下乎女女既歸則婦不先乎夫二者互相發明義始備也先生曰程傳不主卦變今觀卦畫皆是乾坤而來三四陰陽相交其女歸之日乎上二爻皆乾下二爻皆坤分看自有精義可思

其陰爲夫婦之後乎只將三四爻合看上下四爻刑之一事聖人每慎言之旅之象曰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與噬嗑之明罰勅法賁之明庶政無敢折獄同一慎重之意曾子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其萬世用刑之準乎

兌之麗澤何取朋友講習之義程子曰兩澤相麗互相滋益妙在滋益二字已與朋友講習之義相關切矣

時而觀各惟所適如兌之三四五爻皆在他爻取義若執本爻求之又不得先生曰兌有相引而說之義故聖人繫兌之本爻多於他爻取義

同人之德業必資友而成兌之六三來兌初二豈不是他好處卻繫之以凶想是他陰柔不中正只是以非道說之爾若剛柔得中正之位聖人自不如此說此際當隨其時以觀之先生曰如此看二百八十四爻皆活

包羞是小人之爻若君子篤得此必有自心歉然之事

商之天下已失而武王以箕子之囚則釋之此時爲箕子者審乎天理人情之安惟不仕於周即其所以報商者也乃其時道統在上而不在下箕子以一身荷堯舜以來相傳之道不容泯沒無傳于訪於箕子箕子安得不爲萬世存道統爲萬世存傳則傳之義不可仕則弗仕之武王亦亟於訪道而不强箕子以仕故封於朝鮮而不臣也嗚呼可謂仁之至義之盡矣

齊家之道與治國不同臣之在國也有犯無隱若以此道施之於家則不可家之中不得行其直須有委曲默爲轉移之法

齊家之道最難周子云家親而國與天下疎惟其親故不可以義傷恩又不可以恩掩義然則教家者亦惟漸漬化導而已久當自變也

論義門鄭氏曰禮義之心必如此洽治方爲善道然非一朝一夕之故先生曰家道惟創始爲難又使然也問曰帝王之治天下有禮以維持大綱其間質文損益隨時而變亂極思治治極思亂考其

閫治教曰只是無時不宜以正自處爾先生曰古之胎教者原子之未生而言也婦人以正自處不言可見意不重此

教子弟只是令他讀書他有聖賢幾句話在胸中有時借以資吾語照他行事開導之他便易有省悟處

從來以女買禍者不可勝數然非日夕之故即如人家舊宇家風本無他事乃忽動念爲改觀之事令女子讀書習字妄念一起後患即伏將來必有受之者矣

聖人之書包舉無遺試觀九經始言脩身次言尊賢次言親親以至庶民百工遠人諸侯無不處之各得其道聖人之學通天徹地後世之儒者徒見迂疎淺陋而已矣

節用最關治道若經制不定則用靡侈未有能幾於治者

自聖人之道不明至漢而人崇黃老之術大抵亦是承秦攻伐之後人心厭紛擾而思活靜固時會使然也問曰帝王之治天下有禮以維持大綱其間質文損益隨時而變亂極思治治極思亂考其

時曾可知也當秦漢時固動極思靜之會但可動亦可靜者莫如聖人之道密時何無一人講明與天下相休息必崇尚黃老何爲乎先生曰聖人之道與時消息惜當時無人知之故終漢之世治術不純至唐而盛甚

古之民有四今之民有六其耗財已至何怪匱乏相繼乎問曰古之士爲眞儒農皆樂業商賈安居今則士無眞修農日困迫商大賈雖或相安然亦坐而待敝矧又益諸僧道諸游民從而耗其財此皆本業不修之故也先生曰欲驅浮惰而農之

惟在使民樂爲農今之爲農者力作不足供賦稅不見其樂而止見其苦苦則思逃逃則不復思返如商賈之徒固是奔競之心勝亦緣不能安業故思他圖又如僧道輩其心豈不欲有父母妻子之樂多緣農困無以爲生故逃歸僧道既免其力又不匱於衣食則亦安之不思返矣是莫若輕徭薄賦使民安於農而樂爲之則游惰者不驅而歸農矣其間貧富相懸風俗終難整理若何先生曰此最難處今之時勢與古不同古之時無甚貧甚富之俗所以易治今之當者田

祖所沒官極重難還留心治道就一邑論之有司若立申明亭鄉里之間老人公洪武時每逢朝覲令天下里老各赴京事直決之鄉長大事方告有司所以息訟又設簡靜署做古義令民陰及歸即令聲社會鄉人之善惡而籍記之以爲勸懲小過有祭祀喪葬事亦鄉長主其事每鄉置亭鄉長常至其處稽鄉人之善惡而籍記之以爲勸懲小過有祭祀喪葬事亦鄉長主其事每鄉置亭鄉長

明太祖定制令府州縣各有鄉長總理一鄉之事

召江南父老諭以至道無欺凌貧民亦此意也

道與時消息惜當時無人知之故終漢之世治術

天下相休息必崇尚黃老何爲乎先生曰聖人之

庇貧者而不至失業則後此可以徐圖矣明太祖

以古觀人更無別法故如此然究其立法之意亦是鄉舉里選之遺但取士以古與取士以德收效不同今科舉不能廢若更兼德行之選果不亦可乎此事實與風俗相表裏又須將風俗整頓如置鄉長設義倉之類措置得法方可先生切然

當為亦非君子也欲不至於不盡職任事必須做事欲不踰乎職分之所當為多事不如省事

為臣而不盡職非君子也為臣而踰乎職分之所官無論尊卑各有當盡之職為一官即盡一職便是人地位萬物育的氣象至於司教庶培養人

材潛移世運關係特重時克勤將就教職先生又曰人有動念利祿者當其始君子已為其終一心扶持名教使無不盡職之慮

倘者不患不治理患在治之過而用法嚴者亦是病人地間法情理之字原並行不悖如官司有帑錢職者若優容貽官司不可必嫉之過而加以重罪不顧命析產亦不忍有仁術焉輕其罪使之盜去則我亦不流於殘而況已乎其害矣

天下事惟公而已矣向在滁州時惟於此字甚得力

不取其財且彼自盡力成之以遂其願故人或不以為苦可列口無所取於彼亦無所應於上先生曰無所取於彼亦無所應於上交際之禮不過豈常品物四件上官且戚嘗吾禮物有班數亦各隨之無所文也不往來過往之官未有以金帛為贈者其於上下間如此而已

先生任滁州時無取於屬吏屬吏不得中資百姓無以為津吏津吏不得貽官害商賈無取於武弁武弁不得貽戚串以此行之人感德深至所以自開中來者有送門而拜者有過梁中拜其祖墓

者其得人心如此

問潼關之政先生曰惟於保甲鄉約社學義倉四者加之意而已又曰實政錄不可不讀也

先生時為講官曰講官所職者大宜從源頭上整理古人正色立朝其一時至誠感孚處有格君心於不自知者君心正而天下治此猶天之樞紐轉運衆星而人不之見者也講官又是默令樞紐能轉運底是何等關係

康熙壬戌春閒十第將歸對講論旨發答問無遺因撮其語為事功約畧記凡二

明道先生語錄

男溥手述六條

課子溥等讀書當至夜分不輟曰吾非望汝輩貴顯但欲汝曹知天理二字不可不時時體察用力既久愈見親切

少年兒宜使苦苦則志定將來不失足也

從此行將去自然仰不愧俯不怍

在林下時或勸之著書曰學貴日新今之所是異日未必不以為非何敢自以為是

日永必不以為非何敢安為

撫災時棗獨治事四鼓始假寐曰中始食戒勸進

藥餌恐事煩心血漸竭非暮年所宜慨然曰君命即天命也且曰吾自信者心也安能保其必當乎

古易以象象為主常以易非教人趨吉避凶祇審理之當否其進退存亡介在幾微間非沉潛玩味不能得也

臨歿時自潞河勘棺木歸感風寒疾漏下二鼓猶戒子溥等曰孟子言年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汝等當養此真心真心時時發見則可上與天通若但依成規襲外貌終為鄉愿無益也

錢塘門人王廷燦手述五條

年少登科切勿自喜見識未到學問未足一生塹虧在此即使登高第陟高位庸庸碌碌徒與草木同朽耳往往老成之人一入仕途建立一二事便

漢人全尚氣節有鋒芒有圭角終非聖賢地位聖賢非無氣節都從性分中發出皆是天理流行不可名之爲氣節

秀水門人范　景孚述十四字

景侍先生問涉世之道如何曰吉忠信行篤敬聖人教人不過如是

君子小人在天地間如陰陽之相乘試看從古以來雖極治時舉朝皆君子其間也有小人就是極亂時舉朝皆小人其間也有獨爲君子的有志者正須自立

先生撫吳時間有肯倣講學者慨然語景曰學當躬行實踐不在乎講講則必有異同有異同便是門户爭端當初孫夏峯先生爲一代大儒來曾應聘開講不過於一室中二三同志從容問答而已若必登壇南面聚衆而談何異禪門家數問多玅當以順民情爲第一義若以然良久又曰也有順不得的所在即如我當初在贛州作道時在轅門訊之百姓觀鄙欲以絕賊人覬覦之念不容稍緩請益力圖今相恐遲道而論口殺之則賊衆大至百萬生靈不保矣余曉百姓口殺之則賊知我不懼而不敢來即賊衆果至我自有方畧保障抵敵爾百姓無恐此賊亦大呼口兩國相爭不斬來使余呵之口汝賊耳安得云國亟斬之尋賊敗去竟無警使是時稍順民情不斷然斬之如宄生心保無意外之變乎此豈不是順不得處非是當初年少氣壯只是明

在轅門訊之百姓觀者如堵頗多惶惑余請撫軍急泉示以絕賊人覬覦勢軍猶豫欲監候上聞余意不容稍緩請益力圖今相恐遲道而論口殺之則賊衆大至百萬生靈不保矣余曉百姓口殺之則賊知我不懼而不敢來即賊衆果至我自有方畧保障抵敵爾百姓無恐此賊亦大呼口兩國相爭不斬來使余呵之口汝賊耳安得云國亟斬之尋賊敗去竟無警使是時稍順民情不斷然斬之如宄生心保無意外之變乎此豈不是順不得處非是當初年少氣壯只是明

理耳

先生問閻吳中上方山神最靈祭賽最盛起於何時景對曰相傳是尚宋時洽流到今靈異之蹟皆出鄉里之傳說且先生曰鬼神福善禍淫治幽賛化若來祭享者方免其病不來祭享者即降以災且與世間貪官行事一般定是邪鬼決非正神吾只是不信

乙丑夏候先生於晚晷留宿署中時已二鼓先生猶未寢坐梁榻前從容問近所施設果允協人心否抑猶有當行而未及行者否蓋先生德

禽盛而心危下如此
自古治日常少亂日常多要知亂日之所以多者
皆緣人之情欲相成邪淫日生其氣上通於天故
天降災異以譴告人君仁愛常欲禁亂及治
故前聖人以為天下生人之意矣
後相安無有已時并上故不生事人則人之相
自古有死之君必親君子遠小人與君子日親自
與小人日遠與小人日親君子遠凡聲色貨利之欲十木
與竹之頻奇技淫巧之物俱耳目所不及見心思
所不及味君患清明忠言易入天下事可理矣

天生民而立之君人君之職在於安民安民之道
在於擇相故曰勞於求賢而逸於得人此紹其大
綱以御天下者萬世人君之道也
封建與井田相表裏井田不可復矣則大封同姓
之制使萬下散居於外而不校以雖郡設守法
人君之所最重者無如總宿衛朝廷有違德總宿則
在之常相有久政總宿則紀之六曹有不盡職卿
大夫有不守度總宿則劾奏之郎几用人行政無
二非總宿之責職當者此其重也而豈易副哉

學問之當有為已為人之別真修君子外重假士

欲不踰矩我輩四十五十尚未知志學何以爲人程子曰言學便以道爲志古人便以聖爲志今與諸君子立會以志學名欲先定其志要識聖人之所志者何志所學者何學如適京師者必先識京師之路雖相去千萬里竟路逕不差漸次可近京師否則適北而南轅用力愈勤相去愈遠矣後列會約數則大約本之馮少墟先生舊約而稍稍增損附以己見亦藉以就正先生長者爲

一會以每月初一十一廿一中午爲期不用柬邀一揖就坐世情寒溫語不必多各言十日內占行止得失學安直述無隱善則同人共之過則規正所講以身心性命細微常倫理爲主其書以四書五經孝經小學濂洛關閩金谿河東姚江諸大儒語錄及通鑑綱目大學衍義等書爲主不許濟以空談褒貶歷代政得失官方賢否及親友家門私事與所作過失并詞訟請託等事一概不許

通及遠者註冊記過

一會中崇真尚樸簡饌多不過六器圍坐不許迎送好名勿心相見我輩承流世味修修成月裹老狠籍飲酒笑話以傷風雅違者註冊記過

一會中置一冊子凡見一講論有能發明義理或近日有所心得記錄呈中以便商訂或有疑難一時不能明白者亦記冊中庶不亡月無亡其所能之意仍將所問答參悟有合於

生成之恩為宇宙間一大罪人在者不可諱來者猶可追我輩大家猛省非求名譽非結聲氣總要各完自己性分各成自己人品不致喪盡幾希淪於異類富貴功名轉眼即空如不可求從我所好願同志者相與精進勇猛共證此事焉

一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吾輩發憤為學必要實心改過默默點點檢自己心事默克治自己病痛若瞞昧此心支吾外面即嚴師勝友朝夕從旁何益乎每見朋友中自己吞於改過偏要議論人過其分數十年而偶誤常記在心以為話柄獨不思士別二日當刮目相待矣之分只在一念轉移若向來所為是小人一旦改行即為小人矣向來所為是君子一旦改圖即為君子矣當可一步使棄阻人自新之路更有背後議人過失當面反不肯盡言此非獨朋友之過亦自己心地不忠厚不光明此過更為非細以後會中朋友倘有過失即於靜坐盡言相告令其改圖即所謂未見小不妨當面一同以發智中之疑不惟不可背後講說即在公會中亦不可對衆古之令欲難題友決然自棄家亦不行

新吾先生曰吾學大根大源當以一善最為喫

緊若把一心被耳目口鼻四肢驅策如奴婢男兒七尺之軀不能為他做一主張終日言動措之事業縱有一二可觀都是私慾作用安得益合道理協於天則必須大勇猛振奮之氣堅果確之心勿以小成慎恐罹為損勿以怠荒消歲月為悔勿以忿懥之心忘食之味久則和順於道德優游於知度馴焉安焉遷是得力處嗚呼呼吸一過萬古無輪迴之時形神一離載無再生之我悠悠一世可為慟哭又曰聖學入門先要克己歸宿只是無窮自私自利之心是

立人達人之障此便是舜跖關頭死生岐路又曰敬者不苟之謂也被無他攻擊此心之苟而已故苟則不敬敬則不苟戒慎恐懼心體不苟也中規中矩步履不苟也無適無莫視聽動息亦不苟也安定先生如瓶無容滴不苟也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與人不苟也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終身不苟也敬外無聖人名數之外無聖人之道其始也切不敬終也恭而安蓋之矣又曰防欲如挽滔水之弁魔欲手便下決力如緣無枝之樹纔住腳便下墜是以君子之心無時而不敬畏也又曰學者要

舍心私心私心一衰萬事俱廢一生精力只是此心此心昭明只見知得不能昭明又曰才能技藝讓他古個高名莫與爭勝全於戒慎常大知定受官家勞力不可退居人後

見今系先生曰靜坐最須先澄其妄慾之念方冊經書古人以當貴為性命以富貴為憂戚而壞心喪良名節祇此欲念而已學者須念念不忘理程子曰大凡學者學處患難貧賤介視此欲念而已學者須念念不忘理程子曰世尚浮靡由發於中即仕宦亦然不能自拔後見之患皆學者生於富貴之時學者生要於不勞學問之功素有志於學而不勞心苦力而為貧賤所移者未之有也為門戶而為之者不若為己真切分明大凡世人知學之終身不學之輕為學者名作富貴安樂計者大凡向學之人獨日君子時於天下也久矣又曰大人之德其多先之意之之志於方方之學也為最收攝人之意多重於之學以方入學力深重於之學也為軟點耳新吾先生為何郡

先哲臬峰先生為今日先覺故各捐俸數則與
同志共勖焉

湯子遺書卷一目錄

奏疏

東史決以棄文治疏
雄沫一邑秋災請
積年未完之漕項
賦吏祈蠲緩以
泰州災復加災亟
郡守四公降調士
恭謝
天恩疏
窮幽積苦大沛蠲
續報楊屬異常水災疏
淮揚水患非常亟請
飢民望賑孔迫先
詳陳麻城松通賦難清之由疏
謹陳開封賢困之法以杜耗費以清數項疏
米色難期純一謹請紅白兼收以恤災黎疏
請
旨行取疏
丁額科則獨重乞
安子遺詒
許陳當衆繳劍之
銀疏

恭謝　天恩疏

請錄先賢後裔疏

設庠祠以正人心疏

陳史法以褒文治疏

為旌史者所以昭是非助實罰之權行於一時是非之衡定於萬世　皇上御極初年即命史臣纂修明史仰見　皇上留心文獻與唐太宗勅修晉書太祖勅宋濂等纂修元史可謂千古哲王名公筆削節仰當時纂修止據實錄未暇遍採　皇懿以為立法宜嚴取材貴備實

錄所紀恐有不詳且遽取其大略為我　皇上陳之如諸臣負起史為莫大之罪永樂命史臣重修實錄則低昂高下之間恐未可盡採他如士大夫之變大禮之議事多忌諱況天啟以後實係無存將何所依據焉　臣自七十餘年英賢輩出有身未登朝而躬行卓著或名作間巷而至性可風萬一輔軒未及採訪代史苦如陸魯望有孝友列女諸傳多實錄所未備者　也天文地理律曆禮樂兵刑經史財賦以及公侯將相為志為表不得其人不盡其事

集285-349

不仁悉其本末原委一以明今日時代不違故老猶存實見本末當及此時門風未墜之今凡先代之史事者擇其可信垂為參考無幾頭出門一月十七日，前時文武諸臣中豈無一二前代忠義之士歸老林下及致仕中外及初任職官上將云明末流賊都城危急時在京諸臣若范景文倪元璐李邦華劉理順等皆被，旌錄自當採入史冊何明末疏孤臣孽子之血淚，既已不及此時表彰後來之人何所觀感而興起乎，陛下，

不居寵喪自裁者固已卓卓可傳，即其間往往有抗節幽而忠魂烈魄，如夏王寅等棄甲以民為勿動，如之，汾下，各州力各撫循訪，查開侍將實心守土史有明者宋臣歐陽修集前代史典合為先忘忠死事之人，以勸後世，臣之宋史修於至正三年而不當大明之忠，元史脩於洪武二年而遂列丁前之後，臣上應，天順人民水火雲霓之望，

往抱片節遺骸之志，日折靡逃，我顏行有平倒戈之義而臨危致命實表歲寒之心此與海內混一稱名叛逆者情事不同伏望，皇上以萬世之心為心，漢發，給，

公明明，如天，

予將小後世其於列當似非小補臣在史局不敢不以聞，代忠孝之泉肅萬，

臣沐，

雖沐邑秋災情形疏

康熙二十三年十月初九日江蘇布政使，

宮欽此，欽遵，抄錄，淮安府所屬，

睢寧縣，

睢寧縣，

睢寧縣

溢橫流深者丈餘淺者五七尺不等其秋禾登場者被陰雨連綿二十餘天並未入倉漂流而去房屋淹倒無數禽畜野已成澤國幾與歌滿望麥苗或可少蘇不意暴雨連旬將麥損傷過半復望秋粒亦三伏不雨禾黍皆枯入秋霪雨連綿二十餘日黃水陡發而睢邑里社坐落黃河南北兩岸近年修築隄工較平地約高丈餘水無注洩一經漫溢即如倒海四水四流而下遍地汪洋故將已穫稻粒悉浮蕩方種麥苗俱沉水底屋廬衝決民無定所衆姓哀號令人心惨目睹縣職司民牧不得不據實陳情伏祈憫恤災民容俟來歲補種或緩徵催科起瘡痍而肉滿瘡萬姓皆沐洪恩於不朽矣等情據此除一面勘災飛赴研勘外查千災傷擬合通報等情又據該府詳稱為此查生來觀詳睢縣地處黃水永注沐邑災黎終絕望生民嗷嗷等待拯救事據沐邑縣詳稱據本縣士民張紀等直名稟稱沐屬睢縣地處黃水下流幸蒙

皇恩蠲免錢糧不意入秋以來霪雨不息大風入秋以來霪雨不止積水漫淹與睢縣毗連睢邑歷年災患數仍黎民流離四散不忍歸從地起無地何以為生伏乞軫念水患深民生愈盛施恩廣賑以救鞭若不即天詳請蠲免錢糧容俟來歲補種或緩徵催科起瘡痍而肉滿瘡萬姓皆沐洪恩於不朽矣等情據此

查得濮屬睢邑歷年災患數仍黎民到縣據此該縣編查睢邑雖有售無受以故來源海野有查災分春賣兒賣女者有之甚至有賣妻者有之仁能轉河伯之虐矣等情詳得濮屬睢邑歷年災患數仍黎民流離四散不忍歸從地起無地何以為生伏乞軫念水患深民生愈盛施恩廣賑以救鞭若不即天詳請蠲免錢糧容俟來歲補種或緩徵催科起瘡痍而肉滿瘡萬姓皆沐洪恩於不朽矣等情據此

國賦不期自夏而秋諸水泥濘田窩縣庠處處而下水勢溢流沫邑為最錯之區不准去冬報淹之地復沉水成即未淹之田間亦浸浸甲城南關四縣似見四野汪洋日幣心傷奈司民牧不得不亟為請命合無據實由詳長府轉奏伏祈 皇仁俯察災情到司據此該臣等查得淮屬地處卑下入秋水二品田地被淹麋合恒額情形詳報前來除一面飛行委官各該縣加意撫綏設法賑卹并確查是否成災及該府屬額限日期查明另報外事干地方災傷合即通報伏乞 勘陽核奉會 題報外惟是豫秋災情彩例應先行入告伏乞 睿慈施行

計開

一起年未完之項已行分徵五載歷久廣 皇仁以甦民困疏

賦更祈 蠲緩以資 皇上

三吳賦稅甲天下惟淮奇災

首罹大水詔令尊按殘額分徵五載已仰 皇上

不匱江南每歲本折五

永 皇上念切民瘼俯賜 勘明

賑饑恩卹偏至乃者

免丁帶徵潛欠除一時

聖駕東巡洪恩覃敷獨漕

詔到之日自

東黃帝席不暇于加額

天之不敢康度而

皇上所以為

皇上如

民最急而為

陳情豁免庶

保留你申人

皇上軫念民瘼以大義使各勉

力輸將下民皇皇求不已而思之使重敛

有所出乃於國計無所補

益下民實為累也不為奏聞

皇上負

皇父攸敘敢冒昧為我

皇上反復拉明另

處亂宜繁重斟酌豐年所入常不敷所出為十八
十九而年災害相乘又往往多今年之虧欠出為
來歲之帶徵一年之未完又為次年之逋比休養
相因以將息小民終無脫期之日錢糧之積弊日
重一日正供之一筆完納勢必不能日復一日之在公家
雖有出存盈項之分而小民之輸納總一年重於一年
今計十八年中二十三年未完地丁在時追呼而
二十四年新舊又復救做矣州縣比較大率十日
限假使勿日輸比一年則十日中僅二日當閒
而七日悉心催比矣重城附郭稍得稍息其鄉僻
奔走逋逃創制公堂欲其盡力農桑不可得已設
有司見考成期迫不暇念及民生或一日而追比
數年則先曰某年之欠而敲朴之復曰某年之欠
而加責之血肉膚受之尊上下大公所
必至也正供體制
有司既不忍使疲
限考成為之寬假恐民之積欠已多則神無御
惟有拚此皮骨以捱敲比官知而不催欠催科計
窮宏惟捱一降革以圖卸責一官之更代念速

錢糧之明結會典加以
相當一則果必全入然
催及數年其輸納不加
必而分年帶收十官通
民無累一年完納勢
年所入常不敷所出為十八
九而年災害相乘又往往多今年之虧欠出為
來歲之帶徵一年之未完又為次年之逋比休養
相因以將息小民終無脫期之日錢糧之積弊日
重一日正供之一筆完納勢必不能日復一日之在公家
雖有出存盈項之分而小民之輸納總一年重於一年
今計十八年中二十三年未完地丁在時追呼而
二十四年新舊又復救做矣州縣比較大率十日
限假使勿日輸比一年則十日中僅二日當閒
而七日悉心催比矣重城附郭稍得稍息其鄉僻
奔走逋逃創制公堂欲其盡力農桑不可得已設
有司見考成期迫不暇念及民生或一日而追比
數年則先曰某年之欠而敲朴之復曰某年之欠
而加責之血肉膚受之尊上下大公所
必至也正供體制
有司既不忍使疲
限考成為之寬假恐民之積欠已多則神無御
惟有拚此皮骨以捱敲比官知而不催欠催科計
窮宏惟捱一降革以圖卸責一官之更代念速

自康熙七年以水爲災田地陸沉民生罄竭
皇上軫念飢溺爲懷蠲賑頻頒又遣發存復將淹田錢
糧於微臣到任之日即
勤明飭淸釐數分別蠲徵歷年逋欠在案在康熙
一十二十一年南
勤報其
題以徵臣
以存山陽
清河等七州縣
而泰州不與
於康熙二十三
年十月內接任撫
該州田地
即據實
倘查案該州
田地已報全淹何得妄稱復淹且
未據地方官申報難以憑信批行布政司轉委淮
揚道副使多弘安親詣查勘務在確實不得稍有
虛捏去後續據該道將復淹田地情形詳報前來
臣查田地額界豈無高下分別冊內多有未明恐
有虛捏復據該司詳委蘇州府同知金鑑會同揚
州府同知朱明斗前往覆勘臣又親自查勘務須
矢公矢愼細加察勘不得稍有徇私令據布政使
章欽文詳稱同知金鑑等復稱查勘泰州田
地原分上河下河其上河田地久成膏壤惟下河
一帶與化接界地勢窪下海口未開高堰湖水

時常漫溢淹淵無定迨二十一年歲值大旱
田中積水全涸二十二年雖淵田復淹然雨水驟
減尚與旋消是以前無
題案內未敢遽
請豁免二十三年九月
內湖水暴發橫流旁灌
宜溝無路注而不出之
田盡成澤國二次播種難施等
情臣惟念田淹已
時若報起徵以
如淵後復淹亦
應實
上代民如傷痛
千古巡幸經臨見民廬舍田疇
被水淹沒深軫
聖懷
特遣大臣衞海察勘不
當經費專官疏濬下流與民安土復業萬姓歡呼
祝
聖壽無疆戶省泰州康熙二十二年
原報淵出田地既免
施惠復蠲特委
勘實被淹沒見在播種難
緩以後仍歸復舊日規
陽縣一例終淵水
非後日所敢妄邀也
部守因公降調七
臣屬七府現缺知府者二常州府降調知府祖進
明履任未及一載素聞其操持廉介治事勤愼臣
私心重之頃緣失察法
寶一案部議降調奉有

俞旨乃常州五縣神士為民不知　朝廷功令以
為進朝服官頗能潔己愛民常開解任輒給地呼
天號泣罷市若一旦顒失為　題留日不下數千人
有若顏皓髮年逾八十平日杜門謝絕不履公
門者亦至公堂叩首求達　天聽臣諭以　朝
廷自有定體保留之例久已停止即當靜聽部
選新官毋得濟投十民負加哀痛以為常州四十
年來未有愛民如祖進朝者其滅差輕起興學正
公戰奸除暴息訟安民種種善政窮鄉僻壤皆沾
惠澤豪強蠹胥不敢作奸　皇上矜念東南如江
寧府知府于成龍蒙　特恩超擢吏治不變今進
朝操守才幹實可與成龍頡頏而獨以一省被謫
萬民驚惶若不欲生若畢泣下不能止臣再二撫
慰苦以代　題皆望　闕叩頭而後去又閒赴督
臣衙門控訴者亦不下數千人臣不知進朝何以
感人之深如此臣查失察法寶一案無錫縣知縣
徐永言以協挈免議進朝身為郡守失察之罪何
辭見部議察取督撫職名臣受事四日拳獲法寶
是受事之日已為失察之日自當靜俟處分何敢

代人涼泰惟是常州為
安於庸農不安於野商貿不安於市行旅不安於
途臣蒙　皇上特恩簡畀封疆人任偏吏之敗檢
者得而糾劾之廉能者不能為之一吉非公也民
心皇如此而不為之鄉慈安輯非也懇罪緘
默而使輿情不能　上聞於此皆負
聖恩無所逃罪因與督臣熊賜履再三敢不遵斧鉞
為之陳　奏實從通達民情起見非敢違例　題
留

恭謝　天恩疏

康熙二十四年五月　日　臣　疏
為恭謝　天恩事竊臣故吏案望　闕叩頭祇受
　旨上嶺南東南如江
南之成寧布恺澤於兹黎民時和年豐而合序
盖頌仁歲用無非圖書大發之英華而致遠鉤深
極幽儀之理備矣神威於遐甸日昨動見萬國
咸

敎思無窮爲大於是須行解蓋昭示臣工範圍在一人已通建頒剛柔而敷治推行先自職仰體殆虛消息以宁獻從此户部家傳猶如親法懸象二五應而作當上下交而志同容保無偏有孚而化臣操實守及事後不揆冒來日本事自應新奏商來日本事自應新奏臣加一級即係全書已行多敷各該時會通算者侍　寶幄以敷陳愧忱依　御座以超跪奠威重披宛接　天顏於咫尺敢不惕深覆餘節勵匪躬仰　對時育物之淵宸衷承　設教者方之至意敢用告所載九卷地亦大功始於日乎萬曆四十七年加徵而宿遷　參山派銀宝四千二百二兩八錢六分零併淹正編級水腳我　朝定鼎初年凡明末雜派悉蠲除第一切饑饉俱準蠲舊年間起科而此項因係萬曆末年所加故當日未蠲　特恩仍

夫不獲皆屋　聖慈此貧民出途炭而登社席之時也日敢不仰體　留人　意心詳察以副如大渡冒之公濟之仁矣　臣操實守及事後不揆布政使臣欽文取結詳題商來日本事自應新奏所載九卷地亦大功始於日乎萬曆四十七年加徵而宿遷　參山派銀宝四千二百二兩八錢六分零併淹正編級水腳我　朝定鼎初年凡明末雜派悉蠲除第一切饑饉俱準蠲舊年間起科而此項因係萬曆末年所加故當日未蠲　特恩仍

舊派徵用亦人生公地被災不但淹沒之地望無可即耕之田水退露出民生賢墊實與他處不同且田畝科則原有重改之例淮安府屬地方居長河大湖之濱民間田畝多因積水未消難施耕種地利既失因苗日深而上疏地畝民窮賦重惟宿遷尤甚恭遇　聖駕東巡問民疾苦而宿遷小員隨過等民眾上下等以次額丁銀火額糧地畝上虛懸四萬兩有奇人丁僅四千一百七十八錢又久失額一千二百七十八兩有奇該縣人丁叠叫兵火該銀一千二百七十八錢

窮苦形狀　特勅部議行臣等查得宿遷縣自治十二年間五月內前河水異漲盛於往年被害於原額田地之內帶沒仍出派招徠清

補此乃一時搶官之弊
歸復旋即減除該縣田地汇廒屢見告民
無恒產見在者難免逃亡欠缺若能復業以致
年復一年因循包賠
自有分今以饒零之地責其按畝輸賦尚且難支
復業人丁免其治罪
望上新前項缺額丁銀暫行免徵俟各地方官查
心招徠數年之間流民知親撫路之苦庶幾漸歸
故土將來編審案內
使至失額限地一千六百六十九頃五十八畝零
因該縣地處濱湖坍塌失額康熙三年丈快前數
經前撫臣韓
免奉
部覆准將九年銀穀
閣部覆准將九年銀穀暫行停徵而十年以後仍
舊征收
親勘確實於康熙九年
題請蠲
著該撫
會同河臣
速一詳請豁免
田銀田永汇
田實在
之小亏有
照丈快前數
豁免原案見在可核其
部文照豁倘後可責以輸
報之後艱於耕墾依然
等因
奉
聖朝仁
恩免一分原
額成熟
增補以符原額
六十九頃二十四畝一分原
額內
題請蠲
免一分
額內
題請蠲
免一分
額內
題請蠲
免一分

省耕省斂而已也

續報揚屬吳常水災

揚屬高郵太仓寶應等州縣地居淮黃下流諸湖交滙素稱澤國自康熙七年漫堤堰沖決以來下河田地久矣時況災民流離播遷慘苦萬狀素在聖明洞燭之中寧須 皇仁浩蕩蠲賑頻頒子遺猶存不致盡與溝壑此皆我 皇上深仁厚澤惠養之所致也邇年以來 天心眷順雨暘時若高阜之田已獲有秋即沟洫之地災民莫不感勉力播種莫有海收以輸 國賦不意今歲自夏徂秋大雨傾盆連縣月餘先據興化縣詳報波災情形已叫淮徐二屬郡州山陽清河縣 題報在案今復據高郵泰州寶應等州縣紛紛詳報雨水日積無路宣洩災黎苦不勝言淮之滨當洲渚萬家漫漶騰堤堰難御數百里田地無論高下盡被淹沒所種秋禾俱沉沒無遺合深洋男女沸號慶幸情形郡縣難繪也披閱之下不勝萬目驚心一面飭各屬設法撫綏一面行令藩司確查分別被災分數另疏 題請破格勘災俾得及時賑卹淮揚水患非常歉收情形實在上視民如傷之仁除經飭各屬查明實在被水深重災民將需平倉向存積穀動給賑濟務令安集不致流離失所仍將動給過穀數及賑濟花名造冊另報外所有被災情形臣于 [illegible] 會同總督臣王

淮揚水患非常歉收情形

淮徐地方居黃河之滨而為州縣又在淮湖下流雍塞宣泄之水皆以淮湖為歸壑之水又皆以淮湖為歸是淮揚者固天下之澤

國也自康熙九年堤堰遺決而民不堪命矣

皇上軫念民依屢施 [illegible] 有今年日上年恭遇 聖駕東巡水勢漫田 [illegible] 沒深懷憫惻特命大加疏浚仰見我 皇上不忍一夫不獲欲使普遍加疏浚仰見 皇上真堯舜如好生之心也以為從此永免水患今歲五六月間大雨連綿河湖泛漲淮揚州縣情形尤為危急 [illegible] 分委府屬官親詣各屬確勘災傷分數另疏題請破格勘災俾得及時賑卹淮揚水患非常歉收在案惟是今歲之災十年罕有秋災

比也荔山東河南皆有異常水患故河朔之泛濫
尤甚而　題報之後霪雨不止至七月二十六至
二十九大雨四晝夜又遇颶風海潮倍漲山
水暴發沖決堤岸之上城市之間水皆
數尺扶老攜幼上下奔逃溺死者不計其數甚
之聲震動遠邇奇災異變從來所未有也臣以庸
菲謬膺撫茲土痛自修省寢食俱廢隨即移咨督漕
河暨諸臣馳檄司道等官設法救援并多方處
募捐輸賑濟其間存恤安插之方處
鎮等處書吏胥役各地方官隨處撫綏收恤勿令
失業之民已有流入常

遠徙難歸將來田畴永荒必至大損　國課惟是
淮揚徐三屬被災州縣共計二十餘處其被災稍
輕者極救猶易至於淮屬之邳睢山臨海安清桃
宿沭等州縣揚屬之高寶興泰等州縣其屬瀕海
之餘徐州及睢寧二縣田地荒芥戶有逃亡今更
罹此奇災慘苦倍甚臣與地方諸臣縱竭力捐輸
告糴平糶并動常平倉穀稍資賑濟然多力有限
僅可勉濟目前將來秋盡冬交飢寒愈迫不能接
濟必至壯者流亡老弱填於溝壑矣臣查康熙十
八年各屬旱災請賑飢民百萬即十九年水災惟

高寶興太湖五州縣十七都數
民亦有一十餘萬俱為　飭令
動庫銀買米發賑得以隨災濟救又遣熙風海潮倍漲
今歲水患較十八十九兩年更為寬廣飢民當未
見仁大市思當時賑濟之事當
員　聖恩罪無可逭今事例久停何敢妄請但救
死無奇乘而採納勢不容緩非有敲勒之典則人
急難濟當此
例行減數或重十民自帶員監官員加級紀錄及

捐買運送前來災地方
皇仁大市思當時賑濟之事當
員　聖恩罪無可逭今事例久停何敢妄請但救
死無奇乘而採納勢不容緩非有敲勒之典則人
急難濟當此
例行減數或重十民自帶員監官員加級紀錄及
捐買運送前來災地方

捐買運送前來災地方官設法收恤
國家休養生息百有餘年
民亦有一十餘萬俱為　飭令
動庫銀買米發賑得以隨災濟救又遣熙風海潮倍漲
今歲水患較十八十九兩年更為寬廣飢民當未
見仁大市思當時賑濟之事當
員　聖恩罪無可逭今事例久停何敢妄請但救
死無奇乘而採納勢不容緩非有敲勒之典則人
急難濟當此
例行減數或重十民自帶員監官員加級紀錄及

捐買運送前來災地方官設法收恤
國家休養生息百有餘年
民亦有一十餘萬俱為　飭令
動庫銀買米發賑得以隨災濟救又遣熙風海潮倍漲
今歲水患較十八十九兩年更為寬廣飢民當未
見仁大市思當時賑濟之事當
員　聖恩罪無可逭今事例久停何敢妄請但救
死無奇乘而採納勢不容緩非有敲勒之典則人
急難濟當此
例行減數或重十民自帶員監官員加級紀錄及

捐買運送前來災地方官設法收恤
國家休養生息百有餘年
民亦有一十餘萬俱為　飭令
動庫銀買米發賑得以隨災濟救又遣熙風海潮倍漲
今歲水患較十八十九兩年更為寬廣飢民當未
見仁大市思當時賑濟之事當
員　聖恩罪無可逭今事例久停何敢妄請但救
死無奇乘而採納勢不容緩非有敲勒之典則人
急難濟當此
例行減數或重十民自帶員監官員加級紀錄及

捐買運送前來災地方官設法收恤
國家休養生息百有餘年
民亦有一十餘萬俱為　飭令
動庫銀買米發賑得以隨災濟救又遣熙風海潮倍漲
今歲水患較十八十九兩年更為寬廣飢民當未
見仁大市思當時賑濟之事當
員　聖恩罪無可逭今事例久停何敢妄請但救
死無奇乘而採納勢不容緩非有敲勒之典則人
急難濟當此
例行減數或重十民自帶員監官員加級紀錄及

捐買運送前來災地方官設法收恤
國家休養生息百有餘年
民亦有一十餘萬俱為　飭令
動庫銀買米發賑得以隨災濟救又遣熙風海潮倍漲
今歲水患較十八十九兩年更為寬廣飢民當未
見仁大市思當時賑濟之事當
員　聖恩罪無可逭今事例久停何敢妄請但救
死無奇乘而採納勢不容緩非有敲勒之典則人
急難濟當此
例行減數或重十民自帶員監官員加級紀錄及

捐買運送前來災地方官設法收恤
國家休養生息百有餘年
民亦有一十餘萬俱為　飭令
動庫銀買米發賑得以隨災濟救又遣熙風海潮倍漲
今歲水患較十八十九兩年更為寬廣飢民當未
見仁大市思當時賑濟之事當
員　聖恩罪無可逭今事例久停何敢妄請但救
死無奇乘而採納勢不容緩非有敲勒之典則人
急難濟當此
例行減數或重十民自帶員監官員加級紀錄及

當此災黎水溢之
會國入 告固七
益加加設粥廠各
續撥發山縣河流
成河村鎮一帶注
通在難免餓門
日流寧息立祖
加各縣儲粟無多
早起江蘆米分
照十八等賑
出等情察明春賑
省先單開錢起
如該省撫部
六月初一日停止
先行動撥俟捐輸
照當地時任
詳准動支司庫
計自康熙十八年
止共捐銀四十七
十九二十等年用

八兩五錢零外仍餘銀五萬九千七百
一兩次於本案報部內事
凍水利案內所
動正餉
請展事例捐納
倒捐補彼時
未經動用起
係官紳生俊人等急公捐
前捐賑准
部合無於此
出等情察明春賑
令照例捐
不等內不
本地時
此許之
府海
州知
州知
此共捐銀四十七萬兩
十九二十等年用過

分頭酌發仍照前項事例捐輸還太北添湖或
尾之災黎即與耕鑿輸賦之下頭年災沙久
荷 皇仁破格蠲賑留此殘喘並當水患滔天民
皆艱食委非工日所能救濟者災傷可比仍賴剴切陳請
大沛 恩膏即奈
次入 告復將失業飢民急需撫恤勸力輸
函且恐不能接濟
緣由具 題 順
因到臣據此該臣看得淮揚等地方今農秋
臬銷之期多者常欠至
四十萬或數十萬以
安仍復當之行時陷
來則書催官吏之苦比
門當之行時陷苗則之
由分數先期結詳
惟是被災縣一
鳳風接踵肆虐更
元波底盡舍漂流
准賴蘆葭稍延殘喘況轉盼嚴冬無寒愈迫若俟
詳報全日色秋禾
雖轉死溝壑有
章欽文場於別案
動支五萬兩速委
知李經攻前往江

縣之則民力所以日紓也夫兩稅之重固起自明初臣嘗考洪武年間籍沒張士誠將士私產號為官田賦額特重而民田之起科較輕永樂以後漸次增耗滋多宣德正統間巡撫周忱奏減蘇州田七十餘萬石松江租二十餘萬石民困稍蘇至嘉靖初蘇州知府王儀請行均田之法盡括官民田而衷益之當時稱收官田之數仍正耗兼配科則繁雜吏易為奸其後以耗米作為正糧又覓諸費額外取之於民門戶派徵又如所謂九參九改之類日重加益非復正嘉以前之舊至

破約明值加派日繁民不堪命臣

嘗謂加派病民不如照舊額之為愈本朝萬曆年間則倒盡華夏明末血與之徵向稱救民水火近年因時制宜如門攤終費練軍行月永折加價等項載在全書其官收官兌之法皆稱便民不可更動然亦因明制賦重役繁以耗作正不得已為此補救之計而民力則已殫也

順治初年錢糧起存相半考成之例尚寬後以五分考成之例一分比完多又定十分考成之例一分比完之後何若門戶於民甚便於官甚損

臣竊謂法貴因時事貴從俗獨優而蘇松之官催科多名百萬少者八十萬兒啼窗暗鞭重役繁以為史誰肯以催科無術之名甘心自棄一在寬恤功名之念回矣押司之弊必生或以此或以彼之情從此以新舊而抵舊欠桑弘羊期迫則以欠作之非相維繫又以完為欠捆種鞭賣家俱衰官之吏代日勤蠹官困之作奸胡補紛肅任怨雖嚴加色比究之欠額宛然三十一年荷蒙

恩澤蠲故逋有一縣一鄉一圩一分免而仍多科欠又以年外帶完甚則以新舊兩欠之人以年外帶完之例夫人才力不能盡地力何賴史治人才能盡地力何賴史治人才能盡地力何賴史治人才

力難任役一户逃亡數家攤累小民罣圄不收承
佃倘蒙 皇恩頒詔蠲免減其稅不勝踴躍復業數年
之後按款清丈田額可增 國賦日裕是猶
無益之益實仰大公無私之 聖德也 臣等
叨蒙 簡用之日即有飭催之 旨臣等即已
遵行在案今 聖上神聖立極事事垂法
 國家休養生民根本之
 皇謨調劑之法以杜耗蠹以清缺項疏
 上諭之綱而且見利路之修深軫 聖懷
又 蒙 垂詢之 旨臣等敢不仰體
 聖主之心以為生民之計臣等伏查
 皇上軫念民力之已困蠲免額之無益 宏裒獨斷
 溥發 德音及此然條鞭合銀盤打算各照科則遞減一分
定造冊可完之實數無有過重必欠之虛額將
科則稍加歸併使簡易明白便於稽查明飭
最重州縣另立勸懲之典不與小、、例考成使

司庫支銷不使者四滿約畧為式　計上條之簿
司點驗都司淮揚等處
甲全於徐黃為界則有千二百里者矣設黃河
淺大江波浪之險其不乏此比附
和解役又赴司支銀作
當小夫月給何役夫料
夫時數嗷當無待比
日應付差使勢不能當
災人之人當出為
或借動使費或有疾
馬扛腹何足出鉅此不
發二雖在年一服禁不
所難周矣合無查
創之門保供官役
事免給公費建置事
係禹夫二日之官給刻
不許給兵部名副
項動發此年
而撥此年之上者以
煩部臣該收年累
完結不

臣查河工錢糧經理
數銀兩行於起運銀內
比例六分永為定
定額數目各
其比附之項今既減
為地丁銀兩外仍
未地畝照
為地丁銀兩
河者不必
切成分
支銀兩
相次支
項動發
而撥此年之上者以
煩部臣該收年累
完結不

頻勞卢當以公事接見勉員詢問地方疾苦及
此可餌飲結銀災不成頒利向即布政使查大
亦恐明役借端作弊不能覈實求歸各州縣
自行支發並又因其裁減復　如銀不堪再有勒費
致驛路額馳所關非細故敢此例　題請

一　來色難期純
籲照淮屬祁州海州山陽清河暨城桃源宿遷睢
寧沐陽揚屬高郵
所屬蕭沛碭山等州縣去秋雨為災更加黃淮
交漲田禾淫浸秋成絕望　照例委官勘明俞
題又經部覆行令查明淮黃紅白兼收以邮災黎疏
分年帶徵前案
皇上軫念災民特遣戶部侍郎
邵蘇等馳至安徽勘議蠲賑於
頒　聖德靜候
恩綸於康熙二十四年十二月
二十四日接到部覆內開除漕項例不蠲災
外地畝錢糧被災九分十分者照例免其一分七
分八分者免其一分五分六分者免其二分等因
災四州縣額荷　蠲免之恩惟是漕糧漕項
未免遞積已部行各屬速催徵完以副漕
限倘被災分數申詳成熟不完民重

江干百谷時已放春而波
冬關之限劉清甲　恩
典化作烏有故為此奏請
年康熙　十四年十月　日
上論蠲免其夜大州縣錢糧
仰　聖慈軫念民生亦已照例酌邮則淮
屬上忻逢其時例不蠲災
已奉　合亡在上之自當
仁到敢再瀆　天地既收復勢必
皇
各項錢糧特本
各於十二月　十四日始到
部書夜追呼欠民完廒
名措不敷不旬時額請
仁也

請 旨行取疏

行取官員以備京路之選誠 聖明用人之大典也臣一准部文當行布按二司通用開報惟是部行必無錢糧資送官員方准咨送而邊地方賦重役繁中於天下定與地處不可同日而語故銓法雖時舉得地缺便形神沮喪親朋為之掩泣其廉能以格於定例未敢開入正薦已荷 皇上睿照春吳縣知縣劉滋操守端嚴莅事精敏興行救仁勤衆寬衆能之績最著又吳江縣知縣鄧汾存心恬淡風雅好修不僅上民之稱頌如一此二官者並無未完承緝浴案性命微罪徵各年分雜錢糧不能如額臣於大計薦舉卓異疏中亦曾列其廉能祇以格於定例未敢開入正薦已荷 皇上睿照春吳縣吳江縣俊年自康熙十九年起至二十二年止俱奉文別較年帶徵其康熙二十四年地丁錢糧俱有定欠尚在年限之內各一縣錢糧歷年不能全完全官之才幹固毋庸議即知兩年地丁錢糧全完出自天授為已子年贏課雜色實承皇前任侵那各案俱有定欠尚在年限之內各一縣錢糧歷年不能全完全官之才幹固毋庸議即知也臣查前督臣阿 [illegible] 已題知縣林象仁上游縣知縣任內俱有未完與例不符當參會疏 題請奉 旨依議欽此欽遵在案查吳江縣知縣劉滋操守端嚴莅事精敏興行救仁勤衆寬衆能之績最著又吳江縣知縣鄧汾存心恬淡風雅好修不僅上民之稱頌如一此二官者並無未完承緝浴案性命微罪徵各年分雜錢糧不能如額臣於大計薦舉卓異疏中亦曾列其廉能祇以格於定例未敢開入正薦已荷 皇上睿照春吳縣吳江縣俊年自康熙十九年起至二十二年止俱奉文別較年帶徵其康熙二十四年地丁錢糧

終不敢自信已之見遣河幹衆復又容納降
隨淮移置皆出皇上恩施東南成效鼓勵其
遷是亦從愛惜人才起見以人事君分所
之大義用是冒昧上聞仰懇
淮破格錄叙俾稍良
劇與兩邑相等者亦知有登進之階相率而為良
吏以仰副我
也
丁誠科則獨重包賠苦累
女子童孤
山陽縣地最衝疲而
屬最大州縣不過七萬
陽一縣原額人丁
丁編銀至二萬七千
者此當合成數於
治康熙七年以後屢
年編審清查統
四萬一千六百餘丁時因
餉定於未改造冊編
仍照舊額徵收小民包賠
苦累已非一日至康
府清查除隨統招徠復業並無出丁抵免
有實缺人丁一萬九千八百
苦已急等事案內共
照十九年為始准照現在人
恩於康照十年
二百餘准勿照原額徵解
十年始奉准豁免於二十年編
幾何今二十四年復
雖感激無窮矣所
十八年帶徵共二十二年缺
數內有可佃
勢必責令見丁包賠
在貴紳
照內各項帶徵
丁銀永為定
缺額丁銀
皇上弘仁錫賑得以
照內各折給維
況宿遷地
決口地
二千八百七十餘丁
乘山陽丁繁
編審明有無增減
丁銀難將二十二兩年
缺額丁銀
二十五年以後候今次
收庶災黎獲免

包賠衰鴻得以安集將來長養生聚日漸殷繁可
以足額裕賦於無窮矣
　　諭陳鼐課辦銅之地必採買於外省定價不敷請照
江省非產銅之地必採買於外省定價不敷請照
各屬額徵鼐課多寡分行州縣多方購覓以速起
各屬額徵鼐課多寡分行州縣多方購覓以速起
解當經咨明部臣在案除康熙二十四年所派銅
解當經咨明部臣在案除康熙二十四年所派銅
觔已飭各屬勉力採辦起部交收外茲據江蘇布
觔已飭各屬勉力採辦起部交收外茲據江蘇布
政使王森文詳稱康熙二十五年銅觔仍行
政使王森文詳稱康熙二十五年銅觔仍行
各屬採辦以昭畫一等因前來查銅觔向於各關稅銀內動支
各屬採辦以昭畫一等因前來查銅觔向於各關稅銀內動支
辦解因鼐課錢糧當年亦有盈餘故照
辦解因鼐課錢糧當年亦有盈餘故照
開采一例鼓鑄後鼐政令戶部司經收故照
開采一例鼓鑄後鼐政令戶部司經收故照
司徵解時即銅價貴外省價賤京局所需之
司徵解時即銅價貴外省價賤京局所需之
鈔止令開采多支銀買而不及於鼐課減以
鈔止令開采多支銀買而不及於鼐課減以
此項銀兩在小民原計鼓鑄錢文輸將自可
此項銀兩在小民原計鼓鑄錢文輸將自可
歲有定額自各省改徵之外稍有盈
歲有定額自各省改徵之外稍有盈
餘可以通融動支仍令部定銅價每觔止銀六
餘可以通融動支仍令部定銅價每觔止銀六
分九釐而各省給價則各不同有每觔
分九釐而各省給價則各不同有每觔
七八分不等是鼓鑄之利不在銅價之低
七八分不等是鼓鑄之利不在銅價之低
所爲每年派辦十七萬餘觔多一時採買價
所爲每年派辦十七萬餘觔多一時採買價
值更加騰湧亦以銅觔貴役舟車盤剝需費浩繁
難康熙二十年各州縣勉力捐賠辦完起解然
後如數給價今康熙二十五年各屬紛紛具詳且查
劍子定價既有不敷添買交解史多賠累若不變
通將來各官賠補無力必至科派那移官民交困
銅不繳　皇上軫念民生勅諭永免加派
銅不繳　皇上軫念民生勅諭永免加派
照依時值加增庶承辦之官不至有賠累之
照依時值加增庶承辦之官不至有賠累之
苦一部按錢糧科派小民之累可免而京局鼓鑄
苦一部按錢糧科派小民之累可免而京局鼓鑄
康熙二十五年二月二十日
康熙二十五年二月二十日
吏部奉　上諭吏部自
吏部奉　上諭吏部自
古帝王治天下必期和平安靜百姓
古帝王治天下必期和平安靜百姓
各得其所而後已朕即位以來夙夜孜孜
各得其所而後已朕即位以來夙夜孜孜
勤求治理凡有益於民者無不興除
勤求治理凡有益於民者無不興除
有害於民者無不改革以期天下共享
有害於民者無不改革以期天下共享
昇平之福近見各省地方官員不能
昇平之福近見各省地方官員不能
仰體朕意或以苛刻爲能或以貪婪爲
仰體朕意或以苛刻爲能或以貪婪爲
事或以生事擾民或以畏難推諉或
事或以生事擾民或以畏難推諉或
於地方利弊不能興除於百姓疾苦不
於地方利弊不能興除於百姓疾苦不
能拯救甚至有司官員不能和睦
能拯救甚至有司官員不能和睦
共理政務以致百姓不得安寧
共理政務以致百姓不得安寧
此皆地方官員不能仰體朕意之故
此皆地方官員不能仰體朕意之故
嗣後凡有地方利弊應興應除之事
嗣後凡有地方利弊應興應除之事
及百姓疾苦應奏聞之事
及百姓疾苦應奏聞之事
俱著該督撫等即行奏聞
俱著該督撫等即行奏聞
不必拘定例限其有
不必拘定例限其有
地方官員不能和睦
地方官員不能和睦
共理政務以致百姓不得安寧
共理政務以致百姓不得安寧
及不能仰體朕意
及不能仰體朕意
或以苛刻爲能或以貪婪爲
或以苛刻爲能或以貪婪爲
事或以生事擾民或以畏難推諉
事或以生事擾民或以畏難推諉
或於地方利弊不能興除於百姓疾苦不
或

欽此欽遵移咨到臣准此　寵命自天降下臣已
當即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恩訖伏念臣至愚
極陋家我　皇上起自田間伴列侍從授置　清
選二注　聖恩編輯　祖訓總裁史局數年之內
屢荷　天恩　宸翰褒嘉上自　聖躬下及學士自顧何人乃荷
特簡出掌江左陛辭之日　天顏和霽賜坐加
賜茶果臣以草茅之臣復蒙　天恩賜坐賜茶受事
以來凡　文移　敕諭　制誥以及　聖訓實錄
皆臣等恭繕進呈　御覽為臣職分所當為故
不敢以為勞而況臣等所校讎者皆　列聖
之　謨訓　宸章　聖心之所注意而　皇上
之所時時省覽者也臣等何人一旦與聞其
事而又自念精力漸衰
足民福且不能矣當乃潛心研慮又自念精力漸衰
心無時不在公不敢
寵命不敢祗承　温綸感激
當茲異數敬仰
皇上諭教宮中宴罷門閭　神聖相授自有統一
心傳當日下所能仰贊高深況臣學識疎陋尤在
諸臣之下乃尚茲重任踰階僭竊罔知所措臣不
勝感激　命之至且臣職司封疆心依　闕庭
茲得拜　紫極稱　萬壽　龍墀大典恭與
班行拜舞　龍墀大典恭與不勝踴

清　徐元文　撰

歷代賢主莫不崇儒學設庠序以為明倫化俗之原而
世宗尤特博士弟子員之額　皇上臨御以來
聖聖相承　詔令編輯　祖訓實錄及　聖諭廣訓
頒行天下　皇上又命纂修明史以垂萬世之法
臣子孫臣又蒙　敕撰日講解義以進　御覽
臣以草茅之臣屢蒙　天恩賜坐賜茶受事以來
凡　文移　敕諭　制誥以及　聖訓實錄
皆臣等恭繕進呈　御覽為臣職分所當為故
不敢以為勞而況臣等所校讎者皆　列聖
之　謨訓　宸章　聖心之所注意而　皇上
之所時時省覽者也臣等何人一旦與聞其
事而又自念精力漸衰
足民福且不能矣當乃潛心研慮又自念精力漸衰
心無時不在公不敢
寵命不敢祗承　温綸感激
當茲異數敬仰
皇上諭教宮中宴罷門閭　神聖相授自有統一
心傳當日下所能仰贊高深況臣學識疎陋尤在
諸臣之下乃尚茲重任踰階僭竊罔知所措臣不
勝感激　命之至且臣職司封疆心依　闕庭
茲得拜　紫極稱　萬壽　龍墀大典恭與
班行拜舞　龍墀大典恭與不勝踴

清　徐元文　撰

治之隆萬古爲昭倘蒙　聖恩念優之賢比例仲由錄其子孫於以光大治化昭示來茲裨益良匪淺鮮矣臣更有請者孔門弟子如閔損冉耕冉雍端木賜卜商有若諸賢其造詣雖不無淺深要亦當時觀德身炙薰陶爲學者所矜式而留之流亞若蒙　勅下禮部會同翰林院詳加酌議行各自省訪其子孫畧賜錄用補前代未備之典幸實　熙朝不朽之盛事也臣又考宋太祖真宗高宗皆嘗親製孔子及諸弟子像贊故一代偶已號稱最盛我　皇上道本生知學稱宥密天文炳煥暉麗日星海涵民莫不顒仰倘　萬幾之暇揮灑　宸翰　御製先賢像贊頒示天下學宮傳之史冊當與典謨並垂　熙朝人文之盛將必駕漢逾唐比隆三代豈近世所敢望哉

臣才具庸劣本　命撫吳　陛辭之日蒙我　皇上諄諄諭以移風易俗爲先務　聖駕南巡又諭以敦本尚實使代還淳返樸臣仰承　德意凡遇吉席集士民講孝經小學使人知重倫常而敦實行一年以來風俗亦漸改觀竊以吳俗尚氣節而重文章閭閻以著述相高固天下所未有也但風沙淫靡黠者以爲利而愚者受其欺相倣相效無所底止如婦女好爲治妝之習動費金錢聚會迎神賽社一旅之直可數百金刻造馬弔紙牌編作淫詞艷曲流傳天下壞人心術此之類不可枚舉甲背加禁飭委曲告誡今寺院無居女之跡河宮無優伶之牌迎神罷會艷曲絕絃打唱之事亦稍稍斂迹若地方有司守臣之法一年之後可以返樸還淳且浮費簡則賦稅足稽染明而爭訟息風美中之一務也然此皆地方官力所能行不敢上煩　睿聽惟有淫祠一事扶翊綱紀之說年代久遠入人甚固非奉　天語申飭不能永絕根株臣竊有五通五顯及利濟將軍五方貴郎名號各處皆見祠宇不經而民間家供戶祝飲食必祭妖形也現創爲怪誕之說謂其所憑乎不可破吳川府城西十里有伽山俗名上方山爲五通所踞幾致日尊道士之人奔走

如酋壯牢酒醴之饗歌舞絲竹之聲昌夜喧闐男女雜還經年廢時間歲成貲金錢何止數十百萬商賈市肆之人謂稱貸於神可以致富重重還債神報必豐里俗尚鬼山川之內山共下石湖口湓海耗民財蕩民志此禹及甚更可恨者凡少年婦女有殊色者偶有寒熱之症必曰五通將娶為婦而其婦女亦恍惚思與神遇往往羸瘵而死家人不以為哀反艷羨之每歲常至數十家視河伯娶婦之說更甚矣夫淫民財又敗壞風俗如此皇上治教如日中天豈容此淫昏之鬼肆行於光天化日之下臣多方禁之其風稍息因以勘災至淮益肆猖獗臣遂收取妖像木偶者什之燒毀撤其材木備修堤岸計貲救民始而駭繼而泣以為從前曾有官長厭其妖妄犯意革除神即降之禍殃皆為臣免至數月之後見無他異始大悟往日之非然矣中伸亟宜最焦而悍戚恐臣去之後必又淫祠之說算數民財更議興復則民無知必復舉國狂不可禁謹請　賜特下廷臣共議山巔令地方官加意巡察有敢興復淫祀者作何

治罪其巫覡人等盡行貶令改業勿使邪說煽惑民聽　天威所震重審當即人心既正風俗可淳更通行各直省凡有類此者皆行禁革有神世道非淺小矣

序
擬 御製大清會典序
理學宗傳序
孫徵君先生文集序
蔵山劉先生文錄序
贛州府誌序
勸賑序
睢州誌序
孝經易知序

劉山蔚詩序
蔡氏族譜序
唐成齋制義序
黃庭表集序
西澗集序
楊彭山春望詞序
雪亭夢語序
西山唱和詩序
王似齋詩序
送魏連陛歸保定序
送宋牧仲分司蘇州序
送江檢討奉使琉球序
惠庵陳大君七十壽序
孫徵君先生九十壽序
募建六忠祠序
賀王叔平進士序
送徐電發序

睢陽 湯斌 撰

序

御製大清會典序 康熙壬辰孟夏初六日

朕惟一代之創興必明一代之制度蓋紀綱敘
于哉維同而規模品式累朝各異自唐虞以來典
謨大備商周損益因時設官分職原本古昔權輕
莫不煌煌巨觀於人爲昭然道取稽古政貴因時
近代惟明本朝所監其設官之員省於唐而職任之貫
之中在帝其綸其見於外也見紀則知帝之聖人之所以承天者無
二學蓋天命流行化育萬物秀而智者爲人本性
理學宗傳序

天之所以賦人者無二理聖人之所以承天者無
二學蓋天命流行化育萬物秀而智者爲人本性
之中在帝其綸其見於外也見紀則知帝之

根柢也由湯文武周公孔子以至顏曾思孟成己成物止有此道在上在下止有此學秦漢而後諸儒文獻賴以都文中子承而尚黎行其端緒至濂溪周子崛起春陵直接鄒魯程張邵朱以至陽明雖所至或有淺深氣象不無少異而中所自得心心相印針芥不爽蓋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苟得其本心之同然則千百世之上千百世之下猶無異親授受於一堂者矣如高曾祖禰與嫡子孫精氣貫通譜牒昭然而窮流支派雖貴盛於一時而不敢與大宗同抗蓋誠有不可紊者在也

近世學者或專記誦而遺德性或重超悟而略躬行又有爲儒佛合一之說者不知佛氏之言心言性似與吾儒相近而外人倫遺事物其心起於自私自利而其道不可以治大下國家吾儒之道本諸格致誠正以爲脩而合家國天下以爲學自復其性明之聖學使天下共復其性習之正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豈佛氏所可比而同之乎容城孫先生集理學宗傳一書自濂溪以下十一子爲正宗後列漢隋唐儒考明儒考端緒稍異者爲補遺其大意在明天人之歸嚴儒釋之辨蓋吾

儒存心之要典也八十年中躬行心得悉見於此

盛府歸田發學先生之取精文微古幸承面海而得有問焉天下同志讀是書者無徒作書觀也山水以後大之所與我者耳吾之身大實生之命之無一理之不在吾性天民胞物與不能軍合無間焉各性本具也吾性實與天地萬物爲一體而吳克偕同智而罔物然倫不能細大克全焉吾性本具也吾性實與天地萬物爲一體而戒慎恐懼不能如乾健不息焉吾性本具也吾性實與天地萬物爲一體而篤恭而天下平焉

孔顏曾孟由孔顏曾孟而濂洛關閩以上達以

宗正大肩絕學之統其有功於斯世甚大朱子集
羣儒之大成其徒傳之金華諸子遍相授受至明
初制作一代典章率本朱子之教以是知大儒抱
道空山脩明六經非一世之業也容城徵君孫先
生登萬曆庚子鄉薦與鹿忠節為友以躬行相砥
礪居親喪結廬墓側於憂戚孺慕中悟心性本原
慨然以聖人為可學而至天啟乙丙間大興鉤黨
之禍而理學之大宗其於文中嚴為之鴻衆佽助生死禍福不
上書輒輔鳴鼓舉旛為之氣役如此時會捨攘保全危
足動其中其剛大之氣役如此時會捨攘保全危

城避亂山中隱然負王佐之望徵書屢貢堅辭不
應晚年移家鄠門聲華列落生徒數百結廬相就
其地自姚許之後稱再盛云先生於道嶽擇而約
守之發為文章皆躬行心得之餘未嘗有新奇可
喜由其說而行之人人可以寡過所著四書近
指讀易大旨尚書近指精義明前儒所未發嘗以
古今諸儒見有偏全力有淺深要以不謬聖人為
歸慈湖以傳子靜龍溪以傳陽明者失子靜龍溪以傳陽明者失
陽明儒而雜禪不可不辨苟無致知力行之實徒
憑揣摩億度以軒輕先賢先生之所不與也九十

老人晨興拜謁家門獨坐空齋終日無倫容事物
之來泛應曲當濁酒孤燈對友於敘學至丙夜不倦
自刊功業於人之所不見者乃能日彊不息如此
乎當單昧初開干戈未戢人心變如重寐賴先生
廣道坦貞不絕脩使人知正心誠意之學所以
立天經定民彝不計逆合為萬世名振三百年儒者
之緒而為

興創理學之大宗其於文中嚴為之何如非愚之所
能知其有關於世道則一而已矣

蔵山劉先生文集序

蔵山劉公遺先生文集十八卷蔵奉使於浙先生
門人黃若大冲與其孫茂林見示得受而卒業焉
嘗聞先生之學宗於程朱以來聖道之精未
有過焉者也蓋嘗論之濂溪得孔子之傳其說太
極曰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立人極
此中庸所謂不睹恐懼不聞之旨而前者以為
易流於仲舒謂不然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
於物而動性之欲也不能反躬天理滅矣人者天
之心也性者天之理也天理非靜亦不可以動靜言而主
靜亦不可以時位論泥主靜之說而不得其義固

皆可陳會貫通而無疑矣斌有慨於聖賢之失其
傳故不揣愚陋竊為之說以俟後之君子云
贛州府志序
按贛之為郡跨江西上游漢唐以前視若荒服至
宋淳熙間子澄判州事其時趙汝愚為守程大中
文惠之傳實肇於此文信公亦以守郡建大義與
勤王之師故豫章理學節義冠冕海內而贛郡尤
著云然也大山深谷豪宄不測之徒時時
乘間竊發巖嶂連綿錯姦宄不測之徒時時
乘間竊發巖嶂連綿錯姦宄不測之徒時時

惟我官史罔獲辭咎其易敢弗欽哉又進紳士耆老垂拜而言曰時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當茲荒歲窮民流離盡矣若珍此豆區之遺倘變生意外安能洗腆用酒而稱無事乎衆咸曰唯唯比涕離民誰非我之親里親戚乃重煩明公憂於是蠲輸者乎粥場者恐後自城市至四境村鎮燈火相望前此民之扶老攜幼奔走四方者皆相告來歸繼而河朔淮泗之民以梁苑爲樂上越明年麥登乃亡當斯時也予方銜命嶺北秋八月請告歸里入境聽之父老曳節跋履率其子弟迓道旨公功德曰去年徽公我聚已爲墟我屬已爲魚矣予曰然抵舍則父老又曳節跋履率其子弟造於庭曰公大有德於我邦父母兄弟惟公之賜春耕臭蔓惟公之賜我民何以報願爲賦詩以紀公功詠而歌之子子孫孫勿忘予乃應旨於衆曰公官以刑名職在察奸非錢穀撫衙之司也然公學有淵源政察奸惟明上慕惟勞豪悃鑠吏竄伏如風而疾痛負冤之民若承而露公方衆務如煙繁閒公之命交手相慶燈燄蕭蕭周旋炊煙綠繞左餐右粥歌呼嘐嘐曉我公之遺愛自滴趾寶晤公於杞公爲予言刑以弼教非以

爲教也欽書不云乎既富方穀中州自兵火以來家無蓋藏民鮮二歲設不幸有災不知何以樂之往者天下常多故矣其先由饑饉類仍縣令不上聞籍梟不下詢視民間欣戚莫然不關於心以鳩形鵠面之人而催科是問於是民始忍以父母妻子所仰望之身而自棄於盜賊夫養不逮則教不興教不興雖有臯陶爲士亦不可以理此予鰓鰓然不能已於懷者噫以公言觀之可謂識治之本矣予既感公之德又重以父老之情乃拜手頓首而爲頌曰

炎洲閩千里蒼茫莫開參禾云麻高懸爭網紡解夜吼蛟龍庭遊鬼驚苦雨名篇愁寐綴賦惟公曰嗟惟我赤子兵火餘生何以堪此乃撤守令予親履野時駕輕舸時乘羸馬皐陸導弘旌樂灘瀨八邑咸臨至雖之下呼酋冠紳耨手廣厦廿客爾有衷此孤寡紳士合吉惟公之命惠我惸獨敢不敬聽迺輸倉箱殫助公甌窶窶子遺宇如懸磬聞公之命交手相慶燈燄蕭蕭周旋炊煙綠繞左餐右粥歌呼嘐嘐曉我公之歸雲霞縹緲淮泗河朔民欣再造何兒宋州敢忘拜禱春爾條桑秋

藩滌場我公之功高山蒼蒼永隅祖妣洽頌郡里
我公之功河水瀰瀰

雕州志序

雕州處祀宋之閒壤地不過百里而春秋當侯會盟戰伐與漢唐攻守之跡往往在焉至宋為神京左輔稱雄郡則代文物聲明甲於兩河及其亂也鋒鏑日聞受禍信烈蓋地處中原之衝世治則冠裳輻輳有故則干戈相尋勢使然也余少時好從長者訪求郡中故實壬午兵火之後繼以河決故家遺書一朝俱盡後於河北得李司空舊誌手錄不及百年時當昇平之日而殘缺不全若此況千百年之後乎因取舊誌參以家藏及近事增補之為卷凡七卷公——

埋於荒谷廬井者又不知其幾許也今幸兩祖妣洽頌郡里定本林居日久衆稗掌故門見斯集參酌史乘稽考之不敢自名以志分猶散佚復尋舊公老而為數帙曰雕門曰風俗曰置事曰理曰附入洛學編概之篇行久多雲安公閱誌病其漏陋不以予衰朽似妥之史加參訂余惴惴以不克勝任是懼時索書索稟更發予敝簡予乃不揣時當昇平之日而涉手抄汗流指出典據一一九六仍舊定為七卷公——

以歸吾友吳君幷渠博學好古又購得嘉靖間上黨程公本手自校讐綱舉目張條分縷析視舊誌為多名宦事實寥落人物藝文亦多增益數公之大有造於後會中丞賈公有修誌之檄郡守取其稿以應命卒付剞劂金根帝虎之譌觸目皆是田賦源流未詳山川古蹟遺脫附會為多名宦事實寥落人物自漢魏至宋元名臣高賢表表史冊者姓氏湮如入國以來理學勳業忠節文章彪炳當日累世曹掾之不及後事之師此編粗定後來者不須別創徐史而因革去取一展卷而得其人器豈特一世之利哉吾又因之有所感矣自代吾州盛時世家舊額綱先根據隊之上北屋而居自鼎革以來日有餘年未聞以誌為任者獨賴劉敬諭人物一編存其梗概於郡事則未詳也今公於

我馬倥傯征輸孔亟之時毅然爲之豈不誠誠治
哉！要君子哉捆余擁腫寒閒且隨緣隨作不暇廣質
同人外誤缺漏勢所不免博雅君子覆加增潤以
成一郡之典則茲編其前驅也夫亦貴糸之所厚
望也夫

孝經易知序

孝經旺羅箋註凡數百家近惟新安呂忠節公所
著本義大全最爲詳備吾友登封耿逸菴先生家
居時學復著易知一卷其言簡而盡明顯而精切
與忠節所著互相發明誠後學入德之津梁也古

昔盛時人重倫常家敦仁讓故風俗朴茂治道還
淳太和之氣洋溢宇宙輓近之世教化不明本實
不敦浮華雖名檠動人而本心已失象山有言親師取友爲學力行皆良好事中
來故亦尚不實此言切中學者病根而只中爲揩
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子少
年讀孝經題其上曰不如此便不成人孟子曰人
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吾人素父母之遺體當
思父母生我身無一體之不具生我之心無一
理之不全何以保守成其爲人不至放失淪於禽

獸此不可不深長思也自學路久迷陷溺日深重
以修虐之習淳佚之亂功利之謀所知所行皆人
欲而非天理夜氣之良鮮一醒悟其痛哭流涕而
不能自已者矣戰雖繪浮藻馳求聲譽爭天下
萬事何出　衆人能孝則事君必忠事長必順交
友必信居官必廉臨民必寬故事君不忠非孝也
事長不順非孝也交友不信非孝也居官不廉非
孝也臨民不寬非孝也進而言之暗室屋漏一念
自欺非孝也應事物一念怠忽一念刻薄非孝
也事親能養矣而未能尽其歡心未能論親於道養生送死
生事亡如有其孝矣而未嘗也故事親事天一道
也盡倫盡性一理也大矣故誠能監孝之
則精義入神參贊化育不外是矣一人盡孝則
一家化之一家盡孝則一國化之推之天下皆孝
子四海皆仁人則民氣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
尚何愛治道不唐虞風俗不三代與

劉山翁詩序

當閒詩者心之聲也尚志孔子刪詩三
百而歸以思無邪之一言論詩者之宗也

騷雅仍後人以時考焉千家我所推重獨詩節少
陵一李高岑嘗呼安知畜罷牙為以上
元不知有吳魏者也少陵間關秋夜即無家日而
憂時吳國忠愛纏綿如一飯一吐不忘君父故我
世思無窮一言惟二子足以當之即以之繼二百
篇下也沉代空同大復振衰復古為風雅準的或
憤嘆豪岸或優柔閑風流實各肖其性情糾彈威畏
中夜悲歌抗表開闔肥健筆紙落氣清風至今猶
可見於長歌知詠之間故二子者猶得靖節少
陵遺意中川為空同大復之鄉藤門浚川諸君子
以予山莽將刻集問世託余一言余不
敢以固陋辭因為序之如此

秦氏族譜序

昔二代之時多世臣因生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
子孫世守其家數千年不忘其所自始太史公之
著史記也公依儒圖名曰世家本其遺意也嗣帝
以來九品中正之法行而世族益重甲士有勢隆盛
於六朝唐室重門閥然猶尚有公族卿相名臣家
數為天下所稱自唐季喪亂譜牒散佚而在時書紳又有官
爵之貴賤人品之優劣故且自屋
廬而知其鄉閭自鄉閭而知其郡縣郡縣之政行
於天下而其天下者皆編習乳臭之徒故且白屋
布衣

姓又不在官爵而在德義矣蔡之先出於周文王蔡叔度既遷其子胡改行周公聚以卿士復封之蔡尚書蔡仲之命是也後世往往為將相名賢史不紀書如中郎之博識也子尼之雅正也君伸元應之教也端明之政事文章也李通父子與季始也世多名人濟南司馬兩公父子相繼登龍科濟南清介剛果治行為海內第一司馬豐功偉績在焉端肅許襄毅之問實中兵變談笑而定之著在閣史班班可考也下此若愧寧君之執法邦

鼎雁峰君之能精著述館閣贛州二君之介名文苑此予得之傳聞者也月寶縣閻尚若之文章才藝蘊藉風流則予所親炙者也則天下之言蔡姓者必歸重於雖陽而雖陽世家亦必以蔡氏為重豈無故歟為雁峰君始作族譜亂後失散我師茂甸先生窮搜博訪得其原彙續成之如源世系譬域各有圖先世之有聞者為家傳女子以節著者為外傳詩可謂彬彬然詳且備矣手鈔一帙命城校正城既素仰濟南司馬之德業而又有感於慨寧諸君之賢與中郎子尼諸君子相映也且我師採摭之勤紀述之精省仁人孝子之用心不可不亟表章故舉人之所以貴其姓者以其後之人耶後之人耶之為將相名賢史不紀書如中郎之博識也子尼之雅正也君伸元應之教也端明之政事文章也李通父子與季始也世多名人濟南司馬兩公父子相繼登龍科濟南清介剛果治行為海內第一司馬豐功偉績在焉端肅許襄毅之問實中兵變談笑而定之著在閣史班班可考也下此若愧寧君之執法邦

重修通書卷三 序

皆為人地圖不可磨滅之文何則其學有本而發之性情者真也人必有真性情而後有真學術有真學術而後有真文章若徒剽竊模擬雖琅琅上口巧終為陳腐鄙於漸盡滅而已嘗之草木種種花實各不相肖皆含造化之生氣以為之何足貴乎自有制義以來守溪荊川震川鹿門震川變而人固不意其後之有鹿門震川也鹿門震川變而之古法氣魄情韻終不意後之又有乳希大七也數君子者皆負孤特無所附麗之志而又深以數年學故其文能自樹立不謀前之人已極

後之人徒無以加也近日上子不務為有本之學
淳一剽竊摹擬入其門庭之文如此而不能出其
范圍之又擇其膚腐纖靡者以為式左剽右擷幸
而獲第取其所揣摩之技鏤板布傳後生又從而
效之所謂太倉之粟陳陳相因朽敗而不可食而
時進於古人之法無所不備而欲摘其某字某句
為點綴某書某篇者不能也其能經正希大士而
遠紹于唐歸胡無疑也成齋操履端潔於人不妄
交見輩之垂於義者必正色爭之叫李撫州持法
明允決大獄伸理沉寃不畏強禦卒以直道獲戾
貧不能治裝士民爭為居停及歸杜門窮經課里
中子弟遇定古今文手錄成帙布衣蔬食未嘗數
稔不能蔽風雨泊如也是其性情有大過人者故
為文能自運機軸不屑屑匠人步趨而自與古人
法度參毫不爽誠有其本也予又因之有所感矣
當前祿賢者得之固多而不賢者得之亦復不
少若天之所不甚愛惜未嘗擇人而與之也獨於
文章不輕畀人故往往有孝高費厚祿聲勢赫奕

足以榮世一旦不能為有也成齋之文如此而不
傳之文如此而不能出其范圍一第前仕則珠輪玉
舘之文如此其膚腐纖靡者以為式左剽右擷幸
而獲第取其所揣摩之技鏤板布傳後生又從而
效之所謂太倉之粟陳陳相因朽敗而不可食而
時進於古人之法無所不備而欲摘其某字某句
為點綴某書某篇者不能也其能經正希大士而
遠紹于唐歸胡無疑也成齋操履端潔於人不妄
交見輩之垂於義者必正色爭之叫李撫州持法
明允決大獄伸理沉寃不畏強禦卒以直道獲戾
貧不能治裝士民爭為居停及歸杜門窮經課里
中子弟遇定古今文手錄成帙布衣蔬食未嘗數
稔不能蔽風雨泊如也是其性情有大過人者故
為文能自運機軸不屑屑匠人步趨而自與古人
法度參毫不爽誠有其本也予又因之有所感矣
當前祿賢者得之固多而不賢者得之亦復不
少若天之所不甚愛惜未嘗擇人而與之也獨於
文章不輕畀人故往往有孝高費厚祿聲勢赫奕

子往在長安時士夫非於慈仁則清一泰奈與子生日甲申之後能詩歌大下快奇不羈之人顯久與庭筠未易盡識如劉子者往往然也及予自岩北歸里日假汝兼泰文江留連問者猶劇為而作君子納有取焉若近世之賦義在諷諫有為而為者以予相如楊日益作者軒輊薄掇集稗官野乘繁淫怪誕之辭妃青儷白補綴成篇其意可數十字畢者舉衍為千言而不休徒以示我之高才博聞為諱世取譏之其點為然無復存矣安能

望相如之作使文人觀先生集中剛書象數之奧性命之微間發幾無遺蘊使秉州灣東水利家衰品藻名物之辨皮數無不究極原委門然豎可見論品行其斯為體用兼全之學也不其為文也醉生夢死之不名簡質而不繁縟典而不傷于不敢知其共為何如要之為重實不為利如自關然者丈夫生斯世出入紫掖宜有作從而前後委委佗佗乃集中詩合參差之余以江上往來多愛妙如窮愁專一之士蓋其志留遠矣其人如是其文亦如見見盛可偽為哉

楊影山春望詩序

京口形勝甲東南金焦北固其名特著故四方騷
輿日萃其下而未有知所謂影山者是山也雖
然登其上而三山雲
[illegible]帆檣見與烟州城堞樓
[illegible]在几席間於帥與大讀書有得
[illegible]於山經與誌故騷人之
[illegible]字不足以發之世亦莫
[illegible]之門二十年中朝
[illegible]峯連隆自山右歸
[illegible]名山孤峙午夜上下古今
[illegible]多庚申
[illegible]及石江山形勝如指諸掌予
[illegible]攻第東山水觀治之西治
之媿自負發雪山春望詞
[illegible]故風景
[illegible]子家若
[illegible]眺人應似係之中其詞之
[illegible]婉而愛哈也夫天下
[illegible]幽人逸士往往
[illegible]然大漁子所
[illegible]遊者多矣此山南
[illegible]望則米元章之遺墨存焉其西則昭明太子讀書
[illegible]處也風流文章彷彿想見其人何從來遊者篇什
[illegible]零落乎此詩流傳於世吾見尋奇探幽者莫為奇

雪夢語序

雪事最
[illegible]西湖為特殺君先生於夏峰自名其所
[illegible]居之室以夏峰者記其
[illegible]之自也予受
[illegible]所聞於帥與夫讀書有得
[illegible]業先生之門二十年中朝
[illegible]峯連隆自山右歸
[illegible]予必踏數月後構屋以居
[illegible]

以為諸君甘貧樂道守孔顏家法余因自念壯歲
歸田忽忽二十年雖從遊夏峯亦嘗鼓楫雪亭與
閭緒論而因循玩愒無所成就今年逾五十奉
召史局汗青無期惟杜門絕應酬稍存山中面目
視君蕭然世外不及遠矣故讀夢語輒廢卷而歎
歎已復讀不自休有以也今衰病侵尋行將乞休
與蓮陸相約以餘年證明師門宗旨無忘雪亭夜
坐時青松白石實聞斯言

西山唱和詩序

宋子牧仲遊西山歸示余詩一卷而屬為序余謂

山水文章相因也謝康樂赤石麻源諸詩同巔
絡洞松竹徵鳥啼者歷歷如見元次山道州諸詩
柳子厚柳州永州諸記亦然獨怪終南去京兆為
近唐世號多詩人遊南山詩彷彿康樂亦未見柳者殊
不多見也豈士大夫身處京華日侯候緇塵不
暇窮山水之勝與抑或縈情生紐不能心跡雙清
雖遊而詩亦不工歟牧仲官西曹冊繁劇更盡心
職業警疑獄數大案仞不暇遊又清贏善病而
乃於休沐之頃呼朋攜子極登臨之樂其詩與康
樂元柳不必盡同要之庸開豁遠無長安貴遊繁

酲氣習披覽一過飄飄雲本露繚繞几席間信牧仲
於山水文章有深情也余入京師且數年埋頭史
局忽忽無意緒每薄暮下直信馬垂鞭望西山暝
色輒凝目久之而不果一往今序牧仲詩余滋愧
矣

王似齋詩序

詩以言志而雜出於貞淫正變上世采之以觀風
足山刪之以垂教誠謂本於性情而足以風化天
下耳後之作者非不研思搆彩窮妍極情或尚高
華或則奇與愛於風化亦有補否王子似齋辛酉
科余所取士也承其尊人慎齋家學出其緒餘發
為詩歌摛古懷親送弟憶昔諸篇溫柔敦厚最近
風騷以為詩也是名理也以為理也是象趣也求
之也正而即之也遠豈徒研思搆彩窮妍極情而
已哉況時取肯綮自與大吟灰餘韻者尤不可同
日語矣勿力自完振起頹風不無厚望世其可僅
以文人目之乎

送魏連陛歸保定序

昔孔門諸賢惟顏子最為好學孔子稱之曰一簞
食一瓢飲不改其樂而不言所樂何事及觀喟然

一歎然後知顏子之樂真有不能自已者而世俗
富得喪不足以易也孔子生平心得弟子不能傳
而孔子傳之自十五志學至七十從心所欲不踰
矩固天[illegible]之年譜也下學上達知我其天與
夫[illegible]寓意參以志憂不知老之將至亦即夫子
自傳之像贊也孔子與顏子相知最深所稱終日
言而不違者也而魯論所載與顏子若寥寥
其殁告於門弟子不能盡識而顏子獨能默悟
神會於言數聖人之文義蘊宏深而喟然一歎一
嘗之之精神全今猶在天壤吾師夏峰先生

平生大節偉然其氣力足以砥柱兩間而細行必
矜小物見譖所謂豪傑而聖賢者也其日進日譜
凡日用動作自應事接物纖細必書雖寒暑離
人事警若未嘗

日稍發晚年造詣益精默契神
化超然獨得非先生不能自知也道路魁予從游
日久庚戌冬自上谷來蘇門先生以日講授之使
[illegible]寓於靜室夜扎燈中宵不休爐火既熾丹鉛未休
余以冒冽未得共事明年春將北歸貽書屬余校
正余何敢辭獨念道藏才大而養之以靜學博而
守之以約當刺管之大州搜訪隱遺折節下士去

官之日三馬雙僮而已俗升沉得失無足介其
胷次古妙義門弟子不能盡識而顏子獨能默悟
其微言數聖人之文義蘊宏深而喟然一歎一
嘗之之精神全今猶在天壤吾師夏峰先生
自傳之像贊也孔子與顏子相知最深所稱終日
言而不違者也而魯論所載與顏子若寥寥
之所低回流連而不能去矣於其行書以送之

送宋牧仲分司蘇關序

宋牧仲以秋官尚書郎視權蘇關於其行
戊午冬子牧仲以秋官尚書郎視權蘇關於其行
也問閻大大贈之以詩至偽卷軸余於宋子姻
友也遵庭

必細審其得罪之由察其情偽稽之律例有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俱無憾之意有不合者動色力爭即豐鎬舊臣亦涼其真誠改容而敬禮之雖不能盡如己意其所全活者亦多矣今其視椎也由司寇椎舉

天子臨軒而遣之授以專勅其體為京朝官與督撫藩鎮不相轄也非若部郎之多匆匆其肘者也吾嘗謂司權政者禁胥役之需索佑放閘之期會則為不而杜豪強之夾帶絕權貴之請託則課不細而其爰在律已監而綜核與比皆牧仲之所優

為者也而余之所望於牧仲不盡於此為人身之所重者元氣也國家之所重者人才也古人宦轍所至必以咨訪人才為首務其所為人才者非詞華藻麗馳聲藝苑之謂也必經術以明通才器足以匡時有猶苦之志有沉深之謀此其人必不欲以清華顯往往在深山窮谷可以經世無間或浮遇人間落落穆穆非得其同志則不能相求也兩江自宋以來名臣大儒不可勝數今皇遂其人乎余甘泉蕃嶽北倫有軍旅之役事定而疾作清休時甲寅都有魏水叔兄弟與彭躬庵邦士

方讀書坐堂余知之未啟入山一訪亦以諸子深厥交脩不求聞於世余爾時雖粗知其姓氏未能忘也今得讀其所著書想見其為人屈指當日已二十年矣河山阻脩光陰荏苒惟有浩歎而已天生人才無間古今往者已矣來者未可量牧仲更從冰叔益求知所未知為勿如我之過時而悔也

謹

朝以此為使歸之獻則牧仲之所以報國者淺矣

送汪檢討奉使琉球序

沒閩不梯山航海貢琛獻貝象胥之傳譯為勞鴻臚之贊引不給琉球為東南島裔奉職尤謹自定鼎以來朝會之使數至康熙二十一年中山王世子遣陪臣來請襲封

天子嘉其守禮惟謹下廷臣會議可使者以名聞佥曰檢討汪某學行足稱儀度俊偉以充正使必能光照下國

天子曰可賜麒麟服蟒書金印臨軒命之王君既受

聖德重 國體

集285-389

得志不設問所從來益世俗之陋久矣婦人當尤甚如此則元龍以不過問即門名公卿文章數十軸日誦太君之前有佛然不樂耳況迂拙無用於世如余書子乃今觀太君則有異爭姑孝讓將漏之必謂元龍知公能師伯鸞高義安請推結布衣以從遊偕隱龍山東當明日采薇歌之豈不偉歟元龍難乎夫婦人癡女貴賤皆其子人情也有當然者焉以其夫壻早則以貴顯望其夫壻年則以學問名公卿文章數十軸日誦太君之前有佛然不樂耳況迂拙無用於世如余書子乃今觀太君則有異爭姑孝讓將漏之必謂元龍知公能師伯鸞高義安請推結布衣以從遊偕隱龍山東當明日采薇歌之豈不偉歟元龍難乎夫婦人癡女貴賤皆其子人情也有當然者焉以其夫壻早則以貴顯望其夫壻年則以

閨里為不爭元龍其可以無愧然吾聞從來佳子之賢未文相成也有陶侃截髮而後代功業著於晉代有歐母畫荻而後修文榮宋皆此有母以成其子也然必有偏之力彼八州而後陶侃之截髮始顯有脩之德重三朝而後文母之畫荻始聞是又有子以成其母也大君之所以教元龍者不求文采然即其勸勉太行名德之意必有在焉元龍其盍亦已無漸於二母矣元龍其盍

太君年方在壯元龍不在之時古書之大若或亦門如也進一卷讀即閉名公卿文章數十軸日誦太君之前有佛然不樂耳況迂拙無用於世如余書子乃今觀太君則有異爭姑孝讓將漏之必謂元龍知公能師伯鸞高義安請推結布衣以從遊偕隱龍山東當明日采薇歌之豈不偉歟元龍難乎夫婦人癡女貴賤皆其子人情也有當然者焉以其夫壻早則以貴顯望其夫壻年則以

為大之有意當文與夫奇者假年以為萬古者也生死有命古不思議人間萬事不能盡從人子之截髮始顯有脩之德重三朝而後文母之畫荻始聞是又有子以成其母也大君之所以教元龍者不求文采然即其勸勉太行名德之意必有在焉元龍其盍亦已無漸於二母矣元龍其盍

乎使孔子年未及七十而止則後人必以知命耳順爲學問止境矣使顏子而有夫子之年門所謂未達一間者其終於未達然大高之事重也如此最生者不作苗心濂洛之學以孝弟爲根基以存養爲持愛出門定交與善興學之傳下到農畝而古聖賢皆閉戶歸軌斂不敢出一步門內稽古六忠祠記唐中丞張公太守許公以節義冒險公爲部刺史於秦秋官屬奉命巡行至於雍門見先生讀易百泉韜光斂跡靜觀默識以待而先生與世若忘高公卿尹子奇公以節義冒險公爲部刺史於秦秋官屬奉命巡行至於雍門見先生讀易百泉韜光斂跡靜觀默識以待而先生與世若忘高公卿尹子奇

與朝定鼎崇儒右文先生讀易百泉韜光斂跡靜觀默識以待而先生與世若忘高公卿尹子奇恪潤恩德益部而學益窒徵書歲下津留優賁嚴命切席祭酒之席以待而先生與世若忘高公卿尹子奇蕭巢權篆到門執弟子禮先生與世若忘高公卿尹子奇孝純未嘗著書更問燈如猶之建鼓桴成下里鼓門設為之條分縷析無不人人各得其所求自初筮者才品高下即命量不爽其之吾論輒中隱微若久與處洞悉其生平若即泰越人之視病不見過也回視數年前學門必有日進月長可自慊自助而非他人所能喊測者矣今天下理學太宰迎入則我州亦張公所往來提戈擐兵處而

公以節義冒險公爲部刺史於秦秋官屬奉命巡行至於雍門見先生讀易百泉韜光斂跡靜觀默識以待而先生與世若忘高公卿尹子奇恪潤恩德益部而學益窒徵書歲下津留優賁嚴命切席祭酒之席以待而先生與世若忘高公卿尹子奇蕭巢權篆到門執弟子禮先生與世若忘高公卿尹子奇孝純未嘗著書更問燈如猶之建鼓桴成下里鼓門設為之條分縷析無不人人各得其所求自初筮者才品高下即命量不爽其之吾論輒中隱微若久與處洞悉其生平若即泰越人之視病不見過也回視數年前學門必有日進月長可自慊自助而非他人所能喊測者矣今天下理學太宰迎入則我州亦張公所往來提戈擐兵處而

湯子遺書卷之十

序

重建六忠祠序

雍城西門內舊有六忠祠祀唐中丞張公太守許

潮汕文獻叢書卷二

集285-392

湯子遺書卷四目錄

記

乾清門奏對記
睢州移建廟學碑記
重修蘇州府儒學碑記
潼關衛儒學重建啟聖祠碑記
嵩陽書院記
兵錄平日作文準覽試卷近因纂修
慶都縣虎牢陵廟碑記
重建漢太尉楊公饗堂碑記
潼關樓刻詩記
重修乾明寺碑記
田烈婦孫氏殉節碑記
重修中州會館記
重建信陵君祠記
星聚堂記
二聖廟碑記

湯子遺書卷四

兩朝聖訓及明史所作詩文共少
上曰前輩作亦可四月初九日試道
百進所著文十篇許十首

記

乾清門奏對記
康熙二十二年三月三十日
上御乾清門試作五
言近體詩文共十篇
命錄平日所作文進覽試卷近因纂修
睢陽 湯 斌 潛菴

世祖章皇帝時事汲汲焉庶士時作予試對曰見次
問十三經論二十一史論秦王正月
上令以康大意對曰春王正月四字一以本自
胡氏傳議論不一有言古周改月泉改時有言
改月不改時有言古時月俱不改皆臣以春秋本
文所之時月俱改之說為是如冬十月雨雪二月
無冰在泉時原不易異又僖公五年左傳春王正
月辛亥朔日南至者子月也此改月改時
之證也胡安國言泉時
先周月臣以為不然行夏

之時聖人予日論道之士春秋者聖人尊王之書以夏時冠周月非為下不倍之義

上欽之又擬漢以禁固假貧民不直吉極諫之士

詔

館時

上問此詔何為而作 對曰此漢元帝時事臣次

世祖章皇帝御試以此命題臣榮 恩校檢討之職又命述學言篇大意 對曰周子至朱子其學最為純正精微為儒者標準後學沉溺訓詁殊失程朱靖意王守仁致良知之學正以救末學之失

弊但語多失中門人又以虛見承襲致滋後人之議臣竊謂先儒補偏救弊各有深心願學者識聖學之真身體力行久之當有自得徒競口語無益也

上復韻之潼關城樓刻詩記 唯州儒學記 萬曆甲

院記 贛州府誌序

上一一覽訖詩十首逐字看過至末首有年老才將盡憂多道轉親 對曰臣幼遭

上佇思久之曰何謂憂多道轉親 對曰臣幼遭亂離半生在憂患中嘗隨軍體認於道理轉覺親

切而此恩不勝感悚

大顛和尚從容問答 問答

平主後漢儒學名 同

由報捕毘盧帽

唯州移建廟學甲 記

旌忠儒學舊在北城濱 記上 刀未更河決城遂

論於水有司謹奉先師主於城南民舍地甚湫隘

殿廡之制不備堂齋倉庫缺當牛供新舉業屢議改

建以財用匱乏莫有敢然任其事者康熙十年知

州事晉公始至慮無以興學育才仰承

朝廷廟學並建固明學者以聖賢爲尚也夫聖賢之學其要存心存心者存人理而已人理不明則不睹不聞與伯大人倫日用宜大相左也其於人心之危微天命之性善惡之幾誠僞之辨毫釐千里之繆或乖於人心之公而不自覺或悖於天命之正而不自知或溺於人心之私而不自覺或流於人欲之肆而不自知或牽於人心之危而不自覺或蔽於人心之微而不自知或拘於天命之性善而不能盡或雜於天命之性善而不能明或誤於人心之善而不能擴或誤於人心之惡而不能遏或認人欲爲天理或認天理爲人欲或認人心爲道心或認道心爲人心或認氣質爲義理或認義理爲氣質或認人欲爲氣質或認氣質爲人欲或認人心爲義理或認義理爲人心或認天理爲氣質或認氣質爲天理或認人欲爲義理或認義理爲人欲或認天理爲人欲或認人欲爲天理或認人心爲氣質或認氣質爲人心或認天理爲義理或認義理爲天理或認人心爲人欲或認人欲

新之初蓋起周之久廢者興之紹播啓良典制其
倫洋水跡通遠接太湖松稱柯涇之勝抵于本
閒十月而訖工於是躬率僚屬行釋菜禮定則揚
學於宮諸生執經問業遠近咸集又明年二月乃
奉詔下　來宮之命頒行通詔生而告之曰此地
名淵臣儒卓犖相望諸生肄業其中也非經書之外更有不
先自仰答　文正公建學胡安定教於今六百餘年矣
天子作人雅意者來安在于國家興治化在正人
心而正人心在崇經術學士宜知所嚮向矣吾
當告書煨燼之餘儀文器數之日刪定傳授之言
約存什一於千百且其時棄道不以詞章經學
古之士皆自上開朝廷定大議斷大疑典士據經
以對故其時士大夫勇於自立無苟簡之心事事
廉讓之行更衰亂而不變此重紀綱之效也其後
虛無寂滅之說盛聲律對偶之習下而經學荒矣
宋濂洛關閩諸大儒出闢天人性道之源流故天
下知性不外乎仁義禮智而虛無寂滅非性也道
不外乎人倫日用而功利詞章非道也所謂得六
經之精微而繼孔孟之絕學又當漢以後諸儒所
可及歟宋史道學儒林為二傳蓋以周程張朱
繼往開來其師友淵源不可與諸儒等耳而道學
幻學了此公矣夫所謂道學者大經四書之旨體
驗於心躬行而有得之謂也非經書之外更有不
傳之直學也故雖經書之所載此異端之所謂道
也學心而心經也宋洙泗而
同各淵人公之所以小
之所以良也

名而汲力於其實則亦已矣故學者必
究明義利之界謹敬偽之關則當貴賤之非道
不處不去必劃然也造次顛沛生死禍福之間不
可移易者必確然也毋為杜尺直尋之事毋作揣
摩射得之業寧拙毋巧寧方毋圓成懼
慎獨之功無時可間子臣弟友之職不敢不勉不
慎於大節亦不謹於庶行如此則發為議論自能
信於鄉黨而教不得騁也出為政事
自能門下興新而政不得施也其斯
為貞經學其為貞經學也已否則剽竊浮華苟

為譯世取寵之具論踐履析為二事即誦說先儒世道亦何賴乎當文正公時中庸猶雜載記中公獨舉以示橫渠則公之深於經學可知矣安定之教以經義為本當時太學取以為法宋世人才之盛實基於此諸生為鄉邦後進來遊來觀其亦所以仿成 聖朝之治化者余實有厚望焉諸生請書其言以為記

重建啟聖祠記

學宮之有啟聖祠也蓋本宋熊禾明宋濂諸公之說而為之者也父子祖孫師弟子賢愚人品賢名齊若子思清靜守節而樂道宏不廢世濁不污孔子俱不為少貶孔子亂奴弟子欲事之如事父母之禮孔子固不為加隆顏路曾皙之失不為之諱其所以為聖為賢為師為父之道固已炳如日星矣後之人不能無議者考之家語七十弟子中孔悝附於衛輒而及茲議竊自附於熊宋二君之後庶幾

原本吾道定之格以之進曾子可也以之進子張可也以之進有若等六子亦無不可也余記建啟聖祠之意如此

萬陽書院記

萬曆己卯在縣封縣城北建曰五代宋初與雅陽白鹿洞嵩陽大書院其地負高面嶺左右少室箕山諸峰秀麓表中天清淑之氣於是為萃至道中陽九厄子史置授官生徒至數百人稱最盛一程子嘗講學於此後人因為建祠明末兵亂傾

國朝崇儒右文知縣事兗州葉侯封建堂三楹祀二程朱子而以地鄰崇福宮凡宋臣之帶崇福宮銜者凡七人之爰多矣乃倣古之義取其及門親炙已遷京職品人大名允倘副使復加之大原次明於斯也益道之大原出於天人同原則知吾心與天地一而往來紹述之功豈小補之哉侯仁以為政不忘化民以學為先故程朱為道學宗師自康熙十八年春至次年秋落工知縣事長洲張侯壎以興起斯文為任月吉講學課藝其中名士影形向風遠庵作書屬余為記余謝不敏侯固請不已學不能立不惑五十而後知天命耳孔子自十五志學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此無往之非仁之為體非可以言語形容也故程子謂學者須先識仁以識仁之為體則萬物皆備

不外動容周旋而子臣弟友即可上達天德而無行不與者此也所謂知其大者此之功利之用出業技與之習皆周人之上下而其中祕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所貫我者蓋然也是其學雖非聖人之與矣其中庸之博學將以篤行也顏子之博文將以約禮也大易之窮理將以盡中和也參伍大學之格物將以修身也合而事物以之德良其神追祀其母固其宜爾改陽修以史記地志證其無疑得漢建寧五年成陽靈臺碑文以慶都仙沒蓋葬於茲欲人莫知名曰靈臺緣生生征記有云成陽縣東南有堯母慶都墓上有祠廟土注水紅未不息而聖心傳位會通於無窮所奉祀遂定堯母葬處在成陽而郭璞慶都陵寢則堯母之葬在唐益可徵矣雖然成陽之碑稱葬於茲益也者未取信之辭堯既封於唐矣母之不合祔之故土而妥其神魂此亦事理之所有況唐之故城東門內封土數仞俗號堯母慶都陵相傳久雨廟圮水穿陵露穴知縣事錢塘周府公因出俸錢治之以磚築陵之四面外設重垣合飾內範塑坊於前題曰堯母陵余

在南登堯山見都山故以為名追金源乃更今名考秦始皇七年攻龍孤慶都還兵攻汲則其名邑古矣北朝陳鄒成曰陳隆為帝譽第三妃見於史記見於世本見於大戴氏禮記堯以唐侯升為天子始封於唐皇甫謐謂中山唐縣是也故山曰堯山水曰唐水城曰唐城池曰唐池謐又言望都山堯母慶都之所居邑既有堯祠思堯之德良其神追祀其母固其宜爾改陽修以史記地志證其無疑得漢建寧五年成陽靈臺碑文以慶都仙沒蓋葬於茲欲人莫知名曰靈臺

自江南奉
召入都過之請余為文勒之石余按帝嚳紀十人
堯母之外其著者有邵氏有娀氏詩言赫赫姜嫄
有娀方將是已娥皇氏常儀生摯鄭居氏生八兒
羲和生宴龍當時下其四子皆有天下而有部生
棄則云履大神跡有娀生禹則云吞薏苡而孕之其
事甚怪或以為釋經之誤至於堯使更謂其視於
三河感赤龍而生堯何其誕也以堯之神聖則其
生或未嘗異異之者以堯之神聖則其
古者東為神紘詩俾侯歲時授工歌豳詩
帝高辛分十其妃伊堯母分降斗維歲閼逢兮涉
灘丹陵倒兮二河平寘風分牛子望舒從分十日
析土分陶唐望都山分甘之鄉千秋兮萬歲思帝
懷兮罔替列俎分執爵鼗磬合分明堂之東兮
縮紛瓊輪回分黃雲之道分婀娜從形車兮駕
白鹿飛舞分弄歌會鼓兮傳芭吹不厭分神不改
邦人祀事兮永久

重建漢太尉楊公饗堂碑記

華陰城東三十里有漢太尉楊公墓按本傳公於
延光中為太尉以忠直被放歸飲恥辛於乙酉春
順帝即位門人處放陳留酒門
改葬公於華陰凍亭祀以中牢
內由鄉百常開奠焉竭墓下見兵亂之後常其
營域已毀神道柏樹伐斷過者莫不傷之公
之令支炎未遠與有載列事跡而數名久
之作史記者出爰訪舊事未得公事未
生或未詳其處漢公事未得公事未
漢之名而不知其處公之事未得公事未
出入宰相之重而不知其處公之事未得公事未
使帝側席內過歎然於延武明帝之世未遠
殺身而君或悟也當其時去
位列上相職任樓臧不忍
明此乎蓋公以白衣來彷
乃及以文人自名
波邪下天其地宏厚矣
懷分罔替列俎分執爵鼗磬合分明堂之東兮
縮紛瓊輪回分黃雲之道分婀娜從形車兮駕
白鹿飛舞分弄歌會鼓兮傳芭吹不厭分神不改
邦人祀事兮永久

侍委任忠直則東漢之隆尚或未艾觀其諸門人諸子雜木布被數言千載而下誰不為之感泣者乃能致大鳥之祥而幸不能回安帝之聽此漢祚所以不永而公之無可如何者也於戲傷哉雖然公沒後子孫相繼為太尉若秉若賜若彪若著清節偉望不察纖以掩身遠害之道識王臣匪躬之節吾未見其可也夫太華高谷之間由漢以來數百千年矣其遺致甘霤折而不竭者謂非公之餘烈使然歟

著於當時名字勒於夔鼎者衆矣然皆湮滅無復睹記所遺墓宮至有牧豎樵蘇踐踏做於其上鄉里後進不知有斯人之墓四方過士駟車過之亦無有翻然而起敬者公自改葬以迄於今雖屢經兵火而不能去鳴呼是可以知公矣

潼關樓刻詩記

潼關古桃林地也太華峙其西崤函踞其東泰山迎合鶴峰刺大河渭屈盤千壑奔會崖谷間嶺環抱叢倚道路狹峻車馬如束眞天造奇險為秦關閫漢唐以來莫不倚為重鎮以資扼兵火之後城垣仍地棲榛荊缺廢址荒煙過者為之躊躇而慷慨順治十三年武泰侯命鈞兵茲土自顧庸菲不足當斯重寄而喘喘自恐仰賴 朝廷德威遐被數千里外如在輦轂之下故承乏三年兵弭吏副上習民安乃策屬重建城樓貴鼂修役閉門坊農工既成集古人題關迴咏之詞自唐明皇以下凡一十有八人為詩

睢州城西北隅有寺曰乾明按通誌元至正元年建考元人碑記云國初寺甚宏壯中脩非初建矣或曰寺在唐宋為楊伽禪院蘇文忠公於紹聖元年貶嶺表過而信宿於此書松窗竹屋未能盡考也今幼時來遊見殿閣不高大書記頗可觀餘不能記憶歷皆歷歷在目矣壁間舊有題字皆掌寇李衎吳明卿輩所以坡公遺躅故來遊者衆歟寺東南有高塔俯臨明禎末以寇亂毀塔得石記歷叙興廢撫掬為然歟成物之成設有時梅易數者類能為之非甚異事歟城陷後值鼎革未暇治河遂為巨浸者七載吳越荊楚之貢舟橋巨帆出入城郭關閘余嘗乘舟過此見滄溟一望無際白鷺飛鳴與漁歌相答戲佛像斜矗波濤中吃欸者久之順治十七年河治地出僧眞元募貲建大殿三間材堅壯像設具備僧院禪堂次第甲乘介衰進士於生補記久未及為其請益力圖形家言此寺於州風水有裨余未習其說然地最窪下寺當河衝錄然峻時有獨障狂瀾之象形家言或不謬又州以屢漫故古蹟蕩然比寺建景不忍不減風流猶可想見彼張旭英超初之輩果安在哉其荒頹斷礎亦有過而流連者爭東錦水冷冷西馴古城長隄煙柳映帶南望雉堞樓櫓參差如畫西可以倘詩人之吟眺而鐘魚磬梵唄參絕於晚風殘照之間於以消塵思而發深省不可謂非人之結勝也若其勾魂七十餘神強健事必剸其決沙必愛其久之古專戰十載幕解此亦足以震君大書之論郡之貢賦吳越荊楚之貢舟橋巨帆出入城郭關閘余嘗乘舟過此見滄溟一望無際白鷺飛鳴與漁歌相答戲佛像斜矗波濤中吃欸者久之順治十七年河治地出僧眞元募

上解衣游泳雨後水大漲遂溺死烈婦撫尸長號
盡聲絕珥之屬治一棺先以一殮裹置棺蓋
人亟救得甦其父勸慰曰汝父在獨不相念乎烈
婦曰在家從父既嫁從夫禮也從一而終古之訓
也夫亡與亡計之熟矣其父無以難弟令諸姊以
防護之烈婦衰泣勾水不入口見防衛日密乃給
曰我今不死死須葬後卅為計也與諸姊以喪
事至夜分諸姊大半睡去烈婦呼之弟口若不
聞我乞予周與之長談至四鼓豈諸姊以用不能
支皆睡烈婦遂自經夫棺門蓋六月十九日也

雖鬚之人無不流涕皆知烈婦之有烈婦也孫氏之
有賢女也紳縉林歌詠之鄙大夫士置酒其堂謂
和與陳令公石而屬余一言傳其事竊惟夫婦大
倫一節不改名之士日俗是關庸德官若非人所難
者然時自篇以節書者其爻一人而已春秋之
書史不志百年之間不啻幾紀
陌姓何寥寥也茲觀烈婦亦何奈今
朝廷方敦崇節義俾各旌其夫採風給諫實勤
之而史以為彤管光采兩世夫採而刊銘道周安
觀烈婦能為聚書守之俾出東西紙筆為聚守之俾
聲聞不朽及者矣予仍聚於一時日歲時伏臘會
水不涸跡即星霜環易歲月滋古為羅蒙翳苔蘚
引使如古之王墓而傳之可以補史氏之闕而烈
婦姓氏終以不沒於世則世之依行礪節者無慮

重修中州會館記

中州會館在宛武門之左舊為眾司徒公別墅所
創銀湾曲也迴治十四年同鄉官都下者捐貲購
得改建會館宗伯薛公為記其事歲久漸頹屢議
修治以款於費弗果越康熙十八年秋地震傾圮
殆盡時都諫王君子厚方主館事捐俸以倡同籍

各輸金有差鳩工庀材中翰王君二霊身董其役
前閣川而北上於是繚之諸大夫上置酒其堂謂
不可以無記而屬文於余余謂 國家畫十五方
域而京師其都會也凡鄉之仕於朝者官階之崇
卑職守之細繁簡不侔也分曹治事有朝會而
外之茂木宮遠者矣其官於外或數百里或數
千里嘗謁不一通有一日而有不及通有其來於鄉以庶試禹選而至者矣亦有京朝官
出東西紙筆為聚守之俾各以數百里數千里
聲聞不相及者矣予仍聚於一時日歲時伏臘會

主之時脩親睦鄉曲之義豈不謂行古之道乎都諫蒯樂洵爲知所務也余更三復宗伯之記稱述吾鄉先哲若李文達劉文靖之相業顧軒冰都憲之直節端肅許襄毅之事功何文定崔文敏之文章氣節屬望後人希慕風烈文相砥礪不在飲食燕衎相徵逐用意可謂深且摯矣余謂公卿大夫有所本亦在其學而已中州文章莫盛於昌黎其學闢佛老崇仁義得聖人之大端論者以爲精微之蘊猶有未究其極者余雨程子出嗣深探

原未窮理盡性後千百不傳之統故程子者實備學之大宋而鄉之後進所當奉爲準的者也若夫文山姚文獻講學蘇門佐興元太平之治而明之曹正夫倡道靖通距邪開正居一代理學之冠其後九季美范叔龍紹述於洛西秦正卿以文開於宋鄉哲忠節開繹考澤賀景瀚發明春秋例文烈力任風教大節皎然數君子皆不愧於功利確然有以自信者也咸得侯生猶龍產丁若毛公薛公簡賤而危其爲伍者也信陵何自而得之卒賴其文友必信於前脩之事功風節不規規求合吾見

宗伯宦衆時所建也崇禎壬午沒於河今　國家承平三十年脩興廟大脩都邑奉門之堰猶有侯韓子客遊梁歎曰茲非魏都邪蕞朱亥而人乎使當時無信陵則侯嬴朱亥亦以匹門市僧老耳藏穴不足以聞振者世不數見也於是脩李祠即其利地土中某得宋礼故碑釀金建祠以侯朱配仍舊也韓子又曰侯生猶龍產丁若毛公薛公固生於趙爲平原所簡賤而危其爲伍者也信陵何自而得之卒賴其文友必信於前脩之事功風節不規規求合吾見

信陵之終不失臣節於魏者二公力也徒以非魏產而不祀非闕典歟補主列侯朱之次旌功也所謂禮以義起者也工既竣請於官春秋致祭復選石刻史記魏公子列傳立祠中過睢陽請余爲之記余酌酒與韓子曰君燕市布衣也未嘗綰綬分符有俾役舊典表章古烈之任者也何汲汲爲此得無卓論落之難偶慨知己之莫遇與信陵嫡世而相感乎夫信陵豈獨以好客重乎秦之併六國也此古今一大變局也趙與魏爲脣齒而魏與五國爲籌維信陵用兵雖太公穆莫無以加焉使當時不以讒廢則秦不得滅魏魏不滅則五國不至折而入於秦即信陵一旦以老病死其知人下士如此必能得如信陵者而托國焉暴秦之虐不能及於天下矣其以毀廢也飲酒沉婦人而卒其亦有見不忍見天下之遑鉅於秦而求逃罪一朝之命乎李牧死而趙亡信陵死而魏亡始皇之毒威於海內天也漢高過大梁而以太牢祀之也其亦有見於此乎信陵墓在揚州門外河流縈洄沒不可問矣此祠之建其不可已也漢爲之記碑予名與古業慨有大節此祠之建其一

端云

星聚堂記

昔東漢陳太丘過潁川荀朗陵家大史奏德星見其占曰五百里內有賢人聚至今載諸史冊千古傳爲嘉事吾謂太丘修德清靜淮退合度叫闓賢矣爾叔博學高行其子號曰八龍然爰咨訪博問時有嘉謀馬何重士動天衆哉疑當日前公跡已時有嘉謀馬何重士動天衆哉疑當日前公跡已時有嘉謀馬何重士動天衆哉疑當日前公跡已

跡已時有嘉謀馬何重士動天衆哉疑當日前公跡已

五星聚於奎井秦分也文章之府漢宋兩朝人文最盛已見於此儒者師弟相聚洙泗而後一聚於河汾再聚於伊洛至元初姚公茂卿平仲姚仁甫寶子聲共聚百泉之上獨劉靜修家容城然聲氣亦相往來不可謂非聚也先生生靜修之里而隱於蘇門一時學士員笈從遊無異昔之河汾宋之伊洛也夫天人一理人之精神原與天地相通故嚴陵動客星之象處士應少微之占賢士聚於下則德星聚於上理固然也將見司天占象家書星婁之間當有五星聚奎婁之分以驗人事何異云

斌庸隨杖履於斯堂之上以與郭子遊亦不敢不自勉焉

二聖廟碑記

睢州城東南三十里曰黑龍王廟不知所自始相傳昔時黑龍見因廟祀焉稽應劭瀆祠輒應禱禜中河水暴流有關帝像沿流而至人祠於其左後又立廟祀真武二廟鼎峙而黑龍王廟最久故名特著廟貌桑無市販之習茂木脩竹遮映茅屋數十家務農桑無市販之習茂故其野叟皆有上古之風朴厚勤耕鑿以供賦稅也而其人知讀書尚禮義則教父之功實多其新此廟也所以聚一方之心志而使之為善焉太照之大畫以明德義力田以給公上而又處乎近郊雖煩紛市俗之間以誘其心則必能有常矣甲民擇寬敞伽藍舊址數畝迫隘無足比數追陪杖履於斯堂之上以與

時順治十四年也今二十餘年弟錦芝猶以承先志為記余承乏史局編摩和睦秋月卧病公司徒貢笈而北杖屨下葬於此也門人之思亡已深矣風朴厚勤耕鑿以供賦稅也而其人知讀書尚禮義則教父之功實多其新此廟也所以聚一方之心志而使之為善焉太照之大畫以明德義力田以給公上而又處乎近郊雖煩紛市俗之間以誘其心則必能有常矣甲民擇寬敞伽藍舊址數畝迫隘無足比數追陪杖履於斯堂之上以與

宇宙綱常律令禮法以正君子之神明以感動之故其野叟皆有上古之風朴厚勤耕鑿以供賦稅也而其人知讀書尚禮義則教父之功實多其新此廟也所以聚一方之心志而使之為善焉太照之大畫以明德義力田以給公上而又處乎近郊雖煩紛市俗之間以誘其心則必能有常矣甲民擇寬敞伽藍舊址數畝迫隘無足比數追陪杖履於斯堂之上以與

時順治十四年也今二十餘年弟錦芝猶以承先志為記余承乏史局編摩和睦秋月卧病公司徒貢笈而北杖屨下葬於此也門人之思亡已深矣風朴厚勤耕鑿以供賦稅也而其人知讀書尚禮義則教父之功實多其新此廟也所以聚一方之心志而使之為善焉太照之大畫以明德義力田以給公上而又處乎近郊雖煩紛市俗之間以誘其心則必能有常矣甲民擇寬敞伽藍舊址數畝迫隘無足比數追陪杖履於斯堂之上以與

宇宙綱常律令禮法以正君子之神明以感動之故其野叟皆有上古之風朴厚勤耕鑿以供賦稅也而其人知讀書尚禮義則教父之功實多其新此廟也所以聚一方之心志而使之為善焉太照之大畫以明德義力田以給公上而又處乎近郊雖煩紛市俗之間以誘其心則必能有常矣甲民擇寬敞伽藍舊址數畝迫隘無足比數追陪杖履於斯堂之上以與

時順治十四年也今二十餘年弟錦芝猶以承先志為記余承乏史局編摩和睦秋月卧病公司徒貢笈而北杖屨下葬於此也門人之思亡已深矣風朴厚勤耕鑿以供賦稅也而其人知讀書尚禮義則教父之功實多其新此廟也所以聚一方之心志而使之為善焉太照之大畫以明德義力田以給公上而又處乎近郊雖煩紛市俗之間以誘其心則必能有常矣甲民擇寬敞伽藍舊址數畝迫隘無足比數追陪杖履於斯堂之上以與

宇宙綱常律令禮法以正君子之神明以感動之故其野叟皆有上古之風朴厚勤耕鑿以供賦稅也而其人知讀書尚禮義則教父之功實多其新此廟也所以聚一方之心志而使之為善焉太照之大畫以明德義力田以給公上而又處乎近郊雖煩紛市俗之間以誘其心則必能有常矣甲民擇寬敞伽藍舊址數畝迫隘無足比數追陪杖履於斯堂之上以與

時順治十四年也今二十餘年弟錦芝猶以承先志為記余承乏史局編摩和睦秋月卧病公司徒貢笈而北杖屨下葬於此也門人之思亡已深矣風朴厚勤耕鑿以供賦稅也而其人知讀書尚禮義則教父之功實多其新此廟也所以聚一方之心志而使之為善焉太照之大畫以明德義力田以給公上而又處乎近郊雖煩紛市俗之間以誘其心則必能有常矣甲民擇寬敞伽藍舊址數畝迫隘無足比數追陪杖履於斯堂之上以與

宇宙綱常律令禮法以正君子之神明以感動之故其野叟皆有上古之風朴厚勤耕鑿以供賦稅也而其人知讀書尚禮義則教父之功實多其新此廟也所以聚一方之心志而使之為善焉太照之大畫以明德義力田以給公上而又處乎近郊雖煩紛市俗之間以誘其心則必能有常矣甲民擇寬敞伽藍舊址數畝迫隘無足比數追陪杖履於斯堂之上以與

時順治十四年也今二十餘年弟錦芝猶以承先志為記余承乏史局編摩和睦秋月卧病公司徒貢笈而北杖屨下葬於此也門人之思亡已深矣風朴厚勤耕鑿以供賦稅也而其人知讀書尚禮義則教父之功實多其新此廟也所以聚一方之心志而使之為善焉太照之大畫以明德義力田以給公上而又處乎近郊雖煩紛市俗之間以誘其心則必能有常矣甲民擇寬敞伽藍舊址數畝迫隘無足比數追陪杖履於斯堂之上以與

宇宙綱常律令禮法以正君子之神明以感動之故其野叟皆有上古之風朴厚勤耕鑿以供賦稅也而其人知讀書尚禮義則教父之功實多其新此廟也所以聚一方之心志而使之為善焉太照之大畫以明德義力田以給公上而又處乎近郊雖煩紛市俗之間以誘其心則必能有常矣甲民擇寬敞伽藍舊址數畝迫隘無足比數追陪杖履於斯堂之上以與

時順治十四年也今二十餘年弟錦芝猶以承先志為記余承乏史局編摩和睦秋月卧病公司徒貢笈而北杖屨下葬於此也門人之思亡已深矣風朴厚勤耕鑿以供賦稅也而其人知讀書尚禮義則教父之功實多其新此廟也所以聚一方之心志而使之為善焉太照之大畫以明德義力田以給公上而又處乎近郊雖煩紛市俗之間以誘其心則必能有常矣甲民擇寬敞伽藍舊址數畝迫隘無足比數追陪杖履於斯堂之上以與

宇宙綱常律令禮法以正君子之神明以感動之故其野叟皆有上古之風朴厚勤耕鑿以供賦稅也而其人知讀書尚禮義則教父之功實多其新此廟也所以聚一方之心志而使之為善焉太照之大畫以明德義力田以給公上而又處乎近郊雖煩紛市俗之間以誘其心則必能有常矣甲民擇寬敞伽藍舊址數畝迫隘無足比數追陪杖履於斯堂之上以與

時順治十四年也今二十餘年弟錦芝猶以承先志為記余承乏史局編摩和睦秋月卧病公司徒貢笈而北杖屨下葬於此也門人之思亡已深矣風朴厚勤耕鑿以供賦稅也而其人知讀書尚禮義則教父之功實多其新此廟也所以聚一方之心志而使之為善焉太照之大畫以明德義力田以給公上而又處乎近郊雖煩紛市俗之間以誘其心則必能有常矣甲民擇寬敞伽藍舊址數畝迫隘無足比數追陪杖履於斯堂之上以與

宇宙綱常律令禮法以正君子之神明以感動之故其野叟皆有上古之風朴厚勤耕鑿以供賦稅也而其人知讀書尚禮義則教父之功實多其新此廟也所以聚一方之心志而使之為善焉太照之大畫以明德義力田以給公上而又處乎近郊雖煩紛市俗之間以誘其心則必能有常矣甲民擇寬敞伽藍舊址數畝迫隘無足比數追陪杖履於斯堂之上以與

時順治十四年也今二十餘年弟錦芝猶以承先志為記余承乏史局編摩和睦秋月卧病公司徒貢笈而北杖屨下葬於此也門人之思亡已深矣風朴厚勤耕鑿以供賦稅也而其人知讀書尚禮義則教父之功實多其新此廟也所以聚一方之心志而使之為善焉太照之大畫以明德義力田以給公上而又處乎近郊雖煩紛市俗之間以誘其心則必能有常矣甲民擇寬敞伽藍舊址數畝迫隘無足比數追陪杖履於斯堂之上以與

宇宙綱常律令禮法以正君子之神明以感動之故其野叟皆有上古之風朴厚勤耕鑿以供賦稅也而其人知讀書尚禮義則教父之功實多其新此廟也所以聚一方之心志而使之為善焉太照之大畫以明德義力田以給公上而又處乎近郊雖煩紛市俗之間以誘其心則必能有常矣甲民擇寬敞伽藍舊址數畝迫隘無足比數追陪杖履於斯堂之上以與

時順治十四年也今二十餘年弟錦芝猶以承先志為記余承乏史局編摩和睦秋月卧病公司徒貢笈而北杖屨下葬於此也門人之思亡已深矣風朴厚勤耕鑿以供賦稅也而其人知讀書尚禮義則教父之功實多其新此廟也所以聚一方之心志而使之為善焉太照之大畫以明德義力田以給公上而又處乎近郊雖煩紛市俗之間以誘其心則必能有常矣甲民擇寬敞伽藍舊址數畝迫隘無足比數追陪杖履於斯堂之上以與

宇宙綱常律令禮法以正君子之神明以感動之故其野叟皆有上古之風朴厚勤耕鑿以供賦稅也而其人知讀書尚禮義則教父之功實多其新此廟也所以聚一方之心志而使之為善焉太照之大畫以明德義力田以給公上而又處乎近郊雖煩紛市俗之間以誘其心則必能有常矣甲民擇寬敞伽藍舊址數畝迫隘無足比數追陪杖履於斯堂之上以與

時順治十四年也今二十餘年弟錦芝猶以承先志為記余承乏史局編摩和睦秋月卧病公司徒貢笈而北杖屨下葬於此也門人之思亡已深矣風朴厚勤耕鑿以供賦稅也而其人知讀書尚禮義則教父之功實多其新此廟也所以聚一方之心志而使之為善焉太照之大畫以明德義力田以給公上而又處乎近郊雖煩紛市俗之間以誘其心則必能有常矣甲民擇寬敞伽藍舊址數畝迫隘無足比數追陪杖履於斯堂之上以與

宇宙綱常律令禮法以正君子之神明以感動之故其野叟皆有上古之風朴厚勤耕鑿以供賦稅也而其人知讀書尚禮義則教父之功實多其新此廟也所以聚一方之心志而使之為善焉太照之大畫以明德義力田以給公上而又處乎近郊雖煩紛市俗之間以誘其心則必能有常矣甲民擇寬敞伽藍舊址數畝迫隘無足比數追陪杖履於斯堂之上以與

時順治十四年也今二十餘年弟錦芝猶以承先志為記余承乏史局編摩和睦秋月卧病公司徒貢笈而北杖屨下葬於此也門人之思亡已深矣風朴厚勤耕鑿以供賦稅也而其人知讀書尚禮義則教父之功實多其新此廟也所以聚一方之心志而使之為善焉太照之大畫以明德義力田以給公上而又處乎近郊雖煩紛市俗之間以誘其心則必能有常矣甲民擇寬敞伽藍舊址數畝迫隘無足比數追陪杖履於斯堂之上以與

宇宙綱常律令禮法以正君子之神明以感動之故其野叟皆有上古之風朴厚勤耕鑿以供賦稅也而其人知讀書尚禮義則教父之功實多其新此廟也所以聚一方之心志而使之為善焉太照之大畫以明德義力田以給公上而又處乎近郊雖煩紛市俗之間以誘其心則必能有常矣甲民擇寬敞伽藍舊址數畝迫隘無足比數追陪杖履於斯堂之上以與

時順治十四年也今二十餘年弟錦芝猶以承先志為記余承乏史局編摩和睦秋月卧病公司徒貢笈而北杖屨下葬於此也門人之思亡已深矣風朴厚勤耕鑿以供賦稅也而其人知讀書尚禮義則教父之功實多其新此廟也所以聚一方之心志而使之為善焉太照之大畫以明德義力田以給公上而又處乎近郊雖煩紛市俗之間以誘其心則必能有常矣甲民擇寬敞伽藍舊址數畝迫隘無足比數追陪杖履於斯堂之上以與

宇宙綱常律令禮法以正君子之神明以感動之故其野叟皆有上古之風朴厚勤耕鑿以供賦稅也而其人知讀書尚禮義則教父之功實多其新此廟也所以聚一方之心志而使之為善焉太照之大畫以明德義力田以給公上而又處乎近郊雖煩紛市俗之間以誘其心則必能有常矣甲民擇寬敞伽藍舊址數畝迫隘無足比數追陪杖履於斯堂之上以與

時順治十四年也今二十餘年弟錦芝猶以承先志為記余承乏史局編摩和睦秋月卧病公司徒貢笈而北杖屨下葬於此也門人之思亡已深矣風朴厚勤耕鑿以供賦稅也而其人知讀書尚禮義則教父之功實多其新此廟也所以聚一方之心志而使之為善焉太照之大畫以明德義力田以給公上而又處乎近郊雖煩紛市俗之間以誘其心則必能有常矣甲民擇寬敞伽藍舊址數畝迫隘無足比數追陪杖履於斯堂之上以與

宇宙綱常律令禮法以正君子之神明以感動之故其野叟皆有上古之風朴厚勤耕鑿以供賦稅也而其人知讀書尚禮義則教父之功實多其新此廟也所以聚一方之心志而使之為善焉太照之大畫以明德義力田以給公上而又處乎近郊雖煩紛市俗之間以誘其心則必能有常矣甲民擇寬敞伽藍舊址數畝迫隘無足比數追陪杖履於斯堂之上以與

時順治十四年也今二十餘年弟錦芝猶以承先志為記余承乏史局編摩和睦秋月卧病公司徒貢笈而北杖屨下葬於此也門人之思亡已深矣風朴厚勤耕鑿以供賦稅也而其人知讀書尚禮義則教父之功實多其新此廟也所以聚一方之心志而使之為善焉太照之大畫以明德義力田以給公上而又處乎近郊雖煩紛市俗之間以誘其心則必能有常矣甲民擇寬敞伽藍舊址數畝迫隘無足比數追陪杖履於斯堂之上以與

宇宙綱常律令禮法以正君子之神明以感動之故其野叟皆有上古之風朴厚勤耕鑿以供賦稅也而其人知讀書尚禮義則教父之功實多其新此廟也所以聚一方之心志而使之為善焉太照之大畫以明德義力田以給公上而又處乎近郊雖煩紛市俗之間以誘其心則必能有常矣甲民擇寬敞伽藍舊址數畝迫隘無足比數追陪杖履於斯堂之上以與

時順治十四年也今二十餘年弟錦芝猶以承先志為記余承乏史局編摩和睦秋月卧病公司徒貢笈而北杖屨下葬於此也門人之思亡已深矣風朴厚勤耕鑿以供賦稅也而其人知讀書尚禮義則教父之功實多其新此廟也所以聚一方之心志而使之為善焉太照之大畫以明德義力田以給公上而又處乎近郊雖煩紛市俗之間以誘其心則必能有常矣甲民擇寬敞伽藍舊址數畝迫隘無足比數追陪杖履於斯堂之上以與

宇宙綱常律令禮法以正君子之神明以感動之故其野叟皆有上古之風朴厚勤耕鑿以供賦稅也而其人知讀書尚禮義則教父之功實多其新此廟也所以聚一方之心志而使之為善焉太照之大畫以明德義力田以給公上而又處乎近郊雖煩紛市俗之間以誘其心則必能有常矣甲民擇寬敞伽藍舊址數畝迫隘無足比數追陪杖履於斯堂之上以與

時順治十四年也今二十餘年弟錦芝猶以承先志為記余承乏史局編摩和睦秋月卧病公司徒貢笈而北杖屨下葬於此也門人之思亡已深矣風朴厚勤耕鑿以供賦稅也而其人知讀書尚禮義則教父之功實多其新此廟也所以聚一方之心志而使之為善焉太照之大畫以明德義力田以給公上而又處乎近郊雖煩紛市俗之間以誘其心則必能有常矣甲民擇寬敞伽藍舊址數畝迫隘無足比數追陪杖履於斯堂之上以與

宇宙綱常律令禮法以正君子之神明以感動之故其野叟皆有上古之風朴厚勤耕鑿以供賦稅也而其人知讀書尚禮義則教父之功實多其新此廟也所以聚一方之心志而使之為善焉太照之大畫以明德義力田以給公上而又處乎近郊雖煩紛市俗之間以誘其心則必能有常矣甲民擇寬敞伽藍舊址數畝迫隘無足比數追陪杖履於斯堂之上以與

時順治十四年也今二十餘年弟錦芝猶以承先志為記余承乏史局編摩和睦秋月卧病公司徒貢笈而北杖屨下葬於此也門人之思亡已深矣風朴厚勤耕鑿以供賦稅也而其人知讀書尚禮義則教父之功實多其新此廟也所以聚一方之心志而使之為善焉太照之大畫以明德義力田以給公上而又處乎近郊雖煩紛市俗之間以誘其心則必能有常矣甲民擇寬敞伽藍舊址數畝迫隘無足比數追陪杖履於斯堂之上以與

宇宙綱常律令禮法以正君子之神明以感動之故其野叟皆有上古之風朴厚勤耕鑿以供賦稅也而其人知讀書尚禮義則教父之功實多其新此廟也所以聚一方之心志而使之為善焉太照之大畫以明德義力田以給公上而又處乎近郊雖煩紛市俗之間以誘其心則必能有常矣甲民擇寬敞伽藍舊址數畝迫隘無足比數追陪杖履於斯堂之上以與

時順治十四年也今二十餘年弟錦芝猶以承先志為記余承乏史局編摩和睦秋月卧病公司徒貢笈而北杖屨下葬於此也門人之思亡已深矣風朴厚勤耕鑿以供賦稅也而其人知讀書尚禮義則教父之功實多其新此廟也所以聚一方之心志而使之為善焉太照之大畫以明德義力田以給公上而又處乎近郊雖煩紛市俗之間以誘其心則必能有常矣甲民擇寬敞伽藍舊址數畝迫隘無足比數追陪杖履於斯堂之上以與

宇宙綱常律令禮法以正君子之神明以感動之故其野叟皆有上古之風朴厚勤耕鑿以供賦稅也而其人知讀書尚禮義則教父之功實多其新此廟也所以聚一方之心志而使之為善焉太照之大畫以明德義力田以給公上而又處乎近郊雖煩紛市俗之間以誘其心則必能有常矣甲民擇寬敞伽藍舊址數畝迫隘無足比數追陪杖履於斯堂之上以與

時順治十四年也今二十餘年弟錦芝猶以承先志為記余承乏史局編摩和睦秋月卧病公司徒貢笈而北杖屨下葬於此也門人之思亡已深矣風朴厚勤耕鑿以供賦稅也而其人知讀書尚禮義則教父之功實多其新此廟也所以聚一方之心志而使之為善焉太照之大畫以明德義力田以給公上而又處乎近郊雖煩紛市俗之間以誘其心則必能有常矣甲民擇寬敞伽藍舊址數畝迫隘無足比數追陪杖履於斯堂之上以與

宇宙綱常律令禮法以正君子之神明以感動之故其野叟皆有上古之風朴厚勤耕鑿以供賦稅也而其人知讀書尚禮義則教父之功實多其新此廟也所以聚一方之心志而使之為善焉太照之大畫以明德義力田以給公上而又處乎近郊雖煩紛市俗之間以誘其心則必能有常矣甲民擇寬敞伽藍舊址數畝迫隘無足比數追陪杖履於斯堂之上以與

時順治十四年也今二十餘年弟錦芝猶以承先志為記余承乏史局編摩和睦秋月卧病公司徒貢笈而北杖屨下葬於此也門人之思亡已深矣風朴厚勤耕鑿以供賦稅也而其人知讀書尚禮義則教父之功實多其新此廟也所以聚一方之心志而使之為善焉太照之大畫以明德義力田以給公上而又處乎近郊雖煩紛市俗之間以誘其心則必能有常矣甲民擇寬敞伽藍舊址數畝迫隘無足比數追陪杖履於斯堂之上以與

宇宙綱常律令禮法以正君子之神明以感動之故其野叟皆有上古之風朴厚勤耕鑿以供賦稅也而其人知讀書尚禮義則教父之功實多其新此廟也所以聚一方之心志而使之為善焉太照之大畫以明德義力田以給公上而又處乎近郊雖煩紛市俗之間以誘其心則必能有常矣甲民擇寬敞伽藍舊址數畝迫隘無足比數追陪杖履於斯堂之上以與

時順治十四年也今二十餘年弟錦芝猶以承先志為記余承乏史局編摩和睦秋月卧病公司徒貢笈而北杖屨下葬於此也門人之思亡已深矣風朴厚勤耕鑿以供賦稅也而其人知讀書尚禮義則教父之功實多其新此廟也所以聚一方之心志而使之為善焉太照之大畫以明德義力田以給公上而又處乎近郊雖煩紛市俗之間以誘其心則必能有常矣甲民擇寬敞伽藍舊址數畝迫隘無足比數追陪杖履於斯堂之上以與

宇宙綱常律令禮法以正君子之神明以感動之故其野叟皆有上古之風朴厚勤耕鑿以供賦稅也而其人知讀書尚禮義則教父之功實多其新此廟也所以聚一方之心志而使之為善焉太照之大畫以明德義力田以給公上而又處乎近郊雖煩紛市俗之間以誘其心則必能有常矣甲民擇寬敞伽藍舊址數畝迫隘無足比數追陪杖履於斯堂之上以與

時順治十四年也今二十餘年弟錦芝猶以承先志為記余承乏史局編摩和睦秋月卧病公司徒貢笈而北杖屨下葬於此也門人之思亡已深矣風朴厚勤耕鑿以供賦稅也而其人知讀書尚禮義則教父之功實多其新此廟也所以聚一方之心志而使之為善焉太照之大畫以明德義力田以給公上而又處乎近郊雖煩紛市俗之間以誘其心則必能有常矣甲民擇寬敞伽藍舊址數畝迫隘無足比數追陪杖履於斯堂之上以與

宇宙綱常律令禮法以正君子之神明以感動之故其野叟皆有上古之風朴厚勤耕鑿以供賦稅也而其人知讀書尚禮義則教父之功實多其新此廟也所以聚一方之心志而使之為善焉太照之大畫以明德義力田以給公上而又處乎近郊雖煩紛市俗之間以誘其心則必能有常矣甲民擇寬敞伽藍舊址數畝迫隘無足比數追陪杖履於斯堂之上以與

時順治十四年也今二十餘年弟錦芝猶以承先志為記余承乏史局編摩和睦秋月卧病公司徒貢笈而北杖屨下葬於此也門人之思亡已深矣風朴厚勤耕鑿以供賦稅也而其人知讀書尚禮義則教父之功實多其新此廟也所以聚一方之心志而使之為善焉太照之大畫以明德義力田以給公上而又處乎近郊雖煩紛市俗之間以誘其心則必能有常矣甲民擇寬敞伽藍舊址數畝迫隘無足比數追陪杖履於斯堂之上以與

宇宙綱常律令禮法以正君子之神明以感動之故其野叟皆有上古之風朴厚勤耕鑿以供賦稅也而其人知讀書尚禮義則教父之功實多其新此廟也所以聚一方之心志而使之為善焉太照之大畫以明德義力田以給公上而又處乎近郊雖煩紛市俗之間以誘其心則必能有常矣甲民擇寬敞伽藍舊址數畝迫隘無足比數追陪杖履於斯堂之上以與

時順治十四年也今二十餘年弟錦芝猶以承先志為記余承乏史局編摩和睦秋月卧病公司徒貢笈而北杖屨下葬於此也門人之思亡已深矣風朴厚勤耕鑿以供賦稅也而其人知讀書尚禮義則教父之功實多其新此廟也所以聚一方之心志而使之為善焉太照之大畫以明德義力田以給公上而又處乎近郊雖煩紛市俗之間以誘其心則必能有常矣甲民擇寬敞伽藍舊址數畝迫隘無足比數追陪杖履於斯堂之上以與

宇宙綱常律令禮法以正君子之神明以感動之故其野叟皆有上古之風朴厚勤耕鑿以供賦稅也而其人知讀書尚禮義則教父之功實多其新此廟也所以聚一方之心志而使之為善焉太照之大畫以明德義力田以給公上而又處乎近郊雖煩紛市俗之間以誘其心則必能有常矣甲民擇寬敞伽藍舊址數畝迫隘無足比數追陪杖履於斯堂之上以與

時順治十四年也今二十餘年弟錦芝猶以承先志為記余承乏史局編摩和睦秋月卧病公司徒貢笈而北杖屨下葬於此也門人之思亡已深矣風朴厚勤耕鑿以供賦稅也而其人知讀書尚禮義則教父之功實多其新此廟也所以聚一方之心志而使之為善焉太照之大畫以明德義力田以給公上而又處乎近郊雖煩紛市俗之間以誘其心則必能有常矣甲民擇寬敞伽藍舊址數畝迫隘無足比數追陪杖履於斯堂之上以與

宇宙綱常律令禮法以正君子之神明以感動之故其野叟皆有上古之風朴厚勤耕鑿以供賦稅也而其人知讀書尚禮義則教父之功實多其新此廟也所以聚一方之心志而使之為善焉太照之大畫以明德義力田以給公上而又處乎近郊雖煩紛市俗之間以誘其心則必能有常矣甲民擇寬敞伽藍舊址數畝迫隘無足比數追陪杖履於斯堂之上以與

時順治十四年也今二十餘年弟錦芝猶以承先志為記余承乏史局編摩和睦秋月卧病公司徒貢笈而北杖屨下葬於此也門人之思亡已深矣風朴厚勤耕鑿以供賦稅也而其人知讀書尚禮義則教父之功實多其新此廟也所以聚一方之心志而使之為善焉太照之大畫以明德義力田以給公上而又處乎近郊雖煩紛市俗之間以誘其心則必能有常矣甲民擇寬敞伽藍舊址數畝迫隘無足比數追陪杖履於斯堂之上以與

宇宙綱常律令禮法以正君子之神明以感動之故其野叟皆有上古之風朴厚勤耕鑿以供賦稅也而其人知讀書尚禮義則教父之功實多其新此廟也所以聚一方之心志而使之為善焉太照之大畫以明德義力田以給公上而又處乎近郊雖煩紛市俗之間以誘其心則必能有常矣甲民擇寬敞伽藍舊址數畝迫隘無足比數追陪杖履於斯堂之上以與

時順治十四年也今二十餘年弟錦芝猶以承先志為記余承乏史局編摩和睦秋月卧病公司徒貢笈而北杖屨下葬於此也門人之思亡已深矣風朴厚勤耕鑿以供賦稅也而其人知讀書尚禮義則教父之功實多其新此廟也所以聚一方之心志而使之為善焉太照之大畫以明德義力田以給公上而又處乎近郊雖煩紛市俗之間以誘其心則必能有常矣甲民擇寬敞伽藍舊址數畝迫隘無足比數追陪杖履於斯堂之上以與

宇宙綱常律令禮法以正君子之神明以感動之故其野叟皆有上古之風朴厚勤耕鑿以供賦稅也而其人知讀書尚禮義則教父之功實多其新此廟也所以聚一方之心志而使之為善焉太照之大畫以明德義力田以給公上而又處乎近郊雖煩紛市俗之間以誘其心則必能有常矣甲民擇寬敞伽藍舊址數畝迫隘無足比數追陪杖履於斯堂之上以與

時順治十四年也今二十餘年弟錦芝猶以承先志為記余承乏史局編摩和睦秋月卧病公司徒貢笈而北杖屨下葬於此也門人之思亡已深矣風朴厚勤耕鑿以供賦稅也而其人知讀書尚禮義則教父之功實多其新此廟也所以聚一方之心志而使之為善焉太照之大畫以明德義力田以給公上而又處乎近郊雖煩紛市俗之間以誘其心則必能有常矣甲民擇寬敞伽藍舊址數畝迫隘無足比數追陪杖履於斯堂之上以與

宇宙綱常律令禮法以正君子之神明以感動之故其野叟皆有上古之風朴厚勤耕鑿以供賦稅也而其人知讀書尚禮義則教父之功實多其新此廟也所以聚一方之心志而使之為善焉太照之大畫以明德義力田以給公上而又處乎近郊雖煩紛市俗之間以誘其心則必能有常矣甲民擇寬敞伽藍舊址數畝迫隘無足比數追陪杖履於斯堂之上以與

時順治十四年也今二十餘年弟錦芝猶以承先志為記余承乏史局編摩和睦秋月卧病公司徒貢笈而北杖屨下葬於此也門人之思亡已深矣風朴厚勤耕鑿以供賦稅也而其人知讀書尚禮義則教父之功實多其新此廟也所以聚一方之心志而使之為善焉太照之大畫以明德義力田以給公上而又處乎近郊雖煩紛市俗之間以誘其心則必能有常矣甲民擇寬敞伽藍舊址數畝迫隘無足比數追陪杖履於斯堂之上以與

宇宙綱常律令禮法以正君子之神明以感動之故其野叟皆有上古之風朴厚勤耕鑿以供賦稅也而其人知讀書尚禮義則教父之功實多其新此廟也所以聚一方之心志而使之為善焉太照之大畫以明德義力田以給公上而又處乎近郊雖煩紛市俗之間以誘其心則必能有常矣甲民擇寬敞伽藍舊址數畝迫隘無足比數追陪杖履於斯堂之上以與

時順治十四年也今二十餘年弟錦芝猶以承先志為記余承乏史局編摩和睦秋月卧病公司徒貢笈而北杖屨下葬於此也門人之思亡已深矣風朴厚勤耕鑿以供賦稅也而其人知讀書尚禮義則教父之功實多其新此廟也所以聚一方之心志而使之為善焉太照之大畫以明德義力田以給公上而又處乎近郊雖煩紛市俗之間以誘其心則必能有常矣甲民擇寬敞伽藍舊址數畝迫隘無足比數追陪杖履於斯堂之上以與

宇宙綱常律令禮法以正君子之神明以感動之故其野叟皆有上古之風朴厚勤耕鑿以供賦稅也而其人知讀書尚禮義則教父之功實多其新此廟也所以聚一方之心志而使之為善焉太照之大畫以明德義力田以給公上而又處乎近郊雖煩紛市俗之間以誘其心則必能有常矣甲民擇寬敞伽藍舊址數畝迫隘無足比數追陪杖履於斯堂之上以與

時順治十四年也今二十餘年弟錦芝猶以承先志為記余承乏史局編摩和睦秋月卧病公司徒貢笈而北杖屨下葬於此也門人之思亡已深矣風朴厚勤耕鑿以供賦稅也而其人知讀書尚禮義則教父之功實多其新此廟也所以聚一方之心志而使之為善焉太照之大畫以明德義力田以給公上而又處乎近郊雖煩紛市俗之間以誘其心則必能有常矣甲民擇寬敞伽藍舊址數畝迫隘無足比數追陪杖履於斯堂之上以與

宇宙綱常律令禮法以正君子之神明以感動之故其野叟皆有上古之風朴厚勤耕鑿以供賦稅也而其人知讀書尚禮義則教父

書

上孫徵君先生書
在內黃寄上孫徵君先生書
又上徵君先生書
三上孫徵君先生書
與田簣山書
答田梁縈書
與劉心周書
答褚懷鴻書
上郡守宋公書
上糧道張商成公祖書
與睢河郡判馮公書
答耿亦夔書
答耿亦夔書
又答耿亦夔書
答施愚山書
答姚江生書
答北岳生書
與李汲水書
答廣文魏閒野書
答張仲誠書
答李襄水書
再答姚江生書
答耿逸菴書
答耿逸菴書
答顧寧人書
與田簣山書
答田簣山書
上總憲魏環溪先生書
答劉叔繩書
與劉叔繩書
答黃太冲書
與黃太冲書
答湯霖書
答友論學書
與宋牧仲書
答閻潛邱書
與楊勿齋書
與王仲山書

與宋牧仲書
與杞縣令王慎齋書
答沈莊岸書
答王世兄書
答魯敬修書
答孫屺瞻侍郎書
與王似齋書

睢陽 湯斌 潛菴

書

上孫徵君先生書

竊嘗三復古本大學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在本乱而末治節下蓋脩身為本之本即物有本末之本格物之物即物有本末之物致知之知即知止有定之知所先後之知即知止有定之知格致誠正所以脩身所以明德明德為本新民為末修身為本家齊為末一也此即示人以格物致知之功也下

按所謂誠其意者一段中間反覆明德新民雖並舉而終之以此謂知本可見聖學入手惟在誠意而致知格物則誠意之功也原不得分為二事所謂格物者格明德新民之物也明德新民雖並舉其實總是明德明德即是仁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一民未新即我德有未明故曰明明德於天下者明德新民必止於至善則一事蓋新民之始徵終乙大可知矣又與鮑公端而大畏民志即明明德也故曰此謂知本古本原自明白在先儒有得失亦無傷後章如好

而知惡惡而知美若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所惡於上毋以使下云云皆格物致知之最明白易見者也故一部大學皆格物特未處處明言格物二字耳千古聖賢心心相印毫髮不爽大學之格物即中庸之明善孟子之集義理一而詞異不然若數聖賢各有心得漫不相合所謂傳心者何事哉唐虞授受十六字辨斷危微精以察之一以守之格物也非禮勿視聽古動與夫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不爲格物也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各有差等不同兼愛格物也即至演易繫辭

窮神盡變禮儀威儀三千二百無非格物也故曰道外無物物外無道朱子以古本有錯簡爲之改正補傳心良苦矣然明德新民止至善各爲一傳本末格致誠意各爲一傳文義似爲明晰而下手頭緒反不如古本之直截歸一此陽明古本之復歟不容已而非有意多事起後人之爭端也格物之說陽明以朱子窮至事物之理爲偏屬知程子曰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理義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而處其當皆窮理也又曰致知之功當知至善所在如父止於慈子止於孝之類朱子曰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文字之際此與孔門博約孟子詳說同義固非徒求之外物而不驗之身心以觀還父子以義還君臣以序還兄弟以別還夫婦以信還朋友可謂真切簡當矣然亦未有不稽之往哲考之經傳遂能處之咸宜者也其或泛觀博覽弊精耗神本性汨沒於汗簡竹冊之中此則不善學者之過陽明大聲疾呼拯其陷溺沂流窮源不得不歸咎朱子然究其爲說正以救其流弊而非操戈後人不察或詆朱子爲支離或

詆陽明爲虛寂皆未觀大學之全者也陽明以良知倡天下功信偉矣但古無善無惡心之體而龍綽進修意知物皆爲無善無惡則覺有剌然不安者孟子因性善二字實無數精神正學始賴之以明此正示人以大本大原令其在在時時兢兢業業爲天下後世慮善誠遠也陽明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此亦本自精確而龍溪之言則恍惚爲與禪學合異恐後學爲其所誤君子之

在內黃寄上孫徵君先生書

斌庸陋無似得侍起居仰見先生動靜語默無非道妙一堂之上太和元氣朱公挨見程子如坐春風中景象不是過也吏蒙提誨諄諄示之以體用之大全勗之以責任之難畧自此以後夙夜砥礪斷不敢時刻稍懈以負眞切指授之意別後三日至內黃晤仲誠張孝生名本任道之勇求道之切今日罕見其匹得此良友殊爲欣慰與君倘同訂理學宗傳挑燈商確常至夜分窺管之見不敢不竭但學識疎淺錯謬恐多爲惱惱不安耳

又上徵君先生書

春仲在夏峰承先生飲食教誨感何可言近覺從前悠忽度日未有精進功夫遇事拂亂不能做得自定痛自警醒總是集義工夫有疎應事接物以至暗室屋漏一念之動不合於義則此心不能快足而氣餒矣學者上生千古下生千古總要復得本體與天命流通若稍有夾雜稍有隔礙稍有虧欠便不充滿安能上下古今貫通一氣古聖賢千載而下光輝發越如日月經天正是眞精神不可磨滅然眞精神正是戒愼不睹恐懼不聞所生此

道見得眞自無欲手處孔子不逆詐不億不先覺者上太和元氣朱公挨見程子如坐春風中景象不是過也吏蒙提誨諄諄示之以體用之大全勗之以責任之難畧自此以後夙夜砥礪斷不敢時刻稍懈以負眞切指授之意別後三日至內黃晤仲誠張孝生名本任道之勇求道之切今日罕見其匹得此良友殊爲欣慰與君倘同訂理學宗傳挑燈商確常至夜分窺管之見不敢不竭但學識疎淺錯謬恐多爲惱惱不安耳

三上孫徵君先生書

去歲侍几杖其蒙策勵別來倏復一載未能專使脩候瞻仰函座不勝依依某歲事如常人但人心無定不能日安既覺回無常心無益又思孔氏畏匡尚不動心何況今日總衙而又不能莫此爲甚遂爲所動思以魯齋之賢當時河內有講政治有過地一法既力不能爲徒不管一時門庭冗出不測亦自有道理處置此心逐覺洶然拂逆之來漸漸不至擾亂至若游行自在獨往獨來所謂不能每見先生事務繁脊天眞泯然因物付物之妙心甚企慕不知何以臻此也承許洛學編未卜若細

及覆觀閱終無心得欲與
聖人立言之意不穿鑿不附會究為一編五經中
易與春秋為難故先治其難者此非數年工夫不
能草草脫稿今奉先生命欲暫輟經書從事洛學
仰歎州書籍甚少恐有遺漏且義例體裁未奉明
示如有稿本乞發下參酌庶可免竣事也

與田賛山書

某昔與曹厚菴魏環極諸先生遊朝夕聞其緒論
洲病語田實欲與同志共講明之州英俊頗衆
惜究心聖學者亦未多見火輔仁人遂日循倫情

幾至淪落時一猶省為之惕然舊師友講習為益
最多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此治與師友講
明一番則此心光明一番蓋講學為已非為人也
古人尊師取友皆徒名聲衆哉近世學不明談
及學問便其非笑不以為立異即以為好名不知
立異好名誠學者之弊而本體不明工夫無序雖
然竊嘗古往今來終不免為義襲而
取今世功利訓詁訓章之習陷溺人心天之所與
我者幾不可問訓詁訓章固是害道而功利之害
為甚人把一念與

友之名心已此

谷田梁書

自有台昭常弟卓錯過未獲實考究身心與世
之往來徒了人事都無大旨別後如朱陸泛如龍
氏今老矣疑辨盡絕無一毫蓋藏我輩當體此意

與劉心周書

門徒皆野逸疎劉為永夜忘倦足下體道切深氣
象光風霽月而論道真切毫不作一體面浮游
語弟當力脫落正為夫輔無人日就窳墮於同
門中得同志良友以時常切磋之幸如之

江村先生曰不敢以實未了然之心含糊歸依不敢以實未透泅之身將就冒認八字著腳其實理會做工夫晦翁於象山之外不再許人良有由也

答褚懷萬書

此道無古今無聖凡人人可以自盡然須先識本體識得本體工夫已在其中矣不然終是習不著行不察終是義襲而取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今人以講學為立異好名不知師友講論一番乃為已非為人也古人尊師取友蓋為聲氣相感者是名為講地年來道北不前逃亡相繼上以恩官下以病民吉地既久而逃影怨俸行尚思今秉鈞衡書革久鎮其中視為利藪一回不折已奉本府明文欠兒將肆行徵派仍照一回不折已奉本府明文欠兒將肆行徵派仍照一回不折已奉本府明文欠兒將肆行徵派仍照

瑣外凡軍新餘屯田內小地十畝者赤歷內註地八畝小地一頃者赤歷內註地八十畝則從首之指地自大而當年之舊則自復在鎮其之舊必曰依小畝則足額依舊則不足額不知地猶昔日之地本朝賦役今書額地額粮悉依故明之舊額此非龍影之地多即纏外餘地之未報前屢奉明旨四都舉報不啻單書額免矣今竟有花戶報冊在官而里書遺失無存者夫欺隱而不報者責在花戶已報而遺失者責在里書里書所司刱自托古書失果否出自無心漏之不欲地畝清楚打某等以為龍影之地纏外未報之地未有里書不知者總貴甲書勒限清報明於大畝足額而止既無虧於國課復有利於民生澤及千家思流世州士民惟有焚香頂禮效九如二多之祀而已

上福建張頌成書

潛水舊倒官收官解大年蒙執事軫念黎庶催解原徵粵銀發照給花買官史者盤費之累小民免接濟之害道信地方功德無量拯外之恩何敢再望忽大成時勢更有不同某竊以為稱謂也去歲止州判丁憂解任今歲吏目亦緣事斥退衙官之署空然無人萬不能官買矣外此里下代買既十功令惟有差役買米一法耳凡遇香役有何才識見利忘身此皆然若領銀到手急花費正額潛銀必至不敷欲另行賠補官史無艱仝之尚即追比原役而役計終無益名加派接濟川資之尚即纏外餘地之未報前屢奉明旨四都舉報不啻單書額免矣今竟有花戶報冊在官而里書遺失無存者夫欺隱而不報者責在花戶已報而遺失者責在里書里書所刱自托古書失果否出自無心漏之不欲地畝清楚打某等以為龍影之地纏外未報之地未有里書不知者總貴甲書勒限清報明於大畝足額而止既無虧於國課復有利於民生澤及千家思流世州士民惟有焚香頂禮效九如二多之祀而已

上福建張頌成書

潛水舊倒官收官解大年蒙執事軫念黎庶催解原徵粵銀發照給花買官史者盤費之累小民免接濟之害道信地方功德無量拯外之恩何敢再望忽大成時勢更有不同某竊以為稱謂也去歲止州判丁憂解任今歲吏目亦緣事斥退衙官之署空然無人萬不能官買矣外此里下代買既十功令惟有差役買米一法耳凡遇香役有何才識見利忘身此皆然若領銀到手急花費正額潛銀必至不敷欲另行賠補官史無艱仝之尚即追比原役而役計終無益名加派接濟川資之害道信地方功德無量拯外之恩何敢再

採擇均雖州舊有柳梢約四萬有奇久貯河干年來武備得宜宜房無恙今協工告急似宜就近前去那移應急既以壯河臺西望之急復以見執事救助之功新派柳梢接續上約報完協工之數既足仍填完河上舊稍以備萬一之用在執事不過舉手之勞而民間稍緩須臾遂可免典妻鬻子之苦不淺限期迫切勢難周轉鞭笞雖施亦鮮成效堆貯河濱日久亦漸糜爛在之數年竟歸烏有誰執事天地父母之心諒必憫然動念也如口枝梢與他項錢糧不同各年派定不便那移竊思枝梢與他項錢糧不同各年派定不便那移竊思枝梢與他項錢糧不同各年派定不便那移竊思

亂正學問得力處定靜安慮總由知止知止工夫在格物致知此知之本體是天所賦我的能致知的本領亦是天所賦我的但人不肯用力耳能致知則意可誠心可正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矣此事未可騰口說亦難速效

答施愚山書

足下道德文學為海內所宗齊魯西江壇坫相望遊履所至搢紳爭執弟材質駑下不能日承鞭策此中徒懷慕誰望乎弟林居甚衆倡明吾道非足下其誰托友人寄之蘇門子完模實長者熱心為人多交人負誠如台教可謂日知之深閒耕巖先生即世此弟卻止數十年者不得一遂問字之願先生晚年通達空山造詣高深尚高臥頌不容口子完必有深書可紹先哲足下自當為之表彰若有出書此心此理同也學者必求得於心證其所謂千聖同源者勿牽帶於文義訓詁之末則善矣來書引朱子告人須是於大原本上看得透仁義禮智自日用眼便見四字則世間道理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此言最為親確不易得智眼便見出事接物無非天理流行此不是尋常摘句得來亦不是空空思索可得必須日用倫常隨處體認久甲久久純熟自有得力處識得本體好做工夫做得工夫識得本體大段無事矣大學終于大畜智大畜而不能止則畜之終日終身營營密密曾

無滲漏何由對天質人不愧不怍一切聰明意見門面格套皆是的然日亡悅人一生惟年見從直賜教千里如同堂也

答姚安生書

合弟西旋承寄手教敘性道大原歸於太極累累千餘言詳且盡矣又惠注艾九篇皆醇正雅當及觀說之知河洛之間復有如月川雲浦者出焉吾之生不勝喜躍獨其文詞過卷若欲問道於盲者則何敢當此無古人無人我象山謂東西海有聖人出焉心此理同也千百世上下有聖人

出焉此心此理同也學者必求得於心證其所謂千聖同源者勿牽帶於文義訓詁之末則善矣來書引朱子告人須是於大原本上看得透仁義禮智自日用眼便見四字則世間道理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此言最為親確不易得智眼便見出事接物無非天理流行此不是尋常摘句得來亦不是空空思索可得必須日用倫常隨處體認久甲久久純熟自有得力處識得本體好做工夫做得工夫識得本體大段無事矣大學終于大畜智大畜而不能止則畜之終日終身營營密密曾

其意始為高明器近代二名儒論斷極其精詳不為無功而分別過甚反滋後學之惑未曉未知其終歸門外漢周子所謂大夫無操卽關盜道理終不可得徒索之天地陰陽乎亦證取人之所以為人耳

答奇明彦 甲午

來書不染興利節目之弊為欣慰但一

有古風某所深感恐天下如程公者不可多得耳
軍政一案本府駁語隱隱爲此既不能相信而欲
苟且求一轉詳自處無乃太苟簡乎古之人未嘗
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承諭程公難於具結若
以爲仍保舉則難於具結若以爲既有此事免其
保舉竟行回銷似無甚難又承諭托人向郡守一
言此正某所以堅辭之意也出處大節二十年所
學何事十四年林下只如昔遇此再十四年即
成六十老翁矣人生如白駒過隙安能枉道揣
其輕取泰中近已大定閩海又已廓清楚蜀蕩平
應在指日此番劫運既過
長治規模非大賢不能任此且難進易退固士君
子之節而仕止久速又有非可用人意見者以先
生今日所處似兩行在所難已兵火之後撫綏殘
敝之在廊亦我輩快事不知先生以爲何如

答李襄水書

聞先生近動拂衣之興果爾使生民不得被大儒
之澤似不可也然賢者出處之義固不可以一身有定局委曲擔荷
恐負欲退不得者以其心而不知聖人窮神知化而
方同施變權之用以保固地方拯救殘黎爲
念古之君子當此境界倘有苦心不可告之人者

及事過念出人皆然深心大力足以弘濟此艱
物望愈重鉅任將歸此一道也若事勢為耒身
而退以成成不盈為高此亦一道也二者總內度
之心而已矣惟退所關要徹底打算合乎大理無
一毫私心則進退皆道也出處二字非人所得與

論

耒答姚安生書

耿先生力任斯道河洛正傳名之大張不禁神往
足下朝夕講益當有心得此道不在多言惟時時
刻刻將先聖先賢語句句是要義只被千百年來皮膚訓詁理及今
聖賢垂世立教字字從誠意中發出來的都晦昧
不得顯現亦散漫不得歸一所以學者雀不得著
細思語不得書冊離不得師友亦當不得師友所
得之難此理斯具為有故聖人循循善誘也觀
大子告曾子與告子貢一貫者可識其旨矣

答耿逸菴書

前歲得讀為學六則平正精實次序分明已勒之
座右矣去春復承教益未中庸作不得一此聰明

執不得一此意見逞不得一此精采三語最為精
當某謂人生一落軀殼便有氣質自有知識以來
各就氣質偏重處日染成疾未易脫離必須消磨
不使桑拽潛發本性得以用事方可言學然習氣
根株已深力量最大發不及覺覺不及持夾雜隱
伏消磨實非容易方自以為密察也而實多偪狹
自以為簡易也而實人似恭敬也而踏
泰世間之意常多端事似持平也而依阿不斷之
意鳴有利心即不動矣而名心未必全消緣福之
念不生矣而妖壽未能不計凡此皆非真至不

行到火一般使日用動靜識是天命流行則本
性自有明德而非作聖明也本性自正見而非
親意見也本自有光輝而非理窟不生見生有
過人志行過人力量某所以學者雀不得著
細忘名歡然耳

答王龜菴書

某自北高教中多幸易之人各在行止大約後
淳化漢何容易我弟兄悠悠空徒憂昔改過是
切宜用功處時光有過即改便是學

問進益處此心不可令昏散亦不可躁迫如養鹿
如馴雉只要耐心久之上臂歇庭自有日也承教
未去窮理便說涵養卻甚的其見鶻突之
精某思窮理工夫亦未易盡必待窮理盡後方用
涵養何時是涵養時窮理非空空窮理程子謂或
讀書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事
接物而處其當皆窮理也又曰只整齊嚴肅內心
便一一則自無正傍之干此意仲涵養久之則天
理自然明又曰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又曰敬以
直內是涵養事如此則涵養二字亦不得分在窮

理前後令人把涵養二字看得雲了故易流於虛
寂窮理是零碎積累的工夫涵養是主宰本原的
工夫固自無容等待無容分析也程子云涵養須
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朱子亦曰主敬以立其本窮
理以進其知二者不可偏廢使本立而知益明知
精而本益固二者亦互相發明固未嘗截然分先
後也

答顧寧人書

前歲山史自關中見訪及交遊名賢即曰吳郡
顧生品高學博制義之屬無不洞悉原委坐而言起而可見
詩行事真當今第一有用儒者也後晤甫草元禮
往往言與山史同某私心嚮往莫或旦暮遇之屏
居五閒過從稍簡又足跡久不及四方度無從奉
教左右日承先生手翰遠及若以某為可與言
將感佩何如吾道之衰久矣得大力闡明庶非斯
人之幸承諭所以為學者論於空虛無當最中今
日流弊竊謂孔門七十子相傳了最為好學孔子
所與終日而不違者今觀論語所載不過問仁問
為邦而已仁以視聽言動合禮為目為邦以虞

山村見示徐先生制義入又獲讀論學諸處其是下所教行習徐先生一生學力具見於此誠後學所當盡心也弟庸庸無似濫竽史局乾惕為之幸知才力不逮馬班無論矣陳永祚李延壽何可及哉近見人修口備貴前人皆坐不解事耳眼未生亦在商確正可相例也台意貝悉無煩過慮也事遺漏無間於在內在外台意貝悉無煩過慮也事病後入春過此一史事企無頭緒而告歸者已多抱影河濱二十年罄況俱寂其躬行心得之妙豈外人所能及知但史日斷限尚未議定即夏峰先生亦在商確正可相例也忠節門人物甚多不敢

近於自求便安故有所不敢若史事粗就即可乞身不能俟其成也知行並進敬義夾持千聖心傳不外此八字必須百忙刻落方能證取此非管窺者不能知聖賢妙諦不可作尋語文字觀正以此耳

答田質山書

六月二十八日台函及禮文之編謙讓過甚引考亭公公以為必有損於先生之德然後可得也又公是書點以道俗為準必須下明占正以為

學日用之所不可缺下酌時宜以淺近流俗人於神告，豈不若吾則力有所不能雖自欺吾乎上有道者誰能為此此某之所以謂非足下不足任也中外之學判綜的審權衡者足下之外有幾人乎吾夫子一日臨事即平日知之不可者亦隨俗行之蓋中門立於禮又曰不學禮無以立若平時未嘗講明無所守驟難執持也即欲執持而謂之者眾矣亦疑而從之也倘如考古慮後日為此病改則亦勿改而已矣若應其必以為非有志之士所敬安此凡皆書中創規模為弊全門酌損益尚軒朋友文不必太與則人翻譏亦不必太繁則人難知要此某愚思之終以為非足下不能任創足下留意勿讓也不然吾儕有一好古史之名矣而不能成此書則末流類俗雖與砥

子不可貫也已

上總憲鄧環溪先生書

先生道德純高清操愛學延儒如山斗几有造詣為社右林仰降清公敬則切足以感動

大心

皇上虛懷採納言無不從明良相遇天下以
親太平近復辭司寇之命請留總憲以汲汲自擬
望上亦嘉悅不絕留之君臣相信無間三代而後不
多見也先生正色立朝百寮嚴憚所謂猛虎在山
藜藿爲之不採報効也而都下縉紳以及儒生不
能盡明斯義以爲翹首政足傾聞讜論而南月以
來未聞有所論說議論紛紛近聞有錢塘生馬
景敎書臺下某未見其書云何又有云此書已達
政府望
御覽者料此言必不確而口語籍籍至有公言於
班行者某實聞之蒙先生下交二十餘年又辱爲
賜知已之感占人所重名有聞不告非事大賢之
道也非所以報知已益自靖留任爲近代不經見
之事故自處較難無乖他官之理而總憲非久
居之地卅往直遂非大臣之道而委蛇順時非自
任之謂盛名難副晚節難保先生嘗寄之某不敢
以此聞於人也

答劉秋緒

前榮任朱襄即奉德音旋應
召北上未得一晤
面輝抱歉殊深敏脩入都盛稱足下持躬敎士築
廬卓然日切仰止長安鹿鹿未得脩候乃遂承手
翰諄諄中道甚令弟致命再三嫌於自外不敢不仰
承高誼敎學無原未暇懶自廢二十年林泉與漁
樵爲伍時人以爲淡於名利似未知脩者其實不
然也竊嘗負笈百門然留緒論而學者首在志道而
道則重內而輕外以聖賢大道爲期必當由異端邪
徑得爲不可踰其功在主敬窮理程子門涵養須用
敬進學在致知此入道之訣也懃左細心體認今
師道久廢膠庠虛設士風日頹
習浮名足下一稟先哲以身爲
精進揮慨敝州田梁學踐寡
可與共輔進德十室必有忠信
無多下車庋具有必有賢者應
當共人任君子思不出其位
之事故自處較難無乖他官之理而總憲非久
居之地卅往直遂非大臣之道而委蛇順時非自
任之謂盛名難副晚節難保先生嘗寄之某不敢
以此聞於人也
今天下大病一爲官官相
不足爲與世俗同類相效也講學只在當下所處
之地所處之時合此心此知此決不敢爲此舉以爲

此字然後有商量處耳

與劉叔繪書

張仲誠先生在京時常晤對其學真腳踏實地其要在於主敬程子曰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雜僻之干只纔整齊處便是天理別無天理只常常整頓思慮便一此一段是仲誠得力處仲誠與崔玉階先生皆精於易學有心得不依傍前人剖行皆端方確有把柄此當代眞儒也惜仲誠不免西川之行西川當有賢者待其開導不獨殘黎沐德化也君子行止皆關天意非人所能為也

答黃太冲書

戊申承先生賜證人會語又得讀蕺山遺書知吾道眞傳實在先生當時渡江匆匆未得面晤至今歉然戊午入都於萊訒菴處讀待訪錄見先生經世大略其學術義禮之疑微究極天人之奧宏此世寶學史局既開四方藏書大至獨先生著述弘多其學術義禮之疑微究極天人之奧宏比孔孟之眞傳灑落之姚江學路久迷事事皆為不主一惠然遠臨台駕眷愛慇懃若以為可與商斯道者某何幸得此於先生哉竊以學者要在力行不之講學而徒事著述譬之農夫力耕堪雖勉自砥礪獨知身心安頓何地深體吾道荊榛雖後一登龍門重風雷之頓乃蒙行家助如昔者之假帳無所適伏望時賜指南加以鞭策俾有所進欽企之忠淚敢忘所自

答陸桴亭書

先生正學清德僕私心尚慕久矣來前公孔孟之
道至朱子而大明學者但患其不行不患其不明
但當求入其室奧不當又自關門戶此不易之定
論也學術天下有志於學之弊有未學之
弊又不可不辨僕近脫妃之緣頗悟枘鑿
家爰有論說其後學稍進心稍細其間之久覺容
稍知程朱名為正宗欲求孔孟之道而不由程
朱猶升堂而望室於道必不可得矣故所
[illegible]

學雖未能望程朱之門牆而不敢有他途之歸者
夫妃之學嘉隆以來幾遍天下近有一王公
倡言排之不遺餘力然海內學者流滴日甚其故
何與蓋天下利欲之場眾勢節行觚
冲但者多更有沉溺利慾之物眾勢節行觚
丧者求宇宙之道不得於今者稍
也宗之知良知之說不自妃始也
[illegible]

[illegible]

抹計功業昭著未易詆誣而發隱微無據之私以
快其筆舌用心亦大光明矣當年佳文褒之流不
過同時忌其功名今何為也貴人者貴服人之心
自古講學未有如今之專以設罵為能者也或曰
孟子學問揚墨矣揚墨何至無父無君孟子必究
其流弊而極言之此聖賢論道之苦心也何怪今
之君子與大陽則之果為揚墨否姑未暇論竊以
明孟子得孔子之心傳者以其知言養氣性善辨
心之學為能發明聖人之學也蓋有所以為孟子
者而後能闡揚墨也非詆毀揚墨以為孟子
[illegible]

[illegible]

犯統孔子而徒曰吾於人口揚墨銷久矣公何之於已陷聲
獸食人也恐無以最揚墨之
矣孟子曰今之與揚墨辯者亦不之人
又使而退之則如當日之良心而懲其方張之波
矣無辜之殺如追放豚也入其苦
[illegible]

之說矣子陽明之大功業文章未能掩陽明之學一而止故法其正色如面口角鬚何益之有恐朱子亦不樂有正教授矣故嘗之不敢施於陽明陽明者以為欲明屈朱之也

嘗心把朱之公與程朱之學窮理必於其自得而後信陽明者亦曉然知門人之不可以某事之是非而遽然從之若曰能謾罵者即非朱之徒行為長者但能效其狂吾皆將加以朱門之大人心或矛盾自朱門之大人心或矛盾自朱門之大人心或矛盾自朱門之大人心或矛盾自

非僕所敢信也僕年已衰暮學不加進實承自愧惟默自體勘求不悔先賢或大約似以年來有見然後徐出勘古以乱正矣以為子未必之時

正矣以為子未必之時

答友論學書

某於學無能得入往與曹學士同直史局得力將先儒語錄一一細心翻玩始知為學之要在於反身體認天理而已天理之在人心即所謂仁義禮智之性也其發見於日用之間四端萬善隨時隨處皆有不容人為安排者故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性則知天存心養性所以事天也

八千一百有餘歟以十月日起天作不敢告勞每日漏下四鼓始休雖如數有進退然大率日午皆數而入設者皆告去應足多寒不免之七榜下皆喧嘩聒耳此科孤寒時文東皇圖之殊不自文天下才人原不盡在孤寒某亦何所容心哉上可貧富氣類佛科各關耳出闈後與撫軍喑公約斷不取一事細干貢公途之外無私舍也無私札此出闈後人親供始解名字人自為者一時不能盡知然大概不出科目之內也十日揭曉於十二日遣

牌廿五日登舟矣此某耒　使之大署也某離家三載老母年高借便歸省于子老入都匆匆漫陳一二乞賜垂照敝衙門諸先生與同鄉諸公未敢一一字相候乞為道意

答閩撫金棟存書

先生遠學弘才為中朝領袖頃者入境大法具見振刷寶政公恕嚴明兼而有之長安道上無不欽服竊以今日吏治壞極百姓苦極有司亦困極不但七閩為然而七閩為甚大賢風示於上自應不變然事有難為不無阻礙要在大力深心且須去其太甚從來化否為泰固自有漸惟大端既正風行草偃不勞而成固不必事事改易也治上善後之策為今日第一要務

至尊明見萬里廟算弘深迥出恒人意表仆身在地方信為親切綢繆經畫期於盡善卦翩重任惟謀久遠不在鋪張聖主綏台衡之命暫畀南服宵旰籌慶良有深意固知姚宋韓范仍於一身非先生不可耳

與楊濟書

如命作馬行之一章悉如教作矣以為漢之汲長孺唐之張曲江於今再見國有直臣社稷之福傾心向慕晤教無從近者東衡三晉人頌歐陽某於各省學臣概不敢以一函相通故不敢破例達尺素於左右然有一事欲聞於大君子之前藏之胷中後巡之不敢者數矣既而思之若於試事相干涉則斷斷不可若關提潛德或亦大君子之所樂聞也逋城同宗諱家相字春曇已丑進士孝友廉介本自性成言規行矩非由矯節篤仕學常熟惠政洽於人心以催科效拙例當方官上民千里論闕流詩留衆嶠幼約齡約恐後數載逋賦一朝報竣三吳縉紳歎為從來未有部議還職再補南漳地最荒殘境逼巴蛮招撫流移訓練鄉勇養民教士具有成績督撫監臨交口思還賦歸來鄉杜門却掃絕跡公府宦況不進家徒壁立惟訓迪後進敦尚躬行誠感世之往良儒者之卓行古者鄉先生沒而祭於社勞斯人者以之知人之明安民之術賢使後人有所矜式實大典之光也仆衰微恐無由達之執事案知之敢冀政政為務發微闡幽之襄惟鑒博採

長安道上有稱頌足下政者未詳其詳既而知
京義學七十餘處從學弟子六七百人近且重裝
積穀水旱有備此漢代循良所為何於今日見
之敎養二字正道之本近日長吏不講久矣某昔
承之滿閩亦力行社學鄉約義倉保甲四事頗費
苦心對衆友承行不能盡如鄙意然亦有效可觀
矣足下學有源本才足經世今日乃兼善天下之
始也閩以邑司寇公諸書課子弟此書設為入人
依依為易歸人友于皆能於變兵快事也半載之
後似當課以舉經小學近世人才不古若只為少
此一段工夫乾中擇其才可大成者進以經書滿
期三年之間當有大賢出而應之有功吾道不小也賢才不擇地而生特振興無人遂就頹廢
耳此亦天意之所甚惜也更閩勇於拔薤疾惡過
嚴此自初政宜然乾民之吏慈惠為上民既嚮風
威嚴宜弛漫者干慮或可一採治行卓異不拘俸
次口晚 內召赫甲藉甚翹望翹望

與宋牧仲書

鄙門奉送台旌遂如二秋足下壯猷偉略為三輔
屏藩輿頌一新洋洋盈耳史從冰上人在鏡中請
以相通事繁而處之若簡民詐而馭之以誠在足
下問自裕如然努力加餐實所願也某才本駑下
年來史事浩繁心血耗盡不意孫屺老業轉閎學
暴溫叨

新命同張素老進講

內廷學術疎陋何能仰助
高深且衰年多病風雨寒暑不輟豈能勝任
聖主恩深不敢控辭足下何以教我竊因小价領
來之便奉候興居附有請者日下盛暑每日進講
務宜節勞下官亦當慎中良
贊必多采酌備一小而馴者俟置得即還上借乘
之風在春秋已歎其難朋友與共子路以之明志
救世人以為不易者而賢者可與古情乎笑笑

與杞縣令王靜齋書

長安晤對退而自喜不啻斯世復見龔黃別後音
問疎闊時切懷想偶有便鴻附候興居劉文烈公
理學節義彪炳宇宙後嗣守其家學閉戶甘貧文
行可稱留孫忠昆相見來飾接其言論朴誠可掬
令人想見名賢家法為今賢裔扶植衰微古道於
今非大君子其誰望乎

聖朝表勵忠節卓冠百王文烈公既荷旌恤輝煌
史冊四十年來墓碑未立後人過之竟不知有斯
人之墓亦地方之闕典也伏望與紳士公議勒片
石以誌不朽此近世所視爲迂闊不足爲而先儒
以爲知務也伏惟垂察焉

答沈芷岸書

去冬匆匆一晤未得罄展積悃別後企望雲帆不
禁耿耿於懷也今春閱邸抄知門闌得鴈者大人
而足下拔幟先登易勝欣躍更獨荷
聖恩簡授中秘從此積學樹品大用可期不佞得
以一日之雅藉光無既然初入仕途攝守宜慎長
安名利之場聞見繁難最易搖惑二門急流祇宜
良難兄下識力堅定宜靜重養望勿逐時好相競
躁進前輩典型昭然可見署中堂陛人重官非官
重人德勝才毋才勝德真座右銘也幸勉旃而已
不具

答王世兄書

某謬以庸菲處第一繁難之地叔潤不逮惟恪遵
功令夙夜不怠天鑒民瞻時凜於懷一載有餘未
常敢與鄉士大夫以書札相通衷中多慕遊亦無
以私相干者某何敢以己所不欲施之於人且自

破篋籠將來何以自處故前勇不敢也今

聖主振興文教　特簡學使一時俊異無不拜自
濯磨況兼紳以名元賢侍御處乎況乎之國自當一
秉至公先從前之題副

當宁之心士君子苦志誦讀自能邀其鑒拔若稍
貿之道實實在此某年來於宇宙人事頗有得
力見此理頗明因感師思不敢不以實告惟世兄
幸勿以時俗見無不爭自
有他念則志意不立文筆必弱反失之矣故惟愿
學業不精不惠有司不明專心致志不為論遇聖
幽陽典察毋為世俗之言所移也

讓第一等人不做第二等便是無志今世士大夫以古道自持不隨流俗者如足下甚不多見不佞實有厚望故敢畧陳其愚

答孫屺瞻侍郎書

遠接手教仰見大君子慎始圖終大業出於小心非時輩漫無遠謀者所可同日而語某愚昧無識未嘗久習河務然既承下問不敢不竭鄙見下河之地有限而上流之來水無窮之患固在海口壅塞然海口之壅匪自近年祇因上流不治河淮失其故道漕隄潰決因而閘壩多開止求洩上流之水以安墾時之漕不為水求歸宿之處遂以七州縣城郭田廬為巨壑矣

皇上南巡親見下民婦子田廬皆處洪濤之中真若惻隱在身真天地覆載之心也即堯舜之憂勞洪水大禹之飢溺由己何能加焉今欲開海口以治下河

皇上之意固專在民生然曹運久遠之計實不出此蓋天下水未有不以海為歸者黃河北岸減水壩由宿遷陽安東等處皆入海之路潘印川減水壩不敢輕開尺寸者而今竟開六壩二閘欲使俱建於河北岸欲其從灌口入海也今南岸減水三十六湖之水盡注漕河漕隄安得不危故又開一帶徐大之淡水以洩之其意以為漕隄不潰則河淮之事畢矣七州縣之民命可無問也獨不思下河之地有限而上流之來水無窮以有限之地供無窮之源將來水無所容由此言之開海口治下河非但救七州縣之民命乃所以為漕隄之安壩必先開高堰之壩高堰之壩不能全開欲開高堰六壩之二三必先塞黃河南岸之閘壩黃河南岸有毛城鋪北岸有大谷山以下一路減水閘壩不可稍閉免洪澤湖之泛濫於里甲以蓄水刷沙乎自碼山以下至清河南北減水壩三十餘座水分則流緩流緩則沙停將來正河運流不有淤塞之處壩比隄稍卑二三尺耳今與地平矣昔云婦漕者常處不何能盈乎此上河之水不移者不過以閘閘閘壩督令無異今日可

塞昔日何以誤開恐有從而議其後者耳思因於
會議向中堂九卿言之治水如治病田病立方補
洩隨時難以執一不得以後日之用補前日之誤洩昔日開壩以保隄也今日塞壩以刷沙
也猶先應用大黃芒硝後應用參苓桂附者用大黃芒硝各有其宜歸於愈病而已
此言實有至理亦欲河督開豁疑衷從長計議為
國計民生圖久遠之策此出自誠心而不謂河督
之堅執如故也然今日下洩一程當在范公隄外
此非壩水所能到也但於石碰門溪一口開通一
二處則浮水可去內地水當漸淺河湖萬形當漸
露舟尋訪所謂射陽德勝平望喜鵲諸湖舊迹而
以閘壩之水開引河以導之再由湖歸河以入新
開海口條分縷析脈絡分明即大禹治水亦不過
如此若曰一開海口而遂使下河盡為平陸禹豈
萬無是理也故目下不在減水壩之寒與不寒而
在地方官不宜盡心相助呼應不靈人夫物料恐
難奏手耳若諸事湊手即當盡心嚴督工程勿惑
浮議成大功者小小拂意不足喜小小順意不足
懼惟先定成局持堅忍不拔之志如行兵然當有
定算倘爾勝負何足憂喜如弈棊然當爭全局一
著二著何足較量下河若水久矣今歲之旱乃偶
然耳若盡如今歲則海口可以不開矣前讀大疏
斷無海水高於內地之事此先生親身閱歷之言
故鑿鑿如此非如他人紙上談兵也只此一言便
見治下河定算矣
皇上神聖不世出之主滇黔閩粵拓顧蕩平海外
自古未入版圖之地皆立郡縣漢唐以來從未臣
服之國盡來歸附豈淮揚近地開一二澶廢之河
聖心特遣部堂為臣子阻撓而罷以為
聖王之心能宴然而已乎故成水壩不可塞則海
口更不可不開下河之水愈大則開海口之功亦
愈大惟先生斷然持之耳某以為成功可操券而
待也

與王似齋書

足下有體有用不依所深愛客冬晤尊公知足下
家學之有自也頃九弟詢為學之要見足下立志
不凡為學不在語言文字之間惟於倫理身心無
愧無怍使是聖賢一路足下勉之不佞生平從不

代人作文亦未嘗倩人代作閒杞縣碑文借不佞出名寒家無寸土在杞豈可妄列邑人之末幸為改去是所望也

時文 徐 鼒
詩賦 王伯厚 著
合志堂古賦 節錄
楹聯 駢體 疑對
詩話
讀通鑑論
春王正月辨

明堂論

睢陽湯斌 撰
門人 陳玉衡 校

臣聞堯初生古帝識明時之義舜火成象大易垂治歷之文朝廷之大令未施未若之儀規先揃蓋敬天勤民之本治法天育物之原自容成定揆算六術已昭黃帝迎合五行設蕃南正司天北正司地重黎絕於楚喊於陰陽鳴谷依春昧谷依秋羲和致嚴於分至莫不觀儀察上律術羅然

有其明而缺其位後不見有其職而不創其制觀象成稽察之功有其位而缺其人後不見有其職而不創其制十官并失理於四機堅山澤之精華極人之情狀勳誠快時之要約見歷之宏規也繫乃令德圖成模典法時生之義不作則於古帝之度數何本大初曆元密考天治之象衛宛精策閏月定四時之度以建中為建亥發人之門令無出入之度以建中為建亥發人之門令無出入天行之經定寶玄制度之本精觀會通於吉凶

軸以太行誠帝王之都會豈霸主之封疆乃若朝
陽門外桑乾河邊如雪白沙如山碧岸崗陂陁而
半蹈路委迤而中斷向秋槩之蒼茫對寒流之漫
漫昔昭王之遺跡懷昌國而浩歎不辨黃金之臺
馬知馬石之館當其戰國紛紜燕趙雄武西盟秦
晉東一海霧戈鉦如鱗旌旆如雨已倚崗而
淺德湘諸侯下而西蒙羽北其百里求賢千金市
駿郭隗綰綸樂生珮印鳳不及待腐不暇伏谷無
幽蘭嶺無秀菊於是謝神義之干櫓閱武騎之輜衝
軾錦車而前驅聽魚軒而歷踐乃飛閣宏啟高榭
峥嶸鼎彖承顧分駐絳騶旌旃翔翔分進瑤瓊攻能設
賓罷於寧塞陳大呂於元英返故鄉於廣宅伯文
象於前城至於臨淄有如堂之幸帷帟有況帷之
賓既列有功之甲遂疑奇計之臣實為謀而不效
應感既於斯展若乃秋風弊起百卉凌霜封野
樹鳴鴈南翔則有壯士於邑失容魁磊砢之
陵離冠切雲之崔嵬遇王吻而弭嫱臨青松而洗
既悲鼎分撫碧空歌今凌冷赤有餘公子
殷勤名臣慕郊禖酒南陌軒騶看渾河而似帶望
山雲而如樓撫石崤而惆悵悲望諸之不留當若

之易神道天漢之波流人何以
而為數哉
樂毅賦 陸倕
賓客以寶友雲開帝座之
孔思來迎利國書法象觀乎天地學深坊興奮迅
於風雷我
皇上以英敏寒麗正建神本精一以立皇極建中
和而宅蒸倫納康不見封疆招賢窮及遠淪武庸
森嚴社伐悉遵 商鞅九功敦敘民厚日滋 楓
名同已作義對於百姓且仁於乎春若夫煥太

乙之甫皇曜句陳之明龍黃雲蓋輪圍軫其上
澤前疏金鑾瀕取紅列於天際朱宮貝闕殺氣引通
銀河映與交衢紹天重名以之淡烟丹壑而流
藻龍州洪萬與洪潤長根帶下宮翡翠之足黃
六谷四通三垣而馭五緯四乃廣開別殿
於甘淵重紆錦於虹梁甲帳之月光如空秘幄之
芸火生香瑤函左列竹素盈牀五庫標目於西清
四類充牣於東廂扇扉飯重積玉軸煜煌未足矜寵
委之寶册何須論天祿之蘊藏當大會門朝羣官

初啓思叡心清曙野流珠編萬卷實垣殘流月
多聞演智北夫甘泉通宵以淡燭丹壑而流
香名流九仙才高百代帶下宮翡翠之足黃
神村四時華下垣以為
北房之情四海以為
天衢之路
雅會昭晰
雄論明辨
光列梦橑以布景徑
多敬金璧以飾瑞楹矜
雅會昭晰
雄論明辨
光泥乎文教製宜

宗廟聞古天子自耕千畝以供粢盛有司其具典制
以聞明年春詹將親禦之越明年二月宗伯陳期
日告廟
皇帝夙夜一日五更既興斗牛當中宗祝凝爲昏
相禮官公卿庶官鼎鼐牲牷咸庶民觀
先帝載耒躬秉犁耕之壯既畢躬明簡解
副乘具如儀式竊惟
皇帝日名神聖之位有盛德大
業必有奇文傳信之士有執簡以昭鴻烈故嘉
禾獻瑞載於周書十千維耦周頌歌之況躬親耤
耨親執耒耜率先紳士躬秉犁耕周旦見稱爲絕盛今
皇帝乃一躬秉耒九推其
皇上軫念民依知非徒修大平之儀實自茲以後
而天人叶合之理昭於
明問故不敢應以衆賢昌言考
古協風之奏

互考訂歷晉唐而十三經之注疏始定及宋元學
道者益衆經旨益明其闕得失詳畧可得而論焉
古易始於田何傳於梁丘賀又有京房費直之學
陳元鄭衆傳之凡以彖象文言雜入卦中者自費
氏始費氏與而田何逢臨以來鄭康成王弼二注並列學宮鄭則多參天象王乃全釋人事天
象難尋人事易習故鄭學浸微而王註獨盛其析
義精深漢魏而降罕出其右而微雜老莊為兩晉
虛無之祖後儒識焉然欲一槩廢置則過也韓康
伯邢璿之徒因而疏之唐孔穎達與顏師古撰正

義亦以弼為本程子曰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
有數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
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蓋學者求
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古者也朱子口泰漢以
來考象辭者泥於術數而不得其弘通自易之法
談義理者淪於空寂而不適於仁義中正之歸求
其因時立教以承三聖不同於法而同於道者惟
伊川氏之書而已然伊川專於古理而本義則又
兼言象占易有聖人之道四焉合程朱之書庶乎
備矣其他若李鼎祚之集解能過采知德之

婦力象數其亦軒輊朱子
曰傳二十八篇作傳授之
大小夏侯二家而歐陽
亡得二十五篇其間古文自
安國校之得二十五篇其間古文自
商瞿家雖當時大儒皆未及見故
左傳所引者絕無師說頗多疎淺
宋興之初承用舊注而已未有新
也元初吳澄出其創意頗多疎淺
元之末年惟宋倫蔡淵集註頗得
大義而已明興一槩廢置則過也韓康
伯邢璿之徒因而疏之唐孔穎達與顏師古撰正
義亦以弼為本程子曰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
有數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
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蓋學者求
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古者也朱子口泰漢以
來考象辭者泥於術數而不得其弘通自易之法
談義理者淪於空寂而不適於仁義中正之歸求
其因時立教以承三聖不同於法而同於道者惟
伊川氏之書而已然伊川專於古理而本義則又
兼言象占易有聖人之道四焉合程朱之書庶乎
備矣其他若李鼎祚之集解能過采知德之

序不作可也雅頌之大辭易知而意易明也獨風之為物……興之辭多於敘述諷諭之意深於指斥其有文義難章累句而無一言敘作之意者以其詞不經師友以誦之曰為某事也且其說往往異人傳各子臆見聖人豈肯明告之哉故左氏皆親見聖人而問其筆削之意多書以所是正者又何足道也永中能名之人不指為某事而

帖括蓋有傳業爲大師射策爲大官而日不覩三傳之全文者矣其間不乏其乎共經之道同歸而德行之用名實俱茂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大小戴氏各傳其學而立於學官河間獻王奏之朝合五十六篇慶氏之學立曹褒大傳亦已復禮之功不出乎此動靜之間的動容周旋之際即制命精微所謂動容周旋中禮非容者孰宜盡心者乎得其文而

質於韓愈猶病難讀況下此者乎周禮之得入秘府而未自河間、王始經劉公之論列公卿大夫士庶人之法度而大明宮室車服之制度四民時地利之宜而後世治生之道始牡丹東園之枝蔓芍藥之根荄以供庖廚而後馬融作傳授康成其有注也自康成始而其有疑有誤也又自陸德明賈公彥始事人欲太平之一道學術之編之存漢武以爲崇儒不知休以爲六國時諜說不足知致治永安用之以變法後人遵以爲周禮不足致治永已過矣河間又得仲尼弟子及後學所記一百三

十篇上表明其絕非六國時諜說別之以制名大小戴氏所記四十六篇劉向校讎得二百十四篇除重複二百四篇定著一百四篇大小戴氏各傳其學而立於學官慶氏之學立曹褒大傳亦已復禮之功不出乎此動靜之間的動容周旋之際即制命精微所謂動容周旋中禮非容者孰宜盡心者乎得其文而

質於韓愈猶病難讀況下此者乎周禮之得入秘府而未自河間、王始經劉公之論列公卿大夫士庶人之法度而大明宮室車服之制度四民時地利之宜而後世治生之道始牡丹東園之枝蔓芍藥之根荄以供庖廚而後馬融作傳授康成其有注也自康成始而其有疑有誤也又自陸德明賈公彥始事人欲太平之一道學術之編之存漢武以爲崇儒不知休以爲六國時諜說不足知致治永安用之以變法後人遵以爲周禮不足致治永已過矣河間又得仲尼弟子及後學所記一百三

劉向典校經籍以十八章爲定鄭衆馬融鄭康成皆爲之註唐明皇取王肅之註與六家之說參校孔鄭舊義爲註那昺作正義疏之司馬溫公范蜀公皆尊信古文指解朱子爲刊誤亦復多從古文明呂維祺作大全本義集諸家之大成夫子刪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當立之學宮與論孟並爾雅始於周公而成於子夏誠九流之奧旨也自終軍豹鼠之辨其書始行郭璞究心十八載草木魚蟲名物訓詁昭然備晰篇古人之言所以難明者非但古人之義理難明也實古今之事物不同名號各異爲

難明也明而雅則可以議箋注之曲歸也可以尋古人之精義也外此論體製則有說文諸書辨音韻則有四聲譜諸書皆所以輔翼雅而簡同文之治者也可以其爲小學而忽之哉經而論之漢儒去古未遠師友轉相傳授淵源有自後人多閒之若先賢統馬融之說也九六爻辰仍鄭康成之舊也見知漢儒之學長於數得聖人之故朱蔡天地陰陽之奧道德性命之微深究其妙不

以道盡史職史以事跡明道而事跡備此史之所以難也而尚書獨爲經脩史者蓋亦有之司馬遷史記創爲義例上下三千餘年爲五體曰本紀曰世家曰列傳曰書曰表其間有不立書而不闕者有闕而不備者有詳略互見者有錯綜變化者其文雖不出於法不備子下列於帝王之道其略而不

明予天人之意其否而不文予制理者參而不一予陳書者亂而無緒爭鳴呼難古之矣范祖禹嘗多牧語後之君子如以覽觀焉李延壽南史則自謂體大而思精由今觀之信實哉冰中官名道天理論理勇使西域為遺佛書節義之節於斯書益矣然論序詳明不可証也陳壽述事簡嚴蔡琰於列女忠正之故謂武侯不遺管蕭以張華尤善之乃以父髡之故謂武侯不得立傳且帝曹魏而寇劉宋米之故而丁儀遂不得立傳且帝曹魏而寇劉宋米之故而丁儀遂不得立傳且帝曹魏而寇劉漢許門正大義以點僭竊之義謂何使非習彥威

諱之綱目之大統不幾終紊乎貞觀時以何法盛事皆書未善乃據藏榮緒書增損之至宣武本紀皆王二傳煌煌御撰何其盛也然而史官之事實以天子臨之且忠傳分手最完駢儷語林世說盡入前編幽明搜神成被採錄何可不嚴也宋書本承天之舊事雖皆親失於限斷尤約劍志符瑞不經甚矣子顯齊書實因江淹天文仙紀災祥州郡不載忠傳不勝書之事羅而入之本紀發詔不著戶口思廉梁陳二書實本父志祖父揚名皆多不典然而倉皇變亂之際豎戒頗多不可得而泯滅也收之後魏借公報私毀舉失實百藥北

不記與魯公盟於方暨之前又如史彌遠僞作序
官閥兼載奏章褒刺火據褒貶何其疎也今
史館浚遠勝宋遠蓋元好問之原本佳耳元史雖
十集與長而剏藁迫促夫龍門扶風父子相繼梁
書陳書十載告成而今限以條例要以時日欲成
一代良史詎可得也史才實難自古歎之揚雄斷
曰有學問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與有學問文
章知史事而心術不正者不可與然則必才備三
長而克己無我幽明不愧後能誅姦諛而發潛德
安得司馬君實朱元晦其人而與之議史事哉

春王正月辨

聖人之書明白簡易而後儒推求過甚遂成不可
之疑者如春王正月之類是也註春秋者不下數
十家置春王正月四字不論者固自之其以周改
月兼改時者則漢孔安國鄭康成至明趙子常下
陽明賀景瞻也以周改月不改時者則宋程伊川
胡康侯至明劉文成也以周不改時兼不改月者
則宋仲默魏華父至明章本清也諸家引經據傳
自以為確不可易而余則直以春秋本文斷之而
已矣春秋桓公八年冬十月雨雪十月者以周正

集285-441

傳　狀
明兩浙運使徵仕郎贈承德郎戶部侍郎雍公傳　狀
樊隱君傳
上氏五節烈傳
廣西參議武公傳
處士孫君傳
封庶吉士李公傳
陝西江安府知府贈通議大夫海陽同知冉渠吳公墓表
文學幼悲吳君墓誌銘
徵君孫鍾元先生墓誌銘
前兵部尚書湛虛張公墓誌銘
江南鎮江府知府贈通議大夫雲南布政使司右參議甲寅進士以奉議大夫戶部主事歷官四川按察司副使先考君墓誌銘
徵君孫鍾元先生墓誌銘
前兵部尚書湛虛張公墓誌銘
砥園施先生墓誌銘
翰林院侍讀學士恩山施公墓誌銘
翰林院提督四譯館太常寺少卿王公墓誌
封文林郎翰林院庶吉士余君墓誌銘
封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先考君行狀
贈恭人先妣節烈事狀

傳　狀

明兩浙運使徵仕郎贈承德郎戶部侍郎雍公傳

樊隱君傳

上氏五節烈傳

廣西參議武公傳

處士孫君傳

封庶吉士李公傳

陝西江安府知府贈通議大夫海陽同知冉渠吳公墓表

文學幼悲吳君墓誌銘

徵君孫鍾元先生墓誌銘

前兵部尚書湛虛張公墓誌銘

江南鎮江府知府贈通議大夫雲南布政使司右參議甲寅進士以奉議大夫戶部主事歷官四川按察司副使先考君墓誌銘

徵君孫鍾元先生墓誌銘

砥園施先生墓誌銘

翰林院侍讀學士恩山施公墓誌銘

翰林院提督四譯館太常寺少卿王公墓誌

封文林郎翰林院庶吉士余君墓誌銘

封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先考君行狀

贈恭人先妣節烈事狀

按大怒思借尚中傷擬索無隙乃止稍遷兩浙都
轉運副使司運使慨然以古人急流勇退吾可已
矣遂致政歸里居年餘不入公庭課子孫讀書教
以孝弟嘗厚貧約遇衆強不法事輒為之憤滿至終
改不寒暑日凡做事只要自己心上打得過便為
之打得不過即毀為眼前無不釋之為
書張云是時袁大司馬可久楊大參鬼谷余先祿
化龍皆以耆碩里居相與聯為詩社蒼雨娛樂終
著英香山故事鄉里榮之在有傳為繪圖者年七
十有七率宗之鄉賢配李氏累贈恭人各有繼配
孟氏累封恭人男一辰柱生員孫一銘鵬庠生俗
名庚戌進士杞縣劉文烈公誌其墓
論曰吾郡自萬曆以後士大夫大昌為駢奢凌厚鄉
里至今道路以目公以書香令名相砥除知
益與東通海政寧乎不以真儒也當君應廷試時事
多隱僻君思且才可法時政以大寺力奉河貢十餘人上
書悉究厥弊何以內富歸若百姓以寬恤人平日事
親色養甚篤公是前哭出都門送者數百里襄大
事哀信仁孝至愛而能節哀人心膚其姓名
也約寇雅重松坐嗚君收之後使有
觀法焉

樊君傳

樊陛君諱象斗字北一號文氏別於祖在仙霞

榮同師雨婢貧往依生死與卿不渝餘力於者以爲內行純篤彷彿佛陽亢宗云昆中築城溶江賦役鹽儀諸大議人所畏慈可見諸行事其屯海入議作御吳公稱爲經國頓蕭將上之劍合不衆值明未都城之變倘仰唏噓既力不能爲遂絕意仕進歸家入桐柏山中偕二三老友攀枯藤攜筇登崖扪玉女龍潭石門號淮源勝地無不窮極幽絕訐成放歌浮白嘯然有超世之槩病中遺命子翰曰死日葬我山中百歲後携杯弔我其毋駐棺亭詩集若干卷子翰順治甲午拔貢康熙丙午京闈鄉薦今任睢州學正以文章行誼著

湯斌曰余官京師與同門文安高君遊詢其鄉里故實輒娓娓談樊氏世德不衰云後過蘇門孫微君先生授以高陽文正公薪粒復得讀其所爲樊氏家傳蓋自弘正之間二百年來家學不替三輔世族莫敢望焉乃列經好古博極羣書孝友篤行內外鎮閭皆大稱述古博極羣書孝友篤行內外鎮閭皆大稱述未能表見於世者時人未能盡知也後之君子好學深思當有以知其淵源所自來也

王氏五節婦傳

山東新城王氏自然婦一門孫氏高氏張氏者淄川孫氏子氏故明御史孫文定公之家婦也文定公以萬曆甲午十二月卒于京師其子舉人鳳雛奉柩歸新城家人哭聲震野高氏年二十有二聞訃絕粒三日而死張氏年二十有一聞訃自經救之甦撫之三年甲申李自成陷京師則有下拜人之事時值御方以逆黨偽官縱以死自誓或告公無封疆社稷之任可無死于孺人獨不言既而曰妾從君游命婦矣君爲忠臣妾獨不能爲烈婦耶遂怒坡相對自經死子上和法曰父死忠母死節兒何心獨生亦自殉於其房而士和妻張氏先於壬午城陷自經於其房壬午城陷時王氏父子兄弟翊翼者四負生與俱其子舉人士熊生員士雅士鼎妻馬氏年十九士雅妻張氏年二十一士雅妻馬氏年十九兩人同矢志守貞事姑盡孝兩家皆名族高氏尤貴盛衣糲食有人所不堪者勿約自給獨宜其而准元曰一出拜家列內

約而集若干卷子漢有
史氏易祖曰甘孔氏察
稱其義若君倩之於其
生於不自知有其身憂
矣其時口若海無舟焉問
之誰不陵異汎涕者而
倩德性學術大假之年
以此終可又悲夫

封庶昌上李公傳

李公諱兆慶字朝南閩之安溪人初號漁叔追思
父令之公之德也更自
云公兄弟四人並力學
為文不假繩尺與淵閩
弟靖甲族富室與結伏
聚宗實擇山中高曠處
寇突至連日夜攻之舉
條鄉里競競奉約束遠
有淪於賊者傾貲贖之
乙未家貧於賊仲兄雅

惟念故世稱惟念先生
公不得已後行
公生平
不得志而去公復設主敬
不為幻此年六十有七
歿之年矣
貢士公與弟士同富家
陽通而持守堅定一遵
險易進取從容成功舉士京公之
致多也
士以學士忠貞慈善特
使北歸而學士令公作
福州而公卒矣實自增
心得與士學語錄之刊
公與諸弟往返時有
賀日公與弟士同富家
陽通而持守堅定一遵
程朱不為世儒游移之
士以學士忠貞慈善特
使北歸而學士令公作
福州而公卒矣實自增
心得與士學語錄之刊
公與諸弟往返時有
賀日公與弟士同富家
陽通而持守堅定一遵
程朱不為世儒游移之

觀與余有乳水之合後乃得識封公之慈行蓋家
學淵源有自云云宰上之本 命赴部北官署而
風駕而公然竹 恐人已不及知其以北燕故知
示襲鑑而私情其室中度子行潮在我乃可死耳
蓋生平重大義家庭相勗一然諾不敢苟況君父
之際乎使學士顧戀親恩愈切不進雖來命嚴非
公意也公卒後又值海寇突犯依期渡盡有潭
泉之地投香江橋梁自以為天與不可違度學士
奔然單騎出閩道如前王師樓牛釃酒士
馬飽勝嘻舟為梁一日夜濟其巢穴賊以為自天
而降貴以不可支敵視朝廷以文
學作從之即功在封疆人乃知備者之功用果非
虛設實效也 朝廷以支敵視之
事河山帶礪以報殊寵此固所以成封公之志余
亦欲用書規成為民間得封公而併及之

陝西巡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俸一級紀錄十次保定東公譯實

九通第四冊 卷一百八十

郭正城田土萬某公季
移駐四川門庭若市
北梁真正事由玉飲河
馬行鄉一史持印黃老
為本

百姓廉膺白領之錄士
之日睚眦報怨不能行為上裨父老
忘之至流涕延後之地
如睢時乃不見東御
安堵丁母孫大宜人
書一篇老僕二人跽
慨列門昔年持檄四
起維恭數條以授徒為
柳除與村史禪記來
友至與論生長海疫
落有宋人風致不日收
某氏子二人武舉武
七月九日二十一日
也余應之公冀
第四冊 卷一百八十

公後二年捉兩宮授館職年二十以病告休居一十載與公出若相符合於役然近年間湜益衰病行將已身不知能終不負公之言否一日大字之知公何以相識之深耶公既葬其子絕去衰絰表公墓余既銘公之知人榮官於朝不及私館公之行事不敢明淳則以負公為懼乃以公之行事不敢居名行狀宋景文公為公之墓誌銘也湜之所以為公者具矣又何敢復為公銘乎謹序其所以為公銘者如此

大宋故太子賓客分司東都贈太子太保魏獻公合葬墓誌銘

余初就外傅則聞鄉中有子先生者中州名儒也即從之往學焉先生家世衣冠若世祿之家而先生獨以博士弟子終不仕二十有六葬大魏獻公公生而大父先生公愛之甚於諸孫大父幼沈公賢與大父魏獻公公鉅公鷟不能自已幼兆公鷟幽滕公鉅卢其中剛書危坐靜默時年四歲大父先生

省乃已是時公方弱冠蓋將進於古人之域而未已也不幸而病病數年而讀書益自刻苦人皆畏其志而憂其力之不繼而病竟以是不起嗚呼公生萬曆二年某月日享年二十八年某月日葬人生萬歷五年某月日卒崇禎八年某月日享年四十有二公之殁也猶人年方二十四贈公方五歲叔父諱在瑞人以參謀贈公入庠文藩日著人且以公之物而未施者當發於其子即猶人之志亦可悲也已弱孫氏賞無依營喪葬咸不及易俟臨祀初落子襁暗公泣然淚下贈公又奄然長逝嗚呼

家業益落又依寇氛奈何

夫世之學者剞劂稍級浮華無根六經諸史茫然不知其原委而身都貴顯富貴赫奕者何可深數也如公篤志古業使學成便用於世必有大異於今之人者而懋懋不得志年未壯而身殁猶人言簡終身死良無難矣不能不悲也已

以老有歐陽太夫人之節不嫠文忠之訓下門人道不可問矣乃今卅棄登甲科佐名郡大有治績為海內推重四方人士言學者必以已氏譜孫森森玉立與閒復起

神其永祚

沒貢彥公道君墓志銘

君諱震元字伯彥一字彥公睢州人嘉靖癸卯舉人東阿縣知縣調諸城之曾孫隆慶辛未進士大理寺右寺副諸暨縣尹之孫贈中憲大夫廣東韶州府知府諱夢日之子母湯孺人生彥公甫七歲而孺人卒彥公少具才藻即慨風發伯叔兄弟莫文名者甚衆而彥公尤表表為諸生不能自已括先塋子尺牘好尚在

明卿四部奇賞出獨深嗜之作金石不假為文

初學孫樵劉蛻改而爲
其大意不求甲肖晚年門
改留文雅非所好余每
取閱之嘗不盡卷而罷
無論倒裝嶺碑銘記
嘗有遺爲詩自出杼軸
濟南公安竟陵皆所不
詩悲壯蒼涼晚年朴老
之門授貢依鄉試例石
竟公所賞延試入都與
知兩公後皆以建言爲
彥公聲譽滿藝林矣壬
竹園歐罷長嘯聲振林
報罷每過秋闈策蹇赴
陵君侯痛洗浙水甫高
庭中怪石數片老幹桃
況齋縣所謂松青竟地
頭細管之大小大約
刻數千古相案高眸曰
折何難及易下多杏中
非其好也見人然少長
改留文雅非所好余每
取閱之嘗不盡卷而罷
無論倒裝嶺碑銘記
嘗有遺爲詩自出杼軸
濟南公安竟陵皆所不
詩悲壯蒼涼晚年朴老
之門授貢依鄉試例石
竟公所賞延試入都與
知兩公後皆以建言爲
彥公聲譽滿藝林矣壬
竹園歐罷長嘯聲振林
報罷每過秋闈策蹇赴
陵君侯痛洗浙水甫高
庭中怪石數片老幹桃
況齋縣所謂松青竟地
頭細管之大小大約
刻數千古相案高眸曰
折何難及易下多杏中
非其好也見人然少長
改留文雅非所好余每
取閱之嘗不盡卷而罷
無論倒裝嶺碑銘記
嘗有遺爲詩自出杼軸
濟南公安竟陵皆所不
詩悲壯蒼涼晚年朴老
之門授貢依鄉試例石
竟公所賞延試入都與
知兩公後皆以建言爲
彥公聲譽滿藝林矣壬
竹園歐罷長嘯聲振林
報罷每過秋闈策蹇赴
陵君侯痛洗浙水甫高
庭中怪石數片老幹桃
況齋縣所謂松青竟地
頭細管之大小大約
刻數千古相案高眸曰
折何難及易下多杏中
非其好也見人然少長
改留文雅非所好余每
取閱之嘗不盡卷而罷
無論倒裝嶺碑銘記
嘗有遺爲詩自出杼軸
濟南公安竟陵皆所不
詩悲壯蒼涼晚年朴老
之門授貢依鄉試例石
竟公所賞延試入都與
知兩公後皆以建言爲
彥公聲譽滿藝林矣壬
竹園歐罷長嘯聲振林
報罷每過秋闈策蹇赴
陵君侯痛洗浙水甫高
庭中怪石數片老幹桃
況齋縣所謂松青竟地
頭細管之大小大約
刻數千古相案高眸曰
折何難及易下多杏中
非其好也見人然少長
改留文雅非所好余每
取閱之嘗不盡卷而罷
無論倒裝嶺碑銘記
嘗有遺爲詩自出杼軸
濟南公安竟陵皆所不
詩悲壯蒼涼晚年朴老
之門授貢依鄉試例石
竟公所賞延試入都與
知兩公後皆以建言爲
彥公聲譽滿藝林矣壬
竹園歐罷長嘯聲振林
報罷每過秋闈策蹇赴
陵君侯痛洗浙水甫高
庭中怪石數片老幹桃
況齋縣所謂松青竟地
頭細管之大小大約
刻數千古相案高眸曰

父斯信博學工詞賦以公仕昭文館歷官尚書
郎推官於許民以大康人公眠賓頌其好為深思
雖爵祿之思十有習時氣清峻不羣尺牘落落有奇氣興公幸家業中
為制樂義不拘尺牘落落有奇氣興公幸家業中
為人所鄙補掌陵寢事太蒸人為畫策落落有奇氣興公幸家業中
落事太蒸人為畫策落落有奇氣興公幸家業中
鵝言喜於容字惠連幼善屬文族祖混每謂之
曰恨不與汝父同時耳惠連聞之欣然自得若平常淺易
遊編海外重譯之書語之累日夜非窮書誦乃已精
論俱有根據未嘗時人見其空疏奇肆記為品怪或撰
前者實相時人見其空疏奇肆記為品怪或撰
論關之公不與較也回治乙酉登鄉薦壬戌中會
試不就死劉里居大振清風力於學文屢法律
呂音韻易占勾股算術及西洋奇器之學無不精
研戊戌入都司屢忠於欽天監考樂器於太常李
簫韶度度量衡鐘律於倉場倪雲癡成進士中式例得
京職會改主前後授推
多封事人多公服不安
陸田知鎮江軍府初定喜務殷繁公職海防應一
切為之案理清方視為利數公悉推讓同官故廳
事寂然雅重學校賢聘主講書萬卷與文士校
讎討論夜則燃燈丹鉛不倦得一異書手自鈔寫
雪起命於簷下烹茶自酌或連日忘食一切
戚舒不歌公不樂影長歌自和聲出金石
級昌公念大孫人參秋高常子講書
字跡楷逸蒼古如出一手以為與二
指及今猶存公晚年擊節
如也人生可娛年擊節
多封事人多公服不安
陸田知鎮江軍府初定喜務殷繁公職海防應一
切為之案理清方視為利數公悉推讓同官故廳
事寂然雅重學校賢聘主講書萬卷與文士校
讎討論夜則燃燈丹鉛不倦得一異書手自鈔寫
雪起命於簷下烹茶自酌或連日忘食一切
戚舒不歌公不樂影長歌自和聲出金石
級昌公念大孫人參秋高常子講書
字跡楷逸蒼古如出一手以為與二
指及今猶存公晚年擊節
如也人生可娛年擊節
多封事人多公服不安
陸田知鎮江軍府初定喜務殷繁公職海防應一
切為之案理清方視為利數公悉推讓同官故廳
事寂然雅重學校賢聘主講書萬卷與文士校
讎討論夜則燃燈丹鉛不倦得一異書手自鈔寫
雪起命於簷下烹茶自酌或連日忘食一切
戚舒不歌公不樂影長歌自和聲出金石
級昌公念大孫人參秋高常子講書
字跡楷逸蒼古如出一手以為與二
指及今猶存公晚年擊節
如也人生可娛年擊節
多封事人多公服不安
陸田知鎮江軍府初定喜務殷繁公職海防應一
切為之案理清方視為利數公悉推讓同官故廳
事寂然雅重學校賢聘主講書萬卷與文士校
讎討論夜則燃燈丹鉛不倦得一異書手自鈔寫
雪起命於簷下烹茶自酌或連日忘食一切
戚舒不歌公不樂影長歌自和聲出金石
級昌公念大孫人參秋高常子講書
字跡楷逸蒼古如出一手以為與二
指及今猶存公晚年擊節
如也人生可娛年擊節
多封事人多公服不安
陸田知鎮江軍府初定喜務殷繁公職海防應一
切為之案理清方視為利數公悉推讓同官故廳
事寂然雅重學校賢聘主講書萬卷與文士校
讎討論夜則燃燈丹鉛不倦得一異書手自鈔寫
雪起命於簷下烹茶自酌或連日忘食一切
戚舒不歌公不樂影長歌自和聲出金石
級昌公念大孫人參秋高常子講書
字跡楷逸蒼古如出一手以為與二
指及今猶存公晚年擊節
如也人生可娛年擊節

度即笑語宮闈中輒抒其誤更深於道家言自謂
龍虎經衆同塵埋下年餘人識其要領一
日為之洗滌筋髓刊學秘訣秀傑人時訪以好道
之士當有知其所以然者古詩以昭明文選為宗
近體初專所少陵後參究四唐合川劉華歸自
然論詩一本於性情格調律以嚴羽滄浪為宗
精詳肇錄輯成詩話以為正論維道古雅依其
通行筆舒寫連篇累幅至其精神流注稿必數易
常有字未安一顏未安收視反聽審諦推敲必
得當而後止人知公之神綜而不知其謂順如是
獨不喜為酬應之文如序記碑銘之類為人所強
偶一為之非其好也一日過余深歎余謂以若學
敏若專功學易必能發前聖之蘊公遂盡發所藏
諸家易說約與余定期會講無何而公逝矣嗚呼
惜哉公生平篤於友誼人之難初登第時有友
被誣幾罹重典公為之論列當事俾身膺榮事卒
得白迄世林泉談笑不啻昔日一日失路及眼若
不相識史為之下石者比比也若公者真古人哉
余求友於天下往往號宿學負盛名者叩其所得
十有四年乙卯四月一
日以虞部十四年四月日葬大
慕尚先塋之次
銘曰物茂宛委探秘發書遭
故義皇畫地貫海通鬱奇特
風花雅追三百胡不慭遺
色功名遺安在南山維江之水何湜湜北固山頭
一片石全今交老庶昭耶傳休德書史銘辭在幽宅
文章風月內典兼細細傳休德書史銘辭在幽宅
後學孫鍾元先生墓表銘
甲申十月四日乙卯四月一
日前為給庚子
年人瑞而先生卒於辛卯冬之居第一時監
輒不及公識一面
公官不滿一命著作

可君縣之大夫與士數百里鄉大大士哭聲盈路不絕城內外市者罷業耕者廢耒里老嗟歎子弟輟誦絃聲輟停使撤郡邑列祀百泉書院其冬十月十六日葬東原即生萬曆甲申十二月十二日享年九十有二矣道學之傳自源洛閩閩諸大儒後莫盛於明之河東姚江先生幼嘗梁溪吉水講學都門之日與鹿忠節公一室默對以聖賢相期許忠節既沒獨有此道者四十載年愈高德愈邵真積力久為實光輝四方學者不謀而合曰夏峯今之河東姚江也兩朝徵聘十一次終弗

貢於巖谷守令敦趨就道者數矣先生高卧不起故天下稱為徵君云先生諱奇逢字啟泰號鍾元保定之容城人高祖端曾祖迪寶皆有隱德祖臣嘉靖辛酉鄉薦任河東鹽運司運判以清白稱父不振庠員授儒官孝友著聞娶陳孺人兄弟四人而兄奇偏奇遇俱庠員弟奇彥以貢士任武城知縣先生少時隨侍官舍大志十四歲尚為向真補庠閉戶讀書中內無楹窗外無扶掖當如之何先生應聲對曰效死勿去補此卜子牛平交稱庇者忠恕公子也卜卒於鄉人投簡弔者塞門曰願輸金救左督學知其貧於兄弟分以百畝與之先生與鹿太公諱善友公諱正宗明之宗頓左督學檄籍使收之京師不二日書至百里泉旛擊鼓不良劇知閣亦竟不知也當事急時魂弟奇彥同應公子馳

一錢雨屠父母憂治喪一準古禮作兄弟結廬墓側飲食必祭風雨無改容哀自動人常語人曰少年妄意功名自雙親見背後日覺向來氣質之偏蓋學問實得力於此云居京師見曹貞予公襄仁體以告恍然此心與大地萬物相通時桐城左忠毅嘉繩忠節長洲周忠介以氣節相高見先生皆傾益定交高陽孫文正公督師關門鹿忠節為監軍約先生同遊塞上徧覽山海形勝指書如掌孫公留共襄軍事急辭歸語茅元儀曰將相不合未有能立功於外者公信不慍古甫如時不可何人皆以未年逸閩寧杓左魏周三君子相繼讓繫逮白滿從駙森府先生與門人張果中指揭調護供其家備且告之曰雷霆雨露總是君恩諸公主死宜奈其子弟僕從破衛體緝其收斂者先生與鹿太公為之定喪左督學不振庠員投儒官孝友著聞娶陳孺人兄弟四人而兄奇偏奇遇俱庠員弟奇彥以貢士任武城知縣先生少時隨侍官舍大志十四歲尚為向真補庠閉戶讀書中內無楹窗外無扶掖當如之何先生應聲對曰效死勿去補此卜子牛平交稱庇者忠恕公子也卜卒於鄉人投簡弔者塞門曰願輸金救左督學知其貧於兄弟分以百畝與之先生與鹿太公諱善友公諱正宗明之宗頓左督學檄籍使收之京師不二日書至百里泉旛擊鼓不良劇知閣亦竟不知也當事急時魂弟奇彥同應公子馳

關門上書高陽公卒後公即上疏以邊事請降見面奏機宜都門喧傳公興晉陽之甲闔城逆知將向汝公抵通州亟降詔令公回沿路君子不可救矣蓋正人為國家乞氣非但急友難也事之不成則天也而世徒以節使視之過矣容氏弟兄先以時兩宰鎮上大夫公名高以家貧不仕其知人名以家貧不仕其以推轂舉我推轂舉我之公以為不能為小人所以為不能乘時待小人不悉而嚴類如此崇禎戊辰督學御史李公蕃與士地將把第七書夜約攻其先生指示方略士民協力捍禦城賴以全軍事定巡撫都御史恤刑部郎支章門於朝特詔褒嘉其部尚書范公景文聘管書軍務同籌不能明定數百家脩武簡厭教條所山結茅山中僅載從者以擊之不出數百家脩武簡厭教條所以擊之不出數百家脩武簡厭教條所詩倡和絃歌之聲相聞寇至時雍容禮樂盜賊睥睨不敢犯明年先生之不用於時益先生無意於世若亦知天意之不可回也 國朝順治初祭酒孫公承澤以文上相國中外大臣推之地不敢自歎識得天理二字是千聖真脈非言

其中卒子孫料理自經略畧定始然自適遠適頁笈求學者甚衆有大儒倫歸者於家北面稱弟子者有千里遠其子從游者公即指使節過淵源不入公署屏騶從以一見為榮公亦不忍每見必款留一室深心端坐一如平日或有事先生為代先生為代後學公開前人淺深應答無不恰子孫甥館數十人有讓產退笛自成一門內外肅肅穆穆家政方無紊而諸事具舉有條理力足視閒節省事必為之本湯先賢相似發端者必留衆為之脩理見人家庭非違與父子孝綏學曲喻必歸於道而後已故賢者記其誠不賢者服其化即兒童牧豎小人歌詩者皆改容於事發之衆人震撼不知所自來者處之後動於中也其學以性命為宗以體認天理為要以日用倫常為實年甘七十歲九大較八十而密九十歲八大較七十而密此念無時或解此心庶幾少明又曰生平所見有時而遇的親知之地不敢自欺識得天理二字是千聖真脈非言

語文字可以承當後當心即在事上見當下即在
人上見當處即是在甲處不見在下學上見
戰兢惕勵不失理學宗傳四書近思錄是也所著有
明大案錄甲申乙酉人物考中州人物考友堂家乘雜俎
紀事系文正公年譜共若干卷世之學者不
務心得株守籓籬物我未化先主良見道之大原
無建安熊書田推以康德庵之言證大命原初之
體可謂千聖同堂造化與流者矣程子門世無其

不可勉當可書比當如人女子所及當先生讀
全文名觀時務論學術人品如巴出事親從人如巴出
子六事雅以貢素雅生平篤信程朱之學終身
博雅能推尚程門生平為人出女二孫十二灑
培廣生選生員為文淵雅通經人得生員
家威先公不欲以

移祥
銘以道游洛待人而行良久啓令大儒拙生定
文以村上紹庵師之門世無其人欲其自得之深情微之當非
學問自得於心身體其而以終乎斌何以知之然
知以知之然未教有年觀其語默動靜之間
庫令德大川之流其源遠而流長其
疑吹人人安得不

末於孝弟事親從大
楷安然富貴于飛同翔
吳謹仰止名教樂地在茲銘
式末

保剡公志其墓矣至
改葬於南城村先塋之次遵治命也公之孫林
編脩檉端持其父故
葬書始末來請銘余
家子端公甲第接其
君剡公遺集四十卷
為序余未學余陋淺
執讀自謂知公牛斗
孝仍號思慶晚號眴
余發封通議大夫兵
大敬一年進士知蕭
高等擢禮科給事中
遼總督最留遂晉調
臻至公議力用宛平
應公老臣宜大用時
能安其位公門庭之
上以丁父憂回籍守
其令泰興也歲饑代
家給事管理時內交
名下錮習不可窮品
編脩檉端持其父故
葬書始末來請銘余
家子端公甲第接其
君剡公遺集四十卷
為序余未學余陋淺
執讀自謂知公牛斗
孝仍號思慶晚號眴
余發封通議大夫兵
大敬一年進士知蕭
高等擢禮科給事中
遼總督最留遂晉調
臻至公議力用宛平
應公老臣宜大用時
能安其位公門庭之
上以丁父憂回籍守
其令泰興也歲饑代
民完漕糧四千石余
約時上下相安無
事如此後值東
以寧公下車
文恭父紙大
得謂自人手
雨雪上書
都御史與
千餘部公
擾攘以大
臻至公議力用宛平
應公老臣宜大用時
能安其位公門庭之
上以丁父憂回籍守
其令泰興也歲饑代
民完漕糧四千石余
約時上下相安無
事如此後值東
以寧公下車
文恭父紙大
得謂自人手
雨雪上書
都御史與
千餘部公
擾攘以大
臻至公議力用宛平
應公老臣宜大用時
能安其位公門庭之
上以丁父憂回籍守
其令泰興也歲饑代
民完漕糧四千石余
約時上下相安無
事如此後值東
以寧公下車
文恭父紙大
得謂自人手
雨雪上書
都御史與
千餘部公
擾攘以大
臻至公議力用宛平
應公老臣宜大用時
能安其位公門庭之
上以丁父憂回籍守
其令泰興也歲饑代
民完漕糧四千石余
約時上下相安無
事如此後值東
以寧公下車
文恭父紙大
得謂自人手
雨雪上書
都御史與
千餘部公
擾攘以大
臻至公議力用宛平
應公老臣宜大用時
能安其位公門庭之
上以丁父憂回籍守
其令泰興也歲饑代
民完漕糧四千石余

怨以此中閣老意頗公未行止為上所信不能問
也禮部議褒典方册
[illegible]に百人公上言溫法實
嚴勿使內列閒安方孝孺鐵鉉李巳等數人上嘉
納之下不問公以科道交章言功高賞薄使客兵指
揮吳公上帝手劄
[illegible]於狄青范景文知　未幾
公以副使[illegible]北事世稱稱
而弟之畫畫思恩[illegible]有白銀可
[illegible]公亦以[illegible]
公渭列外之道宜[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鍾元先生行狀 高確 上
老名臣謚端潔鄧華宗節公 元
巳公生萬曆十八年正月十九日辰時 享年六十
有七元配秦氏累贈淑人 繼配秦氏贈淑人 生
第時享年二十有一 娶
河廣不市一珠公之壽終 年卒
年五十有五子六 沅 宦生 湖 貢生 泰 淑人出 澔
壬辰進士內翰林弘文院庶吉士贈文林郎翰林
院編修行廣生 沖 副榜貢監生 李 淑人出 澔 貢監生
側室汪氏出女一適貢監生李韜 李 淑人出孫男
十三 槐 韓 廩生 沅 了 楓 出 監生 倫 漢 溯 子 榕 端 內 辰 進
十 齡 林 院編修 椰 璟 橋 恒 俱 庠生 潛 子 楠 灌 衍 子
樽 崑 樾 康 沖 子 柚 雲 鏡 子 了 餘 尚幼 曾孫 內 謙 庠生
四世孫一 賜 講
銘曰 名山 磐峙 源水 迴瀾 篤生 偉人 國之 屏翰 侃
侃 遺直 格掖 重紳 風標 嶽嶽 霧開 張 源 代 楚 旌旋 鼓 藤
蘿 綴 篇 垂 著 克 大 膚功 日南 波靜 張 力 春 數 何 不
中原 滅 彼 穢 塔 褰 蠻勞 頁 贊 友 人 依 四 編 宋
弓玉 簡 晚 任 高 臥 夔 峽 著 授 武 奉 璽 授 良 翁 象 賢 授 武 奉 璽 娘 娘
路 設 曲 泉 松 秋 蒼 蒼 銘 公 不 將 奕 葉 其 昌

碩園施先生墓誌銘

余同年友施君開宇自官中外所
少 王 叔 父 歿 開 先 生 哀 且 毀 余
至 者 弊 衾 冒 品 人 口 此 叔 父
大 夫 然 不 知 碩 園 先 生 之 賢 余 昔 家 居 時 尚 自 目
其 幼 鉉 相 值 記 余 余 少 一 日 歲 不 可 得
曰 行 必 叔 父 為 之 心 動 已 十 年 不 復 出 戚 乃 爾
名 入 都 與 余 數 相 遇 從 容 次 輒 忽 忽 不 樂 曰 余 叔
父 生 七 十 餘 矣 康 力 佐 尊 帝 處 日 不 得 奉 終 事

也 軒 冕 然 沒 下 無 何 部 金 尚 白 方 奉 脩 史 之
命 不 得 歸 先 注 不 能 自 上 既 乃 咨 次 行 事 隨 書 隆
汰 以 至 於 痴 扶 板 至 余 寫 作 并 品 余 銘 其 幽 宮 之
石 尚 白 交 洗 中 操 文 章 之 行 為 當 世 所 稱 平 而 不 勝 屈 而 獨 以
見 為 余 刊 歌 酣 乃 為 序 而 係 之 銘 按 狀 公 諱 學 次
仲 祇 閒 其 先 也 世 籍 宣 城 曾 祖 諱 志 和 祖 諱 廿 政
重 名 恩 德 考 諱 弘 猷 以 理 學 著 世 所 稱 平 明 先 生
者 也 平 明 先 生 二 子 長 贈 刺 史 大 人 諱 東 次 卜 先
生 甲 公 嗜 行 純 篤 兄 弟 友 愛 公 以 先 生 喪
祭 葬 禮 事 毋 或 太 豬 人 以 孝 聞 陰 庇 多 智 器 為

文敏聘下筆洒洒數千言用心藝愛知者亦即史
補君諸生每試輒甲等而數用於秋闈崇禎庚午
已中發公車一語見棄時論惜之好為詩不尚雕
飾而墩峭落風格在兩東野晚又自號文昌之閒鄉即
史公每劇公兔序之且以大神品有本而行有文
非以詩炫者也而詩同已不朽矣其見詩於先達
如此中明先生當神宗時以大司馬總忠介論
公講學東南其時能洗晚明之弊立誠主敬行不為過高
超悟為宗乃得愛其流弊立誠主敬之功不為苟合
虛無之論至其自戒以明道為一間則與時

江有相默契者郡有同人館塞山書院皆其講學
處也先生於兵亂後修復舊規備諸生品德其中
時時稱引先生之言以為教者不能次為
一冊以示門人子弟見庶幾人人自愛
書名已出先生之手而門人不敢以先生之言為
所能及也先生之文初學於陳大士後學於大士
大士未之許也後與大士論
文頗色動容自以為不及論
有觝不真傳門生大快
教而力行之者與論行
文須還其真脈者補

心耳者宋世有陰德簿拍忽水邱奇置不問海
薩歸京口入掌國編里志亡籍子安因以為利嚢言
如化學云易可令金銀時論惜之好為詩不尚雕
飾而墩峭落風格在兩東野晚又自號文昌之閒鄉即
史公每劇公兔序之且以大神品有本而行有文
非以詩炫者也而詩同已不朽矣其見詩於先達
如此中明先生當神宗時以大司馬總忠介論
公講學東南其時能洗晚明之弊立誠主敬行不為過高
超悟為宗乃得愛其流弊立誠主敬之功不為苟合
虛無之論至其自戒以明道為一間則與時

心耳者宋世有陰德簿拍忽水邱奇置不問海
薩歸京口入掌國編里志亡籍子安因以為利嚢言
如化學云易可令金銀時論惜之好為詩不尚雕
飾而墩峭落風格在兩東野晚又自號文昌之閒鄉即
史公每劇公兔序之且以大神品有本而行有文
非以詩炫者也而詩同已不朽矣其見詩於先達
如此中明先生當神宗時以大司馬總忠介論
公講學東南其時能洗晚明之弊立誠主敬行不為過高
超悟為宗乃得愛其流弊立誠主敬之功不為苟合
虛無之論至其自戒以明道為一間則與時

事之難易有大不同者無何以載俾監司歸里而
叔父砥園先生年七十老矣公依依左右有終養
之志又十年　詔舉博學鴻詞之士三相國薦其
才
召試授翰林院侍講纂脩明史公素以文學飭吏
治至是始得當著作之任益晨發夕考校讎辨
析疑誤是非可否無所回互而朝士大夫習其姓
名求碑版詩歌者趾錯於戶日方名士負笈問業
無虛日公一一應之不少倦中日即明若不能
言及談忠孝奇節輒長嘆發憤既歸涕不能自

已竭蹶人才七失志於聖賢多方為之延譽亟喪國
危賢卹不遺餘力天下士以是益歸其門入則盡
力綸扉出則應酬賓客又破圖先生已卒將於例
不得請假居憂忽忽不樂而精力亦稍懈矣
天子知其學行將用為日講官司記注矣嘗共
也而止幸酉典試中州稱得人又二年進修官名
不自休息公之勤於職一代君臣事遠班而何
書相生生不已必大有建明而後乃
所長見乃自卑卑於世而不能
太常王君子以省親南歸道
交卧玉京師士大夫咸歎恩法下
余考十五年余再起入都相與為
氣衆務不苟隨時趨心竊儀之
前後卒數十人官翰林　國家大
書相生生不已必大有建明而後乃
所長見乃自卑卑於世而不能
太常王君子以省親南歸道

藏書烏程張祥雲家其昌

翰林院庶吉士檇李四譯館太常寺少卿王公墓誌銘

收得人之效以可歎也
奉其王父封公書來京師以隆石誌銘為請余不
敢辭據狀子摩詰曰溫人也明初遷府氏之古
餘世皆有陰德至貴公萬曆庚子貴於鄉漢中
推官君同知青州府生子二長鳴玉次鳴琛即封
公也封公中順治庚子鄉試第一甲辰中會試有
子六人子摩其長也子摩少負軼才年十一補博
士弟子有神童之目癸卯舉於鄉丁未會試中式
時年甫二十三初封公甲辰未與殿試系君父子

同對策大廷人以為榮封公考校中書需次思扈
而子摩選弘文院庶吉士慨然有志於經世之學
已酉授兵科給事中遇事侃侃無所阿附時有
言甄別督撫而不及撫臣疏論為封翁大帥
權無異於督撫不宜有專任七八年或十餘年者衆
人人稱職矣請一體甄別以肅軍紀是時拜官甫
數日時論韙之　詔敘軍犯而地方官往往淹滯
不遣釋上古剳死布衣罪之興而永行者至五
六年之久肥其中有容要鄉者如晦與何又言
詔敘內地人犯俱准敘邊而直省地

方知京師遠者數千里有故前起解
中故後猶械繫道路未已摩銀錠列日之下
保無鴟目之患上考平臺以為與其路之於餉到之
後為若省之於未解之前釋歸農使蒙赦者蚤慶更生幸甚皆奉
會計自是疏蠲多見採納蓋其意感
朝廷知過恩禽發以圖報稱政務以清吏治重人
才分別激勸綜核名實間嘗有所排擊不避大僚
愛惜惶尤有人所難者間嘗有所排擊不避大僚
創日者衆而平安然無幾微震懾之慮者仰賴
見其志亦足彰
毛學使者之治象也一日
上召集學士策問進勸機宜轉輸方畧子摩數對
稱旨有倚太師明光殿門賜　論蓋見知
於
上者深矣數年之間紆筦作坑掌印戶垣領
給事中再管兩廳光祿寺卿太常寺少卿鴻臚寺少卿駕大用
轉右以參政督四譯館太常寺少卿駕大用
癸丑成五月

上命內閣擬進民生簡公廣大召任勘會大司

寇魏公以年老辭則　命僧少司寇宋公往頒行
勑見考一單騎馳往西至蕭湯北至唐宋山東至
海山南至淮揚興化一千餘里大訂才較錢
糧入告益其勤勞如此明年冬還　單恩端對父
如其官於某氏為某人
王將東巡還大臣咨告嶽瀆乃子摩分詣東觀東
每將事惟虔晝夜靖恭公家居日久使道歸省子
厚性純孝晨昏定省無間封公促之入都名常忽
忽不樂內寅復請假歸初陸行至松林店而病乃
買舟張家灣走天津轉劇至臨清漸不起矣生平
友愛最篤遇親故舊戚有恩禮課子導導誠以
守清白勿驕溢以學家聲其他懿行類如此葬
不暇著著其大者生於順治二年乙酉閏六月十
七日卒於康熙二十五年丙寅閏四月十七日享
年四十有一配薛氏封孺人邑庠生光訓女子五
延禧被童生延祉州同延祉庠膳生昌
延祚附學生員女一康熙二十六年某月日葬於
某原
銘曰嗚呼君子生於斯山藏脩後德子孫之保樹桂
常神人悅藏骨於斯之傑樹桂子孫之福佐時泰

日文林郎翰林院
治有隱君子余君爾章以仲子翰林院庶吉士
來遊　門得訂如其官今仲子拜監察御史而
君之卒庚午冬葬計至御史摽踊長號勺水不入
口者四日余與上大夫
徒步至予邸舍長跪號
痛次甲門依依依下史
庶以賤官固報辭不孝本命行先君子病則擬請急歸省無
也而京邸日日下圖先
何而內閣命予公庶務
幽宮之石敢徵惠於大君子而賜之銘不孝死且
不朽矣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又云其儀不忒正是
此即君之一生也由今日而史之君喪盡神如
氏乃不忘忠忠不忘孝故不敢以不文辭撰其行
孝閒之時當其大志治毛詩有聲中述前詩時
書文王注謂毛時里人傳而之然二命成考下
德之政宜君之文也乃譔維予前中事文以
銘良公卿良公卿良公卿某某生某某生某某生

誠能物色可為鄉里表率者上報其姓名以憑
奏聞旌表其或事涉隱匿不報或被人先意承志得
其歡足置不以聞致貽風化之累其各遵照欽此
欽遵通行各屬一體遵照去後茲查本縣從前並無
節孝名單備冊申送前來本府查核無異除將各
節孝姓名事實分別造冊咨送外合行出示曉諭
為此示仰闔屬紳士軍民人等知悉嗣後凡有節
婦烈女果係守貞至老或夫亡殉節或遭亂捐軀
或孝行卓著或割股療親或事姑養老或撫孤成
立或守節教子或守節持家或貧苦自甘或孀居
自誓或未婚守志或已嫁從夫或雖再醮而不改
節或雖改節而能守貞或雖被強污而能自盡或
雖被強污而能自誓或雖被強污而能自明或雖
被強污而能自白或雖被強污而能自全或雖被
強污而能自保或雖被強污而能自守或雖被強
污而能自持或雖被強污而能自處或雖被強污
而能自立或雖被強污而能自存或雖被強污而
能自活或雖被強污而能自安或雖被強污而能
自樂或雖被強污而能自得或雖被強污而能自
適或雖被強污而能自遂或雖被強污而能自成
或雖被強污而能自就或雖被強污而能自完或
雖被強污而能自保或雖被強污而能自守或雖
被強污而能自持或雖被強污而能自處或雖被
強污而能自立或雖被強污而能自存或雖被強
污而能自活或雖被強污而能自安或雖被強污
而能自樂或雖被強污而能自得或雖被強污而
能自適或雖被強污而能自遂或雖被強污而能
自成或雖被強污而能自就或雖被強污而能自
完或雖被強污而能自保或雖被強污而能自守
或雖被強污而能自持或雖被強污而能自處或
雖被強污而能自立或雖被強污而能自存或雖
被強污而能自活或雖被強污而能自安或雖被
強污而能自樂或雖被強污而能自得或雖被強
污而能自適或雖被強污而能自遂或雖被強污
而能自成或雖被強污而能自就或雖被強污而
能自完或雖被強污而能自保或雖被強污而能
自守或雖被強污而能自持或雖被強污而能自
處或雖被強污而能自立或雖被強污而能自存
或雖被強污而能自活或雖被強污而能自安或
雖被強污而能自樂或雖被強污而能自得或雖
被強污而能自適或雖被強污而能自遂或雖被
強污而能自成或雖被強污而能自就或雖被強
污而能自完或雖被強污而能自保或雖被強污
而能自守或雖被強污而能自持或雖被強污而
能自處或雖被強污而能自立或雖被強污而能
自存或雖被強污而能自活或雖被強污而能自
安或雖被強污而能自樂或雖被強污而能自得
或雖被強污而能自適或雖被強污而能自遂或
雖被強污而能自成或雖被強污而能自就或雖
被強污而能自完或雖被強污而能自保或雖被
強污而能自守或雖被強污而能自持或雖被強
污而能自處或雖被強污而能自立或雖被強污
而能自存或雖被強污而能自活或雖被強污而
能自安或雖被強污而能自樂或雖被強污而能
自得或雖被強污而能自適或雖被強污而能自
遂或雖被強污而能自成或雖被強污而能自就
或雖被強污而能自完或雖被強污而能自保或
雖被強污而能自守或雖被強污而能自持或雖
被強污而能自處或雖被強污而能自立或雖被
強污而能自存或雖被強污而能自活或雖被強
污而能自安或雖被強污而能自樂或雖被強污
而能自得或雖被強污而能自適或雖被強污而
能自遂或雖被強污而能自成或雖被強污而能
自就或雖被強污而能自完或雖被強污而能自
保或雖被強污而能自守或雖被強污而能自持
或雖被強污而能自處或雖被強污而能自立或
雖被強污而能自存或雖被強污而能自活或雖
被強污而能自安或雖被強污而能自樂或雖被
強污而能自得或雖被強污而能自適或雖被強
污而能自遂或雖被強污而能自成或雖被強污
而能自就或雖被強污而能自完或雖被強污而
能自保或雖被強污而能自守或雖被強污而能
自持或雖被強污而能自處或雖被強污而能自
立或雖被強污而能自存或雖被強污而能自活
或雖被強污而能自安或雖被強污而能自樂或
雖被強污而能自得或雖被強污而能自適或雖
被強污而能自遂或雖被強污而能自成或雖被
強污而能自就或雖被強污而能自完或雖被強
污而能自保或雖被強污而能自守或雖被強污
而能自持或雖被強污而能自處或雖被強污而
能自立或雖被強污而能自存或雖被強污而能
自活或雖被強污而能自安或雖被強污而能自
樂或雖被強污而能自得或雖被強污而能自適
或雖被強污而能自遂或雖被強污而能自成或
雖被強污而能自就或雖被強污而能自完或雖
被強污而能自保或雖被強污而能自守或雖被
強污而能自持或雖被強污而能自處或雖被強
污而能自立或雖被強污而能自存或雖被強污
而能自活或雖被強污而能自安或雖被強污而
能自樂或雖被強污而能自得或雖被強污而能
自適或雖被強污而能自遂或雖被強污而能自
成或雖被強污而能自就或雖被強污而能自完
或雖被強污而能自保或雖被強污而能自守或
雖被強污而能自持或雖被強污而能自處或雖
被強污而能自立或雖被強污而能自存或雖被
強污而能自活或雖被強污而能自安或雖被強
污而能自樂或雖被強污而能自得或雖被強污
而能自適或雖被強污而能自遂或雖被強污而
能自成或雖被強污而能自就或雖被強污而能
自完或雖被強污而能自保或雖被強污而能自
守或雖被強污而能自持或雖被強污而能自處
或雖被強污而能自立或雖被強污而能自存或
雖被強污而能自活或雖被強污而能自安或雖
被強污而能自樂或雖被強污而能自得或雖被
強污而能自適或雖被強污而能自遂或雖被強
污而能自成或雖被強污而能自就或雖被強污
而能自完或雖被強污而能自保或雖被強污而
能自守或雖被強污而能自持或雖被強污而能
自處或雖被強污而能自立或雖被強污而能自
存或雖被強污而能自活或雖被強污而能自安
或雖被強污而能自樂或雖被強污而能自得或
雖被強污而能自適或雖被強污而能自遂或雖
被強污而能自成或雖被強污而能自就或雖被
強污而能自完或雖被強污而能自保或雖被強
污而能自守或雖被強污而能自持或雖被強污
而能自處或雖被強污而能自立或雖被強污而
能自存或雖被強污而能自活或雖被強污而能
自安或雖被強污而能自樂或雖被強污而能自
得或雖被強污而能自適或雖被強污而能自遂
或雖被強污而能自成或雖被強污而能自就或
雖被強污而能自完或雖被強污而能自保或雖
被強污而能自守或雖被強污而能自持或雖被
強污而能自處或雖被強污而能自立或雖被強
污而能自存或雖被強污而能自活或雖被強污
而能自安或雖被強污而能自樂或雖被強污而
能自得或雖被強污而能自適或雖被強污而能
自遂或雖被強污而能自成或雖被強污而能自
就或雖被強污而能自完或雖被強污而能自保
或雖被強污而能自守或雖被強污而能自持或
雖被強污而能自處或雖被強污而能自立或雖
被強污而能自存或雖被強污而能自活或雖被
強污而能自安或雖被強污而能自樂或雖被強
污而能自得或雖被強污而能自適或雖被強污
而能自遂或雖被強污而能自成或雖被強污而
能自就或雖被強污而能自完或雖被強污而能
自保或雖被強污而能自守或雖被強污而能自
持或雖被強污而能自處或雖被強污而能自立
或雖被強污而能自存或雖被強污而能自活或
雖被強污而能自安或雖被強污而能自樂或雖
被強污而能自得或雖被強污而能自適或雖被
強污而能自遂或雖被強污而能自成或雖被強
污而能自就或雖被強污而能自完或雖被強污
而能自保或雖被強污而能自守或雖被強污而
能自持或雖被強污而能自處或雖被強污而能
自立或雖被強污而能自存或雖被強污而能自
活或雖被強污而能自安或雖被強污而能自樂
或雖被強污而能自得或雖被強污而能自適或
雖被強污而能自遂或雖被強污而能自成或雖
被強污而能自就或雖被強污而能自完

衛公守易居官焚香拜表以明忠君之義
蕭州參將仲論希范以選員任山西柏城縣丞趙
城公生我先大父諱敏為庠員性寬厚口不言人
過嘗之荊楚適其地大吏招貴施粥全活數千人
而內外親黨賴以舉火老母甚也初娶徐孺人
繼娶孺人兩劉孺人最後繼許孺人生府君兄弟
四人府君其三也府君幼穎異習毛詩精通大
義傳註之外時時有所論說出人意表先大父
撫之喜曰大吾宗者必子也弱冠為文出健有奇
氣應試多時督學昭度潘公聚校衡門許學者生時

先大父作七十餘篇當命府君自為一冊名曰
傾篋集請序大靖代不乏作者四十餘日及先大
父捐館舍哀慟不食水漿不入口者三日甚有楊生者過
然痛之寔窮而歸內踰外哭一時血手有豪紳欲
勢橫噬州中戎居之第宅貨財田園一以盡為
奪去府君卜此先人之業不可以其窘走利上
臺促促不屈與化吳相國巡按河南與朱同年友
也意不能無動而重府君平直明公亦天子
命代將中原等為以府君曰為其餘事者悉不為室家累心婦
之可李萬公天下事閱之永揚口國士物府君

之謹蓋人無間古今至壬午寇陷睢城家眷遠寄
戰場府君冒險躬與大母過河扶柩來南衛大名
之間頓沛流離所以恤顧志考仍左右無少北
當是時先叔父幸於舒徒遠者殆壞之際奔走
救之不必其必來賢豪只因緩急人已夠施難先伯父遊學於浙
矣先伯父在浙依徐州司訓孔公病故道女士歲
無所歸府君備歷險阻攜回澤埠資給如禮時值
鼎革往返六千餘里波濤之洶湧盜賊之出沒身
幾危者數矣不孝誠實從行全仗慧嚴陵灘彭蠡
湖猶心悸也先叔子流落曹南府君百方購回為
之延師娶婦後又授以田二百畝嘗語不孝斌曰
同胞兄弟所存骨血惟此耳古蓋未嘗不
淚涔涔下也丙戌以後河南兵戈甫定山盜乘亂
已久府君手闢蒿萊定此室宇猶篤烽火書以課
不孝斌論說無論書不以為恨振先
人之緒且汝是時不孝斌仗劍之不衷忘戊
子幸舉鄉薦已卜揀官京兆及謁選中秘
府君手書訓曰館藏書以五車為經世

大業勿得畏冰驟發有負誠慈一名
修供職業詔以平內申家
祖訓簡加一級倘兵亂阻梗不能
來非就養也視汝之為政耳今地
一分田民受一分之賜況
皇恩深重　編音徒滯若不夙夜砥礪使吏民
當亦但有昌言方即且把握清夜揚伯起為此地
先言汝當竭盡心知之謝我不
不孝斌論說無論書不以為恨振先
人之緒且汝是時不孝斌仗劍之不衷忘戊
子幸舉鄉薦已卜揀官京兆及謁選中秘
府君手書訓曰館藏書以五車為經世

中憲大夫安西按察司副使府君雖被恩榮而自
奉儉約數移僧舍或與山人往來入當徙治地乃有大役
輒身任之而成自副憲拜監憲湖湘時別衙分
壞君宅屋修葺而前中有欹簷覆大戶偏名朴
欲之府君笑拔而去大為力役之征衆舉手稱
善府君之治民也不求速近而務遠圖下令許民陳
利病任其自為說說稍較然可信者即以屬吏吏
亦因是得以其私意為輕重間合中意遊
刺之得地脊神土其夜宿城四居民皆以安堵吾
州之治宿號品銀山餘地因復置銀冶以贍
費而山之出

健父子家百世利
掌錄勘授梓之役
論其前日發我中
故滿人以我國無
以為守次序數百年
疾病走祀請命
計無以為應無從
痛可知也嗚呼
公及此能不令人
不痛哉等我父
於嘉慶二十二年
熙二年庚申
戒而劉氏應
三十二年丁
六月初四日
品端不人應
嫉妒節操
百年未建
倫與仲生

一月二十六日卯初於榮祖
十二日葬于
增里之
論其前日發我中
故滿人以我國無
以為守次序數百年
疾病走祀請命
計無以為應無從
痛可知也嗚呼
公及此能不令人
不痛哉等我父
於嘉慶二十二年
熙二年庚申
戒而劉氏應
三十二年丁
六月初四日
品端不人應
嫉妒節操
百年未建
倫與仲生

德至汝身將顯否則亦在女子踰年又前五萬衣
巾食帽皆手自縫紉自含驗以至寇窓經豈周密
必誠必信親黨間先妣姻於禮自先大父捐館後
家益貧先妣事大母養烹飪潛濯雖盛暑冬未嘗假人僕婢奉女
紡績易粟以奉大母私自啜糜菽見顧
爲嗚咽而先妣戒勿令大母聞又素多病默坐室
中廚竈蕭然見者爲淚下而先妣怡如也斌初就
外傅歸必問所讀書背誦不錯一字乃喜或不能
誦則垂涕刻責夜則紡績而命斌讀書於旁燈火
熒熒常分夜分或不能得婦則月下爲斌講孝
爲女講列女故事一日斌偕同學生出城外抵暮
而歸先妣端坐不食切責之曰汝年少志趨未定
而染說姑吾將安望焉斌長跪因泣謝過良久乃免
崇禎庚辰河南大亂李自成擁衆數十萬縱橫開
歸閭且連年旱蝗常對先君歎曰我爲婦人天下
事固不敢知今四方重困盜賊蜂起而大吏又畏且
蝗如此脫有不幸吾姑吾子以累君倘以一身避
夫子矣明年爲女治嫁貲未辦不以時且義
素病令代我事吾姑吾子婚娶已定志願

畢矣明年壬午二月賊
陷睢距大康僅九十里
先妣聞定如平時成家人勿驚予姑也先是命斌
從伯父貞臯公讀書城北莊上奔猝聞亂則城門
閉不得入伯父率妓輔列鄰外先妣聞之告先君
曰奈則俱死無益於是先君登城而望望見煙焰
自伯父曰城中有老母在我不可離也母在與在
母亡與亡夫復何言我兄弟利鈍一子耳且賊志
在城野外或可以免兄其率兒子北奔先人有靈
無絕我嗣亂定徐求我喪先君垂涕不忍
避難來者數百人聞之亦皆大哭伯父遂率斌北
奔龍灣時二月一十日也人一日早城陷大母病
甚且重聽家君令負之於薦箪中先妣乃謂
家人曰咄予吾家累世事在今日義無苟全
獨念姑年老不行終事爲恨若爲我謝夫子善自
保重若兒遙遙無依留有脫者見焉兒爲語
畢自立身勿忘母日我爲婦人天下
爲閨之復入井井水淺
殺賊翰林乎賊不以時且義
也於時我已環至寨外乃爲聲口若聲

皆朝廷赤子食德二百年幻貝於若而作賊今大
兵將集宜亟斬若即奈何以小鈍漢人為逢大罵
數刃哽咽痛哉二日顏色不變賊中有羅拜者有
歎息去者實惟崇禎十五年二月二十二日享年
三十有七越二日賊徙寧陵大司先君健免於難
不孝斌乃得歸奔喪而殞於故居之寢九月黃河南
決賊聚廬舍盡為洪流窒克沒於水嗚呼痛哉
自壬午至今每歲是日哀慟欲絕思及公陰雨共鳴淚
尚有餘霑寒夜屠人聞之無不隕淚共傳其期
至七寅食云

湯子遺書卷八目錄

雜文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粵西快泉泉旁有碑上刻粵西快泉四字不知何人書也泉在桂林府城內獨秀峰下其水清冽甘美可以療疾相傳有仙人過此以杖擊地而泉湧出故名

照磨公廨大治海金鼓鳴則聚集於此擊柝巡警以防火盜

民人田土等事凡有爭訟者令其自行和解不得擅入公門

戈之役此皆突厥叛將所為

大盛湖紋帶生明月度細細花開人鞋尖尖皆右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有供義戰而已矣尺比較民弓尺大二寸八分法銀二分六釐容雖同地異水銀三分五釐民弓相同尺寸亦異地異水銀三分五釐容雖同尺寸亦異

人成啧啧歎服其賢先子所著尚書近指公忌疑正仕梓未下手澤不至民誠者公之力也幼弟不幸罹難家館閒旋不憚煩頃未就緒之前公屢諄諄慮無以報為制一卷將求海內有文章行誼者為之題詠以表公德亦以見余兄弟之不敢忘也請君以余兄弟意公屢諄諄慮無以報為制一卷將求海內有文章行誼者為之題詠以表公德亦以見余兄弟之不敢忘也請君

能越北周公之義其視魏晉以來泉人爲梅未遑者蟬蛻政宜大精明史不能無其人矣其視魏晉以來泉人爲梅未遑者蟬蛻凡篇燈課子弟誦讀書聲琅然達戶外以文上聞者，請藝者手勒勉允加意究獨不以擊節為咸笑古之作史不遑也余謂當今世如知學即重道表章大儒道文忘友之難其異於人遠矣用貫為循史也自宜爰次其語書於卷首

微君先生詩卷跋

庚申冬重陸魏君訪余於京邸舍許一卷則微君先生手自謄寫時

也先生身行純學墨卷所著尚多近指公忌疑能以此如無事時記述於先生以明末寇變內外事多遺失惠及異書未見先生任刻梓之役先生以此書寄諸閩中及先生歿後適值興遘喪亂未遑剞劂今歲乙卯始克授梓而家法蒼然老如歲實也敬綴數語而歸之

肖齋詞跋

肖齋先生大雅雄為詞林領袖泉與濮濱淵山者六七人馬酒登高賦詩倡和甚樂得之遊幕時同年不朋而聚政宜大精明史不能無其人矣其視魏晉以來泉人爲梅未遑者蟬蛻凡篇燈課子弟誦讀書聲琅然達戶外以文上聞者，請藝者手勒勉允加意究獨不以擊節為咸笑古之作史不遑也余謂當今世如知學即重道表章大儒道文忘友之難其異於人遠矣用貫為循史也自宜爰次其語書於卷首

不敏余之謝云

孫假君先生像贊

當代儒者誰與比肩先生獨步人先輔孔仰鼓行孝弟為日新又新為魚

飛躍黙契先天彼星漢悠古昭炳易傳者像難盡若學仰止夏峯泰山喬嶽

王山史像贊

落落如深谷之松矯然如晴天之鶴絶塵寒營素懷況寞誰慶張古音湮九千年世嗜之淵穆與立行之介確蓋其終始著述歲久光氣磅礴相彼畫史舍慶徘徊七珍靜觀其會懷之淵穆與立行之介確蓋其終始著述歲久光氣磅礴相彼畫史舍慶徘徊七珍靜才而退藏不見其崖畧也

毛會侯戴笠垂竿圖像贊

溪水洋洋似君之清也碧石嶙嶙似君之貞也默然垂釣宴坐若忘游魚過之而不禽也君非山澤之麛而庶幾之與盟也胡爲乎笑尚之與處而陽將之與盟也急者富春思羊裘老子之高也急者家近富春思羊裘老子之高也情而余之少也亦嘗扁舟過之而愛龍水之一泓也尚君他年得乘竿於茲余亦將蚊筵相從於烟實奇蹤之間而世人安得而名也

同門公建微君孫先生夏峯祠堂啟

甚仲尼歿而微言絶孟子出而楊墨之道熄其後

庶洛閩洙泗之統金谿姚江開心學之宗聖道捐以彰明彝倫賴以不墜故得從祀兩廡紹百千私室於所生之地所居之鄉與大講學遊泳之處後人必爲之建祠設位歲時習禮有司亦遂載之郡乘列之祀典四方君子遺其書登其堂恍然見其爲人依稀留之不忍去以此見天理常存而人心之天容氏是也我微君先師生於容城墓於滿門著書明道立教淑人訣性命之秘定理學及儒生賤之近自畿輔河洛以及齊魯皆是吳越之門有志斯道者無不負笈而至其崖畧也

久從遠見其語默動靜天理流行發微闡奧透人心髓背踴躍興起知聖賢之可爲吾性之具足其功良可遠紹濂洛近比姚江非同山林獨善無關世道之上也獨是移家夏峯近三十年與儒爾游處者不同松秋在望祠堂未建後學無所瞻仰實爲闕典今同門公議卜地庇材定期鳩工用是遍收曾公其裒盛事扣日楫楠森館階序有嚴與邵子洛陽朱子武夷之祠並耀千古於以報禮先儒章來學所關匪細肯任師傳同當努力此舉乃

四書爲群經傳心經世之典備六經之
備以來朱註純駁不一至朱子訓門集羣儒之大
成爲家塾用以取士來樂閒太勉纂輯大全採收
宏富審擇未精虛實次序皆先生歸之而考亭之
書益明然爲書浩繁初學未能尋其要領甘友成
齋應君憂之手著一編名曰課兒簡而意
盡文駢而音柔節事設喻如未負可以成
誦即窮學山博返約亦有裨焉其有功於考大
矣成齋方病目猶手自繕寫其勇力甚勤恨余力
薄不能付剞劂以廣其傳也郎君綠年卓犖必
能世其家學嘗讀書篇每以能之

性神體動合德位列兒
若四軍實處神窮化
自去歲冬無雪入春
書云多雨清鴻百姓無所歸命大作人事祥異
也人良由政令乖戾無以感動天地天地不交
民氣不和譴告重丁獨戶窮者重
其徵收以收成功天

兩宋詞人之冠先生爲文不尚鉛華醇深瀟灑而精力所注於詩尤深都官詩歌見稱廬陵以今準昔不啻過之世之文人學無原本妃青儷白補綴爲工遂足取譽一時自矜博雅求其典型不堅追配前哲如先生者幾人乎晚歲引入承明秉筆史局老成宿素典故熟聞考据精詳袞袞諸公不苟相詆以告成即不敢遽言班馬亦庶幾希蹤歐宋而于青雲期哲人固潛此又不能不爲之痛惜也某與先生定交三十餘年良友疏遞之情知已存亡之感言之不能盡而獨舉其大者以見先生所隔於世非偶然也嗚呼先生其以予言爲然乎否耶

歐陽文忠公集卷九目錄

告諭

嚴禁采微收錢擅動茶火札私派之弊以恤民

嚴以清賦稅告諭

嚴行設法催提永禁濫差滋擾以杜侵那告

諭

嚴禁不肖人等燃身以亞風化告諭

嚴禁清明以前官廳告諭

先早不雨急切祈禱者以新有年告諭

嚴禁不良民丁擾民以安鄰居告諭

嚴禁豪家丁以肅吏治告諭

嚴行約束告許

嚴禁諸色以靖地方告諭

舉行鄉約以息風俗告諭

禁止船戶冒險夜行以免失告諭

嚴禁聞喪惡習以弘孝治告諭

嚴禁小賣情弊則重刑以除積蠹告諭

嚴禁醫官妄投以安民生以裕國果告

諭

禁革報效
嚴禁以絕淫源告
嚴禁以不人倫拠頒告論
嚴禁刁風以安良善告論
明正學勸農桑告論
禁革賽會演戲告論
禁印結馬弔紙甲告論
禁止建碑立祠告論
禁龍舟告論
嚴禁私刻淫邪小說戲文告論

嚴禁以不人倫拠頒告論
嚴禁刁風以安良善告論
明正學勸農桑告論
禁革賽會演戲告論
禁印結馬弔紙甲告論
禁止建碑立祠告論
禁龍舟告論
嚴禁私刻淫邪小說戲文告論
嚴禁以絕淫源告論
嚴禁報效

嚴禁報效
嚴禁以絕淫源告論
嚴禁以不人倫拠頒告論
嚴禁刁風以安良善告論
明正學勸農桑告論
禁革賽會演戲告論
禁印結馬弔紙甲告論
禁止建碑立祠告論
禁龍舟告論
嚴禁私刻淫邪小說戲文告論
勸民急公

嚴禁以不人倫拠頒告論
嚴禁刁風以安良善告論
明正學勸農桑告論
禁革賽會演戲告論
禁印結馬弔紙甲告論
禁止建碑立祠告論
禁龍舟告論
嚴禁私刻淫邪小說戲文告論
勸民急公
嚴禁以絕淫源告論
嚴禁報效

嚴禁以不人倫拠頒告論
嚴禁刁風以安良善告論
明正學勸農桑告論
禁革賽會演戲告論
禁印結馬弔紙甲告論
禁止建碑立祠告論
禁龍舟告論
嚴禁私刻淫邪小說戲文告論
勸民急公
嚴禁以絕淫源告論
嚴禁報效

閒史户應徵幾，家
每丁止應徵正銀一兩四五錢者竟徵二、三兩仍
復加四五物耗專如酒稅、瓷器門攤鈔
行徵收為民牧者自應體恤民隱照額支解乃視
同仁均求復加四數收吏有通融行派累
如田房稅須就經手按照業户實計數徵收視銀
復於田畝上按畝加派甲加數次及竹雜某項公
費等款仍名色輒加派甲逃有一致十室蕭然即
此皆州縣剝削下民之弊也叫通衢門凡遇
州縣交代權則有坐平耗羨名色彈兌悉規庫官

官吏營役以及把門輸傘之大俱有收銀使費種
種留難以憑數此則叫道府禁州縣之弊也
、宮室如此僧房道觀之侈土木被文繡金
玉無度者奈何不禁現在宮觀仍復有增
及人境以來見聞更切惟小民仍限於
、宮室如此僧房道觀修葺民生門庭
就衰敗無力創修以致風
雨飄搖不蔽不休之慮
嚴行設法催提永禁濫
修
江南各屬為財賦重區歲日
即有一項之考成州縣印官
辦公無容酒吸而在上官司
不立期限以程完欠不在為
官之忠不在為吏以差提為
不法申革之嚴力催州縣
開徵務期全完

宇之案先按理而後定名一面發帖而名字之名不一而足此事一下洲縣如經事理家自有公事不肯不經官府而州縣經承欲一時利竊發說紅身案以應若輩狡猾之求欲其一時利竟大或以川取後財解但期時應不暇詳審其以法治為不思此事實有官為編員表奏若能設法嚴禁所必有此實有官為編員表奏若能設法嚴禁所必有此實有官為編員表奏若能設法嚴禁所必有此

[illegible]受贿狗情神明殛之将及一载地方官民颇能相信惟是积习日久不肖小吏猶多玩玩不知本院執法到底執欲自行警戒有一缺出爭謀者衆皆素行貪惡敢於檢無動輒以[illegible]
[illegible]本院大憝疾乎猶然瞶瞶者此等奸徒可以百[illegible]
[illegible]署官不能盡職署官負本院之者先倘情[illegible]
[illegible]是本院以朝廷百里[illegible]民命責與匪人也即其人不[illegible]
[illegible]屬胥職者委署非人罪何可逭然委者重任矣而[illegible]
[illegible]光緒[illegible]兵丁違禁[illegible]民擾[illegible]
行衆庶乃聞各屬有等不法[illegible]奉　嚴飭申飭已者即[illegible]
江南[illegible]地民間一草一木[illegible]至於冬[illegible]
營兵勇自行割取[illegible]斗稍有狥縱便[illegible]
[illegible]江南[illegible]地民間一草一木[illegible]至於冬[illegible]
營兵勇自行割取[illegible]斗稍有狥縱便[illegible]
光緒[illegible]兵丁違禁[illegible]民擾[illegible]
行衆庶乃聞各屬有等不法[illegible]奉　嚴飭申飭已者即[illegible]
名[illegible]民間田[illegible]所[illegible]盡[illegible]
[illegible]兵丁[illegible]軍[illegible]恣行[illegible]
[illegible]地民[illegible]小民[illegible]
[illegible]甚至縱放馬匹踐踏禾苗糾合[illegible]
[illegible]種[illegible]兵[illegible]軍[illegible]
[illegible]除現在[illegible]
[illegible]兵丁知悉[illegible]
[illegible]客兵[illegible]
[illegible]即[illegible]
[illegible]本[illegible]
[illegible]紀[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嚴禁濫委家丁以肅吏治告諭

地方公務族管官員各宜加意清則染積弊使
上不誤公下不擾民庶免咎戾不過供奉走
傳號令而已至於家丁乃本官私人尤不得干預
地方之事本院下車之始已經嚴禁近聞各地方
官抗玩不遵以衙蠹為腹心視同為若其文無添
督造監工開倉監兌甚至升堂坐衙一概倚任家丁
甚或互相結攪狐假虎威恣睢肆橫層層剝削
難堪索窘脩至賣富差貧殊堪出一切公事
紅此事也手書至為吞吐之具此等情狀本官豈真
不知大抵民隱給工價急於星火官盡

安然度其歲月之心既助帝以虐民而為盜是官長貪黷之心也如此作官誰知有自己功名不知有良民身家性命不仰上負 朝廷初且縱滅人理每日坐堂開行乘隙舞弊以後官吏漸次以貪為常不知是非為何事有失察不舉之罪如不門行運掣數目之後既已花分即發赴部照例定罪如此官長亦難逃矣後仍前通融欠少隱匿不報及借端生釁酷刑勒詐世并紳衿員役索取財物官員之幻題參罰或經本院訪聞或被告發

與有罪均以善風俗告諭

為官當愛百姓序學校以樂其俗民有比鬬族黨以告官以告官又轉告於有司轉告於府縣有司不為理訟而使之相讎相殺或經本院訪聞或被告發本院必先申飭一次不改即行提問無赦不貸其有司官亦不能辭其責矣為官當修睦鄉閭尚節儉務本業多積蓄以備凶荒不為非作歹以犯刑憲民成俗之意平今奉命撫臣已行風俗條約頒示遵守為此仰各府州縣官吏軍民人等知悉自今以後宗族仇殺起於比鬬奉行不嚴者罰俸一年之風後而專者罰俸二年之風後而專者罰俸三年之風後而專者降一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三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四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五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六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七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八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九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十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十一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十二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十三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十四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十五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十六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十七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十八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十九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十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十一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十二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十三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十四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十五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十六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十七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十八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十九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三十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三十一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三十二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三十三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三十四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三十五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三十六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三十七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三十八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三十九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四十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四十一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四十二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四十三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四十四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四十五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四十六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四十七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四十八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四十九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五十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五十一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五十二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五十三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五十四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五十五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五十六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五十七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五十八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五十九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六十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六十一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六十二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六十三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六十四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六十五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六十六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六十七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六十八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六十九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七十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七十一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七十二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七十三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七十四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七十五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七十六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七十七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七十八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七十九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八十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八十一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八十二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八十三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八十四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八十五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八十六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八十七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八十八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八十九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九十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九十一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九十二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九十三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九十四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九十五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九十六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九十七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九十八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九十九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百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百一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百二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百三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百四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百五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百六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百七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百八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百九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百十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百十一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百十二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百十三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百十四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百十五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百十六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百十七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百十八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百十九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百二十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百二十一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百二十二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百二十三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百二十四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百二十五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百二十六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百二十七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百二十八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百二十九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百三十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百三十一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百三十二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百三十三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百三十四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百三十五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百三十六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百三十七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百三十八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百三十九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百四十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百四十一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百四十二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百四十三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百四十四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百四十五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百四十六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百四十七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百四十八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百四十九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百五十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百五十一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百五十二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百五十三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百五十四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百五十五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百五十六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百五十七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百五十八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百五十九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百六十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百六十一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百六十二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百六十三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百六十四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百六十五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百六十六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百六十七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百六十八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百六十九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百七十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百七十一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百七十二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百七十三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百七十四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百七十五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百七十六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百七十七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百七十八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百七十九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百八十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百八十一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百八十二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百八十三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百八十四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百八十五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百八十六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百八十七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百八十八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百八十九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百九十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百九十一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百九十二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百九十三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百九十四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百九十五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百九十六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百九十七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百九十八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百九十九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百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百一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百二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百三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百四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百五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百六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百七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百八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百九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百十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百十一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百十二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百十三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百十四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百十五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百十六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百十七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百十八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百十九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百二十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百二十一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百二十二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百二十三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百二十四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百二十五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百二十六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百二十七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百二十八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百二十九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三百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三百一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三百二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三百三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三百四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三百五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三百六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三百七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三百八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三百九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三百十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三百十一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三百十二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三百十三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三百十四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三百十五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三百十六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三百十七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三百十八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三百十九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三百二十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三百二十一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三百二十二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三百二十三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三百二十四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三百二十五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三百二十六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三百二十七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三百二十八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三百二十九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四百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四百一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四百二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四百三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四百四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四百五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四百六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四百七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四百八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四百九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四百十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四百十一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四百十二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四百十三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四百十四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四百十五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四百十六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四百十七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四百十八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四百十九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四百二十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四百二十一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四百二十二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四百二十三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四百二十四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四百二十五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四百二十六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四百二十七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四百二十八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四百二十九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五百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五百一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五百二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五百三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五百四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五百五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五百六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五百七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五百八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五百九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五百十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五百十一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五百十二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五百十三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五百十四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五百十五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五百十六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五百十七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五百十八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五百十九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五百二十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五百二十一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五百二十二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五百二十三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五百二十四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五百二十五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五百二十六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五百二十七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五百二十八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五百二十九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六百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六百一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六百二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六百三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六百四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六百五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六百六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六百七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六百八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六百九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六百十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六百十一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六百十二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六百十三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六百十四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六百十五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六百十六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六百十七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六百十八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六百十九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六百二十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六百二十一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六百二十二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六百二十三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六百二十四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六百二十五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六百二十六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六百二十七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六百二十八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六百二十九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七百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七百一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七百二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七百三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七百四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七百五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七百六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七百七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七百八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七百九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七百十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七百十一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七百十二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七百十三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七百十四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七百十五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七百十六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七百十七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七百十八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七百十九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七百二十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七百二十一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七百二十二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七百二十三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七百二十四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七百二十五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七百二十六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七百二十七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七百二十八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七百二十九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八百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八百一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八百二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八百三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八百四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八百五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八百六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八百七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八百八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八百九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八百十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八百十一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八百十二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八百十三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八百十四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八百十五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八百十六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八百十七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八百十八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八百十九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八百二十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八百二十一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八百二十二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八百二十三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八百二十四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八百二十五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八百二十六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八百二十七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八百二十八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八百二十九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九百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九百一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九百二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九百三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九百四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九百五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九百六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九百七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九百八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九百九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九百十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九百十一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九百十二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九百十三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九百十四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九百十五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九百十六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九百十七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九百十八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九百十九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九百二十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九百二十一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九百二十二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九百二十三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九百二十四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九百二十五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九百二十六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九百二十七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九百二十八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九百二十九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千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千一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千二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千三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千四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千五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千六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千七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千八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千九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千十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千十一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千十二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千十三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千十四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千十五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千十六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千十七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千十八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千十九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千二十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千二十一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千二十二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千二十三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千二十四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千二十五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千二十六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千二十七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千二十八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千二十九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千三十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千三十一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千三十二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千三十三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千三十四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千三十五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千三十六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千三十七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千三十八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千三十九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千四十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千四十一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千四十二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千四十三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千四十四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千四十五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千四十六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千四十七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千四十八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千四十九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千五十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千五十一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千五十二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千五十三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千五十四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千五十五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千五十六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千五十七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千五十八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千五十九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千六十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千六十一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千六十二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千六十三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千六十四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千六十五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千六十六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千六十七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千六十八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千六十九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千七十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千七十一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千七十二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千七十三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千七十四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千七十五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千七十六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千七十七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千七十八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千七十九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千八十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千八十一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千八十二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千八十三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千八十四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千八十五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千八十六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千八十七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千八十八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千八十九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千九十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千九十一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千九十二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千九十三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千九十四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千九十五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千九十六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千九十七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千九十八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千九十九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千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千一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千二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千三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千四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千五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千六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千七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千八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千九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千十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千十一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千十二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千十三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千十四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千十五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千十六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千十七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千十八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千十九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千二十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千二十一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千二十二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千二十三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千二十四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千二十五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千二十六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千二十七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千二十八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千二十九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三千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三千一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三千二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三千三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三千四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三千五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三千六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三千七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三千八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三千九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三千十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三千十一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三千十二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三千十三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三千十四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三千十五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三千十六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三千十七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三千十八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三千十九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三千二十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三千二十一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三千二十二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三千二十三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三千二十四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三千二十五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三千二十六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三千二十七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三千二十八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三千二十九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四千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四千一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四千二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四千三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四千四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四千五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四千六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四千七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四千八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四千九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四千十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四千十一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四千十二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四千十三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四千十四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四千十五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四千十六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四千十七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四千十八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四千十九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四千二十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四千二十一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四千二十二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四千二十三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四千二十四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四千二十五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四千二十六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四千二十七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四千二十八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四千二十九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五千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五千一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五千二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五千三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五千四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五千五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五千六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五千七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五千八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五千九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五千十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五千十一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五千十二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五千十三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五千十四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五千十五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五千十六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五千十七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五千十八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五千十九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五千二十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五千二十一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五千二十二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五千二十三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五千二十四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五千二十五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五千二十六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五千二十七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五千二十八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五千二十九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六千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六千一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六千二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六千三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六千四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六千五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六千六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六千七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六千八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六千九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六千十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六千十一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六千十二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六千十三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六千十四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六千十五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六千十六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六千十七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六千十八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六千十九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六千二十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六千二十一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六千二十二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六千二十三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六千二十四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六千二十五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六千二十六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六千二十七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六千二十八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六千二十九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七千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七千一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七千二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七千三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七千四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七千五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七千六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七千七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七千八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七千九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七千十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七千十一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七千十二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七千十三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七千十四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七千十五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七千十六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七千十七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七千十八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七千十九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七千二十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七千二十一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七千二十二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七千二十三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七千二十四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七千二十五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七千二十六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七千二十七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七千二十八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七千二十九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八千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八千一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八千二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八千三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八千四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八千五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八千六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八千七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八千八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八千九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八千十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八千十一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八千十二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八千十三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八千十四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八千十五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八千十六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八千十七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八千十八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八千十九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八千二十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八千二十一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八千二十二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八千二十三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八千二十四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八千二十五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八千二十六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八千二十七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八千二十八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八千二十九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九千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九千一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九千二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九千三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九千四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九千五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九千六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九千七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九千八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九千九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九千十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九千十一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九千十二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九千十三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九千十四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九千十五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九千十六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九千十七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九千十八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九千十九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九千二十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九千二十一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九千二十二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九千二十三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九千二十四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九千二十五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九千二十六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九千二十七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九千二十八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九千二十九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萬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萬一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萬二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萬三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萬四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萬五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萬六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萬七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萬八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一萬九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萬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萬一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萬二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萬三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萬四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萬五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萬六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萬七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萬八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萬九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三萬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三萬一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三萬二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三萬三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三萬四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三萬五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三萬六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三萬七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三萬八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三萬九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四萬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四萬一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四萬二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四萬三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四萬四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四萬五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四萬六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四萬七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四萬八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四萬九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五萬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五萬一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五萬二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五萬三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五萬四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五萬五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五萬六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五萬七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五萬八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五萬九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六萬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六萬一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六萬二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六萬三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六萬四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六萬五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六萬六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六萬七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六萬八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六萬九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七萬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七萬一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七萬二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七萬三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七萬四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七萬五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七萬六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七萬七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七萬八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七萬九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八萬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八萬一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八萬二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八萬三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八萬四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八萬五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八萬六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八萬七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八萬八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八萬九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九萬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九萬一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九萬二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九萬三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九萬四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九萬五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九萬六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九萬七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九萬八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九萬九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十萬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十萬一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十萬二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十萬三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十萬四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十萬五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十萬六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十萬七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十萬八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十萬九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十一萬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十一萬一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十一萬二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十一萬三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十一萬四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十一萬五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十一萬六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十一萬七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十一萬八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十一萬九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十二萬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十二萬一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十二萬二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十二萬三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十二萬四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十二萬五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十二萬六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十二萬七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十二萬八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十二萬九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十三萬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十三萬一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十三萬二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十三萬三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十三萬四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十三萬五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十三萬六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十三萬七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十三萬八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十三萬九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十四萬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十四萬一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十四萬二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十四萬三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十四萬四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十四萬五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十四萬六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十四萬七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十四萬八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十四萬九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十五萬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十五萬一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十五萬二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十五萬三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十五萬四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十五萬五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十五萬六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十五萬七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十五萬八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十五萬九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十六萬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十六萬一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十六萬二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十六萬三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十六萬四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十六萬五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十六萬六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十六萬七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十六萬八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十六萬九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十七萬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十七萬一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十七萬二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十七萬三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十七萬四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十七萬五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十七萬六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十七萬七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十七萬八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十七萬九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十八萬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十八萬一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十八萬二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十八萬三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十八萬四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十八萬五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十八萬六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十八萬七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十八萬八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十八萬九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十九萬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十九萬一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十九萬二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十九萬三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十九萬四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十九萬五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十九萬六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十九萬七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十九萬八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十九萬九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十萬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十萬一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十萬二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十萬三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十萬四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十萬五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十萬六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十萬七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十萬八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十萬九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十一萬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十一萬一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十一萬二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十一萬三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十一萬四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十一萬五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十一萬六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十一萬七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十一萬八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十一萬九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十二萬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十二萬一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十二萬二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十二萬三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十二萬四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十二萬五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十二萬六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十二萬七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十二萬八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十二萬九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十三萬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十三萬一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十三萬二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十三萬三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十三萬四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十三萬五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十三萬六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十三萬七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十三萬八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十三萬九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十四萬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十四萬一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十四萬二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十四萬三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十四萬四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十四萬五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十四萬六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十四萬七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十四萬八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十四萬九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十五萬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十五萬一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十五萬二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十五萬三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十五萬四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十五萬五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十五萬六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十五萬七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十五萬八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十五萬九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十六萬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十六萬一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十六萬二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十六萬三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十六萬四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十六萬五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十六萬六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十六萬七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十六萬八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十六萬九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十七萬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十七萬一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十七萬二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十七萬三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十七萬四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十七萬五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十七萬六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十七萬七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十七萬八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十七萬九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十八萬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十八萬一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十八萬二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十八萬三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十八萬四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十八萬五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十八萬六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十八萬七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十八萬八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十八萬九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十九萬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十九萬一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十九萬二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十九萬三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十九萬四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十九萬五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十九萬六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十九萬七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十九萬八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二十九萬九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三十萬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三十萬一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三十萬二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三十萬三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三十萬四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三十萬五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三十萬六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三十萬七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三十萬八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三十萬九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三十一萬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三十一萬一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三十一萬二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三十一萬三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三十一萬四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三十一萬五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三十一萬六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三十一萬七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三十一萬八級調用之風後而專者降三十一萬九級調用

之所以兵聯絡防守利有警息亦可隨時乘勇自有無知船户戕害搶劫情事或偶起風波船户即可駛避內洋或泊近岸路勢平坦以免沉溺是以夜行以致盜賊乘機上船户來歷不明容留客貨以及船户容隱不報均干嚴禁自後凡客商雇船裝貨務須考察可靠方准開行倘雇船之人捏名具保或

營每日所得些微何能償還重利一入陷阱無計自脫有限之脂膏盡為此輩吮嘘閭閻蘇城內外開張此店者不下數十百家民生安得不蹙更有營旗苦獨力肆行掊掠與大盜等尤為暴橫合行嚴禁開後百姓各安本業不得輒揭債銀各營兵丁解典管衙門究治中保人等立行拘責仍將利銀貴令賠償追券焚燬如有折算子女財產逼人赴水投繯情罪重大立即具文申報本院飛章請旨從重處分

嚴禁營兵放馬踐害田禾告示

為

江南為財賦奧區十七皆有課稅民間田疇輸非荒蕪廢地可比凡營伍馬匹自宜設法喂養如有放牧不許作踐禾稼久奉 嚴綸究敢違背乃聞有不法營弁縱兵結黨成羣放馬出城或嚙食禾麥或侵伐墓木所過無敢攖鋒如馬在田偶或驅趕即以傷馬為題無端索詐至於水鄉受蘆葦蕩皆有成之區兵丁借名放馬到鄉將有課蘆葦肆行砍

捉典人船以致誤務結到官公然裝載作賣致民船糧飲泣又草船所過之處遇民船則故意衝撞奪篙篙傷村居則徧拆雞豚橫取柴菜更有地方棍徒假作營裝勾引暴民加禁彷不啻三令五申乃兵丁遠離部曲罔知畏憚守將令約束端在平時方今東作將興菜麥滿疇茅簷帶力犒多賑尤宜敏戢安農除一面嚴飭各營弁并密訪拏究外合行出示嗣後如有不法兵丁小廝借名放馬擾害到鄉將有課蘆葦肆行砍撈民船糧飲泣又草船所過之處遇民船則故意衝撞奪篙篙傷村居則徧拆雞豚橫取柴菜更有地方棍徒假作營裝勾引暴民加禁彷不啻三令五申乃兵丁遠離部曲罔知畏憚守將令約束端在平時方今東作將興菜麥滿疇茅簷帶力犒多賑尤宜敏戢安農除一面嚴飭各營弁并密訪拏究外合行出示嗣後如有不法兵丁小廝借名放馬擾害到鄉將有課蘆葦肆行砍撈民船糧飲泣又草船所過之處遇民船則故意衝撞奪篙篙傷村居則徧拆雞豚

必致妨悞農業相應停止為此示仰長洲縣里民
知悉倘課業悞怠無以上進共題之理俟秋穫之後遴
選清廉才能官員分赴各鄉坊與實不毛之地另行分晰
優其徵比量免雜辦差徭不許指名造冊等費科
派分文以致重累窮民如有故違本院一有訪聞
定行從重究處

嚴禁賭博以絕盜源告諭

士農工商各有本業賭博為非律有明禁吳下有
等無賴棍徒開賭場引誘良家子弟聚賭博徼
夜呼盧良賤不分兵民混雜一入彀中莫能悔悟

腰纏罄盡流入盜竊劫奪即糾合黨類俟候子女偶然出門竟
徒伺知指頭取利執論奸民以致賭博之場已成
盜藪貽禍地方深可痛恨至於紳衿縱賭尤
當嚴禁倘敢明知窩賭無所不為開賭棍
闖馬弟為事總緣習俗以成莫能自振其中
卒幼民為伍禮讓全無惟懲機械惡習久痛嚴禁
印造馬弔紙牌令其改業執意怒不畏法之徒仍
不悔悟除現在查拏究外合行嚴禁為此示仰
諸色人等知悉士農工商各修本業不得相聚賭
博陷入不義甘蹈法網如有不法棍徒開場糾賭

以及私造紙牌印刷行發賣許地鄰保甲人等協力
指拏赴案本縣即當轉解本院究治罪如地鄰保甲利情容隱事發一體究處各
宜循守毋自戕

禁販子女以全人倫告諭

拐販之罪所創甚嚴乃見下
視知貧人子女利有姿色鮮巧者哄動或騙官宦
討取為妾或鬻富豪收為義兒始以重價立成文
券及至擾合到手入奸囊而為父母者止圖目
前之貨財不顧骨肉之分散或父母稍有良心不

忍騙名非即糾合黨類俟候子女偶然出門竟
行誘捲入室展轉遠賣得價瓜分治其父母告官
追緝其志已遠未必可根踪不獨骨肉分離反
多公庭累證念及此寧忍為之髮指又有一等無賴
之徒擄掠人家子女教習吹彈如果設騙或將本身
妻子自賣若方永離鄉井甚為水販墮落娼
家更有為當不仁之事敢賣為姐妾
私賣河間保鄰勢孤難於查拏合行嚴禁為此示仰
此種惡風惟蘇郡最甚江都元和吳縣長洲為其愚民誤陷其術
牛馬律別而若輩坐專共天理王法皆所難容有不法棍徒開場糾賭

嚴禁刁風以安良善告諭

聖賢治治不過教以田里樹畜中以孝弟謹愿為
至比屋可封刑罰可措者今日教化淺夲奸僞滋
起狼莠不芟而欲禾苗之善蓋亦難矣吳中刁悪遊民
最為百姓患約舉數端嚴加禁創自示之後尸以
前違犯者當思渙然省改如長惡不悛一尺具在
斷不寬假毋謂本院不教而殺也

一奸棍光民結黨歃血或假稱欠債或捏騙賭博
打架搶刀行兇打降一人有犯則聚衆報一人
救有餘黨在見事之花搅亂生民
告究一被此扛幫混賴總以後中縣買無取
柔懦畏累便相安忍淪溺胥及至事完之日不過箝
杖罪名多一人無干家產仍不改革者不分貧者不

告幾次免其叅記外其餘但係未盡者即叅此薄
簿叅三次者將本犯扭解本院以憑盡法重治所
告多人除緊關重犯外其無干牽告之人所費解
纏因於本犯名下計日追銀給牽告之人收領綁
當良民休與為禮

一訪告之人無端捏
誣或寫帖揑名文書
是非除致出人命者
指實者即便公舉到
本院記惡良民不與
是非事見影生風或平地湧街談
巷議編歌詠劇戲或挾死不聽
如違即依律定罪外鄉人等但有
涉此省地方無賴棍徒借祈年報賽為名圖飽貪
肥分合時出頭鼓財排門科
斂閭閻擾竊其法深迷失了女每每
本院窮治不三月
地面搭戲聚眾動經半旬
廢時失業田畝荒蕪蹂躪無
算若不嚴緝地方安得
寧謐各州縣官於城市鄉村
中貼告示但有拏獲真正賭博者除照例盡法究
治外仍於本犯名下追銀十兩充賞

明正學勤課藝告諭

聖學明則風俗淳蒙養正則士習端訓練勤則執
業精是中人士文章藻麗為天下冠而敦本正始
明倫敬身之道猶有未盡講明者夫本始之教莫
重於孝經而養蒙肯綮
重於小學合行定期開

集285 491

令行嚴禁外書坊人等如敢陰干二經二十一史及性理通鑑綱目等書外如宋元明以來大儒註解經學之書及四書文集語錄未經刊板或抄寫與夫者照依原式另行翻刻不得歪改古人旨意不今當時正學之時此等書出售流傳之者衆其行竊而且又簡等計利亦當出此若曰古書深奧難以通俗或請老成純謹之士選取古今忠孝廉節敦仁尚讓實事善惡感應藥石可畏者編為醒世訓俗之書既可化導愚蒙亦足檢點身心在所不禁若仍前編刻淫詞小說戲曲壞亂人心傷敗風俗者許人據實出首將書板立行焚毀其編次刊刻者發賣者一併重責枷號通衢仍追原工銷毀仍限為刻古書一部完日發落

嚴禁奢靡告諭

衣食之原在於勤儉三吳風尚淳華不安本分賓客作法訓及病之家竟作吹喧鬧牲儀盛輒行稱觴敦之徒或假神道生辰或稱祈安保歲賽會慶祝雜

扮故事男女混淆褻瀆神明博致小事稱又有假鬧廟會賽神演戲之名無非藉此聚衆賭博及有不肖子弟乘機調戲婦女因而爭鬥成訟破家蕩產者比比皆是甚至有因爭座位酒肉及樂高聲喧鬧致相毆傷命者有因爭主婚喪會不過五七日之間費盡終身之積貧窮困苦無所依歸者有因賽會演戲犯法問罪者有因賽會演戲男女混雜敗壞風俗者有因賽會演戲引惹外來奸棍搶奪婦女者有因賽會演戲引惹外來奸棍搶奪婦女者有因賽會演戲引惹外來奸棍搶奪婦女

書五經以程朱傳註爲主勿究學歲月盡趨故事大抵社學爲教習學業與以養家有處其行止不端及出入衙門囑託公事大則參治小則斥革其劣衿武舉不許開報其劣監典史訓導不舉劾同罪生員犯贓者黜革之後士習益端禮貌耆老凡遇歲時伏臘宜令里甲以禮相待序齒而坐不得紊亂其有人材之高異有實政者本部不新特疏薦揚大典雖有他故敎官之實

臨行曉諭于民

本部堂奉 一載一飲一食何莫非 皇上之賜地方利弊民生疾苦知之最詳至勸課問或因事數催或有司不能奉行止不過一時之急 皇上委官分理錢穀重地必簡公忠清廉之大臣十倍於本部院者來撫其土爾等何用多慮本部院與爾百姓何親何故 皇上告誡爾百姓之言歷歷在耳即爾百姓亦歷歷知之最詳至勸課問或因事數催或有司不能奉行止不過一時之急 皇上委官分理錢穀重地必簡公忠清廉之大臣十倍於本部院者來撫其土爾等何用多慮本部院與爾百姓何親何故 皇上告誡爾百姓之言歷歷在耳即爾百姓亦歷歷知之最詳至勸課問或因事數催或有司不能奉行止不過一時之急 皇上委官分理錢穀重地必簡公忠清廉之大臣十倍於本部院者來撫其土爾等何用多慮本部院與爾百姓何親何故 皇上告誡爾百姓之言歷歷在耳即爾百姓孝親敬長教子訓孫忠厚勤儉公平謙和守法安分息爭讓路尊長爲善去惡勿作姦邪心要忠和勿得輕起詞訟勿信讒言勿行賄賂勿容伏勿聚賭博勿洗冤勿告虛詞勿結黨打架勿逞忍自今以後

地方刻聚民牛疾苦知之最詳至勸課問或因事數催或有司不能奉行止不過一時之急 皇上委官分理錢穀重地必簡公忠清廉之大臣十倍於本部院者來撫其土爾等何用多慮本部院與爾百姓何親何故 皇上告誡爾百姓之言歷歷在耳即爾百姓孝親敬長教子訓孫忠厚勤儉公平謙和守法安分息爭讓路尊長爲善去惡勿作姦邪心要忠和勿得輕起詞訟勿信讒言勿行賄賂勿容伏勿聚賭博勿洗冤勿告虛詞勿結黨打架勿逞忍自今以後

詩

詠史
夏日詠懷
金陵別姜西銘
贈李映碧先生
題張鞠存見示
送黃俞邵聞訃南歸
賦得黃花晚節香
送陳別駕
長安春日行
送富雲麓請假歸閩
汪鈍翁六十初度
順治九年七月二十日 上親駕出郊外諭
遣定遠大將軍敬親王及諸將南征應制
中秋蘿翁齋中讌集
省耕
應詔 御試恭紀四十韻
院中直宿八韻
送林玉巖奉使琉球十一韻

中秋陸處實同在西邸和吳見末韻 二首
寄示兒淳 二首
西湖聽莊蝶菴彈琴
送陳別駕之南陽
家居感懷 四首
立春
春霖友人以詩見投書此謝之
春日即事
春日感懷兼呈仲方
崇禎壬午閏寇破寧陵文學翟先生仗節死之 并序
聊述短章紀之
新秋雨後抑菴西齋讌集
京口贈友
錫山別賀天士
途中苦雨
戊午應 召入都留別里中親友 二首
東林寺 二首
長垣北十里學宮有大千劇相傳四賢言志處

送李子德奉
辛酉二月初侍
擬上賜大臣花遊温泉詩
題画
西来菴題壁
西来菴贈水齋上人
戯贈
贈懷慶太守
詩餘
賀新郎秋思
滿江紅後池千葉蓮盛開漫賦
千秋歲八月十六日夜玩月
滿庭芳秋日閑居

湯子遺書卷十
詩
詠史
龍蟠有瑞樹丹鳳翔其杪朝餐縣圃露暮宿星辰
表皓月滿晴空羽翮何繚繞了壽脩自
皎皎韜精在南郡高卧白雲遶羣賢方碌碌誰能
測淵奋郭泰奬人倫申屠犹林沼洁然麦雲豈
復虞網幾
夏日詠懐

初夏朝氣清綠陰映竹閣好鳥時來集微風散林
薄養痾豈暇日坐臥對雲壑圖書紛几席茗椀常
閒錯隔爾屬篇章怡情志簡器採菜支短笻尋泉
路芒屨豈日謝浮榮明志貴潔泊世人逐妄跡真
源誰故倫仕史常處缺金仙戒執著大道本洞徹
會心在寂寞務智適成愚要宿何由度鬱鬱南澗
松亢丈巖如削造望滄雲中總鄉飛白鶴於斯悟
至理俯仰增遠廓
金陵別姜西溟
昨桂發清溪子渓名舟登高共眺

實我行到白門夜月苦懷想落葉禪房寂忽聞扣
門響相見各歡然秉燭對書幌高樓悠嘯詠古道
互推讓鍾阜礬嶂峨秦淮平如掌信美非吾鄉茲
晨理歸槳送我大江濱悲歌何慨慷世事本浮雲
素心貴不爽願言各努力庶足慰吾黨

贈李映碧先生 一首

金年登朝著端笏拜彤闕抗疏表忠赤日麗黃
扉維時甘陵部南北勢相違正色岡不屈嶽嶽世
所希元祐盛名賢論多是非玄黃未息戰國是
將安歸惟有哲人在秉道還識幾石室留諫草泰

回尚依稀

魯國遺經火口傳賴汲生九十奉博士典漢亦已
明文獻歸環光斗杓示景行著述藏名嶽大義何
崢嶸虎觀待鴻儒丹詔下江城老夫難遠走豈敢
抗弓旌抽書投使者卷軸滿丘籠白雲封巖谷時
聞鸞鳳聲

的歌蒯經學彪固續漢史世業重蘭臺千秋誰繼
美先生今子賢載筆石渠裏文藻雖翩華詩論平
如水衆人驚未聞庭前實簡爾余北窓杉安得隨
愧迂踪南望東海濱丹霞明若綺願言從執鞭願

身常無依恨無鴻鵠翼翻飛平原里

題張翥存見示鄉賢合祀傳

昔明神廟時海內正清宴學術半瞿曇文章遠漢
絢淮上有張公裁裁邦之彥早登朝著令香作
綦殷典禮佐秩宗嬌人爭美抗疏定皇儲慷慨
決如霰論封宗潢文體爲一變勳業成勁目沛
神歸鄉縣卧看東山雲丹銘手不倦毋世程農部
家學源流衍經術接曲江五車儲寧姓字賢
昌才華一時擅對策繼董賈當宁數稱善正值閩
步艱中原日兵革誰免爲軍需包腰貢酣戰幸若

揮淚向河梁無山暮凝雲捉手送君時欲語聲嗚
咽定交十載餘千里音書閒今夏再相遇一見驚
華髮君家書劒屋石倉木足埒縹緗充棟梁為我
勤編目近七萬眞贋俱能別太母年最高賢明女
中傑喜君有良弼芙酒為我設時令總僧蔬往來
無間缺攜書上小舟高岭青路月樓頭相顧笑笙
簫為軒歌是時有明詔徵聘到巖穴使者頒至門
數趨日彌切同人相勸駕居槀稍稍向余垂涕言
老母年將耋捧檄雖有心中情難委決惟母察其
情治裝勿使輟讀書遂達何況旁求殷乃自甘汨
沒我乃尚未衰猶可自存活君聞母訓古蹟躇未
忍發遲迴復次旬母意終難越予久臥煙蘿才力
最薄劣盛朝廣搜躍亦頒徵書來先後至京師相
期砥素節君文高揚馬聲名動朝列上卿求歡面
招選多賢哲一日過余門顏色暗如鐵云具陳情
章未得達天閽出稿以相示一字一泣血三日不
相見麻衣腰垂絰乃是凶問來長號肝腸裂咕嗶
白元宰走弔元宰亦感徵我抱終天恨較君

父落絕今日送君歸嚴風吹我衣送聲乾陌紛力與自愛之勿使日空過望石城愁悶為君結

風得庭花晚餘香入綠池孤英結晚涼蜂蝶零依依風露為霜猶見孤英結晚涼蜂蝶零依依風露為霜猶見

君門參差鴻雁滿寒塘憶昔日芳枝蔽日彌參差鴻雁滿寒塘憶昔日芳枝蔽

雖金華盛與錦高張霧壞迷絲竹覓花欲語過

眼繁華曾幾時百卉具俱今何許寒風條秋風

憂玉葉繁香疎遲齊自有高松同晚歲深須竹影

偷清暉獨坐秋光甘自媚安能圖彩桃李踐況得

長近幽人居霜根冷枝結幽獨君不見梧桐百丈

宿鸞鳳舍井梁興空疎疎

送陳別駕

自余結弟東閭側往來車蓋不相識使君下馬入

深林高論雄辭為生色大幅長篇掛素壁鄰翁相

見各自失平生性解疏丘壑十年未復鄙齋閑如

若為收最風流雪苑桑清露異忽傳使君聞雙

集285-500

遊子南望情嘿嘿一日烽火照三山關河恩尺分
南北染劇鬧海春復秋豐想何由生羽翼人生銀
漢先中兵家其繞到頭如墨淚湖庭橘枝書報急
望赴唁路途塞更聞羣鳥百千翎繞著哀鳴聲不
息古來至孝格天人冬笋江魚紀史策眼見此事
最分明一時賦詠歸國我聞此言歎且泣送君
南陌百端集哭江水碧迢迢山青一路望君馬到
家行

起安春日行

錦繡山河千里壯龍文氣結九重閶流雲日春
光暖御柳搖颺倚露臺京都自昔稱佳麗城中半
是王侯第峻閣重樓夾道懸雲房霧宇相鉤連上
林更接西山色峰巒翠黛煙凝濕朝霞片片勒燕
閣照耀金莖淑氣入九陌三條香塵起萬戶千門
春色裏雕楹玉砌光射御溝邊若綺是時
王尊坐玉清相與論梁賦罷奏咸韶簫紳縹緲鳴
佩動朱紱蔥蘢映花紅光射御溝邊若綺是時
宸翰下直從容歸依然夕史命編摩一
朝接陪歡宴會大道共為公匪直索往余臥病
時應召到京華於今幾依依舊相識夕史命編摩一
老性鄙布衣壘跡判心疏況乃承明事未曾長劍
聖人制作追虞典文章喜只今海
內方清晏劍履優游侍玉墀

朝榮友似嘆喝微臣竊幸逢

篇一劄紙貴長安陌塵埃難娶杰士懷才帆歸向
五湖宅幾回延竚想瑤華路遠何由仝羽翮昨年
奉使過浙西迴艫整作妨蘇客先生高卧謝玄來
披衣攜手話疇昔月出三更虎阜晚睥睨千秋與
莫釋扁舟送我上河梁風苔刁清欵暎陽雲山有
約計難成惆悵高天空鴈蹟頭白汗青各鞅掌明淨
生浪度竟何益聞君甲子正初周公中樂事良不
易雨後寒煙拂釣竿花時芳艸侵遊展河豚欲上
鱖魚肥子弟門生環講席我欲從之路阻修俱身
一望吳江碧

順治九年七月二十日

將南征應制 壬辰七月御試

上駕親出郊外諭遣定遠大將軍敬謹親王及諸
聖主崇文德宗臣事遠征偃戈誠
廟算勤攻豈
皇情為廣董風化仍期瀚海平曉雲隨
鳳輦秋月近
龍旌淇露分升葉影弓錫漢京杯酒
御酒徹緝裘征客淸湘野愾征旂洽汲待治兵庭
聞旄羽至奉舞拜干城

中秋雖翁齋中燕集
健巷迓迎少惟君得數過爽秋今正半高友意如
何卜宅門相望論文與不廢閒將臨禁柱歸帶御
前先已索新賦分題和舊歌觴雜見怪石轉逕
蹉深步樹秋宿鴉初定月上河梁風苔刁清欵暎陽雲山有
盼大銀河闊漏遲傳音金烏淅耀波百年日日醉
莫自歎蹉跎

省耕

見細傳遵豫延重省方仙蹕所臨成任主定輸
將仕賑休堪者 朝晴道自長覩稚迴鶯都祈穀
卜年岁萬轂乘春發所撫曙張扈車重迴陌羽
葆度福地郡吏勉優仕遂師觀哀裘風吹桃葉嫩
雲擎麥畦涼曲水煖軒切申勑耕私忉
中澤留原閱扈行樂 帝鄉實岐舍雨翠高穗映
霞蒸農謳聞處處 詞臣紀盛史筆詳

應詔

御試恭紀四十韻

唐帝問門日鎬京訪洛年夔龍磨滄起畢散接班
聯號令多師古聲華重集賢縹緗充　玉几冠珮
秩　經筵天錫圖書秘春星雲漢鮮體仁功自懋
建極道無前制作開三統清寧撫五弦詩談誰雅
頌翰藻麗山川游衍懷明旦絃綸動象躔鴻儒聚
白虎侍史撤金蓮秩模功施久釣陶禮樂全房招
窮海邈顧俊及林泉薦引寧論地吹噓不計員公
孤方拜讓臺諫復駢肩岳牧搜揚切宰衡啟事連
雲巖鶴詔促谷口蒲輪遄緯度占文耀風雷起整
淵渟注空駿馬湘江絕衡荃盛舉超襄代績逢堯
偶緣自當謹舞蹈何敢尚遠遭耆碩推輿固妙歡
儻仲宣朔南咸至止仕隱各無偏爭者京都賦競
裁羽獵篇月分漕艘米日費水衡錢魚媚禹設食
金羞郭隗先霽陽當禁苑芳樹映華旌與禮　臨
軒重工察將事度漏間曉泰階伏遠爐煙五字
夾才著一經筆學儒文成獻　賦哇賦就立花磚
東壁霞光燦少徵淑氣線

龍顏常自喜鳳翮欲於還不數瀛洲宴何如公卿
花同駐私欽澄野老美登仙才豈馬卿屯虞承孝
武降

山朝感際遇一志矢貞堅謳咏休明運所賢翰漢
幻大寶續唐編遜志期來傳健行望體乾昭回垂
萬嶽奕葉表堯天

院中宿直八韻

海初推新地瞻依近綵宸夜龍池鐘漏晚鳳沼月華
新古水流霜影客雲落淨津倘班行後叨承異數
星象問治衆元化正含淳

頻瑞貞期拜獻得散懽行轉親夜深星斗闊始悟與天隣

送林玉巖奉使琉球十二韻

水國蕃封遠偏臣星使逾旁通窮路狀花麗岡山宿霧消前驅陳玉節負弩擁金貂到海風常正開帆浪不驕扶桑看湧日盛市已迴朝島嶼是神京華認斗杓鮫人泣上客卉服譯仙謠門望通琳域生重典制文宣嘉尚遠千羽足征苗不數樓船遠旗旄指日拜手聽簫韶

中秋陸處實同年留飲齋中和衆見末韻
相對話平生閒梅聽雨聲客中逢令節林下見交情
幽社風原古榮衆世不爭從來樂志者非是爲通名

寄示兒溥二首

恨跡真無計門庭汝暫持兩多憐窺地下尚將范宮現完應早鄉租催漫遲近聞文翰綬前事法須知

汝祖墳前樹今年有幾圍秋來叢露重春至長林肥莫負四叔賢書貴勤弟幼同閑林藥裏宜常曬紫扉莫浪開初冬當返棹候我竹籬扉

西湖聽莊蝶菴彈琴

紫澀孤山下石床理素琴嵐光千嶂滿松影六橋深古調得天籟清弦寄道心曲終人俱靜明月照幽襟

送東別駕之南陽

送客宛中去行吟曙色深江名浮玉出縣名淯水陰別駕之南陽

虛險隘商顏近土風衆各如此鄉兵大後邑井出
仁壻
家居慈懷四首
淚級
少朝僕本拙乎明理筆耕
細錄收朝租推熊耙旋南園秉耒鋤不爭從來樂志者非是爲通名
玉門關漸遠金鼓轉相聞白日雄華嶽青天哭楚雲漢苑渭川波浪注秦宮旌旆閃旗龍絲靜冠蓋車
高蜀道通白鳥大平多暇日書生何以答皇功

贏傑僕鳥南安署門倚江樓晚似聚秋村草木枯成林路絕鹿志卧病終
童報

王二兼邵升還載石片
城陽小築避風塵一逕茅齋可容身樂閑心即
舊下青編藏架快雖新何如窗松香在下如窗裏看
花折贈鄰崖岸水來元亮風正自長吟
冬晴天氣靜風暖雁聲來
欲作書寄遠下相望可一答四鴻老去方

知有是事擬行東林簡與此僧
春霽友人以詩相投書此謝之
春霽雨林暖幽遠石闌發雪未全消川人試煖
夜聽地一在吟哦窗寂寥莫卜淨名終是幻叢雪空
枕不須招眼看藥笋沿溪綠岸情投禁酒一瓢
春日即事次仲方韻
杜門久矣謝繁華不見春光取次奢抑亦神龍合
宿雨花叶日照散明霞舊藏禪臨時開觀新註苯
經可共誇誰笋當階礙杖履茶薇護茅軒小逕不妨斜
春日感懷兼呈仲方
漫說登臨春事饒衡門雨欲閉清宵頻聞白帝烽
烟時苦思朱方故角遙愛世何妨同濁醉畏人真
欲混漁樵表安小智知歸兵名笠往還不待招
崇禎壬午閩寇破寧陵文學羅先生仗節死
之今督學使採輿論祀之鄉賢余次其事
聊述知章紀之
成仁本屬中庸事落落乾坤有幾人天以二綱作
砥柱上將一死答君恩邱仇再路原求義節到當
頭要認真我今次第書往烈洋宮幻立齋祖紳
新秋即後期前約齊
雨後林溪蟬木坂凭闌樂水見新秋菜心菜熟紅
蜂小暗面苔深翠欲流基局頻移竹映榻酒壺好
待月登樓惟君最宜清狂客塵世何人識此遊
京口贈友人
結宇三江紫峭門薜蘿遠路倦遊澄湾陸機文賦在
方少府亮閱時興不淺花潭多待鶴素月每臨川
華照青山把君一卷吟黃寺皮雨孤燈好閉關
錫山別賀天士
浪跡湖山求友聲文章推重西京一時贈縞多
名士千里傳書動上卿對酒方驚秋葉晚登舟已
掛片帆輕莫愁別後雲萬阻梁苑吳江月共明
琅山松林白雲樓送公精舍一峯明楓葉經霜
紅洞碧水蓮開送客溪法相仿禪阿育記遺碑猶
見昔人題石欄把酒懷元亮嬋娟兼素望欲謀
與共石勢利神扉萬仞摩峰帶落崖碧澗清泓數
疊鄉白雲深紙一僧歸別後松聲答答風
泉亦鈴微五老青牛烟嶂外明年策杖莫相違
祇柱上將一死答君恩邱仇再路原求義節到當
頭要認真我今次第書往烈洋宮幻立齋祖紳
新秋即後期前約齊

翻早出山翻悔避名疎幽花谷口遥相映野鶯溪
邊迴自如龍尾班行真濟濟拙庸應許歸茅廬
簇簇郊關擁画輪臨河握手話酸辛藝花選石多
同調待漏鳴珂少故人倦鳥寧能歷遠岫歸雲何
意覆通津入朝倘得辭簪紱春水還期理釣綸

途中苦雨

西風久雨苦淒迷客子逢人問路蹊遠浦暗雲藏
古寺斷橋平水接長隄當車苦霧征衣濕倚岸高
槐獨鳥啼歲暮可能歸舊隱村鄰濁酒正堪攜

長垣北十里學堂剛有夫子廟相傳四賢言

志處廟內有宋嘉定重修
書碑二大字

柳陌乍隨岡勢轉杏壇忽傍柏林開轍環魯衛行
將老道繼唐虞志未灰蝌蚪文猶存螽龜犧尊嚴
久剝雲雷階前風雨傳松籟疑是弦聲入座來

送李子德奉旨歸養二首

薊門疎雨淡秋陰惟爾斯行重古今賦就上林纔
賜第衰陳東祝未盡柚籌闈河落漏鳴山迥曙路
彈野樹深到日高堂應嚴綵御香未敢遠衣襟
史才紅術在關中 詔領聲偏集漢宮瞻望白雲

子舍在非違黃閣 主恩隆仁翻載酒東皐子
先生載笠譚詩角里翁 草林先生回首應憐同調客編摩
寂寞老楊雄

辛酉二月初侍 講筵延紀事 二首

文華春殿旭光濃 帝簡儒臣侍九重紫禁天童
訓煥牖紅雲寶幄語從容細垂風定牙籤啟衰袖
香飄玉珮從典學千秋際

近

御氣氤氳繞 玉皇西清霞彩映 宸旁陳謨
典 天心正學關勳華 帝道昌殷向 盛朝稱
管晏何須文藻繼班楊恩深寵載安能報補袞衛
茅志未忘

擬

上賜大臣遊溫泉詩 四首

山茂叠翠脩簷瑞靄晴臨碧澗逸石上泉聲隨
玉冷巖邊樹色映金鑪雲峯遠結盤龍氣瀑水近
當踞虎橋一奉
恩榮歌鏤筵長從仙蹕聽簫韶

碧潭波蕩翠微迴惟見紅霞照綠苔光獻詩天永寶鍾騰

御製 御牓開萬國共瞻隆孝治溢言曠泉聖仙垂
偷鬟依油敞離宮 詔賜恩波卿草同袍逈
香潘裹衣冠趨步彩雲中不須雕斲傷元化惟有
真淳表 聖功何事露臺鋪漢主萬年儉德作
皇風
蚤北風旋蠻俗大溪古泉春色接丹梯曉來風景好
總入雨過花光拂座低搖曳覓莊依舊轉參差彩
尾與雲齊願將景物同民樂薄海烝生望欵誠
人日
杜花彩勝懶隨人閉户攤書笑此身白首校文常
午夜寒天點易及霜晨節遲時未春郊柳應含凍雪
少村梅可放春稍待西山芳草綠招邀朋輩醉芳
辰
題画
秋林不厭靜高士自能閒鎮日茅亭下開窗對遠
山
西來菴題壁
禪門深鎮萬松間江上白雲自往還雨過檐簾無
餘事一編周易對斜山
西來菴贈水上人 上人舊與
予夏塘立
詩餘
賀新郎 秋日
雨脚纔收了竹簾開格桐墜露淡煙如掃一派秋
辭吹木末況漸覺衰楓老問今歲秋光多少黃酒
東畢竟眼看浮雲變幻入林緲思疇昔榮懷拘
空江採得蓴絲好擺輕舟遶峰隱約放歌霞表
世事渾叫蕉鹿夢疑向漁蓑香白帖貪歡醉倒更說甚桃花源
付溪翁
滿江紅 [illegible]

藕葉鋪池連陰雨溪流東史扶笻還問後
采無意隨地栽蒲雙鷺宿垂楊半掩波紋上碧烟
閒映曉長新秧輕盈狀　鷹山社幽情漾滿岸
清風宛似層層紅艷美人堪飽月一時閒芳露滴
時見學作漁郎唱夢醒來十里野塘中遙打望

千秋歲　八月十二日

暮霞成綺又送冰輪起花影泉籬波紋軽清河漾
色珍重嫦娥意今歲好今宵除取明年辦　王衍

情堪客雲母屏還倚瓜果舟前盃重洗紅牙翻舊譜
妙奏風吹袂澄露滴盈盈階桂落天如水

滿庭芳　秋日閨思　湯子遺書卷

雲澹霜洲鳧飛葭浦兩行烟樹紫門紙窗茅屋秋
氣映朝暾壯歲歸田作賦十徐載高卧立圖漁樵
作時來問訊紅葉認山村　漫論古今事紫桑谷
口行踪猶存仙茶香竹裏酒洗松根午睡清眠夢
覺看簷畔菊菜堪殘花蝶也向華一春閒啸到黃

湯子遺書卷　終

詔封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凡二為鄉飲正賓宗祀鄉賢子二長即先府君府君日幼不好嬉戲八九歲時嘗偕人皆慤其嚴正府君獨行止終日無倦容即見諸行事還貴與馬慕奕者泊然不以動心王先生嘗謂先大父曰令子真大器也為築義塾不起舉衛儒多遜不能及平日流言外無他嗜家貧嘗借人書篝火讀達旦率以為常年十六就傅北郭外李自成寇睢城府君聞變奔還城已閉乃繞濠痛哭先大父及先大母趙恭人從城上語使去府君不忍流涕伏垂外斷連坑中時州守通民開門納賊先大父負母而走府君間關步隨入城冒雜奔赴至則先大母已罵賊磔刃殺矣府君號泣不欲生絕食數日先大父強之乃食既竟閱大父遺詩有曰我終不官往乙未冬自宋中原乃由汴泗船以歸道經故園史氏所學之山陰明公兆龍欲屈

世祖章皇帝見試卷

御製大清會典序及進表謹親手繕寫進呈南征時改弘文院古士郎舍不敢風聞閣門請書不安大遊甲午授國史院計學士山陰明公兆龍欲屈

時宋謀逆劫來食府君知不受日本不與通好寧以流寓處之即先府君日幼不好嬉戲八九歲時嘗偕人皆慤其嚴正府君獨行止終日無倦容即見諸行事還貴與馬慕奕者泊然不以動心王先生嘗謂先大父曰令子真大器也為築義塾不起舉衛儒多遜不能及平日流言外無他嗜家貧嘗借人書篝火讀達旦率以為常年十六就傅北郭外李自成寇睢城府君聞變奔還城已閉乃繞濠痛哭先大父及先大母趙恭人從城上語使去府君不忍流涕伏垂外斷連坑中時州守通民開門納賊先大父負母而走府君間關步隨入城冒雜奔赴至則先大母已罵賊磔刃殺矣府君號泣不欲生絕食數日先大父強之乃食既竟閱大父遺詩有曰我終不官往乙未冬自宋中原乃由汴泗船以歸道經故園史氏所學之山陰明公兆龍欲屈

之境外與申約束曰部丈所需有不給者公請
劾我若公動民聞一旦我亦將公見後
兵至悔不何及公曰善收之考為其管統各法無紛簡
至再問歲問民疾苦及與某官有某公比日二
大夫惟問民疾苦及與某官有某公比日二
罷無所言府君甚嗟守甫畢
為私請晚見終不敢出口也行保甲有益即復
自是四境晏然又惠民風強悍為設學講律有
兄弟相訟者府君收其訶不問令於講約時
必至凡二至涕泣自陳海邊逋逃出詞還之亦相
附錄 四
友愛府君去時猶追送數百里也順治十四年
恭遇
聖旨體中憲大夫封先大父如其官贈先大母恭
人府君心稱慰戊戌撫軍陳公為於
朝時在任未二年民愛之如父母思所以報稱
最高山水樹下既去民以朱柳作時人比
之甘棠云甲午歲北省大祲一府為
尤甚府君令人心振動請
於撫軍陳公設廠煮粥以
活一如漳開時甫三月而災人百餘萬按
撫檄開報律平南王怒曰所部
切責南安守及堆官官紳悚
叔例以當時撫軍初受事的撫
明舊將以本部萬人入山為寇南昌被
必敗詭言必王所為必欲勿我共力可當公說
起執府君手曰公言是也急排衙突出詢還之亦相
公以解府君一開即承撫軍
百府君曰今人心振動請
百行文為里胞有急奈何議即
開始日部宜海寇既又平南王
南安後一人其帥第遊擊部
催捉開報律平南王怒曰所部
切責南安守及堆官官紳悚
叔例以當時撫軍初受事的撫

之國孫大將刃在落身無寸傷而民以免掇
關不當乞自審一訊得實大止殺一人其一乃
陳設圖報也遂收大南中靖平南紫閣川
稱報國攻文村死矣然大竟抵罪一時當事畏
跡益敢犯者先是府君由海關移任他日省親
值先大父病血疾欲召不可捨任時羅憲
思致疾會軍興力疾視事賊平具呈乞骸捐
按治難之奴再四府君決報曰某母趙氏壬午
病殆最慟已負終天之恨忍任時歸省某父抱
病殆親憂不可為子也然按見之明年乃代請
予告時年三十三矣是行也不孝溥方九歲母
俱來從先府君攜二僕往返八千里平夷有
馬一匹晝時駕之夜負資斧日然扶持以免不
數危江下甚有痛哭者歸作先大父行狀至
纔大母軒愛府君如己出府君弱冠舉於鄉
異所生每日莫先大父寢就寢循前廿年如分
不啜後課不孝溥等亦然曰吾非望汝曹少
年兒宦使苦苦則志定將來不至失足也授四

藏劇不廢然為幼叔延師教誨冀其成立曰
以竟吾父未竟之志也嘗受業孫鍾元先生之
門先生亟稱之作詩以贈行居家閉門郡守罕
識其面今歲之冬始拉金公館與府君同年壬子
任河南布政使相別十年見郡守問府君對
曰滁州未聞有此人也金公以是益重之會
上論翠外官告滿者州守程公以名聞金公力主
之而己以母老懇養者一事乃已乙卯
上論翠賢才赴軍前大學士鄂公勳庶前之魏公
欲薦之然未謀面魏公

曰此山中學道人也乃與之誠當韵其家貧甚不能治業奈何遂止成[illegible]年

紹興博學鴻儒於是魏公金公交章共薦郡縣迫之行乃駕牛車入都止僧舍中日杜門危坐未嘗輕謁顯達既試

上親第為甲等超擢以原官脩明史

上命補翰林得侍講編纂日熙暇器為明大壯本紀四卷列傳十餘卷書成

日講起居注官子轉侍讀升侍講出為山西左布政使以原官脩明史

寒士雖下第者皆資給之日講畢退即行撫軍李

公本晟留之終不可子成書明史總裁公交薦

日始日直

講筵纂修

明朝即日鼓入　朝講畢侍

上召至乾清宮賜坐賜食久始出

思陽縣小先拜生大父王翁公之墓

右踢中子超擢內閣學士兼體部侍郎在告九年

月公車北上大學士馮溥以

延置孫公在典

手書趣之即至

御覽

上召至乾清宮賜坐賜食久始出

思陽縣小先拜生大父王翁公之墓

右踢中子超擢內閣學士兼體部侍郎在告九年

月公車北上大學士馮溥以

延置孫公在典

手書趣之即至

御覽

一歲之內六行又入見

一歲之內六行又入見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往誠曰若至極陳淮揚災狀言米斗一金賑及
半運還俟後令已而大賈爭集淮揚斗米百錢
而已後鬻米償庫
國帑無損而民賴以活者數十萬有司請報湖
蕩蓮芡府君駁還曰朝廷任土作貢未聞問諸
水濱老吏叩頭以例白人作寬一
分則民受一分之賜且蓮芡歲或不熟一報部
即為永額後欲去之豈可得乎又禁治遊榮俊
約騙優伶懲豪猾淫詞邪說馬弔博具一切皆
絕又禁有喪者不得火化及久不葬比一歲報
死遠近奔走如鶩督撫初至謁罷然後受事府
君取其像投太湖中民大駭已而妖遂絕廣立
義倉社學聚生徒講孝經小學月吉講
上諭律令民間凡所為秩稍不法者輒恐府君知風
俗大變時民見吏胥皆奉法惟謹權貴絕口不
敢請託而民用日有乃閉府君姓為揩語曰黃
連半夏人參湯也又以自泰儉約開之百為湯
公吳縣監生王某者文恪公裔也有奴竊貴逃

數年突引刀數十騎來自稱蜀藩身親王府
詔為家金錢富史哀哉呵問以告府君立收送
獄中論如法又當契券奴某時其王之父賞初
突臥此劄迫主逸出欲索有主婦府君察知大
怒曰國家屢更大赦此草昧時事何足問而豪
奴之脅若主承抑到也劄付火燬之杖下百生
莫不叫呼時海中多賈患久之必
江提督請遣將巡海

成良介當靜以待動煩多
不出一至止故事印官委署由布政使送
廣有用的得者府君未任而先督
貴人貌如是例或滿府君溥
其私即除也不人以講學
上不出其可也或請為
俗不改安有書院
講學院額文老明倫
會最榮受有陞十次物者
第得見府君事其品節欲
因以勵租俗蓉驟

從君其門私終不
高之夏月蚤盛從
衆君人卜府君竟
史公不政代市猶
假寐日中始食自
人云食少事多君
君公即大命此
渡江後寇北風
印猶書夜指揮見
君恩不可負民命不可
政績卓然而府君
竟且曰吾自
時一切當奏聞者
屬北全豐市千二百里兼按察副
復五自餘里設人及盜賊審動輒逾
事非不得已不奏
畏乎乃悉具奏雖
恩破格寬免府君之
既而靖分年帶徵
卜鶴府君禁使勿
政績卓然而府君獨未悃蓋經營屢上未
君恩不可負民命不可及導諭如家人父子一時
竟且曰吾自佑者心耳安能保此必當乎
時一切當奏聞者皆有朔會過則會合江蘇所
屬北全豐市千二百里兼按察副使李江寧縣
復五自餘里設人及盜賊審動輒逾限往返
事非不得已不奏府君曰是欺也孔治復何
畏乎乃悉具奏雖罷門不出然自會計荷
恩破格寬免府君之民未被蹈至
既而靖分年帶徵或以為梅臣功先後索金四
卜鶴府君禁使勿與屬吏以民願輸告曰公不

第八自蘇至六合不絕六合乃便歸省視今大子留閩在興兼程來既見
上喜甚問路所由具對因奏風陽災狀且言徐州雖已荷
恩蠲瓦比入春尚苦饑
上遂遣官往賑活者無算
上問下河事下河者未滅出河中水由高堰瀉歸海
諸塌入高郵寶應興化泰州泰興山陽伏汛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上終察知府君孤介不容於時
特遣御醫診視尋
命改工部尚書是日九卿會議府君入滿不合科
道即入劾府君部議降二級調用史部尚書陳
公廷敬爭曰此者基等失朝從罷乃奪六月俸
何至是然竟不能得
上復命留任先是府君留滯等代養是年七月不
孝沆來都九月聞府君病亟哭謁
上請暫假歸
上遣御醫診視令湖念交君勿以官事為念不能去傷不即起
孝沆非關臣擬
旨也有旨即申者莫不盡哀執規出都道阻多
日始抵慕歸府君大喜曰若此女子利見尚有日之容歟
仰面謝天步楠木越三日
手見獨子入牀前
吳心今時時發見久
德若但依成規無
日用倫

會通而必以誠意正心爲有本仕下無戲玩歲
動好學深思隨事體認久理之愈益精明遇
事坦然泰然有自得之樂明於審理而不惑利
害循分自盡而不希名譽因事盡處而不執成
見見義勇爲而不繼後功處紛錯心常一過
患難神色閒定當幾立斷而未嘗後時窮達一
致而靡然無累自治甚嚴而待人愚寬能心平
恕而守法不阿理事慎而不伤對增而不懾
昭然而不可犯侃然而未嘗激故其居官也未
嘗有所與於人而人爲之未嘗有所感於人而

附錄

人畏之像友不言而咸服百姓聞風而革心雖
頑梗黠悍之徒況未勝劍之俗莫不令之而即
行教之而輒化間有貪墨之吏强暴之徒不得
已見之彈章加之刑憲者亦未嘗不以府君爲
仁人也人皆知府君剛正廉介卓然有壁立千
仞之操而所以感之而立應既去而民不能
忘至誠惻怛愛之心有浸入人而人不
覺者世或未之知也生平居無廣廈出無文軒
家無侍姬食無珍羞屢更署多陋地春月蓐生日
採食之不厭冬夜擁衾讀書忘倦衣取蔽寒人
皆以爲苦府君恬如也晚歲稍稍有之
中從祀鄉賢建特祠春秋官吏率屬以祭
上復官像於懷嵩堂中歲時祭祀數郡畢至里
人特建祠於學宮有司以時致祭惟謹而紳
士君子過其地者亦必式焉嗚呼可謂
不朽矣已卯十月二十日巳時卒於康熙丁卯十月十
一日卯時享年六十有一配袁安馬氏封恭人

八十九兩年災欠請除勿征免田賦之事打
明神宗朝所加九邊餉又昌平薊遼徐水吳橋
州縣賦部議或從或不從者亦公初未嘗爭也
十五年春有
詔擢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吳人空一城壽民
赫門留公不得則塞城閽阻公行又不得則遮
道焚香以送者亡慮萬人論千里不絕及公
渡淮乃已恩者視知之倍感公
上過公厚每會推會議必問曷某公何公亦感
上殊遇凡是非可否必促使正言不諱不畏不撓
方力謀申儆願未有以發而會五官忽言東宮
臣上書言十事語侵內閣或言黃臣本不知書
有代草者卿史受風旨深文劾漢臣內閣亦
自下詔究主使
乃命奪九卿史議衆成欲抵漢臣罪公爭之逾
公卓勿倡異議公曰彼庶
品官事耳大臣不言將慌闕之不暇而忍周內耶
因舉手自指心曰如此中何愧者大慚且憤所
以誣蔑公萬端且摘公去吳時教令中語指為
市恩干譽於是公已患病竟為讒言所中有輔

事
官之命公以內艱辭
上不許俾令四奔遑哭送之公不忍後
先服闋而已先是公為思歸自以紅丸議不敢
請君乃為言迴注狀公介性
赫門留公不得則塞城閽阻公行又不得則遮
道焚香以送者亡慮萬人論千里不絕及公
渡淮乃已恩者視知之倍感公
上過公厚每會推會議必問曷某公何公亦感
上殊遇凡是非可否必促使正言不諱不畏不撓
方力謀申儆願未有以發而會五官忽言東宮
臣上書言十事語侵內閣或言黃臣本不知書
有代草者卿史受風旨深文劾漢臣內閣亦
自下詔究主使
乃命奪九卿史議衆成欲抵漢臣罪公爭之逾
公卓勿倡異議公曰彼庶
品官事耳大臣不言將慌闕之不暇而忍周內耶
因舉手自指心曰如此中何愧者大慚且憤所
以誣蔑公萬端且摘公去吳時教令中語指為
市恩干譽於是公已患病竟為讒言所中有輔
還始散是時徽
上保全公禍幾不測矣已而
皇太子見公乳赤公跪曰

命改正前書忠者孝
公罪不容誅而公初
曲請諸公居間仰祝
六十未翁尚何求哉
公其祝公又仰答有
大夫風以為難而
子女子 滿門皆
為路本中張扶
心事之學其於
不深而一以
在史館出入必借
公於程朱何如以
十矣琬方當急赤當
記為明史則似載自
又欲以寬容萬琬固
是不可與公同
倘不能白公之志而累其
後世不幾負我死友哉銘曰
公罪不容誅而公初曲請諸公居間仰祝六十未翁尚何求哉公其祝公又仰答有大夫風以為難而子女子滿門皆為路本中張扶心事之學其於不深而一以在史館出入必借公於程朱何如以十矣琬方當急赤當記為明史則似載自又欲以寬容萬琬固是不可與公同

世祖皇帝
世祖繼之遵我
聖祖仁皇帝
聖祖仁皇帝
世宗憲皇帝
高宗純皇帝
仁宗睿皇帝
宣宗成皇帝
文宗顯皇帝
穆宗毅皇帝
德宗景皇帝
文皇帝
武皇帝
睿皇帝
英

依壞山窟猛虎為鄰夜攻墳吏役嘯哀此
作餌神蒙為解哀嘯銷毒餌食自斃且喙裹不
自昔時傳達
聖代自至聖闡文明睿
昔秉神告世永保無疆
學席珍多文為富志非侈
黎公牧是虎觀來火夜昕古今典故纔瞬窺分旋
膺命統鎮守西秦供輸約法安集懷仁廢頓
起嗟留咸則管禮南
歸烟成川南半旗翻以寧氛物勞設固帳念老
陳書屢表乞骸勿荅
車博覽三徑叢壇匪駐
卧屬望彌殷徵書聯
名簡簡陳學惟誠正治
尚念東南賦重民毛務
繕平使押前期聚
不惟肉食惟茶亦飲
奔屏與下士逸裏知
惟教化告語閭閻
乱定諸水濱刻刑創政約積流仍隨一

豆禮祀永失不泯始知直道乃在斯民震聖論
達恤疾痛為拜公利下來格來歇

嗚呼通加于載聖達仁和受業沈 作
聲聞夫子鍾篤嶽之
代千之秋識參乎
年少而登甲科唯
泉及葬出為庶政約積流仍隨一

蒲幄外撫吳會皆著其寮寀匪躬之節而為
聖主咨訪之憑嗚繼拜
夫何竭忠盡瘁竟遂
之心昭揭若青天
春溫夫子之望尊羅若北斗泰山而其正道
勇也不以一己之進退為憂喜以
其所為能不以
見為慚其律身之嚴也
私欲之為累湛然如長江之灌而人不得以私
事幻干其與人之和也偏然如日月之行而若容
及陛下之書席不為之完暗而精專是以德業
事力起映乎百代之人仰之
夫子之行和若容
而同史之輯則期於確核至歷法象緯輿地
象占為主於春秋以為之則
有論述皆以經解經正大
心得而不事穿鑿乎陳言
而網史之輯則期於確核
夫子之行和若容
事力起映乎百代之人仰之
及陛下之書席不為之完暗而精專是以德業
事幻干其與人之和也偏然如日月之行而若容
私欲之為累湛然如長江之灌而人不得以私
勇也不以一己之進退為憂喜以
其所為能不以
見為慚其律身之嚴也
象占為主於春秋以為之則
有論述皆以經解經正大
心得而不事穿鑿乎陳言
而網史之輯則期於確核
夫子之行和若容
及陛下之書席不為之完暗而精專是以德業
事力起映乎百代之人仰之
勇也不以一己之進退為憂喜以　夫不撓
其所為能不以　富貴貧賤威武
見為慚其律身之嚴也　成名自足常以望道而未
私欲之為累湛然如長江之灌而人不得以私　欲也與分若秋霜之烈毫無
事幻干其與人之和也偏然如日月之行而若容　自安而人不得以官無一事
勇也不以一己之進退為憂喜以　夫不撓
其所為能不以　富貴貧賤威武
見為慚其律身之嚴也　成名自足常以望道而未
私欲之為累湛然如長江之灌而人不得以私　欲也與分若秋霜之烈毫無
事幻干其與人之和也偏然如日月之行而若容　自安而人不得以官無一事
之已若將逸焉之於乎宜無
明紳有更生雅言所未及
同君實相參其上緣澹泊
注崙紀粹殆合乎明道伊川斯言
留朝之名世而得統於儒先者也
作之君今季子雖命從佳
為學之有日本盛乎仰鑽
之而有失路於山顛木壞
來我之儀方有後乎
大恩之餘初仍止廡從容
象占為主於春秋以為之則
有論述皆以經解經正大
心得而不事穿鑿乎陳言
而網史之輯則期於確核
夫子之行和若容
及陛下之書席不為之完暗而精專是以德業
事力起映乎百代之人仰之
勇也不以一己之進退為憂喜以　夫不撓
其所為能不以　富貴貧賤威武
見為慚其律身之嚴也　成名自足常以望道而未
私欲之為累湛然如長江之灌而人不得以私　欲也與分若秋霜之烈毫無
事幻干其與人之和也偏然如日月之行而若容　自安而人不得以官無一事
之已若將逸焉之於乎宜無
明紳有更生雅言所未及
同君實相參其上緣澹泊
注崙紀粹殆合乎明道伊川斯言
留朝之名世而得統於儒先者也
作之君今季子雖命從佳
為學之有日本盛乎仰鑽
之而有失路於山顛木壞
來我之儀方有後乎
大恩之餘初仍止廡從容
而此心寧一常覺其不愧不怍而恬然於易以
功之密閒修默識體認天理唯當事幾之紛沓
教人之方以躬行為要以
而施務循聖人之成法而不徒靡乎簡編其用
萃百家之言足以迴
宋乎洙泗瀕洛為正傳其統緒則密邇
潛涵泳絕無意見之偏私惟關乎大經四子為
湖湮其津力乎文章
萃百家之言足以迴
宋乎洙泗瀕洛為正傳其統緒則密邇
潛涵泳絕無意見之偏私惟關乎大經四子為
湖湮其津力乎文章也劬搜索紹舍英咀華成
作之君今季子雖命從佳
為學之有日本盛乎仰鑽
之而有失路於山顛木壞
來我之儀方有後乎
大恩之餘初仍止廡從容
而此心寧一常覺其不愧不怍而恬然於易以
功之密閒修默識體認天理唯當事幾之紛沓
教人之方以躬行為要以
而施務循聖人之成法而不徒靡乎簡編其用
萃百家之言足以迴
宋乎洙泗瀕洛為正傳其統緒則密邇
潛涵泳絕無意見之偏私惟關乎大經四子為
湖湮其津力乎文章也劬搜索紹舍英咀華成

門私勛之流連然而不忘者德不朽者功不可泯者史冊之垂遠矣繼序者孝子之象賢夫子其亦可以浩然今於九原嗚呼尚饗

古來賢人君子有功德於民其生而存也則景行而則傚之即不幸而歿也底嗟歎而詠歌之自三代而下垂諸史策者比比而有茲惟吾 潛菴湯夫子頒高德厚過化存神所稱有功德於民者也自山顏未壞而後天下之人靡不含哀茹歎如喪考妣矣中爲 夫子駐節之地風雅之士歌詠盛德而流連痛淪亡者篇什多足傳誦編輯遺書有所闕逸大抱頒言輯佾之剞劂凡於吾 夫子有關者悉以增入之後所以明吾 夫子集之後所以見吳中人士愛戴之節不類採搜羅則於文獻之徵不爲盡美之辭而悉其大略俾之覽者咸知觀感而興起其於世道人心補益殊非淺鮮昔史稱荀叔慈殁學士製誄者二十有六人以今視昔不更有光哉弟隨到隨刻編次無敘惟望先輩達尊諒而恕之幸甚

錢塘門人王廷燦拜識

至雎州堌 湯潛菴先生祠堂

徐 帆 拜撰

大道已榛蕪講學恒拘迂偉哉湯先生雪苑之隱儒眷射金閨策讀盡中秘書許身於稷契致主期唐虞歸廬外臺久歸臥松陽廬蘇門孫夫子六經勤蓄念先生往從之沿伊而溯朱學貫天人際品超姚許餘續川築書院弦誦惜居諸遺業謝簪紱緩優詔復敦趨載拜履彤墀給札領石渠才識冠三長班馬為前驅不久直經筵啟沃紹都俞抛綴綏迈三吳中孚感豚魚喁喁遍寰壤化與三代俱惟能本經術遂被海隅俄焉晉宮詹輔導涵畏儲豁古相榮旋後學計盤如自家宁室召駿機踵前途履險而習坎寧昔蹇嘯傲抗論益蹇蹇進止孰知之王圖聖明始終醫臣愚哲人已云亡微妖雲屢警天衢暘烏條相照僥作仍須臾曷若蒼小氛洲渚數嗟彼訓狐鳥兩眼漆睢盱聚鬼與公鞠躬手載陟不冷予衣漁樵偕留接公襟裾抽筆臺側執纓時相於自悅真不十廿載歲峭與皖仰瞻祖忘寿

清矢注陳起公行祭引良盛記之云云少仍一年九專破殊思史人清名物　在鳥梁行感斯文報不遠名墜私之心寄惟經始末具本末記碑建亭以表之曰婚公私之際盡矣遷謀到公移此終及公死惠感舊彰信不自持青衫落魄成如梁成國士為吾生平艱難　年家眷范　峯頌

贈井先生州大儒子已化鄉治化數千今吳民懷德別祠祀至情欽於見此夕感懷不已　學宗岡洛惠那斥

偽劇摩株少脊侍從著聖史狐既與大落歷秦粵詔奸林崇暴民俊蘇設施未免博衣去日甘棠志歸休乎秦食里岡二十載蘇門講學

採臘珠師錫宏村廣

帝簡紬書再上承明廬講筵數陳盡忠誠雖珍疾習修業多州朝廢興休痛著述成傳人來　吳孫

疾還其初為政簡靜若飲醇至誠下感豚魚孚民民為及壽國寇不歸詔命錫通租晉秩卿尹方鄉用晚止相境交利誠聲飛到天荷明聖忍告主起

仲冬大吁嗟哀民史悟悟同年良盛記之云云少仍一年九專破殊思史人清名物　在鳥梁行感斯文報不遠名墜私之心寄惟經始末具本末記碑建亭以表之曰婚公私之際盡矣遷謀到公移此終及公死惠感舊彰信不自持青衫落魄成如梁成國士為吾生平艱難　年家眷范　峯頌

贈井先生州大儒子已化鄉治化數千今吳民懷德別祠祀至情欽於見此夕感懷不已　學宗岡洛惠那斥

偽劇摩株少脊侍從著聖史狐既與大落歷秦粵詔奸林崇暴民俊蘇設施未免博衣去日甘棠志歸休乎秦食里岡二十載蘇門講學

採臘珠師錫宏村廣

帝簡紬書再上承明廬講筵數陳盡忠誠雖珍疾習修業多州朝廢興休痛著述成傳人來　吳孫

疾還其初為政簡靜若飲醇至誠下感豚魚孚民民為及壽國寇不歸詔命錫通租晉秩卿尹方鄉用晚止相境交利誠聲飛到天荷明聖忍告主起

聖心如傷動惻怛　書宮被命朝門趨拳躃頓足
集老幼號啕慟哭聲呱呱白公隄畔多祠宇雕楹
画棟胡為乎列諸學宮輝俎豆文學政事開生徒
椽題日久漸漫漶思規撫伐山採石樹坊表經營不
踵武門牆勸志思澤猶自淪肌膚近逢賢宰此
日爭投輸清風颯颯動碧浪香江一掬天然圓我
公精誠在天地感格初不遺一夫我公功德被四
海惠愛幸得專我蘇我公文章傳萬世同時亦許
窮精粗凌轢坤乾擁山岳磨刮日月縣衡虛小子
生晚沐雅化敢以蠡見量江湖剔採公論永芳躅

告萬萬古言非誣

恭輓　湯潛菴先生四十韻

桐溪後學周旦齡漢紹

哲人久淪亡大道長晦蝕先生起洛下仔肩實有
力巖巖孫微君理學程朱匹勇舉傳絶業彭戴皆
入室先生與之一若中天日發而為文辭爾雅其
本力行踐其實闢閫濂洛宗揭揭先祖像正氣顯松柏
綜核百家籍表裏六經正月旅千古垂不易伊昔蓬仕
初承明當入直紱冕侍帷扆神亦戰慄梁公
欣再覩文襄驚復出唐虞三代理由茲可漸格肅
哭先祖像正氣顯松柏清尚與貞道大字銀鉤畫
綜核百家籍表裏六經正月旅千古垂不易伊昔蓬仕
初承明當入直紱冕侍帷扆神亦戰慄梁公
欣再覩文襄驚復出唐虞三代理由茲可漸格肅
哭先祖像正氣顯松柏清尚與貞道大字銀鉤畫
無貴賤不復作悄愴何時釋

上御乾清門宣召進著述舟車藻靖共對揚惟恪
場詩文十餘章爰達　鞫廊側從容訪窔奧都會
動顏色
帝曰汝也才無忝良史職球貝儼高懸鏡鵾競摩
擊　特簡祕武林掄文嚴甲乙珉玉期必剖殷最
紓少尤料防撫我蘇藝圃勤焉鬱動碧浪香江一掬天然圓我
鑱客藥石痛念民眚癘何以登杜廩吳俗素澆薄
綺靡先鳥決先生能景刷不賤蔬藪食以身率下
條私鬻胥蠲黜苗婷而髮耡科條慎三尺士敦仁
讓風移務導朴質囊封緘啟淫利眾神亦戰慄梁公
欣再覩文襄驚復出唐虞三代理由茲可漸格肅
哭先祖像正氣顯松柏清尚與貞道大字銀鉤畫
無貴賤不復作悄愴何時釋

上御乾清門宣召進著述舟車藻靖共對揚惟恪
場詩文十餘章爰達　鞫廊側從容訪窔奧都會
動顏色
帝曰汝也才無忝良史職球貝儼高懸鏡鵾競摩
擊　特簡祕武林掄文嚴甲乙珉玉期必剖殷最
紓少尤料防撫我蘇藝圃勤焉鬱動碧浪香江一掬天然圓我
鑱客藥石痛念民眚癘何以登杜廩吳俗素澆薄
綺靡先鳥決先生能景刷不賤蔬藪食以身率下
條私鬻胥蠲黜苗婷而髮耡科條慎三尺士敦仁
讓風移務導朴質囊封緘啟淫利眾神亦戰慄梁公
欣再覩文襄驚復出唐虞三代理由茲可漸格肅
哭先祖像正氣顯松柏清尚與貞道大字銀鉤畫
無貴賤不復作悄愴何時釋

道為東宮恩留南上坊一生空有作天下更
無人經史存遺論時編絕後應後駿應 紹取憑
伏戴彭身先生高弟 王仗書
先生論集清楊沂孫
謁睢州先生祠二首

吳郡後學范儀虞 皆未

漠漠天心不可推斯文既喪世同衰反清已是再
前心抱道何堪向夜臺造父御車貴輔軌易牙烹
鳥縻勝物懸知英爽宜如在雪滿靈和莫一杯
我公奚待爵為榮道學真傳朱與程等閑不知成
白髮出山原是為蒼生咸思笑見義望世誰料悲
聽雖露聲白日作心人盡識那須栢竹驗橘誠

艷詩 七

戊寅春過睢州謁 司空湯公祠

嘉定後學張大受 E容

過宋頻登夫子堂貴經猶自欲閒編便覺氣風氤時盡是從
風裏盎歎浮雲白日傍衆女至今歌子產伏龍疇
昔起南陽喜容似昨人千里疫民成萬睡
斯文天意付春秋一卷嘗嘗大義留
幾杖仲巖虛設作盥柳青蠅樹
桐陰不來鮑叔舊田已荒
庚辰夏再謁 司空公祠

氣與星辰迴功仍竹帛宏謀
吳中政貴如水山如不用縱橫法安得誠孚服部民

神予風俗還淳樸天心眷顧虞北歸懷
帝德南望喜民蘇詹事

新恩降 司空表識符步趨晚
昔有坊表諸生學步趨論文異
點也聞長歎參乎修 呼窮
途一哭留窀穸舟南 上都
發現玲 先生高弟 王仗書
先生論集清楊沂孫
孤貞操蒙嫠擢大業竟須史興鼓心俯切升堂夢
不殊神像憐父老腸結兒吾徒道德丘山重聲名
日月但利堂依學舍 祀先生 安拜輒嗟吁

艷詩 七

情衆水須宗海浮雲不蔽明何時降綸綍典禮備
哀榮
清白遺孫子風流沼古初頻榮置尊酒都喜說經
書百與公子彦深稚王謂遊齊濟昔賢第悠悠悟客車相邀到
南國碑拭淚流餘
過睢州恭謁
湯
大司空湯文正公祠
門人周
南山竜
先哲數過忠襄忠竊隗微才倘採風寸進敢忘良
衆顧都遭咸望傅伊功大賢難免罣邪嫉正學從
來舉世攻路出睢州拜遺像四思襄事晚何窮
睢寧
湯公祠
長洲後學徐
酒
虎丘片石才百畝無有一吏無生祠木朝六十一
甲子慶祠九碟盈階遠
先聖宮牆不易登到今
舍宅范公稱後先輝映常與胡
祠奕奕何崚嶒
神京卿相集如雲河南易公寂不聞一朝撫吳承
大父士民見公如見母別除九卿不終朝孔席未
暖還朝石驄駸駸
祠新祠與古同堂列叫嗥乎虎丘深
民思公日嗥呼
祠等公千秋祉享血時羞
孫鍾元公祠
湯
大司空湯文正公
賢名利度經始於其衣
冠肖焉上為梁鴻賃舂無下來吳中僧哺成之在
傭保九仞要藏名不同工作執斤鑿江上蓋世傾
謀自無利湯公遺愛料上
帝簡金符節制雄臣心如水
聖恩崇淫祠既去
遠酹俗吉廟斯新煩學宮展久弦歌盈里閈歲時
講約志兒童東南難解征輸力拜手甘棠挹惠風
睢寧
湯公祠
長洲後學吳昌求
中永德望許誰倫事業文章稱老成南國盡傳周
召伯經筵常憶漢匡衡去留有道有高節洛蜀何
人擅盛名祠廟遺編俱不朽千秋感慨淚縱橫
縣侯王父母列
前撫湯尚書遺稿成喜賦
長洲後學沈三復
大儒去後俗頑賢牧臨
舊跡今書史書出名山
號涕四聞戶習一編同拜
湯大中丞祠

先生底蘊甚深聲治術端由熙寧其性事躬行為
表率遷移風俗沛然新儒風不愧江都遺愛何
漸召内巡可惜吳民福分薄一年未久先仁人
恭惟吳公杜紅先忠介公祠建德陳情賦詩
共成五百字
一統承恩遍三吳惠澤偏世風誠暗朗王道正平
平謹選無中貴推陞有十餘公承

聖眷矣郡泊我吳高未至畫聲遠來臨德政偉明
倫親學校察吏正常貢送往祀心都恨先賢意獨專
功欽泰伯德學重于前賢節義有思撫忠貞頌寫
宜南廬狀大少薄俗欽羊羹金玉無瑕疵脂膏
肇館許真清狀別虛實學水堅號橋逕庭自生愈
交邦除不然官屬倫虛袖狄金權身乘戒廉性脅
乾飲益泉折轅塵拍路飲馬水投錢肺石懇好究
蒲鞭示還愆四知猶可畏三惑已多消竹帛垂名
無價未滿一年治有成學
史名動鑄鼎鐫鐘錫龜榮九命卿崔北二鄉德化行
南國弦歌達北燕報功優德　詔旌俸養廉田近
人湯大中巫溢集
湯大中巫祠
又謁
青浦兒童竹馬迎介聽廟紀十心傾盡臨十郡聲
無價未滿一年治有成學
俗小民情千秋洋溢同為
人君子澤畏威易

廿年回首數秋風擬向遺編得觀公設匍匐救民憂
赤子艱難報主精寺宮風景未必飢思實與驥從駁者雄今日書成應獻納舜衣垂處效奇功

追輓　大司空湯潛菴先生

河南流派自來深留為蒼生望作霖天上九閽旌
血碧吳中千祀竹衆陰春風滄海濶兩州用秋實庶
傷北渚心不是平生業道力狂瀾寧得整危洪

大司空睢陽湯公輓詩

皇里後學楊繩武　文叔

長孺厄湯弘恭顯死智之制慎坐折辱疆直掌盜
誠忠佞不並立讀史當瞻公昔秉鉞惠此東南陲東
汲齊正色伯師保引翼生光輝誓消平生學仰酬
綺皓知愧側更相搆抱通生名如衆然設賢傳千
載司御悲憶公昔秉鉞惠此東南陲東南民力屢
賢人得無後風俗返淳朴教化起衰後公德得所
庶公去何依父老攀馬首願公行遺愛在川像死
猶朱邑刑主人即事

讀　湯大中承遺文即事

擎轅心未遂景仰意仍緜佐育功能至鳶魚理自
全儒雖沒世大道在遺編展卷如親炙書紳為
終賢

湯大中承牌坊落成感賦

貴生當紅旗董子究天人我公兼二妙到處庶黎
民敬養修于文載培聖廟珍巍坊同峴首對此一

沽中

大司馬湯大中承祠東須建坊二十四韻

正氣凌雲漢芳型著簡編高風仰千載人共羨矣吾道尚昭
然不作封疆重安知儒術全詔從仝馬下節拽大
川同向輝戰中伍列躬駐郊和鬼立約法
史人齊　皇時屢有疏川流永常功德銘
中人皆宜俗尚愛深木悅大斯心圖報
國恩日帆歸日題引一人
有仙名舊日仙人來為
江潮必須待公至神皇然不已上

聖明深罷重廷議會鷺遷詎料遭時詬難邀當路
權匪躬心曲折盡職事迪遵直道行三代愚民戴
二天僉謀成線糈不日上鏤鐫夫子牆高峻門人
禮益專丹楹依洋水遺像想流川景行於今烈清
風振古傳冠裳同肅穆文物自蹁躚沐浴綱常化
謳歌雅頌篇春秋瞻俎豆不愧是瑚璉

丁卯十月十一日睢州湯夫子卒聞訃痛悼
爰誌輓辭四十言以述知遇之感

長洲博士弟子員高儕鶴

嗟嗟哲人萎吾道何以傳蒼昊不可問泰山其忽
頹生俱失怙恃夢亦墮迪遵回憶撫循日如遊皇
古年愚頑情共勸飛躍化無邊物力皆呈象鈞陶
幸有緣相忘節鉞地惟見福星躔私擬蓬蒿質時
隨子弟肩操觚勤跪問秉禮若臨淵月旦蒙優獎
瞻依近法筵離階目送後頻喚子來前俗慮終身
累春風學士天每聞三省愧嘗歎一瓢賢嗣此纂
車罷猶思叩闕還大江弭片語長揖盼回船永訃
民瘼切那堪墓草芊老人投杖泣窮海望空憐至
德眞難匹斯文誰補偏達焉名世貴沒矣口碑鮮
俎豆千秋在濡毫倍潸然

再輓 睢州夫子

陶成眞夢感大化盡忘形日後思靈雨生前見福
星有碑恆墮淚無草不留青江左祠堂在千秋奉
典型

賢宰登祠日同人推似師一官方下拜萬姓共追
思碑宇江心照仁聲童子知相沿二十載誰不動
悲辭

輿書 湯公全集有感

古吳後學范君植 蓀菴

未盡孤忠答 至尊山頹木壞不堪論峴山洒淚
因懷德澤國含悽爲感恩自有遺模能作範何須
歌些耍招魂文章豈待他年重蚤布人寰當格言

蓋聞表墓式廬聖朝之盛典稱功播德里巷之殷情指官道之槐懷人出涕過長安之塚下馬興嗟剋夫泛舟航於震澤無非拯濟之恩覩桃李於虎丘盡屬栽培之德豈徒一時眷戀暫爾謳歌將使百世觀瞻永垂天壤恭惟前大中丞湯公祥開天鳳瑞啟人龍數科名則玉鑾金馬讓先談鉛槧而綉虎雕龍邦武膏流七郡百萬頃禾黍桑麻悉歸灌注仁覆三吳億兆家樓臺烟火盡荷憐幠叱詫而神鬼咸驚洵由正氣懷柔而吏民共惕不用刑威勞心未滿三年兩袖清風已徧蓂簷茅屋去國已將廿載一輪明月常懸皓魄丹心迄今大雅云亡先型不再嗟茲黃童白叟願結草以無從淒然綠水青山縱銜環而莫報此衆情之所以不能已而建坊之所以有自來也鳳翥翬翔緬懷耿介追慕仁風隻手以擎天威稜如在埋輪而入地勁節猶存雖下吏未承德訓而爲模爲楷恪有可遵在斯民親沐恩膏則爲雨爲霖難容忘報欲垂永久端賴題

標親彼廟貌載已立樂公之社於今民心鼓舞再成叔子之碑俾起翹首而觀音容如在即俯躬而過覆幬依然業蒙各憲之允行自應鳩工而遠舉然而千鈞之鼎獨力難擎還須布地之金同寅共助蓋爲山由乎一簣漸至徙薪而亘海積於細流亦資涓滴願勳斯舉若庶民之子來快覩樂成等靈臺於不日謹啟

陳治策

蓋聞褒功錄德盛典著於朝章咏澤懷仁彝好存乎國俗還珠渡虎千秋政績猶新飲水懸魚百代風規未泯因藉史書而流播亦資金石以表揚欲壯觀瞻須閎建樹蹟期不朽人以永存恭惟前大中丞湯公名世眞儒格天良弼潛脩樸學蚤年領袖清班勤節清風中歲羽儀方面再起在論思之地特簡爲柱石之臣撫治南邦還大化於隆古保釐江甸飲斯人以太和不怒而威積弊叢奸自革不言而信窮簷薄海交孚惟正已而正人風移俗易以實心行實政義洽仁漸臨涖未及三年人人愛戴陞遷已逾十載戶戶歌思治策聞聲在弱冠之年久欽風範作

吏值建牙之地私淑休光爲楷作模雖未親承
謦咳謁祠拜像有如肅對儀型近披士子之呈
粤有建坊之舉通衢高闕俾行人翹首瞻依綠
字丹書令百世聞風興起洵屬不刊之盛事業
蒙各憲之允行惟是鳩工伐石措貲維艱所以
陳牘掣鈴孚號請助俯慚末吏挹勺水以添流
仰賴同寅袁衆沙而成阜式表懷賢之公好勿
虛戴德之輿忱謹啟

王廷燦

竊惟兩間三不朽道莫大於立德立功五內萬
難忘誼最切於生我成我以故懷仁慕義每興
百世之歌思旌伐銘勳恒著歷朝之優典棠陰
江漢召公之膏雨常留碑樹荆襄叔子之流風
勿替何況

興朝柱石公忠卓冠乎臣鄰當世楷模德澤遐孚
於士庶縱使史編揚芾衆耳皆聞孰與道左標
題舉目共見如我大司空湯老夫子道原洙泗
學貫天人案積囊螢時徵性命精微之旨文成
倚馬弗尚風雲月露之詞綺歲彈冠還誉釐食
華年釋褐只事芸編忠孝得之性生經綸裕於

夙抱入則義蒿負痛皐魚泣不成聲出則冰蘗
堅操伯起清堪自喻勳階屢擢服官騰惠愛之
聲駸歷頻經率屬擅清剛之譽平民受刃取張
朔於柱中降賊操戈戮盧循於海畔至若才量
王凡三吳歸歐治鑪錘鑑秉冰壺兩浙盈狄門
桃李懸魚有餽克捐閭左官緡養鶴無糧不食
公家羨粒平反直追于杜貫索春沉鈎距不學
趙韓桁楊畫息而且妖祠煽衆逢鄴令而冰清
墨吏營私遇袁安而焰冷嗣有
九重之寵命遂虛萬姓之攀留乃進孟盡忠諤諤
百僚之上退思補過循循三事之中慷慨登朝
要在罷身伊呂之列憂勞盡瘁總以致君堯舜
爲心跡其康濟民物綏乂家邦生前碩德既已
浹髓而淪肌歿後深恩忍聽山頹而木萎廷燦
以爨餘朽質既見材於推轂之年機上殘絲復
學製於建牙之地感知彌切圖報宜先屬有建
坊之請敢辭貢土之勞但事易樂成功難慮始
欲美觀於大壯藉勳力於同人既即生瀛寧吝
淵明五斗山還資簪裾開公瑾雙囷謹啟